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6/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九七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詳說一百七十八卷(二)

〔清〕冉覲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

禮記詳說一百七十八卷

(二)

〔清〕冉覲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
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禮記詳說卷三十六

王制第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陳注疏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盧植云文帝令博士諸生作

孔疏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知者按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一

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石林葉氏曰有土此有民有民此有政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自王者之制祿爵而至千里之內以爲御其分田制祿爲詳所以正經界也經界正則穀祿平而封地所以爲祿也所封有小大而守土之臣必以小大相屬故自千里之外設方伯以至下大夫一命其言建侯設官尤備所以次之封地也建侯設官既授以政而才不可以不辨其任惡不可以不正其刑故自凡官民材以至不及以政皆擇人之法所以

次之設官也設官以守乎外天子以專治乎內其勢不相及也外不朝覲於天子則無以進職內不巡守於諸侯則無以見所守故自比年一小聘而至一德以尊于天子皆巡守朝聘之制所以次之擇人也巡守所以考績考績所以黜陟陟明則有賜黜幽則有罰有罰不足懲則加之以兵故自天子賜諸侯樂以至出征執有罪皆黜陟之法所以次之巡守也有罪而致討既加之以兵兵不可無備習兵以田獵則有備矣因田獵而暴天物則無輔相裁成之道故自無事則歲三田以至不殀天不覆巢皆交物之道所以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二

次之出征也交物之以道而財所以聚人尤不可無節故自冢宰制國用以至天子食日舉以樂皆用財之節所以次之交物也財用足可以興禮而禮之大者莫加於喪祭故自天子七日而殯以至寢不踰廟皆喪祭之禮所以次之財用足也征稅則取財未及於生財居四民時地利所以生財也故自司空執度地以至樂事勸功皆生財之道所以次之征稅也冢宰所職者邦治而治所以平邦國司空所職者邦事而事所以富邦國既富矣斯教之故自司徒修六禮以及樂正立四教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教之大成

所以次之生財也司徒樂正能教以成其材未及辨其材司馬論所長而授之以政材者辨矣然而君子取人不一道或以德或以事或以言故自司馬辨論官材以至出鄉不與士齒皆論辨之道所以次之教也司馬所授者邦政而刑者所以輔政之不及也君子恕己以慎刑則審刑而後用治定而正刑則必誅而無赦故自司寇正刑明辟以至四誅不以聽皆審克必誅之意所以次之政也有刑則有憲禁以示之則正其未然刑以罰之則懲其已然故自圭璧金璋不粥於市以至禁異服識異言皆於未然而止之所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三

以次刑也爲治至於政刑而治道已備而事功成矣百官於是歲終以程功緒而考其廢置故自天子受諫至百官受質皆在於廢置所以次之刑禁也天子受諫於上則有道揆百官受質於下則有法守而道德一於天下治之所終也然而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則王道之始經界正穀祿平則仁政之始故自休老勞農以至諸侯大夫不世爵其言養老恤孤分田制祿亦所以成始也王制所論其序如此然而九州之地近於誣誕朝聘之言疑於晉文所制又可疵也

高文彪曰王制一篇皆先王治天下之規模而本末先後未嘗無定序也夫王者之制莫大於設官分職班爵制祿分地建國以爲斯民之極故必使內外相維上下相制井然有不可踰越之法是誠立國之本也故王制以此爲首然次之以朝聘又次之以巡守者蓋慮夫天下平治而人情易忽此所以達夫上下之壅蔽者也又次之以田獵又次之以國用者蓋慮夫君心縱逸而暴於苛斂此所以寓夫仁民愛物之意者也因國用言喪祭又申之以君臣上下喪祭之等此皆紀綱制度所在有國者之所憑藉扶持不可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五

不先講明者也夫然後始及養民而有不征不稅等事又及於居民而有從宜從俗之道斯民由是安居樂業而廉恥禮義之心生故繼之以興學其教之而成材者則用之其不率教者則去之教化既行然其開頑民終不可以德化故次之以刑罰民之所以干冒刑禁其本根乃在於市廛之閒見利而必爭邪侈之盛多先王禁之故次之以市治之大體既舉於是乎一歲之終天子冢宰而下至六官齊戒受諫或受質或從而受質君臣之閒參稽互考必欲見其歲成之如何大經大法定矣此所以休老勞農成歲事因

繼之以養老恤窮孤獨也夫後世之所以多凶年饑歲皆上之人有以奪其田疇故人至於流莩於是定經界之法辨古今之尺使天下之地盡可井庶幾斯民悉歸於安生樂業而人君亦得以分田制祿矣雖然欲使人君盡行古制天下盡從王者之制其本又有在於人倫天理之不失此所以終之以六禮七教八政歟嗚呼王制一篇本末先後不差如此嘗讀孟子以爲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以此知天下莫先於此王制所以冠之於首又曰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又知天下莫急於此王制所以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五

奠之於終讀王制者其深攷之

孫氏景南曰案前漢郊祀志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守封禪事則知禮記之書雜出於漢儒明矣特其時去古未遠老師宿儒得於載籍之記傳聞之舊網羅三代之令典尙足垂當年而詔後世也若王制之所採自分田之法建國之制設官爵命之數朝聘巡守之禮喪祭之儀征役之限以至冢宰制國用司馬論官材司空度地居民司徒修明禮教司寇正刑明辟與夫海內地域之廣狹內外諸侯之多寡大略盡矣苟以爲非古制豈漢儒以意言

之歟大抵秦漢以下謀國者類爲一切簡便無復古
人之意有如統諸侯之權自五國則有屬長十國則
有連帥三十國則有卒正二百一十國則有州伯此
豈後世維持郡國者所暇及也舉賢之法論於鄉則
爲秀士論於司徒則爲選士升於學則爲俊士論於
大司樂而後爲造士論於司馬而後爲進士蓋官之
爵之祿之猶有所待則豈後世選用人材所暇及也
聽獄一事也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而告於司寇
司寇又聽之而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而後以告
於王王三宥然後行刑焉何其謹之至也受質一事

也司會以其成質於天子而冢宰受之以退司徒司
馬司空又以質於天子而百官受之以退又何審之
詳也非三代之法其孰能與於此然苟以爲先秦古
書而非漢儒綴輯則其閒蓋不免有所抵牾也觀其
論執役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百工皆不得與士
齒周禮以是數者並列於六官之屬其非也古之所
謂史者非止星歷而已記執簡記載實兼職焉其權猶
重於宰相左氏以言日官居卿非卑職也太史公自
歎文史星歷近於卜祝之閒主上以俳優畜之此漢
人失古之意謂不與士齒不可也古者取士莫重於

射諸侯貢士天子親試於射宮至於大射賓射燕射
自天子諸侯至卿大夫士皆有事焉又安得不與士
齒至論古今周尺古之畝非今之畝古之里非今之
里則非先秦古書明矣而吾之所以爲漢儒恨者博
士諸生能攷古制而不能說時君以復古之萬一遂
使漢家一代制度苟簡闕略後之有志於古者無復
可攷要必有任其責者矣知古之建國八州至於千
八百國何爲諸侯王之地連城數十不能稍損其權
遂使好亂者相挺而起也知古之朝聘以三年五年
爲期何爲春秋請一聽諸侯之便遂使有詐病不

朝之國也知古之授田皆以百畝爲限何爲使富者
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若是其不等也知古之巡
守初無封禪之禮何爲受獻諛之說立中和之制以
啓後世之侈心也知喪制之不可踰何爲而以日易
月也知祭禮之不可瀆何爲祀五帝於雍也知征稅
之有限何爲算賦獻賦之不一其輸也知用民之有
限何爲更卒戍卒之不一其役也知辨論官材如此
其審何爲負俗之累者猶不擇也知司空居民量地
置邑何爲徙豪傑於諸陵不恤土狹民多之患也知
司寇之正刑審諦輕重何爲既除收斂相坐之律而

復有三族之夷也知司徒之教如此其詳何爲廢先王德教之官而任執法之吏也知司市之禁如此其嚴何爲弛商賈之律使得操奇贏以乘上之急也論者皆以爲遭秦絕學而古制不可復識究觀諸生之所攷亦既詳矣文帝能使人論次其書而不能用與葉公好龍何異吾嘗論漢人不能復古覽王制之書每爲之太息也

江陵項氏曰王制之言爵祿取於孟子其言巡守取於虞書其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則皆取於公羊氏其言諸侯朝聘之節則取於左氏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八

其餘必皆有所授蓋文帝合漢初今文博士之傳斟酌增損共爲一書將以興王制致太平者其說自應與古文諸書不合鄭康成無策以通之強爲之說曰此殷制也自是凡不可通者皆以此語斷之豈非通辭也哉

永嘉徐氏曰王制一書敘次三王四代之制度蓋聖王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而爲萬世法程者也其書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其立國之紀綱制度講若畫一而不相踰越三代所以享國長久雖有辟王而維持者不亂蓋得其道矣周衰上無道揆

下無法守諸侯壞亂法紀以墮先王之制多矣暴君汚吏慢其經界而井地之制孟子僅聞其略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典籍而班爵祿之制孟子不聞其詳凡先王之舊典禮經蓋僅有存者自秦變井地爲阡陌壞封建爲郡縣而分田制祿之法一切掃地此漢儒思古而王制所爲作也

纂訂按王制者王者治天下之法制也其書漢文帝令博士諸生所作三代立國紀綱制度較若畫一周衰井田封建之法壞諸侯惡其害已皆去其籍而班爵祿之制不詳至秦開阡陌而制郡縣古法掃地盡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九

矣然其書幸有存者故漢文令博士諸生雜取傳記作爲此篇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雖與周官孟子少異然先王良法美意賴以有傳文帝之功大矣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陳注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同一位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陳注孟子言君一位凡六等疏曰五等虞夏周同殷三等公侯伯也

鄭注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士

大夫曰卿

孔疏此一經論爲王者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度祿爵爲重其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也 公者按元命包云公者爲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者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者爲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爲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侯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王制

十

爲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諸伯者嫌是東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卽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卿之言嚮也爲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事也 長樂陳氏曰公侯伯子男至中士下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祿祿也爵以貴之非王爵之則無貴祿以富之非王祿之則無富故周官太宰內史司土之

於爵祿皆詔王而已此所以言王者之制祿爵也制

爵以德制祿以功德有厚薄故爵有崇卑功有多寡故祿有豐殺周官凡言爵祿皆先爵而後祿記亦曰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先祿而後爵者蓋田不分不可以制祿祿不制不可以定爵先王量財以致用視祿以制爵然後無有餘不足之患矣然則爵祿者班爵祿之序也祿爵者制爵祿之序也由公至男凡五等皆君也由諸侯之上大夫卿至下士凡五等皆臣也君之德純故公侯伯子男無上中下之辨臣之德不必純故大夫士有上中下之差然皆止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王制

十一

五等者五者天地之中數先王制法莫不本之故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皆謂之天則制爵之等亦本其自然而已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不同者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之出於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於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也制爵祿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者蓋制諸侯與其臣之祿則以農田爲差制王朝公卿大夫之祿則以諸侯爲視制爵之法亦若是而已此所以不

言之也有爵者必有祿有祿者不必有爵庶人在官非有爵也而其祿有差則祿之所施非特有爵者而已故於其所制者不先以爵而先以祿也

嚴陵方氏曰先爵而後祿者貴賤之序也先祿而後爵者眾寡之序也以貴賤爲之序故孟子言班爵祿蓋班其貴賤之分故也以眾寡爲之序故王制言制祿爵蓋定其眾寡之數故也此文雖以祿爵爲序其事又以爵祿爲序者蓋制之之實未始不班故也諸侯以上大夫爲卿周官言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以上大夫爲卿非特諸侯爲然矣此不言

中大夫者諸侯故也天子諸侯之設官必如是者何也蓋先王之意爵欲正其名也故官必特置祿欲省其費也故職或兼掌然治在所合者雖大不必特置若三公九卿之類是矣事在所專者雖小不可兼掌若蠅氏射鳥氏之類是矣豈嘗有拘哉亦惟其稱而已管仲以官事不攝而孔子非之者主掌者言也桓公欲官事無攝而孟子取之者主置者言也卿大夫士有上下之別公侯伯子男則無之者君道尊而臣道卑之辨故也孟子五等以子男合爲一此則離爲二者蓋彼所言者位之等也此所言者名之等也位

雖子男之所同名則子男之所異故也且王制兼三王之所制孟子則指周室而已故其閒不能無小異焉

延平周氏曰言制祿爵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何也王朝之臣入則爲公卿大夫出則爲公侯伯子男而其祿又同故言五等之君則兼之矣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五等不同何也諸侯有君道有臣道有君道故與天子同爲五等有臣道故

與其臣又同爲六等子男之祿同五十里故可以言同一位中士之祿倍下士下士之祿與庶人在官者同故不可言同一位此所以有六等也石林葉氏曰四代之禮預有於其中而特稱王者以王制之也祿以詔功爵以詔德皆王者之事故制其等則自公至於下士爵之名也自天子之田方千里至庶人在官者祿之差也近天子而爵盛大故必以無私爲德故稱公遠天子而障扞於外欲其有所風故稱侯伯侯伯長也言其道足以長人子宗也養也言其道足以養人男任也言其道足以安人五等者

臣乎天子也諸侯之有一國亦人君也有君莫不有臣故近諸侯欲其承上羣而不黨而知進退則曰卿上以忠扶君下以智帥人則曰大夫志有所向仕有所事則曰士王以警則天也其臣之數則有公侯伯子男有卿大夫士諸侯以警則地也其臣之數止於卿大夫士而不可以稱公侯伯子男雖附庸不合於天子朝貢不能以自通附於其國亦非所以臣之者以地統於天也地統於天則雖其卿大夫士猶不能純臣於諸侯天則統地故雖諸侯爲君亦必純臣於天子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古

新裁七節首句作頭第二節截上是班爵之制下是班祿之制析而言之首節君爵也通於天下次節臣爵也通於國中三節君之祿亦通於天下四節內臣之祿五節庶人在官之祿六節外臣之祿亦通於國中二節王者命德顯庸故有祿以取其意而多寡必當其功有爵以取其貴而尊卑必稱其德其制何如以爵之通於天下者言之王者建侯立采而主治於國以無爲爲德者公也以君人爲德者侯也德足以長人者非伯乎德足以養人者非子乎德足以安人者非男乎公一位也侯一位也伯一位也

子男各一位也次以列之凡五焉以爵之通於國中者言之王者設官分職而輔治於國知進退而道上達者上大夫卿也知足以帥人者下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非上士乎才能稍亞者非中士乎才能僅稱者非下士乎上大夫卿一位也下大夫一位也上士一位也中士一位也下士一位也分而辨之其等凡五焉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主

纂訂王者二字最重顯庸詔德分其職者有太宰有大司徒而王實主之多寡必當其功尊卑必稱其德則受祿爵者各自懋功德以圖報蓋名器以王者裁之而重也

新旨首句作冒公侯二句是先王爲民而立君列其君之等下節是爲民而立臣列其臣之等須知下節諸侯卽上節公侯伯子男也

按此與孟子文小異或漢儒取之孟子而小有變更也五等之說本自明白而鄭注取義於五行剛柔十日甚多事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陳注此言天子諸侯田里之廣狹不能猶不足也不合於天子者不與王朝之聚會也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險夷之不同若限以地里面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知方里而井是也分服之里以表計如二十五家爲里是也後章言方千里者爲田九萬畝此以方計者也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此以表計者也分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夫

服則計道里遠近以爲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爲賦祿之制此所以爲均平也

鄭注象日月之大亦取畧同也此謂縣內以祿公卿大夫元士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

孔疏此一節論天子畿內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及畿內公卿受地多少之法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畧同也者案考靈輝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

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內亦漸漸分數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略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畧同故云亦云以祿公卿大夫元士者卽下文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以下是也案下注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言公卿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之耳皆象星辰之大小也者案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非但象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七

星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云不合謂不朝會也者謂不得與諸侯集台朝會天子也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爲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庸也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法若煩而約若離而合諸侯之

國必有附庸可謂煩矣然天子班治於諸侯諸侯班治於附庸則上之所班者不勞此所以爲約也附庸不合於天子可謂離矣然附庸通於諸侯諸侯通於天子則下之所通者不難此所以爲合也周官之地至於五等書曰分土惟三左傳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皆止於三等者不兼附庸言之也天子諸侯而下不曰地而曰田者蓋政以農爲本祿以田爲主以其制祿也故雖地謂之田猶之縣內之所封以其有君道故雖邑謂之國也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禮復五器言武王之政由舊曰列爵惟五分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六

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殷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殷合伯子男皆稱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

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特達於王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爲兼附庸明矣鄭康成以大司徒之所言者爲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九

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以附庸二十四此說非也既曰侯附庸九同魯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邪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延平周氏曰政以農爲本故王畿以田爲主莫非王土而田止於千里者示其與諸侯共財也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卽此所謂方千里者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言實封之地而不及附庸之國者也

馬氏曰曾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天子則兼有之故天子之田方千里所以祿畿內之臣也千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蓋萬里也夫天子之田必以千里者所以示其本大而末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也蓋不千里不足以服天下之諸侯也降於天子則公侯而已故公侯田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千里也不千里則朝聘會遇之煩有所不給也至於伯則又有殺焉蓋伯則其國小其爵卑而子男亦如之故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七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七十七十九蓋四百九十里也五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三

五五二十五蓋二百五十里也

石林葉氏曰周官大司徒言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下至諸男猶方百里與此制異者鄭氏以爲武王初定天下分土惟三至周公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以爲五等以其異同考之而斥大封界則有矣謂五等之封實可食之地則非也蓋周官合山林川澤而言之則謂之地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之地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是附庸在其外由此觀之周公斥大九州

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亦謂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也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舉其虛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田舉其實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然而百里七十里之國其大足以兼附庸五十里之國小不足以兼附庸故司徒之職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是去山林川澤而其一應於實封五十里無附庸可知也雖然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乃止於二十五里而不應於實封之數何也蓋封疆者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三

有五等而其可食之地實不過三猶之授田其法亦有上中下公侯方百里則賜之上地伯七十里則賜之中地子男五十里則賜之下地上地則山林川澤居其半中地則三之一下地則四之一至於諸男止於二十五里則疑爲附庸之國此周司徒所以別於殷以備五等而其實則附庸也然則諸男之地下止於二十五里則爲附庸上至於五十里則爲諸侯周官離而言之故舉其下王制合而言之故舉其上惟其離也不言諸男爲附庸而以其封疆推之其意可見惟其合也不言附庸則疑於諸侯男足於五十里

此王制所以再言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曰附庸也

廬陵胡氏曰鄭云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此說非也春秋公羊傳桓十一年鄭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何休乃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故鄭據以爲說又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此以爲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又禮緯含文嘉亦云殷爵三等夏亦三等是以諸儒多從鄭說皆不經也案

禮記詳說

卷三十五

王制

三

春秋尊周何嘗變周亦何嘗合伯子男以爲一且如杞入春秋書侯莊二十七年黜爲伯至僖二十三年貶稱子者以伯子男爲一何必書侯書伯書子以貶杞公羊妄爾據明堂位云脯鬼侯天問云梅伯受醢箕子伴狂則殷有侯有伯有子也則亦有男可知矣是殷亦備五等也鄭氏乃云微子箕子是畿內采地之爵不得爲子男之子則天子三公亦不得稱公侯之公乎推此則鄭云殷爵三等者非也更有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若只三等諸侯則不得爲萬國又孝經夏制也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五等也則鄭云殷

所因夏爵三等者又非矣元命包與含文嘉之文妄可知也且如孟子答北宮錡之間周室班爵祿也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似合於文家爵五等之說然又云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則文家又有六等矣又云天子地方千里諸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文家又有四等矣又云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又書武成云分土惟三孔氏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則文家亦有三等而以爲周尙質可乎豈變文以從質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三

乎然則殷有三等周亦有三等周有四等五等六等殷亦有四等五等六等矣故自虞氏五瑞五玉以來制爲五等夏殷周因之未之有改不可謂虞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制殷獨三等也借曰殷改虞夏之制合爲三等於書不見也於詩不見也而信禮緯之說可哉此駁鄭說當玩

李氏曰諸侯之於附庸得以屬之而不得以有之故孔子以顓臾在邦域之中

郝解田卽地也穀祿所出故曰田天子畿內之田四方各千里開方則百萬里也畿外公侯之田四方各

百里開方則萬里也伯田四方各七十里開方則七
七四千九百里也子男四方各五十里開方則五五
二千五百里也下此或四十里三十里國小不能朝
會以其治功附於所近大國達王名曰附庸庸功也
此祿之班於天下者也

新裁方在開方之法上看天子之田句不重只要引
起下文耳觀制爵不言天子可見 田方千里據天
下之上游而居重馭輕也 自先王班祿之制言之
天子統理天下而玉食萬方故其祿之所出方千里
焉其制極其廣也自天子而下公侯之田則儉於百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三

里也伯之田則儉於七十里也子男之田則儉於五
十里也夫田至五十里止矣此外又有不能五十里
者不可謂之諸侯乃不與王朝之聚會而以其功勞
附大國以上達於天子曰附庸者得此數耳此祿之
班於其君也

纂訂上文不言天子之爵而此言及天子之田者爵
由王者制之故不必言天子田則有數可記也民功
曰庸其國蓋亦謂子男之爵也蓋列爵惟五故也有
居重馭輕之意公侯以下各有朝聘會遇之煩隨其
崇卑各於田取之此見天子分天下於有功德者而

不敢以自私也王者之後稱公列國稱侯

新旨此見元后之祿極其隆下是羣后之祿漸以殺
須知首句是王畿之內祿下是王畿之外祿重在田
字分田所以為賦祿之制 以制祿而言天子居重
馭輕其養宜豐其制宜廣故田方千里開方則萬里
也公侯田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其有
至小之國以字稱者三十里以名稱者二十里以人
與氏稱者十五里此不足五十里者乃不會合於天
子如春夏不得行朝宗之禮秋冬不得行覲遇之禮
也或養民而民遂其生教民而民復其性此民功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三

皆附於大國而達於天子如所封之國在公侯之國
則附於公侯以達於天子所封之國在伯子男之國
則附於伯子男以達於天子所謂附庸之國者乃得
此不能五十里之數也制祿之法在天下者如此

按此亦與孟子文小異鄭注天子象日月公侯以下
象星辰皆穿鑿不可用 天子之田句亦當重看時

講謂引起下文非也天子之爵無可言而田有定制
故為制祿之首不可因天子不言制爵而輕言制祿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
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陳注此言王朝有位者之田亦與孟子不同 方氏曰三公而下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爲差元士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同不言中士下士則視附庸惟上士也

鄭注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

孔疏案周禮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云善士謂命士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三

命也

長樂陳氏曰此經與孟子異者何也蓋周官有卿而無三孤與上大夫而公則冢宰是公孤上大夫同爲六卿故上大夫之爲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天子之卿視伯者也孤之爲卿則受地有至於百里此孟子所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者也孟子又曰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蓋孤出封則侯上大夫出封則伯而已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元士視附庸

延平周氏曰侯伯同七命則無以別其爲孤也侯之受地所以與公同百里也夫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是侯之封疆不若公之廣而其附庸不若公之多則其食封雖與公同固不嫌有抗於諸公者也此言元士視附庸孟子言元士視子男何也附庸之於子男皆五十里但人之才智不能治其五十里者則不達於天子而附於諸侯曰附庸此所以言元士者或曰視附庸或曰視子男也

石林葉氏曰此經與孟子異焉何也蓋古者三公無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三

常職大夫雖有常職而有卿爲之者司徒冢宰之屬其職則六卿也人而與王論道爲三公出而居六卿則爲大夫是公卿大夫事固有相同者也職有相通而其制祿亦不過三等故三公之與六卿其田同視公侯卿之與大夫其田同視伯大夫與元士其田同視子男以及附庸蓋孟子舉卑而見尊故止言卿大夫元士王制定其尊卑之序故雖三公無常職附庸不合於天子亦必詳言之惟其王制之說詳此孟子所以自謂軻也嘗聞其略也 按葉氏意主調停孟子王制之說而不見分曉反覺糾纏

李氏曰卿大夫其受田與諸侯同此爲人臣者所以無幸於出封而一心於王室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設官制祿寰外諸侯自公侯至於附庸王朝之臣自三公至於元士受田相視內外齊一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使遠近若一也夫分田之法所以內必視夫外者蓋先王之制出爲列國之君則入爲王朝之臣所以一內外也內爲三公稱公外而諸侯亦稱公故畢公以父師爲保釐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於周周公居東復相成王山甫徂齊式遏其歸或以三公居外復入爲內諸侯所以出入均

卷三十六

王制

三

勞而內外之輕重不分也春秋以來鄭武公入爲周司徒鄭莊公爲平王卿士而滕侯亦曰我周之卜正蓋畿外諸侯入備王官先王所以一內外此所以內諸侯之祿視外諸侯而爲之制也是故三公則受百里之地六卿則受七十里之地二十七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而元士三等亦視附庸而受田夫田者祿之所自出而居官之祿卽田也古者內諸侯自公卿大夫皆有采邑之地其田自官給之其耕之者固自有人也大夫之食采地蓋任官之有功者始食之其子孫之繼世者得世其祿不世其官所謂大夫有采

以處其子孫也其大夫之無功者則無采地亦與士皆食祿於上以圭田爲祭祀耳夫自三公至於元士大者受邑小者受田所謂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於此略可攷矣自天子三公之田至天子之元士此畿內諸侯公卿大夫士制祿之法自諸侯之下士至君十卿祿此畿外諸侯以下卿大夫士制祿之法然畿內卿大夫則有采地至諸侯之卿大夫皆量祿分田與之畿內公卿大夫元士皆世祿至諸侯之卿大夫則量祿分田而不世祿矣

嚴陵方氏曰元士天子之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

卷三十六

王制

无

同義獨天子之上士得稱之者以其才不特能事人又可以長人故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視附庸惟上士爲得其稱故也然王畿千里公卿而下所食之邑苟一如外諸侯之數則地有所不足經之所言不必一如其數也特視之以爲差爾

劉氏孟治曰此言天子畿內之田公卿而下所食之邑祿之多少視外諸侯之數而爲之差等耳非直謂視其田數而食其田祿也儻一如外諸侯之制則方千里之畿處公侯伯子男之眾則地有所不足矣曰元士者以天子之士異於諸侯之士也

郝解天子之公卿大夫士之祿卽天子畿內之地分授以爲采邑三公視外公侯各百里九卿視外伯各七十里大夫視外子男各五十里元士視外附庸或四十或三十里此祿之班於王畿內者也

新裁上節外臣之祿此節王畿之臣之祿也天子之畿內非割地以與之但祿以田之所入耳故亦曰田視者比擬之辭先王因功制祿凡言祿皆可以功入講此重內臣以尊王也彼內臣之祿何如天子之三公論思親密與藩宣大國者其功同故其受田視公侯亦百里也天子之卿贊書萬幾與藩屏次國

者其功同故其受田視伯亦七十里也天子之大夫秉師人之智視夫以安養爲功者一也故受田視子男亦五十里焉天子之元士負治事之才視夫以勤附達者一也故受田視附庸亦不能五十里焉此天子內臣之祿也

合參四節言王朝有位者之田畿內之采地也所以內必視外者出則爲列國之君入則爲王朝之臣內外一體且有居重馭輕之意

纂訂外臣既有其祿而內臣亦不可無祿故分田制祿而內臣之祿視外以爲差須知功同意 三公師

保傳也元士兼上中下土在內蓋附庸之地亦有三等也然則謂之元者何因天子而專稱之耳

按本文原自明白鄭注多贅依衛氏集說刪之元士謂上士也方氏說是因元士而知中士下士各有其祿纂訂泥注疏以元士兼中士下士未是與孟子之解不合 侯國下土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天子之下土與侯國不同當視附庸之小者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陳注此言庶人之田井田之制一夫百畝肥饒者爲上農境瘠者爲下農故所養有多寡也府史胥徒之屬皆庶人之在官者其祿以農之上下爲差多者不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隨其高下爲五等之多寡也

鄭注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養

孔疏此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及上大夫并卿及君之祿 農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經

云制農田是王者制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瘠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眾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謂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卽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

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從十人而以至於二人此經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降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據制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十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爲上地卽上農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亦與司徒不異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自所命或若大府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注云

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命亦當命於國君也以其稱士故也

朱子曰孟子言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

長樂陳氏曰班祿之法自上下制祿之法自下上以

其自上下故由天子之田而後至於公侯伯子男由公侯伯子男而後至於附庸以其自下上故制農田而後至於庶人在官者由庶人在官者然後至於士大夫君周官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農夫之差三等而已此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地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凡欲下地之民生齒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後嫌此富而庶之之術也三等之田由土以至於大夫其祿之差以國之大小由卿至於君其祿之差則

以國之大小者君卿之祿厚故豐殺所以不同士大夫之祿薄故無豐殺之別此次國之卿所以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而次國小國士大夫之祿則一而已

嚴陵方氏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故農田之制以百畝爲之率焉雖均受百畝之分然地有肥瘠之異計其一歲食人之數或多或少此農夫所以有上下之別也以食九人者爲上食五人者爲下則食八人至於食六人者爲中農夫可知其詳雖有五等之別其大略不過三等而已府史胥徒之類其田則載師所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三

謂官田是也而又有工有賈有奄有奚位之高下不可得而詳故祿之多寡不可得而定此言其祿以農爲差則多者不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可知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養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馬氏曰百畝以周尺言之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百畝之養上地畝一鍾而一鍾者六斛四斗也百畝之田上熟其收則有六百四十斛也故上農夫可以食九人然而田有肥瘠則其所出亦

有多寡故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其次食五人而庶人在官者其祿亦以是爲差也庶人在官者非天子諸侯之所食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則以九爲節而庶人在官者知其食八人而已夫上地之上可以食十人而下地之下可以食二人而於此則止言食九人而其下止言食五人者祿與周官蓋無以異也周官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差而上地之上可以食十人上地之中可以食九人上地之下可以食八人中地之上可以食七人中地之中可以食六人中地之下可以食五人推而下之至於下地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三

之下可以食二人然而於上止言上地之中而其下止言中地之下者蓋周官者制農田之法而此則因其制祿而言之也上止言食九人者因其言諸侯之下士所視者言之也下止言食五人者因其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食五人而言之也

李氏曰孟子曰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蓋以農夫而制祿則治於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於人者必思所以治之且示其不能交相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也祿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所以

責其廉能廉善也後有辨

永嘉徐氏曰先王之制祿庶人之在官者皆以口計食其多寡之數則視農夫以爲率蓋府史胥徒不命於天子國君官長所自辟除皆出於民者也番上更休除其課役而執事於官長則皆有田有祿蓋其家所受田卽載師之官田庶人在官之田也先王之時庶人在官者授以田祿以養其廉節而已未嘗使之任也至秦任文法而責吏始有爲小吏而入任計功次而進官者矣其小吏之有才略者御史監郡得薦諸朝蕭何嘗不受御史之薦可攷也至漢有百石小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五

吏自計食佐吏而不及嗇夫歲入始不過百石月才十六斛耳較之先王制在官之祿雖厚薄之相去不遠而古之在官者皆民爲之服公事之後而復受田爲民漢爲吏而入仕則不得受田爲民矣其奉人不既薄乎蕭望之奉祿不足嘗有憂父母妻子之心況其職近於民侵漁百姓無足怪也自宣帝神爵之詔益勤事小吏百石以下其奉十五而小吏始增祿矣趙廣漢奏長安游徼獄吏其秩百石故吏始有秩而差自重則小吏奉祿誠不可不厚也況漢吏百石者皆人之有才行者始爲之而刺史太守得自選擇其

賢者自佐吏而下皆得察廉遷秩大者或至公卿自王尊張敞趙廣漢尹翁歸之徒皆出於郡縣小吏雖其祿奉之不薄而入仕則此塗出其待之固優也其後朱博不喜儒吏而務抑摧折而吏道始衰矣光武初立凡六百石以下皆增於西京舊秩蓋優小吏也卓茂爲令自言亭長受米肉餽者置而不問其習見小吏之常態而不之責也

劉氏孟治曰此授田之法也夫王制言制祿爵之法而及於農田之制者蓋三代衰典籍不存孟子已不能詳班爵祿之制况後世乎明乎授田之法則自諸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五

侯之下士逆而推之以至於大國之卿次國之卿小國之卿皆可推矣謂一家有男女九人授以上田最下一家男女五人授以下田其田有肥瘠不同故所養有多寡之異是食九人之下至食五人是有五等之田也今以周官大司徒授田之法攷之田有三等一易者地薄休一歲乃可復種再易者地又薄休二歲乃可種不易者家百畝一易者家二百畝再易者家三百畝是制田止有三等而家皆百畝也小司徒亦言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是授田止有三等也而王制有五等之制何也蓋三等之制

自三等又別爲上中下三等今司徒止舉七人六人五人舉中制而言之也故周禮謂上地家七人者中地之上家六人者中地之中家五人者中地之下以此故知此言上農夫者是自上地之中者言之耳不言上地之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土祿故止言上地之中而不及上地之下以此知王制因言制祿而及授田之法耳庶人在官謂府史胥徒多者不過得食九人之祿少者不過得食五人之祿以是爲差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王制

美

史次之胥次之徒又次之蓋爲府者則與下土同祿史與胥徒則用此農夫之二等以爲之差也金華應氏曰上農九人下土視上農夫互相積而倍者之三則爲中土爲上土爲大夫自是積而四之則爲卿又自是積而十之則爲君皆自農而計之也故莫賤於庶人而在官以農爲差莫尊於君而祿亦視其農之所積非特使執役冗賤者不敢遺忘本業而祿秩之厚備物之奉者亦知其根本未有不基於農者也郝解又其下有庶人在官者雖無爵而身在公不得

耕必與之祿代耕卽以其耕之所獲爲等蓋民一夫田百畝而力有勤惰歲有豐儉大約五等上農一歲之人可食九人次食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庶人在官者事有繁簡祿有多寡亦視此爲等蓋一夫上父母下妻子大率五人至九人而止所以足其俯仰之需使無內顧之憂也此在官庶人之祿王國與諸侯同者也

新旨此以農夫受田所養之數說起見庶人在官之祿視此爲準也須知此節只引起下兩節耳蓋卿大夫士之祿亦自農田而推廣之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一

王制

美

新裁此節雖是起下二節意然下土以下有庶人在官一等人亦不可遺必制祿以養之故先以農夫受田所養之數起蘇訂府典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令史胥有才智之稱爲徒之什長徒猶今之隸名在官趨走者也按孟子上農下農以糞田勤惰而所得有多寡之異其受地皆同也此處解者謂地有肥瘠因其人口之多寡而以地之肥瘠爲分人口之增減無定而地之肥瘠不可移易豈有一人專種肥田一人專種瘠田

之理此甚可疑 庶人在官事有繁簡依農夫所得
爲多寡此卽供其一家之食李氏謂祿足代耕而又
授之田責其康能康善以祿足代耕與授田分爲兩
事除授田外不知祿何所出纂訂採用李氏之說愚
不能無疑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卑

禮記詳說卷三十六終

禮記詳說卷三十七

牟陽再觀祖輯撰

王制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
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陳注此言大國也視上農夫者得食九人之祿也

鄭注此班祿尊卑之差

孔疏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
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
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十

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案周禮天
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贊同則祿亦同也此自
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
鄭答臨頌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
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
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
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
八十八人

馬氏曰說者以爲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贊同則
祿亦同也其說蓋非也上言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

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則其田蓋不同而謂祿亦同則非也又言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大夫祿據無采地言之則其說又非也蓋王制之言大夫士者因言爵祿之多少而非以有采地無采地言之也所謂君十卿祿者與天子之田方千里者同

長樂陳氏曰周官載師有官田則庶人之在官者有田矣春秋傳曰惟卿備百邑國語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則諸侯之卿大夫蓋無田者祿出於廩有田者祿出於田下士視上農夫則食九人中士倍下士則食十有八人由是積之上士則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二

三十六人下大夫則食七十二人三等之國士大夫之祿不以國之大小為差而惟卿君不同者士大夫則分治其職之事則必以祿稱職君卿則兼治一國之事則必以祿視國故也周官子男之卿再命國語曰諸侯有卿伯子男有大夫無卿者以其無天子之命卿也王制亦曰小國之卿皆命於其君

李氏曰天子之卿大夫士則以制其田諸侯之卿大夫士則以算其祿制其田所以凶年得以薄征算其祿則豐年不得以多取之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祿以分田視口以計食其品節

差等上焉不至於過制下焉不至於不足諸侯下士享百畝之利苟足以代耕免勞苦而已雖不能有餘而亦不至於不足其餘自卿以下其祿各殺以一則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多祿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案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陳注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朱子曰孟子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方氏曰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者多寡同於大國可知由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出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者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為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此所以多寡或同或異也

嚴陵方氏曰下言次國小國則上言諸侯者正謂大國可知大國即公侯方百里之國也次國即伯方七十里之國也小國即子男方五十里之國也下士視上農夫蓋得食九人之祿足以代其耕者以一夫所耕之田而祿下士之家其祿未爲優厚也僅足以代其耕而已爲其從事於公不暇從事於私故也次國之與小國不言大夫士者則祿之多寡同於大國可知由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者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爲之殺則臣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四

之所養不能自給此祿之多寡所以或同或異也然孟子所言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貴賤爲之序此以眾寡爲之序故也方氏說陳注節錄之比全文較詳明新旨前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合君臣之祿皆在內此則就其國中細分君臣之祿之多寡也故三箇君十卿祿與前不爲重複新裁由下士至大夫其祿漸倍由卿至於君其祿浸厚此大國之制也次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一大夫以下祿之差等視之大國無異焉小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二大夫以下祿之差等視之大國無異焉此

見王者制列國君臣之祿位卑者同其等位尊者異其等此見先王制祿之曲體人情處不減其卑恤勞也減其尊恤費也

纂訂此專言列國君臣之祿因下士所推而并及之由下士至大夫其祿漸倍由卿至於君其祿漸厚此大國之制也次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一小國君卿之祿四分而殺二不言大夫士其多寡同於大國可知

按此篇在孟子後當是櫟括孟子而爲之孟子自下說向上此自上說向下文義各有攸當而所言之制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五

無異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下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下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陳注此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類聘並會之時尊卑之序如此鄭云爵位同則小國在下謂二人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之下爵異固在上者謂若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位於大國大夫之上也

鄭注此諸侯使卿大夫類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

孔疏此一節論諸侯使卿大夫士類聘班序行列之法。經文既稱大國小國大小並在則非是特來故知使卿大夫類聘並會也。云其位爵同小國在下者爵同謂同作卿也。據經文小國卑於大國故知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云爵異固在上耳者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經云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小國之卿爵異於大國之大夫其爵既異固當在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其卿執羔大夫執雁又卿絺冕大夫玄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在大國大夫之下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六

永嘉徐氏曰先王分土惟三有大國次國小國之異自三卿至於二十七士其在國之祿則倍差之不同其出國之聘則班列之有等先王豈苟爲異哉蓋使之安分而無覬覦正名而不至於亂次其辨上下定民志者固如此且王制記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卿大國之上卿則略而不言春秋時士大夫嘗言之矣以爲周制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特其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靡之盟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穀專之新城之盟七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萊林之師四國之君帥師以會

晉大夫而不以爲歉也肆然無所忌憚於是數大夫爲鞏之戰以敵齊侯眾大夫爲溴梁之盟以傲其上皆始事之驗也然後知先王不以明言者正名定分防微之意深矣成公之時晉荀庚衛孫良夫來盟是時荀庚位下卿而孫子位上卿臧宣叔舉周制以答公其言合於周制矣乃曰衛在晉不得爲次國衛晉俱侯爵也而以盟主先晉是又以強弱爲大小也春秋士大夫雖能言周禮而移於習俗惟知巧利而不能由禮而左氏以爲禮過矣晉叔向曰以國不以富如之何其以強弱也斯言得之矣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七

馬氏曰若均大夫也則以國之大小爲之序而大國在上也若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大夫則以爵之尊卑爲之序而小國固在上也由此言之則說者爲得之矣
劉氏孟治曰此言諸侯使卿大夫來聘立班行列之法國有三等故尊卑上下之序亦有三等春秋滕薛之爭長挾好勝之私以紊先後之次是豈知朝廷之序進退之節哉故王者之制必辨夫大小之序次國之上卿行位止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下大夫小國視次國爲之差等耳夫王者之制於一聘會

之間詳爲之辨嚴爲之禮諸侯之卿大夫視儀聽唱則雖有僭侈之心亦無所施雖有覬覦之心亦無自而發誰謂一聘會之禮先王之所敢後哉

按鄭說固是但未明言當字之上下如下當其上大夫下卿宜在上大夫之上則雖當爲平行而稍居其先也

其中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陳注鄭氏曰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八

疏曰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各當其大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鄭注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

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

孔疏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者謂小國之士大國之士既分爲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云此據大國而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九

言者以經必云中士下士不云上士是文以大國爲主以中國下國來當之故知據大國而言嚴陵方氏曰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一等故其卿大夫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焉上大夫卽卿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後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亡矣故此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亡之辭也三分者三分而等之也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爲三分焉則合而爲八十一士矣故曰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焉猶言各與上爲三分也大夫

則言其位止言其數者蓋位以上下言數以多少言三等之國卿大夫之位或上當其中或中當其下位之上中下各隨其命也故以位言之至於士則殷以前皆不命焉故止言其數之多少而已

長樂陳氏曰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諸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大國次國卿大夫士之命同矣而其相當之不齊如此者蓋視其國不視其命也卿執羔大夫執鴈則所執固殊矣而小國之下卿猶不可以當大國之上大夫者蓋亦視其國不視其所執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十

上大夫則卿矣有上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夫卿大夫則賓也賓以位序故以位言之士則介也介則待之以數而已故以數言之其有中士下士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中士之禮居上士之三分而已下士之禮居中士之三分而已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則有位必有數矣而記於卿大夫士別位數而言之者以其所主者殊亦互備也山陰陸氏曰自君十卿祿已上言祿自下當其上大夫已上言位自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言數後言上士二十七人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此言之如此三分

讀如去聲謂若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

廬陵胡氏曰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言也見左氏成公三年中士下士謂諸侯國內自有上中下三等之士也士之數國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數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數各居上士之三爾先儒謂居上三分之二據經只云居其上之三分並不云三分之二又前云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豈亦是大國士為上次國士為中小國士為下鄭誤矣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士

長樂劉氏曰春秋隱公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公羊傳稱執及之內之微者也則中士下士亦有特行出與鄰國盟者不獨為其君之介也

金華邵氏曰此參三等之國而言其卿大夫士制祿之相當者如此鄭氏見有位當之文遂以此為諸侯使其卿大夫聘會之序非也祿以位為差言位之當則足以知其祿之當也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蓋古者諸侯雖有上中下士惟上士常置中士下士有時而缺或有之則其制祿之數當居上士三分之一正如孟子所謂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

士也故下文言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皆不言中下士以此知有時而缺也

郝解次國之上卿以下又詳言爵之在侯國者各有上中下卿上中下大夫次國卿大夫視大國卿大夫皆降一等小國卿大夫視大國皆降二等其有中士下士二句錯簡當在後三節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承上言上士二十七人未及中下士而申明其數也各居上三分者上士二十七人居三分則八十一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士

人也王制作於漢博士其說宗孟子而加附會孟子謂天子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卿大夫上中下士六等今不以天子列於五等者尊王也不以諸侯列於六等者尊君也然非先王與羣臣其天下之本心孟子謂天子之卿大夫士祿比諸侯而周禮謂天子公卿大夫皆加一等然後得爲諸侯孟子謂諸侯大國止於百里而周禮大國諸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地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是爵五等而地亦五等也而周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武成雖非古而此語與孟子合必有所受之則是周禮

未足據也此篇前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中

下士凡五等後又云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下大夫則是五等中又加三等爲八因春秋傳臧宣叔對魯公語采輯故前後抵牾而鄭氏緣聘類附會之大抵王制左傳周禮皆成於後人手惟孟子近古可信且生周末猶自謂其詳不可得聞未知漢博士何據而反得詳也若夫周禮出自王莽家劉歆之見烏得與孟子較同異論得失乎

新裁次國二節上節言三國卿大夫類聘並會之位以漸而異下節言三國庶士爲介特行並會之位以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士

等而同皆以大國爲主而次國小國與之相當也類與聘介與特行皆兩事而各以並會二字總之纂訂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類聘並會之時大國固有上中下卿矣而次國之上卿則當其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則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而小大有等者何蓋由大夫以上其命不同而三等之位異者所以昭其命之殊也三等國之士或爲介特行而並會大國之士爲上其數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其有中國之士下國之士所分之數亦足當其大國之三分上

九當其上九中九當其中九下九當其下九而位各相當者何蓋由士而下其命皆同而三國之位均者所以昭其命之一也 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一等故卿大夫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當直也猶同也士之數以大國爲據蓋皆二十七人居猶當也士只重位之同數字輕看 一說其有中士節此錯簡當在後章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其上之上指上士而言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若三分其數則爲八十一人也因有上士之數而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又言此以足之非謂頻聘之士可空國而去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齒

合參其有二字從上節卿大夫轉下

新旨上節是頻聘時並會下節是爲介時特行並會有兩事在要知卿大夫命數異故位異士命數同故位同 先王見夫諸侯之敢紊大小之次而侵陵元犯者皆卿大夫謀國不能以禮正君也故於並會時就諸臣中定上中下之班次焉彼賓所以主事卿大夫同往也故次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而處於大國上卿之下中卿則位當乎大國之下卿下卿則位當乎大國之上大夫焉小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而處於大國中卿之下中卿則位當乎大國之上大

夫下卿則位當乎大國之下大夫焉位以秩異殊其分也賓位宜不肅然不紊乎介所以輔其事有士之隨行也次國之士爲中也上九國當其大國之上九中九國當其中九下九國當其下九不以次國而有異焉小國之上爲下也上九亦即當大國之上九中九亦當中九下九亦當下九不以小國而或殊焉居以相聯並其等也介位宜不秩焉有序乎先王之定其位序如此

按陳注備二說今用前鄭注不用孔疏鄭云爲介若特行而並會當於爲介若特行讀斷爲介有正使而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圭

士爲副特行士爲專使也若字猶及字下云並會謂並會於鄰國也其以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諸說多駁之又以三分爲三分其二十七之數合上中下士共二十七人恐不足一國之用或謂於二十七八人加二分爲八十一箇又覺太多愚意中士下士居上士之三分謂於上士三分均停皆二十七人合爲八十一人似爲得中國小事簡不能全設而國事繁者有之故云其有 但說下士之數與爲介特行意恐不相關依爲介特行說如何用許多人錯簡之說爲不得其解而云然然後面只說上士二十七人

而不及中下士附於其下亦通其在二十七數內與二十七數外尚俟考證 時講以中下士屬國言三分但謂上中下士之分而不言人數姑用之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陳注九州并王畿而言此但言每一州所可容者如此凡八州餘以例推皆言畿外之制下文始言天子畿內之制也

鄭注建立也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六

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墮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

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

孔疏此一節論四海之內九州州別建國多少及附庸開田之法如鄭所注此經云是殷法也周禮則九服夷鎮蕃三服謂之四海四海之內謂要服以內殷則服數無文則必不與周同案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此言四海之內謂夷狄之內也地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爲天子縣內下文具之以外八州州別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七

之國三十是公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也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必二百一十國者案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其餘以爲附庸開田謂置二百一十國外之餘地爲附庸開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 建是樹立之義故建爲立也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者鄭以天子縣內三公之國亦百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之地故云

十三公也每十箇國則準一公是三十國準於三公也云立次國六十六卿也者亦以畿內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國故知準擬六卿言十於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則謂之九卿據有職事者言之故爲六卿也云立小國百二十二小卿也者小卿則天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者若封諸侯則諸侯爲王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民其取故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六

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新材有期日是也云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者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民既取物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故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王府是也定本云不得不管亦賦稅而已謂雖不封諸侯諸侯不得不管若如此解則於而已二字爲妨恐定本誤也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實夏之末年亦與殷同方三千里故下云天子之縣內鄭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又云夏末既

衰夷狄內侵土地滅國數少是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相距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卽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云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者言設法謂假設爲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注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是不實封必知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惟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九

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云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爲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云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爲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一云又封方二百里者

不過二十五者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云盈上四等之數者謂將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四十六則爲一州二百一十國也云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者以其上惟云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不顯其數多少直言盈上四等之數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二百一十必須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則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則六又用千里之方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內總餘百里之方五得爲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外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是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者以百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也案鄭注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

惟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注司徒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有且此云別州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注侯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爲公爲四百里之上加九同得進爲五百里也伯於三百里之上加七同得爲四百里進爲侯也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同得爲三百里進爲伯也男於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爲二百里進爲子也言同者謂積累眾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也鄭注司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也又鄭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云魯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臨川王氏曰王制千七百國乃周事也若執玉帛者萬國以爲禹會塗山之時此左氏之妄也禹之會塗山東方不過會東方諸侯爾豈使四海之內會於一山之下哉以禹之時有萬國則不當指塗山而言也書曰萬邦者總四海之內大略而言也鄭以畿內五百里國爲設法而言也爲設法言之則萬國又未可以爲實數也且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若皆以爲國則山川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孰爲之民乎蓋去

古久遠書籍散亡自孟子時已不得周家班爵祿之詳况於焚詩書之後漢文之世乎

長樂陳氏曰夏之五服甸侯綏要荒而甸即王畿之地也國語曰邦內甸服又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甸至綏凡三服服五百里面千五百里則爲方三千里矣周之六服侯甸男采衛要而侯即王畿外之地也自侯至衛凡五服服五百里則方二千五百里矣方二千五百里與王畿千里則爲三千五百里矣王制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補短方三千里而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則爲方三千里可知矣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蓋兼要荒言之也周公斥大中國不過五百里而已蓋自三千里而開方之三三而九爲方千里者九自三千五百里而開方之五五二十五又有方百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大界不過如此而鄭康成以爲周之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然則職方氏之法蓋兼附庸言之也豈有百四十六國之外復有方百

里者四十一爲附庸乎周之設法州建百四十六國而附庸在焉此言二百一十國諸侯之附庸不與非周制也 名山大川皆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九州川浸山藪各有職方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兼而擅之齊桓山海晉私郇瑕宋有孟豬楚有雲夢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麓不係晉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蓋別天子之守地也夫先王之不盼之也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與民共利也 王制言凡四海之內九州八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然後總之以九州千七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則一代之禮也康成以此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爲殷禮以下文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爲夏禮感矣天子之地或曰甸或曰畿曰圻或曰縣曰寰而後世猶有縣官之稱孰謂畿獨施於殷周而縣獨施於夏乎 嚴陵方氏曰名山若魯之泰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豬楚之雲夢之類山澤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於山曰名於澤曰大蓋互言之爾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外內諸侯所得專而有之故於外則不以封於內則不以盼焉外則度土而封

之使傳嗣也故曰封內則分邑以盼之使食祿而已故曰盼

馬氏曰自唐至周雖其治亂之不同而其土地之廣狹斷長補短其大界皆方三千里而未之或易也三三爲九則是爲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天子之縣內餘八各立一州而州方千里也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公侯之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之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子男之國也百里之國三十爲方百里者三十也七十里之國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有奇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也封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封七十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四十有奇封五十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三十則猶餘方百里者十有奇合二百一十國而計之則封地八千九百四十里猶餘千六百里者以爲附庸開田名山大澤不以封者其利入於天子而諸侯有所不與焉開田者諸侯之有功則取於開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則歸之開田鄭氏以爲州方千里州二百一十國謂之殷制則其說非是也又以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七七四十九而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

一爲畿內而餘四十八各立一州州方千里者則其說不經而君子亦勿稽之而已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而以開方計之則千里者九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合內外而總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地分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方七千里意以夏未既衰中國之地爲四夷所侵而至周公方能復之今攷於禹貢其所謂五服皆五百里爲別則是要服之內通於四面距中國之地乃方三千里達於荒服止於五千里康成既以殷之大界方三千里矣固合於禹貢中國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之地而謂四夷所侵者果何地也周公雖斥大九州之界而地加於禹貢者纔五百里今職方氏分九州之邦國則方千里爲王畿而自侯甸男至於采衛皆方五百里是五服之地方二千五百里合王畿而計之則方三千五百里由方三千五百里而分之合四面相距則方七千里乃康成所謂要服之內也蓋禹貢之所謂要荒卽周官所謂蠻夷鎮藩通要荒而合於禹貢中國之地則唐虞夏殷之時中外凡方一萬里通蠻夷鎮藩而合於周官則周公之時中外凡萬一千里以其一千里之多是以周公斥大封疆纔五

百里康成不知異同在此而惟見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乃牽左氏執玉帛者萬國之說而謂唐虞之時非七千里不能容之且仲虺之誥嘗言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則是湯之時固有萬國者矣所謂大界三千里者何以能容之也然則九州之內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殷制而於虞夏周之制果何以合哉蓋所謂萬國者概其成數未必實有之也湯既能以三千里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則唐虞夏周之時中國亦方三千里焉知堯舜不能建也今周官職方氏邦國千里封公則四侯則六伯則七子二十有五男百康成以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末

開方約之爲千里者九其一爲畿內餘八州各方千里自公之封而下至於諸男添盈四等之數亦爲一州二百一十國是周之制一與王制合焉知周公之時九州亦建千七百七十三國也王制所述大率多周制若五等諸侯受田視地與農夫制祿皆合於孟子班爵之序而千七百七十三國總相屬而言之則疑於周制矣然由康成之說而求之湯以三千里而建國如此周以三千五百里又建國如此是亦未足信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既疑而未足信闕而勿質可也

永嘉徐氏曰一州百箇方百里是方萬里十萬里地除了封百里之國三十是方三千里爲三萬里地刺了方七千里更將方二千九百四十里封七十里之國六十總前方五千九百四十里刺方四千六十里又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總前方八千九百四十里是八萬九千四百里刺方一千六十里是餘萬六百里作附庸

講義王者奄有四海故以四海爲界於四海之內別爲九州鄭氏謂此爲殷制豈非以周大司徒之建國自諸公五百里至諸男百里與此不同故邪徐孟子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末

言周室班爵祿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知周官所載蓋并山川附庸言之耳大抵自禹治水之後別爲九州殷因於夏無所變改周分冀爲幽并合徐梁爲雍青而其實則禹之制也是此經大概言九州之制非必殷制矣州方千里建二百一十國百里者三十國七十里者六十國五十里者百有二十國鄭氏取其國之數以足其州之封域則宜其不合矣蓋此特言其大要爾建州之法必以千里儉於千里者不可以爲州而封疆之廣不止於千里也建國之法州必二百一十國國必三等而其地或加

或削或興或廢或合或分州未必盡有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如三等之制也

延平周氏曰州二百一十國非實有是國也特計其地之所能容者所謂凡九十三國同意

慈湖楊氏曰堯典協和萬邦春秋傳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此言其大數耳使不滿萬亦可以言萬其不止於萬或倍萬亦可以言萬亦猶言萬物物奚止於萬邪萬民民奚止於萬邪皆舉其大略而言耳先儒必欲整整釋其所謂萬數鄭康成謂尚書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州十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天

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整整恰恰為萬國不多一不少一吁可哂哉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說而不獲遂為之說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十七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合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諸侯之數武王之興不期而會盟津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天

者八百諸侯康成又遂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牽合可笑之狀若此類奚可殫舉獨不思諸侯之建不知其所自始人羣生於天地之間皆有血氣心知不能以無欲欲則爭爭則鬪鬪則傷傷則殺其天性之美稍公且正者則足以服其比鄰比鄰歸之凡百取平焉則五有長十有長百有長千有長其德愈大所服愈廣是故有小國之君又有大國之君其為君為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有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為帝為王夫所謂為君為長者皆諸侯也大小之數多少之數豈得而預定既弗克

預定矣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邪雖有更世易代武王克商滅國五十爾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能盡更而易之雖有功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德者固不數見有罪者亦不數見姑因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乃為是等等差差不可小有增損之制其亦不思甚矣

新旨起二語且概說每州開方千里建國規模方略如此州建百里之國以下方說畿外建國之制在分土上看天子之縣內節方說畿內建國之制在食采

上看末節說先王分州建國有一定之數又有不盡之數所以公天下而不私也

新裁此三節總記天子封建之制首二句作冒九州內王圻一州外圻外八州也州方千里自九州中一州言之包圻內圻外看建九州於四海限千里於一州此泛舉先王之建國也州建百里節是圻外建國之制自八州中一州言之在建侯分土上看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二百一十國合三十六十百有二十而言也名山大澤神物寶藏所出非外諸侯所得專不以封外諸侯則歸之天子矣其餘有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不盡之地爲附庸不能五十里之國爲閒田以待公侯伯子男有功之加也而八州之所建猶一州之所容矣此見圻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

纂訂先王建立諸侯亦是相山川形勢以分列之初非拘泥鑿鑿定限毫無短長多寡於其間也九州并王畿而言然其制有三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夏制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荆徐此兩雅之九州商制也陽荆豫青兗雍冀幽并此職方之九州周制也此章多主周制雍州爲王畿而青兗在東

豫在西荆揚在南幽并在北名山如華岱嵩恆衡之類大澤如豫之孟豬楚之雲夢之類凡四海之內

九州州方千里大約從橫皆千里也每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封公侯七十里之國六十封伯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封子男凡二百一十國惟名山大澤在其境內者以其非諸侯所得專則不以封焉其餘封而未盡者則以爲不能五十里之附庸或以爲閒田而待有功一州如此八州各二百一十國此畿外之制也

按古制不可考漢人以算法推之如此不可拘泥鄭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氏謂此殷制亦是臆度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陳注鄭注畿內九大國者三爲三公之田又三爲三公致仕者之田餘三待封王之子弟也次國二十一者六爲六卿之田又六爲六卿致仕者之田又三爲三孤之田餘六亦待封王子弟也小國六十三者二十七大夫之田并大夫致仕之田其五十四餘九亦待封王子弟也三孤無職雖致仕猶可卽而謀故不副恩意此無明

證皆鄭氏臆說況周制六卿兼公孤則所餘之田尚多然如周召之支子在周者皆世爵祿則累朝之王子弟未必能盡有所封也疏曰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曰非惟施之當今有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

鄭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卽而謀焉盼讀爲頒

孔疏此經明天子縣內之國數多少及祿土之法案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今此特云縣內

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案鄭注益稷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內惟有九十三國者蓋夏之一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減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國數多少湯承夏末之後制爲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湯之制故與四百國不同也名山大澤不以盼者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既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所以不盼者亦爲與民其財不障管也雖不障民取其財物亦入之王府卽周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以封公卿大夫故特云以祿士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之外既云視元士則此祿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閒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閒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

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內采邑大小未聞則鄭注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又注大司徒云畿內之制未聞是知疑而不定此云祿士謂無地之士給之以地而當其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祿不得爲采邑耳其實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者故春秋經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爾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爾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有在鄉之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閒田之縣故王畿謂之縣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三公所視公侯之地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所視伯之地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大夫所視子男之地也公卿大夫不謂之采邑而謂之國者人臣謹度以事上則全於臣道制節以禦下則兼於君道自臣道而言之雖國亦謂之家孟子千乘稱家是也

自君道而言之雖邑亦謂之國此采邑稱國是也

禮書曰周禮載師宅田任近郊之地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之地以近而狹者祿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祿公卿大夫及子弟則是致仕之臣其祿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祿多也鄭氏謂三等采邑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埒恐先王之法不然

馬氏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天子之畿內不千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蓋本大而末小然後可是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此強幹弱枝之意也天子之縣內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千里而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之國九此公之國也方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此卿之國也方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大夫之國也方百里之國九爲方百里者九也方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爲方百里者十有奇也方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有奇也封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則猶餘方百里者九十有一也又封方七十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十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八十有奇也又封方五十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十五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有奇也合九十三國而計之則封地方百里者

四十五有奇則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有奇方十里者九十六有奇則以爲祿士閒田

山陰陸氏曰周官以大都之田任置地公所受地在焉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卿所受地在焉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所受地在焉王制所謂縣內舉中言之也然則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元士於此受地可知凡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蓋有通法存焉雖卿或在置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

廬陵胡氏曰案詩之烏篇云邦畿千里周官職方云千里曰王畿殷周皆稱畿不言縣故鄭以爲夏制案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月令云百縣豈亦夏制乎要知畿縣皆通稱王制大概通論三代地制爾先儒乃云夏禹之初有四百國末世地減湯承夏末制爲九十三國故與四百國不同此蓋附會鄭說也究經意大約記先代之制不必指言其代也縣內大國九三公之田三餘六以待盼賜三公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次國二十一卿之田六餘十五以待盼賜卿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餘三十六以待盼賜大夫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故下文云名山大澤不以盼則知此九十

三國不盡爲公卿大夫之田蓋待上別有所盼也鄭乃云爲有致仕者副之又其餘以待封王之子弟於經何以見之且公卿大夫在位則有定員若致仕則或多或少豈有定數今云公之致仕者三卿之致仕者六大夫之致仕者二十七限以員數恐非通論今所不取也

永嘉徐氏曰天子縣內亦百箇百里是方萬里十里地除了封百里之國九是方九百里爲九千里地廣了方九千一百里是九萬一千里更將方千九百二十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三

九里是一萬九千二百九十里廣方八萬七百一十里又將方千五百七十五里封六十三箇五十里之國總前方三千五百有四里是三萬五千四十里廣方六千四百九十六里是餘六萬四千九百六十里作祿士閒田 古者金玉之所掌皆出於王官而侯國不得擅而有也關畿之所禁皆歸之公上而侯國不得擅而私也是以名山大澤畿外不以封列土之諸侯畿內不以頒祿仕之王臣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稅故也雖頒於王官而富實藏於郡國財雖同於王民而利實歸之公上諸侯自食田稅之外餘

不敢過而問焉蓋先王不以封之之意所以抑制其強而防閑其侈心也攷之周官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大府掌之以待張紀九州之川澤山藪職方氏實掌天下之圖而諸侯無所隸焉至於伯禽侯於東魯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固異恩而非可以例觀也又謂周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爲之屬禁若專利於上則無遺利在民矣攷之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則未嘗不與民共之而有司徒禁其不使戕賊而已澤虞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於王府則實爲民守之而王官時以其職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天

入於王而已推本先王領於王臣之意蓋使侯國不得以障管云爾非不與民共財也周德既衰凡王國之所恃者諸侯皆得專利之齊輪山海之藪晏子告齊侯以山澤各有所守不可爲也是猶知守王法者至於桃林之塞古函谷也而晉實守之郇瑕之地古解池也而晉實有之凡天子之塞邑皆不領於王官而惟私意是取春秋之作於鄭不係虎牢於衛不係楚丘其類非一所以別異天子之重地而侯國不得擅而兼之也自秦殲天下之財歸之公上凡山澤陂池之賦皆爲天子之私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養

然初制疏闢山海之在吳者得以鑄錢煮鹽而因以成七國之禍至於武帝之世凡五嶽盡在天子之郡而不隸侯國而郡國亦置鹽鐵官以隸司徒凡郡有川澤之處皆置吏掌之諸侯惟食租稅而已是雖抑制諸侯之強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之意蓋蕩然不復存矣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故於外則曰其餘以附庸於內則曰其餘以祿士以爲園田者益諸侯以地則取之於此削諸侯以地則歸之於此蓋削不常有也其視封份之田爲閒而無事故謂之閒田左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天

氏傳所謂宋鄭之閒有隙地者是也閒田內外之所同也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鄭氏謂賞地賞田也蓋有賞亦宜有罰則益削之法亦若外諸侯可知畿內之采地亦謂之國者以其廣狹視諸侯而又使家臣以治之是以謂之國也故公卿大夫謂之內諸侯者以此

延平周氏曰封以土言份以思言祿土元士之采邑也故繼之以天子之元士不與

新裁首節見天子與諸臣分土其理而自總其要意次節見天子與諸臣分地各享而自從其薄意天

子縣內節是圻內建國之制自王圻一州言之在頒
邑食采上看百里卽三公之田視公侯七十里卽卿
田視伯五十里卽大夫視子男九十三國合九與二
十有一六十有三言也名山大澤非內諸臣所得專
不以制邑頒於王臣則歸之天子矣其餘有不盡之
地以祿士者元士視附庸也爲閒田者於三公等有
功加之也此見圻內封國少而餘地多侈采邑之分
於王朝也

纂訂天子之縣內畿內也其國皆爲采地受祿而已
與八州封建不同不以盼卽不以封之義祿士三等

禮記說說

卷三十七

王制

甲

士之祿也閒田亦以待有功也外則度土而封之使
傳嗣也故曰封內則分邑以盼之使食祿而已故曰
盼畿外諸侯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閒
田多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公之采邑也七
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之采邑也五十里之國六十
有三大夫之采邑也凡九十三國惟名山大川不以
盼賜其餘以爲元士視附庸者之祿或以爲閒田而
待匪頒此畿內之制也

按縣名大抵起於春秋以後雖周禮有之亦無定說
鄭謂縣爲夏制出於臆度 祿士二字連

禮記詳說卷三十七終

禮記詳說

卷三十七

王制

甲

禮記詳說卷三十八

王制

半陽再觀祖輯撰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陳注九州而外者七百七十三國者內一州爲王圻容九
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爲千七百
七十三國也元士附庸不與者以上文所算止五十里
而元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與也 石梁王氏曰
注引千八百國之說謂夏制要服內七千里與五服五
千之言不合

王制

鄭注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
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
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者有方七十里者有方
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
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
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
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
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
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
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闡盛衰之中三七之

開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
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
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

孔疏此一節總明殷之畿內畿外國數之法前文云
凡四海之內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明天子縣內殷
之畿內國數此經總明殷之畿內畿外故云凡九州
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
中故云不與商王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
州二百一十國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并
王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

卷三十八

王制

二

則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
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
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 引春秋傳者
哀七年左傳文時魯欲伐邾孟孫不欲諸大夫答孟
孫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
數十焉又襄二十五年傳云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
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稽別也若鄭康成之意
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尙書云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
帛者萬國是以張逸疑而問鄭案左傳云禹會諸侯
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於會稽防

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者鄭意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羣臣則諸侯也鄭云兼用外傳內傳語者禹朝羣臣於會稽是外傳語執玉帛者萬國是內傳左氏語云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者案觀禮諸侯享王璧以帛是執玉帛也案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鄭注貴寶若白狼白鹿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惟謂中國耳云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

里有方五十里者鄭言此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故云然也案萬國之數鄭注皋陶謨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脩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鄭又云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公侯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伯七十里之國二又以百里之方一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四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

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餘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公侯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三爲伯七十里之國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一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以三百國及奇餘爲附庸也澤州有千二百國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據子男爲言非實法也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

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答之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貢急也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必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積基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百國耳云禹承堯舜而然矣者以堯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寬廣不制以法故中國五千禹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

國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內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衛服是三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爲要服是三千五百里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也案尙書各條注禹錫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錫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錫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

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錫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故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各條注又云要服之錫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錫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者以湯承於夏末中國惟方三千里明所固有漸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縣內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爲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

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廟及下雜論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兼載焉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者言復唐虞舊域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案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服爲九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者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其數與此同是周因殷諸侯之數也案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廣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者此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布列在中國五千里之內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閒以爲說

也者此文謂此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公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三千里故云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閒

李氏曰禹自平水土之後天下方五千里自王城之外五百里甸服卽所謂邦畿千里也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此禹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外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此天下方五千里也故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殷之有天下亦曰繼禹舊服而已及周公斥犬九州以夏之要服爲蠻服而九州之地始方三千五百里矣而九服之地亦不過於五千里蓋禹貢

言其面周官言其方於面爲五百里則於方爲千里故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卽周千里之王畿也此以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皆實數也故春秋之世見於經者九十餘國而吳楚與焉疑其無如是之多也

廬陵胡氏曰此經總明畿內畿外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則天子之元士也下又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則諸侯之附庸也不

在于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故云不與鄭謂禹承堯舜有萬國是則然矣謂湯承夏末之後亦分九州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似未然也且鄭必以此爲殷制然下云天子七廟及雜論虞夏殷周四代之制豈專據殷哉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又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則周制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合鄭不據周而據殷何也且孝經緯及異義公羊說固不足盡信今案書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

則殷諸侯千二百耳與此國數亦自不合鄭又援孝經緯不經之書以爲據今所不取

馬氏曰不與者在數之外也凡四海之內九州州二百一十國兼天子之縣內合而計之則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鄭氏以爲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說非也夫號物之數謂之萬萬盈數也書曰表正萬邦此言殷也詩曰綏萬邦此言周也則是殷周之時皆萬國何獨於夏而已夫自堯舜之後其土地之廣必至於七千里然後能容之而又以謂中國方三千里者爲殷之衰時方

五千里者爲武王滅殷之初其意疑於闕盛衰之中而以三七之間爲說蓋非是也

新裁凡九州總圻內外之數而結言之內一州爲王圻容九十三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合之爲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元土不與九十三國之數附庸不與千六百八十國之數皆取圻內外閒田祿之也是先王封建大一統之盛而又有不盡之地所以公天下而不私也其經制之備如此

說約凡九州節此總圻內外而結言之要之亦言其概不必泥定千里之國幾何當時泰山屬魯牛山屬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九

齊名山大澤何嘗不封况天下山澤多若必取平原之地則爲國幾何

新旨凡四海之內有九州每州所容之地方千里此封建定制也今自畿外一州言之建百里之國公侯是也則有三十七十里之國伯是也則有六十五十里之國子男是也則百有二十合而計之不有二百一十國乎名山大澤則不以封乎諸侯防其專也其餘以爲附庸之國以爲閒田而待有功矣八州之所建亦猶一州之所容也是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非以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乎自天子縣內言之三公之

田視公侯而得百里之國九卿之田視伯而得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大夫之田視子男而得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二合而計之不有九十三國乎名山大澤則不以頒於王臣示有統也其餘以爲元土之祿以爲閒田而待匪頒矣縣內之所建蓋非八州之所同也是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非以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乎夫國之建於畿內者處其一而國之建於畿外者處其八爲州有九爲國千七百七十有三天子之元土采邑非不受也而非與於分土之列諸侯之附庸土地非不錫也而不與於小國之數盡計其地吾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十

不知其幾矣此可見天子一統之盛先王經制之備如此

按封建大典也漢人考究如此未見諸行姑存其概耳漢與周近何爲舍周而取殷制鄭康成之應說不足信也後世郡縣易而封建難求其徧九州而區分之爲至當不易之規必不能矣

天子百里之內以其實千里之內以爲御

陳注其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御謂凡天子之服用蓋皆取之租稅也方氏曰以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其疑若不足然卑者所稱不爲

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爲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爲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己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以爲御也要之以其官爲主耳千里之內非不其官也要之以爲御爲主耳

鄭注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孔疏此一節論畿內千里之地田稅所共給之事

經云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五百里經云千里之內以爲御者謂四面相距爲千里去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士

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者依周禮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給者案周禮大府九賦之泉各有所給故其職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謂其文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府所頒故爲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頒故爲衣食但官是卑褻故用近物

御爲尊重故用遠物此爲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

嚴陵方氏曰御者以卑御尊之稱尊莫尊於天子也故凡天子所用之物皆謂之御焉餘見注

馬氏曰官者官爵之所用而其用輕故取百里以近地之所出者給之御者天子之所用而其用重故取千里以遠地之所出者給之百里之內去王城五十里而四面相距則百里也千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孔穎達以爲百里去王城百里相距爲五百里千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相距爲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士

千里其說自相戾也

山陰陸氏曰官官府所用御御府所用御府天子所御者也百里之內以其官若禹貢百里賦納總千里之內以爲御若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氏所謂納精者少粗者多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或以其地之所便或以其地之所宜或以其類之所從然皆未嘗

以遠物待乎近以近物待乎遠豈以近者供官遠者爲御乎又大宰之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爲之調度乃可豈官府之所供止於百里膳服之御必千里乎石林葉氏曰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賓客燕享有司所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奉己嚴於事神人故有司所供主在百里之內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內猶之家造以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皆以奉己爲非急也

郝解春秋傳楚滅陳爲縣縣名自此始秦以來凡邑屬郡者通謂之縣惟周禮謂郊外五鄙爲縣鄭康成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三

遂推縣爲夏世王畿名無稽封建之數漢博士以算法推之當爾非實然也鄭極其附會謂百里大國九者內三爲三公致仕之田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內六爲六卿之田又六爲六卿致仕者之田又三爲三孤之田餘六亦待封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二十七大夫之田及大夫致仕者之田餘九亦待封王子弟總之臆說耳凡建國必因山川形勢未有舉九州地如裂帛方幅比算整齊者天子千里之縣分封過半又除山林川澤城郭塗巷溝渠其餘任賦供上者幾何三等十八國以待分封如文武子姓

多則一再傳盡矣數世後何以給之及并近不合則

推爲殷夏禮據周禮九服地甚廣禹貢三代地莫廣於虞夏而周爲小篇末謂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截長補短三千里耳周禮成於後世九服六千之說由秦以後北逐匈奴南置桂林象郡西通巴蜀幅員始大記與周禮皆據秦漢以後揣合周制非周地能大於殷夏也卽塗山之會萬國亦極言諸侯會者多非眞萬國也周千七百七十三國因九州之地揣算非眞文武封建時定有此數也况如周禮五等之國公多至五百里而子亦百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四

里四海之地不足封數十公侯殆盡王畿僅千里欲視外諸侯授諸臣地愈不足其說不經而世儒執此謂先王封建壞於郡縣古今治亂所以不相及夫古不能不今封建不能不郡縣勢也三代以封建治春秋戰國之亂未嘗非封建也秦以郡縣滅漢唐以來之盛未嘗非郡縣也謂封建不可不復漢復之而七國反謂封建不可廢漢唐至今廢之而天下亦治以封建爲公則周之子孫功臣世祿而士如孔孟不得占尺土未盡公也以郡縣爲私懸天下之伯收守令待天下士明一經者得占一郡一邑未嘗私也大抵

最在人人存則政舉有先王爲君則雖郡縣守令而時使薄斂卽封建也如幽厲爲王春秋六國爲諸侯而言封建長寇資盜不如郡縣之爲便矣不權古今不量時勢守記籍空文欲壞久定之成法以復久廢之理典如鄭氏之說可資談柄不可爲實用百里內以供官則不足千里內以爲御則太侈亦非典要之論周禮大宰九賦九式大府頒財之法皆於此不合關市邦中四郊之近以待御而官田公田俱在遠郊六遂都疆之外與王制矛盾故凡禮家言紛紛杜撰難盡據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五

心典此言畿內田稅所給也冠以天子二字須見經制嚴重處

新裁百里千里只要遠近字其實百里卽在千里之內百里者王圻之十一千里則舉其成數而言皆圻內之地也其官公用也故以近者給之爲御私用也故以遠者給之總公家事急而奉已事緩急而近可以易取而隨給緩而遠可以難得而自省天子王畿地方千里矣然近而百里之內取其租稅之入以供百官文書之具泛用之需蓋百官之事乃公家正事朝夕不可緩要其隨取隨給所以百里內其之

遠而千里之內取其租稅之所入以爲天子衣食之奉乘輿之資蓋御用乃一己私奉節省方爲當要其難致有節所以千里內供之

新旨王圻地方千里近而四面各一百里是爲百里之內其租稅之入則以其官凡官府文書之具歲時泛用之需於是乎取之非欲其易給而無勞乎遠而四面各五百里是爲千里之內其租稅之入則以爲御八錦衣玉食之奉乘輿服御之資於是乎取之非欲其難致而有節乎

按葉氏說有味新裁本之發揮更暢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六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陳注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卽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爲八州之伯二伯則天下之伯也

鄭注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孔疏此一節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一伯之事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者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爲之言因者因其州內賢侯非州外別取州牧則知以賢侯爲之故下曲禮以侯爲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則侯伯皆得爲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答云侯德適任之謂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賢者亦可進爲牧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七

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爲牧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爲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答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內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案鄭志注尙書爲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更王之伯卽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既不置牧則應無牧下

之伯而云五侯九伯畿內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

有而言之其實無也州長旣用賢侯爲之則卒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男賢者而爲之鄭注曲禮云二王之後不爲牧則殷亦當然殷旣亦有連屬卒等則周亦然也故詩旄丘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案尙書舜典云觀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稱牧也虞雖稱牧亦稱伯故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岳八伯案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稱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九命作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七

伯大宗伯職文春秋傳曰以下春秋隱五年公羊傳文故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二相處乎內是也袁彙陳氏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爲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爲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爲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爲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眾以其民之眾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以達於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

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眾故連有帥
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眾故卒有
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
州有伯則爲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
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內之
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
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
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
七百七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
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九

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
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
國爲一人而無內患爲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爲長帥
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虞然不
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餉伯
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
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
伯連帥之職周道也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
內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
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

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處十二州
則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入
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氏以爲殷制是也然周
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
國之屬於經無聞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鄆豈周
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
西召公主之書曰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殷
所謂天子之老二人一矣周有九伯則畿內蓋亦設
牧而大宰言施典于邦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主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羊

爲邦國故也

臨川王氏曰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連帥固宜有之
五國十國三十國亦宜或然也但州必二百一十國
恐不必然也

嚴陵方氏曰方伯卽州伯也王畿居中八州居外各
設一方伯焉長言其足以長人也所謂比長之長亦
若是爾帥言所帥者眾非特長而已所謂帥帥之帥
亦若是爾正言正於一而止非特帥之而已所謂黨
正之正亦若是爾伯亦長也必謂之伯則以成德稱
之以其爲一州之長非成德不足以當之故也所謂

宗伯之伯亦若是爾夫能長人然後能帥眾能帥眾然後能正於一正於一然後其德成焉故其序如此正也帥也長也蓋八伯之屬也八伯又二伯之屬也故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入然二伯又謂之老者以其居人臣之極位不特貴乎有其德又貴乎有其年故也國有國老鄉有鄉老皆以是而已曲禮言其自稱亦曰天子之老者蓋自稱則其義如彼人稱之則其義如此二伯以八伯爲之屬亦止稱伯者猶之天子諸侯通謂之君而天子則又爲諸侯之君也亦見曲禮五官之長九州之長解天下九州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三

上於九州有伯者以畿內王所自治故不設伯也管仲又言五侯九伯者以於九州之諸侯爲長故曰九耳不必九人亦猶百揆稱百四岳稱四而已明堂位謂之九采左氏傳謂之九牧皆以是也

馬氏曰天子之畿外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畿內則有公卿大夫之別其內外已備而千里之外則又設方伯屬長連帥卒正州伯至於伯則已極矣而屬於天子之老蓋先王之盛時上下有以相維然後可以至於長久連與屬有相維之意也卒與州有相聚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五國以爲屬屬以官之六屬制名言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十國以爲連連以聯制名言以授邦職以役國事如聯也三十國以爲卒卒以卒制名言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如卒也長之以仁故屬有長帥之以智故連有帥正之以義故卒有正至伯則於一州爲長其仁可知也其智與義亦可知也彼正以下吾驛之而已是故或謂之牧若二伯又有大於此者焉能充此任者其殆聖矣乎周公是也召公猶有慙德八州八伯蓋天子之縣內不在此數鄭氏答張逸問云畿內之州不置伯誤矣書曰咨十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三

有二牧然王制九州而入伯者以方稱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天子之縣內不可以入此數也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

廬陵胡氏曰屬聯連比卒伍州聚也據左氏州牧得征五侯九伯則知周制牧下有二伯侯得爲之故詩旄王賁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若伯之賢者亦進爲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爲牧也鄭乃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今案書觀四岳羣牧是虞稱牧也左氏宣三年云夏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施典于邦

國建其牧是周稱牧也然虞雖稱牧而書傳云唯元祀巡四岳八伯則亦稱伯周雖稱牧而鄭答張逸云周官畿內之州不置伯牧卽伯也則亦稱伯今謂殷獨稱伯虞夏周皆稱牧不稱伯者非也

劉氏孟治曰古者內外相維小大相屬天下雖遠猶一身焉上有所爲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有偏而不舉之患者屬長連帥卒正處之有條而不紊也故內之公卿則盡贊襄之力濟濟而相遜外之諸侯則盡藩捍之力皇皇而不怠皆上下相維之法井井有序如此方伯卽州伯也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三

者卽千里之方伯是也屬取其有統屬之義連取其相聯比之義卒取其能率眾之義此計八州伯正帥長之屬言之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卽天子五官之長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是也既取其德又取其年故以老稱之雖然屬長連帥卒正屬之八伯八伯又屬之二伯要之二伯以歲之成質於天子雖所以總天下之大權亦非二伯所敢專也

合參此設畿外方伯之制也首句領起下分三段州有伯以上據一州言二六長以上總八州言末又言統於尊而不得專擅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二

叔裁此以千里之外設方伯一句爲主下皆設方伯之事正帥長則屬於方伯而方伯又屬於二伯也自首句至三十六長言方伯之有所屬所以重其權也見上下相維八伯各以至末言方伯之有所統使之不得擅其權也見內外相統蓋有方伯分治於外則長帥正不敢以強弱之勢而有侵陵之志有二伯統治於內則方伯不敢以易專之權而有覬覦之心此先王之世上下相維內外相統而成久安長治之盛也前一段只重州有伯三字長帥正皆州之屬也屬連卒州屬國看長帥正伯屬人看長帥正伯都是諸侯但伯則加一命而統此三樣人也屬者聯屬乎五國也連者連比乎十國也卒者謂足以應卒然之變也州者一方區域之大也德足以長人之謂長五國諸侯皆歸其統攝矣德足以帥人之謂帥二長而下皆其管轄矣德足以正人之謂正三帥而下皆其統理矣伯者長大之稱言其德足以牧養下民而其德望之隆長大於一州也凡七正而下皆其總理矣此舉一州言之八州八伯四句又舉八州之官而總計其數不重看蓋一州一伯故八州八伯一州七正故八州五十六正一州二十六帥故八州一百六十八

帥一州四十二長故八州三百三十六長也八伯各以其屬屬天子之老二人然天子之老二人爲誰乃分天下以爲左右之二伯也伯者長大之稱八伯爲八州之伯其德望之隆長大於一州若二伯爲天下之伯其德望之隆又長大於八州矣此言方伯之屬隸甚眾見伯之權極重方伯之統馭有人見伯之權益重何也方伯恃一州之勢而自專於不敢於輕朝廷伯之屬獨不敢於輕方伯乎方伯反不重了唯屬於天子之老則他所設施布置於一州內者皆朝廷之威福特二老主之而方伯奉行之耳長帥正誰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姜

不懷懷聽命以尊朝廷者尊之乎方伯之權重重在此

纂訂長帥正伯卽公侯伯子男蓋制爵之法則爲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長帥正總言其德不分才知等字覺渾然八州八伯四句又舉八州之官而總計其數不重一州七正二十一帥四十二長合算自明後二屬字不同上謂官屬下則統屬也此二句乃記者敘事之辭天子眾建諸侯王畿之內近而易制王畿之外遠而難服若無紀綱於其間則有相吞而無相轄故千里之外設方伯以總之其制五國地稍廣

易於渙散則合爲一屬聯屬之義卽於五國中擇一賢君爲長言其德足以長人也倍爲十國地又廣易於睽覲則合爲一連連比之義卽於十國中擇一賢君爲帥言其德足以帥眾也又三倍爲三十國地愈廣矣恐有卒然之變則合爲一卒制變之義卽於三十國中擇一賢君爲正言其德足以正人也合二百一十國其地又太廣矣則爲一州州有伯八命作牧得專征伐卽曲禮所謂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者是也卽一州建官之制八州建官可以類推然又不可無所統也八伯各以其屬之長帥正而上屬於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姜

天子之老二人此二人爲誰卽曲禮所謂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書所謂陝以東旦主之陝以西夷主之是也夫總天下之大而歸之八伯總八伯之權而歸之二伯如是而天子臨焉勢無兩大政不多門此王所以保一統之治也歟

郝解牧伯詩書有之二伯之說沿於詩周南召南春秋傳謂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書顧命亦云召公左畢公右而連帥卒正等詩書未聞大抵多縱橫什伍之意管子內政商君秦漢皆倣於此雖先王綱紀天下輕重制馭大小相維體統不廢要其

所以整齊聯屬之本始不在官制之繁密也善稱先王莫如孟子其告滕君惟井田學校告齊梁惟田里樹畜與文王治岐之政數條而井田尙云大略爵祿尙云不詳豈有先王法制詳密如此漢博士能舉孟子反不聞乎今據二伯以下爲諸侯之長者五百七十統九州諸侯一千七百七十三國鄭猶以爲殷制然則周尤多乎果爾文武去東遷未遠春秋所記東周諸侯纔二十餘國不應幽厲以後兼并盡五百七十伯正帥長姓氏二千有餘國號悉湮滅無傳也其無此數必矣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毛

按時講專重方伯固是愚謂三十六長以上是天子設立方伯之制八伯以下是天子統御方伯之制歸重天子庶爲得體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陳注方氏曰甸服四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王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其最遠最近則緩要之服在其中矣

鄭注服治田出穀稅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貢貢荒

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孔疏此一節總論畿內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貢或否之事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稅者案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及桔粟米之等是甸爲治田也經云千里之外曰采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爲畿內千里之外惟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六

王制

三

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是也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殷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爲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爲流也

長樂陳氏曰甸則禹貢所謂甸服也采則禹貢所謂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禹貢所謂荒服之二百里流也甸者王之所自治也采者於此有采地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有是也流者流罪人於此也侯服近故甸者內者則凡服之在內者可知荒服遠故舉其外

者則凡服之在外者可知周官大司馬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以至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爲九服其大概或與禹貢同惟藩畿則在禹貢之外矣尙書之於六服或言侯甸而不及采男衛或言侯甸男衛而不及采與此言甸采流同

劉氏孟治曰規方千里之外謂之甸服去王城面五百里故曰千里之內甸服五百里之外有侯服侯服內之百里謂之采服侯服五百里外有綏服綏服五百里外有要服要服五百里外有荒服荒服之內有流王制自千里之甸直言及於二千里之流蓋言其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完

自近及遠皆天子化域之內無有不被其聲教者爾李氏曰采於侯服爲尤近流於荒服爲極遠九州舉內以見外四海舉外以包內

馬氏曰流者言其或貢或不流移之無常也天子治近者詳治遠者略近則長之故服治田以出穀稅取美物以當穀稅皆責其賦之入也遠則柔之故其或貢或不流移之無常而無所責焉然均是畿也而禹貢則有納錙納總粟米之異者亦有遠近之節也均是采也而周官之於貢有祀嬪器幣之異者亦有遠近之差也均是流也而禹貢之荒服則有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之辨者亦有輕重之意也

眉山孫氏曰禹制天下爲五服王畿與焉所謂侯綏要荒是也周公分天下爲九畿而王畿不與九畿卽九服也所謂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是也其夷鎮藩三服在九州之外世一見各以其所貴賈爲準雖立是法而未嘗賈之蓋來不拒去不追者也其蠻服在五服之外亦謂之要服以要束爲義卽後世之羈縻也禹之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周之九服合王畿相距爲方萬里是周之地倍於禹豈周公變古之制而務廣地邪非也四海九州山川地里萬古不易特政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三

教所加有遠近而制有不同爾禹在堯時弼成五服其要荒二服亦在九州內而謂之要荒者是其君長未能自同於華夏之國故聖人亦不能以待中國之道待之也自虞夏以至商周天下之俗日趨於文昔之要服荒服旣革其蠻夷之習而自同於華夏之風禮樂制度合稟於王朝觀會同不失其節則聖人可不更爲之制而進之於冕服采章之列邦國侯衛之閒邪曰采服曰衛服義蓋如此其有未忘蠻夷之習者則亦以政教康之而已此九州之地所以外迫四海之地所以在禹則爲要荒二服在周則爲采衛蠻

三服也沂而上之禹之侯綬二服在周則爲侯甸男三服也禹之甸服在周則爲王畿也沿而下之周有六服之外又有夷鎮蕃之三服則以武王克商通達於九夷八蠻海外之國皆服王化故也或問曰五服之制凡五百里而爲一服禹制與周制同也予謂禹之侯綬二服在周爲侯甸男三服禹之要荒二服在周爲采衛男三服豈古之地相距千里者在後世而相距千五百里邪何不相侔若是也應之曰里以步計而步有不等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鄭注云案禮周以十寸爲尺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三

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里當今百三十五里以王制及鄭氏之言推之古之地相距千里者在後世當相距千三百五十里然則禹之甸服規方千里者王城在其中是四方各五百里也禹之五百里較周之五百里則羨百七十五里此甸服一方之所羨百七十有五合侯綬二服之所徑于三百有五十是爲于五百二十五里是以在周得爲侯甸男之三服也又要荒二服之所徑在後世亦爲于三百五十里而後世九州之界益廣則所增奚止於百五十里是爲于五百里有奇是以

在周得爲采衛蠻之三服也至於夷鎮蕃之三服在九州之外非禹迹所及無庸論也由是言之禹之五服王畿與焉相距以爲五千里而地不加少周之六服合以王畿相距爲七千里而地不加多其制雖殊其地實一孰謂周公變古之制而廣周地邪問者又曰夏周之制然矣有殷之時亦有五服之制乎應之曰以傳考之殷亦有五服特以五百里爲一服祭公謀父諫穆王之語豈非殷制乎其言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備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所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三

謂甸服侯服因於夏禮也所謂賓服則周五服在其中也所謂要荒以四夷去中國遠近爲序也非殷五服謀父何以得是五者之名乎邦內甸服而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荒服者王而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信矣其爲殷制也王制所載曰甸曰采曰流是記殷制而不及五服也武成所稱邦甸侯衛駿奔走亦謂殷畿內諸侯及賓服之君助祭於周也且祭公謀父周公之裔也舉先王之制以諫其君宜若用周禮乃以王畿爲甸服何也韋昭曰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制有天下

規方千里以爲甸服是也韋氏之說善矣而甸服實始於禹其由禹功萬世永賴故歟商頌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般人責諸侯朝貢唯以禹績爲準周雅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是周人責四方之會同唯以禹績爲先也然則殷五服周六服皆大禹底績之地而獨成五服之功故不可不取法於禹也

新旨舉最遠最近貢有厚薄之差朝有疏數之期因以爲節意

新裁千里內句是分服於內千里外句是分服於外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三

天子三公節建官治千里之內也大國三卿節建官治千里之外也要見控制優暇意 三曰字重作名字看采是舉內以見外流是舉外以包內而侯綏要荒在其中矣 爲朝貢而設也嚴分服之法所以定朝貢之期也是以王畿千里之內則分爲甸服近者納總納秬納秠之異數遠者納粟納米之有常曰甸蓋取夫興田賦而給供用之義焉則其貢賦之期視外爲常先矣王畿千里之外則分爲采流莫近於侯服而采爲最近莫遠於荒服而流爲最遠曰采曰流蓋取夫食采邑而放罪人之義焉則其貢賦之期視

內爲常後矣

纂訂此記分服之制也分服之法不明則朝貢之期不定是以王畿千里之內則分爲甸服非取夫興田賦而給供用之義乎凡治甸田者納稅視外常厚食甸邑者朝見視外常密以其在王畿之內故綜理甚詳也若夫八州侯國之地是爲千里之外其名曰采曰流非取夫食采邑而放罪人之義乎凡居此者納貢漸薄君此者朝見漸疏雖在王畿之外而經略有序也

按朝有疏數貢有厚薄二意方完時講皆云定朝貢

禮記詳說

卷三十八

王制

三

之期只分先後似該不全當云分服而因以寓朝貢之制 周之九服卽夏五服之地其制不同而地不異孫氏之辨可玩故備錄之 甸采流依禹貢五服解極明注疏采取美物夷狄流移之說不可用

禮記詳說卷三十八終

牟陽冉觀祖輯撰

王制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陳注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注獨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

鄭注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

孔疏此一節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以

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證之直云百不

可證其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

王制

云百二十故云舉成數也王制之文鄭皆以為殷法

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位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

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舉

夏或舉殷也

嚴陵方氏曰三公之數則取陽數而成也九卿則倍

公而三之也二十七大夫則又倍卿而三之也八十

一元士則又倍大夫而三之也天子理陽道於建官

之數每準於陽焉后治陰德亦以是為數者特從夫

而已夫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

官之法位愈卑而數愈倍焉以周官言之大宰上士

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則中下之士互相倍可知而此不言者以陽數窮於九九故止八十一元士終焉若黃鍾律終於八十一數

馬氏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

成數言之蓋百也此唐虞之制也書曰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父夏殷之官則倍於唐虞

之制而鄭氏則以此為夏制其說蓋誤也天子六卿

二卿一公故有三公天子六卿之中又有三孤焉故

天子有九卿

山陰陸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則夏殷宜二百四十唐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二

虞宜百二十而書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舉成

數也所謂天子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凡百有二十唐虞三代所不變自餘雖多稱事為

之非其正也故經所言其數止此而已

廬陵胡氏曰鄭以為夏制以周官三百六十此百二

十而明堂位殷官二百故云夏制然以明堂位夏后

氏之官百則比此官數為少以書夏商官倍是為二

百則比此官數為多是夏之官數與此亦不合鄭何

據也且王制鄭皆以為殷此獨云夏首末已自舛戾

况又數不合乎可疑也

劉氏孟治曰職之隆者事益簡職之卑者事益眾故三公所以論道經邦佐天子理萬幾調萬化國有大事而有大利害則有卿焉而下之或典禮樂或任簿書此九卿則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大夫也然與明堂位不同者蓋上古之時事簡則官亦簡後世事日益多官日益眾王制雜舉三代之制亦有不同明堂位特舉成數而言之耳

新旨以天子二字作主然後以三公等平敘四項總之其數簡者總其綱其職修者理其劇不必入陽數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王

等語

纂訂此記畿內設官之制也天子總理天下不可無人以輔之也參之以三公所以體元贊化者也三之以九卿所以分任責成者也卿之下不有與聞國政之大夫乎則視卿而三倍之大夫之下不有分理庶務之元士乎則視大夫而三倍之數之寡者總其綱於上職之煩者任其勞於下先王設官以輔內治如此

郝解畿內天子統治立三公大師大傅大保以論道經邦九卿即少師少傅少保寅亮天地與家宰司徒

宗伯司馬司空分掌六典者也有二十七大夫以服官政有八十一元士以理庶務天子為陽教之宗陽數始於三終於九三九故二十七九九故八十一自上倍而下者職尊則事簡職卑則事煩也此與

按馬氏云二卿一公故有三公六卿之中又有三孤是公孤即六卿只六人而已時講因之亦謂三公無異職即六卿中三人兼之如此則只是六人何故有三公九卿之說考之書周官但云官不必備未嘗定以六卿兼之或亦有時兼之須仍存三公之名若定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四

說是六人則三公九卿何以並稱也郝京山之說頗明然不知其有據否存之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後人誤謂周制亦然而周官云不必備是有時虛懸其位而不輕設若六卿任事之臣豈得與論道者合為一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陳注馬氏曰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而六卿

之中又有三孤焉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之屬也至於大夫士則又三卿之屬焉下大夫五人二卿之下下大夫各二人一卿之下下大夫一人周官所謂設其參卽三卿也傳其伍卽下大夫五人也陳其殷卽上士二十七人也有上中下之大夫而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也其實大夫有上中下之辨士亦有上中下而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也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鄭注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是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五

孔疏此一節論夏家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既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國謂公與侯也殷周大國並公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合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

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案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若有軍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今襄公乃益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議之下卿卽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云上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六

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祗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而鄭注再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大夫若五則知餘亦不異也且冢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者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也周則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爲異也下文備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者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案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案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案周禮三命受位鄭云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若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則子男之卿再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七

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而鄭今云一卿命於王者謂子男之卿亦得王命而彼注三命下云列國卿三命者此自據侯伯爲言以會彼三命受位者耳鄭又爲一說畿內之國唯置二卿並是其君自命之今記者或欲因子男此文以見畿內之法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

石林葉氏曰說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是謂三卿以理考之諸侯南面之君莫不有天道也嫌於上逼天子則不可以立天官制節則令自己出謹度則禮皆上制故

不可以立禮官君有道變法而臣以死守法不可以立刑官雖然富而後教教而後刑先王不易之法也司徒所主者地道既有以教之則禮在其中矣司馬所主者國政既有以正之則刑在其中矣司空所主者國事既有以富之則教在其中矣三卿足以具六官如此而魯作三軍者三卿也季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季氏盡征之此三軍所作非歸於公室而歸於陪臣則春秋之所譏也至於小國則所治者寡而其臣屬不備故止立二卿豈有司徒司馬而無司空者與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八

長樂陳氏曰方伯之國必立之三監諸侯之卿必命於天子者以其專征於一方制節於一國不可不防之也周官邦國設其參皆三卿也此小國則二卿蓋非周制與下言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周官則小國之卿再命大夫一命皆非周制故也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辭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受下卿之禮而還則國高命於天子者也籍談曰羣伯非命卿也則羣伯非命於天子者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也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以其強弱之勢異故也

三等之國卿數不同大夫士之數則同者卿則合於大夫士則分職故卿數與祿以國之大小爲差大夫士之數與祿則同焉而已於大夫言下大夫則知卿之爲上大夫也於士言上士則知其有中下也

嚴陵方氏曰受命於天子者爲隆受命於其君者爲殺此隆殺之別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各居其上之三分見之

廬陵胡氏曰鄭氏謂此皆夏制今案周禮凡三等國卿大夫士之數悉與此同又春秋周法也魯季孫司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三卿也曾子問亦明周法而

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又冢宰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也則此乃周制鄭氏必以爲夏官何哉

山陰陸氏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則非脫誤著畿內之國二卿爾上言畿外下言畿內亦互相挾蓋言之法多如此案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則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可知一命不言不過亦言之法

延平周氏曰一國之事皆委於諸侯而其卿必命於天子者有微意存焉國有大小而下大夫上士之數

皆同何也國雖有大小其六職之屬各有條目而不可闕此大夫與士之數所以同也皋陶謨於有家言三德於有邦言六德於天下言九德是有邦雖殊而用六德之人則一也周官小國之士不命此於小國亦言上士者雖不命而其等亦有三也

金華邵氏曰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其權足以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次國則處乎大國小國之間故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言下大夫而不言上大夫者以上大夫即卿如前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言上士而不及下士

者以中下之士有時而闕如前所謂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也

郝解王畿外公侯伯子男各主其國其臣各有卿大夫士惟公侯大國得立三卿皆上大夫也皆命於天子其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也次國亦三卿惟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大夫上士之數猶大國也小國止二卿天子不命命於其君大夫上士之數亦猶次國也大國之卿皆命於天子者大國勢重必以天子命卿控制之次國從省小國勢輕不用也大夫無上者天子之命卿即上大夫也天子士稱元

元大也士命於天子無中下也諸侯士未命亦稱上分中下而言也上士二十七人殺天子元士三之二也若其中下士則亦八十一人可也蓋上士祿漸厚其數宜減中下士祿薄可增也前章云有中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當在此節二十七人下亦謂八十一也

合參設官治千里之外卿之分尊故不濫於命大夫士之分漸卑則不嫌於同大國事權重三卿皆命所以控制之不得專擅也次國小國事權漸殺或半命或不命所以寬假之以寓優崇也

新裁此雖是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法卻要見得是備官於列國以其理外服之意外而列國亦有公侯伯子男以分治於外矣建大國必立爲三卿而命三卿則皆出於天子以其國大關係朝廷者重故控其權也有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所以具其官也次於大國者其國勢少殺控之不必太嚴矣故三卿不皆命於天子而大夫元士之數猶之大國焉下於大國者國勢甚輕寬假之其體統纔尊也故其卿止於二皆命於己君而大夫元士之數猶之大國焉大夫士之數同皆統於卿者也須知卿之分尊故不

濫於命大夫士之分漸卑故不嫌於同設官以理外服之制亦不苟矣

按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鄭謂有脫誤據前云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小國亦有三卿此處云二卿其脫誤有據也然不敢遽補故講中皆依本文爲說上士二十七人依前注上九中九下九是三分二十七之數而上中下各九也天子之元士八十一人依此是上中下士各二十七人予意其數過少中下當在元士八十一人上士二十七人之外與元士上士之數三分均停

似亦說得去郝京山謂天子無中下士與常說異而又云諸侯上士二十七人殺天子元士三之二若其中下士則亦八十一人可也是一國與天下同用士八十一人自相背戾矣前有中下士節移此爲安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三人

陳注監者監臨而督察之地自王朝出權亦尊矣一州三人則二十四人也此大夫之在朝必無職守者使有常職豈可遣乎不然則特命也

鄭注使佐方伯領諸侯

孔疏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置三人之事天子使其大夫者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每一州輒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爲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尙書使管叔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主

蔡叔霍叔爲三監者謂武庚也與此別也

嚴陵方氏曰方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不大爲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必以三人爲率者則與三公同義不使卿爲之止使大夫爲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制於方伯故也若書所謂三監名義雖同其人則異焉

馬氏曰周官曰天子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牧之下又立監所謂三監者是也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八州八國總而爲二十四人所以佐方伯統領諸侯之治也三監之祿則視諸侯之卿其爵則視次

國之君其祿則取之於方伯之地爲方伯之佐也山陰陸氏曰武王立武庚於邶以管叔蔡叔監之謂三監所謂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也管蔡二人而已則三監蓋不必備然管叔受鄘蔡叔受衛所謂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者此之類也周官曰建其牧立其監然則武庚二王後其上公與蓋九命作伯者也知然者以微子之命曰庸建爾於上公尹茲東夏知之也鄭氏謂二王之後不爲牧不知何所據而言爾劉氏孟治曰天子之於大國諸侯何其拳拳不釋焉三卿之命諸侯不得而專皆出於天子矣又使其大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古

夫爲三監監其國蓋天下之患當制其始始之不制終將若何蓋隄防益密法度愈詳不如是則不足分其權也不惟此也諸侯之征伐固所以捍外患而禦外陵必天子賜之弓矢然後敢征諸侯之生殺固所以助天子之賞善罰惡必天子賜之鈇鉞然後敢殺今也諸侯之貴而大夫有以制之有以見天子之重矣

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黃帝設左右大監

則總察天下不過二監耳其所謂二監即唐虞四岳商二伯之任也周太宰之職曰建其牧立其監大概可見者如此而條畫之詳無所攷先儒以三公之孤四命者當之要亦一人耳大國三卿而其二命於天子故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孤者王朝之所遣二卿則大國之所置而必出於王朝謂之二守亦曰助天子之耳目耳是所以爲三人與若管蔡霍爲三監雖亦監殷意其亦仍舊而置耳武庚既誅殷民又遷則無復可見矣然康叔猶以司寇受封而嗣爲是職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又曰自古王若茲監其所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主

從來也蓋古而非今矣司寇王朝之臣也而被命以監臨則爲諸侯之長故黎侯於衛而責其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時周衰衛弱黎人猶以是望之則此制常存人自不能舉耳推此則爲監者不必專遣大夫諸侯之嘗爲王臣者亦可就兼之諸侯爲監則他國亦必聽命而方伯連率又不必特置與然則邦國之建牧立監政謂在邦國之中爾

郝解天子使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慮方伯在外專制一州其權太重二老遙制不及立監以監其國又慮一人孤二人各爲同異每國三人調停贊貶

無私弊也使大夫者大夫卑於方伯不傷於陵奪也以四命之臣出監九命之伯王命重也後世以御史糾察外臣用此意

新旨三監象三光也代天以照臨也猶三監代天子以監察也要知過三人則權分於眾不及三人則勢病於孤

新裁監字要看得好不是制之使不得行乃凡事監察他使順理而行不得任情恣肆也三監是官名三人是官數天子使大夫爲監有二意一是方伯所專行者使之糾察他一是方伯所不能行者使之贊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主

助他蓋方伯權重事多而羽翼又眾故須三人察之助之要知此是天子保全方伯而益重其權意天子之所託重者唯方伯故如此周全之所謂方伯者千里盡歸其統御而一方咸得以專征其權重矣天子於是分三監之職以節制一州之權凡夫慶賞子奪之事主之者方伯也監之者三監也以一州言之必以三人焉以八州言之皆以三人焉夫國有三監有贊制之美而攬方伯之權也監以大夫無相抗之弊而全方伯之體也先王之世久安長治者以此纂訂此記控制方伯之制也方伯既屬於天子之老

二人天子恐其或肆於外而二老處內遠不及聞也必大爲之防故使王朝之大夫賢能素著無常職者特授之命以監臨而督察之凡慶威進退等事主之者方伯監之者三監其數則每國三人蓋一人或勢孤而不能徧二人或見徧而不能一三人則有協謀之益而又無統一之權矣見先王控制之周密處三監是官名三人是定數不可作申上文

按設三監非古也管蔡霍監殷及命康叔亦云王啓監是爲殷民不靖而專設後人因管蔡霍三人同監殷遂有三人之說若謂當時天下皆有三監恐不然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十七

國三人國字活見得各國皆三人是廣言之口氣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陳注畿內之地王朝百官食祿之邑在焉畿外乃以封建使其子孫嗣守然內亦謂之諸侯者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也

鄭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孔疏此論天子縣內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繼世之事此言縣內則夏法也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爲祿而

不繼世故云祿也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故經直云祿也則子孫恆得食之有罪乃奪之此論外諸侯父死子得嗣位之事此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也故下云諸侯世子世國所以畿內諸侯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効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

嚴陵方氏曰內諸侯則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則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十八

公侯伯子男是也夫祿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內諸侯臣道也止養其人而已外諸侯君道也故傳其國焉經亦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蓋謂是矣

馬氏曰天子之縣內所以待有德也有德者必有以食之而食之則不可以不繼世而必有世祿之法也外諸侯嗣也所以報有功可以繼而有世爵之法也天子縣內植舊德之臣不可繼故尹氏世卿而春秋議之也外諸侯所以報有功可以繼唯寓公則不繼世然而天子之縣內而謂之諸侯祿者蓋天子三公

之田則視公侯卿則視伯大夫則視子男元士則視附庸而有德可以使之出而為諸侯若 之類是也外諸侯嗣也而有功者可以使之入而為公卿若鄭武公之類是也

長樂陳氏曰卿大夫之於采邑猶諸侯之於國故采邑亦可謂之國上言縣內九十三國是也采邑可以謂之國則卿大夫亦可謂之諸侯此言縣內諸侯是也禮卿大夫出封加一等諸侯入臣或降一等鄭武公以伯爵入為司徒則是七命而降之以六命也命之升降不同以其勢之屈伸異故也世之祿嗣不同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九

以其功之厚薄異故也蓋外則有功之所封不世嗣不足以崇其德內則佐王而已不世祿無以稱其功故外者必嗣不絕功臣之世也內則必祿不棄賢者之後也禮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言國則嗣可知言采則祿而已然卿大夫固有常數而采地固有常地使其身死而繼之不絕何采地之可食邪

石林葉氏曰內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固亦通稱為諸侯也內以世祿為主而有賢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為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祿然則諸侯

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爵豈輕內而重外乎蓋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為諸侯是在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世臣也至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為公卿是在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

永嘉徐氏曰古者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與寰外諸侯異者何哉先王為官擇人不以私害公功不可忘報故世其祿以報功官不可以非賢故不世其位為官擇人公卿大夫選命賢者為之不以父兄故而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三

私授之也以父兄故而世其官則非公選矣劉氏孟治曰封土有定法故先王嚴內外之辨本強則國安故先王有祿嗣之別畿內而封諸侯以嗣則天子之公卿大夫何以祿養畿外而不封諸侯則蕃宣屏翰焉得其人故內之諸侯則惟食采地外之諸侯則得以世其爵也

○氏曰自畿以內皆天子所有也豈人臣之所專凡內之受國者止於食土之毛而已而不得世有其地自畿之外因諸侯所其也豈天子之所私故凡外之受國者非特食其地之所出而又得以世嗣焉其固

先王輕其內而重其外哉以爲內之諸侯使之有其地則無以統於一而強天子之勢矣外之諸侯不使之專其國則孰能勤於王而相與以安天下心典此言世祿世爵之制曰祿也嗣也聲口總是公天下而不私其有意

合參此天子公天下而不私其有也王朝之臣不世位故曰祿列國之君皆世爵故曰嗣唯世祿故皆王土而權無旁落唯嗣爵故國可世守而翼戴新家新裁此見先王防馭臣下之法天子之縣內與外字對看王畿千里之內爲諸侯之祿三公之田視公侯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王

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王朝百官食祿之邑在焉此諸侯以王朝之公卿大夫言王畿千里之外爲諸侯之嗣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附庸不能五十里諸侯嗣守之國在焉王朝之臣不世位故謂之祿畿外乃以封建使子孫嗣守故謂之嗣在內者爲內臣食邑采地之共在外者爲外臣建封世襲之主見先王公天下而不私之心大抵縣內諸侯有其地則權移於下而人主孤立矣畿外諸侯不使專國則蕃屏無助而人主亦孤立矣先王立法之詳密如此

按此節分別處在祿嗣二字纂訂謂兩諸侯字重祿嗣輕殊失語氣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陳注制者言三公服之制也命數止於九天子之三公八命著驚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而著衮冕故云一命衮若爲三公而有加衮者是出於特恩之賜非列當然故云若有加則賜也人臣無過九命者大宗伯再命受服與此不同 馬氏曰三公衮服有降龍無升龍

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王

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孔疏此一節論王制三公已下次國小國之君爵命之數制謂王者制度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驚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齊同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則雜記謂之衮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

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
記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
五命者此謂夏殷之制也亦與周同 禮記文皆作
卷字是記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讀也云其通則
曰衮者謂以通理正法言之則曰衮故周禮司服及
親禮皆作衮是禮之正經也故云其通則曰衮云虞
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以此經雖以殷為主
亦雜記虞夏之事故鄭引虞夏之制言之按有虞氏
皇而祭之下注云夏殷未聞此云虞夏之制天子服
有日月星辰者此云特謂虞舜與禹相接事相關穿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三

故尚書堯舜禹之書謂之虞夏書伏生書傳有虞夏
傳以舉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舉陶謨是虞夏之
書故云虞夏之制其實虞也下文有虞夏殷周四代
並陳故云夏殷未聞也云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
而下如王之服者是司服文引之者證三公一命衮
然則此經三公一命衮謂周制也故以周制解之若
周以前則山在衮上不得云一命衮也 虞夏之制
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十有二章故尚書皋陶云予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

也龍五也華蟲六也此六者皆畫於衣故言作會以
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宗彝七也
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此六
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紵也謂紵刺以爲繡文以
法地之陰氣六呂也按鄭注司服云至周登龍於山
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龍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則
諸物各有所象故說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靜養
物畫山者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章龍者取
其神化龍是水物畫龍必兼畫水故考工記云水以
龍華蟲者謂雉也取其文采又性能耿介必知華蟲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畜

是雉者以周禮差之而當鷩鷩故爲雉也雉是鳥類
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考工記云鳥獸
蛇此六者以高遠在上故畫於衣宗彝者謂宗廟彝
尊之飾有虎雉二獸虎有猛雉能辟害故象之不言
虎雉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按周禮有六彝有雞
彝鳥彝尊彝黃彝虎彝雉彝此直云宗彝知非雞彝
鳥彝黃必爲虎雉者按明堂位云夏后氏雞彝殷以
罍周以黃目又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故
六尊之次儀象著壺大山大是虞氏之尊山是夏氏
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雉彝在後故知虎雉虞夏已

飾於尊但舜時已稱宗彝不得有雞犛之等以周禮差之而當毳冕故知虎雉有毛之物也虎雉淺毛細毳故也藻者取其潔清有文火者取其明照烹飪粉米取其潔白生養黼謂斧也取其決斷之義黻謂兩己相背取其善惡分辨大意取象如此而皇氏乃繁文曲說橫生義例恐非本旨此是天子之服其諸侯以下未得而聞按皋陶謨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公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

下與孝經注不同者孝經舉其大綱或云孝經非鄭注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紵以爲繡則裘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一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

焉 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裘之衣五章鷩衣毳衣皆三章希衣一章衣法天放章數奇裳法地放章數偶以下其數漸少則裳上之章漸勝於衣事勢須然非有義意皇氏每事曲爲其說恐非理也衣章並畫希冕之衣獨繡者以粉米地物養人服之以祭社稷又地祇並是陰類故衣章亦繡也周之衣服既無日月而郊特牲云衮冕日月之章者謂魯禮也魯以周公之故衮冕亦日月之章其周之天子所用祭服則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

四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長樂陳氏曰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彝雉彝也粉粟米米粟米也黼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雉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雉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雉陽之陰也故

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觀周禮稱袞冕禮記稱天子龍袞又曰龍袞以祭上服言龍袞而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也司服五章之服則毳冕毳毛物毛物虎雉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升春物於冬春交之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章與四時相變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王之三公在朝則八命而服七章之鸞冕及其出封加一等乃賜之以九章之袞冕袞雉三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七

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也凡以有制存焉爾故曰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詩言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蓋謂是矣以八命而加一命則九命矣故曰不過九命不過九命則典命所謂以九爲節者也不過七命則典命所謂以七爲節者也不過五命則典命所謂以五爲節者也

馬氏曰加以以卷者言人臣之極也賜可以加而命不可以加周官所謂唯賜無常是也然則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而三公亦得以服袞者蓋其服袞則同而其旒數則異也故三公有降龍而

無升龍

李氏曰陽中則動以變故易於震爲龍陰極則靜以止故易於艮爲山龍取其變也山取其止也臣體常者也三公入於王朝則全於臣故服袞冕八章而其章以山爲首詩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是也君制變者也上公出封於外則全於君故服袞冕九章而其章以龍爲首周官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是也三公袞以山摯以璧上公袞以龍摯以圭其義一也卷龍袞也以其能見能躍能飛其伸也其屈也皆不可知故曰卷猶雲門謂之大卷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六

秦溪楊氏曰詳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冕七章袞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袞冕袞冕者繪袞龍於服而冕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繪華蟲於服而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同冕是也祀昊天上帝之服備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果何與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袞鷩之文明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犧席用

彙結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祀昊天上帝之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可見矣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略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鄭並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尊用其說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擬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服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玄冕旒三章而三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三

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鷩賁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旂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纁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旗山登於組黼登於屨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

歎哉

講義周官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氏謂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然則三公九命次國七命小國五命可知矣郝解制謂章服與命數有制不得過也命陞級之命天子衣畫龍形衮然卷衮同周禮三公八命其服自鷩冕而下加一命則九命進服衮與天子同衮非臣子常服若有大功德加恩則賜之人臣之貴九命爲極王者之後上公與大國之公皆九命爵無過此者新歲此專言三公命服之制制字作冒下有例有恩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三

有限皆制也今以三公命服之制言之三公原是八命得著鷩冕若加一命於八命之上則位極上公貴擬王後繪以降龍列以九章乃三公之加命而加服者也例之常也有或三公止有加以衮冕之服而不加命者是乃人君特恩之賜非例之常也夫八命而鷩冕命固可得而加也衮冕而八命服亦可得而加也惟九命而衮冕則命服俱隆恩例已極不得過矣是皆制也以三公作主言上公正見三公不可踰此制也天子而下唯三公最尊有擬君之勢故嚴其命服之制謹微之意也

纂言天子之三公八命服鷩冕而已鷩以赤雉毛爲之其或制加一命爲九命而服衮冕衮繪龍龍首卷然此乃王者之後上公所服而非天子三公所得服若有加此者則出於君賜之特恩蓋三公朝之重臣出封之時特恩所賜所謂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周禮所謂予以馭其幸也一命衮若有加則賜通是假設之辭總見得三公不得服衮耳不過九命就指三公言與下條一例 此記三公命服之制而并及臣下命服之制也制字爲句冠兩節而言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三

是限制然通是假設之辭總是三公不得服衮耳時說

從

按此節照下節看當以三公不過九命爲正意而帶言八命有加衮之制三公視大國之君王者之後故不過九命 三公八命加一命則爲九命用衮冕此句是正說與下文不過九命相呼應中間著有加句以見不加命而加衮則出於恩賜而不可以爲常也有加句是假設之辭或謂連首句亦是假設之辭總見三公不得服衮非也 三公八命加一命則九命用衮人臣之分已極不得復過此 服衮是九命所

當然若謂重在三公不得服衮與不過九命不聯語氣當云三公八命加一命同於上公九命則可服衮冕若不加命而但有加衮則出於恩賜非常例也蓋三公之制不過九命加一命至於九則命數已極故可以服衮不爲踰分也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陳注方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之卿再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 命則知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而已大國對下卿言卿指上中可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三

知小國特言卿則兼三等之卿可知言下大夫而不及上中者蓋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卽上大夫故也前言上中下之所當與此不同者位雖視其命不能無詳略之異也

鄭注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孔疏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之事 經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

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既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制也案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

以對之周禮公之孤四命不與三命相當故不引之也

山陰陸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命數與大國同而典命所謂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是也然則周官子男之卿再命今此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者蓋言畿內小國之卿如此與上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同義鄭氏謂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是也

講義以卿考之大國次國小國之卿皆有上中下三

等之別其大夫皆有上下二等之別至於命數之多寡則三命再命一命是也故記者舉其略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由是推之則大國之上卿三命中卿下卿皆再命次國之上卿再命中卿下卿皆一命小國之卿與大國次國小國之大夫皆一命可不言而喻也

郝解公三卿九法乾陽之數易陽數至九而極二十七八十一後人附會耳世儒言易謂卦畫如根幹枝葉六畫上可增至無窮孟浪之說也公侯伯國三卿子男獨二卿以國小也然則大夫士亦宜殺之子男

既殺爲二卿則伯國亦宜殺之卿大夫皆諸侯之臣亦莫非王臣也命則皆命何獨卿三卿何獨一卿不命非所以布大公杜猜忌安衆也既卿命於天子則是大夫以下皆不命可也又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此又誰命之諸侯之國既有方伯正長統馭於州又有天子命卿控制於國方伯亦諸侯也天子選於二百一十國之中推此一人爲牧信任亦專矣况其國既有命卿三人爲輔而又以三大夫監之則其防閑無異虎兇此秦漢以後監軍之法豈先王所以親萬國推誠布公之道乎畿內諸侯不得世爵畿

外諸侯享國繼世是使內臣不如外臣也如謂內諸侯不皆賢外諸侯豈盡賢乎如謂內諸侯即天子公卿大夫宜選賢置位有位即有祿不賢者既不奪舊祿則新進者又當益地畿內地幾何足以供之乎既云畿內以封王子弟則王子弟爲內諸侯皆不得嗣位乎以經傳考之周官有三孤記無之記有三公周禮無之周禮有六卿記云九卿記大夫士皆有常數而周禮無數周禮有衮冕鷩冕毳冕希冕玄冕詩亦言衮衣毳衣而記但言衮周禮公之孤四命記大國卿不過三命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三命

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記大國之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周禮六卿職官三百六十記公卿大夫元士僅得官百有二十大抵皆以臆裁非親見先王古制也鄭康成遂推此爲夏禮以明堂位夏后氏官百爲據夫明堂位亦記也其疑竇尤多烏足以相徵乎

合參此節言列國君臣之命數亦各有定制也不言服者服之章數一以命數爲準可例見也

新裁畿內言三公而不及卿大夫者卿視次國大夫視小國也須知言三公以例大國之君畿外言次國

小國而不及大國之君者大國視三公也須知言次國以例王朝之卿言小國以例王朝之大夫三等之國其卿大夫不備言者俱見方注要知服以命異言命而服可知九命衮七命鷩五命毳三命玄再命希一命爵也

新旨二節一制字作主蓋禮雖有餘賚雖無窮而制則有限也不過正是制處下三節言命而服可知三不過皆制也

纂訂君卿只言命服以命異可例見也侯伯七命服鷩冕子男五命服毳冕三命玄冕再命希冕一命鷩

弁前章以公侯爲大國伯爲次國此以公爲大國侯伯爲次國者彼以地言此以命言也 至若次國之君不過七命過七命則擬公小國之君不過五命過五命則擬侯伯大國之卿不過三命過三命則擬國君以至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凡以制不可過故耳先王之爲後世防也嚴矣哉

按此節言次國公侯七命小國子男五命與上節三公九命例看可知上節重在三公不過九命而不重在不得服衮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三

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陳注論謂考評其行藝之詳也論辨則材之優劣審矣任事則能勝其任矣於是爵之以一命之位而養之以祿焉 疏曰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殷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

鄭注論謂考其德行道藝 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 爵謂正其秩次 與之以常食 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

孔疏此一節論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 辨謂考問

得其定也者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行道藝今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 引易曰問以辨之 爵謂正其秩次言雖考問知其實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嚴陵方氏曰人之有材猶木之材也欲授之以官可不隨其人材而用之乎然一人之知識固不足以盡其大小之論也可不與眾而公言之乎故必先論之後又言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辨之然後定使之者不必官之任官者不止於任事皆重輕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三

之別也此特言民材而已然有進士之賢者焉其言所以不同 爵所以及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則陽之所也刑所以加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則陰之所也朝者士之所立故言與士共之市者眾之所會故言與眾棄之蓋有德者人之所其子有罪者人之所共棄上言共下言棄互相備也凡此以見人君之所好惡非出於一人之私情爾

馬氏曰凡民之材有大小之不同其德則有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則有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則有禮樂射御書數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之者論其德行道藝

之實而視其材之所有也論之已辨然後使之任其事也才足以充公卿之任則使之爲公卿才足以充大夫士之任則使之爲大夫士故任事然後爵之爵有高下則祿有厚薄位者視其爵祿之高下而祿者稱其爵之等差也故曰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凡此皆所以官民之材也下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至位定然後祿之下與此同意也周官曰以德詔爵以能詔事所謂德者卽賢之謂以能詔事者乃任事者也蓋司馬辨論官材論國中之士也凡官民材者兼萬民而言之

也養國中之士與養萬民之士蓋有以異也論國中之士其法則致詳故考校於中年論萬民之士其法則致略故三年然後論之雖其考校之法有異而其論辯之意則同也爵者天之所以命有德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人心從則天意亦從故聖人之制爵刑不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而與眾共之也此與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同意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官民材論之出於眾使之出於徇任事然後爵之則以爵稱材位定然後祿之則以

祿稱爵論使盡其實則在下者無妄進之濫爵祿適其宜則在上者無妄施之失下言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與此不同者任事然後爵之能者也任官然後爵之賢者也此言官民材下言論進士之賢者則賢能之辨可知爵人於朝周官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是也刑人於市周官鄉士遂士所謂肆之三日是也書之洛誥與祭統言爵人於廟不於朝周官王之同族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而不於市者命之於廟未嘗不論之於朝親者在所隱

不可寬之於國人凡此皆周制也

延平周氏曰使之故任以事爵之故其位定使之則固有稍食而所謂祿之者言采邑也眾不足以知人可以知人者士而已故爵人則與士共之刑人則與眾棄之孟子言國人殺之而不言國人用之以此廬陵胡氏曰論謂物論自古用人必采公論以辨別當否任事然後爵之所謂試可位定謂材稱其位公論翕然定矣然後祿之末世位不定而尸祿者滔滔皆是必共之者合公議也岳牧咸薦舜是也必與眾者不私殺人也

郝解論謂考其德行道藝也辨分明也使任以事也爵位次也謂初授以一命之位猶周禮一命受爵也祿食也爵人猶周禮鄉大夫三年大攷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能禮賓之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書於王王珥受之登於天府也所以者何朝者士之所會有德者士類所同欲爵以明其不私也刑人於市謂大辟也市者眾所聚也與眾棄之國人皆欲殺也新裁此先王官人之法凡官民材作冒論使爵祿官之序與士共之官之之公但公又進序一步言不但慎重有序而又行之以至公也官字要看得好包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聖

下使爵祿三項說工夫全在一論之內把此人來仔細一論則可使何事可爵何官可食何祿都有定案了後使之爵之祿之則漸漸加去不是做一節方加一節也

纂訂此記官人之制也民之材大小不同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焉故有官民材之法其法先即其六德六行六藝而考詳之所謂論也夫考論於先則材之優劣審矣然後官以使之而歷試諸職焉任官而能則能勝其任矣然後錫之以一命之爵焉爵之則已定其位矣然後祿之使食以公田

之入焉先字與下三然後相照應然後字重看總是慎重如不得已意後章司馬辨論官材止論國中之士此兼萬民而言也至爵人四句又進一步見爵雖出於君而實則成材者士之所共爵刑雖斷於君而實則有罪者眾之所共棄總示公之意見非出於私喜怒也刑人句帶言

新言庶民之材養於鄉學有可選為士足以官使者司徒試用之然必先考評其行藝之詳焉至於論辨則材之優劣已審然後使之治事以觀其所施於此而能勝其事然後爵之以一命之位位定而養之以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聖

祿此官材之序也然其爵也必於朝廷之上蓋朝廷多士駢集示與諸士共舉之明乎非一人之私也猶之刑人於市與眾共棄之用賞之合於用刑之公如此

按論使爵祿一串說下先論有采訪意不止自己考評辨只作明字看使之故任事爵之故位定曰先曰然後總是詳慎之意與士共之用時尤示其公言爵可以該祿刑人陪說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故生也

陳注公家不畜刑人舊說以爲商制以周官墨者守門
剿者守闕宮者守內刑者守圜髡者守積也唯其所之
者量其罪之所當往適之地而居之如虞書五流有宅
五宅三居是也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也示弗故生不授
之田不賜其乏示不故欲其生也

鄭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
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贖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
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剿者使守闕宮者使
守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

孔疏是故公家不畜刑人者既與眾棄之以是之故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墨

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刑人也大夫不得有養士遇刑
人於途弗與言也謂逢遇於途不與之言屏之四方
唯其所之者屏猶放去也謂已施刑暴故放逐棄去
使嚮四方量其罪之輕重合所適之處而居之既是
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教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
使非但不使意在亦不欲使生困乏又無贖餼直放
之化外任其自死自生也 役賦不與謂役賦之事
不干與於刑人解經不及以政云亦不授之以田困
乏又無贖餼也者解經示弗故生也

嚴陵方氏曰畜亦養也謂之畜則所養者眾矣於公

家言畜於大夫言養大小之別也至於士則又不嫌
於不能養待遇之途弗與之言而已弗故生者使然
爲故弗故生則不使之生之謂也

馬氏曰公家勢足以畜之大夫勢足以養之士者其
勢不足以畜不足以養故弗與言也夫自棄者先王
亦從而棄之故屏之四方示弗戮也自暴者先王亦
從而暴之故不及以政示弗生也然則好生者聖人
之大德而自暴自棄者不足與有爲也不足與有言
也

石林葉氏曰公家不畜者示不以國藏惡也大夫弗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墨

養者示不以家私惡也士遇而弗與之言者示不以
身親惡也

廬陵胡氏曰示弗故生先儒云不欲其生也夫舜有
五流卽此屏之四方也舜亦不欲其生乎如使舜不
欲其生意在殺之安得爲好生之德哉究經意蓋謂
所以困苦之者示若弗故生欲其改過乃若聖人之
心則未嘗不欲其生也

郝解公家不畜不容於國也此謂墨剿等刑人之未
死者大夫不養不留於家也屏之四方謂五刑宥而
流者罪有輕重流有遠近惟所當往之地置之虞書

云五流有宅是也政以養民不及以政謂不授田不
賑卹示不故欲其生也 周禮掌戮之職墨者使守
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圜髡者使守
積則是公家畜刑人與記言矛盾也而記爲近情周
禮此言不可行也

纂訂公家節承上文上言大辟之罪此言墨劓刑宮
而不死者則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弗與言亦棄之
意也其當流者屏諸四裔量其罪之輕重以定地之
遠近而居之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不以民伍待之也
示弗故生不授之田不賜其之示不故欲其生也故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五

謂有意蓋既刑之人罪惡暴著在彼已無生理若復
寬卹是故意生全矣故不畜云云耳

新旨是故有刑之人公家不畜養焉無論公家卽大
夫亦不養之豈惟大夫卽士遇之弗與之言語交談
焉惟其所之者量其罪之所當往適之地而居之也
不及以政賦役所不及也凡此者不授之田不賜其
之示弗故欲其生也

按此因上文刑人於市而並及之刑於市自是大辟
此是罪輕於大辟不至棄市者公家不畜大夫不養
士弗與言極言其無所容意惟其所之非隨他意所

欲往各有所往之地也不及以政示弗故生注意作
兩樣看賦役不與謂不令他出賦役示弗故生另以
不授田不賜之爲說謂不救濟他郝解以不授田不
賜卹卽爲不及以政亦說得貫然與注不同 弗故
生謂不故故去生全他其生死聽之不留意也

禮記詳說

卷三十九

王制

五

禮記詳說卷三十九終

禮記詳說卷四十

王制

牟陽冉觀祖輯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陳注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親行

鄭注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

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

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

朝

孔疏此一節論諸侯遣卿大夫聘問及自親朝之事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一

知小聘使大夫者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三介大

聘使卿為介有五人其小聘惟三介故知小聘使大

夫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者案昭三年左

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

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

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太叔略而不言此亦

據傳文直云大聘與朝不云比年小聘案左傳文三

年聘五年一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

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

子與自相朝同也

長樂陳氏曰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煩省聘問

臣之禮也諸侯之於天子聘所以通好朝所以述職

通好不欲疏故比年一小聘述職不欲數故五年一

朝其聘於鄰國之禮蓋亦如此故聘亦比年小聘三

年大聘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亦載歲相問殷相

聘是也書與周官先言朝而後言巡守朝於京師者

也舜典先言巡守而後言朝朝於方岳是也此言一

朝而繼之以五年一巡守者則朝於京師明矣五年

一巡守者虞夏之制則五年一朝為虞夏之制亦明

矣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二

嚴陵方氏曰朝必以五年為節五為天地相合之數

君臣之際有天地之義焉故其朝聘巡守皆取數以

五為節焉言諸侯五年一朝而繼言天子五年一巡

守與周官先言五服一朝而後言乃時巡同義疏數

雖異先後之序一也聘義言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

三年大聘於天子言一於諸侯則不言者蓋天子則

一而已諸侯之取其相聘不止於一故也巡守四方

亦止言一者自天子言之也天地相合之數不可不用

馬氏曰唐虞之制則五服以服侯王而以四服遞

年而朝書曰五載一巡守而羣后四朝至於周則六

服歲朝各以其服而來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以此推之則五年一朝者疑其殷之制也說者以爲晉文公之制蓋非是也王制者記王者之制而以爲霸者之制可乎一服侯王未明

石林葉氏曰康成以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六服以數來朝今以經傳考之固如其說豈當時記者誤推晉文之制以爲諸侯之於天子亦若此與至於五年一巡守而又與周異者以虞氏之世法始成而未備則修五禮而巡守歲數周之世法已備而趨變既悉則修法則而巡守歲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三

疏此諸侯之朝所以六年爲限而王之巡守以十二歲爲期

廬陵胡氏曰堯典五歲一巡守羣后四朝鄭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是也然鄭說孝經及熊氏說則皆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今考鄭意蓋謂舜時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歲一朝也鄭說合矣孝經注及熊氏說非也然鄭謂此大聘與朝晉文霸之時所制則非案左氏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鄭據以爲解不知子

太叔之言乃諸侯朝霸主之法非朝天子也况文襄身不肯朝京師豈能令諸侯朝天子乎夫襄王狩於河陽晉文帥諸侯朝於王所而已不朝於周也然鄭注誤矣

新裁君臣相與有朝聘巡狩之禮而後上下交曰聘曰朝皆所以尊君而盡臣節也聘以通好有珪璋皮馬之辭小聘使下大夫充小行人之職大聘使上大夫充大行人之職比年三年者聘以通好不欲其疏也朝有考禮正刑一德之事是諸侯親來五年一朝者朝以述職不欲其煩也四方諸侯分爲四年如東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四

方諸侯春來朝又明年夏則南方又明年秋則西方又明年冬則北方四年來朝畢適五年之期天子乃行巡狩之典也五年一巡狩所以明王制察吏治也須知禮有輕重故時有疏數
新旨五年一朝五年一巡守皆倣舜典成文舜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天子五年一巡守

陳注舜典曰五載一巡守周官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圖孟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

鄭注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

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

孔疏知五年是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夏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云周則十二歲一巡守者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案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為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太煩過五年為其太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五

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

朱子曰五載一巡守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闕行不徧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二歲巡守殷國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守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習將來故黃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合參以下皆天子巡守之禮四方諸侯四年朝畢適五年之期天子乃一巡守用以明王制察吏治也按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此所云朝巡之期甚

合鄭謂此為虞夏之制有據與前言封建為殷制者不同孔疏闡星律呂之說可不用

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

陳注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泰山也宗尊也東方之山莫高於此故祀以為東岳而稱岱宗也柴本作崇今通用燔燎以祭天而告至也東方山川之富祭者皆於此望而祀之遂接見東方之諸侯問有百歲之人則即其家而見之以其年高故不召見也

鄭注岱宗東嶽 柴祭天告至也 觀見也 就見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六

老人

孔疏此一經論王者巡守四嶽柴望及緇陟之事

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歷常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 嶽之為言誦也誦功德也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宗者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為尊也 柴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 觀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案觀禮云諸侯親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

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是也 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上百年者則王亦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

長樂陳氏曰巡守之禮凡大山川於其所至則望之故時邁言巡守告祭柴望也於其所過則祀之故般言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柴望先於覲諸侯尊神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七

見百年先於陳詩納賈貴老也尊神而後貴老貴老而後觀民事之序也陳詩以觀民風則觀其所習納賈以觀好惡則觀其所趨然民風有厚薄好惡有邪正特言志淫好僻者以所觀者爲淫僻故也陳詩納賈所以觀在下者之所尙考時月至於制度衣服所以觀在上者之所行考時月定日所以和天道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所以齊人道也蓋積日以爲月積月以爲時於月則考之於日則定之是考之於既往定之於將來也言禮樂制度則衣服舉矣又言衣服者蓋民德之不壹僭亂之所起常在於衣服之間

尤在致詳故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分土建國命諸侯以守之未必人人稱職也故五年一巡而省之巡守者巡所守而已蓋諸侯非徒守天子之土亦所以守天子之法天子巡之將以修其法而已天子之法至周詳矣方虞夏之際其爲法尙未能詳故其修之宜數也春自東方而東巡守所以順天時也行必以仲月者以見巡守之禮無適而不用中焉五月八月十有一月巡守其義亦若是而已岱宗者以其易姓則升此而告代故謂之岱以其爲五嶽之長而眾山之所宗也故稱宗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八

於東言岱則知南之爲衡西之爲華北之爲恆矣巡守必居方岳之下者依名山而居使諸侯知所趨故也柴而望祀山川卽詩時邁言巡守告祭柴望是也以天之高故燔柴以上達以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之皆所以告至而已問百年者就見之所以乞老者之言也

馬氏曰蓋先王巡守之所至必以其所至而告天也故柴而境內之山川又不可以不祭故望祀柴者言其達之以煙以其高故也望者非卽而祭之以其達故也

石林葉氏曰春從東而始至於岱宗柴告於天也望祀於山川告於地也或曰望祀或曰望秩者秩其無文而祀其在祀典者也

延平周氏曰告至然後觀諸侯神人之序也觀諸侯然後就見百年之有道者貴賤之有序也就見百年者所以訪時政之得失既訪時政矣然後觀民風故命陳詩既觀民風矣然後觀民情故命市納賈以觀其美惡好非其所好惡非其所惡則志淫好辟可知矣而復言之者示其尤在所致詳也命典禮以考正之者乃其所終始者也定於考為詳正於定為略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九

永嘉徐氏曰時巡五載一講其諸有虞之制乎有虞之時一歲之間周徧四嶽蓋羣后四年一見五年而徧矣故天子一巡其守也夏暑祁寒南巡北守而不厭其勞矣夫豈不能養尊高拱而坐撫萬方至於終歲勤動者所以省方觀民忘勢盡下廣民隱之未究也虞氏巡守之禮亦簡易而不煩其考制度有經其行黜陟有方因巡守之歲同其度量協其時月正其日修其五禮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其考制度有經如此削其不敬者黜其不孝者不從其流之畔上者討之有功德於民者從而加

地進律其行黜陟有方如此然而一歲而徧四嶽王通以為兵衛寡而征求少斯言得之矣不然不幾於病民力乎至成周之世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蓋必十二年而一巡守者六年之間六服畢朝之後而後王始時巡一年巡一方也然周時禮制繁重非若古之簡易矣文物益備兵衛益多君行師從雖欲盡一歲而徧之有不可得至其考制度行黜陟亦視虞禮有因革損益矣考之周官行人自一歲徧存三歲徧類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率禮修法則十有二歲而後巡守之禮行焉則所以考制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十

度者與虞異矣考之孟子論三王之制地闕者則有慶田野之荒蕪則有責一不朝則黜其爵再則削其地三則六師移之則所以行黜陟與虞異矣自武王定殷之後蓋嘗巡守而告祭柴望矣祀四嶽河海矣至成王非無行人擇人之官以巡邦國而周官所載撫萬邦巡侯甸以綏兆民則知聖王勤民切至如此非固曰遊豫而已穆王周行天下轍跡徧於四海而周道衰焉齊景公欲觀轉附朝舞遶海而南放於瑯琊以求比於先王之觀而晏子為言天子適諸侯無非勤民之事豈徒為是逸豫以亂民哉秦皇登之罘

上泰山以刻石頌德舟車所至履危殆者數矣漢武三月之間周行萬八千里十三年之中徧於五嶽四瀆其荒唐益甚焉

新裁春時天地盛德在東方故東巡守行燔柴之禮以告至行望秩之禮以祀山川接見諸侯以考察其政治之得失就見百年以咨訪生民之利病不惟慎神人之序也而神人之中又各慎尊卑之序

禁訂泰山在奉高縣西北爲五嶽之長巡守本爲接諸侯然先告至於天及山川神人之序也問卽問於諸侯諸侯見後次及百年兼寓貴賤之等意東方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十一

山莫高於泰山故祀以爲東嶽而稱岱宗尊也柴實牲於柴燔燎之使氣上達望祀山川謂設表望而祀之不至其地總是告至意見東方諸侯以考察政治之得失正君臣畢首就見百年則先王教民孝謹疾苦之念切矣
心典此言王者省方而事神禮人各有其禮巡守於東卽祭天祭山川者勤民之舉皇天后土實鑒臨之也

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

好辟

陳注大師樂官之長詩以言志采錄而觀覽之則風俗之美惡可見政令之得失可知矣物之俱用者皆出於市而價之貴賤則繫於人之好惡好質則用物貴好奢則侈物貴志流於奢淫則所好皆邪僻矣

鄭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

孔疏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十一

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愛好所有嫌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僻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

嚴陵方氏曰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足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焉志淫言所志之淫好辟言所好之辟民之所志所好不必皆淫辟然止以是爲言者

蓋觀之所以防其淫辟故也賈即價也

馬氏曰陳詩以觀民風視其詩則足以知其風之美惡也若觀唐之風則好儉可知矣若觀陳之風則好巫可知矣賈者物之貴賤厚薄之齊也物之貴賤厚薄無常民之所好則物之賤者貴民之所惡則物之貴者賤民之所惡失其實則所志者淫所好者辟由其上之人無其道以禁之也故命市納賈不惟俯有以知民之所好惡而仰有以察諸侯之政也

劉氏孟治曰古者宣民情以詩自公卿大夫士以至小夫賤隸皆得以陳君臣之失故民有怨乎其上敢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三

言矣而不敢怨敢怨而不敢叛何者其中之所以蓄怨含怨於詩皆得以備陳矣命掌詩之官陳詩以觀民風則下之情得以上通而上之有過亦可以自知矣納賈如周官司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知民情之好惡民心之向背繫焉天子觀此二者既有以自省諸己又有以察乎風俗於此則防民之淫禁民之辟皆可以次第舉矣後世禁民以言而民情壅焉而不通虐焉而無告奮民以利而耕者之不得食寒者之不得衣於是蓄怨俟間一旦決裂疾

視其上而賊其長吏豈獨其民之罪哉下有言而不得上通上有德意志慮而不能下達良由太師司市

之官廢而民風好惡天子不得而知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亦悼詩亡之不可復見也

新裁此先王東巡命官上段欲其驗民風下段欲其察民情夫詩以言志如民俗歌謠之類其勞佚悲歡之情悉見矣太師樂官也命采錄而陳之觀詩之美則風俗厚而政令之得可知觀詩之刺則風俗薄而政令之失可知民情好惡悉見於市乃司物價之官命獻而納之如用物貴則知民好質而可驗上人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古

勤儉之化侈物貴則知民好奢而可驗上人奢侈之化民風民情皆本於上之所感先王觀之爲慶讓諸侯具耳此移風平情之意也志淫句不重只足上句意

心典兩民字亦可味見先王巡守無非爲民言外有挽回風化意

新旨先王之省方以觀民也是故上有教化民感之而風成而詩則風之咏於言也詩而不陳侯政之得失吾將奚觀故聲詩之采太師掌之而命之陳焉詩之和矣知其風美而政令之得所致也詩之靡矣知

其風惡而政令之失所致也因詩觀俗而政令不可
考乎上有趨向民感之而好惡著而價則好惡之微
於物也價而不納侯政之好惡吾將奚觀故市價之
平司市掌之而命之納焉用物貴與是民奢也其國
奢而示以奢者也侈物貴與是民儉也其國儉而示
以儉者也若志流於奢淫則所好皆邪辟矣民之好
惡豈能平乎

按此節觀民風觀好惡兩平爲是或有以察民心貫
說者不必用 孔疏云太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
風之詩則太師爲各國之樂官王朝太師一時不便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主

采訪也典市亦然 志淫好辟連好惡說兩好字同
但好惡兼質奢而好辟只是奢一邊 志淫則好辟
挽回之術在言外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陳注典禮掌禮之官也考時月定日即舜典所云協時
月正日也考校四時及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
弦望晦朔日有甲乙先後考之使各當其節法律禮樂
制度衣服皆王者所定天下一君不容有異異則非正
矣故因巡守所至而正其不同者使皆同也

鄭注同陰律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其

孔疏典禮之官於周則太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
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
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
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堯
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雖小異大意與此
同也 鄭以先儒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
律也故太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又典同注云同陰
律也不以陽律名管者因其先言耳所以先言者以
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

嚴陵方氏曰王者必頒麻以一天下正朔故巡守則

考時月焉作麻者不能無麻編及其久也日不能無
差故巡守則必定日焉蓋考之慮其不一定之欲其
無差律有陰陽禮有隆殺樂有清濁制有大小度有
長短衣服有文質未嘗同也此所謂同欲其同出於
天子而已同出於天子則正於一故終言正之同則
所以正之故也

馬氏曰考時月定日者所以示其東作西成之事而
恐差其候也雖然麻象日月星辰君職者之事也然
而先王巡守必考時月定日者蓋先王歲先頒朔於
諸侯使諸侯受而行之巡守而考定之者又慮其得

之不詳而候之差也度量權衡者律之本也而律者蓋度量權衡之所自出也於律則同之欲其有同而無異也禮樂者先王之所以爲教而以一民心制度衣服者先王之所以爲政而以一民行政教者在上者之所出而諸侯則其法守而已故正之欲其有異而不敢同也

正字另說

石林葉氏曰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與此不同何也蓋洪水之流民方出於昏墊而舜之攝政亦以其時爲未平也日月有不合則協之有不齊則正之度量權衡有未一則同之禮有未備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七

則修之王制所言治世已平矣故時月無不合慮其不合則考以成之日無不正慮其不正則定以齊之禮樂衣服無不備慮其有變革則同而一之唯其洪水之後而其教詳故言度量衡在其中雖然舜不言衣服而王制特言正之何也蓋衣裳之備自虞氏始流及於三代則其文盛矣其衣裳備矣未見其弊舜亦不可得而正之及其文盛而弊也衣服有二而民德不歸於一此所以特正之也

劉氏孟治曰王者之有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豈使國家異觀遠近異政命典禮考時月正日同律

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者凡欲其有所統一也况夫律麻之贏縮失其序則時月日律之失其度法度之不正則禮樂制度之失其常故堯之命羲和敬授人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皆此意也若月令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之受朔日乃飭司服具飭衣裳必循其故皆先聖之不敢忘况當巡守之時其可不揆而正之乎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太

其不一也定之欲其不差也考時之節氣早晚考月之弦望晦朔定日之甲乙先後而已不特此也王章固守於侯國矣然法律之多出入也禮樂之易變易也制度衣服之多尙新詭也必同而正之正乃損過就中矯偏歸正欲其同必須正之正之斯同矣同其法律而輕重之必正同其禮樂而和序之必正同其制度衣服而大小文質之必正也蓋此一段天子已麻象授時稽古定制於平日但恐今日侯國所行者有差故命典禮考定同正欲其行於列國者不異於王朝也

纂訂典禮周太史官名卽司麻律制度衣服者合上太師市皆諸侯之官律法律也以下文言樂故不可以樂律解之制度如宮室車旗之類衣服如冕弁衣裳之類欲其同必須正同字無工夫正字著力如壞法律變禮樂革制度僭衣服者皆正之正之期同矣不然律有輕重禮有隆殺樂有清濁與制度衣服豈能一一皆同乎

新旨當巡守之期而舉陟方之禮有典禮之命焉彼諸侯奉天子之正朔恐其棄侮怠玩也殆必考而定之考其時焉而節氣早晚適其候考其月焉而弦望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九

晦朔當其期定其日焉而甲乙先後順其序守其推步而循其律象之規天道有不明乎諸侯守天子之王章恐其改革變亂也殆必同而正之齊其法律而輕重之適均齊其禮樂而和序之必得齊其制度衣服而僭擬詭異之必懲矯其好異而示以大同之盛王政有不飭乎

按此典禮似當是王朝之官在各國如何能考定同而無所異 鄭注以同爲陰律律爲樂律今不用其說 時講謂考定同總是不容其異較馬氏分同異爲勝蓋王朝有定制同之究竟是不異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陳注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不舉者爲不敬山川地之望也故削地焉

鄭注舉猶宗也

孔疏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境故削以地

嚴陵方氏曰不舉其祭祀之禮者爲不敬不顧其昭穆之序者爲不孝削地所以貶其國繼爵所以貶其身孟子言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者豈非夏殷之制異乎神祇眾矣止以山川爲言者蓋諸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十

侯之所守以山川爲大故魯頌言錫之山川經又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皆此意也天曰神地曰祇此以山川爲神祇者自其無所屈言之皆可謂之神自其有所別言之皆可謂之祇

纂訂諸侯有外祭山川神祇是也有廢其祭祀而不舉者是爲慢神君削以地蓋山川地之望故也

按鄭謂舉猶宗也欠明只是不舉行祭禮

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

陳注宗廟不順如秦昭穆之次失祭祀之時皆不孝也爵者祖宗所傳故紕爵焉

鄭注不順者謂若逆昭穆

孔疏宗廟是內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繼以爵 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左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於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逆昭穆也

纂訂諸侯有內祭宗廟是也有素昭穆之序失祭祀之時爲不孝君繼以爵蓋爵者祖宗所傳故也

按鄭謂逆昭穆說得偏陳注兼失時意方全

變禮易樂者爲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王

者君討

陳注不從違戾也流者竄之遠方討者聲罪致戮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此章四君字皆謂國君

鄭注流放也討誅也

孔疏禮樂雖爲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爲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輕後重

嚴陵方氏曰禮外也故可變樂內也特可易而已此淺深之別從則隨而有所順畔則敵而有所逆言不從則未至於畔也特爲不從而已所以爲輕重之別

也流則放之唯其所之討則以法致其誅焉夫巡守

固所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也則其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必流討其君豈爲過哉

纂訂變禮易樂者爲不從流之遠方而已革制度衣服者爲畔討則以法致其誅焉皆所以示懲也 不從不從王也革變也畔畔王也

按君是國君變易革是其國君之罪故天子放之討之放討當互看以斟酌其輕重非以變易爲輕革爲重孔疏謂禮樂非所急須故輕其說誤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王

陳注應氏曰律者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所以示勸也

鄭注律法也

孔疏律法釋詁文法謂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

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之等是也

嚴陵方氏曰有功於民則加地有德於民則進律也

孟子曰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

則有慶慶以地此非加地於有功者乎樂記曰天子

之爲樂也以宣諸侯之有德者也故其治民勞者其

舞行嚴遠此非進律於有德者乎

馬氏曰加地者益以地也進律者進以爵也夫有德

者則進以爵而以律言之何也蓋律之猶言法也益以地進以爵皆以法而進之也若子男以五為節則進之以七侯伯以七為節則進之以九此所以以律言之也

石林葉氏曰加地所以為祿而祿則報功進律所以為樂而樂則彰德昔嘗有功而報之以祿矣今以功愈多而增之故曰加地昔嘗有德而賜之律矣今以德愈修而進之故曰進律

新裁此王者東巡而賞有功也功德申看樹勳庸於國為功德又仁民之心然不外教養律者爵祿之等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三

加地則律隨而進如五十里加七十里則進五命為七命七十里加百里則進七命為九命地即取之間田者此賞善以示勸也

纂訂功德二字不平德為仁民之心功則德之所見也律者爵命之等不敢擅假故變爵言律加進申看如五十里加之七十里則進為伯爵等

心典須重看於民二字自上文觀民風云云如此善政多端無非為有功德於民耳

合參功德串功在外德在心要即在上文命太師典禮兩節內見出蓋民為邦本王者建侯分治以為民

耳說簡有功德於民則賞亦非倖遂也 律爵命之等加地進律有激勸酬報二意

按方氏葉氏皆以律為樂律祿以報功樂以彰德兩平今不從依陳注律為爵命之等是以爵言與上祿對而時講又謂地律申看加地即進爵亦說得去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廟用特

陳注假至也歸至京師即以特牛告至于祖廟之廟

鄭注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廟皆一牛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三

孔疏言五月南巡至于南嶽者孔注尚書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故鄭注尚書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巡守四嶽即云五載一巡守鄭云每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其南嶽西嶽北嶽者案爾雅釋山云泰山為東嶽郭景純注云泰山為東嶽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為南嶽郭注山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武帝以說衡山遼曠因識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為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為

名非然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漢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郭注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恆山爲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 假至也釋詁文也云祖下及禰皆一牛者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郭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尙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尙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王

延平周氏曰歸必告於祖禰者事死如事生也性特者約於事神則自奉者可知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出必造乎禰及其歸也必假于祖禰出而造之所以象生時之必告也歸而假之所以象生時之必面也特一牛也用特以見約焉先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所不敢約也然其約如此則巡守之不爲煩費可知下文言造乎禰而已則不必用特也於用特而及乎祖則造禰之時不嫌於不及祖矣

新旨天時不備則化育偏王澤不遍則恩威壅故因

時巡守必遍如此 當五年巡守之期適二月東巡之後惟五月南巡守而至於衡山凡其通幽明而省臣民一天人而行賞罰一循夫東巡之禮修舉無殊異焉斯禮也豈特南哉至八月而西巡守至於華山若御侯之柄仁民之綱所以行於南者一行之於西何敢作聰明以亂舊章乎又豈特西哉十有一月北巡守而至于恆山式序之典勸懲之法所以行於西者一行之於北奚有侈然而改厥度乎迨夫四方巡守既畢而歸至於京師必告至于祖禰反而必面之禮也惟用一特牛焉以其非正祭故其禮簡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王

按此節文本虞書而不如書之文法變化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陳注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爲巡守也諸侯則朝覲會同之出祿

鄭注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

孔疏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

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爲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於社是也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爲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毛

若遷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惟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長樂陳氏曰周官大祝大師則先宜社而後造祖大會同則先造廟而後宜社此先宜社後造禰蓋言軍

師之事與然天子諸侯豈特將出而有是哉於其所至未嘗不類帝書曰至于岱宗類于上帝是也於其所有事未嘗不告社禰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帝非不可以言造以類爲主社禰非不可以言類以造宜爲主禮書曰書曰類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禰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類造上帝則爲位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類上帝大會同造于廟詛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于廟則類者類其神而祭之也造者帥而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天

祭之也類之所施或於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於社稷或於宗廟類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師或以大裁造則或於上帝或於祖廟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旅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焉鄭康成以宗伯之四類爲日月星辰蓋以四類在四郊四望之下而知之也爾雅以詩之是類是禰爲師祭蓋以大祝大師類上帝而知之也社稷宗廟非大裁則無類祭上帝非巡守之所至則無造祭書云至于岱宗柴詩言巡守告祭柴望此蓋造上帝之禮也巡守於其將出則類上帝於其所至則造上帝大師

於其將出亦類上帝於其所至特禱于所征之地而已昔武王伐紂卽事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洛位成之後用牲于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乎上帝於湯之既受命則告于上天是既事則必祭祭必以類禮也於舜之既受命言類則湯之既受命而類可知既受命而類則師之既事邑之既成又可知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劣於正祭與旅也觀祀天旅上帝而大宗伯掌之類造上帝小宗伯肆師掌之則禮之隆殺著矣四類日月星辰於四郊則類上帝蓋南郊乎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三

嚴陵方氏曰前言巡守之歸而不言出此言出而不言歸者互相備也宜造則諸侯之所同類上帝則天子之所獨者諸侯以天子爲天且以爲隆殺之別故也經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其言正與此合馬氏曰類者以其事類告於上帝其禮則略於祭天宜者以事之宜而告於社而其禮則略於祭地李氏曰類其禮有類於正祭也宜其義有稱於事也造造而告之也天神遠人而尊故言禮以致其敬地祇近人而親故言義以致其意於祖禰則以生道事之而已故告以道其事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尊

卑之序也泰誓曰受命于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上告之先後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大祝之六祈其一曰類言雖有事而祈亦類於常禮宜者求其無所不宜故孫炎以宜爲求見福佑也造亦六祈之數蓋求其有所至也帝者遠人而尊故以禮言之社者近人而卑故以福佑言之禰則親之而已故以所至言之

新裁此言天子諸侯將出而行告違之禮也天子爲巡守將出則必徧祭乎羣神王者父天母地而禰廟又吾身之所自出者故出必祭以告之諸侯爲朝覲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三

會同而出社乃彼之所守故宜乎社國乃先君所傳故造乎禰只是天子諸侯不敢輕出之意以上天之寄託國社之體統先人之基業爲重也纂訂天子爲巡守而將出其事大其禮隆類乎上帝以其禮類於正祭也宜乎社以其義稱於事也造乎禰造而告之如生時之出必告也諸侯爲朝覲而將出亦重其事宜乎社造乎禰蓋天子父天母地而禰正身之所自出諸侯社以守土而國則先君所傳故祭禰之異如此

按此因上言歸假而禰初出之禮又因天子而並及

諸侯 類上帝不必依鄭言靈威仰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陳注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考禮者稽考而是正之使無違慝也正刑者行以公平使無偏枉也一德無貳心也三者皆尊天子之事

鄭注事謂征伐

孔疏知事非喪故而爲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應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事則此常朝別也 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

禮記詳說

王制

卷

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己之所行故後言之

長樂劉氏曰天子無征伐之事而與諸侯相見曰朝者五載一朝四時更至也因其朝而較其治否故考禮以觀其用中無過不及也正刑以觀其用法有義不義也一德以觀其所執中有不中也三者皆協於中則不失乎爲邦之道足以尊天子庇萬民矣 長樂陳氏曰周官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旅相聘也世相朝也若夫天子無事則與之相朝不特以世

而已考禮所以杜其僭僻正刑所以防其淫暴一德所以同其趨向如此則禮刑正而無異政之國道德一而無異教之民此尊天子之道也書曰睦乃四鄰以蕃王室此之謂也春秋書滕侯薛侯來朝穀梁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其言蓋本諸此

山陰陸氏曰相見主言天子見與不見在天子也考禮正刑一德主言諸侯固諸侯之事也

石林葉氏曰諸侯四時見於天子而禮雖不同合而言之皆朝也諸侯自相見亦曰朝者猶之公侯伯子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三

男皆謂之君不害其同名也古者四時之朝皆有常期唯王有巡守征伐之事也則有時見殷見之禮非此則遣卿大夫士以聘問於王方其朝觀會同則所謂無事也先王於無事之時猶以爲憂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一失名分則爲亂故曰考禮刑所以詰姦懲刑暴亂一過用法則爲虐故使之正刑德所以先身而化民不齊則疑駭駭俗故使之一德諸侯朝而三者備莫不知協力以尊天子此先王之所以能守成功也雖然於考禮而不言樂於正刑而不言政於一德而不言道何也蓋樂自上賜政自上出道自上

揆非諸侯所得專而禮刑也下所執守德也已所修於禮能考則樂達而可廣也於刑能正則政成而可報也於德能一則道行而可以同俗也

馬氏曰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所以爲朝也禮與刑天子之所出而諸侯則謹其法而已所謂一德者使之同謀協慮而不敢有二心也凡此皆所以尊於天子

延平周氏曰考禮正刑言其在外者一德言其在外者出禮則入刑出刑則入德故其序如此

嚴陵方氏曰考禮者考天子之禮而行之也正刑者

正天子之刑而用之也行天子之禮則禮樂自天子出矣用天子之刑則征伐自天子出矣禮樂征伐皆出自天子則諸侯豈有異心者哉故能一德以尊於天子也夫朝所以明君臣之禮正尊卑之位而已故言朝則以尊天子繼之

合參此朝見述職之事奉禮明刑竭忠是諸侯平日事至此則又考之正之一之耳注作三平說禮與刑是諸侯所行之法而受之於天子者德是諸侯所秉之心而致之天子者奉法於外是尊君之節目傾心於內是尊君之根本雖三平而德爲重

纂訂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無論朝宗親遇總名曰朝三平說無妨尊只在恭敬上說此就是尊非落一層

新裁此言朝見述職之事上朝禮所由名下方言人臣來朝時述職也奉其禮守其憲猶未見實心尊天子唯一德乃見尊君德與心字不同心是虛活的德是此心所凝結成者或結爲忠或結爲愛或結爲勤勞或結爲憂思各於心上得一件謂之德此德還在敬謹上看人君以時接見羣臣所以行朝禮也人臣當此朝君時盡述職之事以致尊君之誠焉其

尊之者何自爲考正一而已五禮有親疏貴賤之體考之使之無違僭五刑有比附出入之類正之使無偏枉德乃精白承休之心一之使無二三蓋平日之考正一者已素至來朝時此心唯恐有違僭處偏枉處二三處故又益致其謹也凡三者皆尊君之事也禮乃天子之禮考之是尊之而守其典刑乃天子之法正之是尊之而奉其法德乃事天子之心一之是尊之而不敢二奉法於外是尊君的節目傾心於內是尊君的根本三者盡而尊君之事畢矣不必於此外別求尊字

按此因言朝而及諸侯述職之事重述職上考禮正刑是述職事易講一德二字諸說俱不明確陳氏葉氏是道德之德主教化說馬氏同謀協慮而不敢有二心又似兼眾諸侯言新裁心之凝結爲德是主忠君愛國之心說與陳注無二心不肯可用 陳注云三者當三平而方氏一德連下作一句亦說得去但與陳注背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陳注祝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鼗如鼓而小有柄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三

持而播之則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之謂使者執此以將命也 疏曰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鄭注將謂執以致命祝鼗皆所以節樂

孔疏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祝鼗皆所以節樂者按漢禮器制度祝狀如漆笛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長樂陳氏曰獻車馬者執策綴獻甲者執冑皆以其所先者將之也下之獻上如此則上之賜下亦如之書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敵是下管合樂則擊祝也周禮小師掌教鼗鼓祝敵瞽矇掌播鼗祝敵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磬是擊祝者必播鼗播鼗者不必擊祝也

石林葉氏曰堂上之樂以祝將之故賜諸侯堂下之樂以鼗將之故賜伯子男書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敵何也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舞所以作於堂上者也鼗鼓祝敵笙鏞以間所以作於堂下者也堂下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三

之樂爲卑以鼗將之未必有祝堂上之樂爲尊以祝將之亦必有鼗

嚴陵方氏曰祝鼗皆所以合樂而爲之始也以樂之始者將之則樂之終者從之矣凡欲省而不欲煩故其所將者如此是禮也言侯伯子男而不言公者於侯言諸則公在其中矣

李氏曰先王之制器無非陰陽之理也凡聲陽也陰陽有時而通因用陰以招陽方者陽之象也祝方而二尺四寸以爲廣三八之數也尺八寸以爲深三六之數也陽成於三而八六少陰老陰之數以陽之成

必陰所以合樂也

新哉此見禮樂征伐教化自天子出也賜樂而異將命之器以器之大小辨分之尊卑也首重兩箇則字以天子辨分爲主下三節重四箇然後字以諸侯奉命爲主 白虎通云諸侯能和人民者賜樂能征不順者賜弓矢能討有罪者賜斧鉞能備孝道者賜圭璫其意可用 諸侯有和神人之功天子然後賞之樂樂器眾多難以並陳必有將命之器亦必因分而爲之祝節一曲之始其事寬而諸侯之地辟民聚澤可建施者似之故賜樂以祝其分尊者其將命也隆

禮記詳說

卷四十

王制

三

幾節一曲之終其事狹而伯子男之地不及廣而澤不及遠者似之故賜樂以綴其分卑者其將命也殺是以器之大小辨分之尊卑也賞樂見勸功之仁異器見辨分之義一舉而仁義備此先王取臣下之道也

按天子有賜樂之禮故進律有作樂律解者

禮記詳說卷四十終

禮記詳說卷四十一

王制

平陽再觀祖輯撰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陳注鈇鉞斫刀也鈇斧也

鄭注得其器乃敢爲其事

孔疏賜弓矢者謂入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入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已下不得弓矢賜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十

者尙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尙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于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威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弒君子弒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長樂陳氏曰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孝道備者賜之以秬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則天下無異法賜圭璫然後爲地則天下

無異禮命之教然後爲學則天下無異教

石林葉氏曰至於方伯則不特賜樂而已賜弓矢鉞鉞使之得征殺也賜圭瓚使之得爲鬯也蓋征者上伐下之辭敵國不相征

馬氏曰征與殺先王所以致天討弓矢鉞鉞皆先王之所以致天討之器諸侯必俟天子之賜然後得以征伐者蓋臣無有作威而所用則唯君之所賜而已以征對殺則殺爲重以弓矢對鉞鉞則鉞鉞爲重諸侯之出討有罪未賜鉞鉞而有所不敢殺則亦征之而已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二

嚴陵方氏曰弓矢利以用於遠鉞鉞利以用於近征者以行於遠爲主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殺者以制於近爲主故賜鉞鉞然後得專殺

新裁曰征則猶未專殺曰殺則專征可知

合參諸侯能征不順者賜弓矢能誅有罪者賜鉞鉞皆天子致天討之器賜然後敢用臣無有作威故也按此諸侯字稍頓謂受天子之賜也承上文天子字來

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不爲鬯於天子

陳注圭瓚璋瓚皆酌鬯酒之爵以大圭爲瓚之柄者曰

圭瓚釀秬鬯爲酒芬香條鬯於上下故曰鬯祭酒灌地降神必用鬯故未賜圭瓚則求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爲也

鄭注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

孔疏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三

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

馬氏曰獻莫重於裸傳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覯之矣則是鬯爲禮之至也孔子亦曰鬯者敬之至也以鬯爲敬之至則天子未賜圭瓚則諸侯有所不敢也雖然宗廟之禮不可廢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而所用者璋瓚而已
延平周氏曰禮非諸侯之所可制者眾矣獨以鬯爲

言者僭莫僭於祭鬯者九獻之首而芬芳下達於淵泉爲諸侯者其道足以首出於一國而其德足以下達然後賜以圭瓚使自爲鬯不爾則資鬯於天子示其所以事神明者不足於己而有待於上也
嚴陵方氏曰鬯卽秬鬯也秬黍一稔二米和氣所生以爲酒曰鬯以其至和之氣鬯焉故也登言取彼以利此也

紃解掌以金爲勺宗廟獻酒之器以玉爲柄故曰圭瓚天子圭瓚諸侯璋瓚圭曰璋瓚酒名周禮有鬱鬯以秬黍釀酒和之以香曰鬱其氣暢然曰鬯天子

諸侯廟祭初獻祿尸用之諸侯有大功德天子賜之圭瓚則自爲鬯不然皆資鬯于天子

新裁賜與未賜還要重首句要見賜圭瓚然後得自爲未賜豈敢爲哉下句不過連上句耳須得他不敢自專而惟受命於君之意

纂訂諸侯能備孝道者天子賜之圭瓚酌鬯以降神然後爲鬯未賜者降神既不可廢鬯又不得自爲則資鬯於天子蓋君賜可以安祖宗之心孝也而實成其忠或未賜而資鬯於天子忠也而實成其孝於追養之中不失忠君之節此諸侯之用鬯也爲猶造也

資猶藉也

按賜圭瓚是許其用鬯故可自爲鬯未賜圭瓚則不自爲鬯待天子賜鬯然後用之亦只用瓚瓚獻之一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頤宮

陳注疏曰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是殷制若周制則畿內千里百里爲郊諸侯之郊公五

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天子諸侯皆近郊半遠郊此小學大學殷制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如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諸和也頤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說文云頤宮諸侯卿射之宮也舊說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鄭注學所以學士之宮尙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尊卑學異名辟明也雍和也

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

孔疏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

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

人悉皆明達諸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類之言班也所

以班政教也者類是分判之義故爲班於此學中施

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按詩注云土雝水

之外圓如壁注又云類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

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於此必解其義

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理之事故以義解

之詩云王在靈沼於物魚躍又云思樂泮水薄采其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六

芹皆論水之形狀故詩注以形言之也

疏見陳注此不全錄

張子曰此小學是教國子胄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大

學則其學在宮之左右此言大學在郊非天子諸侯

所視之大學所視之大學必在國中無有在郊之理

此大學卽郊學也對小學而言大爾非國子胄子俊

造所居但國之設學校必欲均故於四郊爲之立學

學者之就學無甚遠之差也遠郊近郊必各有學但

以井邑多少地里近遠而設必處其均郊學則鄉遂

大夫教之國中大學則天子諸侯所自視者也郊學

雖非後造國胄之所居亦有時而往如行禮於其間

使不帥教者觀之辟廋周天子之學也類官周諸侯

之學也辟廋之制必是水中心爲辟廋環水之外四

面者四學也故言東序西序辟廋最尊處中必禮先

聖先師於其間故言臨廋拜老漢禮猶然周以前四

學之內無水亦必無辟廋歷代或尙左或尙右置誓

於其間則謂之誓宗說禮者見類官周學也遂以爲

天子之學此又錯亂也

長樂陳氏曰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

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

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七

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遠之於成均取爵

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誓

宗殷學也類官周學也類官則泮水也其制半於辟

廋而水蓋闕於北方也諸侯樂縣闕其南而泮水闕

其北者闕南而存北所以便其觀也闕北而存南所

以便人之觀也類官大學也魯之大學在郊故將有

事於上帝則於此先有事焉然則序與誓宗蓋亦設

於類官之左右而米廩其公宮南之小學歟

嚴陵方氏曰命之教然後爲學所以一道德也言小

學在左則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以見小學之在國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若洒掃應對之類則小學之道也若致知格物之類則大學之道也小學之道方生而進大學之道已成而定方生而進者宜養之於內已成而定者可達之於外故或在國或在郊者以此爲制也非特諸侯爲然雖天子亦然舉小以見大也必在宮之南者卽文明之方故也然以虞殷之制言之則如此或謂諸侯之大學在郊小學在國蓋選士由內以及外理或然也以夏周之制言之則如此謂之大學小學則

天子諸侯之所同謂之辟廱類宮則天子諸侯之所異同焉者道也異焉者制也以義言之辟主法言其立於禮廱主和言其成於樂天子之爲學所以教天下者如斯而已諸侯之爲學亦莫不以禮樂教之盛其爲教也視天子爲未全故以類言之曰宮則以有堂室與昨處學者故也言諸侯之處學者如此則天子可知

山陰陸氏曰據此天子大學蓋在郊矣先儒謂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則學非一處也以予考之虎門之側正在王宮南之左其小學歟盛德篇曰明堂

者所以明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廱然則明堂在國之南大學又在明堂外與靈臺同處蓋相望也尙書大傳曰古之王者必立大學小學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則小學在國中爲宜故小學在王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其在東郊西郊又非此學也經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案天子養三老五更於大學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合而養之又於東序文王世子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是也

臨川王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不可一日廢於天下王制所謂命之教然後爲學者何也曰學固不可一日無於天下然其教不可不資之天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一也命之教然後爲學禮乎曰立諸侯矣未有不命之教而不得立學也蓋古之立國也必資禮於天子所謂命之教矣

郝解學學宮小學庶人子弟之學大學國子之學公宮在國內也郊國外也小學在國近以便民大學在外遠以尊師在內者小所習近也在外者大所期遠也辟廱通開明也雍安和也類之言班以班政教也

或云辟壁也水環抱如壁也類泮也水半壁也蓋因象取義爲名

新裁此主諸侯始封立教之制不敢以自專意首二句因命立學教兼小子大人學兼下小學大學中二句因大小之學而異其地末二句因君臣之學而異其名異地異名俱要見天子命之意 學校陶鎔一世之人才然必自天子心中出始能鼓舞作興而人皆興起於善王心者挽回風俗之本辟雍二字不可如注把尊明雍和對看何爲以雍名書經曰五品既遜遜乃和也後云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和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十

辟雍者言以天子之尊明道藝於學中而以從容遜順之心習之豈不使天下人明曉道藝之理而和順以進德修業哉 諸侯之始封也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焉小學教以洒掃應對禮樂射御者也公宮南之左者方生而進養之於內也大學教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也在郊者已成而定養之於外也其名豈敢同於天子乎天子曰辟雍者言天子之尊明於義理和於道德於此學中習道學藝則天下之人豈不破其愚蒙而昭明其意見去其乖僻而和順其意氣乎非徒取環壁之形也諸侯曰類官者言於此學

中班政教也以政正人而風俗無不同以教化人而道德無不一也非徒取半壁之形也又知天子句只形起下句見辟雍非諸侯所得而有意

新旨大小學正其因命而立學處不但立惟天子命即名亦與天子異須重諸侯邊辟雍相形說

纂訂周文王建學始名辟雍及武王有天下遂建以爲天子之學名類之爲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類宮專以大學之在郊者言不言小學略之也周建五學其中曰辟雍春令學士所入者辟雍也總會於此以觀其能至於秋則分而處之宜學禮者處之瞽宗宜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十一

學詩老處之上庠宜學干戈者處之東序宜學言語者處之成均 天子建立諸侯即命之教非如樂器弓矢等大第而賜也

按學制諸說不一姑以此節爲訓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提起下接言小學大學兼設下言大學名爲類官大學尤重也天子辟雍常言之 辟雍訓明和類訓班皆牽強不如以水取義 辟訓法尤難講雍作應訓澤爲是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陳注禱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鄭注禱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亦亡 告祖也 定兵謀也

孔疏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祭之事 按釋天云是類是禱師祭也故知禱爲師祭也謂之禱者按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禱爲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爲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士

及舜之攝位亦類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爲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禱止釋皇矣類禱爲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爲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爲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按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

而爲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是也

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事故言受命祖禱皆告以祖爲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禱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禱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禱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禱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士

長樂陳氏曰造乎禱則造於祖可知受命於祖則用命於社可知受成於學則謀始於朝可知類宜造禱先後之次受命受成尊卑之次 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禱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何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馬周官所謂表禱舊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先燿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 嚴陵方氏曰自造乎禱而上則凡出之時所同也故前於天子將出亦以出言之自禱於所征之地而下

則惟征之時所獨也故此於天子出征然後言之夫天子出其禮如此則萬乘之尊一人之貴不可輕舉妄動故也禘必於所征之地者以其臨事而懼也延平周氏曰受命非不於禘也以稟於尊者為主受成非不於朝也以謀於眾者為主訊讖之所告非不及廟社也以受成者為主

馬氏曰既曰造乎禘又曰受命於祖何也蓋天子之出征必先造乎禘而後受命於祖者示其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受成於學者受成謀於學也資之於學然後行則所謀必當所出必有功有功則不可以不報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古

故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此所以報之也

臨川王氏曰受命於祖此即載主而受命用命賞於祖是也上已造乎禘疏云即是造禘非也

新裁此王王者征伐之制上節王師討罪人而出之禮下節王師獲罪人而歸之禮類宜造而明禘者行師之祭名也祖指祖廟受命於祖者用龜於祖廟資神謀以定其慮凡料敵決勝之策假之龜卜以斷其吉凶而行之祖廟示受命於祖也學指學士受成於學者集士於學宮資文德以決其謀凡設奇制變之方召集學士以籌度其可否而行之於學示用武以

文也

心典首句冠中四句一類皆指祭末二句一類不是祭料敵決勝之策卜於廟曰命設奇制變之方決於士曰成此天子之慎於用兵處兩受字有兢兢執守意言天子出征始終之禮師出以禮則折衝預定而無僨敗之虞師旋以禮則矜伐不形而有謙恭之美

纂訂奉天討以正有罪故謂之征禘字從馬兵馬行處無壇壝置甲冑等於神座側祖曰受命則類宜造皆稟命也先禘後祖者祖尊而禘親也天子將出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圭

征謂有罪而征非師出無名者禘師祭名祭始造軍法者為兵禘也受命於祖二句言不敢自用必用龜於祖廟資神謀以決其吉凶必廣集學士資文德以籌度其可否此時而出征以戰則勝以攻則取而有罪者執矣卜而吉即祖之命令受成凡設奇制變皆文人成畫也

按禘祭名祭兵馬之神故從馬或取馬字義謂祭蚩尤故以馬名其說難通受成於學定謀於文士古之重學如此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讖告

陳注獲罪人而反則釋奠於先聖先師而告訛讎焉訛謂其魁首當訛問者敵所截彼人之左耳告者告其多寡之數也

鄭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訛讎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獻讎讎或爲國

孔疏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訛截左耳之讎告先聖先師也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菜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七

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蠲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爲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讎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按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以訛讎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爲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

耳云訛讎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訛以斷耳解讎按釋言云訛言也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讎獲也訛是生者讎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類獻讎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按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於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於學者亦文不具

長樂陳氏曰訛者問以言讎者截其耳釋奠於學而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征者威武之事於其文德之地告以威武之功以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而已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七

此僖公所以在類獻讎而國人頌其允文允武也訛讎之所告非不及廟社以其因言辟雍類宮之事故特稱告學而已

嚴陵方氏曰生致之而可以問其罪曰訛死致之而效其左耳曰讎所以告成功也禮先聖先師而以成功告之則以功成乎材而材成乎學故也

合參是獲罪人而歸之禮訛魁首當訛者讎所截彼人左耳告者以多寡告也

纂訂釋奠禮但奠置所祭蘋藻之物主於行禮反訛還也釋奠於學并以訛讎多寡之數告蓋今日之

戰勝攻取非徵靈於先聖先師不至此

新旨二節告於神決於卜謀於人所以慎大事也反告者何告成功也不敢以私也 天子將出而征不義必歷行其禮焉以上帝遠人而尊也必類以祭之地祇近人而親也必宜以祭之親造於禩而以生道事之而且禱於所征之地盡行師之祭焉以行師雖貴用智而神謀尤所當遵故必於太廟之內假爾太龜而進斷之又以行師雖以尙武而文德亦宜豫謀故必於學宮之中集彼俊髦而謀議之及獲罪人而反奉凱歸矣必行釋奠之禮於先聖先師之廟以訊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六

誠告其所獲多寡之數耳正以文止武之意也

郝解孟子云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此云無事相見曰朝非名也孔子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此不易之經爲諸侯有邊功旌以弓矢委諸侯使殺伐假以鈇鉞若謂一賜之後便專征伐此五霸假爲口實大亂天下者也說詳尙書西伯戰黎章疏義引春秋晉文公執衛侯歸京師爲不得鈇鉞不殺其誨盜尤甚鈇鉞賜而諸侯皆可殺何有於大夫記如此類爲莽操九錫濫觴可刪也酒稱鬯取香氣充暢周禮有鬯人鄭氏謂秬黍釀酒

曰鬯煮以鬱金之草然詩書但言鬯不言鬱恐鬱亦是醞釀濃厚意非必是草而雜記有鬯白杵則鬱草也然亦當珍貴若云鬱金卽今薑黃何芳香之有或云不以物重其禮然禮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鬯則諸侯用鬯者多若皆資於天子千八百國天子皆資鬯亦煩且褻矣何貴重之有其說難盡信教學不可一日廢諸侯待天子敬然後爲學此語尤謬武功告於學因詩魯頌有獻囚獻醴語彼爲魯弱僖公修學諷以武功云爾學宮之祭不見於詩書釋菜小禮非所以告武功記言大抵附會耳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六

按釋置也奠薦也置其物而薦於神也有牲幣謂之釋奠但用菜蔬謂之釋菜舊說以釋爲釋菜奠爲奠幣二字平分不是 字書奠薦也頓爵神前也何必以奠專屬之幣 訊以魁首爲是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陳注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也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是爲此三者之用也乾豆腊之以爲祭祀之豆實也 疏曰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

鄭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

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

孔疏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 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獮在田中又爲田除害故稱田也 一爲乾豆者謂乾之以爲豆實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醬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 二爲賓客中殺者也

三爲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按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次殺射斃死差遲故爲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廚又車攻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辛

毛傳云自左腰而射之達於右膈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於左脾達於右膈爲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 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爲夏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按穀梁傳桓四年公狩於郎傳曰春日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翫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

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爲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觀春秋見經故以爲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注爲正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辛

長樂陳氏曰蒐苗獮狩必法於田故皆謂之田田有三禮故謂之三田則猶祭八神謂之八蜡也田必於無事之時則異夫好田獵畢弋不修民事與喪蒐者也乾豆所以祭祀祭祀而後賓客賓客而後充庖此頤卦先所養而後所自養之意也祭祀賓客以上殺次殺充庖以下殺厚所養而薄所自養也 嚴陵方氏曰事謂喪荒之類天子諸侯於無事之歲然後田則其田也可謂有節矣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田所行之時也乾豆賓客充君之庖則田所爲之事也所行之時有四所爲之事有三故曰歲三田也

與易言田獲三品同義所謂三田如是而已公羊氏以夏不田誤矣夫乾豆所以奉神賓客所以奉人充庖所以奉已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已故其序如此周官祭祀賓客羞服之式其序其義與此合所謂乾豆者何也上言乾則知豆之實爲醢下言豆則知乾之用爲饗矣周官籩人掌四邊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上言籩人以見醢人所掌者爲豆下言醢人以見籩人所實者爲乾王制言豆而不言籩周官言籩而不言豆亦互相備也且邊之爲器編竹爲之所宜者乾物故四邊之實皆脯鱗乾蓀之類豆之爲器刻木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三

爲之所宜者清物故四豆之實皆菹醢醢之類祭祀之物不止於邊豆之實而此止以是爲言者蓋田之所供者止於是故也若鼎俎之實則牧人供之而已

新旨三爲字宜玩蓋先王爲祭祀賓客等不得已而取禽獸耳須知非盤樂意

新裁爲乾豆致孝也爲賓客修禮也充君庖養性也無事正致孝修禮養性之日也天子諸侯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有田獵而所以田者爲三者之用也三者維何莫重於宗廟

之豆實也田之上殺者有以給之是一爲乾豆而田也其次賓客之薦羞爲重也田之次殺者有以供之是二爲賓客而田也若夫充庖自奉而可後也田之下殺者僅取足焉是三爲充君之庖也急於神人而後於奉已如此

纂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田也必言田者獵在田中又爲田除害也三田卽下三者之用非謂三時之田也擇取三物蓋以死之遲速爲貴賤也

按鄭謂夏不田陸氏謂缺一時不定屬夏今不從之爲三事而田亦見孔疏中陳注用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三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陳注書曰暴殄天物合圍四面圍之也掩羣者掩襲而舉羣取之也

鄭注不敬者簡祭祀略賓客爲盡物也

孔疏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

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爲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爲夏殷禮下曲禮爲周禮義或然也

馬氏曰謂祭無益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謂暴無傷故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無事而田非以從獸無厭蓋田者所以供祖廟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也故曰不敬田雖以殺爲上而殺之中又有禮焉故曰不以禮雖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取也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獵此田以禮之事也天子勢足以合圍故曰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羣故曰不掩羣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禮

此非特田之以禮又示其有愛物之仁也曲禮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與此不同何也蓋曲禮者周制也其禮則致詳言國君春田不圍澤則知天子得圍澤也言大夫不掩羣則知諸侯得掩羣也殷之制則致寬故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也講義田不可廢亦不可過唯不可廢故無事則必田無事而不田是不知事神接人之道斯爲不敬也唯不可過故其田必以禮田而不以禮是荒於田獵斯爲殘暴天所生之物也

嚴陵方氏曰合圍謂合蔽澤而圍之也掩羣則掩禽

擊之羣而已此大小多少之別也

郝解不敬謂慢神忘賓也不以禮謂取之無厭如合圍掩羣之類暴殄絕也合圍而殺之掩羣而取之是暴殄天物也

新裁此總言田獵之禮暴天物蔽二句輕只說箇禮字出下俱是田之禮天子不合圍二句禮行於節之中須知天子諸侯勢足以合圍掩羣而曰不者正見節處

纂訂首二句側說重下句合圍重合字掩羣重羣字不合圍至不覆巢皆所謂以禮也此言田獵之有節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禮

無事不田則乾豆賓客之用缺矣故曰不敬田不以禮則上下無節盡物而取不曰暴天物也哉田之禮何如天子勢足以合圍而不盡物取之者仁也諸侯勢足以掩羣而不詭遇獲之者義也皆禮也

按上文田爲三事此不敬只承乾豆賓客二者而充庖不可謂不敬也禮字固該下二節而此節所謂合圍掩羣正是不以禮而暴殄天物處下節推廣言之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陳注殺獲也獲所驅之禽獸也綏旌旗之屬也下偃仆

之也佐車卽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獸使趨於田之地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序

鄭注緩當爲緩緩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佐車驅逆之車

孔疏緩字是糸旁妥是登車之索緩字是糸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緩字故云緩當爲緩云有虞氏之旌旗也者按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旌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綏旌旌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綏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美

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注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虞云植虞旌謂田獵羅致禽旌旗也並與此綏不同也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綏小綏者

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緩異於周也 大司馬云乃

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各不同也按大司馬春秋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總放火焚萊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大司馬又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既畢布列車乘總驅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卽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殺禽既畢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鄭云百姓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毛

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秋羅弊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又云冬徒弊注云冬田主用眾物多眾得取也嚴陵方氏曰天子殺則下大綏大夫殺則止佐車者田車之有緩田者執之以升降也田車之有佐田者用之以驅逆也下綏則示其不復有升降之節也止佐車則示其不復爲驅逆之備也既殺而獲禽獸則不復有升降之節與驅逆之備而田之有節固可見矣於大夫言佐車則天子諸侯所下之緩皆正車也以大綏言天子以小綏言諸侯以佐車言大夫又所

以爲重輕之別與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者蓋尊卑先後之序也大司馬之車弊亦若是已言百姓而不及士者以士之卑與百姓不必爲先後之序故也既曰田又曰獵其實一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佐車驅逆之車佐車有非驅逆之車故曰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謂之驅逆驅而逆我然後殺之故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

鄭陵胡氏曰緩登車索也已殺獵止之時不復驅車故下之下謂執緩不抗而弛緩也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緩諸侯發抗小緩抗謂不下也此云緩故下云止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三

佐車皆一類也鄭云緩作緩有虞氏之旗也案明堂位夏后氏之緩故鄭引之彼論旌旗以緩爲緩可也此論獵止弛緩及止佐車皆是車一類不必易爲緩也鄭多改經文非也鄭又謂下爲弊云弊仆於地也按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謂田罷致禽於旌旗也植立也田罷當立旗豈有弊仆於地之理又可見緩非緩也先儒云此冬獵之時也則大緩小緩是夏殷之法故秋冬田皆用緩異於周春夏田用緩也且鄭既以緩爲有虞氏之旗則夏殷周安得用之今云夏殷秋冬用緩周春夏用緩又明此大緩小緩非緩也

新裁二節禮行於序之中天子田必舉大緩諸侯田必舉小緩大夫田必用佐車下之止之者既有所獲不復田也殺者獲禽獸之意

纂訂天子殺則下大緩節自其循尊卑之序者言之天子殺而獲所驅則下大緩以示不田於是而諸侯田矣諸侯殺則下小緩以示不田於是而大夫田矣大夫殺則止佐車以示不田而百姓田獵終之此於有序之中寓止殺之意田之禮也

按殺謂殺罷也緩作緩說是百姓田獵想是田獵罷而百姓亦得以取其餘此言有序是一層罷又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三

一層却京山以百姓田獵爲冬獵不合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

陳注梁絕水取魚者周禮注云水堰也堰水爲關空以笱尋其空月令仲春鷹化爲鳩此言鳩化爲鷹必仲秋也罝羅皆捕鳥之網罝獸子之通稱殀斷殺之也天禽獸之稚者此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廣仁意也

鄭注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罝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重傷未成物殀

斷殺少長曰天 覆敗也

孔疏按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按魯語里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罾罟羅網又云獸長麋天鳥翼殷卵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 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罾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三

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為鳩則八月鳩化為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為鷹是也設罾羅者按說文云罾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罾謂之羅罾羅總捕鳥之網 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芟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蟄則作羅補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三

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云春火弊是也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按司燿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按春秋昭六年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 說文曰昆同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日故為明 不麋不卵據春時特甚不殀天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麋天鳥翼殷卵是春尤甚此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長麋天與麋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天

嚴陵方氏曰獺祭魚蓋孟春之月也豺祭獸蓋季秋

之月也魚陰物也其性隨陽而上春為陽中魚於是時則易取焉故獺祭魚而入澤梁者因以為取魚之候也獸陽物也其質乘陰而成秋為陰中獸於是時則可取焉故豺祭獸而田獵者因以為取獸之候也虞澤虞也周官有山虞有澤虞月令於季秋之月言草木黃落蟄蟲咸俯則凡此所言皆主季秋可知然考之周官則有不合特殷之制異耳麋卵已見曲禮士不取麋卵解然經言秋宜犢麋又言韭以卵則麋卵非不取也亦禁之使有節而已不覆巢者不特惡傷其孚乳而又惡其盡物之利焉且巢以仰承為順

故以不覆言之

延平周氏曰獺祭魚而下主言秋冬不麋不卵而下主言春夏若獺祭魚者莫非感陰氣之肅殺若麋與卵者莫非感陽氣之發生先王輔相天地而育萬物有道也

山陰陸氏曰不直言入澤梁者雖入猶有紀極獺祭魚十月豺祭獸九月鳩化為鷹八月也舉其重者於其舉重淺言殺物君子之辭也退草木在下賤之也其直言入山林亦以此爾雅曰火蟲為狩即此所謂火田然則季春出火為焚也為耕而焚非為獵而焚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至

也即經應焚碩問昆蟲蟄否是之謂不知務農向述卵尚暗先王於物無不致意焉不言孩蟲言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嫌也不言飛鳥言鳩化為鷹然後設罽羅不嫌也據母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麋毋卵言胎在天上言卵在麋下閱胎卵也一則在上則在下亦互相挾著一視同仁不麋不卵矣又不欲殺胎也雖不殺胎天亦不可雖不厭天覆巢亦不可

長樂陳氏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後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啟蟄而周禮仲春之田有火弊者焚

園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焚禮也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非禮也春秋之時楚子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歟

郝解古天子田獵所以講武事故周禮大司馬蒐以教振旅苗以教茨舍網以治兵狩以大閱無事則為田獵有事則為軍旅孔子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所以安不忘危之道也若夫羞俎豆備裘褐虞衡之官足以供之是以魯人獵較猶為儉俗幽風于貉載績武功車攻吉日為宣烈中興五子之歌垂戒史牒狩即焚丘春秋致譏孟子謂百姓聞車馬之音疾首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至

蹙頞者好田之謂也泊則獵非首務亂則田為禽荒今云無事不田謂之不敬過情之論也周禮四時田此云一歲三田鄭氏推為夏禮誤也其謂夏月不田近之易象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禴祭周禮夏祭曰禴以水禴菜而祭四時惟夏祭薄不用牲牢故不田觀或有之下文亦云天子祭歲一特三稔裕豐而特儉豈以特故廢一田歟又云春特則不田似又不在夏矣皆不可曉設罽羅以仲秋鳩化為鷹為候夏小正又云鳩五月化鷹驗之布穀五月無聲夏小正言為然五月鳥未成則記言又誤矣

新歲禮行於時之中注順時序廣仁意宜串看

新旨此節疑泛言王者之取物因天地自然之利而盡撙節愛養之仁是承上文田獵之意而推廣言之蓋入澤取魚與田獵不類入山林還當作取材木方與田獵有關舊多專主田獵說今姑因之耳 自其順時序言之孟春獺祭魚春爲陽中魚乘陽而上然後漁人入澤梁季秋豺祭獸秋爲陰中獸於是而獵悍然後田獵仲秋鳩化爲鷹殺氣漸盛然後設罝羅以捕鳥孟冬草木零落生氣漸衰然後入山林以獵禽獸仲冬蟄蟲壞戶未蟄恐傷生氣故不以火田至

禮記詳說卷四十一 王制

三

於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是隨其時之所宜以順其物之所生也何莫而非田之禮哉

按入山林孔疏言取材木而時講謂取獸似多一折不植物亦物之當撙節愛養何必飛潛動乃見仁哉 說文草曰零木曰落可不分昆字不一說此處鄭云明蟲又祭義注昆蟲溫生寒死之蟲顏師古曰昆眾也通雅曰昆蟲者渾而言諸蟲也看來作蟲之總名爲是

禮記詳說卷四十一終

禮記詳說卷四十二

牟陽再觀祖輯撰

王制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少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陳注以三十年之通者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年之餘也蓋每歲所入均析爲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歲之用矣此所以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鄭注以九年言之蓋積三十年內閏月當一歲也一說二十七年則有九年之餘言三十者舉成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數耳

鄭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 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 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給爲

孔疏此一節論冢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 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 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

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
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爲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
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人之多少以爲來年
出用之數 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均分爲
四分一分撥爲儲積三分爲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
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爲一年之蓄三
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
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略有閏月十二足爲一年故爲
有九年之蓄是王肅以爲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
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

當給爲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也爲謂爲造國
家器物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則制國用
存乎家宰明矣制國用制其多少之數也然國之用
資於財財之成繁乎歲歲之功見乎末故制國用多
少之數必於歲功之杪也以歲之功見乎末猶木實
成乎杪五穀即黍稷菽麥稻也先後固不齊矣故必
五穀皆入然後可以制國用也歲之杪則五穀皆入
矣申言之者以見百貨之用制之者以五穀爲之主
也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地小而所出之物多則

由乎年之豐地大而所出之物少則由乎年之耗故
用地小大以視年之豐耗也必視年之豐耗將以制
國用故也耗減也上曰歲下曰年者歲之杪主時言
之年之豐耗主物言之故也且言歲則必期焉言年
則不必期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通融三十年
之豐耗以爲國用多少之制也必以三十年爲期者
舉一世言之而天時人事大略可知矣上言制國用
於歲之杪此以三十年之通者蓋爲比年之常法則
以三十年之通權一歲之宜則於歲之杪而已量入
以爲出者量三十年所入之多少爲比年國用之節

也

馬氏曰家宰者以位言之則處於六卿之上故謂之
冢宰者以言其高之極也以職言之則主天下之事
故謂之宰宰者以言其主也蓋歲之杪者萬物以成
方此之時而九賦皆入焉故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
必在於九賦之後也國之用則在於財而財之所出
則在於地地之所生則本於天時地之所出有多寡
而天時之所成亦有多寡故曰用地小大視年之豐
耗蓋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而以爲常也禮之厚薄以
乎之上下而以爲變也

金華邵氏曰先王之制國用不爲定法非若後世之拘於繁文守常而不知變者故爲法也必於歲之杪蓋歲杪則五穀皆入可以視其所入而爲所出也又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之蓄然後計見在之數以爲用度之法豐不使之有餘耗不使之不足曷嘗有定法哉如此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窮而凶荒水旱其民不至於流離饑餓者此也

講義用地大小校之則所入之多寡可見故可以觀年之豐耗也

卷四十二

王制

四

新裁首句提起至制國用一氣說謂冢宰職在制國用制之何時必於一歲將終五穀皆入之後然後總其記要以制來歲之國用焉用地小大至末亦一氣看制之何如謂用地小大視年豐耗以三十年通融之法制之而量入爲出正制用之法也三箇制國用皆虛至量入句方實是制用處大小是一定者故直曰用豐耗則或然之數故曰視以三十年句方是因地與時而爲通融之法蓋每歲所入均析爲四存其一而用其三一年存一用三則三年餘三分是三年餘一年之食又積之而三十年用九十分存三十分

是積之三十年餘十年之食矣量入句緊頂此三句來但三十年句主存一分言量入句主用三分言冢宰制國用妙處全在一箇通字時說都云每歲所入均析爲四存一用三爲通若是這樣制用又是死法不謂之通了比如今歲所入四十萬叩數用三十萬存著十萬幸而無事無故是矣設或來歲有兵亂災喪意外之事三十萬用不住終不然也守定這存一用三之法可謂之通融乎這也不名爲三一年之通了冢宰之通以析四存一用三爲大槩數目其間活變隨時通轉挪移如今歲事多便都用了四分亦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五

得十分不得已再便把前所積貯的再通來用些也使得只是三十年之中平時多亂時少熟時多凶時少此時少用些多存些補得前所多用之數大槩通融算來大約三十年有十年之餘這纔謂之通所以必定要三十年之久方通融存留得十年者以此若是九年要必定留三年之蓄就必不來了何也堯湯七年九年之水旱世上不可知的事冢宰也都見得到了冢宰領天下之賦嘗於國用而制之矣制之何時也於一歲將終之時五穀皆入之後夫然後總其計要而曲爲之制以待來歲之用焉而其法何如

彼五穀乃地之所產年之所獲者也地有大小年有豐耗五穀之入亦因之而有多寡矣於是用地之小大視年之豐耗遂將此地與年之所入者以三十年經入通融之法制國之用而量其地與年之入以爲來歲之出焉因入以制其出而所入必如其所出入豐則出亦豐入儉則出亦儉也如是則制用有節不至費出無經矣家宰經國之善如此哉

新旨由入而出是國用曰量爲正所以制之也全重經費上不用積貯意

說約須知通字又從三箇用字生來國家泉賦只要

穀得用不至束手無措便妙原非積之無用曰用曰通俱可味量入爲出正見日月用便日月留留不盡之用乃是制之妙處下節國無九年之蓄云云亦是反言以見制之不容已處總一制國用也心典一說此經費之法下乃積貯之法注中每年餘一云云且留待三年耕積用量入爲出緊頂上三十年之通來此正是通處說者乃以今歲來歲字面入之非是按家宰制國用提起作冒歲杪五穀皆入制國用之時也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制國用之所據也用視串看重年上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是正

言制國用處一年所入作四分用三餘一三十年通計之每年必餘一分而以三分爲用年有豐耗入有多寡故須量入爲出不是死法歲杪制用故量入爲出屬來歲說

祭用數之仿

陳注鄭注以仿爲十一疏以爲分散之名大槩是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行常祭之禮也

鄭注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

孔疏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仿此直云數之仿故知是一歲之仿也又知仿爲什

一者以仿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防指其數彼注仿爲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什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也山陰陸氏曰家宰制歲之用以其餘歸於此謂之仿仿若卦之仿

馬氏曰周官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喪祭居其二焉故王制止言喪祭者舉其重者而言之也喪則用三年之仿祭則用數之仿何也蓋祭則有常典而喪者出

於非常之變也出於非常之變故喪三年則不祭非特哀有所隆而祭有所不暇也抑亦見財費之不可無節國之用非止於喪祭而以喪祭爲重

金華邵氏曰祭用經用之什一者不敢略於神也喪用三年之仿抑亦送死之禮尤所不當略乎

纂訂量之何如祭天地宗廟山川社稷等事必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仿者十分之一蓋均析爲四而用其三以此三者分爲十分而用其一分也

新旨家宰又念鬼神所繫故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

用其十分之一以行常祭之禮焉即歲有豐也而什一之數有定不以饒沒禮也歲有凶也而什一之數有常不以菲廢禮也按量入爲出多端而祭與喪其大者兩仿字正是量之所在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仿

陳注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以前常屬紼於輜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越喪紼而

往也喪三年而除中間禮事繁難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一之一也

鄭注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輜車索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

孔疏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輜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之故云越紼云紼輜車索者以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

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

程子曰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可致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不可廢則止可使冢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正叔正叔謂古人居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

子厚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亦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張子曰唯天地社稷越縉而行事則是未葬未葬則如何祭是時雖欲祭之不可得也若居喪未葬則因禮有總不祭之文方祭之初雖功總如何可祭又豈可三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總功之喪踰月可祭當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罷反喪服

朱子曰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起居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閒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不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事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過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但卒哭之期須既葬

立主三虞之後卜日而祭以成事方可耳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不可

藍田呂氏曰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之喪業猶可廢喪不貳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忘哀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也後世哀死不如古人之隆故多疑於此

嚴陵方氏曰易言大衍之數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劫以象閏蓋劫者指閒也揲著而四分之奇則歸之於指閒故也此所謂仿亦四分之一爾數之

仿則一年所用四分之一也三年之仿則三年所用四分之一也祭之用數而寡故用一年之仿喪之用疏而多故用三年之仿亦各稱其宜而已喪三年不祭則不以吉事干凶禮也唯祭天地社稷則不以所親廢所尊也

纂訂喪凶事祭吉事故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不以卑廢尊也爲越縉句又不祭之故

按越縉行事後世變禮之所爲非古制也當以不祭句爲重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濫祭豐年不畜凶年不儉

陳注暴者殘敗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所謂以美沒禮也惟其制用有一定之則是歲有豐凶而禮無奢儉此記者之言雜記云凶年祀以下牲孔子之言也

鄭注暴猶耗也浩猶饒也 常用數之仿

孔疏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浩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饒也長樂劉氏曰以三年之仿共於喪祭斯亦足矣踰禮越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者故曰暴也儉於禮而不盡其財故曰浩浩謂財有餘而禮不足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圭

馬氏曰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豐年則用豐年之仿凶年則用凶年之仿豐年而加於仿之外則謂之奢凶年而略於仿之內則謂之儉乃所以與年之上下也

郝解用不足則殘缺敗禮曰暴用有餘則泛濫沒禮曰浩豐年用仿不過禮故不奢凶年量其仿以成禮故不儉蓋年有豐凶仿有多寡禮亦因之雜記謂凶年祀以下牲正此意 喪祭皆大禮皆至情禮則祭為重情則喪為切如以情三年不祭可也如以禮郊社越縗未為不可而說者疑之嘗觀周書顧命成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圭

勝也可以達禮義矣

新旨上二節言喪制之用有定數下是明其所以定數之意

新裁家宰制國用用莫大於喪祭以制祭言之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是為祭用數之仿也以制喪言之總計三年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為喪用三年之仿也然所以必用仿者何也蓋喪祭之用當視其仿之多寡若仿多而用少則其失殘敗而不整故曰暴仿寡而用多則其失泛濫而沒禮故曰浩二者皆非禮也故祭禮之厚薄當視年為

上下豐年則用豐年之飭不得過此飭而失之奢不奢則無浩之失矣凶年則用凶年之飭不得不及此飭而失之儉不儉則無暴之失矣言祭而喪不可知

于
纂訂喪祭用不足二句此申言用飭之意不足者縮於飭之內有餘者盈於飭之外暴與浩其弊也祭豐年二句正在用飭上見此是活法非有一定之制而無隆殺也則無暴浩之失矣單言祭而喪可例見安暴浩只就行禮時說禮不齊備謂暴禮多泛設謂浩不以物言注疏物殘則耗多一折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古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曰樂

陳注飢而食菜則色病故云菜色殺性盛饌曰舉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又云大荒則不舉者蓋偶值凶年雖有備亦當貶損耳

鄭注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

孔疏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

馬氏曰豫備不虞者古之善政也急者迫而不緩也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猶足以爲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之四方矣故曰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推而至於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言之者舉成數也說者以爲三十年爲一世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雖有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古

天子食日舉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延平周氏曰不足言其財急言其民國非其國言其上

長樂陳氏曰古者天子大喪大荒大札則不舉天地有裁邦有大故則不舉至於荒政則蕃樂大凶則弛縣然則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豈不宜哉蓋天子能承順天地和理神人使無災害變故然後可以嘗備味聽備樂故饌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珍用八物羞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器醯醢六十物鼎十有二物

其舉備味如此侑以備樂可知豈非王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之意乎膳夫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大司樂王大食皆令奏鐘鼓夫以天子一飲食之際未嘗不關天下憂樂與夫獨樂而不與民同者豈不有闕歟

山陰陸氏曰國非其國言如此國非人之國矣

金華應氏曰此言非謂旱乾水溢亦不廢樂也謂既有三十年通制之規模雖凶災而民不病則常時可以日舉樂耳蓋雖一飯之頃而不忘乎民也若夫偶值凶年則雖有備而亦豈敢用樂乎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六

說約味然後二字見必至此纔使得不然就不可了新裁此言儲蓄之法首三句是當豫備之意以下是有備無患之事以三十年之通處常則以耕者之稅入於上處變則以上之所積濟乎民此所以雖凶旱而民不飢然後天子後天下而樂也 看來三十年之通然後民無菜色可見凶荒之值必蓄積厚纔能展布賑濟得來曰以三十年之通則三十年閒挪移撤借存留補湊不知用多少心機方可爲凶年之備天子之後天下而樂不樂在荒年樂在未荒時先可爲荒之備也 夫豕宰之制國用也必豫爲足國之

計使不至於急而後可也蓋國無九年之蓄則其財匱故曰不足無六年之蓄則財愈匱故曰急夫曰急曰不足雖非完國而猶足以爲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則卒然凶旱水溢何以備之國非其國矣是以豕宰制通融之法以爲儲蓄之方以三年耕者之所入而餘其三使有一年之食而蓄之矣九年耕者之所入而餘其九使有三年之食而蓄之矣等而上之則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儲蓄既廣則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之憂矣由是天子之食雖日殺牲以充鼎俎日奏樂以侑食亦不爲過蓋減膳徹樂雖人君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七

修省之常而有備無患則又不必過爲之慮也纂訂此節要着蓄字蓄非聚之謂驟而斂之之謂聚徐而貯之之謂蓄卽下三十年之通是也總是三十年之通覺此與前稍別者前主制國用就所用三分者而言此則就所餘一分者而言也蓋立國必先養人養人必先足食足食必先儲蓄未荒先可爲荒之備也一說古者君民一體則民之蓄卽是國之蓄故此節指足民說玩本文附在制國之後斷從前作國蓄說爲妥

合參要極言三十年之通的妙處故反覆說來見制

之不容已也三年耕四句指家宰制國用說

按此節有二說一主國用一主足民時講多就國用說與前制國用相合愚謂就國用說則以三十年通計國用有餘於民無菜色尚隔一層故新裁有賑濟之說殊費轉折不如就民說則餘三餘九皆在民以三十年通計民有餘穀凶旱水溢自然民無菜色似覺直截三十年之通五字同而前通計國用此通計民用未爲不可況先王立法豈得專籌國用而不計民生乎

天子七日而賓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九

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陳注諸侯降於天子而五月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士庶人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固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其以上文降殺俱兩月在下可知故略言之歟孔氏引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士數死月爲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誠如此則是大夫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氏說爲正

鄭注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

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食牲器之數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曰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曰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九

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按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許以降二爲差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爲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爲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按膏肓休以爲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爲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

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葬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爲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上曲禮疏

劉氏曰殯與葬生者送死之事也天子功德施於四海諸侯功德洽於一國大夫士恩德孚於一家庶人恩德著於其族固有小大之差矣及其終也臣子之心未忍死之猶冀其復生也故其殯者不得已而殯之是以有七日五日之差雖庶人之殯猶俟三日是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辛

豈得已哉若夫葬者當其朝歲諸侯雖在六服罔有弗至或奔喪也或會葬也或會於練祥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歲之諸侯則爲位服於其國而遣卿以會葬同軌之內畢至者謂此也七月而葬所以極四海之哀誠也諸侯之葬必五月者相爲賓也同盟之諸侯也雖非同盟而爲其舅甥姑姊妹之邦也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其事具其誠盡矣

纂訂此記喪禮同異之制也死而斂於棺曰殯天子與庶人日數不同者以送終禮物尊者多而難備卑者少而易備故也啓殯而藏棺於土爲葬其月數亦

不同者以天子七月同軌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故也左傳曰士踰月而葬此謂士庶與大夫同誤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也若期喪則親不敵貴故諸侯絕大夫降

按大夫三月士庶人踰月定禮也此云士庶人與大夫同三月或秦漢之時相混如此孔疏士數死月大夫除死月曲爲之解不可用

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

陳注此言庶人之禮庶人無碑絆縣繩下棺故云縣空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壬

也不封不爲丘壟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庶人則終喪無貳事也

鄭注縣封當爲縣空縣空者至卑不得引繡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爲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爲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孔疏庶人之喪賤無碑絆空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縣空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爲雨而止庶

人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土爲封不槨墓以樹若土
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
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餘居喪之外不供他
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 知縣封當爲縣
宰者若封是封土無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
爲窆也不直云封當爲窆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雨
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不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
不得引紼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綽今庶人無綽
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紼下棺云雖雨猶葬以其
禮儀少者按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

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
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不
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慎謹按論語云
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
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按釋廢疾云雖庶人
葬爲雨止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
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
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
及葬皆爲雨止云封謂聚土爲墳者以對上封爲窆
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爲墳云周禮日以爵等爲丘封

之度者是周禮家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
封周以士爲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
封樹彼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
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
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
文按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
言二也者上貳是副貳之貳下二是二三之貳喪不
貳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
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
嚴陵方氏曰封之名雖一然有所謂掩坎之封有所

謂積土之封若檀弓言縣棺而封卽掩坎之封也若
禮器言丘封之大卽積土之封也此言不封亦不積
土而已
山陰陸氏曰案禮表多借卷字有卷龍飾故也偏多
借辨字偏而後能辨故也釋多借舍字多借封字
釋之則舍窆之則封故也然則凡字雖借蓋亦有義
焉
長樂陳氏曰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瘞之不爲雨止以
其有進無退也喪不貳事以其不可奪親也魯葬定
公與敬嬴以雨不克葬而春秋譏之則不爲雨止者

不特庶人而已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則喪不貳事亦不特庶人而已必以庶人爲言以其葬具之不備易以雨止食用之不足易以事奪故也

臨川王氏曰喪不貳事當連自天子至於庶人爲句三年不從政所謂不貳事使一於喪事也金革無辟上使之非也或權制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三

年之喪可知也 七五等日月議禮者以數別尊卑云爾鄭謂尊者舒卑者速亦非截然定三五七之限卻尸七日五日不就木則腐爲虐土而人畏之以此求生顧不害與不爲雨止因春秋書敬嬴定公之葬雨不克左公羊誤以爲禮故記附會謂庶人與諸侯禮異也苟禮邪則春秋不書書雨不克葬譏不戒也不爲雨止何獨庶人不封不樹茫茫原野數世之後焉識巨隴喪不貳事以爲通禮則可以爲庶人之禮如解者所云則是士大夫親死皆墨衰經與於公門之事不可爲訓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三

纂訂周禮家人以其爵等爲封土之度與其樹數別貴賤也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栗士四尺樹以槐有爵乃有封土王公曰臣諸臣曰封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蓋周之士制也士以上受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除居喪外不供他事不奪親也 一說凡有喪者皆不貳事檀弓下篇載仲尼曰王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是天子不貳事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

亦然諸侯不貳事也曾子問載孔子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是卿大夫士不貳也金革無辟上使非也亦權制也此說宜知但玩庶人縣封節以庶人二字作首只在庶人上說甚順 士雖無碑猶有二綽庶人則縣繩下之不得用綽也葬不爲雨止但禮儀少也不積土爲封不標墓以樹卑不須顯異也喪不貳事庶人終喪不使從政也 按字書綽竹索也與麻繩無大分別謂士用綽庶人用繩可疑又紼引柩索也鄭謂不得引紼下棺孔謂

庶人無紼唯以繩縣棺繩與索又何分別郝京山謂以二絰縣棺下壤直以絰爲繩近是不爲雨止所以徹怠緩若大雨滂沱不能行事豈得不暫止春秋譏葬定公雨不克葬爲無備若庶人豈能爲備乎不封不樹當謂封不可高樹不成行若稍爲封起散栽樹木以爲表識與禮當亦無妨喪不貳事謂不應他事鄭謂不從政言免官役也庶人且然以上皆不貳事可知王氏謂喪不貳事連自天子達於庶人爲句似有理今不敢遽從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美

陳注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與此意同

鄭注從死者謂衣食棺槨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

孔疏廬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植性卒哭成事祔皆少

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皇者卜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尙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廬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爲喪奠也或云在喪中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美

祭尙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故知廬植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

長樂陳氏曰祭雖從生者而有所謂從死者故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而其尸服則以士服

臨川王氏曰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謂棺槨衣食之不同與此喪從死者祭從生者似異

郝解喪從死者卽中庸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之類從死者葬以安其分也從生者祭以伸其情也自天子下至庶人此禮同也

按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定禮也後世有封

贈之典以子爵爵其父則死者之爵可因子而易也
未封贈者則葬從父爵 孟子衣衾棺槨之美只是
從厚而美觀未必有踰分之物不以士而以大夫也
支子不祭

陳注說見曲禮

長樂陳氏曰支子雖不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爲士

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天子三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天

陳注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太祖始爵者也士一
廟侯國中下士也上士二廟天子諸侯正寢謂之路寢
卿大夫士曰適室亦謂之適寢庶人無廟故祭先於寢
也

鄭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
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
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 太祖始封之君王者
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 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
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謂諸侯之
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 寢適寢也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 鄭
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
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
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
與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
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
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
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 凡始封之君謂
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
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天

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又立
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
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
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
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
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
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太祖
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
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
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

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適夫人之次子或眾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閒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如鄭志答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三

禮商比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

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婚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總號故春秋殺卿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鄒入於齊傳曰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三

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 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襲處故知適寢也

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當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止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祖則猶知祖而不知父禽獸道也尊祖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張子曰七廟之祖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深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櫨故盡出之因是而祧用意宛轉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太祖若大夫安得太祖廟數以親數又况祖祭自有宗子此言蓋爲世

祿之家發之也

朱子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召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或問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聖

門室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於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祔於大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祔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聖

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邠霍爲文之昭邠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

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禘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因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三

官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

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其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祧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三

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卽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室室寢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

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稅複廟重檐諸侯固有
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黜陟斲釐大夫有不得爲者
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矣曷爲不降哉獨
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
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
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
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室異室而以西
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略矣然
其如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
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三

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遺詔
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
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
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
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枯於漢明
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
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
以尊其大祖者既裂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
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
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既爲虛文而事生事存

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己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
然亦至於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
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惟窮鄉賤士有不得
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
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
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
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議孝惠之飾非責叔孫通之舞
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
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
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三

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議而知
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籍則未見其有紀
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卽
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以深探遺旨特書總敘以
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辭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
復見二帝三王制作之盛故尼其事而嗇其傳邪嗚
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
璪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或謂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又云大夫
自無太祖答曰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

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大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大祖或云此春秋時世卿不由天子都汶理會答曰非獨春秋時如詩中說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爲大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又如周公之後伯禽已受封於魯而周家世有周公如春秋云宰周公這般所在自曉未得 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大祖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 孫毓云外爲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出江都集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无

禮向作或問未見此書只以意料乃知學不可不博嚴陵方氏曰天子廟七卽祭法所言考廟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廟及二祧是也諸侯五則以無二祧故也大夫三則以顯考祖考又無廟故也士一廟則以王考又無廟故也庶人則祭於寢祭法言庶人無廟正謂此也然祭法又言適士二廟而此不言者主於降殺以兩而略之也天子之廟止於七何也大祖之廟創業之所始萬世所不遷也而昭穆則合而爲六者蓋四世其服已窮矣然猶總也五世同姓已殺矣然猶免也至於六世然後親屬絕故止於三昭三穆與

大祖之廟而七也

馬氏曰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禮也故天子七廟至士三廟合於降殺以兩之意也祖以功建故無可毀之禮而有百世不遷者也昭穆以親崇故有可毀之禮親盡則有祧說者以爲周則七廟夏則五廟殷則六廟蓋非是也

長樂陳氏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廟而祭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舜之時禮於六宗與藝祖而七商書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七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无

之制其來尚矣先王之於死者常待之以生由士而上生而異宮死則爲之立廟庶人則生非異宮死則祭於寢而已 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違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禮於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殷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

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况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况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孔氏疏諸侯五廟謂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得立五廟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五廟無是禮也又鄭答趙商謂五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卑

爲殷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爲太祖若非諸侯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太祖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爲周大夫之制誤矣父以明察下故曰昭子以敬事上故曰穆宗廟有迭毀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言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

官家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卒哭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土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昭邪則毀昭廟始死者穆邪則毀穆廟昭與昭爲列而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之賜爵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二

王制

卑

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嫌乎尊者後祖之立口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乎北面而事之則昭穆之不互易不足怪也先儒謂周藏先公木主於后稷之廟先王木主穆在文王廟昭在武王廟於理或然

張氏瑛曰以周制言之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則所謂父昭子穆也然則王季親盡其廟既遷武王自右而上從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何也蓋昭穆以定位也武王既爲昭矣則其位在左自爲尊卑而無與於文王之穆也又四時常祀各

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此其所以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也及乎合食於太祖之廟則王季文王更爲昭穆而世次雖遠不可謂無尊卑之序矣蓋禮有三本而祖者類之本故孫常從祖而不從父所以不從父者不獨嚴重本之義亦嫌於代父也是以武王常從王季而爲昭成王常從文王而爲穆故廟制世次並行而不相害今若以王季親盡毀廟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下而上居穆位及合饗之祭而文王復爲穆武王更爲昭則是一身既爲昭矣又有時而爲穆既爲穆矣復有時而爲昭不惟亂昭

穆之名又考之經傳無所據矣且生而居處沒而殯葬以至耐祭入廟爲尸賜爵皆孫從祖而不從父所以昭穆常用世次矣至於廟次獨不然乎

新旨此節論廟制之典隨分而爲之隆殺意 天子積厚流遠立七廟以爲祀先之所父爲昭昭廟在左有三子爲穆穆廟在右有三與夫太祖開基創業之君爲垂統裕後之主屹立於其中合爲七廟也諸侯日嚴六德有國以裕後昆德澤亞於天子立五廟以祀其先二昭二穆與太祖始封之君合而爲五大夫日宣三德有家以貽後嗣德澤殺於諸侯立三廟以

祀其先一昭一穆與太祖始爵之大夫合而爲三至夫工所積德澤不及大夫其祀先也唯一廟耳庶人無德不仕只祭於正寢而已

纂訂天子之基業開而創之者始祖也燕而翼之者羣宗也故有七廟之制左三昭以祭高祖之祖及高祖祖右三穆以祭曾祖之祖及曾祖廟中爲太祖合之爲七廟若諸侯其德澤垂統於昔者始祖也培植於今者羣宗也故有五廟之制左二昭以祭高祖祖右二穆以祭曾祖廟中爲太祖合之爲五廟大夫三廟左一昭以祭祖右一穆以祭禰中爲太祖合之爲

三廟昭取南面向明之意穆取北面深遠之意 天子初受命之主諸侯始封之君大夫始爲大夫皆謂太祖

按天子七廟以周制言之武王初立廟時當自文王而上爲三昭三穆后穆爲太祖至成王時武王入昭廟則昭廟之上當禘及至後世祧文王則爲西北之世室祧武王則爲東北之世室亦按昭穆之分也世室夾太廟兩旁其制甚尊與太廟並雖祧而爲不祧之宗謂初制便有二祧廟只二昭二穆者非也 昭自昭穆自穆雖有祧有升而昭穆不相易貽祭時大

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亦不紊 大夫三廟以祖考
為昭穆及始祖而三士一廟有考而無祖庶人祭於
寢則亦只是祭其考此實於人情未盡嫌故程子謂
三廟二廟一廟及祭寢不害其祭及高祖蓋廟雖有
限而主可增也廟不可加以尊王制主可增以伸人
情此是可從之說 明時許人祭四代因程朱之說
而起乃知大儒可以定禮 凡廟皆有寢而寢則無
廟寢之制高大不及廟亦須整潔非以寢居之室為
寢也

王制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陳注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以
禘為殷祭 疏曰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
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
熟而嘗也烝者眾也冬時物成者眾也鄭疑為夏殷祭
名者以其與周不同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
之

鄭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
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
祭宗廟之名

孔疏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
祭天地山川之事 此云春禘而郊特牲云春禘者
鄭彼注云禘當為禴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
云夏殷禮不改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為禴故於
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者
按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
禘為殷祭者按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

傳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是禘爲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禘而詩先言禘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盤至不甯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 餘見注馬氏曰此宗廟四時之常祭也禘以飲爲主而養死者之陽氣故春則謂之禘而禘必於仲夏而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所以審諦昭穆也故夏則謂之禘嘗以食爲主而養死者之陰氣故秋則謂之嘗烝氣也萬物盛多可以備禮故謂之烝此虞夏之制也而周則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二

變禘而爲祠變禘而爲禘而禘則謂之大祭故周官以祠春享先王以禘夏享先王而詩序亦曰雖禘大祖也

虞氏曰周禮大宗伯之職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禘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彝亦言春祠夏禘秋嘗冬烝此四時之祭名也考之王制則曰春日禘夏日禘祭統亦曰春祭曰禘夏祭曰禘又與周禮所言春夏之制相反矣考之郊特牲則曰春禘而秋嘗祭義亦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與王制祭統所言春夏之祭相反矣鄭康成之說以春

禘夏禘爲夏殷之祭周則改之亦無明文可據蓋康成以意揣之也至於郊特牲言春禘鄭氏釋之曰禘當爲禘字之誤也意謂王制祭統既言春禘則此不當言春禘故以爲禘字之誤然則祭義又言春禘豈有二篇之文皆誤哉此不通之論也竊嘗以意求之周官所言春祠夏禘此周禮也王制祭統所言春禘夏禘此殷之禮也郊特牲祭義所言春禘此夏之禮也何以知之記曰殷人尚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又曰樂陽氣也又曰殷人先求諸陽則殷祭皆用樂矣郊特牲所言春禘秋嘗而先之以享禘有樂而食嘗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三

無樂則爲夏禮非殷禮也春禘既爲夏禮則春禘自得爲殷禮矣

江陵項氏曰一歲四祭春日祠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所以待未毀廟之主凡天子至於庶人皆得用之獨無田者謂之薦耳三歲一祭曰禘所以待既毀廟之主自天子至於大夫用之以其有大祖之廟可以藏毀廟之主也五歲一祭曰禘所以報其繼天受形之祖則惟天子獨得用之蓋自其祖而上之至於天地之初賦形之始繼天而生者禮至於此不可復加非有天下者其孰得而行之哉

新裁二節首節言君臣內祭之同名同者言報本反始人皆有之也二節言君臣外祭之異禮異者天下與國分不同也此言天子諸侯以時思之之祭隨物稱心生者安而死者亦安之意心無窮而物有時因時因物以伸其孝者至孝也此言內祭因時異名要在君臣所同上發禘者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夏物稍成依時次第舉也嘗者新穀熟而嘗也烝者冬物畢成祭品眾多也曰春夏秋冬則不疏不數而合於天時曰禘禘嘗烝則或豐或殺而合乎地財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四

新旨且夫立廟固所以報本而舉祀亦所以追孝天子立七廟而祭先王諸侯立五廟以祭先公因時而舉焉春祭曰禘取於成禮無庸備物也夏祭曰禘漸次而行不至於怠而忘也秋祭曰嘗物始成而可獻不敢先之於己而必薦於祖也冬祭曰烝物畢成而咸備固當外之爲樂而多之爲美也此皆上合天道下順人情豈爲瀆祀也哉按時講多以此節連下節分內祭同名外祭異禮爲說愚謂上節言立廟此節言廟祭之名尤爲相合祭名數處不同分三代亦無確據姑依文爲訓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陳注視三公視諸侯謂視其養餼牢禮之多寡以爲牲器之數也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昔嘗有功德於民不宜絕其祀也周官制夏云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獨祭法加爲七左傳家語以爲重該修熙何龍之五官月令以爲門行戶竈中霤然則所謂五祀者名雖同而祭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五

各有所主也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大宗伯亦云祭社稷五祀儀禮士疾病禱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辨矣愚意鄭氏已是臆說祭法之言亦未可深信

鄭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視視其牲器之數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謂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能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孔疏知五祀是司命中雷門行厲者按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雷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按下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中雷門行以爲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

禮記詳說

卷四

王制

六

故以月令五祀當之總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大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既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按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飧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饗餼七牢飧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饗餼五牢飧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太牢祭亦太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騂冕鄭注禮器五獻祭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

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總爲五等諸侯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

禮記詳說

卷四

王制

七

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

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

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個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至褻瀆後世卻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僥求非望無所不至秦溪楊氏曰舜望秩於山川秩序也以次序而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特言其禮有隆殺輕重耳注疏拘於牲幣黍稷邊豆爵獻之數失於太泥遂至於不可強解不必然也

馬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所以報本返始抑以防僭亂之階也蓋天地者有域之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也故祭天地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而諸侯者爲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蓋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而不得祭社稷荀子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古之爲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之而名山大川者有功於民而民之取財用也蓋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眾故祭

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其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延平周氏曰祭社稷者不得祭天地祭五祀者不得祭社稷故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天子百神之主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境內之主唯名山大川之在境內者則祭之

講義天子祭天地謂祭天神於南郊祭地祇於北郊也諸侯祭社稷謂社爲五土之神稷爲五穀之神也大夫祭五祀謂祭司命中雷門行厲也經言五祀多矣月令則戶竈中雷門行也祭法則司命中雷國門

國行公厲也曲禮兼言天子諸侯大夫之祭五祀故釋者與月令同此言大夫祭五祀以別於天子諸侯故釋者與祭法同

廣漢張氏曰古者諸侯各得祭其境內山川山川所以爲神靈者以其氣之所感能出雲雨潤澤羣物是故爲之壇壝立之祝史設之牲幣所以致我禱祝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掩如此後世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其失久矣夫山峙川流是其形也而人之也何居其氣之流通可以相接也而予之也何居無其理而強爲之雖百拜而祈備物

以享其有時而應亦偶然而已

石林葉氏曰亡國絕世而無主後者雖已廢而不可與然先王興滅繼絕因國亦祭者所以見其仁也

廬陵胡氏曰因國謂所都所封之內因古先聖哲所居之地若晏子云夷鳩氏始居此地而後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新裁三天子平起作三段看前二段因方而異其祭下一段因地而同其祭 祭典大事而此乃報功之最大者末段先代聖賢其初功德與山川社稷五祀等豈忍遽忘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十

纂訂天子統理天下故祭天地如燔柴於太壇瘞埋於太折是也諸侯祭社稷春祈秋報是也大夫祭五祀如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雷秋祭門冬祭行是也天子豈惟祭天地哉有天下者天下之鬼神屬焉故祀天下名山大川如東南望祀於春夏西北望祀於秋冬是也五嶽名山也而其牢豆之饗必視食三公之禮蓋其生財利用之功與三公之奠安生民者同也四瀆大川也而其牢豆之饗必視食諸侯之禮蓋其源深澤溥之功與諸侯之潤澤生民者同也諸侯豈惟祭社稷已哉有一國者一國之鬼神屬焉故

雖不得徧祭於五嶽四瀆而境內之名山大川亦得

祀之以稱報也至若天子所都及諸侯所封之國因先代之故墟其先王先公嘗有功德於民而今無子孫以爲祭主故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雖未立其祭祀之主亦不失其祭祀之禮矣此又非念其及民之功也哉 曲禮天子亦祭社稷五祀諸侯亦祭五祀而此云爾者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僭乎上也 無主則祭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而不爲屈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而不爲僭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十一

按五祀皆有功於人者屬不相類從月令爲是 無主後謂無主祭之後人倒言之則無後人爲之主祭也

天子禘祫禘祫嘗禘烝

陳注禘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禘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禘則特祭者各於其廟也禘嘗承皆合食 石梁王氏曰特禘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於此時不禘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禘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禘故曰禘祫禘祫嘗禘烝而禘則特

鄭注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祫，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孔疏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

天子之祭當禘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爲禘祭惟禘爲
時祭之禘故云禘禘夏秋冬之時先爲禘祭後爲時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士

祭故云禘禘祫嘗祫烝 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禘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爲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禘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爲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爲虞夏祫祭每年皆爲又云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爲之不一三時俱祫然按鄭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祫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禘祫

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夏於秋於冬
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
皇氏之說非也

趙氏曰禘非時祭之名此文皆漢諸儒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鄭立不達其意故注郊特牲云禘當爲禘祭義與郊特牲同遂不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諸侯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十

禘則不禘以下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嘗烝三祭謂
魯惟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
邠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
常在這路如何守國理民哉

程子曰諸侯亦祭禘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
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禘
廟也

朱子曰正義所解亦難曉祔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著逐廟各祭祫禘之類又卻合爲一處則牷反詳而祫反略矣又據正義禘禮是四處各序昭穆而

秦溪楊氏曰程子之言正解釋天子禴禘祫嘗禘烝之義其曰祫合祭也只是禴祠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祭之本意最爲明白張子謂禮

齒

有一牯一禴之說正解釋諸侯禴禴一牯一禴嘗禴烝禴一章但本文言禴嘗烝三祭皆禴惟禴一牯一禴禮文殘闕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又別爲之說曰春祀高祖夏禴羣廟秋祭曾祖冬又禴來春祭社夏又禴秋祭禴冬又禴雖一牯一禴之說若可通但言牯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於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前程子之言簡而意備也又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時祭名詩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此云禴禴嘗烝乃記禮者之誤也

也祫者三年之閒祀祫祫嘗烝者四時之常祀閒祀之禮爲大常祀之禮爲小天子諸侯當祫之歲而猶不祫者以品物之少不足以備大禮故也天子先閒祀而後常祀故曰猶祈下言祫祫嘗祫烝諸侯先常祀而後閒祀故曰祈猶下言嘗祫烝祫蓋尊者先大卑者先小故也諸侯殺禮不猶祫一禴一祫而已至於四方各朝於一時而四時常祀又不能無闕魯東方之諸侯也明堂位獨不言春祭者以此馬氏曰祫者合也以人生前有會遇之歡而死則不可無會遇之禮故合羣廟之主祭於大廟天子三時

五

祭皆有禘此虞夏之制也至於周則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一禘則在於五年之閒禘禘之制說者辨其大小先後不同有以爲禘大於禘有以爲禘大於禘蓋古者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禘則先禘則知禘有大於禘也故周官以肆灌獻享先王此禘也以饋食享先公此禘也以肆灌獻享先王則以飲爲主以饋食享先公則以食爲主

山陰陸氏曰據此時祭惟祔爲植各於其廟祀之若夏禘秋嘗冬烝三昭三穆皆升合食於祖廟所謂三年一禘與此異彼禘之大者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

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言大以有小故也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禘嘗著猶別也以此經禘嘗之嫌故也左傳曰特祭於主烝嘗禘於廟特所謂禘也諸侯闕一時祭下天子也毛詩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祈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據此諸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又去時祭天子言禘酌言禘嘗禘烝諸侯言酌禘言嘗禘烝禘互文也相互而天子言禘禘在上亦言之法諸侯於禘一年禘一年禘下天子也凡有所合皆禘也士虞禮曰哀薦禘事何必三年然後為禘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七

三山林氏曰事有出於一時之陋見行之數千百載莫有悟其非者良可歎也夫禘禘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三而後二徐邈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小大則鄭康成謂禘大於禘王肅謂禘大於禘賈逵劉歆謂一祭而二名禮無差降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禘以冬不以秋矛盾相攻卒無定論此皆置而弗辨其可深責者始為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

據而云為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大事禘也推此是喪畢禘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定公八年皆有禘又可知蓋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禘僖宣二年既有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為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為此說後學又不察故為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七

始祖罪也大夫而族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祭何反以為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禘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者果禮邪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僖也魯之設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

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月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不書又何準也况宣公八年經書有事於大廟則是常制也而以爲禘何邪誠爲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吉禘於莊公是魯僖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宜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之僖公始書三望豈他公皆可望乎至成公而後書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成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爲一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九

嘗又可以爲法乎取亂世之典以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夫其論禘祫之制既繆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爲冬書閔公之禘於夏四月書僖公之禘於秋七月而彼一以爲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利用其時是自戾也雖然魯禮誠非矣先王之制可得聞乎曰孟氏之時不聞周禮之詳矣矧加秦火之酷乎夫子曰多聞闕疑鄭氏惟不知闕疑之理乃妄說以惑世况又效其尤邪求之聖經禘祫之交不詳所可知者禘尊而祫卑矣

禮不王不禘或問禘之說夫子答以不知譏魯僖也春秋之法所譏在祭則書其祭名不然則否書鄭書望書禘則所譏在郊望與禘也若文公之祫則譏其短喪逆祀不在於祫故曰大事而已何者禘者以始祖之廟未足以盡追遠尊先之義故推始祖所自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此天子祭名諸侯無禘禮嘗用之僭也若祫則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制加天子之制可乎考之經籍禘祫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九

又可知者此耳至於年數之久遠祭時之先後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得據漢儒臆論也郝解值與特同分祭曰值合祭曰祫天子宗廟四時之祭春則就各廟特祭夏則與大廟合祭值祭禮儉發生之時不盡物也合祭禮豐物漸成備物致享也前節謂歲三田或以此數新旨首舉時祭之禮惟天子特隆特之物殺歲一行之祫之物豐故三時行之也次節是因王事而缺其一未是因名分而缺其一

新裁三節此詳君臣時祭有隆殺所以辨分也首節

言天子四時皆祭而三時皆禘大言諸侯因朝而缺一非若天子四時皆祭重王事也三言因分而殺一非若天子三時皆禘守臣節也自主之各食於本廟曰禘其禮殺自主之合食於大廟曰禘其禮隆纂訂天子四時之祭禘者春物未備省而從禘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禘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禘此天子所以獨隆也

按此禘祫皆時祭而說者多以五年禘三年祫互相糾牽可以不用一年之內四祭一禘三祫各有其義時講以禘禮輕祫禮重豈各廟專祭者為輕一廟合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二十

食者為重乎 祫禘祫嘗祫祫只是一祭謂當禘嘗烝祭之時皆合食也注疏謂祫與禘嘗祫並行者誤若謂夏秋冬三時時祭之外復祫則三時禮重若謂三時時祭即祫似當以歲首之祭從重也時物未成之說不知然否 天子之祭不忠品物不備而患精力不足禘則各廟分行禮文太煩故從春以行之祫則合祭一處禮文從省故三時行之揣情度理似當如是

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

陳注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

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 石梁王氏曰諸侯歲朝為廢一時之祭王事重也

鄭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

孔疏祫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祫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祫則不禘也 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 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 烝則不祫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祫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三

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祫得祭者為始故也

朱子曰諸侯祫則不禘一段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節豈止一歲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新裁此見諸侯因王事而四時缺一祭意南方諸侯祫於春而夏則行宗禮故不禘西方諸侯禘於夏而秋則行覲禮故不嘗北方諸侯嘗於秋而冬則行遇禮故不烝東方諸侯烝於冬而春則行朝禮故不祫廢一時之祭非不祭也自有攝而代之者只是不

得親自主祭耳

按攝祭原是朱子疑義時講以之講非也若攝行則不可謂廢 諸侯無每歲朝王之禮或當朝王之歲可缺一祭似宜活看

諸侯禘祫一禘一祫嘗祫祫

陳注禘祫禘祫非有異也變文而已祫嘗祫祫與嘗祫祫亦然諸侯所以降於天子者祫一禘一祫而已言夏祭之禘今歲禘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禘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也 石梁王氏曰物稍成未若大成其成亦未可必故夏禘之時可祫可禘不可嘗也秋冬物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三

成可必故此二時必可祫故不云禘而云嘗祫祫此一節專為祫祭發也 愚按此章先儒以為夏殷之制然禘王者之大祭也今以為四時常祭之名何歟豈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專為大祭歟又周官制度云先王制禮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祫五年之禘象閏又云王制之言祫非三年之制也

鄭注王明禘祫文 下天子也祫歲不禘

孔疏諸侯降於天子故祫在禘上也欲見先時祭故祫在禘上 祫一禘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為禘祭惟禘一祫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

而云禘一者禘在祫前與祫在禘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 嘗祫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祫嘗然後為大祭之祫故云嘗祫祫祫鄭既云諸侯祫歲不禘是諸侯當祫之歲法不作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故違鄭注其義非也 鄭解天子每歲三祫諸侯再歲少一祫禮殺於天子也

新裁此只在禘一禘一祫上見殺於天子上節急王事而有所闕義重則恩輕此節避至尊而有所闕分屈則情降 一云義重恩輕分屈情降說得不是當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三

云勤修王事以慰祖考之心重義正以重恩也開舉祀禮以守臣子之分屈分正以伸情也 三時皆祫天子得以行之矣諸侯則少殺焉春物未成祫之用禘固不必言矣而夏之禘亦不得純用乎祫其禘與祫開歲而一行之也若祫嘗之祭則可純用乎祫矣是祫嘗祫隨時而禘祫與天子同也夏祭之禘開歲以禘祫與天子異也

纂訂天子四時皆祭而三時皆祫諸侯因王事而廢其一祭不得如天子之四時皆祭矣又避至尊而禘一禘一祫不得如天子之三時皆祫矣於孝享之中

寓尊王之意見仁義兼盡處

合參諸侯因分而減一時之祭避王尊也 諸侯夏祭之禘今歲植則來歲祫祫則明年又植不得比於天子三時之祫也

按講家皆以諸侯少一祫微祫禮之重固爲共遵之說予猶有疑焉禘一植一祫兩一字甚活當承祫植來謂諸侯廢一時之祭如春廢祫植則夏不可以不植故植禘如春不廢祫植則夏不復植只照常祫禘予意只見植之重備一說 孔疏禘一斷植一祫連甚謬夏當禘或植禘或祫禘是行禘祭而有植與祫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三

之異非謂不禘而祫也緣孔以四時皆行特祭而別爲祫祭故其說異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由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卯麥以魚黍以豚稻以薦

陳注祭有常禮有常時薦非正祭但遇時物卽薦然亦不過四時各一舉而已注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首時者四時之孟月也

鄭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土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

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孔疏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 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魚嘗麥先薦寢廟又土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議其用七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三

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云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 云土薦牲用特豚者按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

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故月令以鼈管麥以犬嘗麻引詩曰者是幽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旦之時獻羔祭用非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是也

賈氏曰羊豕曰少牢三牲俱爲大牢但非一牲卽得牢稱若一牲則不得牢名故郊特牲皆不言牢也長樂陳氏曰天子社稷福祿於天下故用太牢諸侯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羊

社稷福祿止於一國故用少牢諸侯社稷少牢宗廟則太牢者宗廟以仁社稷以義仁則極其隆故與天子同義則有所辨故亞於天子卯魚豚鴈以時之所宜論之則春宜豚冬宜鮮此則秋以豚夏以魚以物之相宜論之則羊宜黍豕宜稷鴈宜麥魚宜苽此則黍以豚麥以魚何也蓋魚之於夏豚之於秋鴈之於冬尤多而易得者也庶人之薦不過致其易得者而已月令季秋薦稻者稻常穫於十月而天子以前此者爲貴故與庶人異禮書曰古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祭有尸而薦無尸以至不出神主奠而不祭

有時物而無三牲黍稷此薦新之大略也鄭注釋王制謂大夫祭以首時然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周禮王者享烝之畋皆在仲月是祭有常月也月令王者薦新或於孟月或於仲季唯其時物而已是薦無常時也

嚴陵方氏曰牢者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也太牢具牛羊豕馬以其大故曰太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隆殺之別也薦以時物而已祭則備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羊

庶物馬備庶物則其禮爲盛非有田者不足以供之也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而已大夫無田且不祭而庶人得祭於寢者祭於寢其禮略而易備故也且通而言之薦之於神亦可謂之祭也韭之性溫則陽類也故以配卵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爲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鴈鴈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延平周氏曰諸侯宗廟用太牢社稷用少牢何也諸

疾有君道有臣道有君道故宗廟之祭與天子同用太牢有臣道故社稷之祭少牢而已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言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

馬氏曰天子諸侯社稷之神則一而其禮有大牢少牢之異所以辨上下之等也祭禮詳薦新禮略惟土無田則亦不祭與此同也

李氏曰康成謂祭以首時則周官司馬中夏享祔中冬享烝固非首時也謂薦以仲月則月令孟夏薦麥季秋薦稻固非仲月也爲康成之說者謂宗廟與天地之祭不同則周官祭社祀祔與享祔享烝皆仲月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天

也噫亦視時物之有無歟故左氏曰始殺而嘗則仲月也既蟄而烝則孟月也月令於孟秋薦黍季秋薦稷也凡食天產以作陽德地產以作陰德古者事死如事生故有卵魚豚鴈之天產非黍麥稻之地產食味之道也

盛陵胡氏曰天子至士皆祭以首時魯亦以孟月祭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大夫士既以首時祭故仲月薦然服虔昭元年傳君祭孟月臣仲月故司馬公祭儀亦用仲月從服氏也

郝解田采地也祭與薦異祭有常時薦無定期祭有

尸薦無尸祭有牲牢薦惟時物春韭長而卵生夏麥成而魚出秋黍熟而豚肥冬稻登而鴈來各以時薦也

纂訂庶人春韭四句言四時各有所薦韭以卵四句言所薦各有所配

新裁此言天子諸侯之外祭大夫士庶之內祭禮因分而有隆殺意天子社稷主天下土穀祭以牛羊豕太牢其禮隆也諸侯社稷主一國土穀祭以犬羊豕少牢其禮殺也大夫士有圭田之賜則爲祔烝嘗之祭而上擬於國君其禮備也無圭田之賜則爲韭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无

麥之薦而下同於庶人其禮簡也庶人四時各有薦而各有配皆順其時之所有而已不必泥陰陽說此亦從其殺也大夫祭宗廟庶人祭其先耳如此隨分用物行禮纔心安理得可見踰分尚侈者之非禮也

新旨首二句是外祭下是內祭測云陰陽各薦各以其時也陰陽交配合以中和也天子之社稷天下之土穀所主也故祭用太牢而牛羊豕之兼備諸侯之社稷但一國之土穀所主耳故祭用少牢而惟羊豕之是具大夫三廟士一廟皆有宗廟之祭也然心

雖無窮而分則有限故或功德顯著而有圭田之賜則牲殺器皿可備故致祭於四時之首禮爲之隆也或功德未著而無圭田之賜故致薦於四時之仲禮爲之殺也至於席人之分至卑尊祖敬宗之心未嘗無也是以隨時致敬非薦於春麥薦於夏黍薦於秋稻薦於冬不嫌於物之菲也且因物異配非之性溫陽類也故以配卵之陰黍與麥皆南方之穀故配麥以魚配黍以豚之陰稻爲西方之穀故配以鴈之陽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按此節從貴漸說到賤所祭所薦所用各不同天子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三

諸侯祭社稷而太牢少牢不同大夫士祭宗廟而有田無田不同舊說有賜圭田有不賜圭田爲有田無田之分按圭田在常祿采地之外大夫分當祭采地所出豈不能辦一祭而自降爲薦與理難通若謂不賜圭田知大夫分不當祭也尤無據依孟子作失位無田似明白侯質無田則薦薦亦用羔庶人之薦從其易得故不及羔天子諸侯薦新之禮想用物加多然非此節薦字正意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陳注如繭如栗情也握謂長不出膚側手爲膚四指也

賓客之用則取其肥大而已

鄭注握謂長不出膚

孔疏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

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小禮必煩簡則內心而貴誠故天地之牛角繭栗煩則外心而貴味故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角繭栗非必繭栗也以其過於繭栗則非禮角握非必握也以其過握則非禮至於角尺亦若是也國語曰禘郊之牛角繭栗禘之牛與郊同者彼以禘爲五帝之祭故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三

延平周氏曰祭天地宗廟及賓客用牛不同以純而未散者爲上

新裁此主天子言上二句是用於幽者故貴誠下一句是用於明者故貴味宗廟之牛異於天地者別天神與人鬼賓客之牛異於宗廟者別事神與待人合參此主天子用牲言凡牛牝牡之情長則漸開開則不誠用於幽者貴誠內心之敬也用於明者貴味外心之敬也重天地邊不唯賓客不得擬雖宗廟亦不得擬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

人無故不食珍

陳注烹牛羊豕必爲鼎實鼎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所以無故不殺也珍之名物見內則庶人無故亦以非冠昏之禮歟

鄭注故謂祭饗

孔疏按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三

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大夫特牲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司徒有飲食之禁令則諸侯無故不殺牛以至庶人無故不食珍者之禁令也說約此見物不可濫用也

纂訂言君子鼎食不苟存愛物之仁以杜奢僭之端

意無故謂非祭祀冠昏賓客之類牛羊犬豕珍皆爲

鼎實鼎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珍謂八珍內則所稱滂熬滂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腎是也

新旨故謂祭祀及賓客享食須知大夫士是諸侯之大夫士也

天子固每事用牛矣諸侯無大故則不殺牛必有故而後可殺也下此而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得食珍蓋此數者皆爲禮事而設無故而殺之食之則自奉爲甚豈如禮何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三

陳注羞不踰牲者如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爲庶羞也此三者皆言薄於奉己厚於事神也

鄭注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

孔疏按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醢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爲羞

張子曰不踰不豐於牲體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按禮記而羞掩豆是之謂踰牲庶羞不踰牲謂多少不謂用羊而不用牛也

石林葉氏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

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之道其極高極明者以之處已而不以處人其易守易行者以之處人而不以處已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其處已者也庶羞可以及性而不踰牲燕衣可以及祭服而不踰祭服寢可以及廟而不踰廟此其處人者也蓋人之所以侈心惑性者常在於服食居處之閒禮之所防存心養性之術也新裁庶羞常食所用者燕衣燕居所服者褻乃吾身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諸

寢處之地皆奉已者也性是祭物服是服以對神者廟是妥安祖考者庶羞不踰牲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也燕衣不踰祭服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也寢不踰廟卑宮室而致隆宗廟也

纂訂兼天子諸侯大夫言神指宗廟三句是不敢以奉已者厚於神

新旨三不踰非直是儉已正其不敢分心於厚神處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器

陳注此一節舊在庶人者老不徒食之後今考其序當移在此大夫有田祿則不假借祭器於人無田祿者不

設祭器則假之可也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鄭注是爲也

孔疏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新裁大夫不假句冒下二句看蓋大夫有田祿則可自造祭器不假借於人曰不假言必造也未成不造又言先造也惟其不假故必先造若祭器未成肯先造器乎上節是豐儉適中下節是創造合時纂訂專主大夫言三句宜相蒙說大夫有田祿則可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諸

造祭器故不假唯不假故當先造是不敢以祀神者後於已末二句又足上一句側重祭器邊燕器輕按經文只言大夫不假祭器自是有田祿而陳注添出無田祿者假之是因孔疏而云然予謂可不用無田祿一層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陳注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但借民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取其私田之稅

鄭注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

孔疏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並非周法故云古

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廢夏殷以言之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

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藉之言借也惟借入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

新裁古昔之政公田以養君子借民力以助耕而已而不復稅其私田寬農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美

市廛而不稅

陳注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也

鄭注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

孔疏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内空地曰廛城内空地曰肆

新裁賦其市地之廛以抑逐末者而不復征其貨寬商也

關譏而不征

陳注關之設但主於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其往

來貨物之稅也

鄭注譏譏異服譏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

孔疏征稅也關竟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但不

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遏石林葉氏曰周公之時門關猶征而文王則不征者

蓋紂方虐民而文王寬以待之則不征所以趨時天下已治而周公制禮以定之則有征所以抑末

新裁關但主於譏察異常之人而往來之貨則聽民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美

之所便而不征其寬旅有如此者

按此只依孟子講注疏引周禮凶札無征非凶札猶有征不可用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陳注山澤采取之物其入也雖有時然與民共其利即孟子所謂澤梁無禁也

鄭注麓山足也

孔疏以時入者獵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

新裁林麓川澤其賦以時入於上而不嚴禁以專其

利其寬民有如此者

纂訂竹木曰林林屬於山曰麓注漬曰川水鍾曰澤在林麓者山虞林衡入之在川澤者澤虞川衡入之時入如春夏納秩芻季冬納新柴春獻騂鴈秋獻鼬魚之類

按以時入賦與孔疏之說異愚謂此是漢人會孟子斧斤以時入山林澤梁無禁而爲言也蓋許其以時入而不爲之禁若不以時入則有厲禁納物之說非正意

天圭田無征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美

陳注圭田者祿外之田所以供祭祀不稅所以厚賢也曰圭者潔白之義也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此專主祭祀故無征然王制言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亦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既云皆有田何故又云無田則薦以此知賜圭田亦似有功德則賜圭璫耳

鄭注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孔疏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

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長樂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稅所以寬農市廛而不稅所以寬商關譏而不征所以寬旅山澤以時入而不禁所以寬萬民周官載師士田之征十一則夫圭田無征者以治田之夫爲言也治田之夫無征與司勳加田無國正諸子司馬弗正同意周官關市之法凡非凶荒皆有征此則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者商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美

賈惡其盛又惡其衰盛則去本者眾衰則貨不阜通故於其盛則抑之以征於其衰則寬之以無征凡因時以權之而以周官皆言征於掌交則曰九稅蓋征者稅斂之總名也禮書曰鄭氏以周禮士田爲圭田以圭田征爲殷制而注載師士田改士爲仕其說無據孟子言九一而助繼之以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有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士達於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因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嚴陵方氏曰公田猶公桑也以有別於私故謂之公市廛則賦其市地之廛不稅其交易之貨也關則察其姦僞之情不征其出入之貨議謂以言微切之經所謂關執禁以譏是也大司徒荒政有云議亦謂是也林麓川澤之名見篇末解凡此皆百貨之所出也故特禁其非時而入者然文王之治岐也澤梁則無禁者方紂在上害虐烝民姑以紂一時之急權一時之宜而已夫圭田無征者以其田必使餘夫治之故田謂之夫圭田卽孟子所謂卿以下必有圭田是也圭以潔爲義所以養其廉潔之行也公亦有田不謂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甲

之圭者公不嫌於不廉潔故也曰夫圭田無征則非特圭田之五十畝然也雖餘夫之二十五畝亦然以夫言之又有見乎圭田無征所以優賢能也餘夫之田無征者所以優老弱而已亦與公田藉而不稅同義然周官士田亦有私則知此所言特主卿大夫耳抑又殷周之法異也或曰不征或曰無征何也圭田者則直無征也故言無闕雖不征猶有議焉故言不而已

廬陵胡氏曰周畿內用貢法然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卽爲井田與畿外同亦助法矣周邦國用助法制公

田然畿外邦國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卽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也是周畿內畿外通用貢助不皆如鄭說夫發語辭圭潔也言卿大夫德行潔與之田也此不知何代法周則有征

郝解圭田祭田也主獨通潔也與士虞哀辭孝子圭爲之圭同夫語辭凡大夫士在官則有祭田不征稅也

新裁若夫圭田所以錫臣而供祭也而無征焉則賢者得以蒙其惠矣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甲

按此夫字與曲禮上若夫字皆纂述舊文而未芟其虛字只作閒字可也鄭謂夫猶治也講家或謂治田之夫周氏倒說謂圭田無夫家之征方氏又以夫爲餘夫與圭田並言皆無征數說俱可支圭田之賜所以從厚若征稅與民田無異鄭引周禮載師之文謂稅什一不可用鄭因兼通三禮往往牽引比附反取惑亂此類不一陳注有功德賜圭田之說原是疑案講家緣此遂謂賜圭田方有田而祭不賜圭田則無田而薦苟從一說而不深原其理愚不嫌於心大夫三廟士一廟既許立廟矣而不許其行祭禮有

是理乎天子之大夫有七十里之采地侯國之大夫有八百畝之田祿豈不能供祭而必待圭田之賜方祭乎如謂祭必出圭田則既命爲大夫許其立廟則必賜之圭田以供祭若爲大夫立廟矣而圭田遲之歲月以缺其祭先王之制豈如此疏略乎圭田爲格外之賜蓋天子念臣子大有功德錫以祭田榮及祖考曠典也美名也若謂未賜則無以祭失其實矣愚謂大夫士在官之日立廟而有田祿以祭不待言及其去位廟不容毀田當還官仍行禮於廟而易祭爲薦此理之可信者也徵諸孟子答周霄之問顯有可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聖

據後之講禮者其有所折衷焉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陳注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鄭注治宮室城郭道渠

孔疏此一節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三日謂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長樂陳氏曰起一人之徭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徭則千畝不舉先王知其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以寬之也周官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則歲不過三日云者非周制也嚴陵方氏曰不過三日所以寬其力而民無徭役之苦矣周官豐年旬用三日則經所言蓋謂雖豐不得過三日之制也

新裁民力上之所賴以成事者也用之不過三日焉則民得以遂其生矣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聖

陳注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不得而請求已亦不得以擅與故爭墓地者墓大夫聽其訟焉

鄭注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

孔疏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

石林葉氏曰民各有常業而又役不過三日所以休其力田里不粥所以定其居墓地不請所以寬其親此三代毓時仁行於天下如此

長樂陳氏曰田里鄉遂官之所頒不可以粥墓地墓

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田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作而民無憾於養生墓地不請則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頒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事在於義則輔之以仁事在於仁則處之以義此所以爲良法也嚴陵方氏曰田言野外所耕之地里言國中所居之地周官墓大夫掌凡墓地域令國民族葬則固不在所請矣請謂求之也

新旨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擅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亦不得而請求己亦不得而擅予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三

王制

齊

新裁古者二字貫至末公田至無征定賦也用民一條定役也田里一條使養生送死各得其所也

郝解不稅不征不禁與孟子合其義甚正周禮司關市廛皆有征山林川澤皆有薦禁此春秋戰國以來苟且一切之計不可爲訓而鄭氏動推殷禮何知殷有此禮乎用民力以下三事皆古良法然今亦不可盡行矣

按不請舊說是有定在不他求之意也近講謂不許私相授受與上不粥相類可從

禮記詳說卷四十三終

禮記詳說卷四十四

王制

牟陽冉覲祖輯撰

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陳注書曰司空掌邦土執度地量地遠近蓋定邑井城郭廬舍之區域也山川沮澤有燥溼寒煖之不同以時候其四時知其氣候早晚使居者不失寒煖之宜也興事任力亦謂公家力役之征也方氏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一

鄭注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觀寒煖燥溼沮謂萊沛制邑井之處事謂築邑廬宿市也孔疏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言觀寒煖解四時燥溼解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溼謂川與沮澤謂萊沛者何肅云沮澤下溼地也草所生爲萊水所生爲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爲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堪造邑井卽左傳所謂

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 上云用民之力惟三日而已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興事言與則用力難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按遺人云凡國家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

嚴陵方氏曰山川沮澤之異處則四時所至之氣不能無差故必候天時以察地利焉時則候其時之謂量地遠近將以制邑故也制邑則必興役事興役事則必任民力故繼言與事任力焉

新裁此言司空居民之法首二句只說司空職在居

民下皆居之之法山川沮澤四字輕只重時四時上是量地二句根原勿以天時地利平說量地二句方實說居民處正所謂執度度地居民也須知時四時在執度度地之先與事任力在執度度地之後總是箇執度度地居民之事 此是畫井田以授民之事司空如此用心只是要民與居相安而可畫井而耕也蓋民居不安則水土不服雖有田烏得而耕之此是井田起手處皆由司空量度過的所以經界正井地均如此其美也 天子不忍生民失所居故以居民之責任之司空蓋司空掌邦土者乃執其度以度

地度其地以居民焉居之何如彼山川沮澤即地也地有山川沮澤之不同而四時之氣因之有燥溼寒燠之殊必因見在之時以俟其方來之時早晚遲速審之於先察夫居山川者何如居沮澤者何如使所居者不失燥溼寒燠之宜蓋法制未備且節宣時氣而奠安之於是因天之時以相地之宜量地之遠近孰可爲井孰可爲邑邑之城郭何如井之廬舍何如地近者城郭廬舍少地遠者城郭廬舍多遠近既定然後興舉居民之事而任民力以成之即興此邑井城郭廬舍之事也

心與此司空之居民而必盡其法首二句言其職下是度地居民實事 居安置也遠近猶廣狹也興事即興井邑城郭廬舍之事時四時根山川沮澤來正爲量地而設原不重天時唯天時因地利而異是即因天時以量之非兩哉事 新旨與事即邑井等事勿誤認作公家力役看纂訂執度度地字舊訓丈尺近有云心計之度者亦不必然 山燥川沮澤溼此四字輕重時四時上時字察也蓋山川沮澤地勢之自然是以有燥溼寒燠之異民居其間多不知備司空明其節氣早晚如春夏

居山川者宜何如備秋冬亦然使合於地之寒煖已耳然亦是示諭於民豫爲他日居者計

按度地居民提起山川沮澤時四時連末二句連隨山川沮澤之地察其燥溼寒煖之宜以定居法必其可居而後量地廣狹以興事任力爲邑井城郭廬舍而民居有定也 纂訂謂豫爲他日居者計使之知備似後一層 任猶用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陳注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

飲食寬厚之至也

鄭注寬其力饒其食

孔疏凡國家爲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康強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注云寬其力老者給壯者之食故云饒其食長樂陳氏曰夫力出於下食出於上以下益上則不足以上益下則有餘故壯者任以老者之事所以寬其力此所謂事舉其中也老者食以壯者之稱所以

豐其食此所謂施從其厚也周官之法上地之入可

食九人而其家準以七人與食壯者之食同意家雖七人而以三人爲可任與任老者之事同意

廬陵胡氏曰不役老者使民之壯者代任其事功雖代老者之役爲輕而給壯者之糧則厚

新裁國家與事任力的事時常有的民也時常要使民所以先王立此寬厚之法只是令民可常爲國家

使的意思 此言先王役民盡寬厚之道凡使民作

頭凡字指得廣然不過與事任力盡之注二雖字最活只就一人說不必言雖老者而食以壯者之食雖

壯者而任以老者之事蓋老者事宜從輕壯者食宜

從重今無論其老壯而其事一以老者爲率其食一

以壯者爲率正形容先王寬力厚養之心寬力屬上

句厚養屬下句

新旨上節是大臣經制以安民下節是寬其力而厚

其養也

纂訂凡字似不專指居民然承上說亦無妨

按使民承上說爲是因興事任力而言使民宜寬厚

也 陳注用孔疏之說分壯者老者言時講只作一

人說亦有味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燠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陳注居謂儲積以備用如恐遷有無化居之居材者夫
人日用所須之物如天生五材之材天地之氣東南多
燠西北多寒地勢高者必燥卑者必溼因其地之所宜
而爲之備如蠶裘可以備寒絺綌可以備暑車以行陸
舟以行水此皆因天地所宜也廣谷大川自天地初分
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異俗理有固然其情性之緩急
亦氣之所稟殊也飲食器械衣服之有異聖王亦豈必
強之使同哉惟修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
用而已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也

鄭注使其材藝地氣也 謂其形象 謂其所好
惡 謂其情性緩急 謂香臭與鹹苦 謂作務之
用 謂旃裘與絺綌 教謂禮義政謂刑禁
孔疏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
同之事 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
者居處各須順其氣性材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
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卽其義也 性謂稟
性自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

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知土性則信中庸云天命之
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知心有好惡當逐物
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天
生自然定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性連
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注云
謂其所好惡今經有剛柔輕重遲速六事而注惟云
緩急者細別則有六大總惟二剛輕遲總是急也柔
重遲總是緩也此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
者剛而遲者故尙書云皋陶行有九德是也 作務
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粺
之用鈔胡之用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總用之器
械謂其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 俗謂
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
政令施爲言修此教化使民隨其風俗故云不
其俗 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之事當逐物之所宜
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注云教謂禮義政主政
令故注云政謂刑禁也
長樂陳氏曰民之材猶木之材也木材之於地有宜
有不宜民材之於居有安有不安善植木者順其所
宜而不強其所不宜善居民者處其所安而不強其

所不安此所以凡居民材必因天之寒煖地之燥溼也剛柔遲速異齊言其才也五味異和言其嗜也器械異制若粵鍾燕南秦盧胡弓車是也衣服異宜若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冠冕而裳是也人之所欲爲俗俗之所安爲宜先王觀民設教故修其教不易其俗因而爲政故齊其政不易其宜蓋教出於德性故修之政繫於法度故齊之修其教齊其政人也不易其俗不易其宜天也

嚴陵方氏曰日南多暑日北多寒是天之寒煖不同也若高平曰陸下溼曰隰是地之燥溼不同也官民

材者隨其小大而用之耳居民材者隨其強弱而處之焉谷虛而廣川流而大封域之制不同也民生其間者異俗若生於陵者安於陵長於水者安於水齊讀如五齊之齊以剛柔輕重遲速雖則不齊然各有分焉故謂之齊也剛柔言其材輕重言其質遲速言其性凡此又不特言廣谷大川之間而已若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以其材之異齊故也丘陵之民專而長墳衍之民暫而瘠以其質之異齊故也大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以其性之異齊故也東南之方不火食西北之方不粒食則以五味異和故也修其教

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若封於商墟者則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封於夏墟者則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之類是矣因俗然後有宜故於教言俗於政言宜此淺深之別也上兼言異齊異制異和此則止言俗與宜者別而言之雖有三者之異合而言之無非俗與宜故也

馬氏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此雖出於天抑亦地氣之使然也夫居則有寒煖燥溼之殊俗則有廣谷大川之異材則有剛柔輕重遲速之不一至於口之於甘器之於用體之於安亦不可得而一五味者春宜

酸夏宜苦秋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甘此五味之常也其曰異和者言其變也同器械先王之所務而異物則有所禁其曰異制者因其性有剛柔輕重而制之也同衣服先王之所務而異服則有所禁其曰異宜者因天地有寒煖燥溼而制之也教所以導民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故修其教不易其俗不易其俗者不啻其所欲也政所以正民而宜者事得其義之謂也故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惟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省方觀民設教夫惟齊其政不易其宜故周官司徒有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用

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也

石林葉氏曰寒煖燥溼天地之氣廣谷大川天地之形有氣與形則生有豐瘠長短好惡習尚之異此所以修其教不易其俗也剛柔輕重遲速者民之性食味器械者民之用器用之便於俗亦不必同此所以齊其政不易其宜也所謂教者其屬有七具於天而自然者也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其教成於人而使然也天雖有自然而成乎人者亦必使然故曰修其教所謂政者其屬有八所用以相養者也衣服有常飲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十

食有節事爲有度異別有法度量有權數制有等上所用以防淫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淫辟亦不可無禁故曰齊其政凡所以治中國而政教爲詳新旨通節以因天地作主異宜以上總見民材當因而修教以下正其因之以居民處俗指風氣言宜指服用言兩不易正所謂因也

新裁此節在寒煖燥溼截上言儲材順乎造化下是因其常順而順之也兩不易字正應上因字廣谷以下六句正詳言天地寒煖燥溼處異制是寒煖燥溼之根原民生其間者異俗又從寒煖燥溼上來異齊

在異制之後異俗之前五味三句正是說異俗即

材也未二句卽所謂必因天地寒煖燥溼也教政修之使不壞齊之使勿異皆欲其同也俗以習染之言宜以情性之安言總是五味等不易言不必求其同也下俗字與上俗字不同要旨云首二句截下智言必因之故廣谷六句正見民材之不同處修教四句正應居材之必因處看數異字可見世間民性異者多而不異者少先王居材因其異而異之不拂其性與欲所以使民享居材之利也又要使異之中有同而不異者爲民德之本所以修教齊政的工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十一

夫先王緊緊要做的修得教齊得政方纔因得民俗不然因之適以害之也看來因民不過是簡便民修齊乃是因民的大道理處要重看民非材不生材非儲不備先王之儲民材以備用也儲之何如東甯多煖西北多寒必因天之寒煖而爲之備高者必燥卑者必溼必因地之燥溼而爲之備是豈無故蓋天地初分而谷之廣也川之大也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其間而俗亦因之以異焉然民俗何以異也蓋民生於廣谷大川之間而得天地寒煖燥溼之氣不同故其性情有剛柔輕重遲速之異齊焉夫氣質所稟

既因地勢而異則風聲氣習自然隨之而變而民安有不異乎故五味則酸苦辛鹹之異其和矣器械則乘輿舟楫之異其制矣衣服則積裘絺絺之異其宜矣俗之既異如此此皆民之所向以爲俗所便以爲宜不可得而易者也居民材者安能強之哉惟修其三綱五常之教以正民德而已而飲食衣服器械之用則各隨其俗之所向而爲之備焉惟齊其禮樂刑政之用以一民行而已而飲食衣服器械之具則各因其情之所便而爲之備焉何嘗強以儲之而乖天地寒煖燥溼之氣哉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十三

纂訂居儲也首二句提端言儲用因乎造化廣谷以下推其所以當因之故居材卽五味等注所謂天生五材之材之說也此下五節承上文皆言居民之事一云此材字以民之材質言當隨材質而居不可從末二句卽所謂必因天地寒煖燥溼也不易一字正是一因字修齊內有裁成輔相以左右斯民意常說修教齊政意輕只重不易俗上覺偏說約教政有卽指民材上說者覺小還依注中爲是按材舊作材藝今作材用之材如下五味器械衣服之類是也凡儲所用之材必因天氣寒煖地氣燥溼

而爲之備天地之氣何以有寒煖燥溼則有廣谷大川之異其制制猶形也廣谷大川卽天地之氣所凝結處承上作轉語川谷既異其形所以民生其川谷之閒者好惡不一而異其俗且不但異俗而其性稟之剛柔輕重遲速亦異其齊齊同劑分也量也異俗異齊連看以人言因之五味異其和謂調和也器械異其制謂制度也與上形制不同衣服異其宜宜者各有所宜用也猶云所便也此三句正言民用不同處言異俗而兼言異齊者蓋人於五味器械衣服固由於好尚而亦出於性稟也連用六異字總見有難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十三

強同處聖王知其然但修其德教以化之而不必易其五味器械衣服之所素習齊其政刑以一之而不必易其五味器械衣服之所便安然雖曰不易而其裁制得中之妙用卽在政教內寓也末俗字宜字皆兼五味器械衣服爲言與上俗字宜字不同上言居民始定居也此居民材定居後事也當作兩層或以上時四時卽作爲居材之備似混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陳注馮氏曰五方之民以氣稟之不齊兼習俗之異尚是以其性各隨氣稟之昏明習俗之薄厚而不可推移

焉若論其本然之性則一面已鄭氏亦曰地氣使之然
孔疏自此以下至北方曰譯總論四夷中國之異
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以治治中國以不治治夷狄故於
中國疆以周索則有教以道其志有政以齊其行於
夷狄疆以戎索則立之寄象鞅譯而已是雖所治之
詳略不同至於順其所安而不強其所不安則一也
夷言其易蠻言其慢戎則好兵狄則善守

嚴陵方氏曰推言往來之相推移言彼此之相移以
其皆有性故不可推移性即上文云是矣夷言其易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五

而無文蠻以其小而有屬戎以其剛狄以其勇
新裁四節總見來遠人之道首節言五方性之異二
節言五方俗之異三節言五方資之異惟其如此是
以言語嗜欲皆與中國不同故先王達志通欲有來
之之道焉寄象鞅譯則設官以掌於來朝之時而使
之達志通欲也 性指食色之性言自氣稟習俗中
來氣稟習俗須申說昏明屬知厚薄屬行不可推移
謂四夷不同於中國也 夫居民材以處中國矣至
於四夷之民獨無所以處之乎彼內中國外四夷是
爲五方之民也自其性而言之以氣稟之不齊兼習

俗之異尚不特中國有之而四夷亦有之也中國氣
稟明而兼以習俗之厚其性則明四夷氣稟昏而兼
以習俗之薄其性則昏昏者不可使之明薄者不可
使之厚豈可推移而強同乎

新旨性只就氣稟說爲是不可推移是言其氣稟之
不齊即上節所謂異齊也

按注馮氏說性字屬本然之性而因氣稟習俗不可
推移非即以性爲氣稟之性請家多誤認 上節異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五

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
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陳注雕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丹青涅之交趾足拇指
相向也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五穀
故有不粒食者

鄭注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鄰然浴
則同川臥則偁不火食地氣煖不爲病 不粒食地
氣寒少五穀

孔疏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 以其地氣多煖
雖不火食不爲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

雕題交趾者雕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惟雕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趾足也言蠻貊時頭鬻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者斷髮故也 衣皮有不粒食者矣者以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地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 衣羽毛穴居者東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其有不粒食者與西戎同 按漢書地理志文越俗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浴則同川臥則偃者言

首在外而足相鄉內故典瑞注云儼而同邸正本直云臥則偃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

長樂陳氏曰東南之地卑而蛟龍鍾焉故俗之所尚者文身雕題西北之地高而鳥獸羣焉故俗之所尚者衣皮羽毛凡此不特其所尚而已亦寒燠之勢異也

嚴陵方氏曰於題曰雕於身曰文互言之耳

馬氏曰東者陽氣之發而南者陽氣之所積蓋陽之氣熱有可不火食者矣西者陰氣之發而北者陰氣之所積蓋陰主乎殺而五穀不生有可不粒食者矣

雕題交趾蓋蔽其所習而不以爲恥則餘亦若是而已

新旨承上節來惟性不可移是以其俗各異 處東方者其名曰夷被髮以文其身所處地煖有不火食者矣居南方者其名曰蠻雕刻其額而足之兩趾相向所處地煖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其髮衣其皮所處地陰五穀不生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所衣者羽之毛所居者地之穴其地亦陰不生五穀有不粒食者矣 按交趾以兩趾相向爲是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用備器

陳注俗雖不同亦皆隨地以資其生無不足也

鄭注其事雖異各自足

孔疏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 中國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

嚴陵方氏曰安居若所居異俗是矣和味若五味異和是矣宜服若衣服異宜是矣備器若器械異制是矣利用言所利之用謂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澤不以鹿豕爲禮是矣

新裁中國四夷其性與俗固各不同矣然其隨地以資生則何嘗不足哉故皆有所安之居以棲其身有所和之味以養其口有所宜之服以文其身以至山之鹿豕澤之魚鼈各有所利之用車之行陸舟之行水各有所備之器無不安於俗之所宜也豈以中國而有餘夷蠻戎狄而不足哉中國四夷雖並言還重四夷邊

按利用備器是一事照上器械異制看新裁以食用之物言未是新旨謂弓矢刀劍各有所利之用丁從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六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

陳注方氏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韃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之異於此象言能倣象風俗之異於彼韃則欲別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則通謂之譯也 劉氏曰此四者皆主通達人言語之官寄者寓也以其言之難通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象像也如以意倣像其形似而通之周官象胥是也狄猶逆也韃戎狄履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而知其言意之

所在而通之周官韃履氏亦以通其聲歌而以舞者所履爲名譯釋也猶言磨也謂以彼此言語相磨釋而通之也越裳氏重九譯而朝是也

鄭注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韃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韃者

孔疏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 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九

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曰狄韃者韃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無觸地而出夷者無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鬼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呾首三曰僬僥四曰跋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軼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曰

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饒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皐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長樂陳氏曰寄象鞅譯在周官所謂象胥是也達其志通其欲在象胥所謂協其言辭傳之是也寄言其寓於此象言其像於彼鞅言其履譯言其語凡此皆互見也周韞師旄人鞅鞅氏教四方之樂其名官或

以其所服或以其所執或以其所履與此同意爾雅曰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則四方之人未嘗不善而聖人命之以夷蠻戎狄者仁智信武其性也夷蠻戎狄其習也荀卿曰於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然也

馬氏曰志欲者言語之蘊言語者志欲之寓達其志通其欲必在於言語之際故古者有道言語之官謂之寄象鞅譯說者以東南之地近可以致其詳西北之地遠可以致其略此說是也

山陰陸氏曰寄以鞅而寓之爲義譯以來而譯之爲

義象禮也所謂象胥是已狄鞅樂也所謂鞅履氏是已

新裁通其欲截上是言達人之俗殊下則因其殊而設官以來之也要以中國爲主志以所向言欲以所嗜言達志承言語不通來通欲承嗜欲不同來東方四句皆入達志通欲意此節還要重達志上說蓋雖四夷荒遠其志未嘗不向慕中國文教之盛所以聖人要達其志志達則夷狄可化而爲中國而禮義之教可使四訖至於通欲不過不拂其願不擾其性而已何嘗有大遂其嗜欲乎所以通欲與達志不同

夫四夷之俗固不可易矣而先王所以來之者豈無其道哉五方之民以言語則清濁不通以嗜欲則美惡不相同夫言出於心而志則言之所蘊也唯言語不通必達其言語之志然後有以知天下之人心人心有欲而欲則氣稟之所使也唯嗜欲不同必通其所嗜之欲然後有以盡萬國之風俗然達志通欲非設之官不可者故設四方之官以掌之而有寄象鞅譯之名義蓋所以達志通欲而使來朝之時言語嗜欲無不知之而彼此之情可通也東方之官名曰寄言能寓風俗之異如此也有不貴其從乎此之

意矣南方之官名曰象言能倣風俗之異於彼也有不貴其去乎彼之意矣西方之官名曰覲非別其服飾之異乎使衣左衽者得冠裳之化矣北方之官名曰譯非別其言語之異乎使言侏僂者得沐聲教之盛矣此言來遠人之道也

按達志通欲兩平看爲是然亦只是一事志是所言之志也欲是所欲爲者也言語不通設官解說以達其言之志是說甚麼嗜欲不同設官傳說以通其所欲要做甚麼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三

陳注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則無偏而不舉之弊地也邑也居也三者既相得則由小以推之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法也

鄭注得猶足也

李氏曰於制邑必量地之多寡者蓋又將以制其地域也於居民言度其長短者蓋又將以室數制之也不量地以制邑則田或多而民力有不足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騶言田夫治之不勝而莠生之也不度地以居民則宅或狹而民力爲有餘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言桑者多而民有無桑

以采者也故必在乎地邑民居之參相得也地邑民居之參相得則田雖大農有以致其力而多穫詩云俶彼甫田歲取十千是也桑雖無餘而婦得以治於時詩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是也

嚴陵方氏曰量猶侖合升斗斛五量之所量以量其多少度猶分寸尺丈引五度之所度以度其長短故多少足以知其所容長短足以知其所至故於制邑之地曰量於居民之地曰度然邑制之所容莫非民居之所至莫非邑則邑亦可言度居亦可言量矣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三

兩之爲並三之爲參地也民也長短多少不可相失也

講義居民之道要必有法邑有大小多少之數或方六七十與夫百里之邑當量其小大而制之也地有山林川澤原隰之異或居於山或居於澤或居原隰當量其地之宜而使居之也地邑民居相參而得所然後爲相得

新裁此節又詳言居民之法以終前司空執度一節意凡居民作冒量地二句虛說箇居民之法地邑二句是法之盡善也量地之地以地言度地之地以邑

言此正井田良法僅自一邑言之耳 司空居民得法全在一量字量者裁度區處都在一心內了由是制邑定居一一停當不差相得字甚有意味謂地勢居室田畝互相締結使他彼離不得此此離不得彼方為相得夫居民必先制邑而邑之制必以地也故必量地之廣狹以為制邑大小焉制邑所以居民而民之居則以地也故必度地之長短以為居民之多寡焉然此地也邑也居也三者可使有一之或偏乎必參酌損益皆相得宜有如是之地制如是之邑不使地有餘而邑不足也有如是之邑居如是之民不

使邑有餘而民不足也有齊一均平之美無偏而不舉之弊由小以推之大而通天下皆相得矣謂非井田之良法乎 必要三者相得為何蓋地廣民稀則力耕者少而有曠土矣民稠地隘則田不足授而有游民矣所以必參相得而後不曠不游可見天下之治皆起於均平此井田為王道根本也先王必從井田做起

纂訂此又記中國居民之制以終前章司空執度一節意并起興學章 上二居字活下一居字死量地二句已含有參相得意下特點明之耳此居民單指

井田說僅自一邑言之一說自一邑而推之天下制邑就指國邑說亦通 居民之法莫善於畫井凡畫井居民者大要邑有大小必量地廣狹以制之而民有多寡必度邑大小以居之有如是之地利如是之邑居如是之民三者必相得而無有餘不足之患此所以為井田之法也

心與凡居民之法量地之廣狹以制邑有四井之地則制一邑度邑中之地以居民有一邑則居三十二民

按量地之地以田地言田中立邑故量地以制邑度

地之地以邑中地言邑中分居故度地以居民有地即有邑有邑即有民有民即耕故三得固重在居亦重在田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陳注劉氏曰富而後教理勢當然若教死恐不瞻則必疾視其上而欲與偕亡矣雖欲興學其可得乎此篇自分田制祿命官論材朝聘巡守行賞罰設國學為田漁制國用廣儲蓄修葬祭定賦役安邇人來遠人使中國五方各得其所而養生喪死無憾是王道之始也至此

則君道既得而民德富新然後立鄉學以教民而興其賢能下文司徒修六禮以下至庶人耆老不徒食皆化民成俗之事是王道之成也後段自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以下至篇終是王制傳文

鄭注立小學大學

孔疏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 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禮記詳說

卷中十四

王制

天

張子曰樂事樂極力役之事勸功功利也此以國俗而言果能如是則自事學矣何必云然後興學大抵有民卽有學家有庠遂有序豈可無之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民居之然後養之養之然後教之量地制邑以至必參相得者居之也無曠土以至尊君親上者養之也然後興學教之也蓋人之生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矣養其良心而不陷溺之則由其親親以至於親上由其長長以至於尊君則尊君親上天地之道也然後興學裁成天地之道也嚴陵方氏曰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

力曠言虛而無墾闢之功游言散而無興作之業也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急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其如此而已故效至於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至於勞苦勸功則不由於勉強尊君則爲臣者有遜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則不止於君凡在己上者皆是也教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則以至此然後教學之道可致其詳故也且禮樂之教豈一日之所可無哉然制作必在於治定功成之後者亦此之意

馬氏曰邑所以容民民所以治邑故凡居民量地以

禮記詳說

卷中十四

王制

天

制邑蓋邑大而民少則有曠土之患邑小而民多則養有所不足而有游民之患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者欲其無曠土無游民之患故也

講義無曠土者欲盡地利而田野墾闢也無游民者欲民各安業而無游惰也食必有節不必珍異事必以時無後時之失如是則民安其居樂其事赴其功仰事俯育養生喪死可以無憾豈不知尊其君親其上哉唯知尊君親上乃能知禮義廉恥在上者可與學校以教之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亦此意

新裁此只重民咸安居一句興學不過是安居以後事乃安居所致也事乃功之始功乃事之成俱就公家言樂則心悅而不勞苦勸則率作而相奮勵尊是心之敬戴之爲元后親是心之愛親之如父母總形容安居後禮義之心然後字最重正見養而後教處學指立鄉學設司徒而教之以禮義意 夫地邑民居既參相得則土皆開墾而無曠民皆力本而無游民自食其力而饗於有節民各事其業而耕斂無廢如是則向之所以居民而欲使之安者至是咸安其居矣民居既安民心自善公家有事將事則樂趨而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五

不倦既事有功則勸勉以相成總是不惜其力也知君之當尊而有遜心知上之當親而無離心總是不愛其情也居民至此有成效矣然無以教之則良心雖發而終不得遂也然後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率彼安居忠義之民歸於禮義道德之俗也 新旨司空居民得法全在一量字要知居民之善只在參相得內安居以上皆居民所致尊親以上皆安居所致到此然後興學正見司空仔細量度欲民安居總是養其真心以爲立教張本 纂訂無曠上至安居言民生既富便戀戀故土而不

至渙散也食節如朝饔夕飧是亦根上食用有節來事時如春耕夏耘等亦根上不奪民時來民咸安居承上起下樂事二句四平看一是不愛其力一是不愛其情君上因愛敬而異稱上即君也言如此然後興學不如此不遽言興也

心典然後二字又有不陵節而施之妙學兼地與法言即下司徒之教是也

按無曠無游緊接上文說來至安居截食節事時以在民言樂事勸功以急公言與舊說不同然可用尊君親上君上俱以君言亦說得通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五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紕惡

陳注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則總其政令者也六禮七教八政見篇末皆道德之用也道德則其體也體既一則俗無不同矣

鄭注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簡差擇也

孔疏此一節論司徒修禮明教上賢紕惡教學升進之事 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性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

而節其性也 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
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
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
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 八政一曰飲
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爲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
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
淫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淫 道履蹈而行
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
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惠逮及
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三

不肖所以絀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升諸司馬曰進
士皆是司徒所掌教之事既云上賢崇德簡不肖絀
惡總之於此

長樂陳氏曰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一道德所謂教
思無窮也養耆老恤孤獨所謂容保民無疆也有以
教之又有以容保之然後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
惡亦不變而後賞罰可言之意也賢者德之名德者
賢之實惡者不肖之實不肖者惡之名名出於行實
繫於心由其名以察其實由其行以原其心故尚之
而後崇簡之而後絀也

嚴陵方氏曰禮惡乎壞則六禮其可以不修教惡乎
隱則七教其可以不明性非禮以節之則易以流故
修六禮以節民性德非教以興之則易以廢故明七
教以興民德政以正之其可以差忒乎則八政在乎
齊矣道者人所共由德者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則
道德在乎一矣齊八政所以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
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養耆老則推愛
親之心於是爲至恤孤獨則損有餘之心無所不及
且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耆老在所養則耄期固可知
矣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鰥寡固可知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三

矣賢者難於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雜故簡之六禮
七教八政解見篇末

李氏曰善教得民心故教民謂之司徒六禮冠昏鄉
嘉禮也喪凶禮祭吉禮也相見賓禮也周官宗伯掌
禮之在上者則有軍禮而冠昏鄉其禮同故五禮此
言禮之在民者則冠昏鄉其事異而無軍禮故有六
禮七教舜命司徒則曰五品不進五教在寬穆王命
司徒則曰敷五典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
莫不有常故曰五典五者莫不有等故曰五品父子
教之有親君臣教之有義夫婦教之有別長幼教之

有序朋友教之有信故曰五教分而言之則父子兄弟其道同而兄弟主於親朋友賓客其事同而賓客主於禮故有七教由七教而詳言之則周官司徒所掌十二教是也八政周官司徒辨其貴賤老幼而有飲食之禁令則政之在飲食也以本俗六安萬民而終於同衣服則政之在衣服也頒職事以登萬民曰學藝曰世事則所謂事爲也以土宜之法相民宅而知其利害則所謂異別也以度教節則所謂度也以儀辨等則所謂制也節必有量等必有數夫禮始於冠本於昏成於喪祭和於鄉射故六禮以冠昏喪祭

鄉相見爲序教於內而至於外父子兄弟夫婦教之在內者也君臣長幼朋友賓客教之在外者也故七教以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爲序政本於民而制於上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因民而立制者也度量數制自上以節下者也故八政以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爲序禮所以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故曰節民性教所以告之天人之道故曰興民德政所以正之故曰防淫民之性無非天也故六禮曰修修言有所因也人之德無非自得也故七教曰明明者言有所本也淫者出於民之欲也故八政曰

齊齊者有以制其過差也周官宗伯掌禮司馬掌政蓋所謂國禮國政也故司馬之職未嘗有治萬民之政而宗伯之禮不設於象魏也鄉師三歲察辭大行人六歲協辭奇表者有禁造言者有刑所以一道德也五十者養於鄉六十者養於國七十者養於學所以養耆老也鰥寡孤獨者皆有常餼所以恤孤獨也以賢制爵所以上賢也有不孝不睦不婣之刑以糾不仁有不弟不任不恤之刑以懲不義所以節不肖也先王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所以安民也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卹孤獨以逮不足所以提萬

民也有賢可以尙則教之成也先王之法至於簡不肖則備矣
廬陵胡氏曰從司徒修六禮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教事自命鄉論秀士至下造士皆崇德也自命鄉簡不率教至終身不齒皆黜惡也
新裁此鄉學教民取士之法乃司徒之職也司徒是掌鄉學政令者自六禮至不足教民之法未二可取士之法須相起說下不平民與士一人教之有成則爲士也六禮七教八政詳見後章此處不必明講道德本人心同然之理而民習尙之卽俗也一字在心

上看有崇正黜邪反異歸同意數箇以字皆就可徒身上說非便作效上講 重一道德禮教政爲一道德也孝慈以一道德也簡不肖許多事爲其慢道悖德而作新之也上賢許多事爲其能體道立德而優之也 夫學與矣司徒掌其教者也其法何如吾人氣質之性常有所偏修六禮以節之整飭儀則以使民行抑其過引其不及而歸於中所以節其偏也人倫之德人所同具明七教以興之講明恩義以導民知鼓之舞之使各得其所施所以啓其良心也人欲陷溺之謂淫齊八政以防之整齊以爲禮教之輔而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五

防民情之淫猶防止水之流也然此皆教之用也而道德其體焉天下風俗繫人心之道德顧人所共由曰道行道有得曰德本人心同然之理容有歧而三之者崇正闢邪反異歸同無使有道其所不道德其所不德者也同俗是使天下之人遵王之道遵王之德而有翕然同風之意也耆老卽鄉中致仕卿大夫或燕禮或食禮而養之於學致孝耆老近於親孝敬之心錫其類而致於極也孤獨乃鄉中死事之父親子孫或春享或秋食而恤之於學逮不足者孤獨是不足而慈愛之念有以及之也賢卽民中之率教而

禮教而遵政典明道德而敦孝慈其才德穎出於眾者上之是升之司徒升之國學非卽加之上位也賢爲有道德上之所以崇道德也不肖反賢看簡卽後面不齒等例不肖爲惡簡之所以黜惡也 纂訂一說禮教政皆道德之用而道德其體焉同俗內兼禮政教言言其性節德興淫防也細玩四句平說體用意不重 夫鄉學與矣司徒乃兼攝者也其法何如如民有氣質之性不能無偏修禮以節之使民歸於大中民本然之德多爲物蔽明教以示之使民知所感發齊八政以防民奢僭之淫一道德以約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五

民詭異之俗教法如此可謂詳矣然不可不以身先之也又合鄉之耆老而養之以推極吾心之孝又合鄉之孤獨而恤之以逮及孤獨之不足身親如此可謂至矣然資稟有厚薄觀感有淺深又不可無勸懲也故率教者上升之以尊崇其德示勸也叛教者簡去之以緹退其惡示懲也可徒鄉學之教如此新旨六禮四句平養耆老二句與上一例但有身先意上賢二句又勸懲道理 心典不曰節民情而曰節民性性情所從出也民德曰興見德乃民所固有特以教興起耳衣服等項不

立政以爲防便多僭擬放佚故曰防道德人心同弊之理而民習尙卽爲俗心一而俗同矣司徒興鄉學而崇正闢邪如此養謂養之於學恤亦恤之於學也賢卽率教而有德者上乃升之國學以示優崇非卽加之上位也

合參致吾之孝逮彼之不足皆就司徒言蓋修明齊一教術已備又以身率之而端其教本也然教有從違而賢不肖分矣於是乃有去取焉

按鄉學司徒不能徧教而司徒領以教法故稱司徒上六句教民之法末二句是取士之法大抵上六句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三

司徒所頒教條也末二句示勸懲之方也逮不足處截陳注有體用之分講家因之有專重一道德句者然只平列爲雅養耆老二句與上文不相類故又有以下四句俱就司徒身上說者然亦不甚合 興民德德字淺猶云興民行也一道德說得深道德固不在禮教政之外而體道修德自是另一項蓋禮教政猶爲文具而道德則切於身心言之也一字同字廣言之非指一人養耆老以致孝致孝二字加司徒身上似不宜還主教民說爲是致謂推也推孝親之心以養耆老也逮卽旅酬逮賤之逮恩及之也能遵上

文六者是爲有德之賢則上之上猶尙謂優禮之也其不能遵者則爲行惡之不肖則備別之不使相親也上簡字著力上之所以崇之簡之所以糾之此二句起下意

禮記詳說

卷四十四

王制

三

禮記詳說卷四十四終

禮記詳說卷四十五

牟陽冉覲祖輯撰

王制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陳注此下言簡不肖以紂惡之事鄉畿內六鄉也在遠郊之內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庠則鄉之學也耆老鄉中致仕之卿大夫也元日所擇之善日也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聚於是行射禮與鄉飲酒之禮射以中爲上故曰上功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教官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一

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教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鄭注帥循也不循教謂放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耆鄉屬司徒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

孔疏從命鄉簡不帥教者至終身不齒論紂惡之事謂鄉人人學不帥師教屏退縉除也帥循也爾雅釋詁文云鄉屬司徒者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周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耆老至事焉司徒命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二

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內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耆老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耆老大司徒帥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惟鄉內之人總言耆老其數則眾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

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鄉中致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耆老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學故云庠鄉學也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習鄉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日也云鄉謂飲酒也耆老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此鄉既有上齒之文故知謂鄉飲酒也云鄉禮春秋射者按州長職云春秋而射於州序然則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

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學得爲射也云鄉禮春秋射者解習射之處也云國蜡而飲酒養老者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鄉飲酒而養老按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知此經習鄉非正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此云上齒按黨正職云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解此鄉爲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三

學爲之亦謂之飲酒

延平周氏曰司空所以富之也司徒所以教之也既教矣故命六鄉簡其不帥者以告於上於庠言朝尊道也於廟言朝尊祖也先王無意於成人之惡常慮其欲改之無地故雖鄉有告其不率者必行射飲之禮以爲之勸導有不變然後移之左移之右移之郊移之遂真不能變然後屏之遠方待不肖其恕若此嚴陵方氏曰如上所云則教之道亦已至矣而猶有不帥者焉則不可不聞於上也鄉則六鄉之老也周官言二鄉則公一人者是矣故繼言耆老皆朝於

庠庠鄉學也鄉飲酒言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是矣然學記又言黨有庠者蓋別而言之雖有黨庠術序之異名自其養人於此言之則皆可謂之庠也士有曰秀士曰選士曰造士曰進士而此則止帥俊士者以升之學曰俊士方其朝於庠故據在學者帥之也此言大司徒則知上所言司徒者兼小司徒也蓋欲俊士執事以激羣衆非大司徒躬率之有所不可故本篇有司空大司空有司馬大司馬有司寇大司寇有樂正大樂正者其義亦若是而已

石林葉氏曰古者輕進人以善重絕人以惡一鄉以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四

爲不帥教則無往而不爲惡也然而耆老朝於庠習鄉射以教之以欲其改悔以從善猶不知帥而後移之左右移之郊遂終至於不帥教則屏之遠方所以重絕其爲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德而曰功鄉飲酒以行禮不曰禮而曰齒何也蓋中多者以爲勝以勝不勝則是有功者爲上飲酒以正齒位長者坐而幼者立以聽役則是有齒者爲上上其有功則人知心平體正之爲德上其有齒則人知長幼尊卑之爲禮此賢者所以勸於爲善而不肖懲於爲惡新裁此簡不肖以紕惡之事然猶有委曲感化之道

皆大司徒行之也者老句不甚重蓋合集此等人以行射鄉之禮也朝是會聚非朝君也元日所擇善日也習射以中爲上使知心平體正之爲德而盡所以修身習鄉以齒爲上使知長幼尊卑之爲禮而盡所以敬長帥俊士而與禮事於射司張侯置鵠之儀於鄉司董禮揚曄之儀使之知有事爲榮無事爲辱上功上齒是以禮文之美示不帥教之人俊士執事是以禮事之榮勵不帥教之人皆所以使之觀感而改過遷善也不可單承執事一邊上節是道之以德此是齊之以禮欲其有恥且格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五

纂訂命鄉命畿內六鄉謂比閭族黨州鄉也皆謂鄉學庠謂鄉之庠也朝是聚會非朝君也者老皆朝示景行之意習射習飲只是庠師者老行之俊士不在其數通節只重在末句上命鄉句提起看者老三句是鄉學行禮所尚之異乃引起末句意宜輕看言不惟示以禮文之美而又帥國之俊士與執禮事總委曲以盡感化之道也入鄉學一年終大司徒命鄉大夫簡鄉學之不帥教者以告大司徒乃令耆老會集於鄉庠以二年元日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習鄉飲酒禮令老者居上故云

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長敬老斯時大司徒帥國之俊士有德行道藝者與執射飲禮事使不帥教者見俊士之榮且慕之而遷改也

按鄉簡不帥教以告告大司徒也朝字只作會字看習射習鄉飲自是鄉庠中事而大司徒亦至其地帥國之俊士與執禮事謂之與則係暫至而非習射習鄉之正數也蓋以優於禮者示之使不帥教者有所觀法此句爲重正因上告之有此一舉不然則習射習鄉飲只是鄉學常儀大司徒不至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六

不帥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陳注左右對移以易其藏修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

鄭注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專徒其居觀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

孔疏按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放佚之人爲之習射習鄉此注云中年考

校而又不變中猶開也謂開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云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之習禮開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遠者謂七年之時故注云又中年移之遂開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屏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注不云開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須云開年也云亦復習禮於鄉學者習禮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嚴陵方氏曰不變者以既別之以行能道之以孝悌激之以賢才而猶不帥教也不變則移其居者亦使

變其行也

纂訂又教之第三年終考校而不變則命左右對移易其藏息新其講切庶幾其變也如初禮四年元日鄉大夫復行射飲禮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陳注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蓋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焉則其人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屏棄之

鄭注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

禮於郊學 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 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錄也

孔疏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 按司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百里爲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

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師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部與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部師主正齒位與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部皆屬於遂雖各立學總曰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部不立縣部之學有事則在遂學與鄉同 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藩也蓋隨罪之輕重而爲遠近之差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屏夷狄但居夷狄之內地故下注云不屏於南北謂其太遠明鄉人則屏於南北也齒猶錄也者按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齒齒亦齡

也以年相次是錄其長幼故云齒猶錄也

延平周氏曰夫鄉卽郊也而鄉之外卽遂也言鄉言遂而間之以郊何也夫在於境上而爲鄉遂之郊是以謂之郊也何以言之出車之詩先言于彼牧矣次言于彼郊矣者自其出而言之也尙書先於癸亥之陳言商郊次於甲子之誓言商郊牧野者自其入而言之也此所以知郊在鄉遂之間也

嚴陵方氏曰左鄉右鄉特彼此之別而已至移之郊又有內外之別焉遂又有遠近之別焉先王之待人至於此然猶不變則是長惡而不悛知過而不改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九

於是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焉所謂遠方則九州之外地之尤遠者又非特若遠之有別於近而已或曰移或曰屏何也移則遷之使之改屏則棄之而不復齒見祭義三命不齒解

長樂陳氏曰習射上功則示之以行能習鄉上齒則道之以孝悌國之俊士以與執事則激之以賢才俟之如此而猶不變然後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以愧厲之不變然後移之郊移之遂以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先王之於不帥教者至四變然後棄之豈其所得已哉 禮書曰鄉簡不帥教者至於四不變然

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止於二不變則屏

之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爲易治膏粱之性爲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廢黜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新裁三言如初禮者卽集耆老以行鄉射帥俊士以執禮事之謂也四次示之以禮教而猶不悛則其人終不可與之入德矣然後屏棄之則君子教思無窮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十

之意王者重於絕人之心胥見之矣

纂訂又教之第五年終考校而不變則移之郊學鄉學在鄉遂之外較鄉學在遠郊之內爲稍遠也六年元日鄉大夫又於郊學習射飲禮如初又教之第七年終考校而不變則移之遂學遂學在遠郊之外蓋示以漸遠也又第八年元日遂大夫又復於遂學習射飲禮如初至九年終考校而又不變是其人終不可入德矣乃屏之遠方是人終其身不與中國序齒甚絕之辭然必遲之以九年需之以觀變而不悛則先王重絕人之意也

新旨首節只重帥國之俊士一句測云三移之欲其變仁也三移不變則亦不變矣屏遠之者義也 簡不肯以純惡何如命六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來會聚於庠擇元日之善行習鄉射之禮而以中爲上示人知心平體正之爲德也行習鄉飲之禮而以齒爲上使人知尊卑長幼之爲禮也大司徒爲教官之長率帥教之俊士與執禮事使不帥教者有所觀感而知愧也或有示之禮教而不變者司徒命居國之右鄉者簡之而移於左命居國之左鄉者簡之而移於右會耆老而射飲於鄉學集俊秀而與執乎禮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主

事禮帥初也再不變則移之郊在鄉界之外三不變則移之遂又在郊之外其禮猶之初也四示以禮教而猶然不悛則其人終不可以入德矣於是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無錄用之意焉

按齒訓錄卽不復收錄之意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陳注此言上賢崇德之事 劉氏曰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 而之類出曰秀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類出於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於司徒司

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爲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其有才德又類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舉升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於人之名也

鄭注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可便習禮者學大學

孔疏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謂錄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此鄉學之人有德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主

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謂多才藝此惟升名司徒未卽貢舉入官也按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賢者以鄉飲酒之禮興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天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人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試殷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年舉者爲殷禮鄉大夫三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按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之年人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者按尚書周傳

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

嚴陵方氏曰秀言秀而有所出造言造而有所成選言美而可擇俊言敏而可用升之司徒曰選士以其猶在所擇故也升之學者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故也秀而爲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爲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

郝解每三年大比司徒命鄉大夫論其鄉庠子弟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三

秀出者辨別比擬曰論類銳出類曰秀算數備用曰選才過千人曰俊由鄉大夫論而升之大司徒者是謂鄉之選士由大司徒再論而升之國學者是謂大司徒之俊士國學收而造就之者是謂國學之造士造成告於王而升之大司馬者是謂大樂正之進士名雖有五士皆一人

新裁論者論述之謂非論辨也二論字同二秀字有淺深看注中又顯出三字可見本文二升字正見上賢之意要看這兩秀字秀便不是賢乃是才德露穎之端倪爲秀言其才有可達德有可成而尙須成

德達才之造也因他這秀處陶鑄造就起來便是賢

上賢以崇德矣其事何如鄉學教成之日義理熟於積習之久而才德出於同輩之中能無士之秀者乎故命鄉學之官論其美而升之司徒焉於是嚴以考試之法擢爲鄉遂之吏擇而取之殆非倖進者比矣謂之曰選士然其間造就不安於近小而德器穎出於朋輩又能無選士之秀者乎故司徒之官又論其美而升之國學焉是蓋存心已期於上達而立志已游於高明出羣之英殆非庸眾者類矣不謂之曰俊士乎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古

纂訂或問士之不得升於學者何以處之曰選中則爲鄉遂之吏不中選者復教之鄉而已用之爲鄉遂之吏可知選用之權在司徒至進士則必命爲朝廷之官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司馬矣

按選士在鄉非謂國學也謂選以備鄉遂之吏俊士則入國學將大用矣選士論於鄉俊士論於司徒其進有序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陳注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徭役而猶給徭役於司徒也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者成也言成就其

才德也

鄭注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
孔疏征謂力役故云不給繇役此繇役者供學及司
徒細碎之繇役也上文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
士者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以藝業未成次云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身雖升學
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免其繇
役定本云升之學無大字升諸司徒則不征於鄉升
之於學則不征於司徒皆免其繇役者是爲造成之
士云能習禮則爲成士者以二十習禮禮以立身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五

爲成士然習禮必年二十按書傳適子二十入大學
餘子十八入大學然則升名司徒未入大學已能習
禮爲造士者二十習禮舉其大綱若其性識聰明則
亦早能習之

嚴陵方氏曰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
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征謂
行役以從不征所以優賢

長樂陳氏曰夫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
選士其德俊謂之俊士其德成謂之造士進士則以
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征於鄉俊士

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蓋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
眾庶之政令鄉師辨其可任者國中賢者能者皆舍
則征於司徒者惟大軍旅大田役而已升於司徒者
鄉師之所舍也升於學者又司徒之所舍也周官考
校之法書於族師然後校於黨正校於黨正然後考
於州長考於州長然後考於鄉大夫鄉大夫與鄉老
羣吏獻之於王然後內史以詔王以制爵而不言鄉
升士於司徒司徒升士於大學蓋司徒言以鄉三物
教萬民而賓興之則其教而賓興之以鄉三物而已
是大學亦司徒之所教也司徒言以德制爵則民慎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六

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爵祿亦司徒之所制也由
是觀之鄉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大學蓋亦周制然矣
却解不征謂免其徭役升於司徒者不給役於鄉大
夫升於國學者不給役於大司徒造猶作養也不以
他事分其志不以勞賤屈其體所以優養其德行而
閑習其道藝故曰造士此皆所謂上賢以崇德皆鄉
學教人之法也

新裁給社事供田賦鄉之役也供祭祀與禮事司徒
之役也造士有選士之造有俊士之造不重其名但
取其義耳總之養士心也先王之取士既知所以

進之必思所以造之是故升於司徒而爲選士者屬在司徒而免其在鄉之徭役焉升於國學而爲俊士者統於樂正并免其司徒之徭役焉若此者所以優恤涵養不遷於異處使所習者專而其德成也謂之曰造士

心典既升於司徒而爲選士者則免鄉之徭役而不征矣然猶給役於司徒也及升於學而爲俊士者則并免司徒之役而不征矣總名之曰造士謂不以征徭煩擾之使得優游涵養以成就其德也此優之以禮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七

按升於司徒者卽上節選士猶征於司徒則是選士未必卽爲鄉遂之吏心典謂選擇也將選擇之爲鄉遂之吏也將字甚活若一選卽爲鄉遂之吏又何以征役於司徒乎 造士雙承兩不征言不征總是成就他處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陳注此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樂正掌其教司馬則掌造法也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故言術也文王世子言春誦夏

訖與此不同者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舊注陰陽之說似爲拘泥

鄭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崇尙也高尙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尙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 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 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方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

孔疏樂正掌國子之教者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太

法以教國子引虞書命汝典樂教胄子者證以樂官教胄子之義孔注尙書云胄長也謂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云高尙其術作教也者謂樂正之官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引尙書傳曰以下書傳略說文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官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則詩書禮樂等教之造成此十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謂之術 鄭以經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所以詩得

爲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爲安靜舞爲鼓動舞爲陽聲爲陰故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者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者若不互言當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以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九

言其四術不可暫時而闕今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隨其陰陽以爲偏主耳長樂陳氏曰詩書禮樂以之爲術則謂之四術以之教人則謂之四教崇之則其道尊立之則其教行春教以樂秋教以禮則文王世子春誦秋學禮是也夏教以詩冬教以書則文王世子夏弦冬讀書是也陽動而主聲陰靜而主事春夏陽也詩樂則聲也秋冬陰也書禮則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造士之法在順之而已周官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與此不同者春貌

之時而舞則貌也秋言之時而聲則言也先王於陽之理或取以動靜或取以五事各有所當也造士必以樂正者樂之入人也深先王之成人未嘗不終始於此舜命夔典樂教胥子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皆此意歟防陽德者必以陰則春教禮夏教書以天春夏陽而書禮皆陰事也防陰德者必以陽則秋教樂冬教詩以天秋冬陰而詩樂皆陽事也宗伯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意與此同然春誦於東序主乎詩夏弦於成均主乎樂秋之瞽宗者禮也冬之上庠者書也則鄭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三

氏謂因時順氣於功易成理或然也蓋防之者成人之事順之者小子之事孰謂未升大學則弦誦乎樂書曰樂工之所取正者小樂正也小樂正之所取正者大樂正也昔舜命夔爲樂正則樂正之職二帝之世已然三王特因而循之而已蓋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說志者莫辨焉書者政事之紀也說事者莫辨焉禮之敬文也說體者莫辨焉樂之中和也說樂者莫辨焉崇之爲四術使士有所尊立之爲四教使士有所從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崇四術以造之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立四教以教之也樂

正之職有在於是豈非人君有樂育人材之意而樂正有以輔成之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蓋本諸此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四教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典亦謂之五教也然不言易與春秋者爲其非造士之具不可驟而語之故也孔子之於易必待五十而後學游夏之於春秋雖一辭莫贊其意蓋可見矣苟卿欲隆禮樂殺詩書是不知崇四術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詩書禮樂所載者道也體之在己則術於此而已故曰四術用之以化人則效於此而已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王

曰四教禮者體也故於秋教之蓋秋主斂所以成體故也樂者樂也故於春教之蓋春主發散所以爲樂故也詩者言也故於夏教之蓋言爲事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故於冬教之蓋事爲言之實冬與物辨而反實故也則順之之道又有見於此凡言春秋必以春爲前者先後之序也然誦亦詩也弦亦樂也而文王世子乃言春誦夏弦何也蓋誦誦者詩樂之用詩樂者弦誦之體方言其體故以樂爲先方言其用故以誦爲先其實四者以其陽類故教之詔之皆于春夏而已春之教樂未始無詩要之

以樂爲主耳夏之教詩非無樂也要之以詩爲主耳詔之與誦其義亦猶是也故文王世子弦誦則一詔之以大師書禮則或詔之以典書者或詔之以執禮者也於春夏通而教之秋冬別而教之者順陽交陰辨之義故也此則一教之以樂正者以夏殷之制略未若周之制詳故也

山陰陸氏曰四術詩書禮樂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事也凡造士與於詩書次之禮次之樂又次之是之謂順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言教不言學非成德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王

也有教而已據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凡學必時矣故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嚴陵胡氏曰鄭蓋以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故必謂詩樂屬陽又以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故必謂書禮屬陰此說近鑿夫四教不可一日而闕卻穀說禮樂而敦詩書豈分四時孔子言學詩學禮何必夏教詩秋教禮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何必詩於夏書於冬哉若云秋必禮春必樂則大胥云秋頒樂合聲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秋亦可教樂矣不必春也若云冬必書夏必詩則文王世子云凡學春官釋奠

於其先師鄭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則春亦可教詩書禮樂矣不必夏秋冬也鄭注云互言之其義未明故詳別其旨

講義四術四教皆不過詩書禮樂而已以此而爲術業故謂之術以此而成教養故謂之教亦異名同實而已

却解詩書禮樂四者以爲入德之路曰術以爲課程之規曰教禮樂必趨踰舞蹈於春秋清和時習之誦詩讀書於冬夏寒暑時習之禮樂有聲容以馴擾其氣質詩書有義理以開闢其性靈皆所以柔其驕貴

王制

之氣振其怠惰之習也

新裁崇以心言立以事言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正崇之立之之實末二句又就其中指出順時立教意順字深從容和婉直探討禮樂詩書之精蘊而使與志相浹洽也重一順字下順時之教者正以順之功不可驟而因時以進也

新旨先王建國學以育才而樂正掌其教也自人之立德曰術其術有四樂正崇以敷之而昭爲法則自上之立法曰教其教有四樂正舉以迪之而樹爲標準然教術非兩事乃先王之詩書禮樂也不過順之

以造士耳然立教固本乎古而施教必以其時春秋則以禮樂爲教凡三千三百五音六律無一之不習焉冬夏則以詩書爲教凡國風雅頌典謨訓誥無一之不肄焉是欲其專而易精也

纂訂大學何以大樂正掌之蓋古者教人皆以樂而涵濡之以成就其德崇有尊尙意立有表率意言詩書禮樂不言易春秋者何易雖同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敢盡窺故略言耳

心典首三句立教從乎古末二句立教因乎時 四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三

時各有所習只欲業有專功而心不分不必泥陰陽之說總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首二節是樂正教國學國子民俊也後二節言國學上賢以崇德之事

按四術四教總是詩書禮樂周氏以仁義禮智爲四術下文無照應不可用順只是遵循之意時講以從容和婉爲說是順字內意非正訓春樂夏詩秋禮冬書固是順序然非順字正意四時之教分說爲正互說是補意

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

聖道焉凡入學以齒

陳注皆造皆來受教於樂正也惟次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

鄭注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

孔疏皆以四術成之解經皆造焉謂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國之俊選皆以四術造焉云王子王之庶子也者以經云王太子乃云王子故知是庶子也云羣后公及諸侯者以經羣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之中是三公及諸侯也長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三

幼受學雖王太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

嚴陵方氏曰太子適子也大則以大言之也適子大而庶子小故謂之太子諸侯有君道故謂之后然非一人也故以羣加之天子之子亦謂之太子則以特大於天下之子諸侯之世子亦謂之太子則以特大於一國之子而已名之以大雖同所以名之以大則異也至於卿大夫之與元士則全乎臣矣其子不足以大言之故曰適子而已自王太子以至於國之俊選皆造焉者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故也天子之子

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

選士方升於司徒亦得與在學之教者教無內外之別故也則與帥之而執事以激羣眾之時異矣故彼特曰俊士而已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大莫先乎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曰凡則無貴賤皆以齒矣然以天子而與俊選相為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是也

金華邵氏曰入學當有漸摩之益而勢之尊隔則難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勢之尊者使其以羣貴自恃而居乎貧賤而齒尊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三

之上則有善何以相勸有過何以相糾惟略勢位而一皆以齒則漸摩之術可施如此而不入於善而不帥教者未之有也故於將出學之時簡之至屈萬乘之尊動三公九卿卿大夫元士之眾甚而天子食不用樂古之人君其不忍輕棄人才如此

郝解王太子王冢嗣王子王庶子羣后諸侯國之俊選司徒所升之士也士有貴賤入學皆以長幼幼雖貴必後長雖賤必先蓋俊選之士皆已有德藝與國子齒非九而且教國子敦讓也此國學上賢崇德之事

新裁上節是施教下節是受教皆造於樂正而受焉
昔禮樂之教也通指國學言 王天子天子之元子
繼世有天下者王天子天子之眾子分封爲諸侯者羣
后之天子繼世以立諸侯者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承
襲父之爵位者皆謂之國子也國之俊選卽選士之
升於國學而爲俊士者也是皆所謂民俊也凡國子
民俊皆有治人之責教之不可以不豫故皆造焉以
受詩書禮樂之教也以齒足自相齒非教之使然學
所以明人倫故無分貴賤惟分長幼而已 天子欲
以齒讓之教化天下先羣天下之主治者而教之讓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毛

異口彼主政時自然以齒讓教天下此端本澄源之
道也

新旨以齒不以貴所以興讓也禮義之相先也他日
不驕不倍皆根於此

纂訂然而學之者何人凡國子民俊有主治佐治之
責教之不可以不豫故皆造焉以受詩書禮樂之教
也凡入學自序年齒長者雖賤必在前少者雖貴必
在後蓋禮義相先之地不容不以孝弟爲重也

心典此言國學所教之人

按上節言國學立教之法此言國學受教之人皆諸

焉承上節詩書禮樂之教以齒又是一意新裁謂自
相齒非教之使然看來亦由乎教而本文只作見成
說可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
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
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
終身不齒

陳注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
胥皆樂官之屬鄭注以棘爲棘又以棘訓偃棘本西戎
地名愚謂不若讀如本字急也欲其遷善之速也寄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天

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蓋雖屏之終身不齒然猶爲此
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蓋國子皆世族之親與庶人疏
賤者異故親親而有望焉 方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
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
眾庶之家爲易治世祿之家爲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
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
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
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二不變屏之
可也 疏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以有虞氏之庠爲
鄉學

鄭注此所闕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去食樂重棄人棘當爲棘棘之言偏使之偏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太遠

孔疏此所簡者謂王太子以下者承上鄉之學下恐所簡兼有鄉人故明之也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者按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云樂官屬也云出學謂九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无

年大成學止也者以上文鄉人中年考校恐此亦中年故明之也知九年者以下卽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無移左鄉右鄉及移郊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卽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爲周之大學也故鄭注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則庠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爲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

學在公宮左大學卽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卽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注云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注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之學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棘之言偏者按漢書云西南有棘夷知非彼夷而讀爲偏者以與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无

寄文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棘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爲偏迫於夷狄也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太遠者按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三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周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鄭此注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太遠延平周氏曰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以勸導誘掖之如是而又不變則親視學而又不變是真不能變者也故屏之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棘於悔過寄者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耳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

恩也卒不免於不齒者義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麟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慢怠者大胥待致以教之小胥撻以贊之則簡不帥教者小胥大胥預有力焉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則簡不帥教者小樂正亦預有力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王之事皆在所令焉則簡不帥教以告於大樂正者小胥大胥小樂正也以之告於王者大樂正也鄉簡不帥教者

王制

三

者老皆朝於庠大樂正告不帥教者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而王又親視學重棄之也重棄之與周官鄉士遂士王命三公會其期同意王三日不舉與文王世子不舉爲之變同意棘則欲其悔過之速寄則示其有可復之理可悔而不知悔可復而不能復然後終身不齒矣屏之止於東西而不及南北者南於中國爲尤遠北於四方爲尤寒自非惡之欲其死則不投之於此詩曰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國子之屏宜不至此矣蓋教之仁也簡不帥教也王親視學與三日不舉仁也終身不齒義也先王之於國

子仁之而已其處之以義不得已也

嚴陵方氏曰視學之禮則文王世子所言者是也不變王三日不舉者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故三日不舉將以棄之也舉與食日舉以樂之舉同義將棄之而不舉則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故也棘寄皆以待貴者之禮有別於賤者故然耳山陰陸氏曰寄言今雖寄後將復焉棘言今雖棘後將宥焉雖曰終身不齒其幸望猶如此聖人之仁也講義三日不舉閱其教養之久而猶不變所以深惜其齒於學而無所成也古者大喪則不舉大札則不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三

舉邦有大災則不舉又司寇行戮則君爲之不舉王閱士之無成而至於三日不舉樂則所以教養以待天下之士爲何如

郝解將出學以下國學簡不肖紕惡之事出學謂九年之期七年小成九年大成也小胥大胥小樂正皆大樂正之屬詳周禮不帥教謂王太子以下至元士適子而國之俊秀不與矣王命公卿大夫士入學謂習禮以教之使變不變王親臨視又習禮以教之又下變則終不變矣王三日不舉減膳去樂憂羣子之不肖也屏之遠方亦謂王太子以下至元士適子國

之後秀不與矣古帝王公教誨不私其子所以師嚴道尊而人莫敢不從西方曰棘急也望其急變也東方曰寄寓也望其終歸也終不變則亦終身不齒如朱均不肖堯舜且廢之太甲不順伊尹且放之皆用此意而他可知矣

新旨此不帥教者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命之皆至所以公聽而並觀之也古之來學受教者九年而成至於九年而將出學其有冥頑不事乎詩書強梗不順乎禮樂者是不帥教之人也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重

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或示以威儀之則或詳以啓迪之方冀其感而改悔也如是而猶不變則王親視學感悟之如是而猶不變王三日不舉以激勵之於是屏之遠方令之知所懼居西方者名曰棘欲其遷善述也居東方者名曰寄寓而終歸之也雖屏之終身不齒而猶爲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以國子皆世族之親與鄉學庶人疏賤者不同也纂訂簡不帥教者只以國子言民俊必無不帥教也命公卿等人學使習禮以勸導誘掖之如是而不變王親視學使習禮以嚴懾悔悟之如是而又不變是

真不能變者也王三日不舉重棄賢者子孫故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也西方三句正屏遠方之實按上節連國之俊選言謂之民俊此節專言國子不及民俊蓋民俊自鄉學升國學所造益深豈復有不率教者即有不率教亦不至如國子之重也與親視學三日不舉不得例論不率教者三公九卿大夫元士之子在內故皆令入學以勸導之寄棘不過偶舉東西二方爲言鄭謂南北太遠失之迂若嫌遠豈不能酌其稍近者乎况遠近里數荒唐無憑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講

陳注疏曰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鄭注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

孔疏此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馬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

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徒大軍旅大田役治其徒庶之政令是政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教事而已司馬進賢興功其屬有司士稽士之功德有諸子掌國之教治是教事亦在所預非特掌政事而已蓋古者之設官也職未嘗不分而分職則責專事未嘗不聯而聯事則合職故論材主於鄉及官之則論以司馬然後無倖進教士主於司馬及其發則教以司徒然後無廢事樂書曰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所以勸之也簡不帥教者以告於王屏之達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三

方終身不齒所以沮之也王者勸沮天下之術大樂正實預焉其職豈不重哉後世有樂正氏司馬氏豈因其世官名之邪

嚴陵方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學所以屬於大樂正也故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造士之秀則於成材之中又秀出者也升諸司馬則以將使之臨政故隸於政官之長也以其成材將使之臨政則可以進於王所故以進士名之

金華邵氏曰論造士之秀必告於王而始升諸司馬

蓋用人之權當歸之君故也

郝解造士謂鄉之選俊與王侯公卿大夫元士之子皆是

新裁此國學上賢崇德之事造士謂所造之士非名也論者論述而保舉之告於王升諸司馬不可對當以天子為主觀一而字可見大樂正掌國學之教以造就乎民俊時及九年造士其大成矣然入仕之權主之者司馬也故即其秀出於等夷者舉而揚之王庭由是升之司馬曰進士焉蓋其出潛離隱賓與王家進而賓之祿之爵之致君澤民從此始也豈俊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三

選之可得而名乎

心典此樂正取士之法也下節司馬官人之法以告於王是達其名升諸司馬是升其人乃兩事古者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不過用為鄉遂之吏其權在司徒國學教國子及民俊曰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其權在大司馬

按造士當承前皆造焉兼國子民俊說方全新裁專指造士當承前皆造焉兼國子民俊說方全新裁專

司馬辨論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實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陳注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用爲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爲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第同矣此其二也

鄭注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 各署其所長 使之試守 命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三

孔疏此一節主論司馬之官用其人及發兵論射御及居官黜退之事司馬辨論官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 論進士之賢者謂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告王之時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 任官然後爵之者謂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

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

嚴陵方氏曰司馬辨論官材者將使之臨政則必隨其大小而官之故曰官材定其論則賢否之理各止於一矣前曰造士之秀後曰進士之賢何也秀特有才之稱賢則有德之稱此輕重之別若司徒司馬之類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謂爵若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官所以居之爵所以貴之祿所以富之也官非賤者之可居故既官之必爵之爵之矣宜有以養其廉故既爵之必祿之其序如此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三

何江李氏曰司馬掌羣臣之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德謂賢否凡賢者能者皆先試以事人而有功然後授之以爵得祿食也爵以貴乎人天下之人其貴之祿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其富之高冠大蓋吏民趨走事之恐不及天下其貴之也廩財給穀農桑賦貢奉之而不暇天下其富之也天下其貴之而貴非其人天下其富之而富非其人則其命果義乎眾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孟公綽不可以爲滕薛大夫禮謹謀於國則否况其下者乎苟非試其事考其功而遽與之爵祿則曠天官敗公

事可勝道哉王制所謂官之者使試守也堯舜豈不聖而試臣以職慎之至也

郝解自司馬以下又明德藝之輕重見士不可苟試也進士皆可用而材器各殊必辨論其所官之材各署其所長告於王以俟王之定其論論定然後試以官如長於文事者使司教工於武略者使治兵堪任此官然後命之爵爵則有位然後養以祿其慎重如此皆所謂上賢以崇德也

新裁定其論裁上是不敢專其權下是不敢紊其序官材是上進上可官使者辨論只辨論其居官之材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三

將以量材而擢用之也定其論者進於王而聽其評斷也然後字重司馬掌爵祿以詔羣臣故於樂正所升之進士論辨其可以官使之材而審其優劣優於某事即命爲某官也必錄次其賢而告之於王王乃定其論焉夫其在我之權衡已審而天子之評斷不殊既論定矣然後隨其德之高下而授之官論未定者官不得以倖進也猶未及爵也及夫試之而有成績能勝其任矣然後錫之以命而定其爵之尊卑官未任者爵不得以濫與也猶未及祿也及夫任之而有定位品秩已明矣然後隨其爵之尊卑而授以

祿之多寡位未定者祿不得以妄加也皆待命於王而不敢自專者也

新旨既爲進士無復不賢閒之故只論說其才德優於某事堪於某官也此已無不定者但未經一人決斷猶有可上下者全重在告於王上官有大小爵有尊卑祿有厚薄都從定其論中來

纂訂官材可爲六官之屬之材質也前言民材此言官材者可徒主教司馬主爵故也賢字當箇優字所升之進士已無不賢者論辨是品評其才德之所優不可以劣字插入官以大夫士言不可以公卿言豈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四

有方出身遽爲公卿之理三然後字重看有慎重名器意二節大旨重兩告於王上一大樂正儲養造士以成王家之器一司馬辨論造士以給王家之用皆公心爲國進賢而非爲私門置桃李也首節國學上賢崇德之事大樂正掌國學之教以造就乎民俊時及九年造士其大成矣於是論舉其造士中之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先升諸司馬曰進士言可進而受爵祿於王所也蓋司馬夏官卿掌爵祿但人仕者皆王之司馬乃辨論入官之材各取所優籍記其名若某賢於治賦某賢於爲宰之類然不敢自專也必告

於王而聽其評斷夫其在我之權衡已審而天子之評斷不殊既論定矣然後隨其德之高下而授之官然猶未及爵也及夫試之而有成績能勝其任矣然後定其爵之尊卑然猶未及祿也及夫任之而有定位然後授其祿之多寡皆待命於王而不敢自專者也

按鄭注辨其論官其材分析太碎今不從又以定其論為各署所長主司馬說今作侯王定其論覺優定其論屬王而下官爵祿猶是司馬事 首句虛言司馬之職論進士云云方接上節說來時講於辨論官

禮記詳說

卷四十五

王制

四

材便直就進士說似少礙

禮記詳說卷四十五終

禮記詳說卷四十六

牟陽冉觀祖輯撰

王制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以士禮葬之

陳注廢其事如戰陳無勇而敗國殄民或荒淫失行而悖常亂俗生則損棄死則貶降

鄭注以不任大夫也

孔疏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也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一

長樂劉氏曰加祿而升為大夫矣廢其所職之事則黜之終身不復許之仕進死則葬之以士禮必人之竭其忠也

嚴陵方氏曰廢其事謂居大夫之位而不能興大夫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貶之於其始而又貶之於其終也死以士禮葬之則不特貶之於其生而又貶之於其死也夫終身不仕則與民同耳猶以士禮葬之者以其曾居大夫之位故也然是法也上不及於公卿下不及於士者舉中以該之也

延平周氏曰大夫廢其事而終身不仕者義也死以

士禮葬之者恩也

陵胡氏曰案春秋大夫有過被黜則不書卒以其卒時非大夫也匡衡楊僕免爲庶人李德裕貶爲參軍皆不書薨

纂訂此節因上文任官然後爵之來大夫廢其事如戰陳無勇荒淫失行之類生則擯棄死則貶降所以爲廢事者懲也此亦司馬職也

旨按以士禮葬只重貶其爵意周氏分義與恩言非正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二

陳注發師旅之役也 方氏曰先王設官未嘗不辨亦未嘗不通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是聯事而通之也

鄭注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孔疏有發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眾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 知發是發卒者以經云教士以車甲故知發謂軍士發卒也

延平周氏曰辨論官材責之司馬教習車甲責之司徒何也先王之用人非有成材不取唯其有成材則責之以事而無不能也又况司馬掌政典則其所辨論官材者豈特文而已司徒掌教典則其所教習者豈特武而已此文武所以混爲一途也

李氏曰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爲比長卿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閭旅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帥其事無不治先王之取人治民未嘗不如此

新旨有發則教武無發則教文此見司徒所教不止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三

文也蓋於武備之中而寓文教之意

新裁此又因上文言司徒教士以文而因及其教士以武也居無事則士用禮義發軍旅則士用戰勝亦文武兼制之道也士指鄉學士言若國學之士則治以軍旅者庶子官也非大司徒教之矣車甲二字謂教以坐作進退之方攻圍擊刺之法 一說欲其以孝弟忠信爲戰也

纂訂此節因上文司徒教士以文而并及教士以武也文武原無二局惟上所用居無事則士用禮義發軍旅則士用戰勝亦文武兼制之道也故國有軍旅

以發士卒是司馬職也王則命大司徒教鄉士以乘
兵車及衣甲之儀容豫爲矚習以待徵發必司徒者
以司徒主眾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於孝弟忠信
之中妙攻圍擊刺之法古者文武一道如此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

陳注射御之技四方惟所之然但論力之優劣而已所
以擐衣而出其股肱者欲以決勝負而示武勇也

鄭注謂擐衣出其臂脰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

孔疏執技之士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
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祝史醫卜之等下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四

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其賤故出鄉不與
士齒 言此既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
境界之外則使之擐露臂脰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
勇武

張氏曰贏股肱決射御此執技以有事於外者也若
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此執技以事君於內者有此
二等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能有所藝謂之技則凡執技者
不足以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謂有故而
之外也贏股肱則所以宣手足之力也決射御則決

勝負於射御也此其所以爲力歟技不止於射御而
此止以是爲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故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不責備於人苟有一藝皆得與於
有司而食於上然古之學者以禮樂爲始終而未嘗
不從事於射御雖孔子亦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此則以射御爲執技之賤者蓋古人之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可也果道不能志之德不能
據之於仁又不能依之而止游於藝者此上之人所
以賤之也

新裁執技以射御言論力是上之人論之也蓋鄉學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五

國學之士當論其才此等惟論力也下二句申看正
是論力之事謂將有征伐之事而適四方必於未適
之時贏股肱以決射御焉決者射御之人自相較決
勝負以示武勇之可用也

新旨適四方乃假設之辭此三句雖是他自家決勝
亦正見論力所在 鄉學國學之士上之人當論其
才凡執技之人當論其力而已是以將有事而適四
方此射御者必擐衣而出其股肱欲以決勝負而示
武勇之可用也惟其以力自見上之人可不論其力
哉

合參首節射御之技上之人但論其力之優劣或有征伐之事適四方則屬其股肱以決射御不嫌於粗猛也

按陳注四方惟所之以適四方句連上句似謂射御之技四方隨所用也而講家以適四方爲設言連下看與陳注不同又舊講以屬股肱決射御爲未適四方之先示勇以明可用而近講又以爲適四方用武之事亦不同然是論力非用力當以未適爲是 屬股肱只是射御時束扎取便捷之意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六

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陳注不貳事則所業彌至於精不移官恐他職非其所長以技名者賤爲大夫之臣亦賤故不得與爲士者齒列然必出鄉乃爾者於其本鄉有族人親戚之爲士者或不忍卑之故也

鄭注言技謂此七者 欲專其事亦爲不德 賤也 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 亦賤

孔疏七者謂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前節已顯此重云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

史醫卜並列見其色目 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爲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嚴陵方氏曰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類祝史皆事神之官以其作辭以事神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周官之五射若白矢參連之類御則周官之五御若鳴和鑾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其類之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興事故謂之百焉凡此者皆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七

無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仕於家則僕而已禮運曰與家僕雜居齋齒非禮也

長樂陳氏曰有其能者必有其名有其名者必有其分則適四方屬股肱決射御言其能也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言其名也出鄉不與士齒言其分也因能以正名正名以明分先王所以處執技者如斯而已蓋士以德技以力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先王嚴其分守如此欲人遠恥遷善也然古者教人必以六藝周

公以多藝爲能孔子不以射御爲賤何也古之人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可也乃若不知道德與仁唯藝是從此君子所以賤之也文王世子謂之郊人賤之此執技者不與士齒之意也禮運臣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此仕於家者不與士齒之意也仕於家者非技也於此言之者因其類也於鄉齒之仁也出鄉不齒義也不與鄉齒之非所以相親不出鄉不齒非所以相辨此禮所以不同

郝解祝史皆事神之役技方有定局故事不二守藝以爲職故官不遷在鄉或混於士類在國則後選所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入

不與齒也此輩若不仕於王朝而或仕於大夫之家雖在國亦不得與士齒蓋屬爲士者以遠大貴德賤藝非爲官不達而不與之齒也仲由冉求亦仕於大夫之家彼固道德之士生不逢時龍蛇之蟄以安身不可同年而語矣

新裁首二句言執技事上者有此數等人下凡執技句卽此數等人也不貳事二句總是專其藝不貳事欲其無異習不移官欲其有常守如祝史不移之爲射御之官恐他職非其所長而守可常出鄉不與士齒以藝與德不同科卑其分也士而上可知仕於大

夫之家者亦賤故亦不齒因執技者例言之不重新旨不移官以上是專其藝下是卑其分齒是序長幼

纂訂此節因上言射御而并及祝史及百工故又以射御列言言執技事君於內者有此數等人不止射御爲然祝作辭以祝神史執書以事神百工如土工木工之類凡此皆爲執役之賤人非周禮太祝太史射人馭夫醫師卜師之官也仕於家近說謂執技爲家臣者也若但以仕於卿大夫之家說則季路冉有將不得與士齒乎儘通可從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九

按上節言射御此節並及祝史醫卜百工上節但言論力此節並言不貳事移官皆是從上節推出出鄉不與士齒言技之不足貴也仕於家帶言之或作執技者仕於家未免重複或上言執技以事君下言執技以事卿大夫歟抑仕於家別有一種微員而非爲宰之類歟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陳注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有罪當殺者先問之羣臣

次問之羣吏又問之庶民然後決其輕重也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難於聽斷矣於是有附有赦焉附而入之則施刑從輕赦而出之則宥罪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

鄭注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 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 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 雖是罪可重猶赦之

孔疏此一節總明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 此至赦從重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 正刑明辟者謂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十

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 必三刺者言正刑明辟聽訟之時刑法宜慎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民情有旨無簡不聽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爲罪也 附從輕者附謂施刑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 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爲而入重罪今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即尚書云書災肆赦是也 周禮司刺云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

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眾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爲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 旨意也簡誠也言犯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誠實者則不論之以爲罪也此赦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重入輕所以再見其文者附從輕謂施刑從輕赦從重謂放赦從重所以異也

長樂陳氏曰訊而謂之刺者訊之然後刺故也春秋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十一

殺大夫曰殺於內公子則曰刺蓋衰周之時先王訊之之法特施於公子而已 嚴陵方氏曰刑正而不偏則所加者無怨辟明而不隱則所制者無疑辟者法也惟辟能立法故也刑出於法而已此先刑而後辟者以刑得其正然後辟得其明故也刑辟所以待獄訟獄訟皆有言者也故曰聽聽訟而後有獄此先獄而後訟者上下之序也有旨謂其法有意無簡謂其情無實於法雖有意於情即無實若是之人則不聽其訟而施刑焉慮其殺不辜故也簡與書所謂五刑不簡之簡同所以書獄辭

而已

山陰陸氏曰若令聽訟無簡書可據與無可書之實狀皆不聽也

延平周氏曰言司徒司馬而後及於司寇其序蓋與周官同然獨以司空先之者蓋司空掌事典而富民者也富民者治之所終始故先之不亦宜乎周官三訊皆訊之以言而謂之刺者蓋訊其罪之當刺與否故得謂之刺也附從輕赦從重先王以君子待天下其爲忠厚如此

石林葉氏曰司寇所掌者刑禁而以治寇爲主刑有

禮記詳說

卷中十六

王制

三

典而或失其平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訟不決繫於圜圜則爲獄以曲直言於公則爲訟訊其可殺可刑則爲刺一訊羣臣欲其左右可也再訊羣吏欲其大夫可也三訊萬民欲其國人可也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蓋人誠則其辭簡僞則其辭煩簡而誠則聽之所以嚴其威而不可犯也故亦曰有旨無簡不聽爲其僞也至其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爲善情有可恕則赦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而已矣

新裁此言司空審法以斷刑而必曲盡其法也首二

句是司寇之職平時擬議以聽如此此有盡法意下

則聽時有公恕之心三刺見公有旨以下見公中有恕

只是一箇慎平昔正明是慎於聽之先臨時三

刺是慎於聽之時附輕赦重是慎於決之頃總之罪

疑惟輕也見司寇體天子德意而時存哀矜勿喜之

心夫刑有墨劓剕宮大辟之五者正之使無偏枉

辟有剕故賢能功貴勤實之八者明之使必當情凡

繫於圜圜爲獄者俾於刑辟決之曲直言於公爲訟

者俾於刑辟分之蓋犯在五刑則以五刑聽犯在八

辟則以八辟聽之也必三刺訊羣臣訊羣吏訊萬民

禮記詳說

卷中十六

王制

三

也詳之於人極其公矣其所刑者必其無疑者若有發露旨意而無簡覈實迹則可疑矣司寇不輕聽也則又入附於輕罪而出赦其重罪焉罪即原擬之罪也此又公之中有恕矣

郝解正刑正定刑書辟法也明辟修明法律也言於

公庭曰訟拘於圜圜曰獄聽猶斷也聽訟而斷其曲

直有罪當殺者訊之羣臣訊之羣吏訊之萬民是謂

三刺諸大夫左右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也有旨

無簡謂但有發露之微旨無簡覈之實迹則不可輕

聽斷於是乃有附赦之法比例無正條曰附從輕謂

事可疑而法難疑如附以重罪則過嚴故從輕以防冤也釋囚曰赦從重謂雖無實而罪狀已著如以為輕舍之則人易犯故依律從重赦之以明法也蓋入刑者必減等而赦則不須議減直指其所應得之罪耳

新旨既聽之而又三刺不敢執己見也三刺之後而有不聽不敢廢公論也不聽之後而有附赦不欲其輕犯也

纂訂正明二句說得虛指平時講讀律例說所包者廣下則舉聽大辟一件以實之刑即五刑墨劓剕宮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古

大辟是也正是無偏枉意辟下之罪也明是無疑似意一說作八議看如親故賢能功貴勤實之八者非也蓋下面全不說到八議上三刺之而旨意實迹皆當重典固可殺矣若有發露之辭旨而無簡嚴之實則下為之聽斷矣簡誠也不聽者直不聽之訓難於聽斷者非三刺至末一直說下不可分作公恕兩平看附赦二句重赦句重即原議當刺之罪也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為善情有可恕則赦一而重所以勸其改過

按前說辟以八法言纂訂較之是也看來正刑是如

何為墨如何為劓明辟是犯某罪加之墨刑犯某罪加之劓刑刑辟非截然二事也必三刺承聽字說有旨無簡承三刺說附赦二句承不聽說有旨非謂罪人之意只是訊問得箇大意而無實據便難於斷罪而遽殺之有所比附必定其罪從其輕者其所犯重罪則赦之二句一意相形說纂訂以不聽為不聽斷非也如何得置之不聽直是不可遽斷陳注難於聽斷說是 有旨無簡如訊盜有首有證而無贓之類簡謂簡嚴不可作簡書看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圭

陳注制斷也天論天理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體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郵與尤同責也凡有罪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

鄭注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即或為則論或為倫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孔疏此一條論造制五刑須合天意輕重施於刑罰必附本情即就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

殺言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殺得中論或爲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好殺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 郵過也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麗附也言斷其罪過及責罰其身皆宜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爲喜怒也

嚴陵方氏曰五刑卽墨劓刑宮大辟是也制則制而用之也必卽天論則取天理以爲之也先王五刑不簡然後正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乎五過則罰輕於刑而過又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爲言者輕且如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夫

此其重可知矣其言以郵罰爲序者亦先輕以明之也周官所謂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此治五過之法也

廬陵胡氏曰郵尤也成帝紀云上天見異以顯朕郵此言尤人罰人皆當麗著本罪呂刑云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講義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謂五刑五用皆本於天也制刑而必卽天論則不可私以輕重就天理以論之則任理而不任情也

新裁此言制獄者當循至公意制五刑在卽天倫下

句刑當其罪正是卽天倫處卽天倫則爲循至公矣天倫天理也卽者與之合意天之理福善禍淫栽培傾覆一至公而已凡制斷五刑之獄者體而用之一至公而無私也郵與尤責同此字輕罰自上施事自下犯麗是相附麗卽相稱相當之謂如事輕而罰亦輕事重而罰亦重蓋罰與事相附麗也郵罰卽五刑事是五刑之罪所由制罰與事麗便是卽天倫矣纂訂必卽二句串說必字緊貫下句 天倫卽天理也在至公無私上說所謂天討有罪也一說天論如下文父子君臣之屬蓋刑以弼教天倫爲重也此說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士

與下節有情郵罰兩字不平

說約天論論字注訓倫字倫字又訓作理字似多轉解不如竟作論字看蓋奉一天之至公無私者而商榷詳定之也

按注疏謂就天意上議論而亦有天倫之說陳注既作倫字看從之可也或作議論說者不必從郝京山以論郵二字連讀尤妄 郵罰舊作兩平謂尤人罰人欠明陳注謂有罪責當誅罰是申看可從罰必麗於事則無枉濫而合天理矣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

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陳注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而直在其中者以其有父子之親也刑亂國用重典以其無君臣之義也推類可以通其餘類所以權之何如耳父子君臣人倫之重者故特舉以言之亦承上文天倫之意所犯雖同而有輕重淺深之殊者不可槩議也故別之所謂權也明視聰聽而察之於辭色之間忠愛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汜猶廣也其或在所可疑則泛然而廣詢之眾見焉眾人其謂可疑則宥之矣比猶例也小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六

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往非公也

鄭注權平也 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 盡其情 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

孔疏原本也權平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爲父隱臣爲國諱雖屬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 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大序不有越濫也 謂謹慎測度罪人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別之謂分別善惡使不相亂 謂聽獄之人盡悉已之聰明尋其

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不有抑屈 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眾庶共論決之也眾疑赦之者若眾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小大猶輕重也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按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

長樂陳氏曰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辟原父子之親則以恩掩義立君臣之義則以義掩恩悉其聰明則得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喜疑獄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九

與眾共之呂刑所謂胥占是也眾疑赦之呂刑所謂刑罰之疑有赦是也

嚴陵方氏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銷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而已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而已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豈足以爲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之也事之輕重各有序也而不可亂焉行其事者其可以無倫乎亦在乎論之而已情之淺深各有量也而不可過焉原其情者其可以無測乎亦在乎測之而已事非有惑無

所用論故曰意論以意生平有感故也情非用誠不可以測故曰慎測以慎由乎用誠故也若是則輕重淺深各得其辨矣故曰以別之也悉其聰則所聽者無遺矣悉其明則所見者無遺矣致其忠則不欺之至矣致其愛則不忍之至矣若是則有不盡於刑之道乎故曰以盡之也汜與汎愛之汎同可信則斷之以已可疑則資之於眾也眾疑赦之者又不以偏愛而有所釋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則比於大辟以成其獄察其罪之在小辟則比於小辟以成其獄比之爲言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矣其序則首言權之

旨以見先王之用刑非以爲常也然事情不可以無辨故繼言以別之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盡之則獄可以決矣故言以成之終焉
石林葉氏曰父爲子隱親之也臣爲君隱尊之也親之則爲仁故原之則以重本尊之則爲義故立之則以正名二者於理爲可而於罪則不可量輕重而行者乃所以爲權也刑所施有輕重輕下服而重上服則其序也罪有淺深深者刑重淺者刑輕則其量也序則有理故意以論之量則有制故慎以測之此四者所施不同要其刑罰明辨而不失此所謂別之也

聰明則臨獄訟者也忠愛則斷獄訟者也聰明近智精而思之在己忠愛近仁推而及之在人故聰明言悉忠愛言致智則得其情仁則哀矜而勿喜聽斷獄訟至此則待之已盡至於罪有可疑而眾共赦亦必從之猶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也雖然罪有輕重則事有大小引事類而比附以決之然後成獄辭
講義父子之親若周官議親之辟是也君臣之義若周官議賢之辟是也

邢解五刑之獄謂犯五刑者之訟辭父子主親原者推其情君臣主義立者植其分權謂輕重不定之閒

酌其當或爲親而蒙罪雖重可輕或爲忽於親而犯重罪亦重蓋情屬父子刑于天和故當權其情於常情之外也或爲忠君而蒙罪雖重可輕或敢於無君而得罪比常加倍蓋臣與君難論曲直又當權其義於常理之外也事有似重實輕似輕實重者據事則反失序惟論其犯法之意或輕或重自應合也情有似淺實深似深實淺者忽略則混同必審慎推測得其隱伏之衷或淺或深其量自適中也悉聰明謂竭耳目之力聰以聽辭之通出明以觀色之慙沮然亦或有礙於成訟於辯不得盡辭者必推言不忍不

欺之心以致吾忠實愚愛之意使彼得盡吐其隱微
疑滯之情如是庶無疑獄乎而猶或有疑者不敢遂
恣意斷之於獨也犯廣也寬容舒徐以俟公論定疑
將自明若眾人皆疑則真謂之疑獄矣如是而後赦
再赦之可也而人不知所犯何罪則赦者輕犯犯者
望赦必察其所應得之罪比以成之如小罪則按小
辟以成其罪而赦其所為小辟大罪則按大辟以成
其罪而赦其所為大辟赦之所以釋疑而成之所以
明法也

新裁此總詳古人議訟極公之意以注末無往非公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三

四字作主首句作冒在盡之截上屬權見聽之詳下
屬赦見行之恕細說當以父子君臣作目蓋人犯罪
多為此二者聽訟的把這兩件大倫理作箇斷案而
以注內一情字重看蓋親義情也情有輕重淺深權
之者權其情以定罪也別其罪之大小是權也盡之
者盡其輕重淺深也別之固所為權盡之則權到極
處了然本文原有事與情而此只重情者情是事的
所以然處情便包得事不可不知 權者出入變化
妙用在一心不違律例亦不拘律例者也蓋法律是
死的所以要圓活的人心去變化他方能極盡人情

這節說聽訟者極盡自己的心看本文權字意字慎
字悉字致字權由心運意論以心比心也慎則小心
以度也悉則心無遺致則心已極後邊赦的地步又
必察大小之比直至明見淵魚而後成赦刑官如此
用心向於人心有未得處只是哀矜勿喜之心 夫
先王聽訟既即天倫以立法九因人倫以行權人倫
孰大於父子君臣親義二端人有為父子君臣親義
而犯法者有悖父子君臣親義而犯法者親主慈愛
必原之義主斷制必立之於以權其罪之大小若權
之稱物而低昂得其當也權之如何如不忘親義者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三

事為輕則情為淺果悖親義者事為重則情為深以
己意論辨其事之輕重次序詳慎以測度其情之淺
深分量於以別之使輕重淺深判為二物不容隱消
也如此可謂權矣猶未也人之情有隱於微而未易
知者必明視聽聽察之於辭色之間悉其聽則所聽
無遺悉其明則所見無遺有惕於威而不能自達者
必忠愛惻怛體之於言意之表致其忠則不欺之至
致其愛則不忍之至於以盡得其輕重淺深之實也
蓋聰明則人不敢欺忠愛則人不忍欺故於以盡其
事之情也曰盡其情則事在其中矣既別又盡權盡

有餘法哉權之而情無可疑訟斯決矣猶未也萬一有旨無簡而可疑者則茫然席詢眾見眾人其以爲可疑則赦之矣然必察罪之小者比之於小而成一小獄赦之察罪之大者比之於大而成一大獄赦之蓋赦其原犯之重罪而入一輕罪以成獄也是雖行之怒而猶不敢苟也總之所謂公也公心以行其權權之所以曲而盡也

纂訂權之且虛別之正權之之實盡之又別之之時事所以補別之之不足所謂權之本也 原父子之義如匡章以責善見逐孟子不以爲不孝譴父攘羊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諸

孔子不以爲直是也立君臣之義如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春秋以爲無君湯武放伐伊尹遷桐不失爲聖人是也

說約說五刑之訟開口便說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蓋古來忠臣孝子含冤就戮負屈不伸者儘多故聖王每於此兢兢致慎曰別之者正欲別此等過忠過孝者與不忠不孝者迥別也然非設身處地竭吾忠孝之思迎彼忠孝則千古來如泣如訴欲割欲殺光景尚未必剖露故又說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

一部洗冤錄看

按天倫有五父子君臣其大者故舉以爲言下文輕重淺深似不必黏定父子君臣說意論以我意論之也那京山謂論訟者之意未免倒置權之別之盡之本是三層子意盡之一層尤要緊而時講以權之貫亦可說得通輕重屬事淺深屬情重情邊故下只云盡其情眾疑赦之非糊塗了事必察比以成其辭謂所犯應何罪而乃以其疑而赦之成謂成結猶今之立文案存照也時講或謂疑者赦之不疑者乃察比以成之不疑字似硬入不如從舊說 前節有旨無備即是眾疑赦之之意但前專言大辟此兼言五刑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重

故云察小大之比 陳注刑亂國用重典以其無君臣之義不甚分曉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陳注成獄辭者謂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也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聽察也棘木外朝之卿位也又當作省周禮一省曰不識再省曰過失三省曰遺忘謂行刑之時天子猶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下而上咸無異說而天子猶必三省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爲

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

鄭注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 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而三槐三公位焉 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 又當作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孔疏成獄辭者謂獄吏初責數罪人之辭已成定也史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寇吏也正獄之正也吏以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美

成辭告於正也 正聽之者正得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 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竟又列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也 大司寇得正之告而又聽察於棘木之下謂王之外朝也 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 王命三公參聽之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矣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更共參聽聽之也 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也 三三事也又當爲宥宥寬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也 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是鄉士及遂士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美

鄉士職文云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別爲簿書而要之鄭云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奏卽是因之狀辭爲要狀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按朝士職掌外朝之法云左嘉石至羅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羅民則是犯罪之人故知聽於外朝也云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故其職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鄭云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鄭康成以爲此外朝位

在皋門內庫門之外 此一宥以下是周禮司刺文鄭康成云識審也不審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開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以三事宥之若不富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 嚴陵方氏曰成獄辭謂訊獄之辭已成而不可變也則非謂無簡矣故史得以獄成告於正也獄辭始於史者以掌官書故也正之聽也特於獄而已至於大司寇之聽也則又於朝焉聽之於朝而獄之辭又成

矣故可以告之於王然而獄正特刑官之屬而已大司寇特刑官之長而已專以一官之聽猶慮不能無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參聽之以合乎公議也三公參聽之而獄之辭又成矣於是又告於王若是則以五刑治之固可矣然以三又之法原之或在所赦焉故三又然後制刑也可以制刑矣而又宥之故謂之又也君子之盡心尤見於此

長樂陳氏曰正周官鄉士之類是也史鄉士史十有二人之類是也王必三宥然後有司制刑者王以道接而貴乎寬有司以法守而貴乎嚴寬則天下之所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天

樂嚴則天下之所畏

那解疑者既赦無疑者成獄矣辭謂犯者所對之辭史等文書獄吏也正聽訟之官士師之屬史錄犯者之辭告正正據辭決罪也棘木外朝左植九棘為公卿之位又當作宥臨刑王命三宥一不識二過失三遺忘以此免之不可而後行刑蓋好生者天子之仁而誅暴者司寇之法也

新裁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參聽之而後告於王是聽獄之公王三又而後行刑是用刑之謹此三聽字皆主覆審說是聽其人非聽其辭也成獄辭與獄成

不同取犯者言辭已定則獄成

纂訂次節承上文言獄之無疑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矣於是史書之以告於鄉士鄉士聽之則辭又成矣於是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則辭又成矣於是告於王王又慮夫一官專聽不能無私也乃命三公參聽之而辭又成矣自下達上咸無遺議是謂至公宜可以制刑矣然猶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在君為愛下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

司寇以上是一官之聽三公是兼聽

總約此總見刑之當慎處成獄辭成字頂上節成字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堯

來成字亦重辭一成便不可再動而所關繫豈小哉

從此有辨

按此成字與上節成字不同上謂疑獄亦有成案而赦之此謂不疑者成其辭宜行刑也上節疑獄主赦說此節不疑主刑說分看為是或以上節察其小大之比便是不疑而以此成即上文成字其說不可用三聽三又而後刑詳慎之至

凡作刑罰輕無赦

陳注馮氏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雖犯也惟其當刑必刑輕且不赦而況於重者乎故君

子不容不盡心焉

鄭注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

孔疏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也若輕者輒赦則犯者眾也故書云刑故無小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也

延平周氏曰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刑罰者所以防其故者也故雖輕亦在所不赦

新裁二節原制刑之意極其嚴而因推用刑之當慎也上是先王制刑之嚴下是君子用刑之慎相蒙着惟其嚴故當致其慎也夫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三

之前有盡心之道以懲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難犯而無冤與

新旨輕無赦以立法言正爲盡心張本

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陳注疏曰例是形體 馬氏曰刑之所以爲刑者猶人之有例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爲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爲

成人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焉者也

鄭注變更也

孔疏此說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例也上刑是刑

罰之既下例是例體之例訓此刑罰之刑以爲例體

之例言刑罰之刑加人例體又云例者成也言例體之例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焉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

長樂陳氏曰蓋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新裁此推君子所以用刑當慎之意首四句兩選下只是要透箇成字以啟下文云耳 夫刑者何也眾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三

辭皆具猶人之百體皆具也是刑有例之義焉總而言之可見刑之得名其取義惟在於成矣夫可變者特獄辭未成耳辭一成則刑之加也不可變矣故用刑君子於獄辭未成之先必盡心聽訟權之別之盡之以成其辭而使刑之當也

新旨例也著形體說例者成也是原刑猶例之義一成指辭說不可變指加刑說盡心句極重歐陽公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此方是君子之盡心的

纂訂刑之爲言何也先取犯者之辭猶人之形體也

側之爲言又何也辭既具則成刑猶人側體具則成人也其辭一成則刑必加而不可復變君子安得不盡心於論斷之時哉盡心即前凡制五刑而節然悉聰明致忠愛足以盡之蓋君子不特盡心於辭直并犯罪者的心都曲盡而無遺方叫做箇盡心大辟刑成則死者不可復生小辟刑成則斷者不可復續此其不可變也

按側成二意本要說成字義不明故著側字一層襯出不可變下補用刑意所以用故字接下不可不盡心有以上文權之別之盡之爲盡者有專以悉聰明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六

王制

重

致忠愛爲盡者只頂盡字說覺截

禮記詳說卷四十六終

禮記詳說卷四十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王制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陳注析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者也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罔惑於人皆足以亂政故在所當殺

鄭注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

與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孔疏盧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十

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若巫蠱及俗禁者按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太子宮是也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云皿蟲爲蠱是蟲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俗禁者若前漢張璠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

嚴陵方氏曰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失其實改作則反其常若是者皆執左道以亂政也故殺

石林葉氏曰先王盛時道德一於天下言而有法則

可述離析其言則爲無法事正其名則事成亂名改作則爲敗事執左道而不順於理則爲逆凡此非特疑於眾而於國政亦亂之也

郝解承上而言先王所以制刑之本意國以政爲紀以眾爲基國以眾立眾以政齊故禍莫大於疑眾害莫惡於亂政析文字以壞律令亂名器以改制度挾邪說以叛正道三者皆亂政之事左道猶言旁歧凡避必左易曰師左次不正相值曰左

纂訂獄之聽也貴慎也然亦有不聽者上文皆言常刑此合下二條則言亂政疑眾之誅在常刑之外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二

者亂政多出於在上者之所爲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也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蠱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先王防微嚴矣哉

按析言破律是一項亂名改作是一項執左道是一項亂政總承三項析言是竄改字句之意猶云折毀也折毀文字以破壞法律下句倣此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曰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陳注淫聲非先王之樂也異服非先王之服也奇技奇

器如偃師舞木之類書云紂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所行雖僞而堅不可攻所言雖僞而辯不可屈如白馬非白之類所學雖非正道而涉獵甚廣則亦難於窮詰顯非文過也所行雖非而善於文飾其言滑澤無滯眾皆疑其爲是也至於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以使人惑於見聞而違悖禮法故亂政者一疑眾者三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爲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

鄭注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鵲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變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也今特持喪葬築蓋嫁娶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

孔疏淫聲鄭衛之屬者以鄭衛多淫風故鄭衛爲淫聲云之屬者則桑間濮上之音故樂記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是也云異服若聚鵲冠瓊弁者按僖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子臧好聚鵲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於陳宋之閒瓊弁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服虔注云謂馬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變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變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總謂般也

行偽而堅者行此詐偽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偽而辯者謂言談偽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眾如此者殺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習偽習非是虛華辯博而澤是捷給不可依用是無誠也 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神時曰卜筮者謂假託鬼神假託時曰假託卜筮以疑於眾鬼神時曰卜筮共有假文 謂今時之人持執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眾妄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四

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牆蓋謂舍宇

嚴陵方氏曰奇技足以蕩人之心奇器足以喪人之志所學者非則道失其正矣況至於澤而及人乎假於鬼神則以禍福而惑人者也假於時日則以災祥而惑人者也假於卜筮則以吉凶而惑人者也雖不足以亂政亦足以疑眾矣故亦在所殺也左道者以於道逆而不便也國語士蒞曰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是則左以言其逆也春秋南遺曰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是則左以言其不便也

石林葉氏曰聲不正則淫服不同則異技也器也不合法度則爲奇言行不比先王則爲偽學不順其是則爲非鬼神時曰卜筮不以實告則爲假凡此雖非害政而人之視聽不得自信亦疑之也亂政則入造言之刑疑眾則入亂民之刑皆所必誅而無赦故不以聽雖然言行以偽學順而非皆所自爲而刑必誅而無赦不已甚乎蓋其行堅也疑於德言辯也疑於道學非也疑於智順非也疑於仁皆足以驚世亂俗此所以楊氏爲我墨氏兼愛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君子力排之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五

金華邵氏曰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盡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意也郝解行偽而堅卽子云色取行違居之不疑孟子云居之似忠信自以爲是者也言偽而辯如鄉衍公孫龍蘇秦張儀之輩順非文過也澤光滑也彌縫滅跡貌假鬼神者巫術也假時日者星術也古之聖人用此以定眾志而奸人反假此以疑眾志凡此四誅者不復審聽決殺者也蓋罪有傷心之害刑有誅心之法王者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而著爲律令正爲此耳何待聽乎

新旨上文皆言常刑此言亂政疑眾之誅皆在常刑之外者先王防微之意也又云堅是堅執以爲是而自信之篤辨與澤卻自知其非但以巧欺人耳孔子攝魯司寇七日而誅閭人少正卯正以其學非而博數者耳 凡夫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混亂名字更改制作執異端左道以亂天朝之政者殺作爲淫邪之聲譏異之服奇袤之技奇巧之器以疑惑眾心者殺所行者僞而堅不可破所言者僞而辯不可詰學非先王正道而廣博自多順以遂己之非而言多滑澤以此疑惑眾心者殺假於人鬼天神之妖時日之書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六

卜筮之斷以疑惑眾心者殺夫亂政者一疑眾者三此四誅者卽刑之於市不在聽斷之科此罰不踰時而決也

按此節三段皆疑眾而與上亂政者同誅故總言四誅淫聲異服是兩項奇技奇器似難分以人之奇技作爲奇器或曰器猶有用但作爲新奇若奇技則違其巧而爲無用之物也行僞四句兩僞兩非相配說僞字同是虛字兩非字不同上謂非正道下謂有過失也澤只是口頭光滑之意假鬼神時日卜筮假字貫三項鬼神爲巫家時日爲陰陽家卜筮聖人所不

廢然此爲行術數者言故亦以爲疑眾也不聽只是決言必殺之意非全不詳審也

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陳注立法有典司刑有官雖過失不赦所以齊眾人之不齊也若先示之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禁矣豈能齊之乎

鄭注亦爲人將易犯

嚴陵方氏曰禁之所在不可違也故以執言也周官士師掌國之五禁皆以木鐸徇於朝書而懸於門閭近則徇之使聞遠則懸之使觀在上待之爲已盡在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七

下習之爲已久如是而猶犯之宜其不赦矣

李氏曰執禁者持成法以有待也持之以法故曰執待其未然故曰禁雖過不赦欲民莫敢不慎也

石林葉氏曰以令示於眾而使之避者禁也一弛其禁而赦之則犯者必多故不赦過

郝解過雖可赦當其執禁而赦則法不信况已禁又犯不可言過矣故不赦此四殺十四事皆所謂執禁不赦者也

新裁首一節司刑之事中四節司市之事末一節司關之事異服二句亦司關之事故并及之執禁謂執

不法不儉不敬不仁之禁不放過不先示以赦過之令恐人易犯也可禁之事多矣而獨舉市禁爲言者市乃貨之所聚人之所歸爭利既多其亂易生也新旨執禁禁內包下四禁在內下四禁皆所以齊服處此節是備冒頭不可以舊說以此節爲司刑之事下四節爲司市之事聖王執刑以懲惡又設禁以防奸慮夫民之不齊也凡執此禁令而懸以示民者正以齊服人之不齊焉然不先示以赦過之條令人不敢觸禁而輕犯此先王意也

按此節下文之冒起下不承上或兼上文四殺非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八

上是刑此是禁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陳注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敬金璋以金飾之考工記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是矣

鄭注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

孔疏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嚴陵方氏曰以言圭璧金璋則琥璜之類可知命服謂君所命之服若再命受衣服者是矣命車謂君所

命之車若三命受車馬者是矣戎器不粥而兵車之中度則得粥之者以正乘出車賦而兵車之粥不可禁故也

餘見注

馬氏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者先王日中之市也先王之爲政在於明分而貴賤異勢其用不可無差等故圭璧金璋上之所寶也命服命車上之所用也宗廟之器犧牲上之祭祀所用也戎器上之所以禦患也凡此皆上所用非下之所宜有故皆不粥於市

新旨此四節正執禁以齊服之實蓋禁於未然則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九

不至犯乎刑辟矣先王以市乃貨之所聚人之所歸爭利既多其亂易生也故必嚴爲之禁焉圭璧金璋重器也禁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天朝所命也禁之不粥於市宗廟之器如尊彝豆之屬神靈所憑也禁之不粥於市犧牲爲祭祀之用禁之不粥於市戎器以待不虞禁之不粥於市凡此者所以禁民之不敬而防其褻也

按此節所言皆非常用之物以防僭亂故屬禁民不敬

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

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陳注此所以禁民之不法用器人生日用之器也數升縷多寡之數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

鄭注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

孔疏此經之物若其合法度則得粥之其不合法度者則不得粥也 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新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 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聞鄭注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尺八寸爲尺鄭注四當爲三則帛廣二尺四寸用器弓矢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十

耒耜飲食器者既夕禮文既夕敦杆之屬卽飲食器也

嚴陵方氏曰姦色謂若紅紫之類正色謂若玄黃之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姦色固能亂正色以其不正足以生姦也

馬氏曰先王之爲政在於度量而度量不一則先王有所禁故不中度不中數不中量皆不粥於市

山陰陸氏曰圭璧金璋言有以下諸物不常有也穀梁曰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金在璋上著金亦器若金敦之類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則兵車

中度粥於市也周官質人掌成市之兵器然則戎器不粥於市爲有戎器者也非戎器不粥於市

新旨用器而不中夫法度禁之不粥於市兵車而不中夫法度禁之不粥於市布帛各有精麤而不中夫多寡之數幅之廣與狹而不中夫長短之量禁之不粥於市奸邪之色亂五方之正色禁之不粥於市凡此者皆以禁民之不法而守其度也

按此節所言皆常用之物但以不合法不令粥故屬禁民不法 精麤廣狹俱言布帛古布帛論升數故云不中數其廣狹各有尺寸量之兩尺寸不合故云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十一

不中量今人裁布猶云量姦字與正字相反謂不正之色也人情喜新姦色最足亂正色此句是顏色不合法故與上例言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陳注此所以禁民之不儉

鄭注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

孔疏錦文珠玉成器衣服等不粥者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此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不得羣聚耳故周禮司諫云禁屬遊飲食於市者是也

前經圭璧金璋之等是貴者之器故注云非民所宜有謂金不合有以其名位卑故也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前文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全飾璋也皇氏以爲用金爲印璋按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璋皇氏之義非也

嚴陵方氏曰錦文猶月令之言文繡言錦則繡可知言文則章可知珠玉未成器而得粥於市者以用之以爲器然後見其爲奢也衣服飲食人之所日用者

不可不粥此亦禁其奢靡者而已

馬氏曰先王於爲政害者使之亡靡者使之微故效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靡也

郝解錦文珠玉成以爲器禁奢靡也衣服飲食民各自力作不以市防民情也

纂訂成器惟承民之相保贏餘惟是敦樸而已以此成器則終歲力耕於文細不累寸終日力作於雕鏤不盈握况招搖於市也飲食衣服須自縫緝烹飪周禮司疏禁屬遊飲食於市是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圭

新旨以至錦繡之文珠玉之美已成之器禁之不粥

於市已造之衣服已調之飲食禁之不粥於市凡此者所以禁民之不儉而杜其奢也

按以錦文珠玉造成器者失之奢衣服飲食市肆美於家則人貪取之亦奢之類皆不合粥所以爲禁民不儉尋常飲食之肆市上所不能無以濟人之急不得概以不儉論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陳注此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服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圭

而使風俗之同也

鄭注物未成不利人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

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

始獵周禮春獻鼈蜃

孔疏此周禮山虞文鄭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

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謂

馬氏曰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

中殺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害也

新旨若夫五穀之不時果實之未熟皆能傷人禁之不粥於市木之天者不中伐禁之不粥於市禽獸魚

璧之未長不中殺者禁之不窮於市凡此者皆所以禁民之不仁而祇其忍也此非先王齊眾意哉纂訂不時不熟等物不中用且傷生育之氣按此節所言皆不應取而遽取傷生育之氣不令窮所以禁民之不仁

關執禁以讎禁異服識異言

陳注劉氏曰凡上文所當禁戒之事雖有司刑司市之屬以治之然不有以讎察之則犯者眾而獲者寡矣故合司關者執禁戒之令以讎察之見異服則禁之聞異言則讎之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讎關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十四

境上門舉關則如門城門亦在其中矣司徒之屬有司門司關者皆其職之大略也

鄭注關境上門讎呵察

孔疏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讎察出入之人故云執禁以讎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讎口爲異言之人防奸僞察非違

嚴陵方氏曰執禁以讎卽前關讎而不征禁異服則慮其足以惑眾視讎異言則慮其足以惑眾聽讎曰讎之所以借上之所采而達之故也讎與小子讎之之讎同

馬氏曰異服之在四誅則不以聽而止於禁之讎之何也蓋禁之者守關之事也至於誅則在上者之所爲也

石林葉氏曰自圭璧金璋至於禽獸魚鼈皆設禁於市者也至於關者人所道以出入而其所禁尤嚴於市故衣服貳而民德不歸於一則禁異服議論異而道德不合於一則讎異言異服見於用則易知故曰禁異言必辨而後審之故曰讎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明刑而析言異服者殺所以誅其已然正法而異言異服者讎所以禁其未然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十五

吳氏萃曰司市僞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皆十有二而在民尤先於商賈與工者民不敢用則商賈不敢販工亦不敢造也王制其禁凡十有四先王之世大率言於市如此此民之所以安分務本而無奢淫奸僞之習也

邢解此節貴識立法之意不赦過非仁人之言易曰赦過皆罪書曰眚災肆赦子云欲善而民善焉用殺四罪誠可誅然必曰殺之則今之爲士爲臣者無唯類矣十四誅誠可禁然必曰不赦則商賈販負之藏於市者寡矣故立法之意可深思而按法之條不可

盡用也

纂訂末節司關之事上文不敬不法等禁雖有司市之屬然關不有以議察則犯者取而獲者寡矣故議察之有犯禁者舉其貨罪其人禁異服議異言皆司關事故并及之司關之官執此禁戒之書以議察人眾蓋關乃商貨出入之總會禁之於市不若禁之於關禁之於關自不至犯之於市也且兼禁異服并議異言邪說異端之類非專指異國人言也新旨議比禁更謹慎些議比議又精嚴些總是要齊其不齊處市既有禁矣而關又有議蓋關乃市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太

總會人之出入必議而後可禁也故司關者執禁令以議察非常之人焉有詭異之服者禁之有奇異之言者議之以異服異言乃亂常之人所必禁也按執禁以議載所以議上文十有四事不應謂之貨禁其出入也必如此說方與上意相合禁異服議異言另是一意議如字方氏謂同小子議之之議不可從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陳注周官大史典歷代禮儀之籍國有禮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及所當知之諱惡如廟諱忌日

之類率而進之天子天子重其事故齊戒以受其所奉詔諱猶教詔也不言大宗伯者體親尊惟部相大禮於臨時耳

鄭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族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

孔疏此一節論大史之官典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謂進也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下文云天子齊戒受諫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爲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七

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已具下禮弓疏此惡亦衆餘事故論訓云掌道方應以詔辟忌鄭注云方應四方言謂所惡是也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其諫也

長樂劉氏曰此夏殷大史之職主典國之禮法凡有

大禮大事則執簡記以考正其儀天子行稀裕會遠
祖於太廟則奉其諱若日月有可惡而齊戒恐懼以
俟天譴則奉其惡日於天子所以佐佑一人惕厲修
德若天地有大災變三辰失其常度咎徵作於四時
札瘥刑於四國皆天子之所惡也周官大史掌建邦
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
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敘事於官府頒告朔於邦國
而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
之忌諱大略皆同也

長樂陳氏曰諱則非可言惡則非可爲執簡記則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十八

知所從奉諱惡則王知所辟凡此施於喪祭軍賓會
同之類而已若夫四方之政事與其志則有誦訓傳
道及詔辟忌

嚴陵方氏曰執簡記卽周官大史所謂執書抱法是
也奉諱惡小史所謂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言之於
大史者以小史爲大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謂簡
策所記之言也執言執之於此奉言奉之於上凡此
特用之於行禮之時耳故以典禮言之

說約此言重禮教之事 禮事說得廣不專指祭祀
亦不作歲終看

新義簡記特禮儀耳故略而言執諱惡王事也故尊
而言奉禮字不專指祭祀 必清心而受則禮儀諱
惡方入於王心而臨時不錯不誤 大史典歷代禮
儀之典籍若國有行禮之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
行之禮儀使天子之行禮得有所持循也奉其廟諱
忌日之諱惡使天子之行禮得有所辟忌也是二者
皆有教詔之義故天子齊戒致敬而受之

纂訂大史宗伯之屬此節當作歲終大史進來歲所
當行所當避者爲是泛言禮事非專指祭祀執簡二
句平對正是修職處齊戒受諱四字可味注訓諫猶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十九

教詔人知言之爲諫而不知禮之爲諫人知批鱗逆
耳之爲諫而不知恭敬奉持之爲諫天子當大禮事
豫以諫進而明示得失此非諫之義乎諫而受受而
齊戒可爲萬世納諫者法 大史典歷代禮儀之籍
國有禮事得失是其所掌豫執簡策以記當行之儀
節及所當避之諱惡合而進之天子是以禮諫也天
子則齊戒以受焉

按注疏以天子受諫句屬下節故其說與陳注不同
舊說簡記二字連今謂執簡以記載不可獨執簡以
記備行禮之用而諱惡卽行禮所當避二句相因非

兩事受諫只是受大史之所教當行者如何當避者如何皆知之 此節諸說不一今只依陳注甚簡明

自爲一節不必連下質成爲一段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

陳注司會冢宰之屬掌治法之財用會計及王與冢宰廢置等事故歲之將終也質平其一歲之計要於天子而先之冢宰冢宰重其事而齊戒以受其質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也

鄭注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不平其計要 贊王受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孔疏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奉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 冢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其王論定也 按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成計要也者按周禮注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此則總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謂一歲簿書總要成就

嚴陵方氏曰成卽周官司會之職以歲會考歲成者是矣謂之成以其計要所成之績故也計要正司會之所掌故其質於天子獨先於眾焉冢宰齊戒受質

者蓋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必降於冢宰者以冢宰爲天官之長司會則天官之屬故也

長樂陳氏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百官積日而治詳天子一日列之而已此司會所以質歲之成於天子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則詔王者質於天子是也詔冢宰者冢宰齊戒受質是也馬氏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質者質其是非而聽其誅賞也故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冢宰則齊戒受之說者以贊王受之其說蓋非是矣蓋掌一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歲之事者冢宰也而司會者冢宰之屬周官曰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故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天子則降於冢宰固其理也

郝解司會冢宰之屬掌財用之數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歲終司會計冢宰所詔王一年財用之數質正於天子是冢宰所職掌故爲王受質考正其當否也齊戒重其事也

新裁三節總論人臣質成之典上下交致其敬也三節俱重齊戒受質四字但前二齊戒受下之質也後一齊戒受上之質也按成者一歲之計要質者於一

歲之終質於天子也必質成者示不敢專也必於歲終者示不敢曠也須知司會於三官質成皆是專達天子但達於天子時先達之冢宰與三大臣也冢宰與三卿皆齊戒而受之以天工天職所在將以上聞故重其事也百官是百官庶府之長非惟不得專達於天子且不得竟達於大臣故但質於三官而三官之齊戒受質可知三官又達之三卿而三卿之齊戒受質可知三卿乃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自司會至百官其成皆質於天子矣百官受質於上有予奪勸懲皆聽天子所命意百官一句承本節不必作總第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圭

一節當補出先之司徒司馬司空意 總來都要重齊戒意冢宰大司徒司馬司空乃天子重臣下統百官百官一歲之辛勤功績全在質成時見安得不積誠以受百官乃天子庶工上奏天命自己功勞之是非可否全在還報時明白安得不積誠以受前兩受下之忠勤也後一受受上之公斷也合參三節一章見考課之典不嚴則廢置之權不立故有歲終質成之法只重三箇齊戒受質纂訂廢置主造作說非以爵祿之廢置而言新旨司會掌則用司廢置其任重矣故於歲之將終

必以財用廢置之成質於天子而攷其當否焉然將質於天子必先之冢宰冢宰重其事故齊戒以受之斯上達於天子也

按司會既可專達而又先之冢宰其說可疑若謂由冢宰聞後轉達則非專達且暫聞亦何必齊戒舊說質於天子天子降之冢宰似有理或謂先之冢宰則質於天子句虛言欲質於天子而冢宰齊戒受質然後達於天子於文法亦可玩從注爲是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圭

陳注市司市也周官司市市下大夫二人司會所質冢宰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則司徒司馬司空亦齊戒而受之

鄭注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

孔疏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謂此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簡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

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卽徑從司會以質於王 上文司會直云冢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與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司樂此市亦於周爲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云從從於司會也者以文承上司會質於天子故知從質者從司會也然此大樂正大司寇及市亦當受屬官之質以其事少文不見耳

嚴陵方氏曰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雖非冢宰之屬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五

然以其計要正司馬之所掌故以其成質於天子特從司會而已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者是蓋各以其類受之也大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而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焉故樂正之質則司徒受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則詰奸慝刑暴亂焉故司寇之質則司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也而司市則掌僞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十有二焉故司市之質則司空受之此非各以其類乎

馬氏曰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統於冢宰而非冢宰

之屬以其職無專達故以其所成從司會以質其誅賞焉天子則以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之成降於三官故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齊戒以受之

延平周氏曰司會總一歲之文書故質於天子必司會先之大樂正人材之所主大司寇民命之所繫司市國貨之所出三者可謂重矣故從之

郝解大樂正與司徒掌教事凡禮樂一歲之用大司徒當受之大司寇掌刑禁與大司馬戎政相通故大司寇一歲之會大司馬當受之司空掌國邑居四民故司市一歲之會大司空當受之三官爲大樂正大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五

司寇司市也從從司會也司會任冢宰逆羣吏而總其會也

新裁大樂正敷教化者大司寇刑暴亂者司市禁市僞者故以三官名之司會於歲終先質成矣此三官亦於此時以一歲計要從司會之後而質於天子而必各以類先於三卿三卿亦各以類受之如樂正之質則大司徒受之司徒掌邦教者也司寇之質則大司馬受之司馬掌邦政者也司市之質則大司空受之司空掌邦事者也既受之後斯上達天子矣新旨從謂司會先質三官從司會之後而質之非附

於司會之謂但司會是冢宰屬官此三官質於三卿則從其類而受之耳 司會既以歲之成質於天子繼其事而行之者有大樂正之數教化焉有大司寇之刑暴亂焉有大司市之禁偽飾焉一歲所行之當否亦當質於天子也然必先之三卿三卿必齊戒以受質焉蓋樂正之質邦教之類也大司徒受之司寇之質邦刑之類也大司馬受之司市之質邦事之類也大司空受之如此則三官無不盡之質三卿亦無不盡之心矣

纂訂以周禮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天

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司會雖卑於大樂正等官而冢宰之屬重於他職故先質成三官從其後而質之也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然樂正掌教先之司徒司馬市先之司空是矣惟大司馬與大司寇同爲六卿職異政殊安得與爲一官從司馬而質之周禮小司寇歲終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乃命其屬入會致事無司寇先質成於司馬之文其爲誤言無疑即百官節當云百官以其成質於冢宰冢宰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但相沿已久只依文

作解 司會贊冢宰無所不統故三官各以其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然分當各附其長以達之也必先之三卿大司徒等亦齊戒受之既受之後斯上達天子矣

按從司會之後以其時言各自行事也故下云三卿受其質而與司會無與 前節若依天子降之冢宰則此節亦當云天子降之大司徒司馬司空也然作質於天子先達冢宰司徒司馬司空受而後質與注合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天

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

國用

陳注百官位卑不敢專達故但質於三官三官達於司徒司馬司空而爲之質於天子天子與六卿受而平斷畢則還報其平於下故百官齊戒以受上之平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齊戒以致其敬者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六卿獨不言大宗伯者宗伯禮樂事行則天子六卿皆在無可歲會者惟大樂正教國子及一歲禮樂之費用當質正之耳然雖不言宗伯而先言大史典禮於前則其尊重禮樂之意可見矣已上並劉氏說 石梁王氏

曰大史典禮以下至制國用此一節與周制異與夏殷無考

鄭注百官此三官之屬 受平報也 饗養之 斷計要也

孔疏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 然後休老勞農者卽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 成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天

制國用也 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按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若以夏法言之按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
嚴陵方氏曰百官蓋三官之屬以其職卑而不敢專達故必質於三官然後其成得達於天子也獨不及宗伯者以樂正所立之教兼於禮故也然後休老勞農者蓋物作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冬則一歲之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天

則一歲之終固可勞之時也老者血氣既衰是爲可休之人農之稼穡亦已勤矣是爲可勞之人於可休之時而休其可休之人於可勞之時而勞其可勞之人蓋先王所以奉天時而爲政者如是而已成歲事則所以計今歲之所入制國用則所以待來歲之所出也前經言量入以爲出故成歲事然後可以制國用焉且歲事繫乎天則成其終者存乎人國用出乎下則制其始者本乎上故於歲事曰成國用曰制也
長樂陳氏曰受質然後休老勞農以其萬物歸根之時而老者不可不休百穀既入之後而農者不可不勞休老黨正所謂正齒位篇章所謂息老物是也勞農特牲所謂息田夫月令所謂勞農而休息之是也
馬氏曰百官者三官之屬而其職亦無專達故以其成質於三官然後三官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則百官齊戒以受之至於百官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考之周官大樂正者宗伯之所屬大司寇者六卿之所屬與此不同者蓋周官之言周之禮也
新安王氏曰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五官皆齊戒受質惟宗伯不與蓋典禮有常無可損益故也
郝解百官各以成質三官謂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

三官也三官以百官之成質於王王與三官平定其制以報於百官百官齊戒受之一歲之治工畢而來歲之經制復始休老勞農皆歲終民間之事如蜡祭飲酒之類

新裁此在質於天子截首尾二百官相應上段以質於天子句作主百官達於三官三官達於三卿三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下百官指本節言是始修質成之禮終秉受質之誠以始終立意甚妙總是羣臣之質成漸以達於君而敬以受其報也此要看然後字見質成之後方行此王政之當行者上二句舉恤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民之典有因時愛人意下二句定邦計之宜有因時節用意休老免征役也勞農舉蜡祭也成歲事計今歲之入而幽明常典必舉也制國用制來歲之用而量入多寡爲出也

新言齊戒受質分上是羣臣因時獻功下是王者及時行政皆慎行於歲終如此至若百官庶府事固王事而位則至卑也故於樂正司寇司市因其事以質諸長而不失之徑司徒司馬司空受其質以達其上而不失之專成既質矣天子六卿平斷而還報於下矣百官又何如而受之亦以質之所在王言所在

也受命於君即受命於天也齊明以禦其慮戒慎以承其休質成雖有大小而齊戒一矣孰有慢君命者乎然歲終之事如此由是而休老則不從力政不與服戎而征役之事可免也由是而勞農則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終歲之勤斯息也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今歲之所入歲事成矣因地之小大視年之豐耗而自有以待來歲之所出國用備矣

纂訂三百官皆同正相照應百官三官之屬如大胥小胥質於大樂正小司馬小司寇質於大司寇廩人廩人質於司市也百官達之三官三官達之三卿俱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齊戒以受是始修質成之禮終秉受質之誠也然後二字重看先質成而後恤民理財以考績之事重也按注三官仍以上節三官言郝京山謂此節三官即大司徒司馬司空不敢從然亦似有理上節三官專達此百官廣言之位卑不能專達故質於三卿而三卿質於天子及天子平斷後各歸其人故云百官受質上節冢宰受之三卿受之此百官受之蓋上兩受質在質於天子之先此百官受質在質於天子之後故有上下之分此三節總言質成之法以財用爲主時講或云考績然非考績課吏之說前注云廢

置以迄作爲是蓋廢置則有經費仍是財用內事觀
末云成歲事制國用可見

凡養老

陳注養老之禮其目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
國事則養其父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
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夏食養陰
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
學舍萊合舞秋頒學合聲則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
天子視學亦養老凡七也

孔疏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 凡養老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
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
四是引尸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
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
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
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
春入學舍萊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
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
總爲七也

新裁此見禮莫重於養老即古帝王不能廢意凡養

老作言言歷代之養也虞夏殷三千周別講只是隨
時異尚意

新旨養老提起四代平看總見隨時異尚不可以陰
陽貫說

按四代養老之禮平列爲正說其重周者尊近代也
隨時異尚不分優劣

有虞氏以燕禮

陳注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其
牲用狗其禮亦有二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也

孔疏有虞氏以燕禮者虞氏云燕禮脫屣升堂崔氏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云燕者殺黍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
有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

夏后氏以饗禮

陳注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
卑爲獻數畢而止然亦有四焉諸侯來朝一也王親戚
及諸侯之臣來聘二也戎狄之君使來三也享宿衛及
耆老孤子四也惟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酒醉爲度酒
正云

孔疏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
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夏後受舜

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
殷人以食禮

陳注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
故曰食也然亦有二焉大行人云食禮九舉及公食大
夫之類謂之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其食則爲之
燕食也饗食禮之正故行之於廟燕以示慈惠故行之
於寢也

孔疏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饗大半以禮食
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

周人脩而兼用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陳注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秋冬則用殷之食用尚
文故兼用三代之禮也

鄭注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
用春夏陰用秋冬

孔疏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
用之以養老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
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以周極
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 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
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
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
房烝其所云飫卽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爲飫也其
禮亦有餘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其其食米鄭云饗有
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
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者親戚及諸侯不
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酌數亦當依
命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
殽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
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
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
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
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來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
其來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也故
國語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
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來則當與中
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
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
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其其酒無酌數鄭云
要以醉爲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
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

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其食是也按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爲燕者詩毛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也然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詩湛湛天子燕諸侯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姓讓之則止其此燕饗食致仕之老皇氏云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衰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兼用之備陰陽者以燕之與饗是飲酒之禮是陽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故云備陰陽也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者郊特牲文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按郊特牲云饗補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

故知饗在春食與當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春秋各再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爲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長樂陳氏曰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取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饗言饗者老則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所黃者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合養衰老授八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合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

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讞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養酒正彙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三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嚴陵方氏曰燕以示慈惠慈惠者上之所以接下也接下者天之道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饗以訓恭儉恭儉者下之所以事上也事上者人之道故夏后氏以饗禮殷尚質故以食禮食禮則簡而質周尚文故脩而兼用之兼用三代禮也豈嘗增損於其間哉亦治其壞而已故以脩言之

清江劉氏曰以養老莫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

潔其酒醴品其豆蓬修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祓除於是乎體解節折而其飲食之又爲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爲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體氣也修其物篤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爲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爲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於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三

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以慢易也故曰莫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爲而晏然是故周人通其道達其義脩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戚若悌之道達則幼戚若登歌清廟則君戚若下管象武則臣戚若所以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

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取美具焉孔子曰郁
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延平周氏曰以燕饗對食則燕饗以酒為主食以食
為主以燕對饗則燕以恩為主饗以禮為主虞氏以
燕則其恩已致詳矣故夏后氏易以饗饗則其禮已
致隆矣然燕與饗不過養陽而已故殷人易以食所
以養陰也周則文極矣故兼用之亦各趨時而已
新裁蓋燕主於飲坐以相酬而脫略勢分醉以爲度
而淡洽情意恩勝禮也饗主於禮薦體盈爵而不食
不飲眾立不坐而序獻有數禮勝恩也食主於食有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王制

卑

殺有飯設酒不飲趨於恩禮之中也脩者理其廢兼
者舉其詳但脩有損過益不及意燕饗以飲爲主飲
以養陽故於春夏陽時則用虞夏之燕以養陽氣食
以食爲主食以養陰故於秋冬陰時則用殷之食以
養陰氣周惟其尚文故曰脩曰兼皆尚文之意也此
見帝王異世養老之禮雖不相襲而尊高年之心則
同

儀禮訂燕之爲言安也行於寢饗之爲言向也行於廟
殷酌平虞夏之中故設酒不飲象饗也以飯爲主象
燕也亦行於廟

禮記詳說卷四十七終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七

卑

禮記詳說卷四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王制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陳注鄉鄉學也國國中小學也學大學也達於諸侯者天子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鄭注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孔疏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大衰養禮轉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重故養於大學達於諸侯者言此養老之事非惟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盧王等以爲養於鄉云不爲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故鄭注云國中小學也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

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無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

長樂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敬故五十養於鄉而不從力政六十養於國而不與服戎七十養於學則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此禮之所以彌敬也周之養老遺人掌委積外養學割亨以至羅氏其羽物酒正共酒漿人共食其禮之備具如此又視學以事之豈非仁之至義之盡哉嚴陵方氏曰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之人而已養於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國者則尊於一國之人焉養於國者不離於臣道而已養於學者則有師道焉以其年彌高而德彌邵故也然養之始於五十者以其始衰故也達於諸侯則以有君道者皆所當然山陰陸氏曰養於鄉五十與養於國六十與養於學七十後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養於鄉之謂也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六十養於國之謂也清江劉氏曰養於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始豫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則饗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者則君就行焉

新旨年至五十則養於鄉學年至六十則養於國學
年至七十則養於大學不特天子爲然此禮諸侯皆
得行之故云達也

合參兩節作一章以養國老之禮言 首節因年而
異其地也大節因年而異其禮也

按達於諸侯帶言此禮通行益見老之當養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陳注人君有命人臣拜受禮也惟八十之老與無目之
人爲難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
之數九十則又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此言君致饗食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三

之禮於其家而受之之禮如此然他命則亦必然矣

鄭注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

孔疏此一節論老人力衰與少不同之事 七十養

於大學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

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

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瞽人無目恐其傾

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

嚴陵方氏曰坐亦跪也拜君命之時足一跪而首再

至於地也凡拜必再故以首至於地而備其數蓋所

以俟老者而不責之以筋力之禮也瞽以無目而不

便於禮故亦如之九十筋力尤衰又不必親拜之矣
特使人代受其命可也

長樂陳氏曰孔子於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相之則每事必告其致恭敬如此則先王待之之禮
均於老者不爲過矣內則曰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
亦如之

折哉通王周禮之養國老而瞽亦如之句輕自五十
至七十皆享食燕之禮養之於學是因年而異其地
也至於八十九十血氣益衰動履甚艱故不必勞之
於學但致享食之禮於其家是因年而優其禮也拜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四

君命者拜其所賜之禮之命也使人受者受其所賜
之禮也

新旨瞽亦如之句輕不過帶言耳測云一坐再至所

以逸老也使人受又逸之也 人君有命人臣拜受

禮也八十之老難以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

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也瞽之無目者亦如此禮焉九

十則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此人君致享食於其家

而受之禮如此

纂訂夫老至八十九十者不堪來學受養則君致享
食之禮於其家其八十者一坐再至與瞽者同九十

則不必親拜使人代受其禮如此凡以便年高也

按此節雖不言養然蒙五十六七十而此言八十九十自是相聯爲說鄉國學皆是老者就養此是就養於老者之家以賢證老者見其不能備禮無深意

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陳注糧糧也異者精粗與少者殊也宿肉謂恆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不使闕乏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寢言寢處之所恆有皮閣

禮記詳說

卷四十一

王制

王

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爲之備具可也

鄭注糧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

孔疏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食養之法隨年爲品也五十異糧者糧糧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恆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七十貳膳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恆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九十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或急

求須得故不離於寢膳飲從於遊可也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蓋肉爲天產所以養陰食爲地產所以養陽養陰者常不使勝於養陽者唯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故曰五十異糧蓋言異於強壯者也六十則不特異糧而又至於有宿肉七十則不特有宿肉而又至於有貳膳貳與大祭再貳之貳同意八十則不特有貳膳而又至於有常珍九十則養之愈備故曰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先王之法常寓於甚微使天下後世必於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王

五十然後異糧則養陰者之害已自節矣而至於九十養之愈備則爲子者所以致其孝也

嚴陵方氏曰糧則地產以養其陰肉則天產以養其陽膳用六牲以爲膳而已珍用八物則爲貴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糧可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殺也由八十而下飲食或度於闕而已於寢則亦離焉膳飲止於所居而已於遊固不從焉故必九十然後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也雖然養之如此其備豈必人人及於是哉亦可而已

山陰陸氏曰八十常珍若豹胎象節狸唇燕脾是亦珍也不得謂之常珍

馬氏曰自五十異糧而下此養生之禮也人之至於五十其氣始衰食不可以不異故異糧自五十而上事親之日短人子之於親養之必有加焉故宿肉至膳飲必從於遊也

新裁皆主庶老言上是養生之禮因年而益備下是送死之禮因年而漸備

新旨彼五十始衰所食之糧必與少者有異不至混而無別也六十非肉不飽所食之內恆必隔日以備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不使求而不得也年至七十所食之美者每有副貳而不至於闕乏年至八十珍美之味供於常食而不至於粗糲至於九十慰渴之飲慰飢之食必恆於寢處之所而爲之度閱者有常也美食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爲之備其亦可矣

按飲食與膳飲難分飲食謂在寢其常也膳飲謂從遊在外當更佳故別言之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衾冒死而后制

陳注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豫爲送終之備也歲制

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月制至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修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爲緊急者也衾單被也絞與衾皆用十五升布爲之凡衾皆五幅士小斂緇衾積裏大斂則二衾冒所以藉尸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次以質韜首而下齊於手士緇冒藉殺象生時玄衣纁裳也此四物須死乃制以其易成故也

鄭注絞衾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孔疏六十歲制者明老而豫爲送終之具也年既衰老故逆辦之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卽位爲牌不待六十也其梓則死後爲之以其葬尙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七十時制者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八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也轉老彌切也九十日修者至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修理之爲近於終故也唯絞衾冒死而后制者此四物易成故主不逆爲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

也

朱子曰歲制者歲以展而修之下時月日放此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謂爲送死之具也或以歲或以時或以月或以日者蓋年愈高而備之愈宜數故也入十而下皆曰制獨九十曰修者蓋創其始之謂制治其境之謂修

馬氏曰自六十歲制而下此送死之禮也 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此必然之理也人之至六十以上則送死之禮不可以不具

山陰陸氏曰九十日修不保月也八十月制不保時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九

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

延平周氏曰六十當以歲制然財或不足而有至於七十者則當以時制於七十又或不足而有至於八十者則當以月制九十則日修治之而已歲然後時時然後月者言其緩急之異絞給金買死而後制以其易具且又明人子有所不忍也

新旨此是送終之禮隨時豫備意都主庶人之家言

年至六十以棺不易成故歲制年至七十以衣服難得須三月可辦故時制至八十以所易得者一月可就故月制至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

日修理之使完整也唯絞布與衾幅衿被冒韜之囊四物須死而後制以其易成故也

按陳注用注疏之說有可疑是以死期之前數歲時月日不知人之死期如何豫定而計其歲時月日以備乎朱子謂歲以展而修之此說可用蓋人至六十備就棺木以下每年檢點一番七十則每季檢點一番八十則每月檢點一番九十則死期迫日日檢點一番謂之制者或有增加謂之修者理其見成棺木衣物亦不必分定歲時月日只大概言之爲是 周氏另一說於年時月日亦是以死期論尙欠明確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十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陳注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未五十者不得執也巡守而就見百年者泛言眾庶之老也此就見九十者專指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亦異禮也珍與常珍之珍同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

鄭注煖温 尊養之

嚴陵方氏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壯強則盛極矣盛之極亦趨於衰故五十爲始衰之年自此而往宜有

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宜無所不至故也 杖者所以扶其力而優其禮也杖於家者則不得杖於鄉杖於鄉者則不得杖於國杖於國者則不得杖於朝杖於朝者則無適而不以杖矣此隆殺之別也伊耆氏共王之齒杖者以此至於九十自不能至於朝矣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之而杖有所不足道也前言巡狩之禮曰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則一國之老又不必有爵者焉故其禮爲殺此之所言則天下之老唯有爵者而已故其禮爲備而又以珍從也祭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七

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彼言異禮此言常禮亦見祭義解

馬氏曰人之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始衰離於少壯之年而入於老耄之時也先王之時下無棟餒之民者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七十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而六十則可以食肉矣

山陰陸氏曰非肉不飽始於五十非帛不煖始於六十皆極於七十

延平周氏曰孟子言五十可衣帛七十可食肉與此

不同者王制王言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爲先以衣爲次故曰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言王政而王政之序足衣然後足食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然孟子言五十衣帛此言五十始衰何也謂王政既行雖始衰之年已能使之衣帛不待至於六十 貴貴老老不可偏廢也八十與之杖老老也而不免於朝者貴貴也九十則天子必就其室而問之者豈特老老而已蓋將以尊賢也尊賢則北面可也就其室而問之何歟哉

蔡訂五十始衰至非人不煖言老者血氣以漸而衰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七

也非肉不飽非帛不煖故先王有衣帛食肉之政非人不煖故孝子有以身溫被之禮杖所以扶衰弱也必因年而優以禮至九十有爵者齒德俱尊明解朝章誦練故典者也則就室以珍從示尊養之意巡守而就見百年則汎言眾庶之老也

新裁不煖矣截上是老者隨年而漸衰下是人君隨年而加養就其室致尊之義也以珍從致養之義也新旨人之生也氣盛則必衰力強則必弛五十時血氣始衰日也迨至六十血氣又衰非肉不飽迨至七十血氣既衰非帛不煖自七十而踰八十非人不煖

也血氣不於是益衰乎自八十而躋九十雖得人不
煖也血氣不於是極衰乎人之血氣愈老愈衰如此
然則優待之禮宜何如是故杖扶衰弱老者之不可
無也五十杖於家以扶其衰非其家則不得以杖也
六十者杖於鄉以扶其衰非其鄉則不得以杖也七
十非特杖於家已雖在國亦得以杖而不嫌其爲情
八十非特杖於國已雖在朝亦得以杖而不嫌其爲
倨至於九十之老齒爵兼隆以其明解朝章諳練世
故天子欲有問焉以質其是非不敢召之來也必就
於其室而有以致其尊又必從之以珍而有以致其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三

養焉

按上截言人血氣衰敗之大概正見當異其禮處故
下文接言用杖及就問之禮 就問珍從以國老言
巡守就見百年是言外補出不可迴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陳注不俟朝者謂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
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猶問也
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也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
致之也

鄭注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

每月致膳

秩常

也有常膳

孔疏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十杖於國
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
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
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
存否 九十日有秩者以至年老方極秩常也君則
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按儀禮大射卿
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揖
大夫大夫皆少進彼鄭注云變爾言揖使近北者爾
揖君則退謂就位君揖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祭義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四

注云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朝事
之終也 經直云月告存知非直遣人告問存否必
知致膳者以下云九十日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
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明人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
膳也

朱子曰注揖君當作君揖

延平周氏曰不俟朝所以全其筋力也月告存所以
欲其生也日有秩所以厚其養也先王之於人也必
有養廉之具然後責之廉故卿大夫既有田以處子
孫而至於九十則又日有秩此仕於朝者所以無累

於終身而有恥於貪污者也

廬陵胡氏曰月告存君使人每月問存否則老者告云存也秩常也君日使人膳則八十月告存之時亦致膳矣

嚴陵方氏曰日有秩日有常賜也若酒正之秩膳是矣

新旨三者皆指國老言首一句是未致仕者下二句是已致仕者七十血氣既衰若不得謝於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之畢焉所以全其力也八十曰耄已致仕矣君於每月必令使者致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表

膳以問其存否所以欲其生也年至九十非七十八十可比也君於每日間有常膳之致所以厚其生也按注君出揖三字連揖字不屬下告存胡氏說有味或作溫存失之俗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陳注方氏曰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力政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必六十然後不與焉從謂行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旁有所加之謂以其老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而事固不當

及於我矣

鄭注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

孔疏以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舍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惟據庶人之事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爲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

嚴陵方氏曰從力政從力役之政也與服戎與戎兵之事也力政則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表

事之變者故六十然後不與焉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者蓋事生之與事死事人之與事神不能無輕重之別故也或曰從或曰與或曰及何也從謂行其事焉與則豫之而已六十之於服戎七十之於賓客非特不從其事也亦且不與之矣及則旁有所加之謂以其衰老已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也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然則從與者我從與於事故言於事之上及則事有及於我故言於事之下此其辨也

較注
爲詳

馬氏曰力政服戎此免於公者也賓客齊喪此免於

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山陰陸氏曰祭義曰五十不爲甸徒卽此所謂不與力政雖不爲徒猶以爲士是未免服戎之事也

新裁二節旨上是養國老因年而隆其禮下是養庶老因年而優其力國老有爵者不俟朝謂君不許其致仕而在朝者也下二句則致仕在家者也不俟朝欲其逸也月告存欲其生也日有秩厚其養也下節上二句是因年而逸於國事下二句是因年而逸於家事

新旨彼量地遠近興事任力未嘗不從力政也惟五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七

十始衰將優游田里閒而力役之政不從也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未嘗不與服戎也惟六十既衰將逸豫闔閭內而兵戎之事不與也至於七十而愈衰雖賓客之事有所不與也至於八十年齒益尊齊喪之事有所弗及也此待庶老之禮也

按服戎注訓兵戎之事事字正解服字比如服勞之服謂習其事也齊是齋戒之齋以祭言與喪是兩事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陳注五十而爵命爲大夫也不親學以其不能備弟子之禮也致政事以其不能勝職任之勞也或有死喪之

事惟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

鄭注賢者命爲大夫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君事

孔疏經直云五十而爵鄭知非命爲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爲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殯是幼爲大夫爲兄之長殯

嚴陵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蓋受爵則服官政故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所以事人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七

非所以使人故也七十曰老而傳故致政蓋外則致其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爲喪則與曲禮言唯衰麻在身同義然此齊喪之事猶及也所以異於八十者歟

長樂陳氏曰顏子年未二十而孔子以爲王佐之才則非必五十可以爵也孔子六十有九猶以未聞大道爲恥則非必六十不親學也伯夷太公老而後歸周則非必七十而致政也記之所言特以中人爲法而已

山陰陸氏曰六十而猶學晚矣蓋當是時雖離文字

可也唯衰麻爲喪言雖重服唯服衰麻而已據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彼言麻衰此言衰麻衰麻先衰以輕服服重也荀子曰七十唯衰存據此雖謂之麻衰無牡麻經矣

鄉解不親學不從師也唯衰麻爲喪其他哭踊禮節不責備也

新旨此節王國老言總是年始尊而任其勞年益尊而免其勞教之以時進退可自盡其天年耳年至五十慮變已入練事已熟時則德之既成宜以宣勞於國養之已厚可以與政於邦於是受爵於朝而爲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北

大夫也六十曰耆知慮已衰可以使人而不可以事人其能備弟子之禮而親學乎不親學所以全其筋力也七十曰老血氣益耗時可以安養而不可以勞役其能勝職之勞而爲政乎必致仕所以還其職事也若遇喪事之臨唯爲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

按不親學謂不親身從人學爲拜師也衰麻以爲喪但服其服而已方氏謂與曲禮衰麻在身同義是以父母之喪言陸氏謂以輕服服重又似服以從輕予意此衰麻爲喪及上齊喪弗及皆不指父母之喪當

謂其功之屬七十猶服其服八十則並不服若親喪固所自盡豈惜餘力曲禮承上不毀爲言與此不同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陳注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爲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上庠大學在西郊下庠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陳注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三

陳注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陳注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鄭注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絃

孔疏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 此三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弟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養云邦養耆老掌其制亨鄭注引此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尙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并言之夏周爲文皆上東故亦并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以鄉學亦爲庠制故上文

云耆老皆朝於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廱在郊長樂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此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養士則謂之庠以教人則謂之校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述迺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迺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

也養國老於東膠卽禮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殷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願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

朱子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三

嚴陵方氏曰上庠居於西郊西北者天所位也有虞氏體天道而帝故以上庠爲尊焉東序居於寅地而寅卯者人所見也夏后氏立人道而王故以東序爲尊焉殷尚質故以右學爲尊右爲陰之正而天地之質成於陰之正故也周尚文故以東膠爲首蓋東爲陽之中而天地之文作於陽之中故也虞以上庠居右然不謂之右而謂之上者蓋天位在上不可謂之右故也殷以右學爲上然不謂之上而謂之右者蓋陰之道貴右不可謂之上故也東序居下庠之位然不謂之下者蓋夏后氏以東序爲尊而下之名非所

以稱尊故也東膠居左學之位然不謂之左者蓋周人以東膠爲尊而左之名非所以稱尊故也國老猶國子謂之國以對家言之則爲貴故也庶老猶庶子謂之庶以對適言之則爲眾故也以庶老爲眾則知國老之爲寡以國老爲貴則知庶老之爲賤矣然四代之養老必以學何也蓋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者所以盡子道而父子者人倫之始也學所以明人倫而已於此以養老不亦宜乎皆學也虞曰庠夏曰序殷曰學周曰膠又何也庠者養也蓋以生物爲事天道也故虞曰庠序者射也射以正己爲

事人道也故夏曰序學者覺也覺民者所以反其質故殷曰學膠者飾也飾物者所以制其文故周曰膠雖然虞曰米廩則不特謂之庠矣夏曰校則不特謂之序矣殷曰瞽宗則不特謂之學矣周曰辟廱則不特謂之膠矣經言耆老皆朝於庠則庠又非獨虞有之黨正屬於序子產不毀鄉校則序與校又非獨夏有之學記言國有學則學又非獨殷有之蓋合而言之則謂之庠謂之序謂之膠謂之校謂之米廩謂之瞽宗謂之辟廱皆學也故孟子於殷又曰序於周又曰庠且言學則三代共之而明堂位則二代亦通謂

之學也

馬氏曰以方言之則東爲上以內言之則國爲內故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皆在於
國之內也以四方言之則西者成德之地故有虞氏
養國老於上庠殷人養國老於右學皆在西也凡此
皆其所向之不同也

延平周氏曰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也東序西序以
方言之也右學左學以位言之也上庠右學皆西也
東序東膠皆左也虞與殷尙右貴有爲也夏與周尙
左貴陽位也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必於大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奎

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其之今於夏則謂之東序於周則謂
之東膠何也蓋以其教人於此則皆得謂之校以其
射於此則皆得謂之序以其養士於此則皆得謂之
庠以其糾不帥者於此則皆得謂之膠孟子之言特
其應時改造之名耳

却解國老公卿大夫之老上庠國學庶老民間無爵
之老下庠鄉學夏以東序爲國學西序爲鄉學尙左
也殷以右爲國學左爲鄉學尙右也周建東膠於國
東爲國學建虞庠於西郊爲鄉學亦尙左也

新裁此言歷代因老之尊卑而異學之大小意國老

爵德俱有者庶老則庶人及死事之祖父耳國老尊
故養之大學庶老卑故養之小學國老庶老皆養之
恩也國老大學庶老小學義也 養老於學便有仁
言惇史之禮了國老之善天下與國之善也故於國
學行之令國子民俊親其善言善行異日可以施之
天下一國庶老之善一身一家之善也故於小學行
之令鄉學士親其善言善行目前卽可以善一身一
家

新旨養於學所以明其爲孝弟禮義也國老庶老異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美

學所以明尊卑也 虞夏殷周未有道年者有虞氏
之養老也以燕禮焉國老則於上庠庶老則於下庠
蓋老者既有尊卑之異而致養不可無上下之別也
夏后氏之養老也以饗禮焉國老則於東序庶老則
於西序蓋老者既有貴賤之殊而致享不可無東西
之辨也教人以食禮而養老國老在右學庶老在左
學因人而異其地秩然其不混矣周人兼前代之禮
而養老國老在東膠庶老在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異地而待其人整然其不雜矣
纂訂國老庶老人有尊卑故大學小學地亦有尊卑

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按四代平列與前凡養老參看前言其禮此言其地
陳注皇收壽皆冠冕之名然制度詳悉則不可考矣深衣白布衣也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陳注燕衣黑衣也夏后氏尚黑君與羣臣燕飲之服即諸侯日視朝之服也其冠則玄冠而緇帶素鞶白舄也

殷人皐而祭緇衣而養老

陳注緇上緇亦名素此緇衣則謂白布深衣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毛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陳注玄衣亦朝服也緇衣素裳十五升布為之六入為玄七入為緇故緇衣亦名玄衣也又按夏后氏尚黑衣裳皆黑殷尚白則衣裳皆白周兼用之故玄衣而素裳凡諸侯朝服即天子燕服而諸侯之行燕禮亦此服也
鄭注皇冕屬也書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開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緇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

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緇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

孔疏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為冕屬按周禮有設皇即又云有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按上注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云夏殷未聞者以臬陶謨謂之虞夏書因彼之成文故云虞夏之制其實惟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用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天

之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未開皇氏云以為養老首還服皇冠崔氏云以為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按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尚白用緇衣夏既尚黑燕衣黑衣也云殷尚白而緇衣裳者緇白色生緇亦名為素此緇衣謂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為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修而兼用之故養老之衣亦

修而兼用之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者按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卽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緇若當時無朝服以緇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故康子僭效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无

之宋既朝服以緇杞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按詩類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尙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服則玄冕素裳也冠禮記云周弁殷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冕名出於幬幬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

也鄭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母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

嚴陵方氏曰祭非無衣也然王冠言之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也養老非無冠也然王衣言者蓋衣在體有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

馬氏曰先言祭者蓋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以祭爲先皇與收享與免首所加之冠也深衣燕衣緇衣玄衣身所衣之服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无

在祭祀則言冠而不言衣者言冠則知其有衣故虞則十二章周則九章推此則二代可知矣在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者言衣則知其有冠故母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也委貌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亦可知矣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事極其嚴故冕而玄衣纁裳則上下各異其制養老之情貴其親故皮弁而緇衣則上下相連而不殊取其便也

山陰陸氏曰燕衣燕居之衣玄端是也據卒食玄端以居緇衣朝衣也據朝服之以緇自季康子始也玄

衣冕也據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養老夏后氏以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祭服後王彌文也言燕則知有所謂朝言立則知有所謂素言編則知有所謂麻深衣亦燕服其服之卑者也記曰朝立端夕深衣

延平周氏曰有虞言氏而不言后夏后言后而言氏至殷則而皆言人者氏者言其旁出而有所別后者言其繼世以爲君蓋堯以天道治人而舜以人道奉天則舜於天道乃旁出而別之者也夏則繼於舜而爲旁出者也至於殷周人道而已矣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三

郝解必言祭者謂以祭冠爲養老之冠重其禮也新裁此論歷代之祀先養老而冠服不相因意祭謂祭宗廟養老兼國庶二等冠服可互見也卽祀先有冠而服可知養老有服而冠可知皇冠制取簡略深衣義取幽玄蓋虞時人文未著禮從心起矣收取於敘髮燕取於黑色以夏尚忠故也尋以覆髮爲事緝以白素爲尊以殷尚質故也戴冕以藻視皇收尋而加美服以玄衣合黑白而成章以周尚文故也祭先養老禮之大經四代之所因冠與服時王之制四代之所革因革相沿而立本趨時之義可知矣

新晉祀先養老天下之達禮也而冠服之制何如有

虞氏皇冠以行祭飾不嫌於簡略深衣以養老制有取於幽玄蓋順其風氣之宜而所尚如此夏后氏則冠用收取其敘乎髮也衣用燕取其色之黑也非緣尚忠之制而變革之者乎殷人則冠用尋以覆髮爲事也衣用緝以質素爲貴也非本尚質之制而變易之者乎至於周人則戴冕以藻視收尋而加美其衣則玄合黑白而成章又集帝王之大成而致其文矣按上下文皆言養老此雖祭養並言而意重養老一邊冠服互見皇而祭則養老亦皇深衣而養老則祭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三

亦深衣蓋借祭之冠服以明養老之冠冕見其與祭同重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陳注四海之內老者眾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卽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

鄭注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眾多非賢者不可皆養

長樂陳氏曰凡言養老必兼虞氏此特言三王引年者遠則論略近則論詳故也有其德而非其年則未可以養有其年而非其德則不可以養特言引年者

養老以年爲王故也

嚴陵方氏曰引如負罪引慝之引蓋引其年高下以爲養禮之隆殺故也

籍裁此行於養國老庶老之後者養老養四梅之老也皆引年正是養老蓋老不可不養又不得人人而養必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之卽凡杖飲食之類非下不從等事也有隨年之尊卑而爲賜之厚薄意新旨老指四海之老皆引年正是養老也恩賜寬如免力役省甸徒以節其力授凡杖行糜粥以致其養皆是凡三王之養老也皆校其年之尊卑而異其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三

恩賜之厚薄焉此引戶校年之禮三王皆已行之矣天下之老有一之不得其養者哉

按此養老卽推開說不指上文國老庶老引年注云引戶校年而時講謂舉戶口冊籍引而進之以校其年之尊卑頗明 郝京山謂令國中之老者皆引述其年與舊說大異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陳注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也 方氏曰將徙欲去者

來徙已來者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 舊說將徙於諸侯者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自諸侯來徙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其新徙當復除諸侯地寬役少故惟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慕故期不從政一說謂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未知孰是

鄭注廢廢於人事 自從也

孔疏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徙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三

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惟三月不從政 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按旅師云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長樂陳氏曰病者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徙者在所寬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周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曰養老有曰寬疾以至小司徒鄉大夫遂人皆辨其老者廢疾者旅師凡新

賦之治皆羈之使無征役然則辨其老者廢疾者蓋亦不特復其身而已新賦之無征役蓋亦不過期而已自家而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則自國而將徙於大夫者可知自諸侯徙其家期不從政則自大夫來徙國者可知先王之於徙者遠則有節近則有授所以制之以義寬之以無征優之以下劑所以緩之以仁 禮書曰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成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終之老人尋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重

延平周氏曰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廢疾者有所養居喪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戚將徙者不從政所以寬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郝解不從政不服公家之役也徙謂新遷諸侯謂諸侯之國畿內之民往徙也自諸侯來徙居京師其家期年不役 說約皆王者優恤之政此王者定制非待養老畢而行也將徙四句只主畿內對諸侯言不可以家作大夫 新旨衰疾喪徙四事皆王者優恤之政不從政即不

從力政將去未甚勞故但三月而已方來生業未定則甚勞故必以期也 人之情莫衰於老八十者一子不從力役之政九十者其家不從力役之政則老者有所養矣人之情莫苦於疾故廢疾非人不養者家留一人而不從政則疾者得以安人之情莫哀於喪故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則得以盡其哀矣人之情莫勞於徙有自此國將徙而居於他邦恤其去而三月不從政寬之也自諸侯來徙而居家於此地期不從政恤其來也又非所以安之乎

禮記詳說

卷四十八

王制

美

纂訂此承上養老而并言王政之宜恤者 從政給公家力役之政也但前不從政以老者言此以老者之子孫言廢本作廢注中舊說不可從 按此因上文養老而類推及之八十九十二句是一例恤老也八十者免一子之役九十者免一家之役廢疾句是一例恤疾也非人不養謂無人養之則不能自養故須免一人之役以養之兩人字合看父母之喪齊衰大功之喪二句是一例恤有喪也以服之輕重為免之八暫將徙來徙二句是一例恤遷徙也 陳注二說今皆不從以家字直作大夫覺牽強也看

來諸侯二字只作他國二字看謂將徙於他國寬其力故免三月之役自他國徙家來者慰其勞故免期年之役或以王畿對侯國言亦通然新來徙者寬恤之此招徠之術若將去者何不留之而加恩以聽其去乎既要去又何能三月之淹以叨恩乎或曰玩將字非果去也其去必有所困苦三月免其役寬之正以留之合二句一是去者使不去一是來者誘之來如此似分曉講家無此說備之

禮記詳說卷四十九

牟陽冉觀祖輯撰

王制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事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陳注左傳崔杼生成及殤而寡是無妻者亦可言寡也皆有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

鄭注餼廩也

孔疏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

矜寡者按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為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為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殤而寡按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悵不能寐目恆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無夫曰寡寡偶也偶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嚴陵方氏曰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通莫之

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以是舉皆有常餼國所宜矣

延平周氏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爲序者輕重之序也此以孤獨爲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爲序何也豈非所養之常餼多寡有二等故此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也禮運先言矜寡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爲重獨於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

黃氏曰斯蓋敘帝王仁政均田勸農禮樂既興民心不食而趨業矣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國儲民食咸

禮記詳說

卷四二 王制

二

畜十年則是國家以振窮民爲必行之政矣況問比有序則五黨爲州使之相調而四窮之民處其鄉里州長自率二千五百家而調救之則所謂無告者皆獲其養也

中山成氏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爲限也

郝解天民之窮猶言天所窮之民常餼給以廩餼有常數也

新旨此節餼養窮民下是器使廢民皆王政之仁處

大抵年幼少而無父者名曰孤子年衰老而無子者名曰子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夫老而無夫者謂之寡婦此四者天民之窮困而無所告愬者也聖王哀其窮也皆有常餼以給之此定制也

按天民只是天下之民郝謂天所窮之民覺鑒

瘠蹠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陳注瘠者不能言蹠者不能聽蹠者一足廢蹠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體短小者也百工眾雜技藝也器猶能也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

禮記詳說

卷四二

王制

三

官之役使故遂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之疏引國語戚施桓錡等六者爲證

鄭注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孔疏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瘠謂口不能言蹠謂耳不聞蹠蹠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尙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按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直錡注云使擊鐘籥蒙瑒注云瑒是玉

磬使擊之侏儒扶廬注云扶持也廬載柄也矇矇修聲注云歌詠琴瑟龔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持鬻瘡僬僬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籛蔭戚施設又不具外傳瘡與僬僬置於掌土此瘡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嚴陵方氏曰百工則凡執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瘡者以之實土聲者以之司火則者以之守面則則跛躄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治氏之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

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必如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材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極其精而已是能也而曰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耳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纂訂瘡一聾一跛躄一斷者一侏儒一百工一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官之役使遂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之器者隨長短大小而用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陳注凡男子婦人同出一塗者則男子常由婦人之右

婦人常由男子之左為遠別也

鄭注道中三途遠別也

長樂陳氏曰男女嫌於無別故男右女左車患於貼危故從中央孔子為中都宰其民至於男女別途蓋以此也設弧帨男左門女右門拜男尚左女尚右鬻亦男左女右祭則君在阼夫人在房此陰陽之理也道路則男右女左者地道尊右故也詩葛屨曰宛然左辟

嚴陵方氏曰道路所以通四方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女子則深宮固門而已右有力而左無為故其所

由如此道路見月令季春解既曰中又曰央何也蓋央以適當言之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非適當焉唯中乃可以言央也

延平周氏曰男女尊卑之節雖在道路亦不廢也

纂訂此道路遠嫌之禮也

合參四節一章皆言風俗之美王化之成本先王興學教民來上三節言道路敦禮讓末言者老遂安養道路二字只貫三節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

陳注父之齒兄之齒謂其人年與父同或與兄等也隨

行隨其後也鴈行並行而稍後也朋友年相若則彼此不可相踰越而有先後言並行而齊也

鄭注廣敬也謂於途中

嚴陵方氏曰父之齒謂與父爲長幼之齒者兄之齒謂與兄爲長幼之齒者隨行則從其後也鴈行則差其次也朋友不相踰謂各以其齒而爲先後之序也由陰陸氏曰父之齒年長以倍是也兄之齒十年以長是也所謂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視此焉

纂訂此道路敬長之禮也

按不相踰陳注不相踰越並行而齊甚明方氏以齒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六

爲先後之序似另一意

輕任并重在分班白者不提挈

陳注并已獨任之也分析而二之也

鄭注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班

孔疏父齒老也在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

則并與少者擔之也 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并

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長樂劉氏曰帝王之爲治也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

於五品耳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民皆服教化

父之齒隨行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

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并重在分任恤之行著於道路矣班白不提挈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爲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也

嚴陵方氏曰輕任并重在分二者皆以優老者而已然孟子言班白不負戴者蓋負以背而戴以頂提挈則一以手而已其言亦互相備

新裁道路三節以首句作頭此言教化之成歷見於

道路也蓋男由右女由左車從中而男女之別見於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七

道路矣父齒隨行兄齒鴈行則有以廣孝弟而父子

兄弟之教著於道路矣朋友並行不相踰則以禮讓

相先而朋友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并一節則是愛

親敬長代其勞而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先王之世

風俗之美如此

按少者自有任老者之任輕則并合於少者老者之

任重則不能合并只分其半班白不提挈大概有少

者代勞意上云重任分亦非全無提挈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陳注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

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

鄭注徒猶空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者老不徒行故五十無車不越疆而弔人庶人耆老不徒食故七十可以食肉不徒行者必不徒食不徒食者不必不徒行

嚴陵方氏曰內則曰士不貳羹藾蓋君子未嘗徒食故也前言斑白者不提挈蓋庶人未嘗不徒行故也大夫謂之君子則以位稱之也士謂之君子則以德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八

稱之也此以君子對庶人而言則主於士也明矣

山陰陸氏曰無車而行爲徒行無肉而食爲徒食

小典比見貴賤適尊養之宜亦風俗之美處全重注

中人皆好德俗尚孝敬二句見得非禮教做成安能

君子庶人安養得遂如此

新裁此亦見風俗之美上句雖主老者享其逸實重

好德之化言下句雖言老者備其養實重孝敬之俗

言上皆好德故君子之老有車馬之賜足以代勞

而不至於徒行若上不好德士皆失職安能使在路

無徒行之賢乎俗尚孝敬故老必厚其所養而庶人

之老有珍羞之味足以供口而不至於徒食若下不

知孝敬則人皆失養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乎

新旨此皆先王興學立教之化成主風俗上看道路

二字作冒管到不提挈處末又專就耆老說而以君

子庶民對言

按注疏此下有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一節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

陳注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

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

三爲井則九百畝也長闊一里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九

百畝

鄭注一里方三百步

孔疏此一節論開方之法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

按論語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

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二百

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

嚴陵方氏曰古者步百爲畝畝三爲里以開方之法

推之則一里方三百步爲田適九百畝也孟子曰方

里而井井九百畝其言正謂是也積而推之至於爲

田九萬億畝其理亦若是而已

延平周氏曰方里爲井故爲田九百畝井十爲成故爲田九萬畝成十爲通故爲田九十億畝十通則百億井矣故爲田九萬億畝

按舊本方一百里者百衍字

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陳注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乃九百萬畝也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十

鄭注億今十萬

孔疏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陳注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

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 應氏曰自此至篇末皆覆解篇首及中間井田封建地里之界

鄭注萬億今萬萬也

孔疏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鄭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十一

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卽云此經萬億者卽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委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李氏曰愚考之自此後漢儒注王制之文也盧植以王制爲漢文帝博士所撰蓋疑是歟此卽注天子之田千里之文也億千萬也

郝解自此至終篇皆申言上文未詳之目此一節言九州田畝之數制祿分田之法周制六尺四寸爲步

闊一步長一百步爲一畝長三百步爲三畝是爲一里四方長闊皆三百步是爲方一里以開方之法分之中間有田九百畝寬一里長十里爲田九百畝四方皆十里是一百箇一里爲田九萬畝也一箇四方十里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四方十里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四方十里爲田九百萬畝今言九十億是一億爲十萬也十億一百萬九十億九百萬也然古或以萬萬爲億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爲億不盡同也若以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推之當爲田九萬萬畝十萬爲億當云九千億畝耳今云九萬億誤也此說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三

可用

新裁方一里三節此覆說前章井田之制在開方之法上看每云方者皆開方也首節百字是衍字二節一里者百十里者百三節百里者百三箇百字俱當作三箇十字看爲田九萬畝九萬億畝首萬字當作千字二億字亦作千字三萬字亦作千字如此看書方明須知一里至千里皆以九起數首一節言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即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也方十里者爲田一里者十言一箇十里之方是爲十箇一里之方也方一里田九百畝則方十里爲田九千畝矣

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十言一箇百里之方是爲十箇十里之方也方十里爲田九千畝則方百里爲田九千十畝矣是即九萬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言一箇千里之方是爲十箇百里之方也方百里爲田九千十畝則方千里爲田九千億畝矣即九億也此說可疑

纂訂此三節覆解篇首井田開方所容之田下節分田實肇於此

按數目字新裁改正未是自一至十自十至百皆百倍其數新裁誤作十倍看存以俟質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三

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

陳注方氏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遙 應氏曰此獨

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也南以江與衡山爲限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周遠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盛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禹貢東漸

西被朔南咸暨特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也

鄭注冀州域 豫州域 荊州域 徐州域 亦冀

州域 雍州域按此當逐句分貼看

孔疏此一節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自恆山至於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熊氏以爲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也其餘遙近皆放此也

長樂陳氏曰不足乎千里謂之千里而近過乎千里

禮記詳說

卷甲九

王制

古

謂之千里而遙至則非盡其地故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王制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者王制言其地之所訖禹貢言聲教之所訖故也

金華應氏曰海環宇宙之大此所謂至於海獨言東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流夷徼之外疆理有所不及也南獨以江與衡山爲限蓋百越猶未盡開也惟河獨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而周遠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袤而東南

摩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

大運中國夷狄之消長大略可見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蓋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之東漸西被而朔南咸暨特其聲教所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四海稱成五服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

李氏曰此經乃注九州千七百國之文也

郝解此明前文千里內曰甸外曰采曰流之制古者冀州爲帝都三面阻河故有東南西三河流沙一名居延澤不足曰近有餘曰遙九州之地自禹貢五服

禮記詳說

卷甲九

王制

古

稱五千里周禮九服稱六千里秦漢以後開拓至萬里今據所記甸采流四方不過三千里蓋周衰以後之地

新裁此詳先王分服之法詳內略外也未千里而遙截上是分服計道里之遠近以爲朝貢之節下是分服所不盡者非貢賦所限也謂雖流沙之地亦有不盡也餘倣此 先王大一統之治必分服之法明而後朝貢之期定是故衡山恆山南北限焉以南北直計之自恆山而南河白南河而江又自江而衡山皆以千里爲率而少有遠近之差斷長補短固三千里

也東海流沙東西限焉以東西橫計之自東河而東海自東河而西河又自西河而流沙皆以千里爲率而僅有遠近之殊哀多益寡亦三千里也是朝貢之節矣若夫流沙界乎西衡山界乎南猶有不盡之地也聲教暨焉足矣曷嘗強之以方物之貢乎東界乎東海北界乎恆山尙有不盡之地也文命敷焉足矣曷嘗強之以貢賦之修乎土地不盡於四方朝貢不出於五服王者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有如此

禮記詳說

卷四九

王制

太

分服極遠之處而責之朝貢則勞中以事外來則有燕賜之費不來則有征伐之煩甚非算也治內詳則諸侯賓服而朝廷尊治外略則四裔來王而百姓寧此御世妙法若東征西討卒耗海內武帝可爲殷鑒按而近而遙以千里計之還近些以千里計之還遠些故不足爲近有餘爲遙不盡者疆域不盡也不在分服制貢之內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陳注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爲九爲方千里者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八十箇萬億之外更有一萬億是共爲八十一萬億畝先儒以萬億二字爲衍非也此並疏義然愚按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誤釋之也

鄭注九州之大計 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

禮記詳說

卷四九

王制

七

孔疏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嚴陵方氏曰經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文耳

金華應氏曰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觀於曰內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略可知矣

郝解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爲八萬一千億畝云八十萬億零一萬億畝誤也

新裁此總計天下田數而約百里實數例之自首句至一萬億畝截是以天下田數而總之方百里至末則自百里約言之以百里而積算之則可以盡計天下可耕之田實數矣方三千里指九州言三千里作九千里看田八十萬一萬億九千九百八十一當作八萬一千億畝九十億畝當作九萬畝看其餘六十億畝當作六萬看其餘指實在可耕者言之 把此總數一算則每歲所入之租賦則明俱在目前家宰制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末

用的法亦從此處總額算來

說約自方一里至此五節首節至三節分田以方計以爲賦祿之制恆山節分服以表計以爲朝貢之節凡口節節總結分服分田之數也

按方氏謂萬億畝萬億字衍文而陳注以爲非衍終可疑 方三千里田八十一萬億畝中開除山陵林麓等三分去一其餘實田六十億萬畝此亦是大概之辭如何得恰好三分去一 高者爲山卑者爲陵有木爲林麓在山足亦有木故林麓並言大水川澤小水溝瀆城郭以衛宮室以居塗巷以行皆在八十

萬億數內除去算止餘六十億畝也 上節言地此節言田方三千里正是承上節南北東西各三千里說來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陳注疏曰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賸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末

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又今步每步賸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經文錯亂不可用也 愚按疏義所算亦誤當云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賸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里亦倣此推之 方氏曰東田者卽詩言南東其畝也言南則

以廬在其北而向南言東則以廬在其西而向東 嚴氏說南東其畝云或南其畝或東其畝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

鄭注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孔疏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

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削以古周尺十寸爲

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賸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賸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賸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賸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賸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

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賸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賸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賸今一步則古者四里賸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賸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賸今二十里總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賸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

里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圭

長樂陳氏曰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爲膚按指爲寸扶卽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麻志曰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然則寸尺之度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爲寸則與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

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琮以起度考工記璧琮
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
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也考
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鍾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
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
爲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爲步六尺四寸乃八尺耳此
八寸尺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
蓋古尺既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

嚴陵方氏曰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則一
止一止之所至宜亦如之故古者以八尺爲步後世

以六尺四寸爲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則是古尺
當今適八寸爾司馬法以六尺爲步者卽六尺四寸
之率也案禮圖有黍尺有指尺蓋累一黍爲一分按
一指爲一寸黍尺則其長百黍指尺則其長十指矣
然而地有肥瘠人有長短則黍之與指安能無差此
古今之尺所以異歟所謂東田則詩所謂南東其畝
是也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向南言東則以廬在其
西而向東畝有南東而詩又言南畝者人以向南爲
正故也此止謂之東田者耕事始於東方故也
延平周氏曰舜以五歲同度量而周亦十有一歲同

度量此步尺所以一而得其正也後世之尺或以黍
或以忽或以指然地之生黍有小大蠶之吐絲有巨
細人之手有長短而上之人又失其同度量之法此
步尺所以異同也

李氏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
爲步者則校八尺爲差短也案史記秦始以六尺爲
步此言古者卽秦也又案晉張華所撰律管卽京房
漢尺謂漢張蒼之尺也以阮咸所得周玉尺校華之
管爲長則漢尺校周尺爲短是以知漢儒注王制之
文也此注制農田百畝文

郝解古帝都西北墾田偏在東南周秦漢偏居西中
原稱東土故云東田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故東南爲
沃壤也

纂訂此節總言井田步畝之數言今之田里與古長
短廣狹之不同也然尺寸步數多不相應闕之可也
東田未詳引詩南東其畝殊爲未安

按周尺漢尺其說不一大抵皆校今尺爲短今之畝
與里與昔皆不同無可詳考姑隨文訓之可耳漢都
關西處於偏方故論田以關外東方爲率方氏南東
其畝之說牽強難從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

陳注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外八州每州各方千里是一百箇百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合萬里也

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陳注公侯皆方百里封三十箇百里賸七十箇百里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

陳注伯七十里封六十箇七十里是占二十九箇百里四十箇十里於三十箇百里內賸六十箇十里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陳注除上封二等國共占六十箇百里外只賸四十箇百里及六十箇十里於此地內封子男五十里之國者百二十箇每一百里封四箇實占三十箇百里通三等封止賸十箇百里六十箇十里 伯國方七十里七七四十九是四十九箇十里 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是二十五箇十里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開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陳注除名山大澤之外皆爲附庸之國及閒田

孔疏此一節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

故云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立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賸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王制

十賸十里方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賸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永嘉徐氏曰開方通算畿內外萬里展計十萬里之

法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乃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乃七千里共通計萬里之地乃公侯之國又封方七十里之國六十乃伯之國通計三分中除一分只得二千九百四十里總前三十箇百里共五千九百四十里爲方百里者二十九者此指實數算之計二千九百里方十里者四十者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四十里總前二十九箇方百里之國御湊得前段二千九百四十里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此指實數言之計四千一百四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六十

里通餘方數共四千六十里統前方百里及七十里之數五千九百四十里御好共成萬里方五十里之國一百二十者此子男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得三千里方百里者三十此申言上二句實數計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十此指實數算之得一千五百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正得六十里通五十里之國至此四節亦共得四千六十里統前其算亦是成萬里之成數開方共十萬里之地此論九州州二百一十國之數

延平周氏曰所謂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之類非實有

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周官職方謂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蓋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可以周知其法與此同名山大澤不以封亦非不以封也故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是泰山之與龜蒙雖不悉是魯國實封之地然亦在其所封域之內也附庸所以畜小國閒田所以待有功之諸侯周官之法若縣師所謂野者皆閒田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即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李氏曰此乃注名山大澤附庸閒田之文也

郝解此申明前言九州每州凡二百一十國之數

新歲五節截畿外地方廣闊必封國多則管轄密而地方不至荒而無統畿內地方有限必餘地多則征取裕而租賦不至窘而不給

纂訂方千里者五節此覆解畿外八州之制蓋天下九州各方千里盡爲百區區方百里是謂方百里者

百以開方之法蓋萬里也萬里之地以封公侯方百里之國三十占地三千里尙餘方七千里是謂方百里之國七十此下則以加一倍法算之自明

按方千里者四節本相連爲文而分作四節當以封又封又封爲節首其餘句爲節尾似更明白又封方七十里卽在上文餘方百里者七十之內又封方五十里卽在上文餘方百里者四十之內末後總餘方百里者百封三十大國去方三百者三十又封次國方七十者六十折算方百里者二十九又零方十里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无

四十合大國三十是有方百里者五十九又零方十里者四十又封小國方五十里者百二十折算方百里者三十合大國次國共有方百里者八十九又零方十里者四十再合餘數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六十合四十亦爲百是足方百里者百之數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

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

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

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

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

陳注此做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建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孔疏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旣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賸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无

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

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論畿內建國之法也已解前篇首不言名山大澤與祿士開田則以前見之

延平周氏曰此亦非實有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

永嘉徐氏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者九乃公之國計九百里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此指實數算之計九千一百里通前共萬里之地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此指卿之國三分中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三

止算二分合得一千二十九里通前百里者九計一千九百二十九里爲方百里者十此指實數言之計一千九百一十里者二十九此指實數言之計八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此十分中算其一計二十九里此申言前之餘數亦是一千二十九里方十里者七十一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七十一里通前封方百里及七十里統計萬里之地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此大夫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合得千五百七十五里通前共計三千五百里方十里者七十十五此指實數言之計一千五百里方十里者七十

五此指十分中算其一計七十五里此乃申言則千五百七十五里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此指實數言之計六千四百里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九千六百里統計百里七十里之國共成萬里之數開方則成十萬之地此指天子之縣內方千里

李氏曰此乃主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七十三國之文也

纂訂此覆解畿內一州之制百里亦以開方百里者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三

言七十里五十里亦以開方千里者言殊不相合姑闕

按此數目百十最易相予破爲十里之國千總以十里除之合餘數共六千四百九十六是爲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

陳注此言大國之數

孔疏此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

之世與不世之事 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士司之可印故此支發幾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 君謂大國之君也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 李氏曰此乃注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文也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聖

陳生次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三大夫祿故食二百

一十六人

孔疏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者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惟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 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

陳生小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倍大夫祿故食百四

十四人

孔疏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

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 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陳生降於天子所命也

孔疏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為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聖

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言制祿多寡之法篇首所言中士倍下士至於君十卿祿者是也此特重釋之耳 金華應氏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其所食愈眾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歟然由卿以下皆服役乎君者也則既各給之田以為祿矣君祿之所入豈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哉以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食而養一國之君所養極其厚則所食兼於眾也然必析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

知吾之所奉合眾力而共爲之則必思其有以稱此且不至壅利以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故君所食之人十倍於卿而由士至卿所食者次第加眾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故約此申釋一卿命於其君意如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降於天子所命也

新裁次國之卿本食二百一十六人也以其命於己勢乃降於天子之命故但如小國之卿而食一百四十四人焉此蓋尊王之意也王朝大夫本食一千四百四十四人也以其監於侯國則地之所出不足以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二

供故暫視諸侯之卿而得食二百八十八人焉此蓋恤臣之意也一是定分之制一是權宜之術合下按如小國之卿以祿言

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陳注祿視諸侯之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者也

延平周氏曰侯分以州州統以牧牧統以伯又監以大夫此上下足以相制而莫敢爲亂又况有仁義而爲之維持者哉所謂祿取於方伯之地者豈非取方伯附庸之地乎

嚴陵方氏曰三監卽篇首所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也彼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者蓋方伯長於諸侯三監監方伯方伯所以監諸侯而已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焉其祿視諸侯之卿者以大夫之位所養不必太厚故也其爵視次國之君者以三監之職其權不可不重故也

新安王氏曰昔者管叔蔡叔霍叔皆爲三監於殷成王既殺武庚以其地封康叔兼治之謂之孟侯則爲諸侯之長成王使之勅其民且曰矧惟若疇圻父薄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三

還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天子使三卿監其國故以爲康叔之疇然則祿視諸侯之卿爵視次國之君亦可見矣既監其國當食祿於其地無由復受爵於王朝也

李氏曰此乃注三監之文也方伯爲朝至視元士注天子之縣內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之文也合下

新裁此申釋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之意自二句作冒天子之大夫受田視子男矣今視大國之卿其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非抑之也以方伯之地少不足供故祿殺於常限於方伯之地也受命

視子男矣今視次國之君崇其秩則七命加其服則驚冕非寵之也以方伯之權重不易制故爵隆於常稱其制方伯之權也祿取方伯之地欲其易給而無勞也補爵命自王朝意

新冒天子大夫爵祿皆視子男此則殺其祿者量地所出也隆其爵者表其威權之重以壓鎮諸侯也古者王圻居中八州居外每州設一方伯焉使方伯專制於一方其權實重天子得不大爲之防乎必使王朝之大夫爲列國之三監於以監臨其地而督察其事也內臣既監於其外矣然其待之也何如養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美

以祿則視諸侯之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也尊之以爵則視次國之君而居子男之上也而其祿之取於何地耶取於方伯之地欲其易給而不難致也

按祿與爵並言而意重在祿故下又接祿言之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陳注謂之湯沐者言入至畿內卽暫止頓於此齊潔而往也春秋傳謂之朝宿之邑惟方伯有之其餘否許慎云周干八百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地亦不能容

鄭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孔疏以方伯朝天子故給以湯沐之邑按前文云不

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

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按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干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說鄭無駁當從許說

長樂陳氏曰湯沐則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齊戒以見君故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三

神天子巡守有湯沐之邑於泰山之下則方伯爲朝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宜矣 禮書曰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田魯侯湯沐之邑也祔鄭伯從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侯之所得專魯鄭專而易之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鮀盛稱魯衛晉國之封而衛有湯沐之邑則湯沐之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京師武帝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王之時湯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

禁輕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
領於天子之經費

嚴陵方氏曰湯沐之邑者以其邑之所出而供湯沐
之資也春秋傳曰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
蓋謂是矣然此止言方伯者豈非以視元士之邑者
獨方伯乎

郝解方伯八州之伯湯沐之邑爲有事入畿內暫止
休沐而後入朝三監之祿取諸此邑

新裁方伯朝君不先齊戒不敢入見敬君也然齊戒
支費於何取給故有湯沐之邑於天子縣內此先王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三

所以體大臣也不過取其爲供湯沐之費而已過多
則完費視元士之五十里足矣此總見天子厚待方
伯之意限其制意不必從
按三監之祿取之方伯之地當是方伯所統境內有
閒田可給三監之費郝京山謂取方伯湯沐之邑恐
一邑不宜兩用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
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陳注世子世國畿外之制也天子大夫不世爵而世祿
先王使人爵人必取其有德有功者列國之君薨其子

未得爵賜則其衣服祿數視天子之元士賜爵而後得
如先君之舊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而有功德者
亦世之至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鄭注象賢也 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
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 列國及縣內之國也

孔疏知此大夫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
不世爵祿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
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
大夫者按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
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三

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
爲天子大夫按司裘諸侯則其熊侯豹侯是畿內亦
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
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
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爲天子大
夫者言言公卿大夫於交爲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
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
是大夫爲總號 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
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
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內者亦君畿內之國故鄭注

云列國及縣內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蘇軾有夷謂諸侯世子未遇錫命服土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官故賢才眾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卑

長樂陳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卽外諸侯嗣是也大夫不世爵卽內諸侯祿是也內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上大夫爲卿故也周官大司徒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此則使以德爵以功者別而言之爵主德祿主功合而言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爵之也

嚴陵方氏曰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之初也視謂禮儀之數視之也且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勇則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者以元士視附庸而繼子勇故也諸侯之大夫不

世爵祿則以其德又有降於天子之大夫故也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則天子之大夫世祿也明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大夫世祿不世爵故其子之未賜爵者則其禮視元士而其祿卽大夫也

新安王氏曰繼世而爲諸侯象賢也諸侯入於天子之國則爲卿其次爲大夫成王末年芮伯爲司徒衛侯爲司寇是以諸侯爲天子之卿也齊侯呂伋爲虎賁是以諸侯爲大夫也在其國爲世子則可以世國入爲大夫則不可以世爵蓋以德而使之待其功而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卑

爵之非子孫所得繼也未賜爵此乃外之列國非畿內有采地之公卿也君薨世子嗣位以君其國除服來朝以土服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以前諸侯而臨臣民或未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苟無君命而爲諸侯春秋於桓公所以歲首不書王也

李氏曰諸侯世子世國此注外諸侯世子之文也大夫不世爵止世祿此注內諸侯之文也

郝解此申明前文內諸侯祿外諸侯嗣之義諸侯世子謂外諸侯之適子世國卽嗣也大夫天子之大夫

亦謂其子卽內諸侯之子不世爵卽所謂祿也蓋天子之大夫擇有德而任之所以不世爵若外諸侯之爵其先世有大功於國故世世同休然其嗣子繼立亦必稟天子賜策命乃得爵如先世不然其車服禮數惟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而已若夫諸侯之大夫不但世爵亦不得世祿矣

新裁此見名與器不可假人而先王必謹於與之之意天子所以榮辱廢置天下全在於爵爵一輕則視官爲世及之物而天子激勵之權輕矣况且官世及則未必得人而害政廢事不可勝言不比祿但以

禮記詳說

卷四九

王制

聖

租稅養之而已雖濫及亦不失爲厚道彼畿外諸侯世子世國而已爵不得以擅襲畿內天子大夫之子世祿而已爵不得以擅傳總之人臣得世祿而不得世爵也不世爵之故何也任使委用爲使天子也使之藩屏王室者必六德曰嚴使之與聞國政者必三德曰宣命數名器爲爵天子也爵以諸侯以其亮采有邦之功爵以大夫以其浚明有家之功諸侯大夫之子未必生而卽有功德豈以其爲世功世德之後而遽世其爵乎是以嗣君之繼立爵未賜之時視元士之衣服禮數以君其國而異於賜爵之時賜爵

而後得如先君之舊也至若諸侯之大夫祿亦不世何有於爵而降於王朝之臣必有大功德而後可也觀此而不世爵之意明矣通節只重不世爵言世國正見不世爵也或曰爵不可世祿何可濫也曰祿以報功故可延位以尊賢故當擇

心典通重不世爵上使德二句原不世爵之故兼諸侯大夫言兩以字有非此則斷不得使與爵意下視天子元士又申諸侯不世爵也諸侯之大夫二句又申大夫不世爵也言大夫不世爵祿則天子之大夫但世祿而不世爵可知

禮記詳說

卷四九

王制

聖

按此節郝京山說甚簡明可從時講以不世爵貫通節其說甚曲諸侯世子世國其爵已定天子未命姑待一時豈可謂之不世爵乎上下作兩層看以畿外諸侯與畿內大夫並言諸侯世子當嗣大夫之子但當祿而不世其爵使以德爵以功二句中不世爵之意使爵可申說德功可互說無大分此是一層下承上世國而言世子未受天子之命只照天子元士之禮制以行事必賜而後乃世國也又承大夫不世爵而言天子之大夫不世爵而世祿若諸侯之大夫不唯不世爵而並不世祿此是因上文又進一層說

未賜爵猶言未賜命不必泥爵字其五等之爵已

定但須賜之命耳 此申前嗣祿二字之意若謂諸侯之子不世爵則與前意異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陳注今所存者士冠士昏士喪特牲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

鄭注鄉飲酒鄉射

嚴陵方氏曰冠者禮之始昏者禮之本故六禮以是爲先然冠陽禮也昏陰禮也故以冠昏爲之序喪禮主於內祭禮達於外先喪而後祭者因自內以及外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禮

也冠昏而下有國者之所同也而鄉飲酒特施於一鄉儀禮相見特主於士而已故又言之於末焉夫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賓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教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

纂訂喪祭禮如遠近有期疏數有節隆殺有宜皆是士相見禮如坐立有序長幼有分揖讓有節皆是按今所用者冠昏喪祭凶禮而鄉飲官行之士相見之禮無人講矣此六禮當考之儀禮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

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陳注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興民德修則不壞明則不淪然非齊入政以防淫則亦禮教之害也事爲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五方之械器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飲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齊之則不使有僭擬詭異之端矣此篇先儒謂雜舉歷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皆有明證又且多祖緯書豈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

禮記詳說

卷四十九

王制

禮

徵矣然只據大綱而言興學以上修六禮以下其坦明者亦可爲後王之法也

鄭注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嚴陵方氏曰政在養民故以飲食爲首飲食養陽而食養陰故先飲而後食有飲食以養之必有衣服以成之故繼之以衣服焉有所服必有所事故繼之以事有所事必有所異故繼之以異別焉有異別矣則必有度以度其所至量以量其所容有度量矣則必有

數以計其多少有制以定其差等故繼之以數制焉
江陵項氏曰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爲
異別注不能通事爲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
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頒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
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
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長樂陳氏曰禮待教然後行教待政然後立六禮不
及朝聘軍旅而不備乎宗伯之五禮入政不及貨祀
之類而異乎洪範之八政者宗伯之五禮洪範之八
政人君之所授於上也王制之六禮八政司徒之所

教於下也

李氏曰此注司徒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之文也
新裁以申七教八政之實上段體明七教以興民德
意講下段體齊八政以防淫意講上段人倫下段物
用皆切於民生日用者也 俎豆有數文繡有恆飲
食之政衣服之政也百工技藝去邪而歸正五方器
械變異以歸同事爲之政異別之政也不使有長短
小大之殊度之政量之政也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
數之政制之政也八政齊而淫防矣

新旨六禮七教八政提其綱下皆列其目也所謂修

者修此而已明者明此而已齊者齊此而已 此申

言司徒鄉學之教也司徒固修六禮以節民性矣而
六禮何物乎冠以責成人昏以別男女喪以慎終祭
以追遠鄉以序齒相見以正交接此六者所宜修也
司徒固明七教以興民德矣而七教何物乎父子教
以慈孝兄弟教以友恭夫婦教以義聽君臣教以仁
忠長幼教以惠順朋友教以信賓客教以禮此七者
所當明也司徒固齊八政以防淫矣而入政何物乎
飲食所以養生必豐儉適宜衣服所以文身必儀章
有辨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律之以法使矯枉歸正

五方之器械有同有異繩之以禁使變異歸同度以
度其所至量以量其所受則一之不使有長短小大
之差數以計其多寡制以定其等差則齊之不使有
多少廣狹之異此八者所當齊也

按七教於五倫加二兄弟長幼並言則兄弟爲同氣
長幼當兼宗族親戚言朋友賓客並言則朋友道廣
而賓客但言禮儀交往者 八政頗不倫事爲何以
屬百工異別何以屬器用制何以屬布帛廣狹異別
尤是虛字竊疑有誤予爲之臆說附質飲一也酒漿
之類食二也肉穀之類衣服三也裘葛之類事爲四

也日用酬應之類其分各有異別不可僭越四者以人事言度丈尺也量斗斛也凡所用必有數也凡所作必有制也皆有定規不可改易四者以名物言如此似與防民淫相貼

禮記詳說卷五十

月令第六

牟陽冉觀祖輯撰

陳注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鈔合為此篇

陸氏曰此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此記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

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所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惟秦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來歲授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授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

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十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爲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呂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爲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又秦爲水泣其來已久秦

月令

二

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爲歲首乎是鄭以月令不韋所作

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也然採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其衣服器皿官名皆秦禮也月令言迎氣既迎氣則就祭其五帝名號既不取則五帝者何也五行之帝也五行不相離而分之者何也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而不相離也其周币所至則於時亦有偏主者今於春溫和萬物叢生是水之德也夏則炎熱是火之德也秋則清肅是金之德也冬則嚴凝是水之德也有此體象月令儘有美意未易可破柳子厚論

亦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止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親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可謂聖人各止有一事可稱也姑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豈必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禮運言聲色味不及臭臭之用非所急也故月令五臭不爲世用

長樂陳氏曰天人之道雖殊而象類之理則一聖人將有爲也將有行也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事而無不順以之因物性而無不適此堯典若

月令

昊天以授民事周官正歲年以序事之意

馬氏曰麻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往來不窮或離或合或贏或縮進退相代始終相循者天以是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爲令者亦因是也方周之時以馮相氏會天位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其爲象法則使萬民觀之於正月之吉又使官帥其屬而觀之於正歲且法則使徇焉而夏之政典先時與不及時者其罪至於殺蓋欲百官萬民謹其令而順承

之也月令之爲書亦祖先王之餘而後儒傳會增益以成之也

郝解秦呂不韋作呂氏春秋內月紀十二篇首各有月令漢興儒者採輯以備禮家言篇內云太尉者猶秦官也九月頒朔十月爲來歲者猶秦曆也其書成於秦而月之有令非自秦始夏小正亦月令也王者聽朔諸侯告朔其來已久曰聽曰告其必有事非徒聽告月之朔而已故蔡邕王肅以爲周公作然據所謂五帝五神五祀五臘五味五臭明堂五位車服五色祭祀五牲之類拘攣迂僻非聖人所以法天地順

月令

四時之大道也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聖人非謂天地四時日月皆可以智力窮也惟曰於天地合德於日月合明於四時合序曰德曰明曰序聖人所以參三才之道者如是而已至於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深日月所以明四時所以變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而聖人亦不求盡知之盡能之也是故義和命而歷象正使民知興作璣衡在而七政齊使君知休咎律呂協而八音正使後世知禮樂聖人所以開物成務盡人事而贊造化者不啻足矣過此更穿鑿如所謂五帝五官

之爲神明堂十二之爲居六丁六甲之爲數九道四游之爲占靈耀覽嬉之爲書窮幽極遠耳目所不見聞於人倫日用得之不加益失之不加損蓋三才不同量人雖睿聖不能以形併智力兼天地也天職覆地職載日月職照人職道德聖人參三才惟道與德故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此篇內發政施仁布德行惠先王所以律天奉時至如五帝明

堂之類隱怪傳會吾不取焉爾

說約呂不韋集諸儒採古法雜秦制以爲前十二篇之首漢淮南王劉安因之作時則訓後漢馬融增入

月令

五

戴記

按月令一篇呂不韋集諸儒所成非出不韋一手上紀天時下明人事先王之政散見其中者不乏而以秦人雜秦制亦易鑒別馬融增入禮記漏之經中固屬過當然在三代以後古制云亡以備考證亦不可廢之書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陳注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營室在亥姬訾之次也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疏曰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厯同但一月之內有中

者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
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
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麻法
但舉大略耳

鄭注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
分之以爲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
日月會於詠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
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

孔疏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呂不韋在於秦
世秦以十月爲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得天正改用之也周禮雖以建子爲正其祭祀田獵
亦用夏正也日在營室者案三統麻立春日在危十
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麻立春日在危三
度正月中日在室一度 案三統麻立春昏畢十度
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
度元嘉麻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一度中皆
不昏參中者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麻正
同但有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計正月昏參中
依三統麻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但
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

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
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者則昏
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麻法但舉
大略耳餘月昏明從此可知 云日月之行一歲十
二會當日行遲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
行天一市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週而更行二
十九度半餘逐及於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爲
辰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
在玄枵正月辰在攝提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
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七

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
在析木此是一歲十二會也云聖王因其會而分之
以爲大數焉者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會而分爲十
二分以爲大略之數焉所以爲大略之數者以二十
九日過半月及於日月不可分兩月各有二十九日
又兩月各有強半之月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一月有
三十日一月二十九日一大一小之外仍有餘分二
年十二月六六小總有三百五十四日是歲十二
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
王總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十二會之大

數一會卽一辰也是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總有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之一度別爲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之度之一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十二辰分之各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分之爲大數也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者娵訾是亥次之號立春之時日在危十六度月半雨水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營室號娵訾但星次西流日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一

行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初月半之時則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則在星分之末凡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其大略不細與麻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斗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也其十二辰之名案律麻志云葦萌於子則子葦也又云紐牙於丑則丑紐也又云引達於寅則寅引也又云冒茹於卯則

卯冒也又云振美於辰則辰振也又云己盛於巳則己已也又云萼布於午則午萼也又云昧暖於未則未昧也又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又云留孰於酉則酉留也又云畢入於戌則戌畢也又云該闋於亥則亥該也律麻志又云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萬物終藏南任也陽氣任養萬物於時爲夏夏假也假大也西遷也陰氣遷落萬物於時爲秋秋摯也物摯斂也東者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也云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授民事者案書緯考靈耀云主春者鳥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九

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是觀時候授民事也

詭類月令比堯之麻象已不同今之麻象又與月令不同

嚴陵方氏曰日在營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辰也會在營室以知月之建寅會在於胃以知月之建卯故日月所會謂之辰者以此每一歲而十二會焉日與

月會而此獨稱日者蓋陽以成歲爲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爲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而歲一周焉季冬之月言星迴於天是也故每月之內或見乎昏而中者或見乎旦而中者昏參中旦尾中則知月之建寅也推此則餘月亦可知也中謂中於南方也先昏而後旦者順陰陽之義也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言星虛冬言星昴乃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此言昏旦之所中者彼以時爲主此以月爲主故詳略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自角至箕則東方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十

七星也其形象龍故謂之蒼龍角者有左右二星居蒼龍之首以象兩角故謂之龍角亢喉也以總攝奏事聽訟有出納之象故也氏即也人所託宿焉以爲王者之後宮也房爲東方之中星於時爲闔戶之卯故謂之房心火星也心藏屬火故季夏亦止謂之火尾後宮之場箕有簸揚之形自井至軫則南方之七星也其形象鳥故謂之朱鳥井主水衡又其星有八若八家焉鬼爲積尸主死喪又謂之與鬼柳主草木草木不止於柳以其性柔得木之正故以名之星以其數有七故謂之七星二十八宿皆星也謂南方之

中星爲星者以星爲陽之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故也亦猶十二辰皆辰也正謂卯巳之間爲辰者以進則有亢唯辰爲時故也張主施張翼爲羽翼主遠客軫主任載自奎至參則西方之七星也其形象虎故謂之白虎奎主溝瀆污穢可達而潔於此婁爲聚眾胃爲五穀之府猶人六府之胃昂爲西方之中星而月乘焉畢主弋獵其形又象掩兔之畢觜主收斂參以三相參又主殺伐故亦謂之參伐自斗至壁則北方之七星也其形象龜蛇故謂之玄武斗有挹注之形牛主犧牲又謂之牽牛女主嫁娶故謂之女又謂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十一

之婺女虛主邑居故謂之虛危爲蓋屋其形高而危室爲營宮室者之候故謂之營室壁主圖書之府不及東方之箕西方之昂南方之鬼與張者以既非日之所在又非昏旦之所中故也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之數而仲春昏旦舉之者由弧近井建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最寬難以明其星之中故也至於孟秋昏舉建星者亦以是耳考之麻法其開故不能無差經之所言亦要其大略姑以記時而已弧有張弧之形建有建旗之義故其名如此長樂陳氏曰陽生於子故日之行也自北而西歷南

而東冬至在牽牛春分在雙夏至在東井秋分在角
月令正月在營室二月在奎三月在胃四月在畢五
月在東井六月在柳七月在翼八月在角九月在房
十月在尾十一月在斗十二月在婺女則婁井角以
三仲月中言之也斗以仲冬月本言之也其餘或舉
月本或舉月末不必皆月中也日遡於天故星春則
見南夏則見東秋則見北冬則見西仲春日中星鳥
則季之詩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仲夏日
永星火則角亢在午氏房心在巳尾箕在辰仲秋宵
中星虛則奎婁在午胃昂畢在巳觜參在辰仲冬日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三

短星昴則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月令正
月昏參中旦尾中二月昏弧中旦建星中三月昏星
中旦牛中四月昏翼中旦女中五月昏亢中旦危中
六月昏火中旦奎中七月昏建星中旦畢中八月昏
牛中旦觜中九月昏虛中旦柳中十月昏危中旦七
星中十一月昏壁中旦軫中十二月昏箕中旦氏中
蓋書之所言皆昏星也火房心也書於仲夏舉房心
而月令舉亢書於仲秋舉虛而月令舉牛書於仲冬
舉昴而月令舉壁則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中星
常在前蓋月令舉月本書舉月中也月令於四月五

月十二月昏旦舉節氣之星於八月昏旦舉中氣之
星於十月昏舉節氣之星於正月六月十月旦舉節
氣之星於正月八月九月昏舉中氣之星於三月七
月旦舉中氣之星或舉朔氣或舉中氣猶書於七星
或舉其名或舉其次皆互見也然則聖人南面視四
星之中者豈徒然哉凡以授民時秩民事而已不特
如孔氏所引書緯之言如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
根見而成梁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凡所以奉天順
人莫不視乎此也

邴解孟長也春蠶也孟春夏正之正月斗柄建寅寅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三

引也北斗七星居天中隨天而轉一日一夜轉一周
而過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以次而周也日在
營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次營室八星二十八宿之
一營室之次即所謂蠡營之辰亥方也不言月言日
者陽主陰也昏暮也旦早也參七星尾九星中南方
之中言正月之內每日暮參星見於南中早則尾星
見於南中必言南中者天體南下人君南面觀象便
也

按孟春建寅是用夏正此書大頭腦在此蓋處周秦
之閒而尊孔子行夏時之說也營室即室星亥宮室

堯二星而先入於室故以營室言之實兼亥宮言也
日月會於亥宮姬誓之辰會後三日而月出宮日在
此宮終月故云日在營室也或疑春日出乙入庚何
由到亥此說大誤日之所在論宮月之所到論方營
室亥宮也非指定西北方爲亥也當以日在爲說不
當以日月會爲說若言日月所會何得適月 今歷
法逢中氣日方過宮正月中方自子入亥二月中乃
出亥入戌昏參旦尾舊謂舉大略極是星度有廣狹
過午有遲速不得限定一月昏旦之星不移易堯時
中星於今不盡合彼言分至之日猶然况此以月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西

言何可執定只舉大略如此耳

孔疏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略竟
從此以下至鴻雁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
故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
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屬物有形可見
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鐘
律音聲可以彰故陳醴醴之屬也羣品以著五行爲
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者聖人記
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效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

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
制市政之節所明欽若昊天然後奉天時也

說約詳先王於春驗天象而紀時令之屬占氣候而
定居養之宜首節天象所在二節至四節時令所屬
俱作自然東風節言其候也天子二節方著人君言
所居所養皆順其時也餘月倣此

按此紀孟春之月首紀日星以明天象也 月建寅
日在亥寅亥合

講孟春之月夏正建寅之月也日行乎天每一月而
與月相會焉前此則會於玄枵後此則會乎降婁今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圭

則會於降婁之辰在姬誓之次矣二十八宿隨天而
行午爲南方正位此月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時
尾星在南方之中則人所以占象而知候者在是矣

其甲乙

陳注春於四時屬木日之所繫十干循環獨言甲乙者
木之屬也四時皆然

鄭注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
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
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

孔疏其當孟春仲春季春之時日之生養之功謂爲

甲乙 云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者以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軋而生因其抽軋以爲日功之名也孚甲在前抽軋在後則應孟春爲甲春爲乙今三春總云甲乙者孚甲抽軋相去不遠早生者卽孟春孚甲而抽軋也晚生者卽季春孚甲而抽軋也律曆志云出甲於甲則甲是孚甲也又云奮軋於乙則乙軋也又云明炳於丙則丙炳也又云大成於丁則丁成也又云豐茂於戊則戊茂也又云理紀於己則己理也理謂正紀綱也又云改更於庚則庚更也謂物改更也又云悉新於辛則辛新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七

又云懷任於壬則壬任也又云陳揆於癸則癸揆也謂物之陳列可揆度也

長樂陳氏曰日以辰爲子辰以日爲母母爲幹子爲支幹爲陽支爲陰陽故二五而爲十陰故二六而爲十二雖陽也有陰存焉雖陰也有陽存焉故甲乙同於爲木爲仁而甲之數九乙之數八丙丁同於爲火爲禮而丙之數七丁之數六戊己同於爲土爲信而戊之數五己之數九庚辛同於爲金爲義而庚之數八辛之數七壬癸同於爲水爲智而壬之數六癸之數五甲己之位不同而數同以甲之陽勝己之陰而

己爲之配故也丙辛之位不同而數同以丙之陽勝辛之陰而辛爲之配故也由此推之凡十日之陰陽剛柔皆可知矣故以之施於一日則爲晝夜且晝之期以之施於一歲則爲春夏秋冬之候其相生也以相繼其相勝也以相治此十日所以各有所直也古之人事在仁義則以甲庚斷之若易稱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是也日在甲庚則以其物象之若春秋傳稱神降則以物享之其至之日亦其物之類是也月令之紀時必先言其日凡欲奉時而興作者有所象之而已然月令言日而不言辰者以辰統於日故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七

馬氏曰甲丙戊庚壬陽也乙丁己辛癸陰也蓋一陰一陽每相爲用者也十日分麗於五行用事者王故甲乙用事於春爲木王也丙丁用事於夏爲火王也戊己用事於中央爲土王也庚辛用事於秋爲金王也壬癸用事於冬爲水王也此王則彼竭矣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郝解春木甲乙用事也天干有十陰陽迭用甲丙戊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十日分麗五氣每氣兼陰陽

新裁其日以下數其字皆指春言日非人事用之日

卽注日之所繫在此日分麗五行用事春木氣用事故其日主甲乙木之屬也

按春木旺用事言其理爾十干輪轉各司其日未見甲乙如何獨旺用事也乎甲乙之說訓字近露

五行分陰陽而亦各有陰陽木陽也甲爲陽木乙爲陰木陽兼陰也 春用甲乙而兼八干此五行之不可相無也用甲而兼用乙此陰陽之不可相無也

陳注日之所繫繫亦屬意

其帝大暉其神句芒

陳注大暉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暉氏之子曰重木官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天

之臣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四時之帝與神皆此義

鄭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

也大暉密戲氏句芒少暉氏之子曰重爲木官

孔疏其帝大暉者謂自古以來木德之君其帝大暉

也謂之暉者案異義古尙書說元氣廣大謂之暉天

則暉暉廣大之意以伏羲德能同天故稱暉以東方

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

之大暉西方之帝謂之少暉 其神句芒者謂自古

以來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爲神是句芒者主木之

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大暉句

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

春祀之時則祀此大暉句芒故言也此之言據死後

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

神則大暉亦神也大暉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也互而

相通大暉在前句芒在後相去懸遠非是一時大暉

木王句芒有生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 若是東方

之色故下云駕蒼龍服蒼玉此是蒼精之君也則東

方當木行之君也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謂大暉立功

謂句芒也云大暉密戲氏者以東方立德則謂之大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九

暉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羲卽密戲也律厯志云大

暉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又帝

王世紀云取犧牲以供庖廚食天下故號曰庖犧氏

或作密戲氏者密字誤也當山下著必是古之伏字

案帝王世紀云大暉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遂

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

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

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暉一號

黃熊氏云少暉氏之子曰重爲木官者案昭二十九

年左傳蔡墨云少暉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

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配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
犁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是重爲句芒
若然案楚語云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所以
又爲南正火正不同者蓋重爲木正兼爲南正司天
犁爲火正兼爲北正司地故韋昭注國語云火當爲
北重既顓頊時爲南正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犁依
帝繫顓頊高辛各有一人爲帝則重既事顓頊又事
高辛鄭則依命祿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
重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者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
號曰重猶若羿爲堯時射官至夏后相之時猶有羿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子

也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案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
以來不莊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注云自少皞
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
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則伏羲神農
黃帝少皞皆以德爲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爲
號也雖以地爲號兼有德號則帝嚳顓頊堯舜是其
德號

石林葉氏曰左氏記蔡墨之言謂以人司其官死而
遂祀之以爲神者也五行本天地之氣無形可求其
神必依人而行上古不可得而知矣自少皞以下各

以其子爲之則世或擇其能者相代如夏以柱爲稷
周以棄爲稷是也後世五行之官不復脩唯后土祭
於社而句芒立春出土則祀之祝融蓐收無常祀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祭祀必有配故社配以句龍稷配
以棄四時迎氣於郊不可以無配也故迎青帝則配
以大皞迎赤帝則配以炎帝配以大皞則從以句芒
配以炎帝則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類皆如
此蓋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乘之勢而本
之也功則推其所職之事而歸之也

馬氏曰大皞以木德王而句芒者木正重也故祀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主

主春炎帝以火德王而祝融者火正犁也故祀以主
夏黃帝以土德王而后土者土正句龍也故祀以主
中央少皞以金德王而蓐收者金正該也故祀以主
秋高陽以水德王而玄冥者水正熙也故祀以主冬
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則生而有功德
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不亦宜乎

郝解帝者天之主神者帝之臣大皞句芒皆其號也
舊說大皞卽伏羲伏羲以木德王句芒者木正名重
司春炎帝以火德王祝融者火正名犁司夏黃帝以
土德王后土名句龍司中央少皞以金德王蓐收名

該司秋高陽以水德王水正玄冥名熙司冬天道以陰陽五氣造化萬物本無形象而人食德報功即以人之至者尸而祀之盡人之道以美報焉耳若謂果有五帝五臣名號爵秩則誕矣

新裁帝與神非以祭言蓋主春令者為帝是太昊伏羲乃木德之君相春令者為神是句芒少皞子乃木德之臣祭意在言外

按史記鄒衍傳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帝轉移治各有宜秦始皇本紀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圭

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漢書郊祀志齊人鄒子之徒論著五德之運始皇採用據此則五德創於鄒衍而秦用之上世無此論也不幸因秦制而分列五帝於四時後世沿為典祀而不可改論者徒執大尉秦官以譏月令之非古而不知五帝之德其雜秦制尤昭然易辨也後人又以此為五人帝而在天之五帝有靈威仰赤熛怒等名號夫渾淪一天孰從而區分之為五哉其說矯誣甚矣句芒者草木發生之象故取以名木神先儒以重賞之重為顓頊之臣與大皞相去甚遠豈大皞為木帝

而其時無木官必待後世木官以為之配哉史記顓頊五官有句芒蓐收之名恐亦承月令而增衍其說也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陳注鱗蟲木之屬五聲角為木單出曰聲雜比曰音調樂於春以角為主也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為之或云竹為之中猶應也大簇寅律長八寸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天三生木地八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圭

成之其數八成數也通於鼻者謂之臭臭即氣也在口者謂之味酸羶皆木之屬戶者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此神是陽氣在戶之內春陽氣出故祀之祭先脾者木克土也 蔡邕獨斷曰戶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

鄭注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 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中猶應也孟

春氣至則大族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族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 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木之味臭也凡酸醢者皆屬焉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尸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音

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孔疏其春時之音爲當於角取象木之聲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角 恐是他物之聲故云樂器也但角是扣木之聲但作樂器之體象此扣木之聲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麻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鍾律之九寸爲宮於管則九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律麻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宮

商角徵羽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相生之數也律麻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聚也聚藏宇覆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者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聲亦清於宮商濁於徵羽故角聲屬木所以清濁中凡數多者濁數少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音

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爲濁卑者爲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也案樂記及律麻志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黃鍾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上水又清輕羽既稟其寒氣又象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溫積土中黃鍾含藏陽氣又象土聲故其數多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引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證明角主於人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宮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

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爲臣角主木木聲
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爲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
稍少故爲事羽謂人之所營事務也羽爲水水聲極
輕其數最少故爲物也物謂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
營謂之事論其所用之體謂之物人是萬物之靈事
物是人營作故卑於人也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者
案國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諫云大不踰宮細不
踰羽踰即過也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總主
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族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
風解凍文次相連必在於其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美

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
言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大族中猶應也謂候氣
飛灰應於大族其大族夾鍾六律六呂之等皆是候
氣管名言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大族之管又計
大族管數倍而更半鑄之爲鍾名曰大族之鍾是大
族之鍾元生於大族之律是律在於前鍾生於後故
律麻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
竹之解谷斷兩節開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
簡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則爲六律雌鳴則爲六呂
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爲大族鍾名先有其鍾後有其

律言律中此大族之鍾其義非也陽管爲律律法也
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鄭云律述也述氣之管陰管爲
呂律麻志云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云呂拒也言與
陽相承更迭而至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
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是也案律麻志
云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者種也陽氣施種
於黃泉華萌萬物爲六氣元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位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氣大旅助黃鍾
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大族族奏也言陽
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鍾種也夾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美

助也言陰夾助大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
卯在二月姑洗洗之言絜也言陽氣洗物姑絜之也
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
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
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
林鍾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榘
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正法度而使
陰氣夷當傷之物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
氣呂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
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

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闔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无

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篇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簇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

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爲夫婦又是律取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大簇林鍾是初位大簇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已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已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還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无

律麻志云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大簇爲人統故數整條律則各有分數案司農注周禮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爲之知者案律麻志量者侖合升斗斛本起黃鍾之侖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準之故知用銅也司農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非也云應謂吹灰也者蔡邕云以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爲十二月律則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

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埋地下入地處庫出地處高故云內庫外高黃鍾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云以河內葭莖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應氏云案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葭莖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穀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穀矣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穀爲君嚴猛之應云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

管長短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也故鄭皆爲圍九分也五行佐天地生成萬物之次者五行謂金木水火土謂之五行者案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爲天行氣也謂之水者白虎通云水訓準是平均法則之稱也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謂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故易繫辭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也注云精氣謂

七八遊魂謂九六則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是也引易曰以下者易下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者陽爲氣氣則渾沌爲一無分別之象又爲日日體常明無虧盈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耦者陰爲形形則有彼此之殊又爲月月則有晦朔之別故其數耦案律歷志云天數二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總爲二十五律歷志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易之大衍之數五十五也云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

後者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以益五行生之本案尙書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故其次如是也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也又天地之內水體最微故水爲始也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火比於水嚴厲著見故次火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木比火象有體質故次木也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土者三月

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是四季之首土王四季故五曰土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陽也木所以在東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尙柔故可曲可直也金所以在西方者西方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土所以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者所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注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

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十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是鄭注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爲功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爲金木水火

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此非鄭義今所不取 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尙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類也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尙書孔傳云火之氣味火燒物焦焦則味苦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孔傳云味甘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傳云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冬云其味醜其臭朽者孔傳云水鹵所生故味醜又水受惡穢

故有朽腐之氣 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注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此戶神則陽氣在戶內之神故云祀之於戶內陽也由位在戶內又秋其祀門注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內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人作神也又云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者以祭戶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者以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脾爲尊也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

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卻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卻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故異義云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肅

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肅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肅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如鄭此言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尙書之說不同許慎之義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雷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設祭尸祭中雷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堂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於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

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禮設主於尸內西者先設席於奧乃更設席於廟尸西夾北嚮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尸西位上使主北面云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割制脾之與腎爲俎實奠於主北主既北面奠於主前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肅

云又設盛於俎西者盛謂黍稷俎在主前稍東故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腎之肉祭薦之醴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祭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奧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卽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饌

豆及黍稷醴其祭尸之時已於西祭黍祭肉祭醴今
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
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尸所以先設席於奧乃設饌
筵迎尸皆在奧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黍祭肉
祭醴尸西者就尸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
處也

馬氏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爲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
火屬也其類爲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爲
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爲毛故秋則
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爲介故冬則其蟲介又曰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三

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
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曲直作酸故其
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爲羶故其臭羶秋以陰中生
金金之成形而從革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
則其氣爲腥故其臭腥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
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爲焦故
其臭焦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而潤下潤下作鹹
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爲朽故其臭朽中央以
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作甘
故其味甘物以上化則其氣爲香故其臭香土主四

時而分王焉故五味也而皆以甘爲主五臭也而皆
以香爲主則中氣之爲用如此而已

長樂陳氏曰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其長短有度其
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而萬法之原畢會於是幽有
以辨天地四時之理深有以通神祇祖考之情施之
於教治足以齊風俗而立民信用之於戰伐足以審
勝負而詔吉凶則律之爲用豈不大哉夫黃鍾者建
子之律也黃之爲色則陰之盛鍾之爲器則陰之聚
陰盛而極則陽生之矣陰盛而止則陽散之矣由陰
終於亥而陽乃始於子也故曰黃鍾大族者建寅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三

律也入乎坎者必出乎震否乎否者必泰乎泰寅之
氣方接乎震泰而泰出滯焉故曰大族姑洗者建辰
之律也物至辰則潔齊其潔齊也非實體也且然而
已故謂之姑洗蕤賓者建午之律也陽至午則向衰
也草木蕤矣陰用事而陽爲賓焉故謂之蕤賓夷則
者建申之律也人至申而夷物至申而有成則故謂
之夷則無射者建戌之律也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
不厭故謂之無射此陽之律也陽道體變以始物故
每律異名陰道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
大呂者建丑之律也是爲陰律之始則陰之所以配

陽而行者於是爲大故曰大呂夾鍾者建卯之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爲陽之中矣以其位於中而止焉故曰夾鍾中呂者建巳之律也四時之序猶伯仲焉春爲伯夏爲仲方是時夏之氣始行焉故曰中呂林鍾者建未之律也萬物之繁茂止於此矣故曰林鍾南呂者建酉之律也酉正西也氣至南而化行於西而成西所以成南而行爾故曰南呂應鍾者建亥之律也始事者陽效法者陰陽始而唱之陰成而應之陰陽之道如是而止矣故曰應鍾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始之以黃鍾則順而

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陰聲始之以大呂則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夾鍾亦謂之圓鍾者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亦謂之函鍾者以坤含洪言之也中呂亦謂之小呂者對大呂爲小故也南呂亦謂之南事者以成南爲事故也別而言之則律言其用呂言其體故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合而言之皆所以述氣而已故通謂之十二律焉

嚴陵方氏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生爲陽出之時故其祀戶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收爲陰入之時故其祀門竈者物之所以化而夏

之時則陽已極而陰於是化也故其祀竈行者人之所以往而冬之時則陽來復而陰於是往也故其祀行中霤蓋中室也以居中而奠四隅故中央則其祀中霤五祀皆有功於人者也故立祀以報之而報之時又各從其類焉於戶曰祀於脾曰祭何也蓋戶者所祀之神脾者所祭之物脾土藏也五祀之祭必有牲焉特各以其藏爲之先爾故每以先言之新裁其蟲鱗木之屬也蠱之中惟鱗屬木也調樂之音以角爲主角屬木也候氣之律中乎大簇寅律也數焉以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也其味酸木曲作酸

也其臭羶物以木化也戶神爲陽春時祀之以陽氣始出也脾屬土祀戶以脾木克土也按蟲爲物之總名故鱗羽倮毛介皆云蟲鱗類木爲屬也音律是兩項音以調樂律以候氣八乃木之成數酸者曲直作酸也羶木之氣也戶內之小門俗謂單扇門向外祀之取出義祭先脾依鄭注卽作祭戶連說脾一腎再故云先也脾屬土春木克土故祭物先脾用所剋也五祀戶竈中霤門行門戶可合爲一今但有門神去戶而易以井祭用所剋不盡同春脾夏肺秋肝是所剋也夏季心火腎水以取土生

腎以取水旺古制不能詳考故隨文解之

旨按此合上二節總言時令所屬也連言其字以孟

春貫

三節講試以時令所屬言之甲乙於十干中爲木春乃木令故日之甲乙屬之主春令者曰帝則大皞爲木德之君矣相春令者曰神則句芒爲木正之官矣蟲之中惟鱗蟲屬木四時調樂必有主也乃調樂於孟春則以角爲主四時候氣必有律也乃候氣於孟春則中乎大族數焉有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也在口爲味其味則酸木曲作酸也通鼻爲臭其臭則羶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旱

物以木化也戶者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春則陽氣自戶內出故其祀主戶而祭物先以脾蓋脾屬土以木能剋土祭以所剋故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

陳注此記寅月之候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

鄭注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莫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爲候

孔疏此記正月之時候然十二月之時候體例不一

而正月七月記時候凡有五句自餘皆四句多少不

同者時候多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其二至二分之月皆再記於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是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時候者蠶之將生故記其蠶候也故季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注蠶將生之候是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後言蟄蟲始振者謂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云魚上冰者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溫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遊於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旱

水上近於水故云魚上冰也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云正月啓蟄者證經中蟄蟲始振始振則啓蟄也云魚陟負冰者陟升也謂魚從水下升於冰上而負冰證經中魚上冰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者以漢之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故律曆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曆改驚蟄爲二月節鄭以舊曆正月啓蟄即驚也故云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但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

故在後移驚蟄爲二月節雨水爲正月中凡二十四氣案三統歷正月節立春雨水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案通卦驗及今歷以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餘皆與律歷志並同謂之雨水者言雪散爲雨水也謂之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謂之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謂之清明者謂物生清淨明潔謂之小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星

滿者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謂之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秣種謂之小暑大暑者就極熱之中分爲大小月初爲小月半爲大謂之處暑者謂暑既將退伏而潛處謂之白露者陰氣漸重露濃色白謂之寒露者言露氣寒將欲凝結謂之小雪大雪者以霜雨凝結而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謂之小寒大寒者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爲大小月初寒爲小月半寒爲大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爲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注周禮云有四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七十二

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之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以五日一候也案通卦驗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雞乳冰解條風即東風也冰解即解凍也與月令同雨水者謂節氣早月初雨水也雉雞乳於月令在季冬若節氣晚亦得退在正月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猛風即東風之甚也獺祭魚與此同案下季冬雁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來至中國故此云鴻雁來但來有先後後者二月始來故通卦驗二月節云候雁北云今月令鴻皆爲候者但月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星

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爲候也長樂陳氏曰劉歆三統歷二十四氣有與月令不同者蓋月令或原其始或要其終其實記時而已非必如歷之詳也考諸傳記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四時四時爲歲歲之氣二十有四而候七十有二然則一月之內六候二氣朔氣常在前中氣常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朔氣有入前月而中氣常在是月中數周則爲歲朔數周則爲年則年不必具四時而歲必具十二月也二十四氣播

於十二月之中一氣十有五度則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其餘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分爲三十二則五度爲百六十四分度之一又爲八分總百六十八分佈於二十四氣之中而氣得七分中朔大小不齊則氣有十六日者有十五日七分者是以三十三月以後中氣有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矣

嚴陵方氏曰夫凍結於重陰堅栗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咸起而振潛於深者咸躍而上矣故繼之以蟄蟲始振魚上冰也按東風和暖能開凍是凍以之解也依方氏說則凍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醫

不專指冰始振者未卽出方有振動之機二月乃出夏小正云魚陟負冰陟上也上而負冰猶在冰下經但云魚上冰謂魚先深藏今上而負冰也獺祭魚謂銜魚置河濱向河而伏有拜狀是亦報本之意故謂之祭郝京山但以食爲祭覺字義不明鷹祭鳥豺祭獸倣此鴻雁以北遷爲家避寒南徙氣暖北歸故曰來來者歸來之意

旨新裁五句平看但首句是天氣下四句是物性皆寅月之候

請東風乃陽氣之發而爲和煦也故凍結於重陰者

於焉始解蟄藏之蟲咸陽而始振動魚乘陽而上浮獺順陽則取魚而致祭以至鴻雁向也自北而徙南今則自南而來北矣天氣之布散物類之變動如此寅月之氣候可知矣

天子居青陽左

陳注青陽左个注云大寢東堂北偏也疏云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北偏者近北也四面旁室謂之个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聖

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左堂大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左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左堂左个中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卽左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卽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左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殿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鄭注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

孔疏云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者北偏近北也然則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語類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

嚴陵方氏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為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大廟左右个處其兩旁故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從其類焉謂之大廟則以其大饗於此故也謂之左个則以介於左故也謂之右个則以介於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吳

若是而已總章者陰成之稱也赤白為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故所居之堂其名以此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夏為明堂則知冬之為幽冬為玄堂則知夏之為朱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也

馬氏曰明堂王者之堂也王者向明而治故周人謂其堂曰明堂而此曰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又裂為大廟左右个以配十有二月為大室以配中央則非古也

郝解个古介通副也側室曰介

說約明堂凡九室以東南西北分春夏秋冬而春為

少陽故天子居青陽左个左个者為旁側之室

按東方氣屬陽色屬青故以青陽名堂左个在東北方自東方言之為左个謂副亦通或曰其形如个字旨孔疏此已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旗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物之屬

新旨此節言其所居下節言其所養

旨明堂九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中大廟皆隨時而開其門也天子於孟春對東而居則名青陽左个乘陽氣之始也凡頒政教而行慶賞必於斯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吳

堂也

乘轡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陳注轡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也春言鸞則夏秋冬皆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倉與蒼同馬八尺以上為龍服玉冠冕之飾及佩也麥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兌為羊當屬金而鄭云火畜皆不可曉疏云鄭本五行傳言之然陰陽多陰不可一定故今於四時所食及疏嘗麥雖嘗麥之類皆略之以俟知者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

使文理縝疏直而通達也

鄭注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尙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質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

孔疏龍與玉言蒼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哭

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 色則順時食與器則順氣也 云鸞路有虞氏之車者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今既云鸞路故知是有虞氏之車也用有虞氏則知非周也云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者因其有鸞故不言青而云鸞也云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者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也云馬八尺以上爲龍者出庾人職云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者冠飾卽冕之旒及弁也衡璜卽是所佩玉之名也佩玉之制案韓詩外傳云佩玉上有蔥衡下有

雙璜牙纘珠以納其閒則古之佩玉上以蔥爲衡橫

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於衡上垂之而下以雙璜懸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使前後觸璜以爲聲衡之下璜之上皆貫纘珠故云纘珠以納其閒謂納於衡璜之閒也云麥實有孚甲屬木者鄭云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之方也云羊火畜也者案尙書五行傳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注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注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羊畜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哭

之遠視者屬視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注豕畜之居閒衛而聽者屬聽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注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屬思皇之不極則有馬禍注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屬皇極是雞爲木畜羊爲火畜牛爲土畜犬爲金畜豕爲水畜但陰陽取象多塗故牛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云時尙寒食之以安性也者羊是火畜而春時食之明其有意食以安性也春時尙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剋火木必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減其熱氣亦以安性秋食麻與犬者秋氣既涼又將嚮寒

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食黍與稷者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云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者刻鏤爲文使文理應疏直而通達也云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者以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故云取殷時也殷乘木路此乘轡路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謂變殷而乘虞路也云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者案周禮朝則皮弁服祀則六冕服戎則韋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幸

弁服田獵則冠弁服又周禮朝乘象路祀乘玉路戎乘革路獵乘木路是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也又引玉藻天子龍衮以祭者證四時皆龍衮玄衣纁裳不隨時而別又引玉藻玄端而朝日者證此朝日不玄端而著青衣又引皮弁以日視朝者皮弁白布衣四時皆然不隨時而變是與此皆殊明月令所云非司法也

嚴陵方氏曰春從木色而有青有蒼冬從水色而有黑有玄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者以其色之不一故衣服所用則互相足焉至於西方則純以白中央則

純以黃者以其無餘色故也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散達則發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麗蓋高則長麗則大故也秋主刻制故其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則刻故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閤以奄蓋閤則受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圓以閤者圓若物由是以周旋閤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馬氏曰古者天子之車以玉路祀以金路賓以象路朝以革路即戎以木路田而此曰春乘鸞路夏乘朱路中央乘大路秋乘戎路冬乘玄路則非古也古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至

天子之馬六種凡有十二閑曰種曰戎曰齊曰道曰田曰鸞朝祭毛之軍旅物之而此曰春駕倉龍夏駕赤駟中央駕黃駟秋駕白駟冬駕鐵驪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旂大常象天大旗象春大赤象夏大白象秋大麾象冬以五路序而載焉其道車則載旌其旂車則載旌而此曰春載青旂夏載赤旂中央載黃旂秋載白旂冬載玄旂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服祀昊天五帝以大裘享先王以衮享先公饗射以鷩祀四望山川以毳祭社稷五祀以希祭羣小祀以玄六服異章而玄衣纁裳也而此曰春衣青衣夏衣赤中央衣

黃秋衣白冬衣黑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玉搢則大圭執則鎮圭佩之衡璜琕瑀皆白玉也冕旒弁之珠皆五色也而此曰春服蒼玉夏服赤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膳春以牛膏養脾夏以犬膏養肺秋以雞膏養肝冬以羊膏養心而膳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而此曰春食麥與羊夏食菽與雞中央食稷與牛秋食麻與犬冬食黍與蔬則非古也古者天子之器方圓多少高下廣深皆有度數而義存乎其間以義制器則既有多矣何可易哉而此曰春疏以達夏高以蠱中央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五

閏以閏秋廉以深冬閏以奄則非古也古者周人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而牲幣各放其色豈後儒因是以曼衍而爲此說乎或者呂不韋將以是始作秦制而不克用乎意先王所以順四時而奉天者蓋有道矣豈敵敵焉於車旂衣服之間爲哉

江陵項氏曰黍稷雖同類然稷宜在山黍宜澤旁之高地其受氣固不同也稷專受土氣故中央之月食稷與牛皆土類也黍兼受水氣故冬之三月食黍與蔬皆水類也麥自苗至實皆在春時故春三月食麥與羊菽自種至食皆在夏時故夏三月食菽與雞黍

秋嘗稷仲秋嘗麻季秋嘗稻獨食犬與麻者秋三月百穀皆成獨取其中氣者食之也獨春羊夏雞與周禮春官奉雞夏官奉羊相反者彼取官事之宜此以氣類分也案易巽爲雞離爲雉則雞主夏氣爲宜大壯二月卦夬三月卦皆取羊爲象意者羊本春類而成於兌耶當考

廬陵胡氏曰車馬衣服鄭謂皆取於殷時非周制也案殷乘木路此轡路則明堂位云有虞氏之車也則車非殷矣檀弓般人乘翰白馬也無言殷者龍者則馬非殷矣以周言之詩有鸞聲鸞則周有鸞車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五

庾人云馬八尺以上曰龍則周馬曰龍也推此則鄭說非矣服玉謂冕旒及笄并佩玉也器疏若筐筥篚邊之屬象氣發散

郝解轡路有鈴之車駕駕車蒼龍蒼色馬八尺以上曰龍五穀惟麥春秀稱首種與木同氣鄭云麥有孚甲屬木羊火畜蓋謂二麥與羊肉性溫與其器宜疏通通皆以順春陽發散之令也

說約五行之氣相生而生和剋而成麥以金旺而生兌爲羊屬金金能剋木故食之取其養我之氣以勝時氣

新裁上節言天子所居者順乎少陽之處青陽左个在明堂大寢東堂北偏也四面旁室曰个須知春首爲少陽之始故此時居之下節言天子所養者順乎春時之宜自乘鸞路至蒼玉皆隨其春時之色麥與羊皆象其春時之氣其器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

按鸞和鸞之鸞鈴也路同輅馬高八尺曰龍美其名古尺小非今之八尺二倉二青皆春木之色也孟春尙寒麥羊性皆溫故宜食以勝寒時說金勝木氣可用然古人未嘗屑屑以五行分配注疏必求其說難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孟

以盡合

講所乘者有虞氏之鸞路所駕者倉龍之馬所載於車上者青旂所衣者青衣所服者倉玉色取其時也食麥與羊蓋麥屬金而羊亦金畜金能剋木故食之以勝時氣也其器則刻鏤之使文理疏直而通達制器尙象也此皆王者奉若天道也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陳注謁告也春爲生天地生育之盛德在於木位也迎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後倣此推之疏曰節氣有早晚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

鄭注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孟

孔疏是月也以立春者十二月節氣有早晚若節氣晚則月之節氣在當月之內若節氣早月之節氣在前月之中故立春爲正月之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但至立春之時雖在十二月卽行立春之事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四立之月天子車服之下皆云是月以其爲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事重故云是月其非四立之月仲夏卽云養壯俊季夏云命漁師十一月云飭死事十二月云命有司大難皆不云是月者或是事爲細小或是事通他月故不云是月季冬難事雖大惟此月爲之亦不云是月者

以年事既終惟難而已故不須云是月或作記之人辭有詳略不爲義例也凡言是月者是月之後若是事相連接辭有首尾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是月之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也他皆倣此此云是月下至以初爲常是皆立春之時告命之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祈穀於上帝至命曰勞酒論祈穀耕藉反迴勞飲是其一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埋鬻論習舞修祭母用牝牲是含養之事故母覆巢及掩骼埋鬻事亦相連故不別云是月次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與上事別又論天地人之大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五

道故別云是月舉此爲例其餘月或云是月或不云是月就文可知 先立春三日者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 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爲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 周禮大史屬春官春官主禮故云大史禮官之屬云掌正歲年以序事者大史職文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

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案釋言云告謁請也同訓爲請是謂爲告也 此立春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云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諸侯文不備當亦有諸侯故立夏下云乃封諸侯於夏既然明冬諸侯亦然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庚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五

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故用是時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 案賈馬蔡邕皆爲迎春祭大皞及句芒以上云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故也今鄭獨以爲蒼帝靈威仰者以春秋文耀鉤云蒼帝靈威仰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又詩及尙書云上帝皆爲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

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爲靈威仰上云
盛德在木者盛德則靈威仰之靈德也云王居明堂
禮者逸禮之篇名引之者證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
故云蓋殷禮也云周近郊五十里者鄭注尙書君陳
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也是也
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
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
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
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大詢眾庶聽斷罪人
之處也 案公羊隱五年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

禮記詳說

卷五一

月令

五

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
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
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雎蔡澤皆爲秦相後
又爲丞相也云天子曰兆民者左傳閔元年晉卜偃
之辭也 遂是申遂故尙書云顯忠遂良商頌云莫
遂莫達是遂爲達言慶賜之事通達施行使之周備
云使當得者皆得無非其人也者謂當慶賜之人皆
是有功可慶賜無此不合得慶之人非人謂無功無
德之徒

嚴陵方氏曰四立之日則其氣至矣故天子親帥其

臣以迎之於郊焉所以導其氣之至也春主寅卯辰
其位居東故迎之於東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居南故
迎之於南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居西故迎之於西郊
冬主亥子丑其位居北故迎之於北郊五行之氣獨
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惟其自外至故迎
之者每於郊焉古者於寒曰迎以客陰故也於暑曰
逆以主陽故也此則四時皆謂之迎者蓋別而言之
雖有陰陽客主之辨合而言之則氣皆自外至主之
在我而已故通謂之迎焉所謂還反何也還言還之
自郊反言反之於朝主彼言故曰還主此言故曰反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五

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
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爲主爾秋冬非不
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爲主爾此則喜其氣之至故
皆行賞以備其喜焉又曰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欲布
和行施以下及也則必有以相之者焉故特言命相
也德貴乎宣利故曰布令貴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
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
之也慶主禮賜主物前言行慶則禮而已此言慶賜
又及於物故也遂行言行之而無壅也母有不當則
又惡夫妄予以傷費焉此與孟夏皆言慶賜遂行而

秋冬則不言者賜以春夏爲主故也於春則繼之以母有不當於夏則繼之以無不欣說者蓋慶賜所以飾喜必能母有不當然後人無有不欣說焉亦互相備而已

馬氏曰陰陽合而爲道離而得一焉爲德五行播於四時陳於五行而各得道之一者也故謂之德夫更盛更衰物之復也五行四時還相爲本而各得以其時王焉王則相我者生生我者廢勝我者囚我所勝者死其盛在我矣故謂之盛德所謂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立此而竭彼也故於四立之日告盛德所在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李

焉五行之序不同曰水火木金土者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曰木火土金水者五行相生之序也曰水火金木土者五行相剋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剋也以形古者以中春逆暑以中秋迎寒逆暑主陽也迎寒客陰也四時之所以變化者陰陽而已寒暑陰陽之盛也方二分之際而逆之迎之則前其氣之未至以待其至也此以四立之日而迎氣於郊非古也先王之時有舍爵策勳者夫下車而封先代之後者視人之功而致其賞視人之罪而致其誅夫亦何常期之有

盧陵胡氏曰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初不指言何帝竊以爲蒼帝與大皞皆當祭不必分也鄭取春秋緯固不經而買馬等亦太泥矣鄭又以此爲殷禮然王居明堂禮亦何嘗指以爲殷又逸禮亦豈盡足據則此謂之周禮可也

郝解立春之日春氣至故迎之還自郊還反反於朝賞功曰慶周急曰惠遂行戒虛文寢閣也母不當戒濫予也

說約迎春東郊祭大皞句芒也和令欲使德意均平周徧也令卽布德之令下慶惠賜皆德也行施皆布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奎

也布德和令尙虛下正德令之實慶隆以禮也惠予以物也言及兆民則無一物之不被可知命相以下俱命辭

按立春正月節孟春月內事也然必立春而後爲孟春大史掌麻象之官故立春爲其職前三日告天子天子卽齊也謁謂見而告之故訓告某日二句連盛德以天地生物之德盛德在木卽木氣旺也木氣旺能生物卽爲天地之德天子乃齊前三日內事也至立春日天子率羣臣迎春氣於東郊春氣自東來也迎必有祭祭大皞句芒爲是鄭信緯書故有靈威仰

之說不可信今猶存迎春之禮而奉句芒以行事是其遺制還反並言宜分內外自外還而反於內也三公九卿天子之近臣多以諸侯爲之其分尊故列諸侯之上大夫亦王朝大夫其分卑故置諸侯之下賞言公卿大夫而不言諸侯意何包也相大臣當亦公卿爲之德令慶惠並言難以細分布德和令猶言發政施仁令卽德之所在也和不止均平有和暢之意慶言禮惠言物又皆德令之所在也或以德字貫亦通下及兆民承上二句布和行施下而及於天下兆民之眾也末二句又著力申飭言慶賜之事要遂行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奎

而無壅且所及無不當其人也慶賜卽上慶惠以賜字代惠字惠有物賜亦言物也遂謂行之能遂非虛字下及言博遠言速當言公極力形容之語

旨孔疏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上

段此一經因上天子迎春反國命三公布教施惠之事下段

新裁在東郊截上是迎春之禮下是在內則天子親推恩於臣在外則命相推恩於民也

按此節以立春句總起先立春至乃齊立春前事也爲一截立春之日至東郊迎春事也爲一截還反至

於朝行賞當日事也爲一截命相至末推恩至於天下命之在此日而行之俟後日也又爲一截

講是建寅之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告諸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戒以敬其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以導其生氣之至焉還反於是體生育之令行實發之恩賞公卿大夫於朝恤臣之典與陽和而均布矣命相布吾心之德和順時之令慶可行也則慶之以禮惠可施也則惠之以物有以下及夫兆民焉然行之匪速則君恩或壅當遂行此慶賜而毋或沮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奎

行之不公則君恩溢必慶流於君子惠及於貧民而母有不當者焉斯憲天順時之道也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陳注宿猶止也離猶行也言占候躔次不可差貸貸與忒同經紀者天文進退遲速之度數也初者麻家推步之舊法以此爲占候之常也

鄭注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儼偶之儼宿儼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番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孔疏命太史之官令守其六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逆天右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大史令其屬官在其候處止宿配偶相與審候不得貸變過差若應候不候應知不知則是候過差無失經紀者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言當推勘考校使得其中應進則言進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算祿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以初爲常者初謂舊來所法恆須遵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奎

常六典者則大宰云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八法者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言大史之官使其僚屬馮相保章恆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不得怠慢不覺天之變異也

嚴陵方氏曰月令天所命也王者則繼天以行其事而已故言乃焉若後言乃擇元日乃脩祭典之類周官大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卽此所謂守典奉法也又言正歲年

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卽此所謂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是命之於大史焉大而有常者之謂典故曰守詳而有變者之謂法故曰奉日月星辰之行皆麗乎天之大數數之妙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若夫有司之事特司其末而已故以司言之曰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月者應日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也日月星辰卽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奎

離言離之於彼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大史司之不可貸而已貸則司天者之過矣郝解大史掌六典八法以貳六官一歲方始庶事維新故戒以守典奉法勿紛更廢弛也大史之職正歲年以序事頒於官府都鄙頒朔告於邦國其屬有馮相保章皆司天文天口月星辰五者行各有常宿次舍也離附麗也猶詩云月離于畢之離日月星辰皆麗天日循星而進退月應日而生死所宿之辰所離之星審候察度不得差貸貸與貳同母失常行之經與錯綜之紀初謂推步之舊法所請求其故也

說約王者命官稽古以盡司天之職典法不專指天文就本節只指天文說大而有常曰典即載天文之書詳而有變曰法即推天文之術初即典法也日循星以進退月應日以死生星者辰所舍辰者星所次宿守其次離去其次經紀者進退遲速之度數統之為經分之為紀行字中含有宿離經紀在宿離經紀雖各有義卻非兩項皆以日月星辰之度數言以初為常一常字言只以典法為常其他即有歲差通變之方大要不離平常為是

新裁重一行字日月星辰推行就有好些變差出來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亥

所以立歲差之法蓋為此若只命他守定死規矩便有許多不合處命之司者要他活變令今日之行止遲速要與初典法不泥定又不相違悖纔妙按六典八法時說俱以天文言不甚合郝京山謂庶事維新戒以守奉勿紛更廢弛如此說甚有關繫蓋守典奉法與司天皆大史之職並言之而意重下段無妨不必強合為一也宿離注疏說牽強或以離為麗麗又與宿似一意不如以宿為止離為去甚則母失經紀與宿離句連看初只作舊字看謂舊法也時說謂初與典法應是以典法為天文書可不用

旨新裁通節俱主天文說

按此節自重天文守典奉法陪說無妨不必紐合為一宿離經紀承行字說宿離各有度數即經紀宿離忒即經紀失以舊法為常而通其變則天行可核矣講繼此乃有大史之命焉而先王則有已然之典也必恪而守之有一定之法也必仰而承之且以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焉司其行於宿離占其行止之所在而不忒司其行於經紀推其進退遲速之何如而勿失然此皆有初也亦惟以初為推算之常而已豈敢作聰明以亂舊法乎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亥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開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陳注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為祈穀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五支也參參乘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為車右而衣甲御者御車之人也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天子藉田千畝收其穀為祭祀之黍盛故曰帝藉九

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而行燕禮羣臣皆侍士賤不與耕故亦不與勞酒之賜也

鄭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元辰蓋郊後吉辰也未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

孔疏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注凡爲人君當齋戒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亥

自新又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鄭注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而日漸長故云迎長日之至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爲二祭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既以二祭爲一恐人爲疑故引春秋傳以明之案襄七年左傳云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彼祈農事者則此祈穀也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耕帝藉是祈穀與郊一也云上帝大微之帝者春秋緯文紫微宮爲大帝大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是即靈威仰赤熒怒白招拒汁光紀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亥

含柩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故前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特指一帝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上云元日子丑寅卯之等謂之爲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者謂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閒者措置也保介車右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是王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

言置此耒耜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閒然後帥三公九卿而往南郊躬耕藉田也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未知然否云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已勸農非農者也王既親載耒耜置耒應須近王今置耒乃於參御二人之閒不近王者明王之己身但是勸農故載耒耜非實農人故不近耒耜也所以車右衣

甲者以人君尊重故使勇士衣甲居右備非常也云保猶衣者保卽襁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故云保猶衣也云帝藉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者耕藉所以爲帝藉者舉尊言之故祭義云天子爲藉千畝以其齊盛又國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棗盛於是乎出是藉田其上帝故云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案此立春後始郊郊之後始耕案國語先時九日大史告以耕事注先立立春日也謂先立春之前以耕與此不同者國語告耕在立春之前其實耕時在立春之後故國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牛

語下云先時五日王卽齋宮注先耕時也是耕前五日王卽齋宮而齋是知親耕在立春之後也此言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案國語王耕一發班三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此是貴賤耕發相三之數也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故國語云庶人終於千畝又周禮甸師是下士云帥其屬而耕耨王藉鄭注云庶人謂徒三百人案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贊王王飲太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燕飲者饗禮

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勞羣臣案上迎春而反賞公卿大夫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藉而反勞羣臣在於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眾其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

山陰陸氏曰言以前月所卜之日也御侍也言以耒耜置之於參與保介侍御之間參乘保介車右也保君而甲者也詩曰嗟嗟臣工又曰嗟嗟保介臣工其臣也保介其僕也

廬陵胡氏曰鄭謂此卽郊也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圭

此云元日善日也則不必辛郊特牲又云郊迎長日之至注引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也郊特牲又云郊大報天此云上帝不可以包天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啓蟄而郊則此未啓蟄也獻子又云郊祀后稷此不祀后稷而祀帝也足明此但所穀非郊天大祭故郊則可以兼所穀春秋傳郊后稷以祈農事是也祈穀不可以兼郊詩云春夏祈穀詩豈謂刻平參謂參乘者保介車右甲士也御御車者凡三等先儒以保介及御皆謂參乘非也於時天子左御者中保介右參乘時置耒於參保介御

之閒而不近之者明己意在勸農非若神農氏之道
與民並耕者之爲也藉之爲義應劭則云天子耕藉
田千畝爲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章昭曰藉借
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而勸農鄭氏亦云帝藉
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臣瓚云藉藉藉也本以躬
藉爲義不得以假借爲稱數說不同案躬耕帝王盛
典則謂藉爲典藉可也藉者耕借也春秋傳云穀出
不過藉言借民力所治之田則謂藉爲借可也祭義
云天子爲藉千畝國語宣王不藉千畝漢景詔朕親
耕爲天下先而此云躬耕帝藉則藉是躬親履踐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圭

義則謂爲踴藉可也推其至當瓚說爲優

嚴陵方氏曰帝藉蓋藉田也以其共上帝之柔祗故
曰帝以其借民力而耕之故曰藉夫以千畝之藉自
天子至於諸侯其耕止於三推五推九推則其借民
力而終之可知推者執耒而進之也或以三或以五
或以九者以貴賤爲勞逸之差等也

說約周之始郊用辛重其事與郊同所穀雖有后稷
配天然本文只有上帝躬耕只重天子

接所穀之祭以后稷配雖禮同於郊而與冬至祀天
不一地所祭即上帝郊謂大微之帝靈威仰等多不

可從日辰互言有干有支不可相無祈穀言日從陽
耕藉言辰從陰也參兼保介御者言將御字移之字
上便順保介陸氏作保君而甲者可用胡氏謂參乘
另爲一人在前似不合一車三人之制帝藉之帝謂
上帝九推下補庶人終畝一層事因有庶人終畝之
說故藉字多從借民力爲訓然藉是田名死字讀去
聲不甚合當讀入聲作典藉藉字謂典藉之田覺妥
執爵是行燕禮時天子執爵而飲也兩御字不同上
御御車之人下御猶言侍也勞字活此酒所以勞之
故名勞酒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圭

旨孔疏此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
燕勞之事

說約王者祈穀耕藉之禮皆以重農事耕藉總以敬
天敬天總以爲民也

新裁上帝以上是擇日以祈農事勤民之意也以下
是擇日以耕帝藉敬天之意也然帝藉以事神亦在
親農事上看不可二段截然分對後一段又有三項
意躬耕屬天子言身致其誠也三推三句方耕而勞
逸之有等誠心無二也反執四句既事而勞酒之必
均酬其誠心也總是耕藉所行之禮

新旨此雖有勸民敬天二意當重帝藉上穀不過祈之而已至藉田則親載躬耕又分勞逸均燕勞何等用力用心之周可見祈穀雖祈民田之穀亦爲藉田之有收而設也王者雖重民至於敬天尤重於民也按是月也提起下分三截元日祈穀是一截祈穀之禮也擇元辰至九推是一截耕藉之禮也反執爵至末是一截燕勞之禮也祈穀耕藉並重而耕藉尤重時講以帝藉所以事天專主敬天立說愚意此節總是重農祈穀爲天下祈穀也耕藉以爲農事倡也固耕帝藉而主敬天且云祈穀亦爲藉田說得小了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吉

耕藉下以誠字貫亦無味

講是月也時維孟春東作將興天子見樹藝之力雖責成於人而滋息之功則主持於帝故於上辛之日郊祭天而配以后稷冀其雨暘時若而萬寶告成庶民食足而厚生之願酬矣又以人君之所需以其素盛考帝藉也於是既郊之後乃擇元辰之吉以天子之尊親載耒耜措之參乘保介御者之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躬耕焉天子至尊惟取其率眾成禮耳故止於三推公卿諸侯以漸而降故益以五推九推君親其勞臣倍致其勞而終事責之庶人矣夫耕

藉者勞矣不可無燕享以勞之故反執爵於大寢而公卿諸侯大夫皆御蓋同有事於耕藉則同得御於此酒也命曰勞酒非以其勞而勞之乎其耕藉之始終如此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東主田田峻也舍居也天子命田峻居東郊以督耕者皆使脩理其封疆謂井田之限域也步道曰徑術與遂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吉

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迂壅封疆有界限徑術有闕狹土地有高下五種有宜否皆須田峻躬親教飭之以定其準直則農民無所疑惑也

鄭注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櫟陳根可拔耕者急發田謂山峻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相視也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

孔疏天氣下降者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陽氣漸升陰氣漸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至五月一陰初升陰氣漸升陽氣漸伏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陽氣五月之時爲陰從下起上嚮排陽氣第六陽氣上極反退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皆伏於下至十一月陽之一爻始動地中至十二月陽漸升陽尚微未能生物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七

之極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爲坤坤體在上乾爲天坤爲地今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在上故云地氣上騰是陽氣五月初降至正月爲天體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而上排陰陰之上六漸退反歸於下至四月陰爻伏盡六陽在上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生陰氣尚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爲乾而體在上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否塞也言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之時純陰用事地體凝

凍寒氣逼物地又在下故云地氣下降於時六陽從上退盡無復用事天體在上不近於物似若陽歸於天故云天氣上騰其實十月天氣反歸地下若審察於此不足可疑而劉洽汜閭皇侃之徒既不審知其理又不能定其旨趣誼詭撓亦無取焉 於時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之事命遣田畯官舍於郊之上令農夫皆脩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經術 知田謂田畯者以經云命田田是受之人詩云田畯至喜故知田謂田畯云舍東郊順時氣而居者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七

東方爲始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邑之東郊也云封疆田首之分職者封疆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掌也云術周禮作遂以田農之事無稱術者術遂聲相近故疑術爲遂學記云術有序義同於此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者遂人職文案匠人云廣二尺深二尺遂小溝也步道曰徑遂人職云徑容牛馬 作記之人解說天子所以命田畯舍於東郊者欲明其政理田事若田事既能正又先定其封疆徑遂以勸農夫農夫知田事先後審疆界畔域乃不有疑惑

準謂輕重平均直謂繩墨得中也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開狹皆先平均正直之故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云夏小正曰農率均田者夏小正是大戴禮篇也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審端徑遂也

臨川吳氏曰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爲泰和同謂不乖異也故草木萌生發動於其時

嚴陵方氏曰上言可耕之候故此命布農事蓋農事布於春而斂於秋也命田舍東郊所以順時氣而居且帥民以東作故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堯

之謂之疆封疆古所有也特以久則不能無壞爾故曰修每歲孟春必脩封疆審端徑術者所以防終歲交爭之患也人以其高則謂之丘平而可陵則謂之陵陂而不平者爲阪水之所行者爲險廣而平者爲原下而溼者爲隰地有岸谷之變川流之徙非時而脩之則不足以盡其利故丘陵阪險原隰不可以不相之也周官司空時地利者如是而已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阜川澤之宜藁之類是矣五穀所殖者所殖之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溼之類是矣既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

土之名故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土地之所宜五穀之所殖以民之愚固不必知之也則必有以教道之者焉蓋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雖有以教道之然弗躬弗親則民莫之信矣故又言必躬親之田事既飭者言皆力田而各有脩治也田事之所以既飭者良由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之所致而已前曰農事而後曰田事又何也蓋農田一也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興於前然後地事成於後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既飭以其序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堯

馬氏曰修封疆審端徑術制其畿疆作其溝封正其道塗均地域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則五地之物辨以土會十有二土十有二壤辨以土宜五物九等辨以土均然後稼穡樹藝之所宜畢見於此而始可以任地事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使農官莅而教導焉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故曰以教導民必躬親之先王之於民也分地職與地守使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田事既飭而先定準直與民由之則民志一矣此農之所以不惑也

郝解布農事布勸農之政也躬親戒田官親循行也

定準直著爲法程也準直猶言準繩

說約先定準直使如準平繩直之可循也先定先字正與躬字相呼

新裁重先定準直一句準者農事之繩墨也直者農事之要領也先定者未定之先胸中先有成規可守正是豫明其理卽上道字也

按六氣二句孔疏以泰卦爲說有理非於此時天氣方降只是陽氣在下已盛而陰氣發洩向上陰陽交泰故天地之氣和而不乖同而不異也草木萌芽發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全

動則五穀可知農事之興在此時矣王命分布勸農之政自當通行戒諭因命田畯舍東郊以督其事下面脩審相皆田畯之職皆字貫下脩其封疆審端徑術審端審而正之也善相其丘陵阪險原隰以及凡土地之所宜五穀之所殖皆所相也丘陵等六字疊下極地勢之高下平曠言之土有土性穀有穀性故並言所宜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當連讀總承上文脩審相三者言田事既飭玩既字自是連下不連上脩審相皆所以整飭田事而既飭則準直先定農乃不惑而有可遵循矣先定承上作現成說繩所以

爲直準直卽準繩先定準直猶言規矩先定也先字

對耕種言農不惑則有所循而爲耕種之事時講

或謂必躬親之以教飭田事而定其法則既字說不去又或謂準爲農事之繩墨直爲農事之要領分解亦未確

旨孔疏此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當勸農事

新裁農事截天氣四句可耕之候也命田畯以下正是布農事卽封疆徑遂土地五穀三者飭乃戒諭之意先定準直就承田事既飭說不惑卽上三事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全

農民愚而闇於田之理所以有失時廢事之憂王者欲作民之勤先開民心之迷所以教道爲先是訓農根本之計

按此節以勸農爲主天氣四句引起興農事意王命布農事一句提起一節之旨下命田畯命農事之實命田至躬親之爲一事田事既飭三句是結語此與時講段落頗不同據文氣當如此或謂此節重先定準直句倒置之甚又或謂胸中先定準直尤說得虛空無實事民何以遂不惑俱不可從

講是月也農事可興之時也言乎天位乎土氣則下

降矣地位乎下氣則上騰矣天地有和同之氣而草木遂萌動之機是故東作之候不忘乎平秩之典農事之布特重乎巽命之申也於是命田畯之官居東郊以督耕焉其督之之法則以封疆有界限脩而理之使無廢壤徑術有闕狹審而端之無使汙壅丘陵阪險原隰之土地有高下之宜也則善相其宜焉稻黍稷麥菽之五穀有宜否之殖也則深察其實焉若此者不爲之教道民未必知也必有以教民習其事道民達其理若不爲之躬親民未必信也必躬以教之天脩端相植皆田事也既事無不飭而準直之法

禮記詳說

卷五

月令

金

已定於民事未興之前矣民皆有所依據而曉然知所從事也又奚惑之有哉夫農者天下之大本也王者因時而重其事如此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陳注教學者以習舞之事

鄭注爲仲春將釋菜

廬陵胡氏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鄭謂爲仲春將釋菜案文王世子云釋不舞則釋菜不爲舞也鄭見下云仲春習舞釋菜又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謂二者是一事不知釋菜習舞不同故月令先習舞大胥先

舍菜大戴禮云萬用入學萬謂千舞足明習舞在學何休云湯武以萬人得天下故千舞稱萬夏小正夏書也樂亦稱萬禹亦以萬人治水也

嚴陵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將釋菜故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焉若仲丁之習樂則以季春將大合樂故也孟夏之習合禮樂則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故也仲夏之脩禘禘之類則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故也季秋之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帝故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於終也夫舞與吹皆樂也然舞者樂之容則貌之類也故於春之始言舞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金

蓋大爲貌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之類也故至秋而後言吹蓋金爲聲故也習舞之時非不習吹要之以舞爲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之以吹爲主爾於仲丁季春正言樂者則以樂爲陽氣於此習合所以道迎陽氣之盛故也正曰樂則於聲音固無所偏主也且孟春之習舞至仲春則可以合矣止亦謂之習者以釋菜之禮爲略其舞不足以言合故也上丁則上旬之丁也仲丁則中旬之丁也舞吹與樂皆習之以丁者取其文明之盛也合樂止擇吉日以合樂之大一句之內非一日可爲故也孟春不言日則以方

興而習之無時故也季冬不言日則以將罷而合之無時故也孟夏仲夏皆不言日則以文明之盛時無日而非文明故也唯其如是故習合不止於樂而又典禮不止於聲容而又脩其器焉凡以順文明之盛而已然而必入學者以學爲教人之所故也故於習之時每言焉孟夏習合而不言者以兼於合故也或命之於樂正或命之於樂師者蓋謂之正則於樂之事能正之而已謂之師則於樂之道又爲之師焉則重輕之別固可知矣故以其事之重者則命之於樂師以其事之輕者則命之於樂正也至於大合樂則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金

不言者然以大合吹推之則亦命於樂師可知矣

和解樂正以樂欲國子正月入學習舞應發舒之氣也詳見周禮大司樂之職

說約順陽氣之動使動盪其血脈也孟春習舞仲春習舞習樂亦以季春大合樂也

新裁入學習舞不是爲釋菜而習之蓋釋菜原爲習舞而設耳

旨新旨首節入學習舞指樂脩祭典節指禮禁止句是植物毋覆巢至母卵是動物毋聚大眾二句指生者掩骼句指死者

新裁此言孟春之命禁總見王仁之治蕩習舞舒暢一身之陽氣也仁也人身之仁既與天地之仁而俱發動則仁氣豈可不使流鬯於宇宙之間以下諸仁皆根於王者至誠惻怛之心

按仁字添設是作時文生發處非正意也

講是月也陽氣發動之時也王者命樂正以入學教學者以習舞凡皇舞羽舞旄舞習其俯仰屈伸之節習其行列進退之度於以動盪其血脈焉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陳注不欲傷其生育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金

鄭注重祭禮歲始省錄爲傷妊生之類

孔疏犧牲毋用牝者以山林川澤其祀既畢餘月之時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故注爲傷妊生之類若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

嚴陵方氏曰以祭法考之則祭典古所有也特因歲之更始乃脩之而已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是爲言者蓋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亦見明堂位周髀剛解上言祭典而下言命祀者亦互相備也

山陰陸氏曰命祀山林川澤言命不言命某無所不

命也

鄭解脩祀典謂一年內當祭者皆於歲始省錄之也
山林川澤生物之府春生功顯故命祀之凡犧牲皆
不用牝春尤恐傷妊也

按脩命二事脩通言包一歲祭典命專言春所祀者
犧牲即承祀山林川澤言意重命祀上謂考究一
年之祭典而舉行當時之祀也

旨孔疏此一節論此春為四時之首當脩祀典及祭
山川之事

說約命脩以下四節仁鬼神也仁犧牲也仁草木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癸

仁鳥獸也仁萬民也仁死喪也

講歲且更始乃脩一歲所當舉之祭典焉蓋將以酌

疏數之節也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則命所司

埋牲玉以祭山林沈牲玉以祀川澤而祈其生息之

不窮仁鬼神也而犧牲不用牝仁犧牲也

禁止伐木

陳注以盛德在木也

鄭注盛德所在

孔疏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

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至正月之時禁令

止息故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詩魚麗傳云

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是也若國家隨時所

須以為材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

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是也其非是所禁之處春秋亦得取之故周禮云春

秋之斬木不入禁鄭注斬四野之木可若於正月皆

禁之

嚴陵方氏曰禁以法言止以事言也

按此只是木氣方盛不忍傷之之意禁止可不分

旨孔疏此一節論時氣之事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金

講豈惟犧牲為然禁止伐木以盛德在木仁草木也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麇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

郭掩骼埋胔

陳注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天方生者飛鳥初學飛

之鳥蟲獸子之通稱齒骨之尚有肉者

鄭注為傷萌幼之類為妨農之始為死氣逆生

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

孔疏此一節論禮法除月皆無覆巢因初春施生之

時故設戒也巢若其天鳥之巢則覆之故著族氏云

掌覆天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天為

生而已出者故魯語云獸長麋天此飛鳥謂初飛之鳥故注云爲傷萌幼之類麋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麋獸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非以卵庖人秋行獵麋是也掩骼埋胔者蜡氏云掌除飢司農云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康成不注從司農義也骼言掩胔言埋互言耳

嚴陵方氏曰孩蟲言蟲未成如孩者飛鳥則鳥之習飛者毋覆巢殺胎天麋卵已見王制解凡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

按頃覆鳥巢則未生已生者皆傷殺字貫至飛鳥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六

與覆巢連說胎天更早於孩學飛之鳥比孩爲大毋傷麋子毋破卵此數者皆一類逐物詳言以見皆所當禁聚大眾以兵言置城郭以脩築言二者是一類掩骼埋胔是一類孟春生氣方盛毋覆巢至毋卵皆恐傷生也毋聚大眾二句恐妨農事爲是上言物此言人掩骼埋胔亦主人一邊生氣方盛不忍見死骸也鄭謂逆生氣亦通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百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眾毋置城郭爲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胔則推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旨按六母字皆示所禁也掩埋示所當行也

講不特此也毋傾鳥巢毋殺一切孩稚之蟲及胎者天者學飛之鳥毋傷麋子毋破鳥卵以仁禽獸毋聚大眾而興兵毋建置城郭而集役以仁萬民掩平骸埋平胔以仁死亡皆孟春所當然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陳注天地大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禦寇猶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戮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六

之紀敘矣其殃也宜哉

鄭注逆生氣爲害不利主人則可以陰政犯陽

易剛柔之宜仁之時而舉義事

孔疏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此經云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故云主則可客既先興兵故云爲客不利天有陰陽之道路恐人改變故云毋變天之道地有剛柔之理恐人斷絕故云毋絕地之理人有禮義綱紀恐其迷亂故云毋亂人之紀案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鄭

此注以陰政犯陽說卦云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注地理云易剛柔之宜說卦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爲仁故注仁之時而舉義事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

嚴陵方氏曰稱兵舉兵也兵者人之義事春者天之仁氣苟以人之義事而逆天之仁氣則天災適當之矣兵戎之所以不稱而起之者非不起也特不可以從我始而已既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有常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絕紀欲定也故曰毋亂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辛

馬氏曰道可出而不可變理可循而不可絕紀可敘而不可亂

郝解方生不可殺故不稱兵方生用殺是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也生生者三才之始也

新裁兵之一事傷天地人之心者也豈可從我始要知我起兵端爲稱兵以兵出必有名故曰稱人起而我應之謂之應兵 稱舉也

按不可以稱兵即上文毋聚大眾意稱自己舉兵即從我始也是謂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也必有天殃矣天道地理人紀皆以生字貫三才皆主生而兵主

殺是變之絕之亂之也胡氏泛說不切

旨說約此申上毋聚大眾之意兵凶戰危尤所當慎故申言之

新裁首句截下是所以不稱兵之故

新旨必有天殃是不可之故從我始又解稱兵變天道三句又解天殃春爲生氣之盛在天爲生道在地爲生理在人爲生紀變之絕之亂之皆殃也

講彼兵凶器也月在孟春不可以稱兵焉何也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春爲生氣之盛當此時而稱兵則天必降之殃矣如不得已而禦寇猶之可也豈可自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辛

爲兵端而由我始乎蓋天道地理人紀皆以好生爲重若兵自我始則是變易天之道斷絕地之生理紊亂人之生紀其殃也宜矣然則毋聚大眾固所以重農時而亦所以全天地人之生氣也歟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陳注此已火之氣所泄也言人君於孟春之月而行孟夏之政令則感召咎證如此後皆倣此 疏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之

鄭注已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 生日促以火訛相驚

孔疏此風雨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已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云四月於消息爲乾者陽生爲息陰死爲消十一月至四月爲息言萬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爲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凡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七

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鄭之所注例亦不同或一句之下則云某之氣乘之卽此風雨不時一句之下云已之氣乘之或兩句之下則云某之氣乘之故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注酉之氣乘之以二句俱當酉氣故也或有三句之下始云某之氣乘之者故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注云亥之氣乘之以三句共當亥氣也氣當則言無義例也凡一句爲一事亦有兩句共爲一事者則孟夏行冬令云後乃大水敗其城郭是也

以已來乘寅已爲火故火來也寅爲天漢之津火

雖欲來而畏水終竟不來但訛言道火相恐動也語類春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朱子曰是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嚴陵方氏曰夫十有二月之令行乎天地之間人君奉之以成位乎其中也苟惟當此一月之節而行彼三時之令則三者之災以類應焉是何也氣之所召者然爾雨水蓋仲春之節以陽氣早至故不時雨水不時故草木蚤落國時有恐則由盛陽之氣所迫故也凡此皆已之氣乘之

山陰陸氏曰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之亦早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七

導竅自上而下曰雨雨去聲雨水不時以陽氣早至故雨少也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亦早也國時有恐火訛相驚盛陽之氣所迫也

按夏氣乘春則火盛多旱草木枯而人多驚恐訛言

五事言屬火

行秋令則其民大疫衆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

陳注謂孟秋之令此申金之氣所傷也爾雅扶搖謂之衆風謂風之回轉也藜莠蓬蒿並興者以生氣逆亂故惡物乘之而茂也

鄭注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 正月宿直尾箕箕

如風其氣逆也回風為疾 生氣亂惡物康

孔疏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乘寅故人多大疫
案洪範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屬東方木
木剋土土為妃尙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
氣為陰剋東方木木為妃畢屬西方尙妃之所好故
好雨也今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為風風
之被逆故為疾風寅往破申申為雨雨之被逆故為
暴雨也案爾雅扶搖謂之疾謂風之回轉也故云迴
風為疾 惡物所以害生氣今生氣既亂惡物乘之
故惡物茂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指

山陰陸氏曰總至同時也並與皆生也藜莠蓬蒿秋
草也說者曰此漢儒泥災異之緒言餘論雖行秋令
何必爾邪曰天地一人之身是也今小不攝五行相
犯而疾病生焉蓋有乘之者矣

按秋氣乘春則金盛剋木木氣傷人多疫秋多風雨
今乘春故總至木氣傷嘉禾損而惡物反茂藜莠蓬
蒿四種藜俗謂友葉莠草似穀蓬枝成叢蒿挺直上
皆惡物也

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百種不入

陳注謂孟冬之令此亥水之氣所淫也摯傷折也與摯

獸驚蟄之義同百穀惟稷先種故云首種

鄭注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種謂稷

孔疏案考騶虞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
稷先種故云首種首即先也種在百穀之先也

臨川吳氏曰亥水屬亥氣乘陰故水潦為敗諸穀稷
最先種春寒傷其種故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於倉
康也

郝解蟄傷也與蟄通首種謂五穀之早種者或曰稷
也或曰麥也

按冬氣乘春則水盛酸為寒故水潦為敗而雪霜大

禮記詳說

卷五十

月令

九

蟄也敗猶言害商書大命不摯蟄同至則此亦作大
至為順首種當謂麥一歲最先收成者麥稷收在麥
後稷春種而麥歲前種俗謂麥秋種夏收備四時之
氣故味美能養人也春日陰寒則麥損

自孔疏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之事若施之順時則
氣序調釋若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興故自此而下論
政失致災之事上既云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
亂人之紀今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
其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三才俱應者則此孟春行
夏令雨水不時天也草木蚤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

十二月之節內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論天地及人亦先後不逮或先言天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是也或先言民者則孟春行秋令其民大疫是也或先言地者則孟春行冬令水潦爲敗是也所以然者爲害重者則在先言之爲害輕者後言之大略於支可以意得次第其輕重無義例也皇氏曲爲別說非經之旨施令失所亦惟有一才應者故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大旱煖氣並爲天災如此之類是也以施令失所惟二才應就二才之中或有天有人無地或有地有人無天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七

隨應則書不爲義例也行令失之於前氣則應之於後至如春夏及秋施令有失氣來爲應惟在當年則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草木蚤落之類是也若其冬時失令則氣應在於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行春令蝗蟲爲敗仲冬非瓜瓠不成之時又非蝗蟲爲敗之日是據來年又錄記之人序行令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孟春舉夏爲始仲春舉秋爲始季春舉冬爲始至於夏時之下則有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仲夏舉冬爲始季夏舉春爲始以此推例秋冬亦然不能備

說也

郝解王者奉天時行四時之令雖有先後而通融調劑權時用中非舉一廢餘也若謂某時反某令則招其災十二月各專一事而不相通政之拘於時廢闕者多矣記言本踐豔鄭氏附會之季月亦然如孟春行夏令則已火爲災行秋令則申金爲災之類猶洪範言五行五事休咎劉向輩緣飾牽強不驗人主反謂天道不足畏由來久矣夫人天地之心大君億兆人之心人主行事乖天理億兆人受殃一人之咎不足轉移天地億兆人悲喜欣戚天地之氣應之自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七

之理也豈區區一時一事合一徵之謂與按洪範休咎徵皆以人事取應月令言政令違時則有災害其理一也然人君政令不一難限於時偶爾有作豈遂致災必涉於偏重難反而後災害應之此亦理之可信者也應處大概以五行分配亦難細細帖合且經文但謂四時之令而鄭氏以孟仲季分應爲說未免太拘上文天道地理人紀承稱兵而言其害此言政令違時當非一事孔疏引牽上文而以天地人爲據亦覺失其倫次講凡政令順時則氣序調違時則災害生人君若於

孟春而行夏時之政令則火氣勝木雨水不以時至而亢旱草木以旱乾而早彫落且國中時有訛言驚恐其應當如是也若行秋時之政令則金氣剋木木被傷而其民受病大疫森風暴雨秋多有之而今總至於春日且嘉禾不生而藜莠蓬蒿諸惡物並乘之而興茂其應當如是也若行冬時之政令則水氣勝木則水潦爲害寒氣所凝雪霜大摯而傷物田之首種受損而無所收入其應當如是也欲弭天災當脩人事政令之行可不謹哉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陳注奎宿在戌降婁之次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奎與建星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并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鄭注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與鬼南建星在斗上

孔疏案三統曆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

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案元嘉曆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云弧中旦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星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旦之中故舉弧建定其昏旦之中也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總日降婁降降也婁斂也言萬物降落而收斂而斗建卯之辰者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

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云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者熊氏說云石氏星經文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鄭雖云弧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奎第五度爲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度

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半爲明昏明相去少晝五刻一刻有三度半強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昏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昏弧中案尙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總爲鳥星井鬼則鳥星之分故云星鳥與此同也案仲夏昏亢中尙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案鄭答孫顯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爲大火其曰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尙書總

舉一月故不同也案仲秋之月昏牽牛中尙書云宵中星虛其仲冬之月云東壁中尙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朔尙書總舉一月之中理亦不異孔安國注尙書與此則別尙書所舉星者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

新裁井八星三十二度難於的指而弧星有九近井之南十六度形如弧矢曰天弓斗六星二十六度難於的指而建星有六近斗之北十六度狀如連珠曰天旗故舉近者以定昏旦之中

說約月令四仲月中星春昏弧中夏昏亢中秋昏牽

牛中冬昏東壁中與堯典異者月令舉月本也晉志冬至中星皆在奎度宋元嘉麻退至壁八度豈有月令時仲冬已昏壁中而漢晉反在奎之理月令仲冬惟舉月本也

按此舉仲春之日星以明天象也 月建卯日在戌卯戌合

講仲春建卯之月日與月相會於奎在降婁之次焉昏不云井中而曰弧中以八星三十二度難以的指故以弧星近井者驗之且曰斗中而曰建星中以斗六星二十六度難以標舉故以建星近斗者驗之

觀日月之所會弧建之所近而月之建卯可知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六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陳注夾鍾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七十五

鄭注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

孔疏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今上生夾鍾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四

更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是於一寸分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為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五千七百二十七為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十分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十分前五千七百二十七總為七千六百三十六為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為寸

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千七十五分不成寸是為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七十五也

按此舉仲春之時令只律與孟春不同一月一易也餘皆同

請仲春之律其候氣之管則中平夾鍾向以葭灰實其中者至此而盡飛矣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

陳注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鷹黃也鳩布穀也王制言鳩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五

化為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為鳩以生育氣盛故鷩鳥感之而變耳孔氏云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為鳩鳩復化為鷹如田鼠化為鴽則鴽又化為田鼠若鷹草為螢雉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鄭注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

孔疏言皆記時候者謂經中四事言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至秋則鳩化為鷹故王制云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司裘注中秋鳩化為鷹夏小正云

正月鷹化爲鳩五月鳩化爲鷹鄭無所言則不信用也案通卦驗云倉庚爲正月中與此不同者蓋是國土各異氣有早晚云倉庚驪黃者案釋鳥云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卽鷺黃也釋鳥又云鷺黃楚雀某氏云鷺黃一名倉庚又云商庚李巡云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云鳩搏穀者釋鳥云鳩鳩鵲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謝氏云布穀者近之彼云布此云搏者布搏聲相近謂之搏穀以聲呼之或以爲此鳥鳴布種其穀云漢始以雨水爲二月節者證此雨水爲二月節也但雨水驚蟄據其早作在正月若其晚

在二月故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至在後以來事稍變改故律曆志云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山陰陸氏曰凡言始始於此耳據蟄蟲始振始雨水桃始華至虎始交鵲始巢雷始收聲之類不言始容或前此據獺祭魚鴈雁來倉庚鳴鷹化爲鳩之類桃始華言始穉之也據夏小正孟春梅杏桃桃則華鳩能鳩聚陽氣蒸變含血使鷺者能仁候之著者也使走者能飛候之尤著者也復化爲鷹不記夏小正曰變而之不仁也

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爲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爲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候而已候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麻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擊以秋鼠好食而出以夜皆陰類也鳩鷺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爲鳩李春則田鼠化爲鷺蓋陰爲陽所化物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雉以朝皆陽類也蛤蜃皆

陰類也戌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爲蛤孟冬則雉人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腐草則幽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爲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爲何哉蓋因形移易曰化鷹之爲鳩鼠之爲鷺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螢則動物也爵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爲而已

按雨水水雨也雨去聲下也今謂正月中經言仲春

二者可通雨水天道也桃植物也倉庚鷹飛鳥也
旨孔疏此一經記候

新旨首句指天時下三句指物性上是驗氣候於造化下是驗氣候於物類

講以卯月之候言之彼隆冬嚴凝則雨雪載塗今仲春陽氣冲和故雨之自天而下者一歲霖之甘焉大寒凜烈則萬木皆彫今仲春陽氣舒暢故桃之自地而植者一春華之麗焉倉庚於孟春陽氣未盛猶未能鳴至此陽氣適中之時感至和而有聲以鳴一時之盛也鳩於仲秋陰氣方盛則化爲鷹至此生育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八

盛之際復舊形而爲鳩非復鷲悍之性也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王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陳注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新旨此是紀王者之所居宜在大廟以陽爲正中故也

按此言天子所居所養只青陽大廟不同餘皆同

講卯爲陽中天子所居者青陽大廟在左个之南而當其中也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陳注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安謂無所把折之也存亦安也

鄭注助生氣也

馬氏曰凡植物始茁爲萌浸長爲芽動物始生爲幼未壯爲少植物欲其無踐履故曰安萌芽動物欲其無殄滅故曰養幼少孤者天民之窮欲其無天絕故曰存諸孤

嚴陵方氏曰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也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爲人後存之爲助陽氣爲大故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九

郝解安萌芽謂禁斧斤入山林也

新裁此順仲春發生之時而爲愛育之仁如此分愛物仁民看萌芽植物草木是也安謂勿剪勿伐幼少動物禽獸是也養謂毋膺毋卵諸孤人之幼而無父者存謂恤其飢寒也安養存三字甚有厚薄輕重在內安不過不擾之而已養則有育之意焉存則有多方矜憐愛惜有無窮之仁矣要見施恩有序意按安養存皆有力字所以安之養之存之者當各盡其道

旨孔疏此一節論助其生氣止其獄刑自亥鳥至之

曰至高祿之前論天子親祭高祿妃嬪從行之事故更云是月也自日夜分至正權概論日夜既分當聲將發婦人須戒其容止度量須審正平均故更云是月自耕者少舍至以妨農事論耕者少舍脩理門閭無爲大事以致妨農故更云是月自毋竭川澤云順陽養物至開冰釋菜習舞入學習樂總是助陽鼓動其物故更云是月自祀不用犧牲以下論季春犧牲騰合與上事殊故別云是月

按此節是助生氣

講是仲春之月也王者體天地好生之心於植物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十

萌芽則無所摧折而安之於動物之幼小則有所愛護而養之於人之少而無父者則周恤保愛以存之此正民胞物與之懷也

擇元日命民社

陳注令民祭社也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召誥社用戊日

鄭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孔疏后土者五官之后土即社神也與左傳僖十五年云君履后土者別也但句龍爲配社之人又爲后土之官也云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案郊特牲

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

馬氏曰凡日始於甲物成於辛日始於甲而社用之者地以形成物而肇地事者氣也氣自甲而始故用是以社物成於辛而郊用之者天以氣始物而終天事者形也形至辛而成故用是以郊天地相合萬物資焉故曰郊以明大道社以神地道萬物資氣於天故郊於孟春資生於地故社於仲春

金華應氏曰元日祈於上帝所以祀天也元日命民社所以祀地也乾始坤生事之如一不容有異心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十一

故祈帝祀社皆曰元日而親耕則曰元辰而已載芟之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則藉田固以祈社稷矣而此復曰命民社者蓋藉田之祈王所自爲立之王社也命民社者王爲羣姓所立之大社也同於爲社而先後則有等差因事以爲教也郊用辛乾位也氣之藏也超乎物無爲而尊天之道也社用甲震方也物之生也役於乾有用而勞土之象也

嚴陵方氏曰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上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

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稷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明輕爾

臣氏曰唐李林甫等注月令擇元日命民社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與今注不可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用戊者戊屬土故召諸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郊特性用甲當是異代之禮郝解社一方土地非民所得祭必上命之大夫以下成羣置社祭以仲春報生物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新旨此祭是春祈之禮社謂置社是成羣立社者不命不敢擅祭

新蔡天以陽生物而甲者陽之始擇甲日之善者令民社無非欲求天以陽福民也

講先王於此仲春擇甲日之善者命彼庶民舉祭祀之典焉以平水土者始於句龍必祭之以爲主值百穀者始於后稷必祀之以爲配總以祈地利之美焉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陳注囹圄也囹止也疏云周曰囹圄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囹圄秦獄名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皆木械肆陳尸

也掠捶治也止謂論使息爭也

鄭注順陽寬也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捶治人

孔疏云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者蔡云囹圄也囹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崇精問曰獄周曰囹圄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日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云在手曰桎在足曰梏者案掌囚云上罪桎梏而桎梏爲在手桎與羣連文故知桎亦在手則桎在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足也易大畜六四童牛之牯冷剛問云牛四足何以稱桎鄭答云牛無手前足施桎也云肆謂死刑暴尸者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故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死尸而暴其陳肆者蓋是大逆不孝罪甚之徒容得春時殺之殺則埋之故禁其陳肆

金華應氏曰肆縱也肆掠謂肆意笞箠也蓋雖輕刑不敢縱意也肆固爲暴尸之刑而與掠並言則輕重不倫且桎梏猶欲去之而况敢暴尸乎
嚴陵方氏曰肆則陳其尸掠則訊以掠夫囹圄不可

去故曰省省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主乎吏故曰毋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陰事而已

馬氏曰方天地作解之時人應是而爲解之事也

郝解凡械在首曰梏易童牛之牯卽所謂福衡施於牛角者也書云牯牛馬蓋羈絡胃索之類控扼其首者也春秋傳樂轡以弓戲桎華弱亦謂桎其項也古入刑禁緩惟大辟羣其手而桎桎中罪桎桎而舒其手下罪桎其項而已鄭謂桎爲械在手謂牯牛馬械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古

其前兩足則何能畜養而教習之乎又解肆謂死刑肆尸於市三日夫掠且戒况殺之而又肆之乎皆誤也

按省舊作減省之省今作省察之省桎在首在手可活看郝京山辨鄭說甚小肆字訓縱卻有理省去母止四字有力四者皆刑獄之事而止獄訟尤在先一著

旨新裁別樣之仁不到民不過不沾惠耳至於刑罰之仁不到則無窮之冤抑何以得蕭息見王者於垂死之人猶欲生之之意生育者春之德而好生者君

之心也故於仲春之月有恤刑之政焉囹圄不可去故曰省所以致其察桎梏可去故曰去所以廣其愛肆掠出於上則禁之而無爲獄訟興於下則止之而使息凡此皆恤刑之政也

新旨此合上節爲一章上節是擇日命民祈乎陽事下節是順時命官消乎陰事

按陽主生陰主殺仲春陽之中故恤刑所以好生而惡殺也

講土利固所當祈而刑傷不可不弭於是致命有司以囹圄禁人之地不可濫入時必省而察之桎梏禁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五

人之器時必去而除之肆掠之行主乎吏禁之而使不得行獄訟之作自乎下息之而使不得作仁之至也

是月也立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陳注立鳥燕也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主爲祠祿祈嗣之候高禘先媒之神也高者尊之之稱發果言祿神之也古有祿氏祿除之祀位在南郊禮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又謂之郊祿詩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注乃有墮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注所言姜嫄履巨迹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削之可也后妃帥九嬪御者從往而侍奉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韜弓衣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爲祥

鄭注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孕乳嫁娶之象也嫄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嫄氏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

卷五十一

月令

未

變媒言禱神之也 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 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禱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韜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韜禮之禱下其子必得天材孔疏知玄鳥遺卵嫄氏吞之而生契者案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嫄氏吞之生契嫄者簡狄之國名故大戴禮云有嫄氏之女曰簡狄故嫄簡狄也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者謂高

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爲媒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爲禱神故也蔡邕以爲禱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禱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禱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祀于郊禱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禱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禱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禱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禱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禱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嫄氏吞鳳子之後後王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禱據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七

此言之則郊禱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之故謂之郊禱至高辛氏之時既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爲媒官之嘉祥即以高辛之君立爲禱神以配天其古昔先媒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禱鄭義稷契當堯時案命麻序云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得爲帝嚳之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故鄭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狄亦高辛氏之後世之妃此立爲禱神者是簡狄之夫不得爲帝嚳此祭高禱是祭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高禱爲配祭之人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此謂配祭之人也云變

媒言祿神之者案周禮媒氏職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爲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及譙周古本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犧也媒字從女今從示旁爲之示是神明告示之義故云變媒言祿神之也 祭高謀既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謂酌酒以飲之飲酒既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韉又授之以弓矢於高祿之前而北面也 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若總論幸御則羣妃皆是何得直云乃禮天子所御故知有娠者漢書音義娠音身也云王居明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九

堂禮者逸禮篇名也云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者謂禮此所御之人於祿神之前祿在壇上御在壇下故云祿下以祭神必福降故云其子必得天材 嚴陵方氏曰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卽女御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禮謂酌之以酒也射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縣弧者以此耦則弓衣也帶以弓韉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授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新裁帶弓韉授弓矢有深意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欲其生經綸參贊之子也 按高祿祿本媒因爲神故加以示旁高者尊稱非指定高辛之高也卽九嬪御舊以御爲女御語氣不完以御爲侍較優天子親往而妃嬪侍正言祀高祿之事所御之御猶言幸也禮之謂酌酒以飲之而又帶之授之非卽以帶授爲禮也帶之授之皆在高祿前帶者帶之於身授者授之於手弓韉與弓矢只一事以示祈男之意 所御方氏但謂御而幸之者不指定有娠亦一說然恐多難徧禮 吞卵之說自不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九

信

旨導窾立烏至分上是祈嗣之候下是祈嗣之禮也此節重禮天子所御意蓋此祠爲祈嗣也 新旨祀高祿全爲祈嗣而設禮御授弓矢等正所以祈嗣此舉是重國本處 按是月也立烏至截至之日至九嬪御言祀事祀卽祈也乃禮以下又因其人而爲祈也時講或重禮所御一層愚謂有娠則禮之如無娠者此禮將不行乎總以祈嗣爲重 請是月也立烏始至至之日以大牢而祀高祿之禮

馬天子必萬乘而親往致誠信也后妃率九嬪而從往侍禮事也后妃酌酒乃禮天子所御侍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不惟禮之以酌酒而又帶以弓韣示其有能受之資授以弓矢予之以所求之祥皆於高禩之前祈男也所以爲國本計者深矣

是月也日夜分

陳注晝夜各五十刻

鄭注又記時候

孔疏此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有五十刻夜有五十刻據日出日入爲限蔡邕以爲星見爲夜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注尙書云日中星以爲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也大略亦同

嚴陵方氏曰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秋爲陰中而仲月之節爲秋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夜無短長之差故於其月每言日夜分也

按日夜分卽今所謂春分也日夜停故並言

旨孔疏重記時候者庾蔚云謂蓋先記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也按上言節此言中紀書之次第也

講是仲春之月也日與夜晷刻各平分焉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陳注謂始穿其穴而出也

鄭注發猶出也

孔疏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蟄蟲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言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蟄蟲咸動啓戶始出者戶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則正月末皆動 嚴陵方氏曰春分以陽爲主故繼言雷乃發聲秋分以陰爲主故繼言雷始收聲於發聲言乃於收聲言始蓋乃爲繼事之辭始爲肇事之辭以夫始必有終終則有始故也電光則火光也故始陽中之月始於

陽中之月則終於陰中之月可知矣蟄蟲咸動啓戶始出以感雷而動故也節有驚蟄其義出此孟春言蟄蟲始振則振而已猶未出也至此然後動而出焉惟其以雷發之月而出則亦以雷收之月而入也故後繼言蟄蟲壞戶者以此

說約雷陽聲也陰氣盛伏於地而無聲至是衝於陰陰在外陽在內不得出奮而爲聲電陽光也陽微光不見此時陽漸盛以擊陰閃爍而有光啓戶而出向所蟄之蟲乘陽氣始穿穴而出也

按因雷言電重雷一邊蟄蟲孟春已振至此聞雷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咸動出其穴戶也看咸字至此無不出矣言新雷乃發聲節見陽氣鼓而物類應意先雷節欲兆民知所敬戒無褻瀆天威意

按此節因雷而言物下文未雷而戒民也

講陰在外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陰軋陽陽軋陰則閃爍而有電陽氣既盛則向之蟄蟲始振者今則感動啓戶而出矣亦卯月之候也

先雷三日

陳注以節氣言在春分前三日

按雷無定日以春分爲其期先雷先春分也

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陳注容止猶言動靜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也主子不備謂形體有損缺凶災謂父母

鄭注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

孔疏以其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故知主戒婦人也云容止猶動靜者蔡云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玉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嚴陵方氏曰雷之發聲所以振天之威也聞之者其可以不戒乎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無足怪也不備言百骸九竅之或虧以其感怠慢之氣而孕故如此凶者吉之對災者祥之對以人言則曰吉凶以天言則曰災祥凡此皆奮木鐸所令之言也所奮之人亦適人小宰之類歟

那解奮木鐸振搖鐸聲以警眾也

按古有木鐸徇路之制人君好生恐愚民陷於不知而傷其生故因雷示戒亦振鐸以聳人之聽如此

上文人君祈嗣此又爲民保嗣皆應春生之意爲之
容者動作容儀止者靜也不戒容止闕生子事自
當以房室言

講先雷三日在春分前三日也奮木鐸以令兆民曰
雷將發聲房室之事最衰潛天威有不戒其容止者
生子不備形體缺損且父母必有凶災戒人以畏天
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陳注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爲石甬
斛也權稱錘也概執以平量器者同則齊其長短小大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酉

之制鈞則平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欺
枉

鄭注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

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

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孔疏平當平者謂度量鈞衡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

均人君於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云同

角正皆謂平之者經中度量鈞衡石五者總蒙同文

云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

十斤爲石皆漢書律厯志文家志文云黑秬一黍爲

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丈爲

一引五度皆矣又云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其實

一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五量

嘉矣志又云黃鍾之管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

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

爲石志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

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注權錘也與物正等則衡平是

權爲稱錘稱上曰衡甬與斗連文律厯志十斗爲斛

故知甬則斛也云概平斗斛者今之猶然

馬氏曰象者天之所爲也器者人之所爲也王者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丑

象於天然後稽器於人則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
所爲故也蓋必待日夜分而同度量權衡者則自舜
以來蓋有是法矣石出於衡斗甬出於量權者衡之
用也概者量之用也

山陰陸氏曰鈞讀如四錄既鈞之鈞衡石斗甬待權

概而後正今鈞衡石角斗甬以正權概變也變者陽

事若陰有順而已故仲春鈞衡石以角斗甬以正權

概仲秋平權衡以正鈞石以角斗甬

按注疏以同字貫至石當爲一句鈞衡石皆在所同

也陳注以均平爲說皆三字爲句覺順同鈞角正皆

有力字鈞卽均角訓較然字句頗錯亂斗甬概皆量
內物權與衡共一物惟度字單見可疑竊欲以同鈞
二句爲清其源於上角正二句爲核其用於下故言
之小異是古人不拘處 今人量器有斗有甬竊謂
甬卽古甬字

旨新裁當天時之中而以人事之中應之度量等兼
在官在民者言 王政原自畫一有不一者民自爲
異耳王者之平平其流於民間者若其頒布之初制
依然舊法也

按上言日夜分因言雷而溯日夜分之前言之此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美

又項日夜分而言其制器之得宜以應天時之中
講夫日夜分則天道平於上而王政可不平乎故於
度量則同之而齊其長短大小之制於衡石則均之
而平其或輕或重之差斗斛角之於以較其同異權
概正之於以矯其欺枉此則法天從事而人君奉若
之道庶幾無忝矣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閭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
之事

陳注少舍暫息也門戶之蔽以木曰閭以竹葦曰扇凡
廟前曰廟後曰寢寢是衣冠所藏之處大事謂軍旅之

事

鄭注舍猶止也因齎曩啓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
用木曰閭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
寢大事兵役之屬

孔疏案襄十八年左傳云晉州綽以枚數閭閻是齊
城門而云閭是閭用木也此扇與閭相對文又此耕
者少舍謂庶人庶人華門故以爲竹葦曰扇云凡廟
前曰廟後曰寢者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
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
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毛

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嚴陵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則入
而在舍方春東作之時而不可久妨也故以少爲言
焉

馬氏曰詩曰三之日于耜則三陽之月載始南畝也
四之日舉趾則四陽之月皆作而耕矣然此曰耕者
少舍乃脩閭廟則亦啓其向之塞闢其戶之墜者而
已寢廟畢備則以其所以養人者事神也

臨川吳氏曰閭廟人所居也脩閭廟而繼之以寢廟
畢備不敢勤於人而慢於神也畢備者無一不周完

之謂

耕解耕者少舍謂耕田之暇門雙曰閭單曰扇前曰廟後曰寢大事謂大興作妨農也脩閭扇者小事也新裁少舍句作冒仲春之月鑿闢之功既就而布種之力未施是春耕少息之時爲農隙也閭扇人所居寢廟神所棲皆屬在上者借人力以脩之備之此是小事不過暫役乎民若軍旅大事則必久妨乎農故毋作以妨之也

按仲春農事未興前此脩封疆端徑遂之事完而播種尙有待故可以少息有閒空時也今人脩作亦多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天

在仲春前此嚴寒未便動工與封疆端徑遂之事不同閭扇分雙單爲是難以木竹爲分寢廟畢備亦承脩字說下而畢備不必兼閭扇閭扇與寢廟並言當主在上而民閒之門戶不待言也門戶寢廟不至大壞不過略爲脩整故爲小事若軍旅則爲大事不可以句曰畢有妨於農不可作也

旨新旨總見重農意少舍養其力以爲農事用也脩閭扇寢廟固其居以待農事之興也况大事之妨農者豈可作於此時

請仲春之月前此封疆既脩徑端既端土地已相而

五穀未及殖故可以暫息此春耕少隙之時也用民必於農隙若木閭竹扇人所居也則因而脩之前所後寢神所棲也則畢以備之此皆事之易者旬時可成也若軍旅大事簡其重賦歷其卒伍非旬時可成若此時舉之則不得盡力於農畝故毋作之恐妨農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陳注漉亦竭也二者之禁皆謂傷生意

郭注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嚴陵方氏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則不可以盡取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无

於川澤曰竭陂池之物漉之以網罟則可以盡之矣故於陂池曰漉此小大之辨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則主漁者言之也毋焚山林則主田者言之也凡此皆所以遂生物之理而已

新裁川澤陂池魚鼈之所生也山林鳥獸之所萃也王者當與民同之然不以時入則傷天地之生意矣故川澤可入也是月不可竭也陂池可入也是月不可漉也山林可入也是月不可焚也使天下之人可以獵可以田而又禁天下之人非時而漁非時而田其節愛養之意全矣 養魚鼈禽獸之源

按川澤流水陂池澗水竭澗皆漁事也焚山林乃曰獵事非謂斬伐材木皆順春令不傷生之意

旨新旨此皆體天地生育之仁處要知非不漁也但禁其絕流而漁非不田也但禁其以火而田

講是仲春之月也川澤有魚川衡守之禁其毋竭焉陂池有魚漁人守之禁其毋澗焉山林有利林衡守之禁其毋焚焉蓋非時不漁非時不田王者撙節愛養之意至矣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陳注古者日在虛則藏冰至此仲春則獻羔以祭司寒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辛

之神而開冰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

鄭注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醴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陰近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孔疏鮮當爲獻者案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故知鮮爲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啓冰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廟故云祭司寒左傳直云獻羔而啓之知祭司寒者以傳云祭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啓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引春秋傳曰者昭四年左傳申豐之辭也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也案月令季冬藏冰詩豳風三之日納于凌陰三之日是建寅之月不同者鄭注幽地晚寒所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壬

校一月也

長樂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獻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川禽當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者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月令雜記秦禮秦出寢於陵則月令所謂寢廟豈皆廟後之寢乎古者掌外祀之兆有典祀掌廟有守祧掌寢有執僕故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

屬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守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室之隸僕祭祀脩寢則薦新蓋亦脩焉觀詩序言薦魚獻鮪而詩言以享以祀月令言以供寢廟之祀則薦新亦謂之祀也祭僕大喪復於小廟隸僕大喪復於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之寢廟也大寢始祖之寢也復於廟則小廟而已於寢則及大寢者以廟嚴於寢故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鑿冰於建丑之月則以重陰方剛而達陽氣也藏冰於建寅之月則以少陽尚柔而閉陰氣也開冰於建卯之月則以陽方中而順中氣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頒冰於建巳之月則以陽方盛而禦暑氣也夫開冰陽事也故用羔羊爲火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者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者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而奉神也既曰寢又曰廟何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者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季春之薦鮪孟夏以蜃嘗麥仲夏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季冬之嘗魚所言之意亦若是而已

新裁季冬曰在虛而藏冰至此四陽之月出之以節宣陽氣蓋冰陰物開冰於盛陽之時所以宣陰氣而節陽氣也然必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後開之念藏冰之有主而不褻於取也冰本以備人祭享賓客之用然必先薦之寢廟者此冰雖不專是奉神的乃先薦神而後用於人也

按鮮作獻甚順且有據郝京山謂生羔不殺夫祭用不殺之牲神何以享况魚之生者爲鮮亦未聞羊之生者爲鮮也經文相沿日久不能無訛而京山必欲從舊本曲爲之解反失經旨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旨說約此亦調變之一事
新裁首句重其取之之禮二句重其用之之禮也節宣四道之中寓尊祖敬宗之心
新旨觀一先字便見得不專爲奉神只如薦新皆然須以其取之也時其用之也節參入
講季冬曰在於北陸則藏冰於凌陰至仲春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開冰焉夫開冰本以供人之用然必先薦寢廟而後敢用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

上

陳注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了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

日也

馬氏曰釋菜用了爲文明故也

郝解上丁是月上旬之丁日也丁當也當祭日也丁成也樂以教成也

按陳注上丁取先庚後甲旁證爲說而其所以先庚後甲者未見有何關繫也或曰丁火取文明則丙火何當不文明亦覺費解郝京山當成二意皆因字爲言尤鑿蓋古人用之而後世相沿爲定制必求其說總出臆度今二八月祭聖廟用上丁乃遵此上丁釋菜之禮或是宜用火以取文明而又宜用柔日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取丁也

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注樂正樂官之長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菜之禮告先師也

鄭注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順時達物也爲季春將習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八音

孔疏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故王者習舞所以應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故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釋菜皆以陽氣動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合樂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注春合樂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爲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及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爲當月飲酎也命樂師者以仲春習舞習

樂之時既命樂正此則稍輕故惟命樂師此習禮樂在學也其事既輕天子不親往孟夏又云天子飲酎用禮樂鄭注飲之於朝正尊卑是飲酎在朝天子親往不云樂正者文不備也飲酎大禮必樂正在焉熊氏禮本云飲之於廟以爲漢禮獻酎在廟故也若是獻酎祭廟當云天子獻酎不得云飲酎且夏月時祭已用酎也何須別云飲酎故知天子飲酎在朝仲夏云樂師脩鞀鞀爲大胥帝用盛樂故也命樂師者豫脩習其事輕其需帝用樂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孟秋仲秋以季夏土王秋又陰始國無大事

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爲將大享帝也其習吹之時在於學中亦樂師習之但文不備也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爲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季秋習吹之時天子不親往也案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故不同或可秋合聲者卽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烝者亦用禮樂也故鄭飲酎之下注云季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明飲烝亦有禮樂也此飲烝在大學也天子親往故鄭引詩云十月滌場躋彼公堂以證之公堂則學校也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美

畢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知與族人燕者鄭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故知之也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以經文習舞釋菜又在於後恐習舞釋菜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以釋菜之時不爲舞也故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授器是知釋菜無舞也此云習舞在前釋菜在後何知不先習舞乃後釋菜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卽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云夏小正曰丁亥萬舞人學者引之證呂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于舞極萬首

何休注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爲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此習者爲季春合樂豫習之故鄭云然上習舞釋菜鄭不云爲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自當爲之不爲季春合樂而習也熊氏以爲仲春習舞爲季春合樂者若然鄭何以不言之又大胥無季春合樂何以亦云春舍菜合舞熊氏說非也云習歌與八音者以仲春習舞雖不爲季春而發但孟春仲春習舞以久不須更習故知爲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八音謂樂器響音

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飲焉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品物少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言則曰祭其實一也廬陵胡氏曰先儒謂釋菜在合舞之前以大胥先舍菜也案此先習舞後釋菜以春陽動舞以應之則以習舞爲主大胥先釋菜而後合舞以入學教人必禮先師則以舍菜爲主二者先後不同先儒誤矣馬氏曰親往視之爲道之存故也

郝解樂正以樂舞教國子俊士於大學設奠於先師不用牲牢奠菜而已釋猶奠也天子率羣臣親往視視習舞也仲丁是月仲甸丁日也習樂習歌吹也新裁上丁習舞必釋菜天子必率羣臣往視者以上丁初教習故必重其事也仲丁習樂不行釋菜天子不率羣臣親往者上丁已行禮可以簡其事也丁文明之象樂舞發越宜播開後學之鬱而達神與德亦是文明之事故乘此時習之上舞兼文武舉容言釋菜告先師者告此舞之將習也釋菜輕既釋菜既習舞天子乃帥羣臣觀之觀文舞則知文德之形

容觀武舞則知武功之發越下樂單指聲音對上舞看此專為教國子而設

按孟春入學習舞此不言入學省文也前月豫習至此已成而演習之天子率羣臣往視也本要習舞先行釋菜禮而習之言習舞在上者主意所在也習樂與舞對看舞主容樂主聲或樂兼聲容亦可主教國子說為是謂天子觀舞有所發動是添設

旨新裁此王者因時命官習舞樂所以協天地之和意主樂正教國子在往視之分用二丁象文明也

二習樂正命學者習之也釋菜先師敬本原也君臣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現說導藝道也於上丁命樂正入學習舞以備樂之容於仲丁命樂正入學習樂以備樂之聲聲容兼備樂斯成矣樂出陽來故於春教為宜耳講仲春之月上甸之丁乃上丁也天子乃命習夫文武之舞先行釋菜之禮然後教學者習舞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觀其成也中旬之丁乃仲丁也天子又命樂正入東序之中肄習夫聲容之樂八音之克諧萬舞之有奕皆在所習也若此者豈非以樂舞之和而贊天地之和哉

陳注不用牲謂祈禱小祀耳如大牢祀高禴乃大典禮不至此限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則以皮幣更易之也鄭注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

孔疏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也不用犧牲若大祀則依常法故上云以大牢祠高禴是也新裁小祀如禱祈等例若祀高禴祭司寒之神必定

用牲也下二句是足上二句意非是申說稍重稍輕
即小祀中別言之 小祀及稍重稍輕俱以祭禮言
非謂神有輕重也

按大典禮不在此限說是郝京山謂高禩祈嗣不殺
鮮羔不殺皆是不用其說不可信更字與用字並言
言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更之以皮幣孔疏以更字
結上下殊多事 必言稍者所以別於大祀也 圭
重器也小祀如何用圭而不用犧牲皮尤非祀所宜
用此近於後世戒殺而曲爲之說

旨新裁此言小祀之禮因事小者而祀故牲可無用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卑

恐傷生育然以何物將之稍重者代犧牲以圭璧稍
輕者則更圭璧以皮幣既不廢敬神之禮又不傷愛
物之仁也

講王者有敬神之禮有愛物之仁焉當仲春之月祭
典之大者固用牲至祈禱小祀不用犧牲者恐傷生
育也然則將何所用哉其稍重用圭璧蓋圭璧重於
皮幣也其稍輕者更皮幣蓋皮幣輕於圭璧也如此
則不用犧牲而吾之敬亦與之俱將矣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陳注酉金之氣所傷也

鄭注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畢畢好雨金氣動
也畢又爲邊兵

孔疏其國大水則地災也寒氣總至則天災也寇戎
來征則人災也 元命包云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
按金氣克木金能生水金氣主寒總至猶言大至金
爲兵象寇戎猶言寇賊戎乃戎狄之戎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

陳注子水之氣所淫也

鄭注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爲大陰 陰姦衆也

孔疏陽氣不勝天災麥乃不熟地災民多相掠人災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卑

也

按水氣勝木則陰勝而陽氣不勝水氣寒則麥不熟
陰盛則人多奸邪且值凶歉故多侵掠也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陳注午火之氣所泄也煖食苗心者

鄭注午之氣乘之也暑氣所生爲災害也

孔疏國乃大旱煖氣早來天災蟲螟爲害地災行令

失所人災之應故無其災也

嚴陵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爲寒故寒
氣總至寇戎來征則感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

乘之麥以秋稼至夏乃穡仲春則向成矣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也民多相掠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蟲螟則煖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感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爲害亦以類而已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麋各以類應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按火氣勝木則旱而早煖蟲螟亦早致也蟲當爲螟食苗葉螟食苗心 鄭注分孟仲季爲應而陳注從之於此言酉子午蓋不分四孟四仲四季爲應則恐

禮記

卷五十一

月令

聖

一時中孟月仲月季月當無此異耳愚謂一時分三個月得氣有淺深則其氣自異不必孟傷孟氣仲傷仲氣季傷季氣也 孟春先言夏仲春先言秋季春先言冬孟連下時言仲隔一時言季隔二時言錯綜其辭無深意

講人君若於仲春行秋時之政令則金氣剋木金生水其國上有大水金主寒而寒氣總至金兵象又主有寇戎來征伐其應當如是也若行冬時之政令則水氣勝木陰勝而陽氣不勝陰多而麥乃不熟而民多相侵掠亦陰邪之所致其應當如是也若行夏時

之政令則火氣勝木國乃大旱而熱氣來至之太旱且蟲螟之並生而爲災其應當如是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聖

禮記詳說卷五十一終

禮記詳說卷五十二

牟陽冉觀祖輯撰

月令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陳注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也七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鄭注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

孔疏案三統曆云三月之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

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昂八

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案

元嘉曆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一

四度中 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

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律麻志又云大梁

初日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案律麻志云胃十

四度昂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

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

初度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西北去

七星之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旦牽

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陳注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鄭注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

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

孔疏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

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為四寸餘

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為

十八分寸之一者為三分總二十一分三七二十一

三分益一更益七分總二十二分以九分為一寸二

十七分為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

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二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

陳注此記辰月之候鴽鴽鴽之屬

鄭注皆記時候也鴽鴽鴽鴽謂之虹萍萍也其大

者曰蘋

孔疏鴽鴽鴽鴽爾雅釋鳥文郭氏云謂鴽也李巡云鴽

鴽一名鴽母郭景純云鴽也青州呼鴽母舍人云母

作無今此注母無母當作牟謂牟無也聲轉字誤牟

字作母云蟬螻謂之虹者爾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

日虹雌者日蜺雄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

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

滴則虹生云萍萍其大者曰蘋爾雅釋草文郭景純云水中浮萍也江東謂之藻舍人云萍一名萍大者名蘋凡云化者若風化為鴛鴦還化為鳳皇氏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案易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鄭注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山陰陸氏曰桐始華蔡邕曰木之後華者也稱之故曰始餘已見桃始華解夏小正曰鴛鴦也馬氏曰田鼠化為鴛鴦則陰類之隱者遷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三

嚴陵方氏曰虹者天地氤氲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蜺焉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為陰所干而虹見也且氣以有所干而交以無所干而辨故虹以陰陽交而見以陰陽辨而藏焉季春則陰陽向平交矣故始見孟冬則陰陽極平辨矣故藏不見也萍為陽之所浮者也季春則陽生物之功極矣故萍始生焉新旨察時物所以正候也月建在辰故其候之不同如此

按鴛鴦鵲之屬鵲俗作鵲俗以鵲鵲為一物而字書

分為一 公食大夫禮庶羞雉兔鵲鴛則鴛與鵲非

故云之屬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陳注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陳注鞠衣衣色如鞠花之黃也注云黃桑之服者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也鞠字一音去六反先帝先代本德之君薦此衣於神坐以祈禱事

鄭注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四

碑之屬

孔疏從此以下至為麥祈實論薦衣告帝薦鮪於寢廟舟牧告舟論所告之事故言是月從生氣方盛至禮賢者論陽氣將盛振恤貧窮勉勸諸侯禮聘賢者皆是助陽宣發之事故云是月也自命司空以下論時雨將降道達溝瀆又禁斷羅罟以助時生乳之事事別於上故更云是月自命野虞至無有敢惰論養蠶之事事別於上故云是月也自命工師以下至以蕩上心論工師之官不得為淫巧之作事異於上故更云是月自擇吉日親往視之論天子合樂之事

事異於上故更言是月也以其月末爲之故變云是月之末自乃合累牛騰馬至以畢春氣論牛馬犧牲含育之事并礪攘九門事雖異於牛馬雜事既輕不可別言是月也故繫之牛馬犧牲總異於上故更云是月也 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與桑同色蓋薦於神坐故知爲蠶求福云鞠衣黃桑之服者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云先帝大皞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五

六皞之屬春時惟祭大皞云之屬者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大皞故何胤云總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並以爲在明堂以大皞祭在明堂故也

廬陵胡氏曰案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不薦鞠衣又於帝言先明非五帝也案此經下云祈麥實安知非祈麥乎蠶桑后妃事非天子所當與

長樂陳氏曰將耕也祈穀于上帝所以祈有秋將蠶也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鞠衣后服也其色象鞠鞠之華以陰中其色則陰盛色也后蠶服此則率

內外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之盛事也薦鞠衣于先帝則是薦之於神所以告將服之以蠶也蓋王與后常相資以成禮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獻尸后亞獻賓客則王裸獻后亞之王藉則后率大官之人生種稷之種以獻后蠶則君皮弁素積卜三官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蠶于簠室凡此皆內外相資以成禮者也然則天子薦鞠衣于先帝不亦宜乎

新裁農桑爲衣食之源孟春爲民祈穀矣季春乃將蠶之時衣乃蠶成鞠衣黃象桑始生之色先帝是大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六

皞木德之君主乎春令而蠶事正其所司者故薦鞠衣于先帝以祈之 此言王者於季春有專祈以足民之衣者有并祈以足民之食者各節截上節獻象象之服于先帝而專其蠶事下節隆薦繡于寢廟而并祈麥實祈麥意不可輕祈蠶而民皆足衣祈麥而民皆足食可謂知所重矣

按胡氏之辨有理然亦無的據姑從舊說 鞠取黃華之色當同菊若作鞠塵則當同麤舊兼二說從菊爲優 三代皆稱先王不稱先帝故此帝不屬祖考

命母牧養焉五覆五反乃告母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

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寶

陳注舟牧主乘舟之官五覆五反所以詳視其鱗偏傾側之處也因薦鮪并祈麥寶

鄭注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偏也進時

美物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孔疏案爾雅釋魚云鮪鮪鮪郭景純云似鱸而小建

下人呼鮪子一本云王鮪似鱸口在頰下音義云大

者爲王鮪小者爲鮪鮪似鱸長鼻體無鱗甲

嚴陵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

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於五則至於再至於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七

而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于天子者以見精靈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爲過哉魚之品多矣然薦必以鮪者爲其特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馬氏曰舟所以涉險危事也以至尊履危事其戒慎之至直如此也

按覆底向上也反又口向上也五覆非必一時或間日驗之郝京山以反爲報命與下吉字有妨踳漏傾

側是二意備具二字一意薦鮪非專爲祈麥自是

薦鮪之禮陳注并字不可忽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

陳注句屈生者萌直生者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泄不宜吝嗇閉藏也

鄭注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日萌

孔疏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

內也

嚴陵方氏曰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特出之未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八

畢爾萌者非不達也特達之未爲盡爾至於辰乃言畢出盡達焉有終謂之畢無餘謂之盡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秋主斂則入而內之時也方春宜出之時故言不可以內自布德行惠而下皆其事也郝解不可內言不宜閉藏也布德行惠以下至毋有噤塞皆不內之事

新裁生氣四句就天時言皆謂天道之宣洩也不可

以內句以人事言正是順生道之宣洩也

按內讀如字謂凡物不可以內而閉藏也下文發倉廩開府庫皆由內而出之外聘名士禮賢者亦是

令其出而不閉藏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
幣帛周天下恤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陳注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振猶救也周濟其
不足也在內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勉諸侯奉行皆天
子之德惠也

鄭注振猶救也 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
名士不仕者

孔疏蔡氏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
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九

謂之乏絕 謂王者勉勸此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
禮接德行之賢蔡氏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
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
次亦隱者也名士優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
長樂陳氏曰孟春生氣未盛之時也故命相布德施
惠而已季春生氣方盛之時也故天子布德行惠焉
然孟春兼言和令行慶而此言德惠者詳在於臣要
在於主故也

嚴陵方氏曰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絕而已乏絕
未至於貧窮故於貧窮曰賜之則所以予之也於乏

絕曰振之則貸之而已開府庫所以出幣帛將以聘

名士禮賢者故也周天下以言聘名士禮賢者之廣
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古者諸侯必歲貢土
於天子以是勉之固所宜矣名士則有實之稱賢則
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有德不止於有實禮
則不止於問此重輕之別也夫春氣之散發極於是
月也天子布德行惠至於發倉廩開府庫宜也

說約布德行惠一句頭下命有司一段勉諸侯一段
新裁一是不吝於恩賚一是不吝於名器俱是不內
之政 季春之月生物之氣至此方盛陽和之氣至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十

此發洩物之句者感此氣而畢出物之萌者感此氣
而盡達是天道自然之德惠不在內而在外矣人君
遵奉天道獨可斂藏於內哉是故存於心之德知其
不可內而布之施於外之惠知其不可內而行之繼
內命有司焉欲其發倉廩而賜貧窮振乏絕也欲其
開府庫而出幣帛周天下也庶畿內之民可以無飢
寒而天子之德惠在畿內矣畿外勉諸侯焉欲其聘
有名之士也欲其禮賢德之人也庶畿外之民得賢
士以治安而天子之德惠在畿外矣上之施仁也既
與生氣同盛陽氣同泄而下之被澤也亦與句者同

遂萌者同亨天下其在春風和氣中矣

按鄭注周作周給說非周徧之周發倉廩以濟飢出幣帛以濟寒分二意看方氏以開府庫至節末爲一段其意以出幣帛爲聘禮之用亦是一說存之孔疏謂賢次於名士方氏謂禮則不止於問恩意賢者當重於名士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道路毋有障塞

陳注司空掌邦土此皆其職也

鄭注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十一

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

孔疏廣平曰原爾雅釋地文云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者言國也解經中國邑也解經中邑平野也解經中原野以其各是一物故每以也結之溝瀆道路各兩事共爲一句故云溝瀆與道路總結之不云隄防者以云不得不通隄防非可通之物故鄭不言之云古者溝上有路者此既爲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決之物故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脩此溝上道路案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者是道路之

總名與彼別也

嚴陵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之事故以命焉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直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蔽顯以爲隱塞言室虛而爲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郝解脩利隄防謂脩治使通利無壅塞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十二

新裁首二句截上言水患之所由起下是不以豫備之術俱是命辭國邑在內原野在外平看隄防溝瀆道路皆國邑原野之所有者脩利道達開通等事乃循行周視中事末句總承 愚謂水之利在疏通何也水主流其性好疏而不好塞順其性則享潤澤之利障塞則逆其性而成泛溢之害故天子命司空疏之 司空掌邦土則水土皆其職也故命之曰方春物生應時之雨將降矣然雨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矣國邑原野之中宜無隄防溝瀆道路之障塞者乎必循行之有序周視之無遺焉脩利其

蓄水之隄障水之防道達其通水之溝受水之漬開
通其水行之道路使凡在國邑原野之中者無有障
塞焉則雖時雨降下水騰而天下有水之利無水之
患矣

按此節以雨降水騰爲重自循行起至末句無障塞
則水順道而行不至上騰爲患 水本趨下逆流則
上騰騰者洄湧奔騰之意以下字義方氏說甚細
脩利隄防隄防如何言利當是不妨水道 道路舊
說溝上道路亦司空所職故並言之近講專主水故
以爲水行道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

陳注置罟皆捕獸之罟羅網皆捕鳥之罟小網長柄謂
之畢以其似畢星之形故名用以掩兔也翳射者用以
自隱也餒啗之也藥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
其逆生道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
郊門闔門凡九門也

鄭注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置罟鳥
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
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
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

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闔門也今月令無罟羅爲
弋

孔疏謂此月非田獵之時其置罟羅網畢翳之器及
餒獸之藥毋得出於九門若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
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舉此可知城門內有者
不得出城門既不得出城門則近郊之內無所用也
若近郊之內先有者不得出近郊之門近郊之門尙
不得出則近郊之內雖有亦不得用也舉此而言遠
郊闔門亦可知是此月之時所在之處遠近皆不得
用故云毋出九門 案爾雅云免罟謂之置郭景純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四

云置猶遮也是置爲獸罟知罟亦獸罟者案釋器云
罟謂之學學覆車也孫炎云覆車是兩轆網既是兩
轆可以網鳥非但網鳥亦可以網獸廣雅云網謂之
罟罟免罟也是獸罟曰置罟也此罟與學一也鳥罟
曰羅釋器文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者以其似天上
畢星毛詩傳云畢所以掩兔是也明其常有時不得
用耳謂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於此季春之時不得用
耳案周禮述人云禁毒矢射者乃謂四時也云九門
路門應門之等者自路門皋門已內皆宮室所在非
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門內雖是

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間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云今月令無紫鷁爲弋者以今月令之本云田獵宜羅網畢弋與此經不同

山陰陸氏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經東西九緯若今朱雀門三經經各一門是已考工記曰匠人營國王城九里國中九經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郝解九門者天子都城九衢關九門通往來鳥獸在郊網羅出城門乃可施也

新旨更把田獵二字爲主七物皆田獵之具也通節只一氣說下毋出正是禁止處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圭

按今都門亦有九門毋出九門只是不合出城外田獵舊說九門連郊門閭門不確
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真曲植蓬蓬

陳注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飛而翼拍身也戴勝織紵之鳥一名戴勝鷁即頭上勝也此時恆在桑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槌也所以架曲與蓬篚者蓬圓而篚方

鄭注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 鷁將生之候也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紵之鳥

是時恆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 時所以養蠶也曲薄也植槌也

孔疏鳩鳴且翼相擊者案釋鳥云鷁鳩鷁郭景純云鷁音九物反鷁音嘲鷁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孫炎云鷁鷁一名鳴鳩月令云鷁鳩拂其羽是也云戴勝織紵之鳥者案釋鳥云鷁鷁戴勝郭景純云鷁即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李巡云戴勝一名鷁鷁孫炎云鳴鳩自鷁而東謂之戴鷁非也 案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閒謂之曲或謂之鷁自鷁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注槌絲蓬薄柱也宋魏陳楚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圭

江淮之閒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辟嚴陵方氏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野 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蓬則席之鷁者篚則管之方者凡此皆鷁具
新裁此二節言君后於季春各謹鷁事之故首節君之致謹鷁事母伐桑柘培養鷁之物鳴鳩二句只言養鷁之候承上起下語不重具曲一句備養鷁之器鳴鳩是布穀郝景山謂是鷁鷁水鳥非鳴鳩也拂羽謂翼拍身郝景山謂鷁鷁相拂本爾雅翼戴勝頭上有長毛如梭朱子注詩以鳴鳩爲鷁勝又名布

穀原誤郝景山從之又以為鵲鵲尤誤鵲鵲俗名八

哥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陳注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也禁婦女毋觀者禁止婦女使不得為容觀之飾也省婦使者減省其箴線縫製之事也此二者皆為勸勉之使盡力於蠶事也

鄭注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蠶也留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七

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紉之事

孔疏若尋常留蠶或東西南北而無所在今后惟東面採桑明知不常留蠶也暫示法而已留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者按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蠶是常留蠶也祭義又云夫人副祿而受之言副祿則據王后言三宮夫人則似據諸侯不同者祭義所云雜明天子諸侯之法副祿據王后上公夫人亦副祿也三宮夫人據諸侯亦得通王之三夫人也云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者釋經中婦字知不兼三夫人九嬪者以經云禁婦女無觀則尊者不

應在禁限故知無夫人與嬪也及女御亦當在馬特

云世婦者以祭義云世婦之吉者故特言之引內宰

職蠶於北郊者證躬桑之事按此經是季春躬桑內

宰云仲春者以仲春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

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案馬質注云蠶為龍精月

直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

奉種浴于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

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乃躬其義非也云文外內子

女者解中文字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者內子女

者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內宗皆以嫁有爵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六

者故內宰云帥外內命婦言命婦則未出嫁者不在

焉鄭注周禮士妻亦為命婦則士妻亦在云夏小正

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者引之證明子女養蠶之事

皇氏云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宮事執

操也養長也謂操持養長蠶宮之事云無觀去容飾

者以其祭先蠶又志在採桑養蠶無暇為飾之事故

禁之以示法

嚴陵方氏曰齊戒則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所以

迎時氣也省婦使者不煩以他役也凡此欲一意

於蠶以勸其事而已

新裁二節后之致謹蠶事齊戒致誠信也親東鄉躬桑示親役爲天下先也禁婦女容觀之節省婦女箴縫之事示敦樸專任爲天下勤也勸蠶事總頂本節說

按親字躬字一意親字只趕至桑字方住禁之省之分二意皆所以勸蠶事陳注自明或謂躬桑亦是勸與注異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其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陳注登成也分繭分布於眾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爲功之上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九

鄭注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

孔疏登成釋詁文以分繭稱絲是謂效其功故云以勸戒之

嚴陵方氏曰蠶事既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與曲禮年穀不登之登同義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其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敬之至也祭統曰王后蠶於北郊以其純服蓋謂是矣此言其服孟夏言給蓋以后妃之繭絲而爲祭服則所以致其恭而已故曰其以貴賤之繭稅而爲祭服則可以取足焉故曰給祭服不止於郊廟其給止

以郊廟爲言者以外祭莫重於郊內祭莫重於廟故也

新裁末節豫言蠶事之成見君后所以當謹意蓋將來蠶事既成則分繭於眾婦之繅者而稱絲之多寡較功之上下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或郊而祀天神廟而祀先王之服皆於是釐其之此天子所以戒伐養蠶之需命備養蠶之具王后躬致蠶事之勤飭命婦事之省而天子王后毋有敢以惰心乘之也蓋謹蠶爲郊廟服敢或惰乎

按分繭稍斷稱絲效功連必到稱絲而後可見功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辛

上下也效同較時講末句總承三節取收攝上文之意然只收本節未嘗不可蠶事於三月不能即完故諸講皆謂豫言後日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陳注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視諸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一說多寡之數也審而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也幹者諸器所用之木材也鄭注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

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縣幹有當用脂
良善也

孔疏周禮考工記無工師知是司空屬官者以司空
掌工巧此稱工巧師長故知司空之屬云是謂物善
惡之舊法者言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
故云審五庫之量五庫者熊氏云各以類相從金鐵
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
脂膠丹漆爲一庫義或然云幹器之木者案周禮弓
人掌作弓云凡析幹故知幹弓幹此則總論材幹不
獨指弓但器之材樸總謂之幹故云幹器之木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戴陵方氏曰工師百工之師也與孟子言得大木之
工師同義故命之令百工焉五庫之量則百工所治
之材也故令之使審焉五庫以五材而得名蓋金鐵
之類皆不離於五材故也先儒遂別而爲五拘矣不
謂之材而謂之量者以其材各有所受故也
山陰陸氏曰五庫五兵之庫也此言兵器後言祭器
尙禁淫巧如此况用器乎量所容也度其所容爲之
新裁此言王者於季春命工飾材惟精而制器惟嚴
意上節審材之法下節制器之法蓋審材所以制器
制器所以利用二者皆王政首務故於此月中命之

上命工師而工師轉令百工命令字有分量是取足
數之意 箭幹舊說幹是諸器之木材則箭是箭幹
是幹器意箭幹是一物羽又所以翎箭故並言審量
是一意要足數良是一意又要精好

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陳注此時百工皆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
日號令必以二事爲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
如爲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也
二是不得爲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
鄭注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三

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
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
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僞飾不如法也蕩謂
動之使生奢侈泰也今月令無于時作爲爲詐僞
孔疏言於此之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依百
工皆治理其事之時監工之官日號令之言造作
器物當依氣序無得悖於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
物當依舊常毋得有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使生
奢泰之心者 按考工記弓人云春液角言春時先
浸液其角豫和濡筋柔於角故於夏暑淫之時始治

筋秋合三材者秋時陰陽氣調合膠漆絲之三材角在內面筋在外面幹在中冬定體者謂往來之體冬氣凝寒物皆牢實故內之藥中使弓體堅強云之屬者用時非一故云之屬考工記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又云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是也嚴陵方氏曰百工咸理則使之各治其事也監工曰雖則慮其情於事也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通

新旨先有審庫等命總有理治監工等事日號雖循時遵制兩平然天時的順逆所關猶小惟作淫巧以蕩上心使主心不定卻是關繫宗社所在故按度雖小節亦是器用內寓防微杜漸的意思按百工咸理是引起語重在監工日號所號二事毋悖時毋作巧平列或以蕩上心故重下句是時說咸理承上五庫之材皆具故動工修治也此與上節是一事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陳注鄭氏曰其禮亡

鄭注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嚴陵方氏曰合言備眾樂而合之也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則以其大合故也於大合吹而不帥之者以不若合樂之備故也於釋菜亦率之者謹其行禮之始故也

山陰陸氏曰季冬所謂大合吹即此所謂大合樂或言吹或言樂相備也單舉則言吹雜舉則言樂吹非無舞也舞非無吹也合舞合吹非無樂也因其所主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通

言之異爾

郝解大合樂合眾樂大作於國學也樂陽氣季春陽氣方長大作樂以宣之

新裁季春至和之月順陽氣之發大合樂之聲容而并奏之非復孟春之習舞仲春之習舞習樂也蓋樂至季春教已有成矣君臣並觀而同聽之所以起其敬和之心助宣陽化也亦有觀厥成而重其事矣按此以宣陽氣爲主或在君臣上下取意殊覺添設

是月也乃合羣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陳注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果繫之牛騰躍之馬

而遊繼之使牡者就牝者於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若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校多寡也

鄭注累牘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錄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

孔疏累牛謂相累之牛牘馬相騰逐之馬以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此所累之牛相騰之馬故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廐牝馬須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五

擬乘用者則不放之既遊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先在之數所以然者至秋畜產人時知其舊數不欠少以否又舊數之外知其生息多少

嚴陵方氏曰累牛者累繫之牛牘馬者騰躍之馬牛善順故以累言之馬善走故以騰言之合牛馬而遊牝于牧則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牧蓋畜養之地然周官牧師之掌牧通淫乃在中春者鄭氏謂秦地寒涼萬物後動理或然也

新旨遊牝以上是欲其孳息之蕃犧牲二句是計其

多寡之數

按注疏謂牝就牡是遊其牝也陳注謂牝就牡是遊而就牝也二者皆富有之依字義遊而就牝爲順鄭謂累牘皆乘匹之名猶俗云成具常用故在廐放之牧地以取配取息孔疏謂在廐不放之與鄭異陳注亦不言在廐意或與孔同累牛騰馬猶云拴的牛跑的馬遊牝只大概之辭看來牝就牡就牝皆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陳注難之事在周官則方相氏掌之裂牲謂之磔除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五

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舊說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昂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之而行此月初日在胃從胃歷昂故歐疫之事當於此時行之也九門說見上章

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歐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孔疏以季春恐有難陽氣之嫌故云難難陰氣也云

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有大陵積尸之氣者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此天爲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此月之初日在於胃此月之中從胃歷昴云有大陵積尸者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云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者按方相氏云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鄭注云時難謂四時難引月今季冬命國難故知於時命方相氏也引王居明堂禮曰以下者證季春國難之事

嚴陵方氏曰難所以難陰歷而毆之周官方相氏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毛

百隸而時難以狂夫爲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餘足以勝陰歷故也裂牲謂之礫除禍謂之犧必於九門則欲陰歷之出故也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之所難則難陰歷之作於春者也仲秋又難則難陰歷之作於秋者也季春又難則難陰歷之作於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歷不能作故也春曰以畢春氣者言畢其功於前也故於季月秋於仲月言達者言達其道於外也冬月以送寒氣者以一歲之往故以送言之亦行之於季月不曰冬氣而曰寒氣者以時言曰冬以氣言曰

寒而寒則積陰之所成也一歲陰歷之盛未有甚於此時者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其難特謂之大達所難而毆之者邪氣也達之送之者正氣也曰畢曰達曰送言雖不同皆不過遂其正氣而已春曰礫攘冬曰旁礫者以大難故旁又礫焉不特九門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春曰命國秋曰天子冬曰命有司又何也蓋天子之難爲國而已非自爲之也委之有司而已故言之序如此且互相備矣難以狂夫可疑山陰陸氏曰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明矣臨川吳氏曰難者聚眾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天

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變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郝解難難通逐也國難國中難以驅逐陰氣季春陽氣方盛陰歷隱伏聚眾喧闐使陽氣充滿陰氣銷亡也四時惟夏不難以陽盛無伏陰也雉見於論語古鄉人習俗非先王之典禮也因禮方相之說近誕鄭氏謂日行昴有大陵尸氣爲厲尤不經礫牲體徧懸九門而以攘災不殆於幻妄乎新旨命國難又礫攘作二事看凡此皆慮春氣之不得其終意測云畢春氣者何聖人扶陽抑陰之教也

新裁疎穰乃難中之一事春為陽中而畢陰氣者恐陰氣潛伏以為微陽之害故也

按難穰相因而行而難自難穰自穰不是於難之時穰 穰同穰 畢春氣當以陰氣潛伏陽氣有終為正陳注用注疏之說謂終畢厲氣覺與春字有礙大度積尸氣云云尤當妥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陳注丑土之氣所應也肅者枝葉減縮而急栗也大恐訛言相驚動也舊說孟春有恐是火訛以其行夏令也此行冬令當致水訛漢王商嘗止之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无

鄭注丑之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 以水訛相驚孔疏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也 詩九月肅肅謂嚴肅故云肅縮栗言枝葉減縮而急栗 孟春國時有恐注云以火訛相驚知此是水者以上孟春行夏令故為火訛此季春行冬令故云水訛雖初訛言相驚水竟不至所以然者以冬氣來乘水欲來至以季春行土土能制水故知水不來
嚴陵方氏曰冬之氣為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乘故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

陳注未土之氣所應也

鄭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鬼鬼為天尸時又有暑也 高者曠於熱也

孔疏民多疾疫人災也時雨不降天災也山陵不收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亢陽之氣襲於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特言山陵則以高者尤易被旱故也

郝解山陵不收草木不成也言山陵者為季夏土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一

月令

无

之應也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陳注戌土之氣所應也不收謂無所成遂也

鄭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為霖今月令曰霖雨 陰氣勝也

孔疏天多沈陰淫雨早降並天災也兵革並起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陽為暘陰為雨故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按陳注不收解當在上節誤入此 沈陰謂陰之重

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月令

三

禮記詳說卷五十二終

禮記詳說卷五十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月令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陳注畢宿在東實沈之次

鄭注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

孔疏三統麻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夫

日二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

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按元

嘉麻四月節日在昴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

月令

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二度中
畢者按律麻志立夏日在畢十二度昏翼中者日既
在畢十二度畢有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皆二度
參九度并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張
十八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總九十三度言昏三
月之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較三月三
刻則昏中之星去日多較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較
五度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度計翼星
中之時當在翼十二度也

其日丙丁

鄭注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爲日名焉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

孔疏引易者證丙丁是著明之義

按孟春例曰當自爲一節或以無解故與帝連書之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陟注炎帝大庭氏卽神農也赤精之君顓頊氏之子名黎大官之臣

鄭注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孔疏何肩云春秋說文炎帝號大庭氏下爲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云黎爲火官者按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杜注云祝融明貌按孟春例帝神當合一節

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陳注羽蟲飛鳥之屬徵音屬火中呂已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者火之成數也苦焦皆火屬夏祭竈火之養人者也祭先肺火克金也 蔡邕獨斷曰竈夏爲大

陽其氣長養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於門奧而東設主於墻陴也

鄭注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 三分官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動 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二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 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 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與東面設主於墻陴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孔疏三分官去一以生徵者宮數八十一三分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故徵數五十四也云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者清者數少爲清羽數最少爲極清徵數次少爲徵清徵於清濁爲第四事於尊卑亦爲第四故云事之象引樂記者證爲事也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

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內
取三寸益一寸爲四寸餘有整寸一又有六千五百
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
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
也六千五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爲一萬九千五
百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併
之總爲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分有
一萬三千八十五上生者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
十五益上之數總爲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爲積分之
數然後除之爲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

二寸除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爲二寸通前爲六寸
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寸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
知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按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
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饋
禮文云先席於門之東謂廟門外西室之東以神位
在西故知在西室之東以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
之東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東各從其義云
東面設主於竈陲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陲謂竈邊
承器之物以土爲之云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於主

西者制謂截剖心肝皆屬上之物故從肺類俱置俎
上奠此俎於主之西此主位西嚮故置俎在西而對
主也云又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
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亦祭黍三祭肺
心肝各一祭醴二者亦上祀戶之禮祭必三者以禮
成於三故也上祀戶云祭肉三脾一腎再此云祭肺
心肝各一亦爲肉祭三也此醴實於尊祭二者始扱
一祭又扱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
者筵前謂初設廟室與之筵前准特牲少牢鼎當陳
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嚮執俎者以俎就鼎載肉入

設於筵前在菹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唯云
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
云者者是老婦之祭
新旨其日丙丁三句皆主天道自然看其蟲羽以下
皆以從類而應火德之盛意
按火炎上羽蟲飛揚向上故屬火祭先肺亦不止肺
而以肺爲先

螭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陳注此記巳月之候王瓜注云草挈本草作菝契音同
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 朱氏曰王瓜色赤

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

鄭注皆記時候也螻蛄蛙也王瓜草挈也今月令云玉莢生夏小正云王莢秀未聞孰是

孔疏按周禮螻蛄氏鄭司農注云螻蛄蟻玄謂螻蛄今御所食蛙也李巡注爾雅蟾諸蟾也王瓜草挈者本草文今月令王莢生者此云王瓜生今月令王莢生是王莢刺王瓜也云夏小正云王莢秀未聞孰是者今月令既云王莢生小正又云王莢秀故鄭以為疑云未聞孰是未聞孰是凡有二意一疑王瓜是王莢以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故云未聞孰是此物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六

記時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此

嚴陵方氏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焉王瓜南方之果也而其色赤苦菜南方之菜也故其味苦一則感火之色而生一則化火之味而秀

馬氏曰螻蛄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生則陽物之可以勝陰邪者也故其為色赤苦菜秀則火炎上故其為味苦郝解螻蛄土狗似蟋蟀螻蛄蚯蚓皆幽蟲鳴且出伏陰盡而陽極陰生之漸也王瓜夏小正作王莢本草

云拔葵也根似瓜俗名土扶苓苦菜味苦四月秀火氣之應

按注疏以螻蛄為蛙誤也郝云土狗是王瓜或謂今之地瓜非今之黃瓜但與色赤亦不合苦菜今謂之苦苦菜人多食之

天子居明堂左

注大寢南堂東偏

小寢月堂南向左个偏左也

乘卡各器示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穀與雞其器高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七

陳注駟馬名色淺者赤色深者朱用器高而龐大象物之盛長也

鄭注菽實字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熟食之亦以安性也龐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

孔疏路與服言朱駟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駟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旂旂雖人功所為朱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按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鄭注儀禮云朱則四入與是朱深於赤也郝解菽大豆應夏氣之大也雞當午鳴其色丹羽禽

之屬陽者也

新裁大意與春同日丙丁帝炎帝神祝融音微皆火屬也中呂已律也其數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舉火之成數也苦焦竈皆火屬祭先肺火克金也螻蟪一節言已月之候天子居明堂左个在大寢南堂東偏也朱赤皆火之色菽雞皆時之有用器高而應大象物之盛長也

按菽乃豆之總名食菽不知何豆郝云大豆亦未明或菽豆近是夏雞正堪宜食鄭謂屬木郝謂屬陽不知當日取義如何今人食麥稻爲常餘僅開用謂

禮記詩

卷五十五

月令

古人三夏皆食菽亦未必然大概言之難盡拘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

陳注立春言諸侯大夫而此不言諸侯者或在或否不可必同故略之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

鄭注謁告也迎夏祭赤帝赤燁怒於南郊之兆也

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

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

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

孔疏按上迎春云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今此直云三公九卿大夫故云不言帥諸侯既不帥諸侯而云封諸侯故鄭解其意云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在京師者言或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可諸侯身雖不在還封之皇氏以爲迎時不在至還時諸侯或來故得封也然迎夏往反暫時之事不應迎時未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時未可封

禮記

卷五十五

月令

諸侯故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也

金華應氏曰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而東郊亦順景風以行賞則疏封於盛夏古之遺禮也蓋封爵以是時而出命而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其可以待時而賞特其功之常者其非常者自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是也山陰陸氏曰於天子言無不欣說於相言無有不當亦言之法

新裁此先王於迎夏之後錫以輿服賞公卿大夫士於朝恩及內臣也肸之茅土封公侯伯子男之諸侯

於外恩及外臣也慶者將以禮而錫君子賜者給以物而與小人遂行而速自貴上逮下賤無壅滯焉恩及百姓也無不字承上二句言臣民皆服其行之當而心說也

新旨行賞封諸侯指臣慶賜指民無不欣悅兼臣民總是天子體天道之長養而欣欣也

按此與立春之禮相同而稍略今猶有迎春之禮而不復知有迎夏之說矣 迎夏祭炎帝祝融爲是鄭謂赤標怒不可信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上

陳注以將飲耐故也

鄭注爲將飲耐

廬陵胡氏曰習禮樂亦在學仲春習樂命樂正此命樂師輕也

講義習之者欲禮樂之器用爲習熟也合之者欲禮樂之器用爲諧和也此特禮樂之文而已

新裁飲耐將行必用禮樂禮有威儀容節樂有聲音舞蹈命樂師於孟夏之月講學而豫習其禮兼舉而豫合其樂則飲耐之日自然禮序而樂和矣 飲耐重禮禮樂煩多習者聞其儀文音節合者令其禮之

儀度與樂之音曲相協合湊會使飲耐之日節奏動作禮樂如出一轍而不差也

新旨豫習故曰習兼舉故曰合勿認作習禮合樂說則曰合禮樂者何樂時物之長而得其序也

安習今並言爲是禮樂亦並重當是習禮合之樂習樂合之禮

命大尉贊俊選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

陳注大尉秦官也傑俊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之謂賢良以德言遂謂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舉謂選而用之也當其位者爵必當有德之

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

鄭注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官則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遍於古 使順之也

孔疏不云是月首以承上是月立夏之文也至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皆立夏之日處分之所爲猶如立春之後云命相布德施惠皆同時之事故不云是月也贊是贊佐之義傑俊或未仕沈潛者故云出賢良或職卑位下故云遂賢良謂有德行傑俊謂多才藝故鄭注卿大夫職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士

蔡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信選曰俊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爲英異人之說故不同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者按書傳有司馬司徒司空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按曲禮下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此殷制也周禮則有夏官司馬是三王有司馬無大尉按中候握河紀云舜爲大尉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云秦官則有大尉者按漢書百官表云大尉秦官是也云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邇於古者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此等未邇於古古謂秦已前不知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主

王無大尉是未邇於古經云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故王肅云舉形貌壯大者

舜爲大尉安也

嚴陵方氏曰大尉即古司馬也司馬政官必命之取人者蓋取人將以爲政故也王制言司馬辨論官材與此同意贊之遂之舉之不可以虛拘也則必有爵以取其貴有祿以馭其富焉故繼之以行爵出祿也爵必當有德之位祿必當有功之位也且天子春始出幣帛以聘名士禮賢者而已至此然後行爵出祿焉固其序也

廬陵胡氏曰遂達也書顯忠遂良長大謂學長德大

者

郝解贊遂舉皆薦揚意傑俊言才賢良言德長大言形體

新裁只看必當其位句蓋位不當則傑俊賢良長大雖欲盡其才德力量而位不足以展布有用而不得盡矣當傑俊之位始足以盡傑俊之用當賢良之位始足以盡賢良之用當長大之位始足以盡長大之用此王者命大尉用人欲其得用人之體也大尉古秦官名是佐天子而用人者傑俊有才能爲國家新政事者也引而升之必得展其才焉賢良有德能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主

爲君民振善行者也擢而用之使得行其志焉長大有力能爲國家禦外患者也選而用之俾得效其力焉此等人進必以爵祿富貴之矣當論其何者爲功何者爲德何者功德之大小爵之崇卑必當有德太小之位祿之厚薄必當有功大小之位也曰當不惟贊之遂之舉之之公不負朝廷之厚意且膺錫賚賜予之公益鼓賢能強勇之志而報稱不懈矣此天子望大尉意也

新旨要看贊遂舉等字正是廣於用人以順陽道之舒暢處行爵二句正所謂贊也遂也舉也必當其位

是貴其各當不可依注當德當功之說

按大尉秦官則月令兼秦法可知秦尚武力故有舉長大之說胡氏學長德大雖冠冕然不合時事 馬氏以體仁能元訓長作上聲讀尤創 贊不訓出是稱之助之意 贊之遂之舉之必加以爵祿是一層事非先贊遂舉而後行爵出祿也 爵以德官祿以功言分貼有據特講渾言其各當亦通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塚毋伐大樹

陳注長者繼之而使益長高者增之而使益高壞墮則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商

傷已成之氣起土功發大塚皆妨蠶農之事故禁止之伐樹則傷條達之氣故亦在所禁一說伐大木謂宮室

鄭注謂草木盛蕃廡亦為逆時氣 為妨蠶農之事 末句亦為逆時氣

孔疏自繼長增高至毋伐大樹論順時生養不違逆時氣事異於上故言是月也 是月草木蕃廡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謂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植

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

地也所以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也所以增高者人也故曰人終天地之功者此也欲其長則勿壞焉可也欲其高則勿墮焉可也起土功發大塚伐大樹則所以壞墮之也

講義南方之火盛德在焉土之所恃以生者亦四季最旺之時也起土功則非所以滋土之氣而撫土之辰發大塚則妨農桑之事而違其時伐大木則逆其生理壞其成材故也

新裁此先王於孟夏因發生之時而順物性之意長與高指草木言即已成之氣繼增二字要善看非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上

去繼增也無有墮壞正繼之增之也欲其長無壞其長之之勢欲其高無墮其高之之勢則已成之氣未傷若或繼續其不足而使之益長若或增益其不足而使之愈高也

新旨是孟夏之月長養者予天輔助者予人物有長者焉我則繼之而使之益長物有長者焉我則增之而使之益高只是無有墮壞焉耳欲其長則勿壞欲其高則勿墮是所以繼之增之也非特此也起土功發大塚則妨蠶農之事故禁止之即伐大樹必傷條達之氣故禁之使勿伐焉此皆順時而行長養之令

所以奉若天道也 看得首兩句包得下三事都作
一意看為是不必依注妨礙農傷條達如此分析不
見起之伐之等件皆壞墮也

按孔疏云長養長字宜作上聲讀長高泛言為一截
下三句分三項照陳注當如此說依鄭注長高以草
木言則無伐大樹正相應而起土功發大眾或亦是
恐壞墮長高之意首二句亦似包下三句土功亦是
大眾然照季夏興土功下言起兵動眾當分言陳注
云皆妨農蠶玩皆字自屬兩樣

是月也天子始綈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七

陳注綈葛布之細者

鄭注初服暑服

孔疏自天子始綈至毋休於都論天子初服暑服為
勞農之時亦事異於前故復言是月

嚴陵方氏曰綈以涼而可以禦暑裘以溫而可以禦
寒孟夏者暑之始也故言始綈孟冬者寒之始也故
言始裘

新旨是孟夏之月也暑氣發矣天子以服葛可以禦
暑而以葛之精者為之於是始服綈焉是雖一服之
間寓贊化之道也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陳注失時謂失農時

鄭注重敕之

廬陵胡氏曰勞其勞者勸其情者

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陳注勉其興作於田野之內禁其休息於都邑之間皆
恐其失農時也

鄭注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

堂禮曰毋宿於國今月令休為伏

孔疏案地官遂人職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七

鄭五鄰為鄙五鄙為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
遂之屬今云鄉遂之屬經直云遂屬舉遂以包鄉故
鄭兼云鄉也

嚴陵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司徒內官也
故循行縣鄙以在外也故曰出以在內也故曰循而
已農亦民也然民不止於農以農營其事之勞也故
勞之欲民趨其事之樂也故勸之皆欲無失其事而
已都者君子之所居鄙者野人之所居農以力耕而
養人則野人之事也禁之使無休于都則於農不能
無所彊矣故曰勉作也

馬氏曰勸民則勸其爲耕事者也命農勉作則勉其無所說于節者也彼欲爲而我道之者勸也非其志而我彊之者勉也

臨川吳氏曰命野虞又命司徒者由卑而尊也爲農者皆天子之民野虞位卑不敢自尊其於農也但爲天子勞之而勸其民爾掌農者正地官之職司徒位尊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己職命之而勉其作也郝解野虞外官位卑故出行原野爲天子勞農司徒內官專掌農政故循行縣鄙以己命命農也按鄭康成謂祭統于嘗也出田邑孟夏封諸侯非古也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天

以月令爲秦制耳然安知祭統之爲古與如以義質夏出秋收月令爲長大尉秦官也月令作於秦甚明然其書以農桑爲本無月不及農桑卽詩書豳風無逸之意秦人尙功何暇及此其非呂氏所獨創又明矣

新裁此王者於孟夏命官督農於內外見切於爲民之意俱是夏耘時野虞外官故命其勸農於外勸勞乎耕耘者勞而勸之使益無失時也失時失耘時也司徒內官故命其勉農於內偷逸於耕耘者命其勉而作之使毋休于都也勉作勉耘事也各下二句串

看須知勸內有勉勉內有勸不可直作命辭總是王者勸民之心宜其意於二官二官承其命而督之也

勸者獎勵誘掖令其忘已往之勤而益鼓其將來之勤也勉者開導激勵令其悔已前之情而作新其方來之氣也俱是巽入民心之語使之悅以忘勞之意

按諸家多以勸勉相配說然細玩文義上節言勸民下節命民勉作命字著力是命民勉力興作非司徒之勉民也勸勉並說稍差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九

陳注夏獵曰苗正爲驅獸之害禾苗者耳與三時之大獵自不同

鄭注爲傷蕃廡之氣

孔疏自驅獸至寢廟論生長五穀麥成薦寢廟其事相類亦事異於上故更言是月

嚴陵方氏曰四時四田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故也故此言驅獸毋害五穀焉旣曰驅獸而又曰毋大田獵者以雖可田獵而不可大爲之故也若秋獮冬狩則爲大矣

講義猛獸多害五穀故驅逐之使歸山林也禮蜡祭

迎虎而祭之爲其食田禾而去害稼之獸也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雖夏之時田獵之事有所不免焉蓋爲供乾豆賓客充君庖之用也若大田獵恐傷蕃盛之物故禁止之

新旨是孟夏之月也行夏苗之禮正以驅獸毋爲五穀之禾稼害耳然亦不大爲田獵恐其傷生育也按二句乃相足之辭驅獸宜田而亦不可大田獵大田獵則防害穀而反以害穀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陳注登升之於場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干

鄭注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嚴陵方氏曰以彘嘗麥者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雉嘗黍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者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者以金合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

廬陵胡氏曰麥性蘊毒故王制薦麥以魚而此嘗麥以彘宣其毒也嘗穀必薦寢廟一食不敢忘親

新旨此時麥秋適至故農登之於場則足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升也天子乃以彘嘗麥蓋麥爲火

穀始熟之時生氣尤盛故以彘之水畜氣味之寒散麥之熱氣使氣味相得焉然未嘗之先卽薦寢廟雖非正祭亦貴時思也

按農乃登麥是以農家言此是一截意因農登麥而天子乃嘗麥非以農進麥於天子而嘗之也因嘗麥而薦寢廟非專祭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陳注聚藥爲供醫事也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陰類陽盛則死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主

鄭注蒼靡之時毒氣盛 舊說云靡草薺草之屬孔疏自聚畜百藥至出輕繫論熱毒方盛可以聚蓄百藥斷決小罪因斷之時崇尚寬恕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蠶事既畢不言是月者以季春養蠶孟夏始了非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天子飲酎事之大者又異於前故言是月 靡草無文故引舊說以明之葦蕸之屬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

嚴陵方氏曰周官醫師掌聚毒藥則孟夏蒼靡之時其可以不聚畜百藥乎然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則以蒼靡之時所可採者爲多故也凡物感陽而

生者則強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凡物生於春長於夏而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於是月言麥秋至蓋於時爲夏於麥爲秋故也猶季春之月非歲單之時也而祭義言歲既單矣者以贊歲之大功舉於此故也

山陰陸氏曰神農始嘗草木一日遇七十毒得穀以養民得藥以攻疾藥所以毒之故聚畜在孟夏穀所以亨之故收斂在孟秋所謂亨毒亭之以溫涼毒之以養暑謂之靡草者以其靡故至是而死蔡邕曰百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三

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

新旨此亦是驗已月之候不死不秋候未正也是月也聚畜百藥爲供醫事也靡草草之枝葉微細者屬陰以陽盛故死此時雖夏其麥則秋而告成矣非麥秋至于

按聚畜百藥爲上言其當爲之事下言時物應其候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陳注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決如決水之決謂人以小罪相告者即決遣之不收繫也其有輕罪而在繫者則直縱出之也

鄭注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母有壞墮自相違似非崇寬

孔疏引祭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決小罪嚴陵方氏曰刑主國言罪主人言薄者對厚之辭小者對大之辭輕者對重之辭方正陽之月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設故也

山陰陸氏曰薄刑謂若不應五刑其刑薄麗於五罰之類鄭氏引草艾則墨蓋非是然則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亦仁義事乃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靡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三

死麥秋至而後言斷薄刑決小罪蓋亦因時順氣唐陵胡氏曰書明審用刑無若舜但云毋殺不辜不云刑必秋冬亦不云夏不當刑也有大姦惡於此義在必戮過今日便不可而曰必俟立秋可乎若夫大姦大惡可以議獄緩死則盛夏勿論可也

郝解薄刑可斷小罪可決無留滯也重罪繫者未可釋輕繫者出之順長養之氣也

新旨三句平看皆是恤刑意都是聖人對時長養之政

按陸氏以靡草死麥秋至連下文爲說或有放人得

以收麥之意不如照注公截 鄭氏謂不當用刑非也但言薄小輕者正以見不用重刑若全不用刑何以懲眾

饋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陳注后妃獻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也收繭稅者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十一故亦稅其繭十之一其餘入己而爲其夫造祭服一說再命受服服者公家所給故稅其十一者爲給其夫祭服也受桑多則稅繭多少則稅亦少皆以桑爲均齊也賈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三

謂卿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婦之老少也如一皆稅十一也郊廟之服天子祭服也

鄭注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賈賤長幼如一國服同

孔疏天子春養蠶此時畢了故云饋事畢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乃收繭稅者謂既受內命婦獻繭乃收外命婦之賦稅以桑爲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爲均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

則賦少貴賤長幼如一者貴爲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無問貴賤長少出之時齊同如一皆以近郊之稅十而稅一也所稅之物以供給天子郊廟之服 內命婦獻繭於后妃者以其經云后妃獻繭恐后妃獻繭於王故明之也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云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者內命婦既以獻繭更別云收繭稅故知於外命婦也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有祭服以助祭也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三

公所以惟皆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今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爲故禮再命受服言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己所以有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故云收以近郊稅耳知收以近郊稅者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云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者案泉府云凡賂者以國服爲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同故

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異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
為皆計繭為稅十一之稅

馬氏曰以桑為均則上之所征者地守也其收有多
寡厚薄則人功存焉以桑為均則視其地守而已其
為人功之至不至我不為之增損焉則亦勸其勤而
督其怠之術也

處陵胡氏曰鄭謂后妃受內命婦獻繭非也據經云
言已決爾則獻於王矣鄭以祭義云世婦奉繭以示
於君遂以獻夫人是夫人不獻故云后亦不獻案天
子尊於后妃若諸侯與夫人體敵也不可以為比又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三

祭義云世婦獻繭於君則夫人不可獻也此不云世
婦獻繭於天子則后妃自獻無疑也鄭又謂收外命
婦繭稅案內宰職后妃帥外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內
外均何必外命婦

新裁孟夏之月內外命婦皆畢蠶事矣后妃二字貫
下主內外事者王后也獻繭受內命婦所獻者有飾
以副禕禮以少牢意乃收三句受外命婦所獻者繭
稅何以桑為均蓋內命婦即九嫔三宮世婦等原不
論分則受桑無多寡故不行什一之法外命婦則卿
大夫士之妻固分受桑有多寡故因桑收繭亦有多

寡多則稅其多之什一少則稅其少之什一雖分有

貴賤年有老少而取稅之法皆以什一為準此亦見

待內外命婦之等意王后收此內外之繭稅將何以

哉將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以給天子郊而

祭天廟而祭祖之服蠶事所繫重矣見得天子祭

服后妃受內外命婦之獻繭而為之此是合眾人之

精誠以格天親也

新旨獻繭是一事收繭稅三句是一事如一正是均

處

按本文云后妃獻繭而解者謂后妃受內命婦所獻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三

之繭語氣似拗故有獻繭於王之說內命婦是官中
人無私用其繭皆獻於后妃外命婦是卿大夫士之
妻以公桑養蠶所得之繭稅其十之一以奉后妃而
其十之九各為私用以供其夫之祭服再命受服之
說不用外命婦有貴賤長幼皆不論但論其受桑
多寡而稅其繭之十一想當時桑若干繭若干有定
數故云均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陳注重醕之酒名之曰酎稠醕之義也春而造至此始
成用禮樂而飲之蓋盛會也

鄭注耐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

孔疏耐音近稠醴厚故爲醇也詩豳風云爲此春酒至此始成以用禮樂故飲之於朝正尊卑故左傳云朝以師長幼之序若漢嘗耐及春秋見於嘗耐皆謂在廟祭而獻耐與此別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明孟冬亦用禮樂故云互其文

嚴陵方氏曰孟夏之飲耐則以春作之事畢而燕樂以進眾物故也惟其進眾故謂之大飲烝焉凡燕樂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三

則必用禮樂矣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是爲盛故也飲耐如此則飲烝從可知也

馬氏曰鄭人謂晉侯曰見于嘗耐與執燭焉則在廟者也爾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則在朝者也漢耐祭獻金宜亦在廟矣此天子飲耐用禮樂宜亦在朝矣

廬陵胡氏曰漢嘗耐及春秋襄二十二年見于嘗耐皆在廟祭而獻耐食貨志云耐飲酒亦於廟然此不云獻耐祭廟而云飲者蓋夏月時祭用耐常禮也祭畢則飲故不云獻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三

新裁此王者因時舉燕臣之典而必文之以禮樂意春造夏成重釀之耐當孟夏則耕蠶已畢天子乃與羣臣燕飲之君爲明主臣爲嘉賓謠然明良合情之盛典也此舉略去勢分情意流通不用禮樂則無以表其盛故卽其命官合習而用之臣稽首成禮君答拜禮臣禮也兼文儀度數說君鹿鳴悅臣臣天保祝君樂也兼聲音舞蹈說用禮樂雖是表其盛然亦有協之中和不流不亂意益見明良喜起交孚處此見君臣憂勤焦勞一歲情意鬱而不舒至此時天道欣暢之極矣君臣聚飲交暢其懷其禮度嘉祝開君

臣心裏先有一和序在矣用禮樂以宣洩之非全靠禮樂而和且序也是飲也固君臣之元氣焉而神氣亦震刷矣

按本文只言飲當主燕樂說以在朝爲是祭畢而飲不便添出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

陳注申金之氣所泄也

鄭注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

金氣爲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

孔疏苦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

也

按苦雨之爲害者滋謂滋長二句相因爲秋氣雨多傷寒也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陳注亥水之氣所傷也

鄭注長日促 亥之氣乘之也

孔疏草木蚤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

一共爲一事也

按冬氣所傷故枯大水敗城郭連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雨來格秀草不實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三

陳注寅木之氣所淫也以孟夏之月而行孟秋孟冬孟

春之令故感召災異如此四鄙四面邊鄙之邑也保與

堡同小城也入保入而依以爲安也格至也

鄭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爲災者寅有啓蟄之

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 氣更生之

不得成也

孔疏蝗蟲爲災及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召故苦雨數來謂之苦則以

誣備而爲人之所苦故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雨

固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故言五穀

不滋也四鄙入保者與莊子言小國入保同義鄙則

邑之在外者保則城之在內者人自外入內而爲害

則象秋氣之斂藏故也以至季夏季冬所言其義亦

若是而已感肅殺之氣故草木蚤枯大水敗城郭則

以冬德之所在故也蝗之爲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

春則木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蟲之爲災者特殘其

末而已春於方爲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

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按三句三意 秀草不實謂草雖秀而不實也春氣

故秀非時故不實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三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陳注東井在未鶉首之次

鄭注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

孔疏案三統曆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

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

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

度中元嘉曆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

七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五

度中

新裁大意同前午與未合故日月會於鶉首之次也

其目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饗祭先肺

陳注蕤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鄭注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

孔疏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賓三分益一取應鍾三寸更益一寸為四寸其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為八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為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一為八十一分又以六十分益之總為一百四十一

卷三十三 月令

三

分更三分益一一分有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總為一百八十八分是為積分之數除之為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為二寸益前四寸為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

長樂陳氏曰由殷以前音不過五至武王伐殷歲在鵠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辰天竈自鵠及駟七列南北之撥七同於是以聲招之而有七音之律故黃鍾為宮大蕤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音所以有

七也應鍾陰之終蕤賓陰之始則應鍾變陰而將之陽蕤賓變陽而至於陰此應鍾蕤賓所以為變也
小暑至螳螂始鳴反舌無聲

陳注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未盛也螳螂一名蜋父一名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鵲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凡物皆稟陰陽之氣而成質其陰類者宜陰時陽類者宜陽時得時則興背時則廢疏又以反舌為蝦蟇未知是否

鄭注皆記時候也螳螂螳螂母也鵲博勞也反舌百舌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三

孔疏案釋蟲云不蠲螳螂其子蜉蝣舍人云不蠲名螳螂今之螳螂也孫炎云螳螂螳螂一名不蠲李巡云其子名蜉蝣則螳螂故云螳螂母鄭志云譚魯以南謂之螳螂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庵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名其子同云螳螂也云博勞者詩云七月鳴鵲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鵲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云百舌鳥者蔡云蟲名鼃也今謂之蝦蟇其古本前著口側而未嚮內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博勞鳴蝦蟇無聲又糜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其往城北水中取蝦蟇屠

割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鄭君得不通乎矯風問曰誠如緯與子言爲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此者著時候今猶昔也是以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時候言之今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或蝦蟇舌性自然不必爲反舌也

嚴陵方氏曰暑極於季夏則進未極之時尚爲小矣故於此言小暑螳螂蟬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焉反舌蓋百舌也以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故謂之反舌然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青

微陰而無聲焉

馬氏曰是月也一陰生而應作螳蟬生則應之有見乎形者也蟬始鳴則應之有聞乎聲者也反舌無聲則以陽敷而作者以陰收而息

山陰陸氏曰無聲非不鳴也雖鳴無聲

新旨首句是候之見於時氣下三句是候之見於時物

按百舌以鳥爲是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饌

陳注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室也

養壯佼

陳注壯謂容體碩大者佼謂形容佼好者擇此類而養之亦順長養之令

鄭注助長氣也

孔疏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

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春而長於夏故於形色如此先王裁成之道亦養之使成而已

山陰陸氏曰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蓋大化有四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夏

春生夏壯秋老冬死亡

新旨養之亦是備用意不是徒養之而已

按養壯佼與前月舉長大同皆素俗所爲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箏

笙笛簫簫鍾磬祝敔

陳注凡十九物皆樂器也鞀鞀鼓三者皆革音鞀即鼓也鞀所以神助鼓節琴瑟皆絲音管簫皆竹音管如篴而小干戚戈羽皆舞者干盾戚斧也箏笙笛皆竹音箏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笛即簾也長尺四寸簧笙之舌蓋管中之金薄鐸也箏笙笛三者皆有簧也鍾金音磬石

音祝故皆木音祝如漆桶故狀如伏虎祝以合樂之始
故以節樂之終修者理其弊均者平其聲執者操持習
學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治之也以將用盛樂等祀故
謹備之

鄭注爲將大零帝習樂也修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
習其事之言

孔疏韜字或從兆下鼓案周禮小師注云鼗如鼓而
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注詩云小鼓在大鼓
旁應鞀之屬也鞀鼓者則周禮鼓人職掌六鼓雷鼓
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韜導也所以導樂作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五

鞀神也神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
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
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劉熙釋名云施弦張之瑟者釋
樂云大瑟謂之灋孫炎云音之變布如灋出郭景純
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
簫音騷郭景純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
爲如篴六孔鄭注周禮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
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景純云編二十二管長
尺四寸鄭注周禮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鉛錫所吹者
劉熙釋名簫肅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子戟羽鳥羽

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等者鄭注周禮云等三十
六簫釋名云竿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注周禮云十
三簫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景純云列管竽中施簫
管端大者十九簫釋名云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笙
者釋樂云大篴謂之汧郭景純云篴以竹爲之長尺
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
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篴七孔釋名云篴噤也聲如
嬰兒噤者等笙之舌也氣鼓之而爲聲釋名云簫
噤也於管頭橫施之鍾者案釋樂云大鍾謂之鍾釋
名云鍾空也內空受氣多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磬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五

音簫以玉石爲之釋名云磬磬也聲堅磬磬然祝者
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郭景純云祝如漆桶方二
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
止者其椎名敵者釋樂云所以鼓敵謂之鐸郭景純
云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鉞刻以木長尺櫟之
修者修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爲調
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云治其器物習其事
之言也
嚴陵方氏曰修之所以使治飭之所以使正均之所
以使平調之所以使和執之所以待用韜鞀鼓之與

鐘磬祝敎其聲質而一故修飭之而已琴瑟管簫等笙笛簫其聲文而雜則必均調之焉干戚戈羽以無聲持執之待用可也故言之別如此

馬氏曰鞀鞀鼓革也兆奏鼓者鞀也應聲者簫也鐘金也磬石也琴瑟者絲也祝敎木也管簫笙笛簫此皆管也聲在中故謂之簫簫植實於柳竿笙植實於發干戚戈羽則舞器也

新裁天地陽和之氣流暢欣合而爲雨樂陽和之氣之所爲足以鼓動天地之和者也茲用盛樂祈雨者欲樂之和氣盛則天之和氣亦盛釀而爲雨者足以

禮記詩說

卷五十三

月令

美

滋百穀潤嘉禾也况和樂感召之雨又是甘霖之雨而非淫濫不時之雨吁嗟不遇雩祀之助耳不是雩祀正禮先王有事於祈穀則雩祀將行聲樂不可以不備也故於仲夏之月命樂師於革音之鞀鞀鼓而修理其敎絲音之琴瑟竹音之簫管而均平其聲於武舞之干戚文舞之羽旄執之而習其屈伸竹音之竿笙笛皆有簧調之而和其音曲金音之鐘石音之磬大音之祝敎飭之而整其聲音新旨首節是豫備作樂之器下二節舉行雩祀之禮修飭不在聲音上只是整理其器具要知專爲祈穀

而設然雩祀不遽行故先有山川百源等命雩祀欲通行故又有百縣等命

按此爲下盛樂而備之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陳注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三王祭川先河後海示重本也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盛樂即鞀鞀以下十九物並奏之也

鄭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眾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

禮記詩說

卷五十三

月令

美

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鞀至祝敎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孔疏正以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爲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故先爲民大雩帝用盛樂者爲民祈穀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鞀鞀之等故云用盛樂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恆旱故制禮此月爲雩雩令雩祭時不早亦爲雩祭云雩以吁嗟求雨之祭者以雩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旱又是大裁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爲遠謂遠爲百穀求雨非

樂義也云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天總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人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拒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云凡他雩用歌舞而已者案女巫巫云早嘏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惟歌舞兼有餘樂

良樂陳氏曰禮有先其大而後其小者亦有先其小而後其大者先其大而後其小者異尊卑也祫而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旱

時祭郊而後三望之類是也先其小而後其大者致敬文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所以爲尊尊則一而已月令仲夏爲民祈祀山川百源然後大雩帝此致敬文之意也大雩帝然後命百縣雲祀此異尊卑之意也詩稱春夏祈穀于上帝春秋稱龍見而雩則四月也而月令則以仲夏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女巫早嘏則舞雩凡邦之大戕歌哭而請舞與歌哭非盛樂也而月令則以盛樂蓋秦制與古異也此龍見而雩者常也周

禮言旱暵之事而不言時所以待變也祈穀于上帝大雩也月令言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小雩也考之春秋之法書大事書大雩者蓋亦言大以見小也

嚴陵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又言大饗帝何也蓋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雩不必皆於帝也唯雩於帝然後爲大饗帝也唯饗於帝然後爲大饗

廬陵胡氏曰春秋雩二十一無書四月雩者以其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旱

月此五月非矣

新裁盛樂既備雩祭可行矣然而不發動水之本源則山澤之氣不通而雨之降無自也於是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而後大雩上帝焉舉大樂之洋洋流動足感天心者合併而用之敬享之閒既以人聲之吁嗟哀而求之復以樂聲樂舞交錯而達之蓋欲以籲天之誠使雨澤之時若耳

按百源卽在山川內包山者水之源水出卽爲川也歸重雩帝上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災於民者以祈穀實

陳注百縣畿內之邑也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

鄭注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孔疏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謂天子既雩之後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雩祀古之百辟及卿士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云百辟卿士古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聖

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也者百辟則古之上公則國語絲為崇伯而禮記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為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是身為百辟又為卿士案左傳有社稷五官今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邦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

直為禱祭不為雩以非雩月故不雩

嚴陵方氏曰百縣謂畿內之邑天子之縣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千里之畿適百縣矣王制謂之天子之縣內者以此百辟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祈穀實也季春之祈實為麥而已至此又祈實則所祈者眾矣故以穀該之天子之雩及於上帝百縣之雩止於百辟卿士此重輕之別也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實則雩帝之所祈又可知矣

馬氏曰山川百源則氣之所鍾也百辟卿士則有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聖

烈於民而在祀典者皆與祭焉則所以為民祈穀實者靡神不臻矣
郝解諸侯不敢雩上帝故雩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

新裁此總言仲夏雩祀之禮凡言雩者皆呼嗟其聲以求雨之祭五月陽氣盛而多旱故雩祀將舉雩祀必用樂故首節豫備作樂之器樂備則禮可行故下舉雩祀之禮通以大雩帝二句為主大雩之禮天子親行未大雩之先必命祀山川百源乃雩祀之漸也既大雩之後又命祀百辟卿士又雩祀之備也山璽

百源亦能興雲雨以澤穀者百辟等古先之有益於民者故皆祀之祈穀實地頂欲上帝羣神之默佑也蓋食乃民之天而穀之實由於雨雨降於天而羣神亦有力焉故粢祀而又徧祀之也用盛樂只用粢帝若百源百辟不用樂矣

按山川百源有司祀之大粢祭天天子親祀百辟卿士是古人在其地者諸侯分祀之祀禮極其周至以祈穀實雖連百縣為說實通結上節 秦分郡縣百縣亦是秦制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星

陳注今用登麥穀例移農乃登黍四字在是月也之下舊注以內則之雛為小鳥此雛為雞未詳孰是含桃櫻桃也

鄭注登進也 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

孔疏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雞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蔡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

諸果亦時薦

嚴陵方氏曰雛蓋雞也以呂氏春秋見之必謂之雞者難以雛為美故也若羊之類則以大為美爾於配菽之食則又曰雞者日之所食為常時之所嘗為暫固不能無貴賤之別也亦見孟夏以鼃嘗麥解含桃未饗也以其受含陽之色故以含陽之羞者以美物進之可羞於王公

馬氏曰黍火穀也膳食之節或順所養而勿逆焉或制所勝而勿過焉乃所以為利也

新旨先薦寢廟者何時思之孝也 是月也黍已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星

矣農乃登之於場天子乃以雛為配以含桃為羞然必先薦夫先祖之寢廟而后敢自嘗也

按黍為主雛配之鄭不以牲主穀說好孔以為黍未熟然嘗陳黍亦不合或有早熟者如俗謂麥爭場之類

合民毋艾藍以染

陳注藍之色青青者赤之母刈之亦是傷時氣

鄭注為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啓

灌藍麥

孔疏別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早栽移則有所傷

損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引小正啓灌藍漿者證此月養藍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參分移使之稀散

嚴陵方氏曰藍可以染青仲夏方灌之時未宜艾故也

新旨以下六節前三節禁民傷於時氣後三節行政順乎時氣

按藍所以染但禁非時之艾

毋燒灰

陳注火之滅者爲灰禁之亦爲傷火氣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吳

鄭注爲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爲盛大之滅者爲灰

嚴陵方氏曰燒灰者燒物以爲灰也

按燒灰必用火或是火盛之時不可輕舉火今人燒

灰淋水以洗布故與暴布連言之

毋暴布

陳注暴暴之於日也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干盛陽也

鄭注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

嚴陵方氏曰布雖名以陽之道然陰功之所成爾暴

謂暴之於日也暴布則以陰功干大陽之事矣

按陰功干陽之說不可解今人夏月暴布以爲常不

見有干犯處 古皆麻布利用漚暴想夏月暴者過

多陽盛損布故戒之大抵暴布取其潔白而布不能

堅耐

門閭毋閉

陳注一則順時氣之宜通一則使暑氣之宜散

鄭注順陽敷縱不難物合下節言

孔疏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閭

關市毋索

陳注索者搜索商旅匿稅之物蓋當時氣盛大之際人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吳

君亦當體之而行寬大之政也

鄭注關市毋索者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

以避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

馬氏曰門閭毋閉利宣也關市毋索不恃察以窮民

隱也

按毋閉取宣通之意此毋索當與上同意蓋有所索

則必有禁阻毋索則聽其往來

挺重囚益其食

陳注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假輕囚

則不如是益其食者加其養也

鄭注挺猶寬也

孔疏益其食挺重囚連文鄭又無注皇氏以爲增益囚之飲食義當然也熊氏以爲益羣臣祿食其義非也

嚴陵方氏曰挺重囚益其食以暑氣將盛故寬貸之前言出輕繫此言挺重囚何挺亦出也言繫則不必囚言囚則繫可知挺其囚則猶在所繫也故言益其食焉

馬氏曰挺重囚益其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游牝別羣則繫騰駒班馬政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梁

陳注季春遊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拘繫騰躍之駒者止其踴躍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周禮國人剛師所掌

鄭注孕妊之欲止也 爲其壯氣有餘相踴躍也

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庾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馳攻駒此之謂也周禮注特壯馬也

孔疏庾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案校人職云天

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二百一

十六匹又阜馬佚特教馳攻駒注云阜盛壯也鄭司

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騊玄謂佚者用之不使甚勞

安其血氣也敎馳始乘習之攻駒騊其踴躍者

嚴陵方氏曰遊牝別羣者以陰生故不欲耗陽也則繫騰駒者所以防其相踴躍也季春遊牝於牧至仲夏別其羣季春合累牛騰馬至仲夏繫騰駒固所宜矣前言馬而此言駒者繫至於駒則馬可知前言牛而此不言犢者以牛性順無事乎繫之故也班馬政者若周官趣馬之簡其節巫馬之治其疾校人之辨其屬庾人之掌其閑以至剛師之所敎圉人之所養莫不有政焉故班之也班則制而分之歟且馬火畜也班其政夏固宜矣周官馬職皆列於夏官者亦此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梁

之意然於季秋又言之何也蓋夏之政則以養爲主秋之政則以御爲主養於夏然後成於秋成於秋然後可以御故也

山陰陸氏曰游非牝之正言游牝則牡可知則繫騰

駒爲將乘匹故禁之蓋當是時壯者倦游而少者作

矣此自然之理也

鄭解馬牛季春游牝於牧至是妊故別其羣馬駒騰

躍者繫繫之恐觸孕牝也

按游牝二字承前文謂向之游牝今則別羣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陳注至猶極也夏至日長之極陽盡午中而微陰眇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鄭注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

孔疏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記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分半也陰氣既起故物半死半生蔡云感陽氣受者生感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

嚴陵方氏曰陽生於子而其氣舒故晝刻多日浸長陰生於午而其氣促故晝刻少而浸短以陰生於午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辛

則陽極於此故仲夏言日長至陽生於子則陰極於此故仲冬言日短至所謂冬至夏至者其名蓋出於此然而以刻數之則如是爾以景量之夏至日極北而在東井其景尺有五寸冬至日極南而在牽牛其景丈有三尺以爲長短之極則與此異矣蓋刻之長短由日出之早晚景之長短由日行之南北故也陰陽爭者以陰方來而與陽始相遇故爭也仲冬亦言之者以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也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是分也按感陽氣而方長者生不可勝數感陰氣而已成者

死如靡草死之類是也或以爲陽死陰生陽豈可謂之死乎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書欲定心氣

陳注齋戒以定其心掩蔽以防其身毋或輕躁於舉動毋或御進於聲色薄其調和之滋味節其諸事之愛欲凡以定心氣而備陰疾也

鄭注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爲欲靜

進猶御見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壬

其氣異此時傷人微陰扶精不可散也孔疏蔡氏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齋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必掩身處猶居也掩隱翳也陰既始萌故君子居處不顯露恐干陰也毋躁者躁動也既不顯露又不得躁動宜靜以安萌陰也鄭引今月令毋躁爲欲靜欲靜則毋躁之義止聲色者歌樂華麗之事爲助陰靜故止之無或進者進御見也既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爲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蔡云方齋戒故止色內御之屬勿或有所進也案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

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
或調律麻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注從八能之士
謂選於天下人眾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 知緯
文作樂爲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至
祭地方澤皆有作樂之文不得云止樂故知月令非
也 滋味和調氣味殊異他時可食此時傷人
嚴陵方氏曰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潔誠居內退聽
以待其定也仲冬言此而不言毋躁者以暑爲躁寒
爲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也止聲色者欲其視聽之
專也毋或進者進即詩所謂進御也方解緩之時慮

搖其精故戒之也薄滋味者主物言則曰滋主人言
則曰味和謂致五味而和之蓋方齊戒之時苟厚滋
味而致和則或昏憤其志意也言發乎外欲動乎內
皆主於心而已故節者欲所以定心氣

解解陽生固貴安靜以養其和陰生亦宜安靜以平
其殺鄭氏據易緯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作樂五
日不宜止聲若是則陽宜恬養而陰不宜定成豈靜
正中和調燮之至理哉

新裁此君子全養身之道以爲陰疾之備意齊戒爲
主下都是齊戒的條件掩身爲一事毋躁句爲一事

止聲色二句爲一事薄滋味爲一事末句總頂君子
之調陰氣也齊戒以一其內掩蔽以防其外舉動則
慎而毋躁聲色則止而毋進滋味則薄而毋致其和
節其諸事之愛欲以禮義制心復其本然之氣而得
其定如此則陰疾不得以干之也 心氣不可分屬
定心即以養氣定氣即以平心還重心爲主所以工
夫亦從齊戒爲本定心即是還吾心本來這段清明
之氣所以就是養氣的工夫

按陳注末云凡以定心氣是總承語氣但節者欲與
滋味並言似未妥愚謂掩身毋躁不甚重引起下文

止聲色薄滋味相對言而聲色滋味即者欲也止之
薄之即所以節故末收之曰節者欲以定心氣文氣
似是如此 致和者極致其調和之美也

百官靜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陳注刑陰事也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故百官府刑罰
之事皆止靜而不行也凡天地之氣順則和競則逆故
能致災咎此陰陽相爭之時故須如此謹備晏安也陰
道靜故云晏陰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爲災
矣是以未定之前諸事皆不可忽也

鄭注罪罰之事不可以間今月令刑爲徑 晏安也

陰稱安

孔疏上從君子齊戒以下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謂初感安陰若不清靜則微陰與人爲病故須定之王肅及蔡氏皆云晏爲以安定陰陽之所成非鄭旨也

嚴陵方氏曰母刑者不欲動而有爲也刑雖陰之事然用刑則動而有爲矣故君燕息安養以定晏陰之所成也陽造始而爲早陰代終而爲晏故曰晏陰始以生之終以成之故曰成也列子所謂晏陰之閒時雖異而義亦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焉

金華應氏曰晏安也安靜之陰也陽生固貴乎安靜而陰德本靜尤不可有所擾也

郝解母刑亦恐助陰也晏安靜也陰道尚靜故云晏陰定其所成者聽其自來逆而助之必受其傷

新裁此君子順時養陰之道言君子百官飭躬而省罰末句總頂推其故見順成陰道意五月六陽極而一陰主人之一身正氣爲陽邪氣爲陰天下之政賞奪爲陽罰惡爲陰人身之疾天下之災皆陰之侵陽所至定心氣不使陰疾之干止刑罰不爲陰事之擾二者皆所以定晏陰而使之成蓋此時晏陰雖生尚

柔而未成宜安靜以保養之則彼既無所撓亂將以

漸而完全無虧自能成斂藏之功不至爲人身之疾天下之災矣是以未定之前飭躬省刑諸事皆不可動以安晏陰晏陰之名陰道主靜故也定字要得扶陽抑陰意蓋使陽道常饒微陰不敢與爭久之陽退陰進陰成陽往順序而行方無乖戾大抵陽主動故君子順陽常有爲陰主靜故君子順陰欲無爲養身言定用刑言靜皆以無爲爲主者內養身外靜事皆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陰柔也蓋養之道惟順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焉

新目末句不必承上節來

按晏陰是現成字不著講只見得陰道本靜意成謂陰道完成五月微陰順時養之而陰道漸至於完成定字與撓亂反不撓亂之使得至於成是定其所成也 玩文氣二句緊相連而時講謂總收二節言君子養身及百官靜事皆以定晏陰之所成蓋謂上節語無收煞故總結以此亦可從 微陰初生逆之則爲災定則順而不爲災陳注謂循序而往不爲災循序二字當玩 時講謂成收斂之功亦是主後來說方氏以晏作晚字看可備一說 愚謂作順時養

陰過深不如只就上句說五月微陰尚早宜靜事無刑必得晏陰之時然後成結其事而用刑也定是豫定意臆說附質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槿榮

陳注此又言午月之候解脫也

鄭注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槿王蒸也

孔疏釋草云檉木槿木槿郭氏云別二名可食或

呼爲日及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

嚴陵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則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

時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暑

而角解此所以不同也蟬始鳴已見倉庚鳴解半夏生者蓋居夏之半而是藥生於是時故因以爲名木槿有別於葦草故以木言之以感微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隕然經或曰秀或曰華或曰生或曰榮何也以別於苗則曰秀以別於實則曰華以別於死則曰生以別於枯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新旨上二句言動物之應候下二句言植物之應候

暑也毋用火南方

陳注南方火位又因其位而盛其用則爲微陰之害故戒之

鄭注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

新旨火爲陽氣而南又火位也是月也毋用火南方以爲微陰之害焉亦贊化之一事也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陳注凡此皆順陽明之時

鄭注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閣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孔疏案釋宮云閣謂之臺李巡云積土爲之所以觀望郭景純云積土四方又云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臺無室名曰榭郭景純云榭今之堂堦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暑

嚴陵方氏曰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欲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則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則人爲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古者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亦以是而已臺榭之高亦必升也特以不若山陵之尤高故言處而已高明言居臺榭言處互言之也

郝解榭臺上欄楯

新旨二節旨首節有定陰意次節有順陽意總是君子燮理陰陽工夫四可以只論時所宜居非人實居之也上兩句虛下兩句實

按居高則眺遠山陵臺榭皆高明處也四句相足非平列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陳注子水之氣所傷也

鄭注子之氣乘之也陽為雨陰起為之凝為雹盜

賊攻劫亦雹之類

孔疏雹凍傷穀天災道路不通暴兵來至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夏行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雹凍傷穀

道路不通則冬為閉塞暴兵來至則陰賊之感也

按三句各為一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季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膳時起其國乃饑

陳注卯木之氣所淫也

鄭注卯之氣乘之也生日長膳饗之屬言百者明

眾類並為害

孔疏五穀晚熟天災百膳時起地災其國乃饑人災

也

嚴陵方氏曰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

長故熟之時晚膳食苗葉春之氣盛於末故蟲之為

害者特及葉而已五穀晚熟而又百膳時起故其國

乃饑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巢窟成民殃於疫

陳注酉金之氣所泄也膳食苗葉之蟲也百膳者言害稼之蟲非一類

鄭注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昂畢為天獄主殺

生日短大陵之氣來為害也

孔疏草木零落巢窟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草木零落與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候故

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相薄而眾成疾

按三句各為一項陳注解百膳當在上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三

月令

季

禮記詳說卷五十三終

禮記詳說卷五十四

牟陽再觀祖輯撰

月令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陳注柳宿在午驚火之次也火大火心宿

鄭注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

孔疏案二統麻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

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

昏箕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

嘉麻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六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

二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陳注林鍾未律長六寸

鄭注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

氣至則林鍾之律應

孔疏案律曆志黃鍾長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故

林鍾長六寸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陳注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生於土中此時羽翼猶未能遠飛但居其穴之壁至七月則能遠飛而在野矣學習雖學數飛也腐草得暑溼之氣故變而為螢朱氏曰溫風溫厚之極涼風嚴凝之始腐草為螢離明之極故幽類化為明類也

鄭注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擊螢飛蟲螢火也

孔疏蟋蟀居壁者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案爾雅釋蟲云蟋蟀蜚也孫炎曰蜻蛉也梁國謂蜚郭景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純云今促織蔡以為蟋蟀斯蟲非也鷹乃學習者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

案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此六月何言有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為鳩亦自

有真鷹可習矣腐草為螢者腐草此時得暑溼之

氣故為螢不云化者蔡氏云鳩化為鷹鷹還化為鳩

故稱化今腐草為螢螢不復為腐草故不稱化攬

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擊物云螢飛蟲者案釋蟲云

螢火即熠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熠

嚴陵方氏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

季夏故溫風始至也然八風之氣坐於八方以應八節經止於孟春言東風季夏言溫風孟秋言涼風仲秋言盲風或言其方或言其氣或言其時而有詳略不同者特記時而已東風即條風也溫風即景風也盲風即闐闐風也然景風至以東風而此於仲夏言溫風始至者陽鏡之意也餘見樂記解蟋蟀居壁則羽翼未成羽翼成則在野矣十月又入牀下者以順時而登故也鷹乃學習者以陰浸長故鷹為學習捷轉也效彼之為之謂學因性所有之謂習腐草為螢見腐化為蠅解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馬氏曰溫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極矣而蕭然其和也蟋蟀居壁則陰陽始萬物以出入悉與時化而猶未動乎外也鷹乃學習則陰浸長而始奮也其學習也亦其性所有也腐草為螢則木氣之餘乘火而化也金華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鷙猛之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涼氣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

新旨此論未月之候首句言氣極其至下三句言物乘其機

按陳注至謂極蓋熱到極處也學習謂習飛非學搏

擊皆本之朱子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麗

陳注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鼃

陳注蛟言伐以其暴難不易攻取也鼃言登尊異之也鼃鼃言取易而賤之也

鄭注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鼃魚又曰凡取鼃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四

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鼃言登者尊之也鼃鼃言取羞物賤也鼃皮又可以冒鼓今月令漁師為榜人

孔疏此命漁師及仲夏養壯佼之等皆是煩細之事或非止一月所為故不言是月也故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明非獨季夏而取

嚴陵方氏曰四者皆水族也故以之命漁師必於季夏者欲以盛暑之氣燥其皮甲利其耐久故也

馬氏曰周官及龜用秋時則懼傷其字乳而又待以堅成之時也此用季夏非古也

山陰陸氏曰言於此抑殺氣焉君子退陰而進陽鄭

氏謂書於此似誤非是周官秋則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自其取之之時爾與此不同

郝解漁師漁人之長命漁澤不言是月者非止是月之事自是月始耳蛟爲患故云伐龜有靈故云登龜皮可用羶肉可食故云取

命澤人納材葦

陳注蒲葦之屬生於澤中而可用爲器故曰材澤人納之職也此皆煩細之事非專一月所爲故不以是月起之

鄭注蒲葦之屬此時柔力可取作器物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五

嚴陵方氏曰葦則荻之小者可緯以爲薄必擇其材者故以材言之命澤人納之則以生於澤故也

郝解材葦亦秋方可納以是月命非以是月取納之也

新旨上節是取潛物必異其等下節是供植物欲備乎用

按本文言葦而注推廣言之故云蒲葦之屬 陳注云非專一月所爲則鄭注謂取龜在秋疑有誤者可不用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

出其方以其皇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陳注四監卽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也前言百縣兼內外而言此百縣鄉遂之地也秩芻也斂此芻爲養犧牲之用各有常數故云秩芻也

鄭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芻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爲艾之今月令四爲田 牲以供祠神靈爲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六

孔疏以四監合其秩芻以其皇上帝其事既大又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命婦官至等給之度論黼黻文章給郊廟祭祀之服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樹木方盛至則有天殃論禁斷餘事助時生養亦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土潤溽暑至土疆論上暑下潤糞地爲宜事異於上故復言是月 案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云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養牲不可大違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乃命

百縣等祀百辟卿士者兼內外諸侯也此云鄉遂之屬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秩常釋詁文云今月令四爲田者令田監大合秩芻蕘亦通也爲民求福者雖是尋常事神因事神之時爲民祈福云是不虛取者若不爲祈福浪使民芻芻是在上虛取民力今遷祈福與民皆蒙福是不虛取民力役使之也云上帝大徵五帝者案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爲昊天上帝祇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祇是耀魄寶之上帝爲大徵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別云五帝故

禮記集說卷五十四 月令

七

知昊天上帝亦唯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別五帝之文故分爲二

嚴陵方氏曰四監者天子之縣內監郡之大夫也古者千里百縣縣有四郡郡使大夫監之故謂之四監春秋傳所謂下大夫受郡是也夫神降而爲靈謂之神則達而尊之也謂之靈則近而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之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之

馬氏曰四監則郊各以監有受其入也百縣則甸服之內所使納總銓秭服者也既卜而芻蕘皆謂之牲

將殺而告具焉皆謂之犧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則所謂祭祀者非獨黍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則爲民神之主也故帝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爲民也

鄭解百縣之秩芻卽禹貢王畿甸服三百里內每歲所應納之常芻出力卽謂納芻

新裁此王者於季夏命四監養牲行祭無非爲民之意自四監至社稷之靈一氣說秩芻出於民力犧牲所以事神合秩芻以養犧牲正是令民咸出其力以

禮記集說卷五十四 月令

八

供祠上下內外之神靈也達而尊者神分上下看近而親者靈分內外看曰其曰祠卽以秩芻所養之犧牲用之曰祈福是所民居之安民食之足也此句重看總之斂民力以事神而祈神休以祐民也須知秩芻方斂犧牲方養皆豫備事尚未及舉祭也爲民祈福而止以大君一人出力以祈之或者未足以感動神靈卽有福焉未必徧及於百縣矣茲合百縣之民力以祈之則精誠之萃者多而厚神靈之錫福者亦厚而溥所以王者定要咸出其力也

新旨此是述命四監之意不可作命辭秩芻養牲只

是豫備非即舉祀所福即是奠居足食意

按納芻卽是出力鄭云出力爲艾似不待言皇天上帝只是天不必云耀魄寶

是月也命婦官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陳注周禮典婦功與泉染人等皆婦官此指染人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造必用舊法故事毋得有參差貸變皆欲質正良善也旗旌旂也章者畫其象以別名位也詳見春官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九

司常 石梁王氏曰給當爲綴

鄭注婦官染人也采五色 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 旗章旌旗及章識也

孔疏於此月之時命掌婦功之官謂染人也染此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此等之物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必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溼染帛爲宜此是秦法也若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石至秋乃纁染五色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蓋從夏至秋皆得染物周秦各用一時也此云黼黻文章

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 案周禮婦官有典婦功

典泉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爲染人采五色者鄭注臬陶謨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對文耳散則通 旌旗者則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鄭注引土喪禮以緇廣三寸長半幅經末長終幅詩織文烏章是也

嚴陵方氏曰掌染婦功故謂之婦官設色者采藍以爲青采沙以爲朱故謂之采黼黻見郊特牲解文章見仲秋解有所守謂之法有所因謂之故差則兩相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雜之謂質則兩相代之謂五色獨不及白者蓋染采必以所受者爲本不言白從可知矣以給郊廟祭祀之服則致美乎黻冕之意而與夫好潔其衣服者異矣衣服旌旗貴者從隆賤者從殺故言等隆非有餘殺非不足故言給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衮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大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等給之度也凡此順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爾然周官染人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與此不同蓋意各有所主故也

馬氏曰染物爲五色者采也上制而用之下守而行
之者法也昔以是而爲常則其後循焉者故也非其
質謂之詐非其良謂之僞

講義質良者皆欲質實而良善則自然無詐僞矣舜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且以
委左右股肱之臣明之而不敢輕易者凡以此也若
采之施於色者不以法度而差貸或不質良而僞爲
則何以事郊廟神祇何以別貴賤等級以爲禮服乎
新裁詐僞分上命官染采之畫法下欲其畫法之意

蓋不惟備用而辨分亦繫於此故染當盡其法也重
辨分上看季夏當文明之時宜染文明之色故命婦
官染采黼黻文章與黑黃蒼赤二段平對自兩色開
染有黼黻文章必用舊法故事而差貸者在所必禁
矣自正色單染有黑黃蒼赤亦必欲質正良善而詐僞
者在所必戒矣此命官染采畫法也以黼黻文章給
郊廟祭服以黑黃蒼赤爲輅車旗章此是備用處貴
賤等級兼旂服看重天子說以此給服則天子龍衮
極十二章之美自諸侯而下或黼或黻而九章七章
五章不得上同天子也貴賤等級於服而別以此制

旗則天子建太常有十二旒之垂自諸侯以下或旒

或旌而九旒七旒六旒不得上同天子也貴賤等級
於旂章而別此是辨分處夫染采所繫之重如此是
以謹染采之命也 看法質字面法者欲其按定式
而不以新樣組織爲工質者欲其按五色之正色而
不以新奇文彩爲尚此是慎名器的根本要知質正
就良善了

按孔疏上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陳
三子得有參差貸變皆欲質正良善亦是相聯相
足之意而特請以黼黻文章爲兩色開染黑黃蒼赤

爲正色單染又以祭服承黼黻文章以旂章承黑黃
蒼赤分配勻停似亦可從愚意黼黻文章段是言染
法黑黃蒼赤段是言物料祭服固用黼黻文章而旂
有交龍有日月亦難拘定黑黃蒼赤之單色更俟詳
考未句雙承祭服旂章 如式曰法守舊曰故言法
又言故有不尚新奇之意質正也猶言真也良善也
猶言好也真而且好也法故與差貸反質良與詐僞
反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陳注以其方盛故也

鄭注爲其未堅刃也

嚴陵方氏曰木之主也則樹及其死也則植此言其方盛故曰樹木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虞人蓋山虞也行則巡之也斬則絕之也伐則傷之而已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

新旨何以葉斬伐也季夏之木方盛也待草木零落而後入焉先王之政也

按行木行而巡之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三

豐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陳注大事即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之事搖養氣謂動散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謂未及徭役之期而豫發召役之令使民廢已事而待上之會期也神農農之神也季夏屬中央土土神得位用事之時謂之神農者土神主成就農事也東井主水在未故未月爲水潦盛昌之月此時神農將主持稼穡之功舉大事而傷其功則是干造化施生之道矣故有天殃也

鄭注土將用事氣欲靜 大事興徭役以有爲 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豫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

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 言

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之則致害也

孔疏土雖寄王四季但南方火生中央土土生西方金金火之閒位當建未之月故云土將用事氣欲靜也 發令者發動徵召之令也而待者謂時未順而豫動召以待後時乃使也以妨神農之事者解所以不豫發令也神農者土神也爾時土神用事若逆令召民民驚心動是妨土神之氣事也 土神能吐生萬物成其農事故曰神農知土主稼穡者尚書洪範云土爰稼穡孔傳曰種曰稼斂曰穡蔡氏云神農則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古

炎帝非鄭義也 六月主未未值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神農將持功者神農猶土神也土神本受天雨澤水潦以爲生養之功此月多水故土神方得將持功也 舉大事則有天殃者神農方持功若人君有舉大事干養氣者非唯神農罪之則天亦殃罰之也犯土而天罰之者地受天澤得以含養今若干地則是干天也

嚴陵方氏曰興土功合諸侯興兵動衆皆大事也故繼言毋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搖養氣矣搖者振而蕩之之謂夫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

氣主養故謂之養氣發令而待謂豫令之以事而使民有所待也以神農將持功於秋發令而待則妨神農之事也神農者農之神若先齊之類未主東井爲水故季夏有水潦之理焉蓋物生不可加謂之盛陽出而在上謂之昌以物言則曰盛以道言則曰昌夫興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乎成矣故神農將持其功也持有守意唯其成故可守也神農之事如此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違神逆天而天之災適當之矣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五

馬氏曰陰陽以氣相蕩搖則其搖之也乃以成之若人之舉事不時以搖陰陽之氣則其搖之也乃以傷之方是時也養氣方盛舉大事以振而蕩之則能無傷乎稼穡之事神農主之彼以公義持歲功而我以人爲之私舉大事焉是違天而召殃也

山陰陸氏曰變作言舉言雖舉猶不得也據母作大事以妨農事神農之事與農之事有間矣神農炎帝也變言神農以農之事爲正將持功謂秋成在後新成季夏之月以土功則不可與以諸侯則不可合以兵眾則不可起動凡此皆大事也毋舉此大事以

搖動天地長養之氣蓋舉大事則必發號出令以徵集民眾使待上之期會故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何也蓋此時東井主水在未乃水潦盛昌之月養氣盛矣於是神農得位成就農事以主持稼穡之功於此時而舉大事則民不得盡力於農畝而養氣動搖是逆造化施生之道而傷神農之功矣疾疫飢饉之殃不能免矣通節只重無搖養氣蓋長養之氣原自發散的再一動搖則發洩無遺何以爲後來生物之本况神農將持功正要這養氣爲稼穡之生機而可搖動之乎毋搖正是培植此養氣爲稼穡之本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五

新旨通節只以搖養氣爲主三不可字且以時言一母字方著人君說舉大事卽上三件此已是搖養氣况一舉大事則先必發令而待妨之固所以搖之矣持功持字正與搖字緊相應持功全要這養氣爲稼穡生機

按上三句平列舉大事兼此三者言舉大事則搖動三養之氣是一層豫發令而使民久待則九妨農事是一層水潦盛昌三句又深一層言水潦盛昌神農於此時主持稼穡之功以及於收成若舉大事則必有天殃有天殃包搖養氣妨農事兩層而以搖養氣

爲重 神農猶言農神不指炎帝水潦盛昌大概言
之鄭謂東井在未不可信照下大雨時行看皆得暑
所蒸然也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薶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
湯可以糞田噉可以美土疆

陳注溽溽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爲溽暑大雨亦以之
而時行皆東井之所主也除草之法先芟薶之俟乾則
燒之燒薶者燒所薶之草也大雨旣行於所燒之地則
草不復生矣故云利以殺草時暑日烈其水之熱可以
糞之燒薶者可以爲日噉之糞可以爲土疆之美凡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七

之磊磈難耕者謂之疆

鄭注潤溽謂塗溼也 薶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

萊地先薶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

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薶人掌殺草職

曰夏日至而薶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土潤溽暑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強樂之地

孔疏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大雨時行土旣潤溽

又大雨應時行也不云降降只是下耳欲言其流義

故云行行猶通彼也蔡云大雨時行行降也從土潤

以下皆爲下句燒薶謂迫地芟除草名也周禮立其

官使除田草也五月夏至芟殺暴之至六月合燒之

故云燒薶也行水者其時也大雨時行行於所燒田

中仍壅遏蓄之以漬燒薶故云行水也 引薶人證

芟草時節案薶氏云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

秋繩而芟之冬至而耜之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

萌芽康成云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鎌

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芟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

成熟耜之以耜測凍土刻之案皇氏云夷音薶繩音

事云又曰如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者謂先以火焚

燒其草在後以水浸漬之變此增地爲肥故云水火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六

變之先火後水而云水火者便言也 於此月之中

又可行以下二事也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

麻田曰噉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可以美土疆者

疆者疆樂磊磈難耕之地此月亦可止水漬之乃壅

糞之使田美也 土潤溽則土之膏澤易行故可糞

美之使肥易也蔡前云從土潤以下皆爲下句是與

鄭相合也云糞美互文耳者亦可以美田噉可以糞

土疆故言互文也云土疆強樂之地者強是不輟樂

是墟闕也並謂磈礧磊磈之地也草人職云疆樂用

黃疆樂強堅者也

嚴陵方氏曰土爲火所蒸故潤既潤則水勝火火反
辱焉燒薙行水者燒薙其草以行水道薙謂剪之
也水行於燒薙之餘故其利如以熱湯殺草也糞田
謂美土疆者蓋言殺草之利也所謂噴者田以井授
各有傳故也疆卽草人所謂疆築方王氏學訓字多鑿
山陰陸氏曰疆謂如強梁之強土疆言土之不可化
者糞言能厚其力美言能善其性

隔川吳氏曰田噴謂熟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
難耕而其土磽确者

新裁季夏之月土氣至此而潤潤則鬱而爲溽暑故

月令

五

大雨亦以之時行矣當其未雨之時先薙草而燒之
及大雨行於所燒之地其水如湯之熱利以殺草而
不復生矣此草之殺者可以爲田噴之糞已耕者益
稱膏腴也可以使土疆之美難耕者亦爲沃壤也爲
糞田計者可不乘時以從事哉 此是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

按土潤所蒸故多雨先薙草而燒之得雨則行此雨
水以殺草如沃以熱湯不復生也蓋盛暑水熱當如
此殺草則成糞而土亦美矣通節一氣說下 行水
水自流也卽雨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其一句草爛

爲糞故可以糞田噴水之所至則疆築之土可以系
壤而美矣因其疆故云美舊說糞美互言非也 疆

如字讀似亦通 注疏以井星爲說不可用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

陳注鮮潔而墮落也

鄭注長之氣乘之也未屬異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
爲害

國多風歟

陳注風歟因風而致歎疾也

山陰陸氏曰國多風歟變民言國國通於上若多疾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五

民乃遷徙

病多瘡疾多飢饉多疥癩於言民爲宜

陳注辰土之氣所應也

鄭注象風轉移物也

孔疏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
召春氣初鮮潔而逢秋氣肅殺故穀鮮潔而墮落也
此地災也國多風歟此是天災也民乃遷徙是人災
也

嚴陵方氏曰鮮落卽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是
也丑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國多風歟則與孟夏言

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故人肺受疾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故也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徙

按三句各爲一項風欬人之疾孔云天災非也

行秋令則隰水潦未稼不熟乃多女災

陳注任爭多敗戌土之氣所應也

鄭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爲溝瀆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傷於水也 含任之類敗也

孔疏隰水潦及禾稼不熟此地災也以其水氣多

爾雅註

卷五十四

三

三

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爲水傷含任也

嚴陵方氏曰隰水潦以金生水故也曰隰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熟也種曰稼斂曰稿以其不熟故止言稼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過盛而反傷之也

按上一句相連末句自爲一項孔云亦爲水傷恐不然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陳注丑土之氣所應也

鄭注丑之氣乘之也 得疾厲之氣也 象鳥雀之

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

孔疏以丑未屬巽十二月建丑得巽之氣故爲風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多風寒此天災也 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且異乎隆冬之時無風而寒矣以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蚤鷙必待秋焉以感疫癘之氣故早鷙於夏也四鄙入保已見孟夏解蓋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也 按三句各爲一項

中央土

爾雅註

卷五十四

三

三

陳注土寄王四時各十八日其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土於四時無乎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而寄王於辰戌丑未之末末月在火金之閒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

鄭注火休而盛德在土也

孔疏天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穢所以屬地四時繫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調以水配春以火

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王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

張子曰中央土寄王之說於理未安五行之氣分主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同諸儒見木金水火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中央土在季夏之末者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兌之間離兌則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嚴陵方氏曰土每時各寄王十八日故九十日之間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三

戊己之日各有九也以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未土之位與其序適居中央矣若周人兆黃帝於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是爾麻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其事也

新裁此詳土令以備五行之全首節揭土之所王其日以下令之所宜屬也天子以下事之所宜法也

其日戊己

陳注戊己十干之中

鄭注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

屈而起故因亦爲日名焉

孔疏雖處於夏末而實爲四行之主不可沒其生用之功故因亦爲日名也

其帝黃帝

陳注黃精之君軒轅氏也

按公孫軒轅氏稱黃帝後世祀五帝以配土德黃者土之色也

其神后土

陳注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爲后土後祀以爲社后土官闕黎雖火官實兼后土也舊說如此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三

鄭注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爲土官合二

孔疏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爲黎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闕黎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云黎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爲社神則不得又爲五祀故云黎兼也

三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

行故稱君也案左傳云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康成失之於前項達徇之於後皆非也然楚語曰顓頊命禹正重司天火正犁司地犁既司地何不可配土蓋犁之司地兼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犁可配土則重亦可配天乎且犁爲火正而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句龍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依左氏句龍配於兩祭不亦宜乎

郝解后土句龍或云句龍轉爲社祝融兼之即犁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三

其說近誕

按社亦土神則后土以句龍爲是

其靈樞

陳注人爲保蟲之長鄭氏以爲虎豹之屬

鄭注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恆淺毛

孔疏犬戴禮及樂緯云麟蟲三百六十龍爲之長羽

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之長介

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保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

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者以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

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藏也

云虎豹之屬恆淺毛者諸鄭之所云皆據四時之物與麟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云狐貉之屬東方兼言蛇北方兼言鼯是不取五靈也

郝解保蟲無羽毛鱗甲象火熱土煖也

按保不當言人是鳥獸希革之意或是尺蠖之類

其音律中黃鍾之宮

陳注宮音屬土又爲君故配之中央黃鍾本十一月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起如土爲木火金水之根本故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美

配中央之土土寄王於四時宮音亦冠於十二律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

鄭注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長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

驕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

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

律十二管還相爲宮

孔疏案律麻志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君之象

也黃鍾之宮於諸宮爲長季夏土王其聲最重謂

土之聲氣應此黃鍾之宮聲非黃鍾一聲也故特云律中者黃鍾之宮也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十二律互相爲宮據律主言之也崔靈恩云凡陰陽之管合有十二律律各爲一調迭相爲宮而生五聲合而成樂黃鍾宮最長爲聲調之始十二宮之主宮音者是五音之長故與黃鍾之調宮聲相應此論宮聲相應非論候此月氣之相應是

以注云季夏氣至則黃鍾之宮應不直云黃鍾之律應也然則直言律應不言宮者明主爲所候之氣應也直言律中黃鍾之宮不言律應者明爲中央土聲與黃鍾爲宮音相應非爲氣應也故鄭引禮運云迭相爲宮以證之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爲互二者爲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爲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爲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爲候氣案

六月林鍾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鍾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不云黃鍾律最長而云黃鍾之宮最長者唯黃鍾宮聲於諸宮最長故云之宮也云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者案黃鍾之調均則黃鍾爲宮黃鍾生林鍾爲徵林鍾生大蕤爲商大蕤生南呂爲羽南呂生姑洗爲角此是黃鍾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至禮運更具詳之云季夏氣至則黃鍾之宮應者謂季夏土聲與黃鍾之

宮聲相應以其非實候氣故不云黃鍾之律應或本云律應者誤也引禮運還相爲宮者證所明十二律循環爲宮聲調則具而此經得黃鍾之宮新妄王氏曰宮土也故位居中央爲音之主鄭云聲始爲宮其數八十一屬土以最濁君之象也季夏氣應則宮聲調然予於此有疑焉夫言其音宮之數誠調樂器之聲也然先儒謂黃鍾之律九寸爲宮其管九寸於絃則九九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之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之數七十有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之數四十有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之數

六十有四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角數少於宮商多於徵羽其聲在清濁之中故其象爲民如其說則最濁者爲宮最清者爲羽是一律止有一聲然十二律皆爲五聲故周禮大司樂圓鍾爲宮則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函鍾爲宮則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大師學大律六同皆文以五聲則上下損益之說以分五聲似非古人律和聲之本意凡聲大不過官細不過羽非止一律以定一聲管仲云古之神響審於聲者以牛鳴管中爲宮雞登木上爲角羊離羣而爲商負塗之豕駭而爲羽馬鳴於野而爲徵此

非可以律求也先有其聲然後以律調之使聲之大小有節律和聲之義也故舜命夔曰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後八音克諧則樂以人聲爲主歌人聲也歌則有抑揚高下而五聲依之五聲有洪纖清濁不可無節故可以六律六呂和之以是播於樂器是爲匏土革木金石絲竹器之有音不過五聲其聲皆合於律今先論律而後及於聲是豈古人制作之序哉此子所以不能無疑

長樂陳氏曰黃鍾之宮爲諸宮之長故中央之律應之且五音數多者濁數少者清而五音之數黃多於

宮宮數生於黃鍾黃鍾之數八十一而宮之數亦八十一焉故黃鍾之宮其聲最濁季夏土王其聲最重應此黃鍾之宮也

嚴陵方氏曰十二律各有五聲凡六十律以宮爲本以角爲末起於黃鍾而終於仲呂起於黃鍾之宮而終於南呂之角故十二律之外又有黃鍾之宮焉夫宮固土之本音也然必中於黃鍾者以爲建子之律次也蓋子者陽之所生土者物之所成生以成爲終成以生爲始由其終始之相須故其所中如此且以名取義黃言陰之美則土之色也鍾言氣之聚則土

之事也而中央之所中又宜矣然律有正中者有旁中者正中則中其管旁中則中其聲若仲冬之所中則黃鍾之管也若中央之所中則黃鍾之聲而已故特言宮焉

廬陵胡氏曰土之聲氣與黃鍾之宮聲合而聲合則氣合可知孔氏云土寄王四季無候氣之管者非也管卽律也若無管何云律中

郝解五音宮濁而最尊五行土濁而爲主故宮音屬土黃鍾之宮謂十二律各有爲五音迭相爲宮而黃鍾之宮最長聲最濁故黃鍾之管本應十一月而黃

鍾之宮則以配中央土蓋土冠五行黃鍾之宮冠十二律之五音六十聲也但各月之律以管候氣氣應聲亦應中央則直取聲之相應無此管也按中聲不中管近是

其數五

陳注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之成數又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以成十也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

鄭注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

其味甘其臭香

陳注甘香皆屬土

鄭注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山陰陸氏曰香牛膏也於春言所生於秋言所剋於中央言其正亦言之法且木在上燎之則焦在下浸之則朽於夏言焦春在前故也於冬言朽春在後故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

陳注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故雨霤之後因名室中爲中霤亦土神也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生土也 蔡邕獨斷曰季夏土氣始盛其祀中霤

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於牖下

鄭注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知祀戶之禮孔疏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也是明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

卷五十四 月令

至

禮記集說

卷五十四

月令

至

火云在室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云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爲中霤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複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爲複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甕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甕故庾蔚云複謂地上累土爲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

爲中霤也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者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戶注已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嚮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者亦祭竟徹之更陳鼎俎迎尸如祭戶也

新旨八節講其用事之日則繫之戊己主土令者爲帝則黃帝軒轅氏爲黃精之君矣相土令者爲神其神則后土名犁爲土官之臣矣其蟲則獬豸非毛羽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章

之餘也無鱗介之衛也物各有主而不相害矣此時不必調樂也但取象以爲配其音則配夫宮蓋土令居中爲五行之主宮音至大有人君之象配之宜也此時不必候氣也但取象以爲配其律中黃鍾之宮蓋土冠五行爲木火金水之本黃鍾冠十二律爲八十四調之首配之宜也其數則五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見四者成則土無不成也其味則甘其臭則香皆土屬也其祀則中霤而先以心祭之蓋中霤司土而宅乎中心取其主於中而又主乎土也按中霤是穴居上通明處祀中霤是宅神非土神

天子居大廟大室

陳注中央之室也

纂注大廟大室中央室也

孔疏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爲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土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新裁東青陽而南明堂西總章而北玄堂四時各異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言

其居土令居中而大廟大室則明堂中央之室故天子於土王之日特居於中辰戌丑未各月之末十有八日居於此慶賞刑威禮樂法度皆於此總斷之也**乘大路駕黃駟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饗以閔**

陳注圖者象土之周市四時閔者寬廣之義象土之容物也

鄭注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圖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閔讀如絃絃謂中寬象土含物

孔疏大路殷路者明堂位文也形制似殷之路者但服色尚黃飾之黃耳四時用轡路此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殷之大路又尚質之義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唯有黃白不更加他色者黃與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耳牛土畜者案易乾為馬坤為牛又五行傳云思之不齊則有牛禍是牛屬土也云器園者象土周布於四時者方則有所不足園則無所不覆故云象土周布於四時云閱讀如絃絃謂中寬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

禮記詳說

卷五十四

月令

三

屬於冕以中央寬緩象土之含物也故云中寬象土含物也

按閱是寬宏之意不必以絃字纏繞

禮記詳說卷五十四終

禮記詳說卷五十五

牟陽冉觀祖輯

月令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陳注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建星說見仲春

鄭注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

孔疏案三統曆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曆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一

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配門祭先肝

陳注少皞白精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之臣少皞氏之子該也夷則申律長五寸七百分之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九金之成數也辛腥皆屬金秋陰氣出故配門祭先肝金克木也蔡邕獨斷曰門秋為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配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鄭注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為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

因以爲日名焉 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
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尊收少皞氏之子曰該
爲金官 象物應涼風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三分微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
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破
其官壤 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
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
百五十一 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
數 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 秋陰氣出祀
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直肝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二

肝爲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
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饗
之禮

孔疏案此秋云其帝少皞在西方金位左傳昭元年
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稱
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皞則金天氏也又帝
王世紀少皞帝號曰金天氏云少皞氏之子曰該爲
金官者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皞氏之子該
又云該爲蓐收是爲金神佐少皞於秋蓐收者言秋
時萬物摧辱而收斂 案律歷志云微數五十四三

分之則一分有十八今於微數五十有四更加十八
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商音之濁
次於宮宮既爲君商則爲臣故云以其濁次宮臣之
象也引樂記云者證商爲臣之義云商亂則破者謂
商聲雜亂感動人心令情性傾破情既不正是以官
司敗壤也 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
四三分去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
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
又大呂一寸爲二百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
一寸爲七百二十九分兩個整寸總有一千四百五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三

十八分其大呂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又三
分之此一百四爲三百一十二分益前一千四百五
十八則總爲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去一分作
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十餘
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爲
一寸益前四寸爲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
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
祀之先祭肝者秋爲陰中於藏值肝者以陰氣始
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爲陰之中故云秋爲
陰中其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爲陽

中故正月云春爲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也今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爲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故云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隔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隔於心也爲此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爲藏之中也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故主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也其祀則門以陰自外出而所祭之物必先肝蓋金能克木取其所勝也

陳注此記申月之候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食而祭先代爲食之人也用始行戮順時令也鄭注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蛸謂蛻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孔疏案釋蟲云蛻寒蛸郭景純云寒蟬也似蟬而小青赤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者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即食故云示有先也云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者以經用始行戮不據事以經唯記時候謂鷹祭鳥之後殺鳥不必盡食猶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始行戮鳥之事嚴陵方氏曰涼未至於寒也特爲寒之微而已故於秋言涼風至亦見季夏溫風始至解春露則生秋露則殺以其殺故言白蓋白爲金之正故也曰降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亦見始雨水解寒蟬鳴見倉庚鳴解

鷹乃祭鳥見獵祭魚解用始行戮則所謂鷹隼擊也戮蓋殺之也

馬氏曰涼風至則天地之仁氣散矣白露降則陰乘陽而其候交矣寒蟬鳴則物之生於暑者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則時主殺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於是乎可以設罝羅矣鷹至不仁也猶祭然後食而況於人乎

山陰陸氏曰西風謂之涼風猶東風謂之溫風溫涼言其氣今豺祭獸獵祭魚鷹祭鳥皆不食既祭雖食不盡戮而後食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六

郝解用始行戮人君始用刑戮順時令也

新旨涼風二句此時氣之應候處寒蟬三句此物類之應候處用始行戮就作鷹說不必說到人君

按舊說用始行戮連鷹祭鳥說此節記物候似不宜添入人君行刑陳注不作鷹說時講從之遵注亦可

天子居總章左个

陳注大寢西堂南偏

乘戎路

陳注兵車也

鄭注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

駕白駟

陳注白馬黑鬣曰駟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陳注廉棱角也亦矩之義深則收藏之意

鄭注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

害物入藏不知是何種

新旨首節論其所居乘陰之成也下節言其服食有養陰氣意思天子所居者總章左个在大寢西堂之南偏焉凡頒政教而行刑罰者必於斯堂焉所乘者兵車象秋氣之肅也所駕者白駟所載於車上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七

白旂所衣者白衣所服者白玉以象西方之金色也所食者麻而以犬之金為配其所盛之器則廉以深取其棱角而又收藏也凡此皆以養陰氣也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陳注簡練簡擇而練習之也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詰者問其罪誅者戮其人殘

下謂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遠方順服

鄭注謁告 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

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 征之言

正也伐也 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

嚴陵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

人而先之謂之帥士言其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

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桀俊見孟夏贊傑

俊解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既選厲簡

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所任必

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置疑貳於其間則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八

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專

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

敬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所詰誅者暴

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

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必曰遠方

者柔遠能邇之意既曰征不義又曰詰誅暴慢者蓋

以征不義則言其道詰誅暴慢則言其事

講義此皆叔世徇時令不免於拘而有所不通也方

孟秋之月陰氣滋長天地之氣始肅之時也乃命將

帥選壯勇之士厲兵戎之具簡練桀俊可以爲將校

者有征伐之功可以專任者於是以征不義詰誅暴

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使之循服固其宜也若夫桀

俊之士有功之人簡練之素專任之久則可以責其

用命暴慢之徒遠方之不率者如非其時以干天誅

肅侯孟秋之時可乎如周宣王之北伐乃在於六月

而大雅之作不刺其用兵之非時而乃美其禦侮之

有道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新裁西郊以上行迎秋之禮還反以下行耀武之政

賞軍帥句賞武臣也天子乃命七句張武功也

新旨簡練比選厲又加精嚴專任比簡練又加親信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九

單以不義言者天地間正氣爲義氣人間的正直爲

義人秋時天地方以義正萬物而王者可令不義之

人橫行於天下乎征之正以扶生人之義理即以扶

上天之義氣好卽桀俊有功惡卽不義暴慢 月建

在申時維立秋先三日大史告於天子曰某日立秋

天地生育之氣在金位矣天子因大史之告致齊三

日及立秋之日親帥三公九卿之尊諸侯大夫之眾

以迎秋於西郊於以祭少皞之帝蓐收之神也還於

郊而反於朝以軍帥御眾武人効力皆有功於國者

舉慶賞之典於朝而不吝也當此天地始肅之時正

講武治兵之際天子乃命彼將帥於軍旅卒伍之士則選之使能於弓矢戈矛之兵則厲之使利而人與器俱精也於才兼萬人之桀擇之必審才兼千人之俊訓之必熟而才與能諳習也必大將有已試之功使專主大征伐之柄彼不義之人乃天討所當加則聲罪致討暴慢正不義之人也則問其罪而誅其人凡若此非窮兵黷武也蓋以明吾所惡在不義而所好在義矣於以應彼遠方惟其好惡之公無不心服也

按迎秋是一層行賞是一層命將帥是一層歸重末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十

段軍帥元帥也武人將卒也此是賞其前功命將帥選厲簡練稍斷專任有功又屬天子事非將帥任有功陳注謂大將有已試之功豈將帥任大將乎時講多一串說與注不合以征不義誅暴慢連以明好惡順彼遠方連好惡重惡邊誅不義是示以所惡而不征者即爲所好或以選厲簡練爲好分配不妥

禁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愆罪邪務

擄執

陳注繕治也姦在人心故當有以禁止之邪見於行故慎以罪之務事也擄執也執拘也

鄭注順秋氣政尚嚴

嚴陵方氏曰修則治其壤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器法制古所有也故曰修囹圄禁人之地於此有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擄所以戮之執所以拘之

馬氏曰先王之爲法制也豈他求哉凡以因物而已因物之則裁成之者制也制而用之者法也繕囹圄至務博執則義之事也然於其姦也止之使弗爲於罪邪也戒慎之勿失則有仁心存焉

按上三句言刑下三句言用刑 慎罪二字連與禁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十一

止對務博執雙承此主嚴說 方氏說明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

陳注理治獄之官也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者損筋骨也嚴者謹重之意非峻急之謂也

鄭注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 端猶正也

嚴陵方氏曰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囹圄具桎梏蓋先王奉時之道固可見矣獄官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又謂之士則欲致其察故也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修法制非理之所專故

也先王之用刑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瞻傷察創視折焉則其用心之仁可知矣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獄訟必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以嚴則莫敢輕犯上既言慎罪邪此又言戮有罪上既言審斷決此又言嚴斷刑者蓋反覆言之所以明慎之至而已

馬氏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則於金用事之時物有受其戕者可無省乎刑官而謂之理則欲致其順也或謂之士則欲致其察順以理言察以事言其歸一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主

新裁上節命有司大概只要法度修舉使民畏懼到刑官實在用刑便加體恤故有瞻傷等之命審斷二句串講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審若議論輕重等是也或疑戮有罪二句不可謂之仁然必曰戮有罪則不及無辜矣嚴斷刑則不敢輕易矣故均謂之仁也

按瞻察視皆著力字瞻察視乃審其斷決以求獄訟之端正而均平也既審之後其有罪者戮之又必謹嚴以斷刑臨刑尤致慎也 今人必先驗傷而後定罪故知瞻察視在先審斷決二句連戮有罪二句相

足之辭戮非必殺只是刑戮 一說審斷與視折一

例決字連下
今不能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陳注朱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

鄭注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

新裁上句以天道言下句以人事言不可贏謂不可助之使太贏 命有司修三節首節言制刑之嚴義也次節言卹刑之恕仁也未節是推其所以嚴而恕扶陽抑陰之意也 嚴非一於嚴者之謂嚴嚴中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主

寬一於嚴則謂之慘刻而不謂之嚴矣王者用刑之恕正所以成其嚴也秋氣不使之贏所以調陰氣而成其為陰也 時當孟秋天氣肅矣先王不得已而用刑者此其時也故命有司之官修明其法制之舊繕治其囹圄之地完具其桎梏之器心之奸者禁而止之行之邪者慎而罪之凡有罪者皆務搏而執之其立刑之嚴如此而又不於嚴也命司理之官瞻皮膚之傷察血肉之創視筋骨之折其斷決也則審而使獄訟必端平無偏枉也有罪而後戮不及於無辜也嚴謹以斷刑不流於峻急也其用刑之寬如此

夫立法嚴而用刑寬者其故何哉蓋孟秋之月溫厚之氣已極而嚴凝之氣方始方始者其勢常有餘而已極者其勢常不足已有一勝負之形矣復可助之使贏乎故贊化育者雖順時以舉事猶必撙節裁抑而不可使陰氣之有餘得以勝陽也惟其如此故立法之嚴雖以順天地之肅而用刑之寬實以制陰氣之贏先王輔相之道亦微矣哉

新旨上節命有司大概只要法度修舉使民畏懼到行刑之時便加體恤故有瞻傷等命末節明上所以嚴而寬之故不可以贏實指用刑說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十五

按三節為一段首節主嚴次節主寬相因為說末節言其從寬之意天地肅則陰氣本盛不可以嚴刑以助陰氣使之贏餘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陳注所以為水潦之備者以月建在西西中有畢星好雨也

鄭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 順秋氣收斂物 備者

備八月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 象秋收斂物當藏

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十五

壅塞使不決溢以為害也

金華應氏曰夏氣舒發則修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全隄坊謹壅塞水在天地間最為流通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隄也故修利而無壅秋潦則可隄矣必壅塞之惟謹雖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為民禦患則一而已

廬陵胡氏曰春秋城築皆取定星中為候此非土工之時坏土塊也蟄蟲坏戶亦謂以土增益其穴新裁此節言先王薦新命官而敬先勤民之道備意寢廟截上因穀熟而行薦新之禮見奉先之孝下因

收斂而行豫備之政見恤民之仁水潦以上備水患修宮室以下固民居總之皆收斂之備培其低處曰壅填其虛處曰塞秋嘗之候此時斂藏爲急務以登穀爲斂藏之候以備患固居爲斂藏之先蓋一歲之積儲全在斂藏故王者汲汲於爲民收斂計也孟秋之月新穀既升斯時也天子嘗新而猶必先薦於寢廟不敢以人之餘褻神也當薦穀之後則諸物皆熟而可收矣故命百官教民以收斂焉斂藏於是而伊始矣不惟是也於時水潦方盛不可以無慮故命百官以備之隄坊所以障水則完之而使無缺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七

塞所以遏水則謹之而使得宜庶備之於未雨之先而水潦不能爲之害也時方嚴凝爲天地閉藏之始則民居不可以不寧者故命百官以固之內而宮室則修之使整外而垣牆則坏之使厚又外而城郭則補之使完庶民居之攸奠也天子以是而命之百官以是而奉行之則利興而害除食足而居固又安有不得其所者哉

新旨始收斂從登穀來完隄坊三句是備在野五穀之患下三句是備在內五穀之患亦有見按嘗新薦廟一截收斂一截完隄坊至備水潦一截

修宮室至末一截重收斂以下因收斂而及之也分備水患固民居二意較明或俱爲收斂計失之拘穀謂黍稷今人專以粟爲穀非也黍稷先於粟然七月粟亦熟矣命百官收斂謂課民收斂之事欲其齊備與登穀無妨或作收斂稅說與上下文義不合

陳注用注疏畢星爲說可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陳注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義不知古者嘗祭之時則有出田邑之制故注謂禁封諸侯及割地爲失其義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七

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陳注以其遣收斂之令也

鄭注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

孔疏鄭唯偏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爲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嚴陵方氏曰割地卽射義所謂益以地是也使者使於四方故言行幣以藏於府庫爲入反賜予人故言出凡此皆非收斂之事故言毋以止之其曰大官大使大幣則小者容或可矣

新旨毋以者何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非行賞之時也 是孟秋之月也天地嚴肅毋以茅土封諸侯毋以爵位立大官恐其違嚴肅之令也毋以土地分割行天朝之大使出大幣以通好亦恐其違嚴肅之令也此皆王者體天以行政也

按鄭引嘗祭出田邑以駁封割之說亦太拘此只就秋令大概言之耳割地出使皆戰國時事此是素人所言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陳注此亥水之氣所泄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九

鄭注亥之氣乘之也月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 十月宿直營室營室之氣爲害也營室主武事

孔疏陰氣大勝天災介蟲敗穀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 稻蟹謂蟹食稻也

嚴陵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大勝戎兵乃來亦以陰大勝而主殺故也凡以亥之氣乘之也

按三句各一事

行春令則其國昌

陳注蟹有食稻者謂之稻蟹亦介蟲敗穀之類寅中箕星好風能散雲雨故致旱

鄭注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

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陳注寅木之氣所損也

鄭注陽氣能生而不能成

孔疏其國乃早陽氣復還天災也五穀無實地災也嚴陵方氏曰陽亢而陰莫能干爲旱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早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數華於陽而成實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九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陳注巳火之氣所傷也

鄭注巳之氣乘之也 瘧疾寒熱所爲者今月令瘧疾爲厲疫

孔疏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也民多瘧疾人災也嚴陵方氏曰火王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爲熱水之氣爲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

被虐故也

按分二項下一句連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陳注角在辰壽星之次也

鄭注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

孔疏三統麻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

中去日一百二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

昏文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十一度中案元

嘉麻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

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手

井九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陳注南呂西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鄭注南呂者大族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

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

孔疏大族長八寸二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

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

二寸爲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爲一

寸益前四寸爲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五

寸三分寸之一也

盲風至鴻鴈來之鳥歸羣鳥養羞

陳注此記西月之候盲風疾風也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仲春言玄鳥至此言歸明春來而秋去也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鄭注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鵠

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蓋謂所食也夏小

正日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

鳥也者謂閭鳩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異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手

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孔疏盲風疾風者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爲盲風玄鳥

燕者釋鳥文玄鳥歸爲仲秋之候玄鳥至不爲仲春

之候由別與郊禴爲候或可仲春時候非一故記時

候之中不載玄鳥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

者凡鳥鴻鴈之屬也故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

不以中國爲居皇氏之說即兼云玄鳥以其稱歸故

也然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而亦不以中國爲居者

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今玄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

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爲居

也云羞謂所食者案夏小正云羞者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故云羞謂所食者也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者今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爲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云說曰丹鳥也者以下至不盡食皆小正文白鳥也者謂閭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者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爲丹良是熒火今案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熒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者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嚴陵方氏曰旨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閏戶之月故其風謂之旨風又謂之閭閻以此立鳥歸者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山陰陸氏曰鴻鴈何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羣鳥丹鳥也養羞養白鳥焉凡欲羞之必先養之養在八月羞在九月養之仁也羞之義也

江陵項氏曰羣鳥至秋與百穀俱成人始取之以爲

養羞如雉鷄鵲鳩鴈鷺今人皆至秋食之周禮司裘仲秋行羽物以賜羣臣此於古有證矣或疑此皆天候不言人事則孟秋農乃登穀亦以人事爲一候也鷹祭鳥於孟秋之第四候則人羞之於仲秋之第三候不亦可乎

郝解養羞如庶羞之差謂美食也養畜藏也草木實成羣鳥取可食者積之以備冬也

按羣鳥養羞注疏欠明丹鳥以白鳥爲羞不盡食爲養不盡食只是食之不盡非是有意留餘如何爲養今見鳥往往銜果實藏之以爲冬食郝說得之

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陳注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陳注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體行猶賜也糜粥也

鄭注助老氣也行猶賜也

孔疏此論養老及制衣服之事皆此月所爲故言是月所命有司斬殺必當雖異衣服養老但此事起孟

秋此月申嚴而已故附於養老衣服之下不更別言是月也自乃命宰祝至先薦養廟論循行犧牲享祭上帝并難以達秋氣大以嘗麻總是祠祀之事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可以築城郭至行罪無疑論築造城邑收斂積聚勸種通論爲農爲民亦事異於上故云是月自日夜分至角斗兩論日夜既等齊平度量又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自易關市至慎因其類論秋物新成使民財豐備無逆於天有順於時是事異於前故言是月

張子曰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爲養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五

老之只又養老之禮有祝嘏祝嘏正宜用如此

嚴陵方氏曰几杖見曲禮解糜粥足以養老而助其氣授則特授之而已行則徧行之也几杖之禮爲重非庶人之老可預故惟於糜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體糜粥以養其氣郊特牲曰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故此於秋言之然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爲主爾養陰非無飲也特以食爲主爾故此兼言飲焉

馬氏曰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則順陰義也盛已而衰壯已而老杖以致其息也

新旨此是先王禮食耆老之事一說几杖以國老言行糜粥以庶老言存之

按養衰老冠下二句授則有不及行則徧及國老庶老難以平分稠曰糜稀曰粥飲食更有別物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陳注司服官名具飭條具而飭正之也上曰衣下曰裳衣繪而裳繡祭服之制也有恆有定制也小大小則玄冕之一章大則衮冕之九章也長短謂衣長而裳短也衣服謂朝服燕服及他服之當爲寒備者也各有劑量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五

必率循故法不得更爲新異也冠與帶亦各有常制因造衣并作之

鄭注此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

此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爲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 因制衣服而作之也孔疏此云文繡又下文別云衣服有量故鄭知此經謂祭服也經云具飭衣裳飭謂正也言備具正理衣裳云文謂畫也者以經文與繡相對祭服裳繡而衣畫故以文爲畫也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者案尚書咎繇謨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此朝燕等之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也不得別更改造此云循其故上云文繡有恆恆則故也但上是祭服委曲言之上是祭服故知此是朝燕也及他服者謂戰伐田獵等之服引詩七月流火者證寒之益至故作衣服此詩是幽風周公所作周公因管蔡流言遂陳先公居幽施化之事言七月之時火星西流九月之時當授民以衣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三

嚴陵方氏曰青赤爲文赤白爲章言文則章可知作繪於衣刺繡於裳言繡則繪可知衣裳之制大至於袞冕之九章小至於玄冕之一章所謂制有小大也衣在上而長裳在下而短所謂度有長短也衣服有量者言所受各有量也變裳曰服又以見乎必服其事焉冠帶有常者欲其無所變也正言冠帶則以男子重首婦人重要故也言上下之異用則曰衣裳言大小之異事則曰衣服言男女之異尚則曰冠帶反覆言之者以僭亂之原常生於此故也都人士之刺其爲是歟

馬氏曰冠帶有常則無苟變於昔也所以示民不貳也先王所以壹民德有在於衣服之閒故其命司服者如此

廬陵胡氏曰鄭以具飭衣裳文繡有常爲祭服者以禹致美黻冕也以衣服有量爲朝燕服者以禹惡衣服也然虞書言繪衣繡裳則不必祭服亦文繡也又易云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燕朝亦云衣裳矣講義楊子曰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至於季秋風已戒寒隕霜至而冬裘宜備故於仲秋命有司具飭衣裳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三

郝解文繡謂文彩刺繡鄭康成訓文爲畫謂祭服畫衣繡裳按尚書作會宗彝謂畫器也附合周禮以爲畫衣恐未然新裁服勝於陰故於四陰之月命之末一句截上是命官謹衣服之制下因示以冠帶之制五箇有字俱是自然的工夫只在具飭及必循其故上然循故正是具飭處蓋有恆有制有度有量皆故法也令率循之不得更爲新異是所謂條具而飭正之也冠稱是服者帶束是服者何獨無工夫蒙上文來不待言也既云有常亦當具飭而循其故矣循故明明是只

要依先王之法服恐制久人玩有新異之制故條正之且人好新大抵從衣服上起 當仲秋之月乃命司服之官條具而飭正乎衣裳焉以祭服言之衣繪裳繡有文繡之恆也一章九章有大小之制也衣長裳短有長短之度也祭服如此其具且飭矣以眾服言之或服於朝有朝服之量而必循其故也或服於燕有燕服之量而必循其故也或以備寒則有他服之量而必循其故也眾服如此其具且飭矣至若首之冠身之帶亦與此服而相須者各有常也必謹修其法以制之或以質或以文各有一定之則也不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天

寧不負司服之職哉

按其飭衣裳句冠通節文繡有恆三句連皆言祭服衣服有量二句連言朝燕等服冠帶句附衣裳後言之 注疏分祭服朝燕等服於經文無據愚意文繡三句泛言其有舊法衣服二句承上方是著力言之謂文繡則有其常規制則有其大小度則有其長短皆其舊法也作衣服時當有酌量必循其故而不可改易求新如此說似覺明順 小大以九章言似屬貴賤非小大也對長短言則小大只是寬窄人之身體不同如何得一樣故有量謂酌量斟酌之大抵不

離平舊法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陳注刑罰之令前月已行此月又申戒之也枉撓皆屈曲之義謂不由正理而違法斷之以逆理故必反受殃禍也

鄭注申重也當謂值其罪

孔疏申重也釋詁文云當謂值其罪者言斷決罪人之時必須當值所犯之罪經云枉撓不當枉謂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无

也

嚴陵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焉與堯典言申命同義且酉為陰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據罪言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非謂是乎必曰百則據成數言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慮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九人所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撓則在下者不申使斬殺不當則以或枉撓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撓焉是

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同義

新旨申刑罰者何順養秋氣也首二句欲其刑之嚴次四句欲其刑之當夫嚴而且當天下無冤民矣按命有司申嚴百刑提起一氣說下斬殺必當二句正是申嚴之意末二句反言以戒之命字縮至末斬殺舉其重者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膳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陳注宰主牲者祝告神者全謂色不雜具謂體無損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三

養牛羊曰芻養犬豕曰豢得其養則肥失其養則瘠物色或騂或黝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比類者比附陰陽之類而用之也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皆欲中法度也所視所案所瞻所察所量五者悉備而當於事上帝且歆饗之矣况羣神乎

鄭注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

孔疏此月鳥獸肥充因宜省視故命之循行犧牲以

下之事也視全具者亦宰祝所視也下皆然王肅

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案芻豢者食草曰芻食穀

曰豢皆案行之也瞻肥瘠者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

也察物色者物色騂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騂陰

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必比類者已行故

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

羔豚之屬也視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

之牛角握之屬也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者上帝天

也若事事當法則天神饗之也

嚴陵方氏曰宰以宰牲為事者祝以祝神為事者宰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三

牲將以祝神也故循行犧牲必命是一官焉夫季夏之養犧牲蓋授充人而芻之也至此命宰祝特循行之而已以物至此形成而不變故也犧牲已見仲春解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毀事用騂非所謂全也若鼯鼠食郊牛角非所謂具也芻者豢之物案者芻之事芻豢所以阜蕃其牲春秋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其可以不視乎牧人曰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則物色其可以不察而比類之乎物色者毛物之色比類者各比其陰陽之類也

山陰陸氏曰五者備當謂所行所案所察所量所視視全具瞻肥瘠必比類猶言皆中度繫上事言之蓋於循行犧牲言視全具於案芻豢言瞻肥瘠於察物色言必比類亦各其所也

講義五者備具而當制度至其祭祀之時加至誠而行之以禮上帝其有不饗者乎

郝解秋嘗饗帝故命循牲色純曰犧全具不殘缺也案按通察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物色謂毛色或駢或騶陽用駢陰用騶也各以類小大長短謂角體也五者一全二肥三色四大中五長中上帝其饗羣神

可知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三

新裁中度以上命官循牲之法末二句命官循牲之意將舉大享必用犧牲故先有巡牲之命宰祝二官司巡牲之責者視案瞻察量五件平看視全具視其色之純與體之完也案芻豢案其何以養牛羊何以養犬豕也瞻肥瘠使得養為肥毋使失養為瘠也察物色必比類作一句察物駢騶之色必比於祭祀陰陽之類如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騶牲也量小大至中度作一句小大以體言長短以角言備是視案瞻察量五者俱舉無遺也當是各舉一物言如視矣而全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三

具無虧案矣而芻豢有善瞻矣而皆得其肥察矣而各從其類量矣而適中其度乃件件恰好處耳注悉備而當於事理一串看須補誠敬意蓋備當乃外心之敬而內之誠敬可知故上帝其飲享矣况羣神乎此二句論其理未及祭也玩其字是逆料語蓋備當則上帝可享矣巡牲可忽乎哉神明之享不享於牲而我敬事神明之心寄之於牲之備當則上帝雖不為牲而享獨不為我所以具牲之心而享乎所以無上帝必享之事而有上帝必享之理

按巡行犧牲提起視全具一也案芻豢二也瞻肥瘠

三也察物色必比類四也量小大視長短五也陳注是如此說郝京山謂一全二肥三色四大中五長中與注稍不同蓋注以小大長短中度為一而郝以案芻豢察肥瘠為一也二者不同郝說似優備之全謂色純與物色不同物色各有所宜用也故云比類外陰陽之類也孔疏比類之說不可用小大只以形體言孔疏分牛羊豕豕為大羔豚為小與下句長短不相類陳注亦不用其說小大長短與具字亦不同具謂無損中度各有所宜用也備當謂五者備而各當其用則上帝其饗矣其饗者期望之辭是命宰祝之

意如此

天子乃難以達秋氣以大嘗麻先薦寢廟

陳注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爲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氣退則秋之涼氣通達故云以達秋氣也

鄭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昂畢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麻始熟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三

孔疏季冬及季春難皆難陰氣也恐此亦難陰氣故云難陽氣言陽氣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也秋涼之後陽氣應退至此不退是涼反熱故害及於人云亦將及人者亦謂對季春言季春之時陰氣右行日在昂畢之間得大陵積尸之氣故爲災今此月陽氣左行至於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故云亦將及人云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昂畢者以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昂畢本位故云宿直昂畢也其八月合昏之時斗柄建指昂畢本位其昂畢之星於時在寅云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者大陵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三

既爲積尸秋時又得陽氣增益疾病應氣相感故厲鬼隨而出行云亦命方相氏者亦季冬以周禮季冬命方相氏故云亦也引王居明堂禮者證仲秋難義云以發陳氣者謂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防禦禁止疾疫之事也既引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則此亦磔攘也但文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攘季冬稱大則貴賤皆爲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唯天子諸侯有國爲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國以下不得難陽氣也案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疫氣案十一月陽氣至於危虛而不難十二月陰氣至於虛危而爲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疫疾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疫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爲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總除疫疾故爲難也其磔攘之性案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騂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禴其其羊牲犬人云凡珥沈辜用騂可也難人云面禴其其難性是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難禴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此皆熊氏之說也

却解天子乃難惟天子行之秋陰尚微天子陽主故難以通秋氣不及國與天下也詳見季春嘗麻食新麻也嘗麻炊麻爲飯詩云禾麻稂麥麻與五穀同而今人少有食者苴麻有子不可食泉麻但可績無子胡麻多油然亦非饗饋之具未知古人所食何麻新旨上二句是除過時之陽正以達及時之陰先薦後嘗順時食也

按今八月芝麻熟芝麻亦嘉穀故食之且薦廟但今人只作油不知古人食法何如其黑者胡麻張騫得之西域故名古人之胡麻飯想亦可飯也泉麻子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美

可食郝云無子可疑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修囷倉

陳注四者皆爲斂藏之備穿地囷曰竇方曰窖

鄭注爲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穀將至毋罹其災

孔疏隋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以其名竇與窖相類故並言之而謂方曰窖者竇既隋圓故以窖爲方也引王居明堂禮證此月築城郭建都邑之意云終氣將至無罹其災者言當仲秋之時戒敕於民曰此時

殺害氣將欲出民當入室毋處田野罹被其災案幽詩十月之後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此仲秋已入室者但仲秋之時耘鋤既了乘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所以不同

嚴陵方氏曰竇窖皆以穴土藏物故曰穿囷倉則穀藏尤不可壞故曰修凡此皆斂藏之事故於建酉闔戶之月言之

山陰陸氏曰藏而留穴謂之竇竇出於一孔竇盡藏之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毛

新旨上二句是爲人斂藏之備下二句是爲物斂藏之備員曰竇方曰窖俱以在民言

新裁三節總言斂藏重農之事首節修斂藏之備二節斂今歲之收三節開來歲之利三節雖三事意各相承此斂藏專爲穀而發此時穀熟之時城郭都邑安其居以爲儲穀之備也竇窖囷倉儲穀之所不必言葉菜助穀之不足者故務畜之多積聚帶言之也麥乃續舊穀而待新穀者故勸種之只是君臣汲汲唯恐穀不足以充民之食而多方補湊之也此重本之深慮也人之所持以爲安固者城郭環於外

都邑處於內也築之建之而所以禦衛者有其備矣人之所恃以爲儲蓄者資蓄隱於下固倉蓋於上也穿之修之而所以斂藏者有其地矣

按四句相因城郭言其衛都邑言其居害在地中防水不便開穴見山中人有多處穿洞藏物而開其前面可謂之資方員之說未確倉房也固固也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粟多積聚

陳注孟秋已有收斂之命矣此又趣之以時不可緩故也萊所以助穀之不足故蓄之爲備多積聚者凡可爲歲備者無不貯儲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孟

鄭注始爲禦冬之備

嚴陵方氏曰趣民則急趨之也孟秋言命百官始收斂以其物初成至此則物既成而收斂不可緩也故趨之焉詩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則又不特萊而已按以收斂句爲重下二句所以助其不足故並及之多積聚不止言萊閭山西人云萊與蔓菁半年糧當是此類

乃勸種麥田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陳注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鄭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

孔疏前年秋穀至夏絕盡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絕續其乏也尤重之者以黍稷百穀不云勸種以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

嚴陵方氏曰麥以秋稼至夏乃穡其來久矣以其牟利之遲慮民情而不種也故特勸之焉其有失時行罪無疑者所以重農時而戒不昏也

新旨上節是促民斂而廣所蓄下節是勸民種而罰所惰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孟

耕稼而營命民收斂至此又命有司趣之務其穡於事也至於萊而務畜之欲以助穀之不足也至於積聚而多之欲其廣一歲之備也然不惟物之已成者所當收斂於麥之將來者亦宜及時以播種勸其種而罰其惰亦是命之有司者按行罪猶言加之罪無疑言其決然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壞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陳注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瑾塞之也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鄭注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孔疏知動內物者以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爲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是從此月爲始故云動內物也云蟄蟲益戶稍小之者戶謂穴也以土增益穴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旱

之四時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以陰氣將至此以坏之稍小以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十月寒甚乃閉之也云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者甫始也以雨畢在九月之初今此始八月之中對九月爲始八月而直昇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今言水竭非也引周語以下者證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云辰角見而雨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見者朝見東方殺氣日盛雨氣盡也云天根見而水涸者注云天根亢氏之閒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又云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

梁者以國語上文既云水涸下又云雨畢除道故云又曰所以除道治梁者國語注治道所以便行旅通也成梁所以使民不涉皆國語注文云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此鄭之言也九月本謂九月初也案律曆志角十二度九度天根在亢之後辰角與天根相去二十一度餘日校一度則九月本與九月末相去二十一日有餘也而韋昭注國語辰角見雨畢之後五日天根見不同者蓋辰角見後雨以漸而畢畢後五日始天根見中間亦校二十餘日也非謂辰角見後五日則天根見也國語皆謂朝見以今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旱

管麻驗之亦然而皇氏云九月之時辰角天根皆見東方未聞也云除道致梁以利農者農既收刈當運糞故法地治道水上爲梁便利民之轉運故云以利農也

嚴陵方氏曰坏戶者以土益之蓋閭戶之謂也與坏垣牆之坏同義殺氣浸盛者言陰之夷物至此而酷也陽氣日衰者以陽盛於夏故至此而衰也陰主殺陽主生浸言若水之浸日言與日加益也

新旨首節雜舉其時氣物類之應末節歷舉其因時平政之事

按日夜三句各一項下三句連陰氣肅殺故曰殺氣浸盛猶易之剛浸而長浸漸也方氏說鑿水陽氣所生陰氣盛陽氣衰故水漸減而將涸此時非即涸也當謂瀦水若雨水不可定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陳注此與仲春同

嚴陵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與仲春所謂鈞者異矣微特言輕重之鈞而已彼以用言此以體言故也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內實故謂之石權衡皆以致平而已故曰平鈞石則歸於正矣故曰正然仲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聖

春所言不同者則又各有義焉

按仲春鈞衡石與此不同方氏言之明矣然仲春亦有作鈞石之說

是月也屬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陳注朱氏曰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貨謂化之以爲利賄謂有之以爲利來商旅所以納貨賄也凡此皆以便民用也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邇而在外故言皆至此言貢賦賦修也財所以待用財不匱則無乏用

也用所以作事無乏用則事皆遂也

鄭注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買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

孔疏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爲節礙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是來商旅也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是納貨賄也以此之故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所須皆供故國無乏用上下豐足故百事乃遂遂成也嚴陵方氏曰入以爲利者商也行而從人者旅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而已來商旅故貨賄可得而納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聖

夫貨賄以時而納之待時而出之更爲出納各從其便故曰以便民事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邇而在外故言皆至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貢賦之職修矣此財所以不匱也財蓋貨賄之總名匱竭也夫財所以待用用所以作事故繼言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言遂其志之所欲爲也大傳曰財用足故百事乃成正謂是矣

馬氏曰古者頒貨於受藏之府頒賄於受用之府蓋利之開閭斂散必以節故以時納之然後可以待時頒也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幣帛饗殯於是取具焉故

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新哉此王者輕稅法而利民利國之事仲秋農功告成正財貨交通之候故有此舉在便民事分前是在上者平政以利乎下後是在下者修職以利乎上欲王者行厚商仁政以感民也易關市句作冒重看四方來集主賦言卽旬服之內五百里者雖散而不一而納總納銓納結納粟納米之職無不修焉遠鄉皆至主貢言卽旬服之外自候服至荒服者雖遠而在外而貢金貢錫貢繡貢鹽之職無不修焉要言兩事字民事以貨賄之納而使國事以賦貢之修而辦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聖

公私兩事皆藉於財王者所以易關市以來天下之財也易關市是王道自然之政無聚財之心而財貨來集亦王道自然之利

新旨此輕稅通商爲利之溥自下而及於上也蓋財原上下之所通豈有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而上猶乏用乎不必說貢賦上去舊說來集主賦皆至主貢言不知貢賦自有常典似不因通商而來至也時當仲秋萬寶告成矣王者於此時行寬大之政焉關議而不征市廛而不征易關市而不致其難焉惟其易之所以商願藏市旅願出

塗非以來商旅乎商旅既來則貨賄皆納自是而農未相資民事得其便矣吾見四方聞其風者皆來聚集於斯遠鄉之聞其仁者皆又至止於斯如是而達鄉四方之財皆吾財何至於匱財以待用上藉此以無乏凡朝聘燕享軍旅喪祭之事無一之不遂矣所謂來百工而財用足蓋如此

按納貨賄以民閒言商旅來則貨賄入境內民事皆便財不匱主上言故注言貢賦職修貢賦不分亦可百事亦上之事馬氏納貨賄謂納於上與便民事何不聯遠鄉云邈則四方爲近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聖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陳注大事如土功徭役合諸侯舉兵眾之事皆不可悖陰陽之大數以猶依也如慶賀者乃發生之類刑罰者乃肅殺之類必順時令而謹依其類以行之也

鄭注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眾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爲之戒焉

孔疏百事皆成於此之時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安爲以此月云築城郭故云事謂興土功孟秋云始征

伐季秋云教田獵故云合諸侯舉兵眾也但此月上有孟秋始征伐下以季秋教田獵故云是以於中爲之戒焉

嚴陵方氏曰聚之至於無窮散之復歸於無物者數也凡物有數者皆出陽而入陰則所謂大數者不過陰陽之出入而已事之作止豈能逃此哉故人君之舉大事不可逆也數之所運而爲時時之所從而爲類必順其時言順陰陽之時而無違也慎因其類言因陰陽之類而無變也時方來也故欲無違類有守也故欲無變然順之而或苟則失其時故於順曰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巽

因之而或妄則非其類故於因曰慎舉事如此四時之所同然特以當闔戶之時尤不宜妄舉故申戒之於此也

馬氏曰凡舉大事無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則凡所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成變化者無非數也數運而爲時陰陽麗焉貴而爲類萬物歸焉舉大事而順其時以行之因其類以守之則所謂毋逆大數也若夫數之所不能載則非事也有道行焉

新歲此節要重仲秋講上二句是反言而虛論其理下一句是正言當順此仲秋之令而慎因其類以行

之也時字即大數類字即大事注中慶賀二句是譬說不可用此節要看箇慎字慎心慎也大數在天

而因之存乎人因時在人而因之斟酌在心慎因者於順時舉事中詳審量度兢兢業業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固不失時而不舉亦不因時該舉此事而輕舉妄動也土功徭役合諸侯動兵眾皆大事也凡舉此大事不可逆陰陽之大數逆之則天道不順於上而人事安得克舉於下然必如之何而後可蓋此仲秋之時天地始肅而此土功等大事乃肅殺之類而當因者也但因而不慎得無有多事之擾乎必也慎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巽

而因之審過持重毋過輕躁不得則依此類而行之可已則弗行也庶不悖逆陰陽之成數亦不輕舉國家之大事天道人事兩得之矣

按此秋時當言秋故時講多主肅殺之類一邊說然陳注兼刑賞其理方全不可略逆順二字一反一

正說因類謂其事與時相類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陳注卯木之氣所應也卯中有房心心爲大火故不雨且有火訛之驚恐也

鄭注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爲大火也應

陽動也 以火訛相驚

孔疏秋雨不降天災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

仲秋行春合時雨不降之意仲秋是應雨之時今

行春之合位當卯致大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雨不

降 以仲秋致仲春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為金仲春

為木金能剋木又仲秋雨木水又剋火火竟不能為

害但以訛偽言語相驚故云以火訛相驚

嚴陵方氏曰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曰秋雨

不降則雨非不降也特所降者非成物之雨爾以其

如此故草木生榮而不枯死也國乃有恐則少陽之

所動故也 卷五十五 月令 哭

按三句各為一項 生榮鄭謂應陽動為是方氏連

秋雨句反混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

陳注午火之氣所傷也

鄭注午之氣乘之也

孔疏其國乃旱天災也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其國乃旱則陽九故也蟄蟲不藏則陰

欲孰之而有所不勝故也五穀復生則盛陽作之故

也

按三句各為一項

行夏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陳注子木之氣所泄也收雷收聲之雷也先行先期而

動也

鄭注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 先猶早也冬主閉

藏 寒氣盛也

孔疏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草木蚤死地災也

嚴陵方氏曰風災數起則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

發聲陰中收聲收雷先行則愆於陽故也雷風不節

故草木蚤死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五 月令 哭

郝解收雷先行不待日夜分而雷先蟄陽氣閉藏也

按收雷先行依郝說謂雷收聲之早似不足為異也

依舊說先動為是謂當收而不收也草木死跟風雷

設有理

禮記詳說卷五十五終

禮記詳說卷五十六

牟陽再觀祖輯

月令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陳注房在卯大火之次也

鄭注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

孔疏三統曆九月節日在氏五度昏虛二度中

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

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案元嘉曆九月

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中日在氏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二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陳注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

五百二十四

鄭注無射者夾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

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

無射之律應

孔疏案夾鍾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

千七十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鍾七寸取六寸三

分去一有四寸在夾鍾以一寸為二千一百八十七

分今更三分之則一寸者分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

夾鍾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者又三分

之則為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鍾整寸有六千五百

六十一又以三千二百二十五益之總為九千七百

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

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

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

陳注此記戌月之候鴈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者為賓如先登者為主主人從之以登者為客也爵為蛤

飛物化為潛物也鞠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金

自有五色而黃為貴故鞠色以黃為正也祭獸者祭之

於天戮禽者殺之以食也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

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

鄭注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

戮猶殺也

孔疏上仲秋直云鴻鴈來今季秋云來賓以仲秋初

來則過去故不云賓今季秋鴻鴈來賓者客止未去

也猶如賓客故云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者案國語

云雀入于海爲蛤故知大水是海也云戮猶殺也者以經祭獸禽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故直云戮禽此亦互文也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

嚴陵方氏曰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而已故特言有春秋傳曰有者不宜有也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曰黃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故也豺乃祭獸戮禽者祭獸於天然後戮禽而食也然於祭曰獸於戮曰禽何也蓋豺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三

之於物凡可禽而獲者皆戮之所祭之獸唯可狩而獲者爾以其特大故也

山陰陸氏曰來賓言其寓中國如客也言黃華以黃爲美華又訓黃以此玉藻曰大夫立華祭言獸以大者祭也詩曰言私其穢獻酬于公有是哉

却解鴻鴈來賓言非久將去也杜甫詩云秋燕已如客用此意爲雀通蛤蚌屬大水謂江海鞠菊同菊有五色而黃爲正祭獸解見前禽者鳥獸之總名戮搏食也

新旨察時物以知天氣也 此記戌月之候也鴻鴈

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爵飛物也入大水爲蛤則化爲潛物矣鞠色不一而黃者爲正感秋氣而吐華豺先祭獸而後戮禽以食焉此皆物類之應候者也

按來賓謂不久居中國而暫住如賓也陳注先至爲主後至爲賓不甚明一說仲秋初來言來尙少也季秋來多如賓客之會集也祭獸戮禽皆獸也祭以舉其大者所戮以食者則不論其大小故分別言之曰獸曰禽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四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陳注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陳注務內謂專務收斂諸物於內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也宣出則悖時令

鄭注申重 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

孔疏於此月之時敕命百官貴之與賤無不務內內謂收斂其物言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勤務收斂內物以會天地之藏者會猶趣也言心皆趣嚮天地所

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無有宣出者以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散其物以逆時氣嚴陵方氏曰號令未嘗不嚴特以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故奉時氣以申之爾夫藏冬事也內以會之則存乎秋不先會於秋則冬無所藏也季春言不可以內季秋言無不務內季春言發倉廩季秋言無有宣出皆所以順陰陽之理而已

馬氏曰號不一令不再必申嚴焉則天地方肅欲其聽命者悉也

山陰陸氏曰言命百官徧命也言百官又言貴賤尤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五

詳言之

講義順時之令使所務者在內而不在外所以會天地之氣而藏之使無宣布而出見也

郝解申嚴號令應肅氣也務內謂百務皆整飭收斂以合天地閉藏之氣如有宣出則違時也

新裁此季秋斂藏之事申嚴號令作冒下二條一分命百官收斂而申戒之一事命冢宰儲蓄而申勉之皆申嚴斂藏之令也 孟秋命百官始收斂仲秋促民收斂此又申嚴收斂之號令焉蓋季秋萬寶告成天地於是乎閉藏一宣出則悖時令故命百官無貴

無賤皆務藏百穀於倉廩斂財物於府庫以合天地

閉藏之令不容輕發倉廩開府庫以悖時令也 藏

之特以合此時閉藏之令耳一待宣泄之時則賑濟

貨發悉取之以廣吾散財發粟之仁者亦於是乎在

豈曰積爲朽蠹之計而已矣藏之爲散之地也

新旨何以戒宣出也令務內以會天地之藏也氣機

之闔闢天人一也是故時藏而藏順天氣也故內之

者順宣之者逆順之者昌逆之者殃

按號令爲斂藏之號令時講以倉廩府庫爲說是主

在上者與前處收斂不同若謂申嚴前令或可云百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六

官貴賤無不趨民務內則與前不相悖俟再質 郝

京山言百務皆整飭收斂不主財用似亦說得去

藏字屬天地之令非謂會天地之令而藏之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

敬必飭

陳注農事備收百穀皆斂也要者租賦所入之數籍田

所收歸之神倉將以供粢盛也祇謂謹其事敬謂一其

心飭謂致其力也

鄭注備猶盡也 定其租稅之簿 重粢盛之委也

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爲神倉祇亦敬也

孔疏帝籍者供上帝之籍田也神倉者貯祀鬼神之倉也言天子於此月命冢宰藏此帝籍所收禾穀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

嚴陵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斂然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焉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要謂多少之總數猶宰夫之治要司會之月要與舉之將以制國用故也然幽詩言十月穫稻而此乃言備收者以地氣有早晚故也然此皆命之於冢宰者以國用制於冢宰而甸師之掌耕耨王籍又隸於天官故也馬氏曰祇敬必飭則以供粢盛敬神故也敬在內祇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七

則敬之在外見者也言內盡志外盡力也

新裁此王者因時命官備神人之用而申戒其自盡意冢宰掌天下之財賦者故先王於季秋有命農事備收是言其時言下二事蓋此時五穀帝籍皆入矣五穀之要乃公田賦稅所入之數是國用所繫舉之有量入爲出意帝籍乃籍田之入歸之神倉將以供粢盛是祀典所繫藏之有備物待用意一是國用一是祀典所繫之重如此故當外焉祇謹其事內焉敬一其心合內外而飭致其力也 末句重祇敬二意祇敬則力必致不待言矣謹事者欲其兢業於瞻給

存留而國用之事濟精潔豐美而廟用之事濟也一心者欲其真實於算計量度而心不分於他務蓋藏積貯而心不貳於細事也力言飭者要他做得整整齊齊停停當當無差也

按農事備收提起下舉藏二句平列祇敬雙承皆冢宰之事 祇敬必飭飭字是實字猶云必祇敬以飭其事也或以祇敬與飭字平看者非祇屬外敬屬內二字可平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八

陳注總至凝聚而至也

鄭注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 總猶猥卒

孔疏上文自申嚴號令至祇敬必飭論務內必須敬慎從此霜始降至習吹論霜降寒來人皆入室又爲饗帝當習吹順時氣習吹雖與入室不同但饗帝大事則須更云是月故習吹之事附於入室之下自大饗帝至無有所私論大饗明堂及嘗饗牲告備并諸侯來歲之制稅民輕重貢賦之數皆大事相連事異於上故言是月天子乃教田獵及祭禽於四方論順時田獵以習兵戎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草木黃落至

供養之不宜論草木黃落蟄蟲閉戶斷決獄刑收減祿秩事異於前故又言是月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廟事重故特言是月也

嚴陵方氏曰雨露生物霜成物季秋則成物之功極矣百工興事造業以具人器亦有成物之功焉天地既成人功其可以不休乎季春言百工咸理蓋創始之時也孟冬言工師效功蓋成終之時也將效功於孟冬矣休之於季秋不亦宜乎然古者於霜降固有所不休者若弓人冬析幹寒與體之類是也經之所言亦其大致然爾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九

總者聚也故曰寒氣總至與仲春所言文雖小異其義一也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以禦之焉詩曰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隤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乃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於夏言處臺榭至此言入室亦順陰陽之理也

新旨此是與時偕息見聖王之仁民處是季秋之月也霜始降則百工可休息時也天子乃命有司曰寒氣凝聚而至民力何能堪此其皆入室以休其力焉此蓋先王愛民之心惜民之力而豫命之如此

上丁樂正入學習吹

陳注吹主樂聲而言

鄭注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

孔疏以下有饗帝之文此有習吹之事故云為將饗帝其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

山陰陸氏曰此與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相備也相備而習舞言於孟習吹言於季亦言之法然則孟春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十

蓋亦習吹仲秋蓋亦習舞釋菜而經不言上下比義從可知矣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陳注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饗嘗皆用犧牲仲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

鄭注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禮畢而告焉

孔疏嘗犧牲者謂嘗祭羣神其事既畢告祭備具於天子也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欲饗帝之

時使有司展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大雩以祈穀實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神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羣神故知此嘗嘗羣神云使有司祭於羣神者以其經云告備于天子故知是有司帝是尊神故知天子親祭經云饗帝鄭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

嚴陵方氏曰嘗者宗廟之秋祭特以秋祭之犧牲告備于天子則以物成可嘗之時尤所重故也嘗如此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十一

則大饗從可知矣且仲秋之月視全具矣至此乃告備于天子宜也然周之嘗以仲月而此言之於季月者彼取時之中此取時之盛而已

金華應氏曰春祈穀夏大雩秋大饗皆主於爲民故噫嘻之詩以春夏皆爲祈穀于上帝而秋大饗與冬圉丘則皆致其報故豈年以爲秋冬報也事天莫重於圉丘而此不載焉特云祈來年于天宗而已要之三時未嘗無祭而冬日至之郊尤爲報本反始之重禮所謂大報天而主日也大報天則以日爲主所謂祈于天宗而日者固天宗之長豈卽此乎鄭氏獨以

祈穀爲天而大雩大饗皆爲五帝豈以祭之類而近於瀆乎吳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程子言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時不見天固非慮其類且瀆也

新裁此季秋饗嘗之禮饗是因五穀之成而報之嘗是因五穀之熟而薦之蓋因時報乎天親禮之最重者故曰大下句人臣告祭物之備備全具也兼當意卽宰祝告之也告備而後用先事之敬也饗而燔柴之具嘗而腥爛之需皆於是取之也告備于天子見得犧牲之備也有日則精誠之積也亦有日可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十二

上合天親而不愧矣

新旨此因時報天而配以親不然祭以首時何九月而後嘗耶朱子小注亦云此是推父配天之禮季秋之上丁命樂正之官入於學中教學士以習吹備饗嘗之用焉是月也以萬物本於天行大饗之禮以報帝生成之功人本乎祖行嘗祭之禮以配乎烈祖之神然饗嘗皆用犧牲此時告備于天子而后用焉按孔疏嘗犧牲連讀不可從饗自爲饗嘗自爲嘗犧牲句雙承爲是告備鄭謂祭畢而告今依陳注先告犧牲之備而後饗嘗爲是帝只指天不兼五帝饗

當並言亦非以祖配天之說

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陳注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百縣注云合諸侯制絕句不可從 劉氏曰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敕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各敕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上之事而不可有私也言郊廟者舉其重也蓋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三

縣使奉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爲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或疑是時秦未并天下未有諸侯百縣此仍是古制愚按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又按昭襄王之時封魏冉穰侯公子市宛侯惲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者事久矣不韋作相時已滅東周君六國削甚秦已得天下大半故其立制欲如此也其後徒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爲

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

鄉注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卿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賦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

孔疏合諸侯制者秦十月爲歲首此月歲之終也當入新歲故合此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爲來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天子有朔日政令諸侯所稅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齒

諸天子制之百縣此來受處分故云受朔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賦之數皆天子之制言與者兼事之辭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者言定稅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爲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 嚴陵方氏曰合則合而同之制則制而裁之謂合制其事也必合制其事者爲待來年受朔日之政令故也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正謂是矣其所異者彼以子月爲正爾朔日蓋元日也爲來歲

受朔日於此言之者據建亥之正也且言自內以合外制言自上以制下諸侯有君道則爲內外之辨而已故曰合百縣全乎臣乃有上下之別焉故曰制然通而言之其實一也輕重之法則諸侯所取乎下者也貢職之數則諸侯所其乎上者也所貢之物各有職故謂之貢職法所以定數數所以成法上言法下言數互相備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者或以遠近所宜之事爲度或以土地所宜之物爲度也若周官男服貢器物衛服貢財物之類而王氏謂以詳責近以略責遠者蓋遠近所宜也以度所宜而制其法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五

故曰爲度焉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者言以事神爲主非以私之於己也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而一曰祀貢則其所主可知矣

金華應氏曰稅取於秋而貢集於春年之上下所以出敘法不於是而亟頒之則諸侯之取於民者無制禮之厚薄以年之上下不於是而早定之則諸侯之貢於上者無準故於季秋頒之而俾入貢於春焉則侯國無苛征王朝無過斂然其稅之有輕重卽王制所謂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也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與郊特牲之旅幣無方所以節遠邇之期而別土

地之宜者其便於民則一而已

馬氏曰陽終於戌歲功成焉故於厯以自戌至戌爲歲終戌之月而來歲受朔日終則有始故也

山陰陸氏曰百縣內也諸侯外也皆合而制之諸侯言合百縣言制亦言之法

郝解朔日來歲十二月之朔日九月而合制受朔者秦法也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亥爲水周火運秦代周用克也

說約此節言豫頒來歲正朔貢稅之制首二句作頭申講受朔一事與諸侯至末一事輕重之法九一什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六

一之類貢職之數金錫方物多寡之數貢稅以遠近爲度則定其遲速之期有以節其力而不勞以土地爲度則定其方物有以順其序而不強然此貢稅者非以奉己也將以給郊天祭廟之事故復戒諸侯及百縣不可掊克而有所私也

新裁此王者於季秋命侯國以敕屬縣欲其頒正朔而謹貢稅無非豫奉來歲當行之典首二句作頭是總命諸侯各敕屬縣也爲來歲二字貫下二項受朔日是一事如朔之晦望虛盈日之甲乙先後於是受之使何者爲春夏當行之正朔何者爲秋冬當行之

正朔蓋朔日列一歲政令今歲將終來歲復始故不可不頒也與諸侯以下是定稅貢也稅法有輕重貢數有多寡又以道里遠近定稅貢之期土地所宜定稅貢之物將以給天子來歲郊廟重事故又戒諸侯百縣不可拞克而有所私蓋稅貢備祀典之重歲將更始則事有異宜不可不定也頒正朔以一天道定貢稅以齊王政總之合諸侯制百縣而備事於豫之意 此節把受朔日作一事王者治歷明時第一要緊大事其次正天道而下莫如一王政諸侯句是列國之稅法稅多有失之過重者所以要定去拞克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七

貢職之數是王朝之貢法多有自私其土產之美而後於貢者所以要定去專私也與字要玩新旨制是天子之敕但諸侯頒之耳

按注疏合諸侯制爲句陳注引王氏駁之而郝京山猶遵注疏不遵陳注是其好異處百縣諸侯所統陸氏謂百縣內諸侯外郝亦謂畿內屬縣亦與陳注異頒朔是一事定稅貢是一事以遠近土地所宜雙承稅貢遠近是一意土地所宜是一意度卽法與數之節度遠近有其期土地所宜多寡有其則也無有所私陳注給上之事而不可有私是屬諸侯百縣說方

氏屬上說謂以事神爲主非以私之己是另一說而新旨從之背注不可用 給郊廟之事當以貢言與諸侯之稅於民者無預如何通承稅貢竊意諸侯所貢於天子者卽出於民稅之中故連言之語氣從稅說至貢遠近土地所宜便當承貢說而卽以貢供郊廟之事如此似順 或曰此是秦制井田久廢諸侯所統百縣民之稅皆納之天子而諸侯之祿亦別受之天子如今之官俸然若貢是於稅外別有應貢之物故給郊廟之事雙承稅貢爲是此亦一說備之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六

陳注教於田獵謂因獵而教之以戰陳之事習用弓矢受矛戈戟之五兵班布乘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同異力之強弱各以類相從也

鄭注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受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孔疏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事謂因田獵而教之也 以習五戎者謂於田獵之時令人習用五種兵戎之器 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 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非

馬也下文云七驕咸駕則知五戎非五戎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五兵也案周禮司兵掌五兵鄭司農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又注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如鄭所云則此注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六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也云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此對文言之則戎事齊力故校人職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但戎事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九

力爲主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駟驂彭彭是齊色也長樂陳氏曰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然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設於車故兵車射者人處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矣顧人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則攻國不以夷矛守國不以殳酋矛也司馬法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者蓋以殳對矛則殳可以攻矛可以守以弓矢對及矛則及矛可以守弓矢可以攻也若夫戈戟則爲之助而已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

書曰比而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秘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搯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觀富父終甥以戈搯僑如之喉狼臆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哲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於用可知矣

嚴陵方氏曰教於田獵繼言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故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者則以兵法五人爲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軍旅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爲所欲而習焉亦先王之深意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辛

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馬氏曰仲夏之班馬政則其政以馬爲主季秋之班馬政則其政以御爲主故命僕及七驕咸駕

新旨教田卽所以教武意習五戎二句正是教處命僕四句從班馬政來執弓矢句從習五戎來天子親獵而下以次獵之習戎班政之事於是乎行矣

按教於田獵此時正當秋獮之時因而教之以武事也五戎是大概兵器不止五樣馬政非養馬之政故注云乘馬

命僕及七驕咸駕載旌旒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擅

扒北面誓

陳注僕戎僕也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驪主之并總主六驪者爲七驪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析羽之旌龜蛇之旒旣畢而授車于乘者以尊卑爲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屏外於是司徒插扑于帶於陳前北面誓戒之此時六軍皆向南而陳也扑卽夏楚二物也周禮戎僕中大夫二人

鄭注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驪謂趨馬主爲諸官駕說者也旣駕之又爲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三

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是也級等次也整正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舊厭以重注也

孔疏前旣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驪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旒旒旒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爲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屏之外左右六軍嚮南而陳司徒於陳前北面誓之也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戰故不用田僕云及御夫者案周禮御夫掌御從車使車注云從車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三

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御夫也云七驪謂趨馬主爲諸官駕說者案周禮趨馬職云掌馭說之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爲諸官駕說也七驪者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驪則六驪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驪爲七故爲七驪引司馬職以下者證九旗之異也載旌旒者雜舉以言之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旛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旂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旛縣鄙建旒道車載旛旒車載旌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則州里謂鄉中之州長黨正族師遂中里宰鄉長也縣鄙者遂中縣正鄙師鄉長及鄉之閭胥比長也道車象路也視朝行道旂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此是仲冬大閱之時各象治民之事空習其事故所建旌旒不如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故鄭注大司馬云空辟實也言大閱是空治兵是實故云空辟實實者則此所引司馬職仲秋治兵是也案司馬職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注軍吏諸

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旛或載物
眾屬車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
野謂公邑大夫載旛者以其將養卒也百官鄉大夫
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案周禮云鄉遂今此注師
遂載物者轉寫誤也既以師都為遂大夫載旛無容
故違周禮云鄉遂載物然王侯所載與仲冬大閱同
尊故不變也其餘則異隨時事也以其出兵教戰故
無道車旂車也其王建大常皆乘戎路異於在國也
故司常注云玉路金路不出春教振旅者以陽氣方
長兵宜止息也夏教芟舍者以草木茂盛故教以草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三

舍秋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匿邪惡故教兵冬教
大閱者以冬閉無事備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簡
閱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者案詩傳云揭纁旗以
爲門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既門外擊車則不得有屏
此門外之屏者蓋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
屏也司徒地官掌邦教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
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
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
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
無自侈射案於經注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於

所獵之地而摺扑北面誓之也摺插也軍法之誓
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干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此大
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仲冬大閱云羣吏聽誓於
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注云凡
誓之大略甘誓湯誓之屬是也今又案經注則軍法
之誓必斬殺也其誓尙書甘誓云左不攻于左右不
攻于右子則孥戮汝之屬是也

嚴陵方氏曰僕主車駟主馬駕謂以駟駕馬將以有
行故也旌旄載之所以爲表識也然周官司常贊司
馬頒旗物自王建大常而下其數有九此止言二物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三

者舉其略爾與車攻言建旌設旄同意以戎事言之
則以革車爲正倅車爲副以田事言之則以木車爲
正佐車爲副莫不各有等焉故授之以級也整設蓋
指車馬之屬也掌次言師田則張幕以有幕次故亦
有屏焉整設于屏外則王雖在野亦莫不有內外之
辨故也扑謂夏楚也司徒教官而用此者以其方教
於田獵故也書言扑作教刑正謂是矣摺謂摺之於
帶也設扑而摺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則
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陸事故也
馬氏曰爲天子御者僕也爲諸侯羣臣御者七駟也

載旌旗則司馬之九旗以帛爲之者始於太常而終於旌以羽爲之者始於旌而終於旌故言旌旗則他可知矣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則自上而下以等相及且相繫屬焉故謂之級

郝解僕御車之官驕養馬之官析羽於旌竿之首曰旌旗上畫龜蛇曰旒車旗各有等級各整設於軍門之屏外習行陣也司徒掌徒厭主教事摺扑插扑帶閒以撻不聽者北面陣南向也誓告戒也

按馬氏分僕驕爲天子諸侯御非是驕自是爲天子養馬者咸駕載旌旗連是初駕時事授車以級整設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重

于屏外二句連是既駕後事司徒二句又是整設後事授車於乘者各循其序整設於屏外以聽誓當是各立其所未即乘也此即布陣之法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陳注天子戎服而嚴厲其威武之飾親用弓矢以殺禽

獸蓋奉祭祀之物當親殺也獵竟則命典祀之官取獵

地所獲之獸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禽者獸之通名也

鄭注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今月令獵爲射以所

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祐

孔疏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定本節謂容飾也俗本

作飭非也熊氏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

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爲主也春時四方施生獵則祭社爲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爲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爲主也冬時萬物聚多獵則主用眾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美

冬獵亦何以知然案鄭注秋獮祀方云秋田方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蒸鄭云冬田主用祭物多眾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案於經注更相引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性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

嚴陵方氏曰厲節厲其容飾也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其飾如此厲若子溫而厲之厲則有崖岸之謂也天子厲節執弓挾矢以獵則躬率之也祭禽則以報成功於百神且不非專爲一人之奉也是月也射猶祭獸戮禽則田獵而祭四方固亦宜矣

新裁三節爲一段田主秋獮言軍法卽寓於田非田獵之外復有教武之事教於田獵此句作冒重看教田卽所以教武故曰教於田獵命僕一節是未獵之先天子二句正獵之時祭禽二句既獵之後習戎班馬政在方獵之時蓋天子親獵之後諸侯百姓皆以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孟

次獵習戎班馬之政行矣若命主祠二句又輕看總意首節截是田獵而修武事下二節一是未獵備事而誓眾心一是方獵親事而報神功皆田獵之禮今日田之事如此他日用武卽以此法用之便是季秋之月講武之日也天子乃教武於田獵焉武事所用者有五戎也曰弓矢曰殳矛戈執教而習之武事所乘者有馬政也或毛之同異或力之強弱教而班之方其事之將行也命御車之僕及七驂之官咸以馬而駕車爲馳驅之備又於車而載析羽之旌龜蛇之旒以備指示之用授車以級循尊卑之位整設于

屏外正向背之列及其既也命司徒之官措夏楚之

扑居北面之位誓六軍之眾欲其作止之有度殺獲之有節夫僕騶供職司徒申命可以田獵矣方田之時天子乃戎服以厲兵飾而執弓挾矢以獵焉蓋奉祭祀之物不得不親殺也既獵之後天子命主祠之官祭此所獵之禽於四方之神焉蓋取物於四方不得不報四方之神也或命諸臣或親諸己既虔其始又慎其終田獵之禮如此所謂五戎之習者此也所謂馬政之班者此也孰非教武之道哉

說約首節作冒習五戎二句教民於田獵之事泛言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孟

其如此未及行也次節則將獵之時備事而致其戒未節方獵之時親事而行其禮皆詳言田獵始終之禮也

按上二句是一截正獵時事下一句是獵畢時事必言此見其禮方完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陳注備禦寒也

鄭注伐木必因殺氣

嚴陵方氏曰黃者土之色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以其將反於土故黃黃故落也落則反於土矣草木

蟄蟲咸俯在內皆墜其戶

黃落則以霜降於是月而成物之功終焉故也終則有始故落又訓始伐薪爲炭則以禦冬寒故也新旨伐薪爲炭何也時木落也順天時之肅也按季秋木收津還內且經霜故彫也此時燒炭則實

陳注俯垂頭也內穴之深處也墜塞也

鄭注墜爲塗閉之辟殺氣孔疏俯垂頭也墜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而又塗塞其戶穴以閉地上陰殺之氣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无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按垂頭向下以避寒爲是此時陽氣未卽在下陳注刑於罪相得卽決之留而不決亦悖時令也

鄭注殺氣已至有罪者卽決也

嚴陵方氏曰趣與趣民收斂之趣同義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毋留有罪焉則以奉天威之方至於是亟決之也

說約乃趣一節上節無留刑下節無濫賞

按有罪者決之今秋後行刑本此

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害

陳注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謂索之使還各依本等祿秩不當謂不應得而恩命濫賜之者也供養膳服之具也貴賤各有宜用不宜謂侈僭踰制者此亦順秋令之嚴肅也

鄭注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奢靡之屬非常食

孔疏春夏陽氣寬施許主人從時雖祿秩不當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斂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祿秩不當謂彼人不應得祿而王恩私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手

與之者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

嚴陵方氏曰祿秩者祿之秩序也收祿秩之不當所以損於養人收供養之不宜所以節於奉已凡以順收斂之道而已且當則無乖而適事宜則無常而隨時養人欲其適事故祿秩言當奉已要在隨時故供養言宜

山陰陸氏曰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事官之事也

新裁此季秋嚴肅之事祿秩不當謂不應得而恩命濫賜之者供養不宜謂膳服之具貴賤各有宜用其

侈僭踰制者曰不宜此二者及是時收之謂索之使還各依本等也皆所以順秋令之嚴肅而不得溢於實也

新自三節為一段首節驗氣之肅次節命趙刑以應天時之殺三節言行政以乘天氣之收禮思云收字下句收其不當不宜則報功之典不至為近侍者所濫傷而大官之俸不至為怙榮者所暴殄按方氏分祿秩養人供養奉己然在上之收皆是裁抑其在人者

是月也天子乃以天嘗稻先薦寢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圭

鄭注稻始熟也

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

陳注未中東井主之

鄭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

冬藏殃敗

陳注舊舊之藏為水所侵

民多飢饉

陳注未土之氣所應也飢者氣窒於鼻噎者聲發於口皆肺疾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

孔疏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飢饉人災

嚴陵方氏曰水潦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也金數窮而氣窒則為飢饉

行逆而發於聲則為噎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反為水所勝故民受是疾焉

按因大水而敗藏一句連末句另一意 仲秋穿窬害即此冬藏是也 飢鼻塞因為噴嚏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

陳注丑土之氣所應也裂圯也

鄭注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為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圯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圭

孔疏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以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四陰在地上故云極陰為外也

嚴陵方氏曰取非其有謂之盜毀則謂之賊皆至陰之類也以國多盜賊故邊竟不寧也土地分裂則為嚴凝之氣所圯故也

按多盜不寧二句連土地分裂另一意方氏蓋取凍裂之意然多盜賊則亦割據而分裂三句串說亦可

行春令則燠風來至民氣解情師興不居

陳注辰土之氣所應也不居不得止息也

鄭注辰之氣乘之也巽爲風 辰宿直角角主兵不
居象風行不休止也

孔疏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情師興不居人災

嚴陵方氏曰巽爲風而春之氣爲煖故行春令則煖
風來至然孟夏行春令則曰暴風來格者彼以正陽
之月煖風不足以言之故也此言至而彼言格者以
其暴故與物相抵也氣煖則解緩寒則縮栗以煖風
來至故民氣解情也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
故也

按煖風來至二句聯寒氣肅而暖氣舒故解情也師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三

興不居亦如風行之不倖

郝解是書一歲之內祭天帝者非一孟春祈穀仲夏
大雩季秋大饗季冬祈年四時迎氣於郊皆祀天也
周禮又謂冬至郊則是一歲之中祀天者九不已數
乎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是書以九
月合制古者以季冬頒朔今以季秋受朔九月農工
未休十月冬序方始而遽改歲不已急乎此秦制之
不如古也

禮記詳說卷五十六終

禮記詳說卷五十七

牟陽冉觀祖輯撰

月令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陳注尾在寅析木之次也七星見季春

鄭注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
孔疏案三統曆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尾十四度中
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
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案元嘉曆十
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一

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

陳注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臣少皞氏之子曰脩
曰熙相代爲水官左傳云脩及熙爲玄冥是也介甲也
介蟲龜爲長水物也羽音屬水應鍾亥律長四寸二十
七分寸之二十水成數六鹹朽皆水屬水受惡穢故有
朽腐之氣也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
行也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
祭所屬又以冬主靜不尙克制故也 蔡邕獨斷曰行

冬爲太陰盛寒爲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較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較上

鄭注王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爲之任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又因以爲日名焉 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顯瑣高陽氏也立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爲水官 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爲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賈 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鍾者姑洗之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二

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 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爲朽 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爲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較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孔疏案五帝德云顯瑣高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皞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

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云立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爲立冥是相代爲水官也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

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爲最清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爲賤故云物之象也 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二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爲二十七分寸九分寸之一爲三分并二十七分總爲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鍾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三

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 知行在廟門外之西者約檀弓云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雷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較相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較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案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轅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轅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較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轅云北面設主較上者以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駟云蓋以菩芻棘柏爲神主也

郝解鄭注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意

謂水寒土煖土能辟水故祀之夫五祀戶竈中霤門皆從其類天子亦以仲冬祀淵澤泉井冬水司令何為反辟除之此為不解行即井誤猜也又以轅當行轅者行道之祭冬令閉藏是月謹關梁塞後徑又為遠行之祭乃所謂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者矣行潦亦謂之井

按郝京山以行為行潦謂之井行潦道上水豈得為井其說失之鑿後世五祀有井并門戶為「未嘗去行行謂路神今俗所祀五道神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四

陳注此記亥月之候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晉武庫中忽有雉雛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類書有言雉與蛇交而生子子必為雉不皆然也然則雉之為蜃理或有之陰陽氣交而為虹此時陰陽極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

鄭注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蜃曰蜃

孔疏知大水淮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為蜃

嚴陵方氏曰冰即水也水以陽釋冰以陰凝故也凍蓋地氣閉而陽不能照故也孟冬者重陰之始也故

言水始冰地始凍焉

馬氏曰雉火屬也蜃水屬也陽不勝陰而并與遷焉故化虹以陰干陽故見至是陽升陰降而弗通故藏按大水只是水之深者因晉語雉入于淮為蜃而解大水為淮沾滯之甚

天子居玄堂左个

陳注北堂之西偏也

乘玄路駕鐵驪

陳注鐵色之馬

鄭注鐵驪色如鐵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五

載玄旂衣黑衣

陳注黑深而玄淺如朱深而赤淺也

服玄玉食黍與稷其器閼以奄

陳注閼者中寬奄者上窄

鄭注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甝水齋也器閼而奄象物閉藏也

孔疏春云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人所常用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玉是自然之色不可純青故用蒼之淺色夏云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與春不類者蓋以朱深而赤淺旂可用淺

衣必用深故衣旂異色赤玉與蒼玉同俱是其色淺也冬云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者亦以黑深而立淺旂用淺色故其色玄衣用深色故其色黑與夏亦同服玄玉者玉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而用玄玉也猶如夏云赤玉春云蒼玉相似也

新旨總是天子順冬氣其居處服食一因乎時意新裁玄堂左个在北堂面邊車服皆玄從冬水之色食黍與稷順時之有所用之器中寬而闔上窄而奄一順收斂之時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六

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陳注死事爲國事而死也孤寡卽死事者之妻子不言諸侯與夏同

鄭注謁告 迎冬者祭黑帝汁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孔疏亦率羣臣至北郊迎黑帝汁光紀而顙頊玄冥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 還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亦反於朝也賞死事謂臣人有爲國事死

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孤寡者恤供給也孤寡卽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郝解迎冬不言諸侯諸侯獨春秋在也賞死事謂死國事者之妻子孤寡者順悽苦之令也說約此節迎氣恤孤之事

按賞死事恤孤寡作一事說本之注疏愚意冬天寒苦凡孤寡者皆當撫恤也 賞死事其人已死賞卽賞其家似不須更言其妻子 孔氏謂因殺氣之盛而賞亦未確只是冬寒歲暮恐其衣食不充耳

是月也命太史爰龜筮占兆審卦吉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七

陳注馮氏曰爰龜筮者殺牲取血而塗龜與著筮也古者器成而爰以血所以攘卻不祥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絲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待用也爰龜而占兆爰筮而審卦吉凶大史之職也

鄭注筮著也占兆龜之絲文也周禮龜人上春爰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爰龜筮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爰筮筮短賤於兆也今月令曰爰祠祠衍字

孔疏從命大史至無有掩蔽論爰祀龜筮察阿黨事異於上立冬之日故別言是月也從天子始蒞至貴

賤之等級論天子身事及命飭百官蓋藏之事及喪紀梓梓等級以事異於上故言是月也自命工師至以窮其情論飭工匠營造盡情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自大飲烝至射御角力論祭祀之事勢農講武亦事異於前故更言是月自乃命水虞至行罪無赦論收斂穀澤之賦必須得所勿侵削下民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也 是月大史之官釁龜策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筮策謂著也亦以血塗之占兆者龜之繇文非但釁此龜策又釁此占兆繇文此占兆之語蒙上釁文也審卦吉凶者卦吉凶謂易也易有六十四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八

卦或吉或凶故云卦吉凶卦之吉凶但是筮耳筮短賤於龜兆不得塗釁但省視錄之而已故云審卦吉凶卦既云吉凶明兆亦有吉凶但占兆與龜策連文故略而不言吉凶也 曲禮云筮爲筮知是著也云占兆龜之繇文者上與龜策不同下與卦吉凶又別故言龜之繇文則占兆之書也則周禮大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也云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短賤於兆者以卦吉凶謂易也直言審不云釁故言審省錄之而不釁所以不釁者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云釁之筮書則省錄而已觀

鄭注占兆釁之分明而皇氏云唯釁龜策命大史唯占視兆書不釁與鄭注違其義非也云筮短者左傳僖四年晉獻公卜驪姬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元凱注云筮以數告故短龜以象示故長是筮短龜長之事也

丘氏曰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無釁占兆之文而穎達解月令言兼釁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辭存於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瞻也爾雅云占視也則是占之爲言繫人不繫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兆卦各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釁龜策之時占視其兆審省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九

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繁總以吉凶結之也穎達既誤解釁兆不釁卦故引左傳證之案僖五年左傳云初晉侯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案易之爲書河出圖文經三古有天道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書若斯之盛也豈短賤於龜乎立驪姬應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謂之爲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氏自占之曰不然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其後穆姜竟卒於東宮又南蒯將逐季氏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

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蒯果不克奔齊此皆卦告之凶而誤占之爲吉非短於龜也

筮短龜長卜人欲止獻公之語非定論

嚴陵方氏曰龜筮已見曲禮解贛與孟子贛鐘之贛同義物有贛則祔作以血厭其變焉蓋除贛之謂也除贛謂之贛猶治汙謂之汙治亂謂之亂也龜以卜而有兆筮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占兆審卦則吉凶可得而知之矣贛之將以占審焉占審必於歲首者則以知一歲之吉凶故也大史日官也陰陽之理繫焉以龜筮之事命之亦宜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十

郝解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秦制以孟冬爲歲首故釁龜筮示新也筮著策贛謂殺牲以血塗之即祭而名贛者塞鬼神之贛隙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吉凶者明易卦之爻象皆所以肄其職業而待用也新裁此王者豫明卜筮之事孟冬萬寶告成乃登龜入筮之時大史掌卜筮者故命之首句備卜筮之物下二句明卜筮之理皆是豫備來歲卜筮之用吉凶單承卦兆內亦有此意龜爲卜大事用之筮爲筮小事用之殺牲而贛之攘卻不祥也此是豫善其器龜以卜成兆兆之理見於龜書兆有象故言占玩龜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十一

書之繇文何爲兆吉何爲兆凶豫明其理以待來歲之卜筮以揲成卦卦之理見於易書卦有數故言審審易書之休咎何卦爲吉何卦爲凶豫明其理以待來歲之筮此是豫明其理贛龜而占兆贛筮而審卦須的記重占字審字筮龜取數者也必要卜揲之人明理以待用可見世間之數都是一箇理有此理而後有此幾無理這幾不出理又不在立達只在人心明理者先從心上明起始得繇文易卦本體新旨贛與贛鐘贛鼓同不先攘卻不祥則不足以神其用其何以占之審之大凡備鬼神之用者每防邪

崇之侵故非贛不可

按贛龜筮龜殼可贛著草如何贛郝京山謂祭而名贛不知何據或是拂拭洗濯近於贛而名之歟舊說占兆亦贛尤誤占字與下審字例看爲是審卦吉凶爲句陸氏以下文是察連此可疑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陳注獄吏治獄寧無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幾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鄭注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也

孔疏是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

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

馬氏曰曲承曰阿私附曰黨掩者自上掩之也蔽者自旁蔽之也夫官府之罪所以罔常獲者阿黨掩蔽之也吾於物辨之時而是察焉則苟罪也孰不發露者乎

講義夫人之罪戾如原其情實則大可以見或阿其黨與則高下其手輕重其心而人之情實不可得而見矣能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也

新裁王者以至公之心用刑而獄吏未必心王者之心靈無阿曲而偏黨者乎故必正之使不輕重其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三

察之使不上下其心則罰麗於事直者固得以自白曲者亦不得以自文無有掩蔽不明者矣此專為獄吏言 人肯工獄吏之事大抵是險薄之人多所以阿黨之弊乘之而起王者所以必要察之重民命也說約此因時糾治獄之事專主獄吏說阿黨以獄吏之隱斷言掩蔽以犯罪之情狀言

新旨阿黨一字平對是察乃正察治獄之吏無掩蔽正所為察也

按是察一字平是謂正也察謂審也時講以是字為虛字謂是必從前察之與注背 阿黨二字平或謂

阿其黨亦不可用

是月也天子始裘

陳注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月乃衣之也

鄭注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

馬氏曰隕霜而冬裘具故司裘以仲秋獻良裘以季秋獻功裘而至是天子始服矣

山陰陸氏曰蔡邕曰祀天則大裘然則祭地不服大裘明矣故曰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陳注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三

鄭注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窗牖可塞塞之

孔疏若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也今十月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易含萬物言非一概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之則七月為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

嚴陵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工其位矣冬曰上天爲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通閉若門之閉塞若穴之塞以其不通故閉塞也然則時之所以爲冬孰爲此者亦天地之氣閉塞以成之耳

新旨是孟冬之月也寒氣逼人天子始服裘以禦其寒焉命有司曰天氣則上騰於霄漢地氣則下降於重陰正天地不通時也惟不通則閉塞而成冬此時令所當順也

按天子始裘本自爲一節因寒而命有司亦可相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十四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積聚無有不斂

陳注申嚴仲秋積聚之令

鄭注謂府庫固倉有財物 謂芻禾薪蒸之屬

嚴陵方氏曰蓋言所蓋者在中藏言所藏者在內方閉塞之時則蓋藏之事不可慢也故命百官以謹之循行見仲春解積聚見仲秋解仲秋特命有司趣民多積聚而已至此又循行之無有不斂則欲其無遺

利政也

新裁此王者於閉藏之時而命官行閉藏之政也命百官節謹蓋積以應閉藏二節謹閉塞以應閉藏蓋藏在官如倉廩府庫之類故命百官謹之積聚在民如寶窖固倉之類故命有司循行之末句止承有司一邊坏城郭節修斂藏之政於內也固封疆節修斂藏之政於外也皆思患豫防之以時也亦有備無患意分官民內外看

新旨謹處斂處皆從天地閉塞來分公儲私藏平看末句總承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十五

按末句止承有司邊爲是

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

陳注坏補其缺薄處也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鎖須也閉鎖簡也管籥鎖匙也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

鄭注坏益也鍵壯閉也管籥搏鍵器也

孔疏城郭當須牢固故言坏門閭備禦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慎 凡鍵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以鍵爲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夫

似樂器之管籥指於鑲內以搏取其鍵也案檀弓注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爲別者熊氏云管是鍵之作類仍非鍵也注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云鄉里然也管籥云搏鍵器則管籥一物義或然也而何胤云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爲孔閉者謂將扇關門以內孔中案漢書五行志每云化飛及牡亡謂失其鑲須須則牡也何胤云兩邊樹木非其義也嚴陵方氏曰城郭見孟秋補城郭解城郭必以土故言坏然前言補此言坏互相備爾門閭見仲冬解門閭之出入不能無不虞故言戒鍵閉皆慮其壞故言

固封疆備邊竟完塞謹關梁塞後徑

陳注要塞邊城要害處也關境上門梁橋也後徑野獸往來之路也

鄭注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眾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後徑禽獸之道也

今月令疆或謂疆

孔疏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後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也云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眾庶之守法者溝樹謂掘溝塹而種樹木也令使眾庶可守之嚴陵方氏曰封疆見孟春皆修封疆解邊竟見仲秋邊竟不寧解關所以禦外梁所以濟險而戒之又不可以慢故言謹後徑皆道路之別然非公道而不可通故言塞凡此皆所以奉時之閉塞故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七

山陰陸氏曰坏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修鍵閉而管籥不慎無益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後徑不塞無益也

新裁夫內而城郭門閭鍵閉管籥亦收斂者所當防也則坏補城郭之缺薄禦備門閭之非常修鍵閉之破壞慎管籥之妄開而內始安矣外而封疆邊竟要塞關梁後徑亦閉藏者所當防也則固封疆之界備邊竟之虞完要塞之守謹關梁之讖塞後徑之往來而外始靖矣固封疆三句皆防盜賊剽略之事謹關梁一句皆防潛密往來之事固是使堅厚可爲界

限備是豫料理以爲守禦完兼固備二字意要害所繫甚重不完則戎寇之侵陵伺其隙矣謹是慎察之也與戒字同

新旨王者有思患豫防之道於城郭則補其缺薄然坏城郭而不戒門閭與不坏同故戒之以備禦非常戒門閭而不修鍵閉與不戒同故修之以整其破壞修鍵閉而不慎管籥與不修同故慎之而不令妄開此備內之政也此封彼疆各有界限欲其堅固然邊竟無備封疆亦不能固必備此邊竟焉要塞不完關梁不謹亦不能備邊竟故必完之謹之焉然後徑又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六

是要塞關梁中之旁後曲徑可以潛遁暗度者尤必閉而塞之此備外之政也 此二節是謹護衛之備上節是其近者嚴扃於畿內下節是其遠者慎守於斥堠後徑就是寇賊往來之處不是禽獸往來說約此節以固封疆爲主下四句俱固封疆事也按五句平列而意亦相因固封疆句提起備邊竟完要塞二句連要塞即邊竟上之要塞也謹關梁塞後徑二句連後徑即關梁旁之後徑也如此看似明二塞字不同上去聲指其地之界限處下入聲人塞之

辨喪紀辨衣裳棺槨之厚薄塋三壘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陳注飭喪紀者飭正喪事之紀律也即辨衣裳以下諸事是已上衰下裳以布之精麤爲親疏故曰辨亦謂襲斂之衣數多寡也棺槨厚薄有貴賤之等塋有大小丘壘有高卑皆不可踰越厚薄之度主禮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故總曰審 朱氏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時而飭喪紀焉

鄭注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七

孔疏其衣裳襲斂多少及棺槨厚薄具在喪大記上壘小大案鄭注家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尺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檀弓注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 嚴陵方氏曰喪在彼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辨衣裳而下皆其事也衣裳蓋衰衣衰裳之謂衣在上裳在下故言辨衣服有輕重而有精粗不可不辨也棺槨見檀弓解丘以其有鄉背壘以其有起伏皆墳墓別名也大小高卑則家人所謂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是也然皆以土塋之故言塋厚薄之度言其禮貴

賤之等級言其人自巡行積聚而下皆命之司徒者則以寓敘於其間故也

馬氏曰喪紀者人之終事也冬者歲之終時也以歲之終時而節人之終事不亦宜乎夫喪者所自盡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裳棺槨丘壟孰不欲致美以爲悅然窮人之欲而莫之節則富者僭於有餘貧者慊於不足而將不安其性命之情故先王視貴賤之等級而制爲禮數以紀之使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敢踰也然後得盡其心焉

說約此言送終之禮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三

新旨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先王於此而飭正喪事之紀如上衣下裳以親疏爲之服而襲斂之衣數亦有辨審棺槨有厚薄塋有大小丘壟有高卑此等厚薄之度一因其貴賤之等級也

按飭喪紀句爲主下皆所以飭之也衣裳棺槨丘壟分三項衣裳鄭注專言襲斂陳注以服制言亦有理塋言其域故有大小丘壟言其冢故有高卑 末二句言其厚薄之度因其貴賤之等級申說 兩厚薄不同上專言棺槨下泛言禮 陳注故總曰審則審字直縮至末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陳注工師百工之長效呈也諸器皆成獨主祭器祭器尊也度法也程式也淫巧指諸器而言致讀爲緻謂功力密緻也一讀如字亦通勒刻也刻名於器以考工人之誠僞也行猶治也窮其情者究詰其詐僞之情也

鄭注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僞怪好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三

蕩謂搖動生其奢淫 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 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

孔疏於是之時冬閒無事百工造作器物恐爲淫巧故命工師之官師長也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 按度程者謂考按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 毋或作爲淫巧者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爲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爲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

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僞之情 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今經直主於祭故云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程謂器所容者以經度程又別度是制度大小除制度之外唯有容受多少故以程爲器所容也

嚴陵方氏曰功卽工之所成者效與效馬效羊之效同義蓋呈效之也工之所成具乎器故繼言陳祭器焉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故以祭器爲主因其陳而案之以度程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夫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三

是之謂度遠取諸物而未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夫是之謂程按則據此以驗彼也按以度則制之長短無不中度按以程則功之多少無不中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已見季春解功言致其力致言致其至物刻者物物而刻之也或曰器或曰物者以用言則曰器以體言則曰物亦互相備耳所謂情者非情實之情以其用情而致弊故行罪以窮治之

馬氏曰君子不敢以其私褻同其所尊敬故陳祭器而不及燕器度其器之洪纖曲直者有度會其功之久近勤惰者有程古之人雖小物其用功也無所不

用其極功致者功之至者也然不可過過則淫巧先王所禁也於季春曰監工日號因其作而戒之也於孟冬又戒焉方是時也工師效功因其成而又以戒之也

說約此言考工之事效功分上是命工師以呈功下是詳呈功之事效功二字一節之總下分祭器諸器必功致以下兼上二器既合於法又欲其功之精也總是欲造器之誠物勒工名以下驗功之法

新裁此王者考工之事孟冬造作既成功有可獻故命之工師效功作冒是命百工之長呈百工之功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三

考效之也下皆效功的事陳祭二句以祭器言淫巧句以諸器言祭器以合程度爲正諸器以去淫巧爲正欲其合於法也必功致一句兼祭器諸器言又欲其功之精也此視器之法也物勒以下又是驗功而考其成也俱兼祭器諸器合於法而精者則爲誠不合於法而麤者則爲僞僞則無功所謂功有不當也必行其罪以究其詐僞之情也效功之事如此 全看一誠字按度程誠也毋淫巧誠也兩樣俱功緻亦是誠也情是不誠之情弊也考工只考得一箇誠按效功是起陳祭器二句是一項謂祭器如此乃合

法毋作淫巧是一項謂諸器如此乃合法以功致爲上雙承祭器諸器謂不惟合法且要功致以求其精功致謂功之精緻也以上皆言效功下言考之執其名以驗其合法與精則爲當不當則加罪

是月也大飲烝

陳注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也舊說烝升也此乃饗禮升牲體於俎上謂之房烝未知是否

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羣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黨正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五

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領大飲之詩孔疏言於是月之時天子諸侯與羣臣大行飲酒爲饗禮以正齒位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者案此大飲烝是天子之禮詩豳風躋彼公堂序諸侯之事是諸侯之禮故云天子諸侯與羣臣也豳詩云躋彼公堂毛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故云此飲酒於大學也云以正齒位者約黨正文必約

黨正者以此是孟冬黨正云國索鬼神謂蜡祭也與

此同月故鄭下注引黨正文亦謂此時也云烝謂有牲體爲俎者案國語云王公立飲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若黨正飲酒雖饗而用敬烝故宣十六年左氏云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是也

馬氏曰是月歲功既登物之可薦者眾君子可以飲酒燕樂矣

按先烝祭而後大飲以燕羣臣言大飲烝者謂大飲於烝祭之時烝常祭特舉大飲以明之意重燕臣上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五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陳注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割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又祭及門閭之神也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也又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脂秦曰臘然左傳言虞不臘是周亦名臘也勞農卽周禮黨正屬民飲酒之禮也

鄭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宮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

孔疏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祠于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祀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閭但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先祖五祀者臘臘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案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美

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敘在祈年之前然鄭爲大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而熊氏以爲大飲烝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爲夏股蜡各在己之歲終若如此夏家季冬則計耦耕事也修耒耜具田器不得方始勞農以休息皇氏之義非也 知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也索萬物而饗之案簡章云國祭蜡敵幽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眾神乃後勞農休

息文與簡章相當故經廣祭眾神是周禮簡章所謂蜡祭也而熊氏皇氏皆爲周禮六樂一變而致羽物以致六變而蜡祭此亦廣祭眾神故指彼一變二變而爲之蜡也然彼樂一變二變鄭自解爲蜡耳非周禮正文言蜡何得云周禮所謂蜡也云天宗謂日月星者以蜡祭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是祭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眾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案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爲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立六宗以爲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美

也雨師也不同意達之義今此云天宗謂日月星者尙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不云六宗而云天宗與彼別也蔡邕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也云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獵得禽獸以爲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霤竈行者月令殷禮言之若周則七祀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

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
互也皇氏云天宗故云祈社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祖
己之親故臘祭也

朱子曰史記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傳是姓左人
作如秦始有臘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
明

嚴陵方氏曰天宗亦天神也陰陽之運必有爲之宗
者故曰天宗天尊而不親在致義以求之故曰祈公
社門閭親而不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大割先祖五
祀眾而不一在自盡以饗之故曰臘蓋臘言以獵得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无

之內而祭之然古者以月在丑爲臘此乃行之建亥
之月者異代之制耳祈來年則詩所謂以興嗣歲也
此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者則以陽生於子得天
時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爲來年也五祀有門而大割
祠又及門閭者蓋五祀之門雖大夫士亦得而祭之
則知門閭固有大於此者矣夫農於三時之務亦已
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不亦宜乎易曰勞乎坎蓋謂
是矣既曰休又曰息者休大而息小休久而息暫事
有大小時有久暫故其言如此合而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禮王所自爲立社爲公門閭也國中

於門野則在閭據索祭祀于祈得禱曰祠言品物雖
多猶以爲薄或言割或言臘相備也大割割牲臘以
田獵所得禽祭不言及五祀五祀卑也

新裁此天子於孟冬因祭推恩之禮首節因烝祭而
燕乎臣二節因蜡祭而勞乎民玩大意微重臣民一
邊歲功之成祖考庇之而亦臣工相之冬物既成故
舉烝以祭宗廟因之大爲會飲以燕羣臣則神之惠
及於臣所以洽情也農事之修羣神祐之而實民力
致之天宗日月星辰也祈來年爲來歲祈之割祠割
牲祭也公社者社以上公配也及門閭又祭及門閭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无

之神也先祖及五祀以田獵之物祭之蜡祭是報今
歲之功以祈來年之始合羣神索享之也曰天宗至
五祀或祈或割或臘皆是蜡祭蜡祭畢乃縱民暢飲
爲樂勞農以休息之勞是縱民飲食休是不興公作
宜分看如是則神之惠及於民所以息民力也此
是天子憂勤惕厲之意因祭宴臣酬其今歲之勞欲
其整頓來歲事體以鼓其盡忠圖報之精神也因祭
息民暢其今歲之懷欲其存畜來年氣力以待春耕
夏耘秋收之勤劬也憂勤之念何其深只著樂臣民
說者不是

新旨上節因烝祭而燕臣以洽情也下節是因蜡祭而息民以廣惠也 時當孟冬歲功既成誰之力也神明贊之亦羣臣相之也故既烝祭以報功而復與羣臣大爲燕飲聯手足腹心之愛焉農事畢登誰之力也神明佑之亦農人爲之也故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焉大割牲體以祠乎公社之神及門閭之神復以田獵之物臘祭於先祖五祀之神乃縱其民酣暢爲樂以休息之不復再勞也

按祈來年是一項割祠公社門閭是一項臘祭先祖五祀是一項總是蜡祭畢勞民以休息之令其暢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三

飲爲樂然非民自飲有黨正屬民則惠出自上 鄭云祈年大割臘互文最是勞民只是一次非分三祭勞民也 孔疏分蜡臘處未確詳特往篇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陳注以仲冬大閱也

鄭注爲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也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

孔疏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糧云凡田之禮唯狩最備者解此經孟冬云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言習是未正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言唯狩最

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

嚴陵方氏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相抵而已故曰角

馬氏曰順陰義也方亥之時其爲陰也極矣講武以厲其威習射御以考其藝角力以視其才皆陰事也講義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孟冬農功之隙乃講肄武事之時也故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亦武勇之事漢有角觝之戲乃角力之技也

新裁此天子於孟冬講武以備大閱之事因仲冬將大閱故孟冬先有此命將帥提起下三事平看講者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三

講明其道卽坐作進退攻伐擊刺之法也習者習熟其事射有破的之法御有馳驅之節也角則較其力之優劣耳先時不講武則無以明諸心講武不習射御則無以勝其事習射御不角力則無以見其勇故因時將大閱而皆豫飭之也

按角觝之戲兩兩相當角力以相抵觸今之拽弓撥石亦是其類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陳注水虞澤虞也漁師漁人也見周禮水冬涸故以冬

時收賦

鄭注因盛德在水收其稅

嚴陵方氏曰水虞卽周之澤虞也猶季春謂山虞爲野虞焉漁師卽周官之漁人也以能登漁於水而爲眾所師故謂之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必命是一官者則各以其職故也眾言其同庶言其廣兆則言其數天子曰兆民故以是稱之眾庶則不止於民矣仲秋言行罪無疑無疑未至於無赦也失時之罪小故止於無疑取怨之罪大故曰無赦仲冬言罪之不赦其義亦然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聖

馬氏曰先王之時川有衡澤有虞皆爲之厲禁以平其守而共其養以時入之頒其餘於萬民則剝下益上者豈其所欲哉故命之曰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

新裁孟冬之月水潦既降則水泉池澤之賦可以收矣然雖可收而不可盡也於是乎命水虞漁師收其賦而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蓋或侵削則利歸於官而害在於民怨在於君其利甚微其禍甚不可長敢有若此者則治其方命虐民之罪而必無赦也 侵削不要十分看得不好常賦之

外多取一分就是侵削下民了不侵削只是什一之數不多不少取之得中也說約水冬涸故以冬時收賦然於收賦之中而卽寓節制之意

新旨此節都是命辭收賦還是收其常賦然雖可收而不可盡也故又戒其侵削須知收是額內侵是額外不過欲遂肥己之謀工聚斂之計耳曰取怨是天子本無怨而彼爲取之也

接收賦不言何物據周禮澤虞所掌財物如珠角齒貝之類又供澤物芹苳菱芡葦蒲之類又獻人春獻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聖

王鮪辨敵物爲鱉鼈供王膳羞及祭祀賓客喪紀之用此所謂賦當卽此也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民多流亡

陳注寅木之氣所泄也

鄭注寅之氣乘之也 象蟄蟲動

孔疏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流亡人災也嚴陵方氏曰孟春言東風解凍故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然泄與騰異以其不密故漏泄而已未至於騰也民多流亡則以春主發散故也按上二句連下句另一意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陳注已火之氣所損也

鄭注已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為風

孔疏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嚴陵方氏曰風固四時之所常有也而暴則陽之所作焉故行夏令則暴風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者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也孟冬非隆冬故言方而已夫蟲以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雷

按上一句一意下二句連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陳注申金之氣所淫也

鄭注申之氣乘之也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

伐為兵

孔疏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嚴陵方氏曰雪霜不時則寒氣遲故也小兵時起則金氣勝故也土地侵削則擊斂之所致故也按雪霜不時方氏謂寒氣遲當是不應時而至下二句意連兵起故地削

禮記詳說卷五十七終

禮記詳說

卷五十七

月令

雷

禮記詳說卷五十八

半陽冉觀祖輯

月令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

陳注斗在丑星紀之次也

鄭注仲冬者日月會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

孔疏案律曆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

初也三統曆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

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

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九七度中元嘉曆云大雪日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在箕十度昏氏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

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陳注黃鍾子律長九寸

鄭注黃鍾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鍾之律

應

孔疏案元命包黃鍾者始黃注云始萌黃泉中律麻

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鍾種也又云黃五色黃盛

焉故陽氣始種於泉孽萌萬物為六氣元也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陳注此記子月之候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

鄭注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又言冰益壯前言地

始坼至此又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夜鳴而求旦

故謂之鶡旦亦見坊記相彼盍旦解夫夜鳴則陰類

也然鳴而求旦則求陽而已故感微陽之生而不鳴

則以得所求故也虎陰物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

山陰陸氏曰猛犴之物至是一交而止夫欲止非犴

不能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新旨時氣與物類之應候以驗仲冬也

按上二句言時氣下二句言物類

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食黍與醢其器閔以菴

陳注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也

飭死事

陳注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陳當厲必死之志也

鄭注飭軍士戰必有死志

孔疏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使戰者必有死志故曰

飭死事也

嚴陵方氏曰飭死事必於是月者豈非以較大闢故然乎

郝解飭死事備死葬之事前月申其紀而此則治其事仲冬葬埋順時之藏也

按飭軍士以死事上下文不類固可疑而郝京山謂死葬之事亦無據古時葬皆有期不得延至冬豈秦時與古不同可以至冬乃葬以今日言冬月葬甚多不知當時是知此否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固而閉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三

陳注順閉藏之令以安伏蟄之性也固堅也而猶其也周禮仲冬教大閱此言毋起大眾是誠呂氏之書矣鄭注而猶女也

按而訓女不知指何人說當作虛字用土事毋作四句各一項以固而閉總承

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陳注沮者壞散之義因破壞而宜泄故云沮泄也天地之閉固氣類猶房室之安藏人也若發散天地之所藏則諸蟄皆死是干犯陰陽之令疾疫必爲民災喪禍隨

之而見一說喪讀去聲謂民因避疾疫而逃亡也暢月未詳舊說暢充也言所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皆充實於內故也朱氏謂陽久屈而後伸故云暢月也未知孰是

鄭注暢猶充也大陰用事九重閉藏

孔疏此不云是月者總是冬月閉藏之事從十月爲漸非惟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自命奄尹至淵澤井泉論命奄尹之官謹慎房室命酒正之職以爲酒醴命掌祠之官祈祀四海井泉事雖各別同是命告羣官事異於上故總言是月自農有不收藏積聚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四

至罪之不赦論收斂尤急之時務須積聚之事事異於上故云是月自日短至至取竹箭論日至之時須有所爲之事事異於收斂積聚故云是月自可以罷官之無事至閉藏論去閒務助時寧靜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云土事毋作慎毋發蓋者於此之時土地之事毋得興作又須謹慎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則孟冬云謹蓋藏是也非惟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夏爲此也爲陽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眾開泄陽氣故下云諸蟄則死人則疾疫也以固而閉者而汝也命此有司云於此之時以

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者約束有司若其不固汝所閉之事令地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擁蔽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合相似合地氣泄漏是開發天地之房也如此則諸蟄則死人必疾疫非但蟄死人疾又隨以喪者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告有司云所以須閉藏以其命此月曰暢月暢充也言名此月爲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皇氏云又隨以喪者謂逃亡人爲疾疫皆逃亡故云又隨以喪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五

嚴陵方氏曰興土功則地氣沮泄此所以戒之春秋傳曰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經之所言特以畢於是月而已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眾則眾不得其靜凡此皆非農事之所宜故亦戒之所以固而閉也而者汝有司之辭蓋運閉之時以示人者存乎天謹閉之事以奉天者存乎人故以命有司焉閉之事或不固則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矣氣之沮而止者反泄而出故謂之沮泄其害及物故諸蟄則死其害及人故民必疾疫死喪隨之暢則陽暢之稱陽既生於子至五陰猶執而紐之凡

在於子而可以暢乎命之曰暢月則以發天地之房故也

馬氏曰房也者物之所止而藏者也自內漸外之爲沮自下達上之爲泄寒氣方盛而發其所閉則溫必乘之故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蓋陰主屈而陽主伸宜屈而伸焉故謂之暢月

講義如使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而諸蟄藏者失性而死民亦必致疾疫又繼之以死喪皆以違時之理而逆物之性故也非所以使盛德充塞而得所故謂之暢月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六

郝解沮泄滲漏也發起也房猶藏也天地閉而人沮泄之必有天死疾疫之凶則是以閉藏之時爲宣暢之月如春夏也反其所令故命曰暢

新旨首節言靜而翕之法天地之藏也次節言天藏而人不爲藏逆天者也逆天者必有天殃要知此月一陽始生其氣尙微惟安養以固養斯可爲他日發生之本月至仲冬天子命有司之官曰月建在子陰氣用事可不順閉藏之令以安伏蟄之性乎舉興作之主事則地氣泄必止之而毋作物之所賴以掩藏者蓋也發蓋則不得其藏必閉之而不發焉人之

所賴以居處者室屋也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必禁之而不發焉師旅之興大眾也及夫起大眾則眾不得其靜必慎反而不可起焉凡若此者皆以堅其陰氣之凝固而使之閉藏以安伏蟄之性也蓋惟作土事等則地氣沮壞而宣泄是謂發天地固閉之房則諸熱皆死是干犯陰陽之令民必有疾疫之災喪禍隨之而見蓋以此月萬物皆充實於內名之曰充暢之月而不宜沮泄也

按此節與上節相連不固其閉則地氣沮泄沮泄馬氏說好沮敗於外而宣泄於內也房是借用字猶猶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七

也物死民疾有喪甚言沮泄之害以見其不可暢月者言此月但當令陽氣充於內不可發泄也陳注入屈而後伸之說此時似猶未伸如何謂之暢月諸說多謂不當暢而暢亦費力大抵自沮泄至隨以喪反言之是一截言不當如此命之曰暢月正言之言其當如此陳注萬物皆充實於內當指陽氣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陳注奄尹羣奄之長也以其精氣奄閉故名闔人宮令宮中之政令也重閉內外皆閉也減省婦人之事務闔

陰靜也淫謂女功之過巧者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其嬖幸者

鄭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議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內閉也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僞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

孔疏命奄尹者謂正也謂命奄官正長申重之政令常察門閭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必重閉者謂門閭房室必外內重閉遠者謂之門閭近者謂之房室皆有外內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陰氣既靜故減省婦人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八

之事順陰類也婦人所事者務須質素無得過為淫巧其所禁婦人無限貴戚姑姊妹之徒及王親近愛習嬖寵之類無有不禁言禁之無得淫巧也此奄尹奄官之尹於周則內宰俱是主領奄官身非奄人故云於周為內宰內宰非奄也云掌治王之內政者皆解經中申宮令也宮令則內政也云議出入及開閉之屬者解經審門閭謹房室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酒人衆人之類皆有奄鄭氏謂搏氣閉藏者是也奄尹則眾奄之正也宮中之令國有常典以閉藏之月故申之於門閭曰審於房室曰謹

互言之爾必重閉則所以審而謹之也重閉猶易所謂重門之重省與季春省婦使之省異彼所謂省減省之也此所謂省察之而已蓋婦以化治絲枲爲事巧過則淫淫則僞飾生焉故命禁之也雖有貴戚近習母有不禁則疏賤者可知矣近習謂天子親昵習熟之人凡此皆宮中之令也陳注省作減省馬氏曰貴戚易奢近習易驕欲法之行自貴近始故雖有貴戚近習母有不禁

新旨審門閭三句是肅其地省婦事二句是肅其人雖有一句以人之自外入者言此舉人必禁其入况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非貴近者哉

按申宮令冠通節下文皆宮令也審門閭三句是一項省婦事二句是一項雖有貴戚二句承婦事爲是時講請禁不得入似是承謹門閭一邊則省婦事二句上下隔礙 淫字跟事字講謂所作之事無得淫巧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粢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陳注大酋酒官之長也秫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度也必時製造及時也湛漬而滌之也熾蒸炊也必潔無所

汚也必香無穢惡之氣也必良無罅漏之失也必得適生熟之宜也物事也六物謂必齊以下六事差貸不中法式也

鄭注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爲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生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孔疏大酋者酒官之長於此之時始爲春酒先須治擇秫稻故云秫稻必齊齊得成孰又須以時料理麴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六

月令

十

粢故云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者謂所用水麴之時必須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者謂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火齊必得者謂炊米和酒之時用火齊生孰必得中也兼用六物者秫稻一麴粢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物事也謂作酒之人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使酒誤其善惡 酒孰曰酋然則酋者酒孰之名也云於周則爲酒人者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爲酒正也此注大酋爲酒人不同者以酒正掌作酒法或及酒材之事故引大酋證之其實酒正掌酒之

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曾證作故爲酒人也以酒人監作酒故也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時而爲酒者證此十一月令大曾作酒之事以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故毛詩傳云春酒凍醪又注酒正云清酒今中山冬醪接夏而成是於仲冬季冬以釀也引詩責幽風七月之詩以證穫稻作酒之事

嚴陵方氏曰多少不可過故曰必齊然作酒之材不止於此舉二種以該之雨水泉必香則醱釀無穢汚之臭陶器必良則盛貯無罅漏之弊火齊必得則蒸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土

煮無生熟之失六物闕一不得故曰兼用周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不過如是而已大曾監之母有差貸則以有法式故也夫酒所以養陽也作之於陽生之月蓋亦宜矣

馬氏曰六物欲其材之美時之適工之善也

新裁此王者於仲冬命官謹造酒之法意酒以奉祭祀共燕享需一年之用者故宜製造有法尤必監防有人大曾酒官之長故命之命大曾作冒下皆命辭六物以上欲備其法末二句又戒其失母有字與六必字相應乃一正一反語秬稻酒之材必齊中多實

之度也麴蘖酒之和必時得造作之時也湛熾以造酒必潔無所汚也水泉以釀酒必香無所穢也陶器以盛酒必良無罅漏之失也火齊以成酒必得適生熟之宜也差貸不中法式即不齊不時等類只是要他得馨香清潔之體幽可表誠於神明可行禮於人也不是欲其醲美可以暢情意

按六物平列下總承之秬即黍郝京山謂稷之黏者是也非今之秬菊齊注謂多寡中度愚謂只是齊備之意湛熾先漬而後蒸也火齊火之齊量必得其生熟之宜也火齊似與上熾字複但上言其潔此言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土

熟之宜意不相礙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陳注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爲民祈而祀之也

鄭注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今月令淵爲深

嚴陵方氏曰大川名源與王制言名山大澤同義凡此皆水神也

馬氏曰盛德在水故應是而祈焉以爲民致福也

講義四海者眾水之所聚大川名源者若江淮河濟之類是也江之源出於岷山河之源出於崑崙淮之源出於桐柏濟之源出於沅水故謂之名源也淵澤者水

之所鍾而息者也井泉者汲取之無窮者也仲冬之月水歸於澤而復其本源矣故命有司祈祀之

金華應氏曰夏祈山川百源火勝水弱還其統委而廣其潤澤也冬祀四海山川淵澤井泉盛德在水鍾其淵源厚其淳蓄也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以海爲委而河爲源也水重冬祀亦豈非源乎

新裁仲冬之月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天子命有司行祈祀水神之禮海者水之會川者水之流名源水之所出淵澤水之所鍾井泉水之所注祀之者欲其來歲無旱乾泛濫之虞而有潤澤之功乃爲民之意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三

也 要水德至盛的德字天一生水一陽動時乃水之德也迎其德而祭之欲此水合天一所生之數而不過不及蓋完他本生之體是他的德或枯或溢失其真性便不是德了

按通節總是祀水神爲民祈報海是水之最大者大川名源無分川言其流源言所出淵澤鍾水或名淵或名澤一也井必有泉一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

陳注取之不詰罪在不收斂也

鄭注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斂收牛馬

嚴陵方氏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惰遊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爲之詰焉亦宜矣

按鄭注所以警懼其主是此節正意非是倡人取畏取則收藏而不放佚無可取矣

山林薺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古

侵奪者罪之不赦

陳注罪之不赦惡其不相其利也

鄭注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爲蔬食

孔疏案鄭注周禮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之處謂之澤旁無水之處謂之藪草木之實爲蔬食者爾雅云蔬不熟爲藪蔬謂菜蔬以其麋蔬經言蔬食故爲草木實也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藪菜之屬

嚴陵方氏曰蔬亦菜也於農隙之時而能取野物以賣人用固宜教道之而無過其所欲也不能如上所

爲而乃侵彼之分以廣此奪人所有以予己則是強暴之徒爾罪之不赦豈爲過哉

新旨上節是儆游情之民下節是罰過暴之民是仲冬之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於外者是情民也卽有人取之不必詰其罪以其非故犯也且也山林藪澤閒有能取夫蔬食者及能田獵禽獸者野虞之官教道以採取田獵之法其有相侵相奪者是暴民也罪之不赦惡其不相其利也按此節禁民侵奪卽是倡民令取蔬食田獵禽獸也取蔬食與田獵禽獸是兩項皆是野物蔬泛言草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五

木其實有可食者爲蔬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陳注短至短之極也陰陽之爭與夏至同諸生者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

鄭注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

嚴陵方氏曰日短至陰陽爭已見仲夏日長至解諸生諸言不一也諸生則萬物之生氣也方冬之時盛德在水而是月建子以陽作之萬物之生氣欲發焉故謂之蕩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密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

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陳注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言去彼言節者欲而此言禁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微則盛陽未至於甚傷陰盛則微陽當在於善保故也

鄭注宣安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違嚴陵方氏曰掩蔽其身以處於內則以齊戒故也身欲密者所以掩身欲其密故也去聲色則不特止而已禁者欲則不特節而已見君子之齊戒則加而無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六

已也外則養其形而無勞內則養其性而無悖欲安形性故事欲靜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也

馬氏曰陰陽爭則陽伏而陰尙自若也故爭凡物之有所爭者外未定故也方二分之月春爲陽日中秋爲陰宵中既有分矣故於仲春仲秋日夜分至於二至之月則夏爲正陽而陰始閒之冬爲正陰而陽始閒之方盛者方衰方微者方長有爭之道焉於冬至日諸生蕩言陽之來足以勝陰於夏至日死生分言

陰之來不過與陽爲敵而已

山陰陸氏曰上云陰陽爭死生分此言陰陽爭諸生蕩相備也相備而言死生分於夏言諸生蕩於冬亦言之法毋躁禁辭也於陰言如此亦言之法冬言以待夏言以定待始事也定終事也

新安王氏曰十一月一陽來復復反也陰方極盛陽欲反爲陰拒之是以有爭爭者言其將復也復卦上坤下震五陰在外一陽在內在內者爲主在外者從而順之定而無爭言其已復也君子知陰陽爭則草木之歸根者昆蟲之蟄藏者且將搖蕩蓋枯者欲萌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七

蟄者欲出不可無以養其微陽况於身心豈得不靜以處之齊戒以靜其心掩藏以靜其身外去聲色內去者慾以安形性則身靜心亦靜矣貴靜者陰陽方爭當靜以待其爭之定定則陽反而陰順靜在一己可以養其身心達之天下以遂萬物之情不韋雖非賢者此說不可廢也

郝解君子貴齊戒恬澹休養以待陰陽之定蓋聖人雖尊陽而不能引使速來雖惡陰而不能推使速去故於變化之交寧靜俟之而已

新裁欲靜哉此與仲夏意同安形性卽定心氣也事

欲靜卽無刑也未句與前少異前是重微陰一邊此

主扶陽邊 夫天地之生機在於陽轉人身之生氣在於陽回則一陽來復之候何時也可使一有不謹盛陰得以害微陽而交爭不定哉故君子心則齊戒焉以養陽之根本身必掩而不露也身欲寧而不勞也聲色不但不御而且言去矣者欲不但有節而且言禁矣蓋不特外安其形而內安其性亦於靜後見天心而理漸長也其於事以靜爲期事不煩而民不擾焉一身之安與天下其安靜之矣若是則盛陰以陽之靜也不得乘其勞攘之隙而侵之微陽以保守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七

之靜也得以待本體之復而完之定而不爲災也以人事勝也

新旨陰陽爭何也陰往而陽來之交也諸生蕩何也一陽復也齊戒掩身等何也先王以至日閉關養微陽也禮思云身欲寧事欲靜從齊戒說起惟此心齊一而不亂警戒而不忘然後可寧身而靜事易曰聖人以洗心退藏於密是齊戒之極至處

按齊戒買下處必掩身身欲寧二句連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連去禁乃所以安之也此五句是就本身說事欲靜是說應外事又總是齊戒時如此以待陰

陽之所定字與爭字相應陽漸盛而陰漸退則不
爭而定矣 身欲虛是不勞其身安形性是得其養
意不重 說約重安形性上下牽紐不交 易復卦
言養微陽未有事目得此可參看 王氏說好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陳注此又言子月之候芸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也解
脫也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言枯涸者漸滋發
也十二月惟子午之月皆再記其候者詳於陰陽之萌
也

鄭注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薺也水泉動涓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九

上行

孔疏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云以其俱香草故應陽
氣而出而蚯蚓結者蔡云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
下嚮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麋角解
者說者多家皆無明據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
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
爲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
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
之象既無明據故略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
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墜是也若節氣晚則

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墜麋角

嚴陵方氏曰芸香草也以水泉動而生則水屬也荔
挺出皇氏亦以爲香草荔言氣之和協挺言氣之直
達凡物之氣感陰者腥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
生荔挺出蚯蚓結者以感正陽之氣而後出故微陽
雖生而猶結焉結言形之未解也麋角解見仲夏是
月也陰極於此而終故前言冰益壯陽生於此而始
故言水泉動壯其形然動其氣然也

山陰陸氏曰麋陰獸也角始生向後護耳補筋與骨
應陽而墜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三

新言首二句植物之候次二句動物之候末句言水
泉之應其候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陳注陰盛則材成故伐而取之大曰竹小曰箭

鄭注此其堅成之極時

嚴陵方氏曰萬物之材陰盛則堅陽盛則柔陰盛極
於此故伐取之木大竹小故云伐木取竹箭

馬氏曰萬物之材數榮則柔收斂則堅於是時可以
伐木取竹箭

新言伐之取之因其時也有非時不入意

郝解曰短至則陰老而生氣歇材質堅定於時可以伐木取竹箭竹之小如矢者曰箭故俗謂矢爲箭

按竹之小者名曰箭非必作箭用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陳注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焉之事此閉藏休息之時故可罷去

鄭注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

嚴陵方氏曰設官之實所以待事也無事之官特曠官爾制器之實所以待用也無用之器特虛器爾夫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三

陽爲實陰爲虛是月陰消而陽長故於其虛者罷而去之所以應天地之實也

郝解皆惜日除閒之意

按陳注權宜設造本之鄭注權所建故作云然愚意

只依郝氏說亦自簡明

塗闕廷門閭築固圉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鄭注順時氣也

嚴陵方氏曰闕者人所由以出入廷者人所處以聽事塗謂塗之以土也築則不止於繕矣與築城郭之築同義故孟秋止言繕固圉而已

郝解塗闕廷謂抹補之周禮二十五家爲閭閭巷口門築固圉修獄牆也皆閉藏之事

新旨是月也天子念官以權宜而設至此月則可以議罷念器以權宜而造至此月則可以議去於闕廷

則塗之於門閭則塗之於固圉則築之蓋此時天地閉藏而以人事助之也所以養陰之翕也

按闕廷門閭四字是四樣而闕廷爲一類門閭爲一類闕如今之坊中不爲門闕廷屬在公者門閭屬在私者然配固圉言又似皆屬公此當爲一節不連

下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三

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陳注火氣乘之應於來年

鄭注午之氣乘之也

氛霧冥冥

陳注亦火氣所蒸

鄭注霜露之氣散相亂也

雷乃發聲

陳注陰不能固陽也午火之氣所克也

鄭注震氣動也午屬震

孔疏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

嚴陵方氏曰氛霧皆旱氣所使雷乃發聲盛陽薄之故也

按三句各爲一項不及人事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

陳注雨雪雜下曰汁

鄭注酉之氣乘之也酉宿值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值虛危虛危內有瓜瓠

按冬當雪而兼雨則爲雨汁汁水也瓜瓠不成應在後

國有大兵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三

陳注酉金之氣所淫也

鄭注兵亦金之氣

孔疏天時雨汁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

嚴陵方氏曰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行秋令嚴凝之氣未固故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脆爲金氣所傷故也國有大兵則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焉

按三句各爲一項

行春令則蟊蟲爲敗水泉咸竭

陳注卯中大火之所主也

鄭注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 大火爲旱

民多疥癩

陳注卯木之氣所泄也

鄭注疥癩之病乎甲之象

孔疏蝗蟲爲敗水泉咸竭地災也民多疥癩人災也嚴陵方氏曰蝗蟲爲敗與孟夏言蝗蟲爲災同義災者祥之對而以氣之兆言之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迹言之夏爲陽故言其氣冬爲陰故言其事亦各以其類也水泉咸竭則以咸發散之氣故也疥癩則虛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三

陽作之故也

按行春令三句各爲一項

郝解總論接先王之制農隙用民故詩定中作楚室十月執宮功夫非發室屋與孟子云十一月成徒杠十二月成與梁夫非土事與必仲冬勿作則公家何時可役民凡禮家言不必盡合非獨月令耳周禮雖非周公作而奄人一役最盡制卿大夫至庶人在官者不下七萬有奇而用奄止四十七人未有爲官長者宮禁之事掌之內宰宮伯皆大夫士爲之統於冢宰故先王之世官府如一其書以奄爲尹申宮令審

門禁內宮婦事至貴戚近習無有不禁則奄令之權
不已重與此秦作法之傲趙高所以專制也酋長即
大長秋漢以後與中常侍權傾中外陵逼天子流毒
縉紳不可謂非月令爲濫觴讀者概以爲先王之禮
誤後世多矣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畢中旦氐中

陳注女在子玄枵之次也

鄭注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

孔疏案律曆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曆小寒
日在婺女八度昏畢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丑

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
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曆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
晝漏四十五刻六分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
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氐十三度中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陳注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

鄭注大呂者製賓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
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
孔疏案製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

呂三分益一三寸益一寸六寸益二寸故爲八寸其
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爲七十八分三
分益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一百四故云律長八寸
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

鴈北鄉鵲始巢雉雊乳

陳注此記丑月之候

鄭注皆記時候也雉雊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尙求其
雌

孔疏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
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者此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丑

據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
日鵲始巢是也雉雊雞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雊雞乳
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

嚴陵方氏曰鴈北鄉已見孟春鴻鴈來解黑白錯者
鵲也然巢知避歲所在於是來歲之氣兆矣故始巢
雉雊已見倉庚鳴解乳則乎乳之謂也

馬氏曰鴈北鄉則順陽而復也雉火畜也感於陽而
後有聲雞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

山陰陸氏曰夏小正曰鄉者何也鄉其居也

新旨此記丑月候也鴈至此時則有北向思歸之意

鵲感陽氣而始搏巢以居焉雉火畜感於陽而有聲
雞木畜也感於陽而乳子羽族之應候如此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騾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食黍與饒其器闔以奄

陳注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陳注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
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
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舊
說此月日經處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毛

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
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爲厲
鬼將來或爲災厲故難磔以攘除之事或然也出猶作
也月建丑丑爲牛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
也

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
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
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
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

孔疏此月之時命有司之官大爲難祭今難去陰氣

言大者以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

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

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

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爲

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克水特水之陰氣故特作

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此月之中者中猶內也謂此

月之內也皇氏以爲此月中氣非也云曰歷虛危虛

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者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

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

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毛

四星在危東南是危虛有墳墓四司之氣也皇氏以
爲北方蓋藏故爲墳墓北方歲終以司主四時故云
四司其義皆非也皇氏又云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
以此季冬大難爲不及民也然皇氏解禮違鄭解義
也今鄭注論語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
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難而皇氏解季冬
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云送猶畢者此時寒
實未畢而言畢者但意欲全畢耳

馬氏曰時難皆以難陰惡而除之也於季春之畢春
氣仲秋之達秋氣則曰難而已至季冬之送寒氣則

稱大難者陰曆之盛未有甚於此時故也以大難故旁磔旁磔則所磔非一方不特九門而已

嚴陵方氏曰牛土畜也又以土爲之則以方水用事之極欲勝水者必以土故出是以送寒氣也迎爲入送爲出送寒氣故以出言

山陰陸氏曰言旁磔則於九門可知土所以勝水牛所以勝豕其謂之大難言有司嫌小也

長樂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驅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羊

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後世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爲首甲至癸爲十幹甲乙木其色青丙丁火其色赤戊己土其色黃庚辛金其色白壬癸水其色黑支色爲身子至亥爲十二支寅卯木其色青巳午火其色赤申酉金其色白亥子水其色黑辰戌丑未土其色黃納音色爲腹若甲子乙丑金其色白丙寅丁卯火其色赤他皆倣此以立春日幹色爲角耳尾支色爲脰納音色爲蹠設令甲子歲甲爲幹其色青則青爲牛首子爲支其色黑則黑爲身納音金其色白則白爲腹又若丙寅日立春丙

爲幹其色赤則赤爲角耳尾寅爲支其色青則青爲脰納音火其色赤則赤爲蹠其說蓋有所傳然也

丘氏曰案開元禮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卽如分土之義分土者天子大社之壇用五色之土封東西南北四方之諸侯各以其方之色割壇四方之土以白茅包而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土牛之色亦宜效此所以示農耕之早晚者以立春爲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卽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卽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正月望卽策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羊

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脈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方出農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也此自漢朝之後積習爲常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令地主率官吏打之皆失示農之意也郝解命有司大儺下及庶民皆儺也季冬二陽生陰氣方盛故使民間大儺逐陰氣也旁磔殺牲徧裂之季春儺惟國都九門磔穰今旁及四方也出土牛以土爲牛出送寒氣季冬水司令月建丑丑爲土而牛爲丑獸土勝水故土牛能送寒氣牛善耕冬藏未可

出出土牛亦以示耕事將始也

析裁大儺一事旁磔一事出土牛一事季春惟國家之儺仲秋惟天子之儺此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得行之故謂之大儺季春之月惟九門磔穰而已此則四方內外之門皆披裂其牲故謂之旁磔水為陰氣之盛土為制水之物故出土牛以制之不使陰過而為肅也送寒氣只承土牛言

新旨分三平看一說以送寒氣總承皆是節宣有餘之氣而調變不足之偏乃聖王大經濟處 彼季春惟國儺仲秋惟天子儺非大儺也此時陰氣已極故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三

命有司舉大儺之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通行其事以攘除極陰之氣焉季春之月九門磔穰非旁磔也此時六陰已極故命有司舉旁磔之事內外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陰氣之滯焉水以陰而為寒土於水而克制故取是月建丑之象而特制為土牛之形正以土能制水而畢送寒氣不使陰之過而為肅也

按此節意主穰除大儺通上下言旁磔不止九門但言性或不止大出土牛鄭謂出猶作陳注因之愚意是出諸門外以送寒氣作不待言也本文只言送寒

氣而說者或兼示農耕之始非此節正意 今人立春有打春牛之儀有司通行以為取義破土按之古制不合 陳注引舊說多雜

征鳥厲疾

陳注征鳥厲疾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厲疾者猛厲而迅疾也

鄭注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為鳩

孔疏亦命有司辭也征鳥謂鷹隼之屬也謂為征鳥如征厲疾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三

鳥捷疾嚴猛也蔡云大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 釋鳥云鷹鵠鳩樊光云鵠鳩鵠鳩此征鳥者則鵠之謂也

山陰陸氏曰為其將復為鳩也於是厲疾蓋物不極不反列子曰目將眇者先眇秋毫

新旨何以厲疾也肅殺之氣使之然也 按孔疏云亦命有司之辭或是連下文當征鳥厲疾之時乃畢祀事不然命有司何為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陳注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也孟冬言

祈天宗此或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歟

鄭注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孔疏案上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臘先祖五祀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則一變而致羽物山林之祈再變而致鱗物川澤之祈是蜡祭並祭山川也是嶽瀆及眾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文不具孟冬祭嶽瀆因及眾山川至此又更祭眾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前孟冬是祭先畱神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重

農并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五帝爲宗大臣句芒等爲佐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中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宗有佐也故先解云孟月祭宗至此祭佐後解帝之大臣天神地祇若然山川卑於帝之大臣在先言故以爲尊卑之序無義例也能氏云孟冬祭宗至此祭佐唯天恐非也

嚴陵方氏曰終功之時故徧報之自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故至是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地祭始於公社故至是及於山川以一歲之祀事畢於此故言乃畢

也然天曰神地曰祇而此言天之神祇者所謂祇蓋同出而有別之稱若日月之類雖同出於天而有別焉故亦可謂之祇

按前月蜡已合羣神而索享之矣此又補其所未及然考之祀典亦難盡詳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陳注獵而親殺爲奉祭也則漁而親往亦爲薦先歟

鄭注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美

孔疏案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重

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馬氏曰此潛之詩所謂季冬薦魚也漁者牲類也宗廟之祭牲用親獵則漁必親往不亦宜乎

金華應氏曰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輕也樂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饗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然非必食而嘗之特展視而告全具耳秋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見其孝也

新旨必先薦寢廟而後嘗之所以致孝敬也不是先嘗後薦

新裁親往截先王於季冬命漁而躬莅其事嘗魚而先奉乎神

按應氏之說與本文先字不合只是欲嘗魚必先薦而後嘗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

陳注冰之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冰冰入則陰事之終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三

鄭注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

虛也今月令無堅

孔疏言此月冰既方盛於時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此謂月半以前小寒之節冰猶未盛故云方也至於月半以後大寒乃盛水澤腹堅者腹厚也謂水澤潤澤厚實堅固冰既堅固故命取冰

嚴陵方氏曰冰方盛則以重陰之氣極於此故也盛極而衰東風將解凍故於此言方盛焉冰以陽照而柔以陰凝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內矣非特形於水面而已然前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原澤

乃水之潤命取冰則七月所謂二之曰鑿冰沖是也夫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陰盛閉塞而陽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為愆陽為伏陰然則鑿冰非特為備暑亦以達陽氣也

按舊說腹訓厚甚無味此腹字是借用冰之內猶人之腹內也冰以入舊屬下節作過文陳注連取冰說到冰入事方畢入者入於藏冰之室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耜耒田器

陳注冰入之後大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出其所藏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耦謂二人相偶也耜耒為耒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三

斲木為耜今之耜以鐵為之田器鐵基之屬凡治田所用者也此皆像備東作之事陽事之始也

鄭注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耜耒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鐵基之屬孔疏冰以藏入之後大寒以過暖氣方來故令此典農之官出五種之物以擬種之耒耒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耜耜金鐵為之故云耜耒耒之金云田器鐵基之屬者何唐云鐵今之耜類孟子云齊人曰雖有鐵耜不如

待時云之屬者以田器非一也

新定顧氏曰古未用牛耕易只言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如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詩十千維耦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皆是人耦而耕最可考者古人於蜡祭迎貓迎虎凡有功於田者無不報祭獨不及牛可見古未知以牛耕自漢以來方有賣劍買犢之說

嚴陵方氏曰冰之入也爲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爲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終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語言長沮桀溺耦而耕是矣蓋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故鄉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三

則有比遂則有鄰軍則有伍學則有朋耕之有耦亦以是而已曰修曰具互相備也

新裁此是季冬豫備東作之事陽事之始也命農官告民出所藏五穀之種命農計度耦耕之事修耒耜是一項具田器又廣說若鐵鋤之屬凡治田所用者此固順陽事之始亦爲民之意也耕事自有常規何必計計者要他比鄰族又商量得周密再加幾倍的功力計乃勞力勞心之根本也下修具皆計中事出五種是計耕之時故出之也重計耕句上節因時而取冰陰事之終所以爲喪祭之備下節先時而

命農陽事之始所以爲東作之備也

新旨仲冬之月不過冰益壯而已於是至其極而方盛視仲冬爲特隆孟冬之月不過水始冰而已至此徹上下以皆凝視孟冬爲尤甚然冰既方盛故命取冰以入於凌陰之室水澤腹堅因以藏冰備喪祭之用此非陰事之終乎然大寒將退而東作可舉穀必有種今則令典農之官而告民出其所藏之種耕必相耦今則命田野之農而使之計度耦耕之事耒耜耕作之具於是修之以待耕也田器鐵鋤之屬於是具之以待用也此非陽事之始乎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三

按出五種是檢視五穀之種以備用之意計耦耕當是合耦有新舊之不同故須計之以定其耦也耒耜今謂之犁啟土之具至於種之耘之收之皆有田器故末句統言之鄭謂鐵鋤之屬孟子解鐵鋤之別名世傳耕用牛自漢趙過始又謂先賢伯牛名耕則其取義必非無因牛耕不始於漢也

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陳注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疏曰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

停故云罷

鄭注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孔疏於此歲終必族人燕飲樂師之官大合諸樂管籥之吹以綴恩慈之心而遂休罷至來年季冬乃更爲之與族人大飲者以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故知與族人飲也云作樂於大寢者以其命樂師合吹故知作樂也大寢則路寢也與宗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堯

人圖事之處既飲族人故知於大寢云以綴恩者綴謂連綴恩謂恩親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云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者謂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云凡用樂必有禮而用禮則有不用樂者以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有禮而食嘗無樂故云禮有不用樂也引明堂禮以合三族者三族父子及身則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是也君子說謂卿大夫士小人樂謂凡庶也

馬氏曰匏竹利制陰物也故自季秋而習吹至季冬而大合吹於是罷焉則陽事始故也

山陰陸氏曰於此言罷著季春大合樂未罷也

新安王氏曰聲陽也天子贊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陽動有聲在天爲雷在人爲樂今冬且盡春將至古厯以驚蟄爲正月節謂雷將動故於是月送陰迎陽土牛以送陰大合吹以迎陽不用他樂何也吹者人氣故用以迎陽氣大合吹卽罷可以知其無燕矣

新裁此天子於歲終時合聚族人以燕飲之禮其禮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卑

盛者其樂必隆大合樂吹之昭綴恩盛典也然行之有節作樂以一年頓停及後年季冬又作故曰罷按大合吹三字連或謂大合族人吹而作樂非也王氏但吹而無燕與注疏反亦備一說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其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陳注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謂有常數也大而可析者謂之薪小而束者謂之柴薪燎炊爨及夜燎之用也

鄭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今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

孔疏以薪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爲山林川澤之官也薪施炊爨柴以給燎者以薪柴並文故知各有所用上云薪柴下云薪燎故知柴以給燎引春秋傳曰其父析薪者此郎七年左傳辭也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引之者證薪是燼大可析之物

嚴陵方氏曰秩薪柴則與秩芻同義於歲終命收之所以備來歲之用而已

馬氏曰收秩薪柴則藏事至是爲悉矣
新裁郊祭天廟祭祖百祀以祭羣神皆用薪燎當先事爲之備此時萬物皆成薪燎有常數可收命四監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聖

收之以其他日之用敬神之道也

郝解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秩薪柴常數當供之薪

柴薪用爨燎用明也

始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

陳注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之楊至此窮盡還次立楊也紀言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立楊至此窮盡還復會於立楊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同于天也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

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不爲正終故云幾於終也歲且更始者所謂終則有始也

鄭注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

孔疏曰窮于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立楊從此以來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立楊故云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者紀猶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立楊自此以來月與日相會在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立楊故云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者謂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於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聖

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于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嚴陵方氏曰陽大而爲之主故以次言陰小而有所系故以紀言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往來不窮謂之通可也此乃日窮者蓋以人言之日有時而窮于次月有時而窮于紀以天言之其窮也祇所以爲通數夫歲者數之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以爲歲之始歲之始乃所以爲數之終於數言終

於歲言始亦互相備爾

山陰陸氏曰麻以紀之紀麻也窮于次言象窮于紀言麻變窮言同回無窮也其言天亦以此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月一周天星一歲一周天數將幾終數無正終其謂之終蓋幾而已終言幾無終之辭也始言且無始之辭也

新裁此總見天運維新而王者當有以新其政意在歲將幾終截大意云日月既窮星辰既回則數將幾終矣吾見日月將會於營室參尾將中於南方而歲且更始也蓋惟天象復其故處故歲數相為終始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聖

可如舊說作兩平看日以所舍之辰言故曰次去年季冬次玄枵至此窮盡復次玄枵也月以會日之處言故曰紀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玄枵至此窮盡復會玄枵也星以復其故處言故曰回二十八宿每月周天一匝而早晚不同至此月各復還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也數將盡而未盡故曰幾除氣盈朔虛十一日只三百五十四日不滿三百六十四日之數故曰數將幾終也歲將始而未始故曰且蓋正數雖未終而年月已終來歲之正月又繼此交接故曰更始 日月星辰復回其舊此乃天道一歲之常也

說他何用專為歲且更始而發見得天道將更始於

上人事豈可不更新於下凡今歲之當仍者與當革者且一一更定之以待歲始此句著有提醒君心意按數將幾終承上轉下之辭當以末二句連看為是不可以幾終截住屬上若更始句自當重 紀訓會未明當以十二會為一紀

專而農民母有所使

陳注而汝也在上者當專壹汝農之事母得徭役使之也

鄭注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聖

耕稼之事不可徭役徭役之則志散失業也

孔疏此修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此月既終歲且更始而女也言在上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約戒之辭此月令之內不云乃命某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

嚴陵方氏曰專而農民母有所使則以歲且更始欲一意於耕故也四民各有業而農居其一故謂之農民

新裁此言人君當重農事而因戒其妨農者歲且更始則東作可興故當專一農功不可他役蓋勉在上

者當如此不可作命辭看

按注疏以歲且更始連此二句爲一節今屬上節然文義相承因更始而當專爲農事之備也 專字屬在上者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其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陳注朱氏曰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歲既更始故事亦有異宜者

鄭注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孔疏經云其飭國典調和飭正之故云和六典之法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聖

六典者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也云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者案大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法是也云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者不用周法故知因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

嚴陵方氏曰事有在今歲爲宜來歲則否者國之有典時之有令安可不飭而論之乎蓋物有常宜宜在隨時而已然非一人之私所能爲也故以其言之馬氏曰先王之時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飭國典之未宜者改之以經邦治論

時令之未協者正之以受民事至正月之吉始和然後布焉則所謂待來歲之宜也

新裁此君臣於歲終而修更始之事也其字貫下飭論兩邊蓋天子體元公卿大夫調元故相與謀及來歲之政也國典國所常行之典如禮樂刑政之類飭者整齊而飭正之修其常而不廢也時令四時當行之令如宣洩閉藏之類論者比次而敬授之定其序而不紊也典有輕重本自有常但時勢有推移變也合有先後本自有序但節氣有早晚差也歲既更始事亦異宜必飭之以應來歲之變論之以防來歲之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吳

差故曰待來歲之宜飭與論皆有變通意應下宜字看蓋變差是來歲所決有者惟先飭之則使來歲國典體常盡變各得其理雖變猶不變也先論之使來歲時令推行有漸因時制宜雖差猶不差也此君臣協謀先事豫防斯來歲之政所由善也 天下無不變之法無不差之數一歲自有一歲之宜宜於今歲者必不宜於來歲何也天道人心都是活的所以時勢氣化都隨時轉必飭而論之先得其理則我先握國典時令之樞而數與法不能逃此理之外自然相宜了

新旨此是君臣協謀於豫有未然之防意飭國典權人事之變論時令參天時之變

說約此豫防國事也未句截上言君臣修當然之政下言所以為未然之防

按此節亦承歲且更始來因更始而為來歲之備

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其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陳注列謂大小之等差也

鄭注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七

孔疏此至之饗皆命大史也列次也來歲方祭祀祭祀須犧牲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上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淺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也賦之犧牲者賦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而出之也以其皇天者賦牲所共也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社稷者王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而始封亦謂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饗獻也出牲以其獻於上帝諸神也

按敘其大小之列所以定其多寡之賦賦是著力字

令其俱猶賦也

乃命同姓之邦其寢廟之芻豢

陳注人本乎祖故祖廟之牲使同姓諸侯供之

鄭注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

孔疏芻豢猶犧牲也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豢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半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天地犧牲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山陰陸氏曰此大宰賦之可知而言大史與宰相備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八

也於大祭舉輕於小祀舉重如是而後可知

按芻豢之類多於犧牲然亦大概言之只作一例看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

陳注歷者序次其多寡之數也

鄭注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孔疏宰小宰也歷亦次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歲終又小宰列次畿內之地大小并至於庶民受田準土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不

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
注云此所與卿大夫庶人共之則各賦稅之卿大夫
出其采地賦稅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出
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其上是庶人亦出賦也故
下云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是也

山陰陸氏曰歷而數之小宰之事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其皇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陳注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也

鄭注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禋

民出

孔疏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謂
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
者以經中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
民故鄭云此也

嚴陵方氏曰自乃命大史而下止言次諸侯之列則
知同姓之列亦次之下言同姓之邦則知諸侯爲異
姓之邦也以神道言則曰犧牲以人道言則曰芻豢
皇天上帝社稷神道也故以犧牲言之寢廟則人道
而已故以芻豢言之山林名川之祀亦曰犧牲者則

以其迹爲遠而賦至於庶民者亦爲遠故也以賦至
於庶民故以歷言之歷則非一矣或曰饗或曰祀或
曰芻豢何也蓋饗者祭之義祀者祭之道芻豢祭之
物非備物不足以致義非致義不足以合道亦互相
備而已大史以建六典爲事宰以其力爲事諸侯之
賦命之大史卿大夫之賦命之宰此重輕之別也

郝解古人歲事莫大於祭祭天地社稷之犧牲賦於
諸國以國大小爲差大史序之宗廟之芻豢取於同
姓之邦天子自命之山林名川之犧牲取諸卿大夫
及庶民之有土田者宰歷數之皆於此月所謂合天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禋

下九州之民力以供天地宗廟山川之祭也

新裁此皆天子豫命之辭所以其來歲之祭者末節
在上三節見出作結語案上帝社稷外祭也外臣之
尊者供之寢廟內祭也內臣之親者供之山林名川
外臣之卑者供之犧牲之所其皆民力之攸存然則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總之以民者自天子而下由異
姓諸侯至庶民皆民也異姓諸侯之民其來歲祀皇
天上帝社稷之牲同姓諸侯之民其來歲祀寢廟之
牲卿大夫之民及庶民其來歲祀山林名川之牲是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以其羣祭矣

要者一獻字精白一心以輪上供謂之獻令天下咸獻者欲華精誠於秩芻也

新旨此都在豫備上論先分別內外諸臣供內外等祭末則統括之以民也 天子念天神社稷覆載功偉乃命大史次異姓之等列而收其犧牲之賦以其郊天社地之享此以異姓供外祭所以尊尊也又念祖功宗德萬世不磨乃命同姓之邦供寢廟之芻豢此以同姓供內祭所以親親也命宰歷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多寡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而羣祀有所供矣夫上而至於諸侯卿大夫下而至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至

於庶民九州之民盡是矣凡在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無敢懈惰於牲賦之供矣將見祀典之修固所以崇美報而民力普存尤所以昭備物也

按四節爲一段皆言祀事一節言異姓諸侯供祀天之犧牲二節言同姓供祭宗廟之犧牲三節言卿大夫士民供山川之犧牲四節又就民廣言之以見天祖羣祀無不獻其力以供祀事上二節言諸侯不言民而末節卻合言上帝宗廟亦用民力此覺有礙故時講謂末節民字連諸侯卿大夫士庶皆謂之民則

此民字只作人字看亦是曲爲之說與注疏所云此賦由民出不同看來秦分郡縣異於古制或諸侯卿大夫所供實皆出於民力猶今之省郡州縣各有分管而所供皆民力也侯考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

陳注畏介蟲爲兵之象也戌土之氣所應

鄭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爲霜丑爲龍蟹 畏兵辟寒象

孔疏白露早降天災介蟲爲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案陰陽式法丑魚龍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至

失故云介蟲爲妖

嚴陵方氏曰冬之序爲後於秋而言蚤者以建亥爲正言之則冬爲先故也介蟲之性辨於物以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爲妖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以秋爲金故也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

陳注胎未生者天方生者

鄭注長之氣乘之也天少長也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

按三句各爲一項

國多國疾

陳注固謂久而不差辰土之氣所應

鄭注生不充性有久疾也

命之曰逆

陳注以歲終而行歲始之令也

鄭注眾害莫大於此

孔疏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 云

此月物甫萌芽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者甫始也此十二月萌者始芽至三月乃出達地上也云胎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丑

夭多傷者生氣蚤至不充其性者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也

嚴陵方氏曰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故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命之曰逆

山陰陸氏曰國多固疾季冬有閉國而已今行春令故其敝如此命之曰逆所謂逆莫甚於此

按下句包上二句惟其時令之逆故多傷與疾也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陳注火奪水之令也未土之氣所應

鄭注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

孔疏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也冰凍消釋地災也

按三句相因有雨無雪無冰故水潦爲災也

按呂氏春秋有十二紀各以一月爲之首漢儒聯爲

一篇入之禮中非出不韋一手乃輯眾長而爲之所

言古法秦制參錯難分謂之爲經而遵之固有所不

可謂其出於秦人而盡廢之亦不可讀者鑒別是非

而不爲之惑古法亡失或於此有所徵焉鄭康成援

引推明厥功非細但其學博而不醇祀典雜於緯書

禮記詳說

卷五十八

月令

丑

災祥泥於星分陳注未能盡去後有作者當爲之是正也

禮記詳說卷五十八終

禮記詳說卷五十九

曾子問第七

牟陽再觀祖輯撰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為曾子問者以其記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別錄屬喪服

張子曰據稱所記老聃之說未嘗不謹禮然其書去聖棄知絕滅禮學何也老子為人必是簡易見孔子盛容貌謹舉止故言去子之驕氣態色及孔子之問禮不得不以禮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金華應氏曰曾子以篤慤醇至之資而為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摻博考之力計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深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亦日新而無窮有非夫人意料之所可及者其或講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辨其纖悉曲折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折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

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真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答略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郝解先儒謂曾子忠信傳習知天下義理日新事變無窮故歷舉吉凶之禮雜出不齊之事為問夫子墮事剖決所謂遇變而能權也愚按禮之為用洋洋萬殊非盡成法可拘聖人盛德之至從心即矩眾人以為細微曲折皆有舊章設局求合故其問迂闊而其答以委瑣非曾子守約之學與聖人一貫之旨議禮之家所以託而傳也讀者哀聚而會其通裁其當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二

斯可矣

纂訂此篇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近世經生以其多言喪禮不以試士遂置而不講非也

按此篇自是後人假託為之然亦是留心禮學者雖云委瑣亦有發明要不可以廢而棄之也姑即曾子論之郝京山謂非曾子守約之學與聖人一貫之旨其說有病夫守約者豈必不博一貫者豈昧萬殊哉應氏謂此在未問一貫之前其說近是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

哭奠

陳注攝主上卿之代主國事者也神冕者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神服神衣而著冕故云神冕也等卽階也

鄭注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將有事宜清靜也神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神冕絺冕也立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神冕則大夫

孔疏此一節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 君薨而世子生者按聘禮云子卽位不哭公羊云君存稱世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王

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猶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按左傳桓六年子同生賈杜注云不稱大子者書始生此亦始生而稱世子者彼謂父在始生未命故直云子此是君薨初生則舉以世子之禮故云世子也能氏云下稱奠幣於殯東則此告世子生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前則世子生亦不告凡天子諸侯稱世子春秋經釋王世子曹世子是也卿大夫以下謂之適子喪服云大夫之適子是也若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檀弓云君之適長殯是也天子諸侯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四

亦謂之太子則王制云王太子及檀弓云太子申生是也冢子則上下通名故內則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注則言天子以下至庶人是其通名也其春秋三傳世子之例煩而不要今所不用也 此論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也攝主上卿代國政者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神冕明卿大夫等不神冕也 按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卽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若其門內位至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至人之南是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也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近殯位故也若君喪大斂喪大記云卿大夫卽位於堂廉楹西北面者彼斂故升堂非朝夕哭位此爲告世子生故在堂下大祝以大夫爲之祝主接神故服神冕神冕祭服也以其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端則二丈鬼神質故用偶數也鬼神以丈八尺爲端鬼神之

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一丈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立四纁五兩三立二纁纁是地色立是天色也欲往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大達堂

上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卽不升堂將有告事
宜靜故命毋哭

山陰陸氏曰君薨子恃以立者士大夫也古之人植
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用此道也事變時移漢始
垂簾矣

郝解君薨世子生謂君薨無嗣喪在殯而適嗣始生
也攝主謂大臣攝主國事者北面西階之南周人殯
於西階之下朝夕哭位皆在東階下西面今將就殯
位告故於西階下北面也裨冕衣裨衣而戴冕也裨
之言裨猶副也舊說天子六服大裘爲上餘皆爲裨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五

雖衾冕亦裨衣之上者耳兼衣言冕卽冕以該衣也
冕吉祭之服喪凶服吉者重世子始生也獨大祝裨
冕者祝以吉事告也束帛帛五匹爲十端成一束升
階盡等升盡階級近堂也

按君薨自是堂上皆哭大祝將告世子生故命止哭
以便下文告云云也裨冕從吉重其事此執帛下文
奠幣卽此帛也

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眾
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
升舉幣

陳注祝爲噫歎之聲者三以警動神聽乃告之也噫是
歎恨之聲歎者欲其歎贊之義也某夫人之氏也房中
婦人也升舉幣舉而埋之兩階之間也

鄭注聲噫歎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 几筵於殯東
明繼體也 眾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 反朝夕
哭位 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

孔疏聲謂噫歎之聲三所出警神也言若夫人某氏
之子生以告殯之辭也 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按
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
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六

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
按阮譔禮圖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皇氏
云周禮天子下室喪奠有素几不云殯宮有几而諸
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而大夫士葬前下室並無几
降於人君也並葬後殯宮皆有八人君未葬前而於
下室有素几其殯宮無几今世子生既告權移下室
之几於殯東告於繼體與常日庾氏云未虞施几筵
常於下室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
特設几筵於殯宮東者特異其事以爲世子之生故
鄭云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今按既夕禮燕養饋羞

如他日則下室所供之物如平常皆用吉物卽今之告靈不得有素几又司几筵云凡喪事右素几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又云凶事仍几注云凶事謂凡奠凡朝夕相因喪禮略以此推之卽素几是殯宮朝夕設奠之几不在下室而庾皇等以爲素几設於下室未審何以知之其義非也能氏以爲天子諸侯在殯宮則有几筵大夫士大斂有席虞始有几然殯宮几筵爲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東當明世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考三家之說熊以爲是皇庚以爲非喪大記云君將大斂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七

父兄堂下北面父兄卽君之親又云外宗房中南面故云房中婦人士喪禮每日之且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此朝夕哭位於位不更哭卽行朝奠禮謂一時兼哭兩事故云遂朝奠按士喪禮尋常朝奠皆先哭後奠皇氏云尋常先奠後哭此謂告世子生故先哭後奠其義非也所主小宰舉幣幣是小宰所主故云所主也故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祔幣玉之事是也必知埋之階間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

此幣亦埋之階間也

郝解哭止勿誼故惟祝聲告必三如死者寐也某指生子之母奠幣殯東几上不敢委於地如死者親受也眾主人君同姓之親房中哭者婦人也哭不踊者西階上哭不踊反東階下行朝奠卽位哭而後踊也朝奠不言踊常禮不及也小宰升堂舉幣已告則舉其束帛出埋之兩階間也

按祝畢方告辭僅一句奠幣而哭近喪宜哭也眾因哭而哭不復踊反位行朝奠禮方哭踊成禮也告以朝故因言朝奠舉幣猶言收幣埋之階間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八

三曰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奠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墀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與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陳注如初位者如初告子生之位次也少師主養子之官奉子以衰以衰服承藉而捧之也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子名則大宰所立也告訖捧子之人拜而稽顙且哭凡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

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人皆從西階降而反東在下者亦皆東而反其朝夕之哭位也踊而襲衰杖成其爲子之禮也奠出朝奠畢而出也

鄭注三日負子曰也初告生時 宰宗人詔贊君事者 奉子者拜哭 踊襲衰杖成子禮也 亦謂朝奠 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略也

孔疏此一節論世子生己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 三日之朝自眾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也以子自爲主故不云從攝主也

內則云國君世子生告於君三日卜士負之此亦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九

則告君三日負之但告時直負之而已子未見君至三月爲名之時則始見之也今既在喪禮略於負子之時則見也此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已用今既禮殺故不用也云初告生時者以經云如初恐初是朝夕哭位故以初爲告生時也必知告生時者以告生時北面於西階南此亦云北面故知是告生時也 大宰是教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得裨冕者以爲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等亦從子升堂故下文云祝宰宗人降東反位既言降明其時當在堂此經不云升堂者文不具耳 少師奉

子以衰者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

也皇氏及王肅云謂以衰衣而奉之崔氏云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未

殯也 祝先子從者祝主接神故先進也少師奉子

次從祝也 宰宗人從者大宰大宗爲詔告贊君事

故次從在後也 入門哭者止者入門是入殯宮門

也眾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列位而哭今祝宰宗三人

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也前告是初生

日哀甚故祝升階乃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殺故子

入門而哭則止也 上云大宰大宗此直云宰宗人

者皇氏云宰則大宰宗人則大宗也此祝先子從者

同吉祭之禮故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若凶祭則

主人前祝在主人後士虞禮是也今此亦凶祭而祝

在先者以其告神故也 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

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於是大宰大宗及祝

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爲主故略而不言也殯前北面

者殯以東爲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也 祝立於

殯東南隅者祝在子之西北而面當殯之東南故云

殯東南隅也其宰及宗人皇氏云以次立於子之東

皆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面也 祝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十

聲三者亦謂警神也前告生哀甚故盡階不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既警神之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氏云於時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從執事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按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卽位立名告殯云某之子某 祝宰宗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此等以子稽顙哭故亦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哭眾主人卿太夫士俱在西階下北面哭爲踊每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士

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階也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 子踊房中亦踊者以上文子不踊房中亦不踊至此乃踊故云子踊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眾主人及卿大夫士反位亦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袒也故下注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袒也皇氏云子踊不袒若然子初不袒何得復有襲乎皇氏說非也 恐是見子最爲奠祭故云亦謂朝奠以告生之時遂朝奠故云亦謂朝奠知非特奠者在殯無特告奠之法

故也 內則及左傳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之今此因負子三日卽名之以喪事促遽於禮簡略不暇待三月也上見殯之時旣以名告故云某之子某鄭於此乃解名者以經有明文而遂解之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也若依皇氏以見殯後乃作名故鄭於此解之

嚴陵方氏曰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可不慎哉是以裨冕吉服也衰杖則凶服也母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於是則或裨冕或衰杖或命母哭或拜稽顙豈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士

非處之以吉凶之閒乎

山陰陸氏曰如初位則北面可知又言北面著子雖幼莫不臣也少師奉子言師若一日不敢無師傳也不言大師奉子以衰嫌襲

郝解三日世子生之三日見於殯且告名也大宰冢宰大宗宗伯少師教世子者也奉子以衰以凶服承藉世子抱之入門入殯宮門子拜稽顙哭少師擁之拜哭也前告子生哭不踊此以子見哭踊者前告因朝奠不備禮此以子見告名情更切也踊三者三凡踊以三爲節九踊成三也降東反位降西階反堂下

東哭泣之位皆袒跽則袒其衰也子踊少師抱而踊也襲衰杖袒踊畢皆襲其所袒之衰執杖奠饋而出也奠亦朝奠以名徧告以世子名徧告羣神禮子生三月君名之今三日名者將以為喪主故攝主遂名而告之殯猶其名於君也

接前告生時此告名相連只一事三日禮備故較前節為詳凡言子從子升子拜子踊皆人捧之而然某之子某從執事言不敢徑前借執事者為導而從之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古

從大祝而告於廟三月乃名於廟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

陳注告於廟告其主也此時神主在殯宮因見禍而立其名故云乃名於廟也

鄭注告主也

孔疏此一節因前論問君未葬而世子生今更問已葬後世子生之禮 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廟者禘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漸神事之故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禍也然直云三人告禍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升經葛以交神

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人事既畢攝主亦無復有此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故自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宰大宗從大祝禱寃而告殯宮中主也不云禱寃者未葬尚神寃葬後不言自顯也不云執帛者凡告必制幣從之可知也不言盡階不升者三人例是升者非不升也不言某之子生敢告者亦自可知也三月乃名於廟者葬後神事之故於平常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故云乃名於禍也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絰自依常禮也 以名徧告及社稷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古

宗廟山川者名於禍既畢宰亦命祝史徧告也不言宰命祝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相明也王肅云前三日名之君未葬當稱子某故三日因名之此經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也鄭云稱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故告可及廟應與社稷相連不得不告社稷 山陰陸氏曰徧告徧告同盟諸侯知然者以言及社稷等處山川之也上於諸侯非不告也下於諸侯

非不告也其主言者同盟諸侯爾

析解三月名於禘告禘主也是時主猶在殯宮此篇繁文瑣屑不似聖人語而此章義疏略祝史以子名徧告五祀山川而不及宗廟社稷非闕與兒生未可離房戶抱於諸大夫手哭踊喧闐非所爲保護也三日嬰兒何足與識禮事而亟亟躁擾虛文無實不如遲之三月後乃近情耳

按此節文略因上文可見也告於禘非禘廟主猶在殯宮以告父繫言禘耳陳注較孔疏爲確上云告五祀山川此云告社稷宗廟山川以互明爲是不必

禮記詳說

卷五九

曾子問

五

從禘廟深推告及二字只一意社稷宗廟山川皆其徧告之所及也陸氏謂告同盟覺添設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禘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居行道而出告者五曰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陳注告於祖亦告於禘奠於禘亦奠於祖也奠者奠幣爲禮而告之也視朝聽事之後卽徧告羣祀戒命五大夫之職事使無廢弛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道而出者祖祭道神而居出行也五祀之行神則在宮內月令冬祀行是也喪禮毀宗躋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

若祭道路之行神謂之較於城外委土爲山之形伏牲其上祭告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也其神曰累其牲天子大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長一丈八尺爲制幣

鄭注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裘侯伯鷩子男毳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勅之以其職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較祭酒脯也既告不敢久留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

孔疏此一節論諸侯朝覲天子將出之禮不云曾

禮記詳說

卷五九

曾子問

五

子問直云孔子曰者以此與上事連文上旣云以名徧告社稷宗廟因論出朝告祖禘之事此乃因上起文也此篇之內時有如此故下曾子問云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又云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與此相類云告於祖亦告於禘也言奠於禘亦奠於祖也聽國事解經視朝之事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裨冕之服者按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故鄭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爲將廟受也言天子於廟受己之禮今

諸侯往朝天子爲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己之禮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 按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莫於禘此又命祝史告於宗廟山川是臨行一告宗廟則知後再告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言徧告宗廟則五廟皆告也前云告於祖者亦祖廟告也 按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備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眾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主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七

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命者謂戒勅以所掌之事也 經言道而出明諸侯將行爲祖祭道神而後出行引聘禮者證祖道之義按聘禮記云出祖釋較祭酒脯彼注云祖始也出行國門止陳車駟釋酒脯之奠於較爲行始也春秋傳曰較涉山川然則較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較祭酒脯所告也禮畢然後乘車轅之而遂行其有牲大羊可也此城外之較祭也其五祀行神則在宮內故鄭注聘禮云行謂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也張禮有

毀宗踐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又鄭注月令較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周禮注云以苦芻棘柏爲神主此鄭釋爲較祭之義此較亦有尸故詩生民云取羝以較注燔烈其肉爲尸蓋是也其牲天子較用大故大人云伏瘞亦如之注云伏謂伏犬於較上諸侯用羊詩云取羝以較謂諸侯也卿大夫以酒脯旣行祭較竟御者以酒祭車軾前及車左右轂末故周禮大馭云及犯較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較遂驅之又云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軾祭軾乃飲軾卽轂末軾謂車軾前是也其祭宮內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八

行神之較及城外祖祭之較其制不殊崔氏云宮內之較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較祭山川與道路之神義或然也壇名山其神曰壘 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爲期若近者乃可就彼告若遠者則當望告故以五日爲限也所以爾者爲先以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爲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也 皇氏能氏以此爲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爲制其天子則常用牲故熊氏云鄭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是天子用牲幣也必

知天子用牲者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用牲也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內云載遷主是鄭氏之說不當泥

長樂陳氏曰後言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廟所告蓋有用牲者矣其言止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主而奉此以出也肆師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爲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爲位也蓋道或有遠近禮或有輕重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九

大祝大師宜於社造於祖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及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爲制幣是自臧也孔穎達云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邪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告縣或用牲而其他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玉帛而詔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

民魏經請所以幣更齊饒孔子請所以幣玉凡此視其事與時而已

山陰陸氏曰祖言告禰言與尊祖而親禰也言命五官其一官蓋從行矣此主二王之後言之春秋傳曰六卿和公室宋也二王之後六官備歟

臨川吳氏曰反亦如之謂親告祖禰又命祝史徧告視朝而入也

郝解此記諸侯出行之禮其觀天子行也必告奠於祖與禰將告奠先冕服出臨朝命祝史使告社稷宗廟境內山川乃命卿大夫上中下士五官居守而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十

行道而出者祭道路之神而遂出宿也大約不過五日告徧卽行過五日告不徧不成行是遷延怠慢非所以忠於神明敬天子也

按視朝當有事臨行各有發放也非專爲命祝史而視朝又命五官於行後辦其事此是出行詳慎處告祖奠禰告社稷宗廟山川祖道祀事畢舉所以重其行凡告承上兩告字不兼祖道祖道禮輕初有出行之意卽告祖奠禰及臨行徧祀又告宗廟一告其將有事也一告辭啓行也五官郝京山作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五樣官較他說似覺明要舊說

五官爲五大夫既有三卿五大夫三卿不盡從行尚有在國者何以專命五大夫此說於理未愜

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陳注上章言冕而出視朝此言朝服而出視朝者接觀禮侯氏神冕今敬君欲豫習其禮故冕服以視朝諸侯相朝非君臣也故但朝服而已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而聘禮云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矣天子以皮弁服視朝故謂之朝服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三

鄭注道近或不親告祖 朝服爲事故也 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 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孔疏以直云告於禰是據其道近故云或不親告祖知諸侯不直告禰者下文云反必親告於祖禰明出時亦告祖禰爲道近唯告禰耳 朝服爲事故者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以上文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亦雖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爲事故也能氏

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

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爲勝也庾蔚云鄭當謂出入所告禮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其常禮耳故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於祖與於禰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及於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略豈非所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三

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歟五官卽王制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卽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

郝解諸侯自相見行則但告禰不告祖祖尊禰親天子尊而友邦親也禮朝服輕於冕皮弁緇衣而已冕衣則刺繡也臨朝而命祝史告祖廟及所過山川社稷其境內他山川不備告所往有尊卑故禮有詳略也出而反不敢遽入必親告於祖禰命祝告於前出所告之社稷山川而後臨朝聽其久曠之政乃入宮此反國告至之禮觀天子與諸侯相見皆同 古者

天子非巡狩諸侯非述職不行故晏子曰無非事者
出以有事不敢慢遊故告於神戒於眾而後出居以
有事不敢廢守故出必命官反必聽政而後入如是
則焉有流連荒亡廢時失事之咎人主所以動必以
禮出入起居必慎此聖人制禮之義也相見行告禍
不告祖大區別後章言天子諸侯將出以幣帛皮圭
告於祖禰鄭并此章牲幣改爲制幣然焉知皮幣之
爲是牲幣之爲非乎凡鄭言禮舍大拘細類此

按諸侯相見謂出行往見他國之君也告於禰親者
先告也命祝史告五廟則祖禰又偏告矣反必親告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三

則始之告禰必親而臨行禮略或只命祝史告也

祝朝命五官當與上節講同前所告者謂五廟山川

祝史皆行告至之禮聽朝而入久出恐有重事須問

概而後入官先公而後私也或曰聽朝未及料理

政事但先慰勞其人亦通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
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
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陳注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次如
何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自從也

從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之奠
朝廟之奠及祖奠遺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故云
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
賓客之處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柩重暫停今爲父喪在
殯故行葬母之時孝子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之處故
柩重不暫停也及葬母而反卽於父殯設奠告語於賓
以明日啓父殯之期賓出之後孝子遂修營葬父之事
也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也虞
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

鄭注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 不奠務於當葬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三

者不哀次輕於在殯者 殯當爲賓聲之誤也辭於

賓謂告將葬啓期也

孔疏此一節論並有喪葬之事 並謂父母也親同

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云同月死不云同日者略可

知也 既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自從也從啓母殯

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啓殯之奠朝廟

之奠及祖奠遺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喪奠故云自

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更改新奠仍有

舊奠存也 行葬不奠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

待賓之處葬柩車中門至此孝子悲哀柩重暫停今

爲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孝子不得爲母伸
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若此悲哀恐輕
於在殯也反葬與者謂葬母還反於父殯宮而設奠
也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者辭猶告也謂與父之後
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啟父殯期節既告賓賓出之
後遂修營葬父之事所以葬則先輕奠則先重者皇
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爲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
居先也 知非告殯以將葬而云殯當爲賓爲告賓
者接既夕禮云主人請啓期告於賓之後卽陳喪事
設盥陳鼎饌夷牀之屬下乃云祝聲三是以告殯之事

禮記詳說

卷五九

曾子問

三

今先云辭於殯乃云遂修葬事故云殯當爲賓謂詔
告賓也與既夕禮同 以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
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按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
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
廟耳內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爲之禭也是母喪
亦朝廟也處當異日也

張子曰葬先輕奠先重古者掘壙而葬既並有喪則
先葬者豈不復上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
葬先輕而後重禮成於重者

藍田呂氏曰古之並有喪各行葬虞之禮不相合所

以致其哀所謂葬先輕後重直謂自家遣而行之既
葬然後再舉後喪耳今必不能然則在量宜處之或
以先喪前期而葬亦可行之次序自當尊卑有序世
俗之議無義不可取

馬氏曰葬者送終之道也人子之心所弗忍也君子
於其弗忍也所以先輕而後重奠者求神之道也人
子之心所至切也君子於其至切也所以先重而後
輕故孝愛之心當在所重唯其不欲遽於送終故既
封主人贈祝而先歸唯其欲速於求神故反哭則主
人與有司視虞牲

禮記詳說

卷五九

曾子問

美

郝解並有喪謂父母同時喪則葬孰先後也葬先輕
而後重謂先葬母後葬父奠先重而後輕謂先奠父
後奠母蓋葬爲奪情之事宜先輕奠爲奉養之事宜
先重自啓及葬不奠謂如母先葬自啓殯之奠朝廟
之奠祖奠遣奠皆不設也哀次謂殯宮門外孝子所
居倚廬楹過此振留哀慟今母行父在殯故亦不哀
次反葬於父而後致辭以告於父之殯所謂奠
先重後輕也遂修葬父之事所謂葬先輕後重也其
既葬而反虞也亦先虞父後虞母也 此章所謂先
後蓋早葬之閒非差月日也喪服母輕於父故母葬

宜先奠宜後然自啓及葬不奠行不哀次何異路人故鄭注作不奠父解然既云奠先重後輕又何謂不奠父奠母乎其實乃謂先葬者禮輕故尊哀總俟父柩出備禮耳與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者正同而此章之說於人情尤未當解者所以出爲周旋卽如所謂自啓及葬不奠父於義何居一日在賓朝夕奠自不可缺因母葬廢父奠豈得爲禮父母可合葬則同啓同奠於禮非害何爲此差別此章殊不似聖人之義

纂言此言並喪先後之禮也輕重以服言葬謂葬輕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毛

者奠謂奠重者今始以父母明之如並有喪家無二主雖母不得與父並故其葬也先母而後父其處奠也先父而後母母雖先奠不虞必待葬父畢而後同虞

按古禮父重母輕故奠葬有先後之殊今父母同服則奠時父母合食葬時母隨父行於事爲甚便於禮爲無傷目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似不宜廢父之奠舊說謂不新奠舊奠尚存夫舊奠豈堪常用乎若謂不奠母則尤不近人情姑從不奠父說不哀於次哀次二字斷開辭於殯辭謂致辭猶告也鄭改殯爲

賓然作告於父之殯亦通此節禮今不可行據本文奠先重後輕竟是不奠屬母反葬奠屬父方合然不近情禮矣郝解當玩或專以虞屬奠先重非正意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陳注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禮不可缺故雖七十之年猶必再娶然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者則七十可不娶矣

鄭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

孔疏此一節論宗子立後之事凡無問而稱孔子曰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天

者皆記者失問也亦此卷之通例矣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故也而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故云無無主婦言必須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故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程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嚴陵方氏曰爲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爲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宗子承家主祭於外而主婦則助之於

內者也故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郝解此章亦不似聖人語七十之宗子繼娶娶老婦乎娶幼女乎幼則非偶老則改節烏可爲宗範或曰七十老而傳可也然宗子未死而使其子爲宗子足家有兩宗也既云宗而可兩乎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謂非宗子年七十無主婦則可然苟非宗子而未老安得皆曰可兩言皆非至論

纂訂此言宗子宗婦之重也上以承祭祀下以統族人禮不可缺故雖七十無無主婦也然亦深明必當有之意耳非謂七十而後再娶也陳注甚好讀者不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无

以辭害義乃謂得之

按七十再娶之說郝京山娶老娶幼二語斷盡然京山謂使其子爲宗子則爲兩宗子謂只代父理事豈遂有奪宗之嫌子代宗子婦代宗婦無可議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問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陳注冠者賓與贊禮之人也此人已及門而與主人揖讓以入矣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何以處之夫子言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而不行以冠禮行之於廟廟在

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是大門外之喪喪在他

處可以加冠但冠禮三加之後設醴以禮新冠之人今值凶事止三加而止不醴之也初欲迎賓之時醴及饌具皆陳設今悉徹去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淨潔更新乃卽位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也

鄭注冠者賓及贊者 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

孔疏此一節論冠子逢喪之事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者曾子問將欲冠子冠者謂賓及贊者至主人之門而與主人揖讓而入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三

如之何孔子答之云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以加冠在廟廟則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云內喪則廢 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不醴之 徹饌而埽者以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禮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潔更新乃卽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 內喪同門者皇氏云謂同大門之內云不醴不醴子也者按士冠禮醴子之後始醴賓恐此經云不醴是不醴

賓故云不醴子也必知不醴子者以經云冠者未至則廢廢謂子身冠廢明不醴是不醴子也

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禮所以行義而已故冠禮內喪則廢以其義有所屈故也外喪則冠以其義有所伸故也然而雖冠而不醴以其變常而爲之殺也

郝解將冠子謂父將冠其子也冠者至謂賓贊已至門也齊衰謂期及三月之類大功五月內喪則廢謂喪在同大門內則冠禮可廢喪在外則不廢冠但不設醴飲賓客冠畢卽徹饌埽地爲位哭因冠者已至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三

而酌行其禮如此若冠者尚未至門則廢不行可也此章之說亦可疑門外之喪冠而不醴可也古人聚族而居門外應非遠冠畢往哭於其家不可乎何至徹奠饌埽地哭於冠位也

按內喪當謂同居者卽位而哭哭於家也不醴陳注謂不醴子郝謂不醴賓二者可兼然當以醴子爲說見冠子有醴子禮冠者至而問喪此事出舍卒當分內外喪而酌其宜也若冠者未至自宜輟其事兩冠者皆謂賓贊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醴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

陳注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此是孔子之言曾子又問他日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云諸侯及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於大廟中賜冕服弁服其受賜者榮君之命歸卽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矣於此之時惟有冠之醴無冠之醴醴是以酒爲燕飲醴則獨禮受服之人也其禮如此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三

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父沒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禮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謂之醴者酌而無酬酢曰醴醴重而醴輕者醴是古之酒故爲重醴之所以異於醴者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醴則每一加而行一醴也

鄭注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酒爲醴冠禮醴重而醴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喪謂禮之

孔疏如將至而冠既答曾子之問遂言未及期日有

喪之禮故云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者孔子言冠曰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則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除喪不改冠乎者曾子既得夫子引類以答之仍疑而發問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 孔子引類答曾子除喪不合改冠之事所以然者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而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己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 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冠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三

之醴法行醴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爲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爲吉冠也 孔子既答其問又釋父沒加冠之禮故云父沒而冠則加冠已冠之後掃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叔之後乃饗冠者 士冠禮云若不醴則醴用酒是酌酒爲醴謂之醴者鄭注云酌而無酬酢曰醴皇氏云醴亦無酬酢而云酒無酬酢者以酒有酬酢爲常禮故無酬酢乃謂之爲醴云冠禮醴重而醴輕者按士冠

禮適子三加於阼乃醴於客位醴是古之酒故爲重士冠禮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醴焉醴既用酒酒是後代之法故爲輕也按士冠禮若不醴則醴用酒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如鄭此言則行周禮者適子用醴庶子用醴若用先王舊俗者雖適子與庶子同用醴先王是夏殷也雖在周前因而用也醴之所以異於醺者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醴則每一加而行一醴凡三醴也云酌用酒尊賜也者謂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己榮上之賜不酬酢也云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三

不醴明爲不改冠者受賜服而來若其改而更冠應從適子之尊冠必酌醴以醴之今既不醴明不改冠也皇氏云謂諸侯及大夫幼弱未冠總角從事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還不改冠也義或然也 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此云饗冠者前注云冠者賓及贊者此卽是饗賓及贊者此父沒而冠按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綏而迎賓拜揖讓立於序端則冠身自迎賓皇氏云冠者諸父迎賓非禮也 却解如冠期尚遠先有齊衰大小功之喪不必改期

即用喪服冠亦可曾子又問然則除喪之後不復改行吉冠之禮乎夫子引諸侯賜冠於天子禮以明既冠無改冠惟服除饗賓贊補喪時之未備而已諸侯大夫才冠除喪入見天子天子或賜之冕弁服冠於天子之大廟歸惟設奠告廟即服天子所賜冠服無再冠也如此者但有醴冠者之禮無醴賓之禮蓋醴則獨酌冠者醴則獻賓歸俎冠於天子廟天子醴之歸國不改冠無賓贊故無醴此因喪冠者亦不再冠不饗賓惟醴冠者而醴賓待除喪後亦謂之有冠醴無冠醴也不言喪除醴賓者因於後父沒而冠已祭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三

而後饗冠者之可見也父沒而冠謂父喪既除行吉冠禮者也齊衰大小功可因喪服冠若斬衰必服除然後可冠冠則有賓贊冠畢則告父廟見伯叔父而後設醴以饗賓贊明不得如賜冠者之有醴無醴也立服三加彌尊以凶喪之冠禮成人於祝辭甚無當耳冠未及期宜且廢改俟期功外亦可何至以喪服冠之此章論冠適喪之禮有三臨冠而聞齊衰大功之喪一也冠期將近而有齊衰大小功之喪二也父沒而冠三也按如將冠子至因喪服而冠一截孔子言也接上節

意說來除喪不改冠可乎曾子問也孔子答之至冠醴一截以見不改冠天子賜是借證非正意父沒而冠又是一截以見父沒而冠者當如此因喪而冠可疑豈以冠期已迫若因喪而停須俟喪畢太遲故從權歟天子賜重無冠醴句以見天子所賜即為冠禮不復更設醴行冠禮也若醴以設燕待賓則從其常可耳郝京山謂醴子醴賓即受天子賜而其父不便行醴子之禮其說未妥郝意拘冠禮醴子之說故云然此處有礙當重醴不重醴尊者為免卑者為弁冕弁皆首服故謂之服非別有衣服父沒而冠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美

謂三年喪畢方行冠禮當受命於伯父叔父但禰為重故已冠先祭禰而後見伯叔行禮也郝謂饗冠者為設醴應上醴字可不拘孔疏駁伯叔迎賓之說予以伯叔迎賓為得禮豈以古重宗子當專行而不假伯叔歟若非宗子而可置伯叔於其旁而不咨稟歟世俗因喪而婚大為悖禮此云因喪而冠恐為後世借口先儒謂此篇非真出於孔子曾子之問答也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陳注管子問祭而不行旅酬之禮何祭爲然孔子言惟小祥練祭爲然不族者不旅酬也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前也賓弗舉者賓不舉以族也言此祭主人得致爵於賓賓不可舉此爵而行旅酬此禮也大祥則可旅酬矣孝公隱公之祖 朱子曰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觴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遠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也又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主人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卻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管子問

孝

鄭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
彌吉 孝公隱公之祖父

孔疏此一節論喪祭簡略之事 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故奠無尸虞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也此皆謂喪事簡略於禮未備故也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檀弓云虞而立尸是虞時始立尸故云奠無尸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故未立尸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又按特性

云祔延尸於奧尸卽席坐主人拜受尸尸答拜尸左執爵右取酒授於醑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祭餽乃食九飯主人洗角升酌酌尸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卒爵延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受卒爵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受卒爵此是主人之獻也特性又云主婦洗爵獻尸尸卒爵尸酢主婦主婦卒爵主婦酌獻祝祝卒爵酌獻佐食佐食卒爵此是主婦之獻也賓三獻獻於尸尸三爵止注云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云虞不致爵者按士虞禮賓三獻尸尸卒爵禮畢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管子問

美

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按特性又云尸止爵之後席於尸內主婦洗爵酌致爵於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酢左執爵拜主人答拜主人降洗酌致爵於主婦席於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主婦卒爵拜主人答拜主人更爵酢卒爵拜主婦答拜所謂致爵也三獻之賓作尸所止爵尸飲卒爵酢賓賓飲卒爵獻祝及佐食致爵於主人主婦畢主人降階升酌西階上獻賓及眾賓訖主人洗饌於西階前北面酬賓酬賓訖主人洗爵於阼階上獻長兄弟及眾兄

弟及內兄弟於房中獻畢賓乃坐取主人所酬之解於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受解於西階前酬眾賓眾賓酬眾兄弟所謂旅酬也云小祥不旅酬者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解不行旅酬之事所謂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舉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於其尊舉解各於其長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所謂無算爵也云大祥無無算爵者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無算爵之事故云大祥無無算爵以其漸漸備禮故云彌吉仍未純吉也 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三

旅非禮也者練祭但得飲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今昭公行之故曰非禮也大祥彌吉得行旅酬今孝公不然亦曰非禮 世本孝公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是隱公之祖父也

嚴陵方氏曰昭公末可爲而爲之則於禮爲不及孝公可以爲而不爲則於禮爲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爲非禮也然而不及於禮爲近於薄過於禮爲近於厚故於昭公則言非禮於孝公則曰亦而已

郝解旅眾也酬勸飲也謂祭畢賓主長幼舉酒交相勸酬以備也凡祭皆然曾子問何祭獨不然天子謂

獨小祥練祭獻尸賓畢主人洗解升西階上北面酬賓此旅酬之始奠解於賓而賓辭遂止不復酬也蓋小祥喪事未除禮從簡略故鄭云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是也大祥無無算爵彌吉未純吉魯昭公練而旅酬於禮爲不及孝公大祥而不旅酬於禮爲過皆非也

按如之何連下爲句小祥至禮也一截正言不旅酬之祭奠酬爵而賓不舉是不旅酬下引昭公行旅酬之非禮兼及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之非禮是陸說

禮記詳說

卷五十九

曾子問

罕

禮記詳說卷五十九終

禮記詳說卷六十

牟陽冉觀祖輯

曾子問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陳注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眾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奠之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爲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旨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太輕己之服而重於相爲乎孔子又答云非此爲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爲服者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不以齊衰者奠避大夫也故朋友奠人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疏曰反之者反取前

人執事者充之

鄭注饋奠在殯時也怪以重服而爲人執事非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也爲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

孔疏此一節論爲死者服還得爲死者饋奠之事曾子之意云已有大功之喪可以與於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不解曾子問旨謂言曾子所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爲大功者饋奠以否故答云豈大功乎言已有大功豈但爲大功者饋奠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孔子所論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爲他人故更問云若爲他人不以輕己喪服而重他人相爲饋奠乎孔子乃答云我之所言據所爲服者饋奠非此爲他人之謂也故注云非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也以下乃論所爲饋奠之事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之喪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若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小功總麻者奠若其不足則反之謂奠大執事其人不足則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以其稱奠又下

云天子諸侯之喪祭也喪祭謂虞卒哭故知此饋奠謂在殯時也 知主人不奠者按士喪禮主不親奠又此文云士則朋友奠故知主人不親奠也主人必不親奠者以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也 大夫之喪子服斬衰者不親奠此服斬衰謂大夫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云齊衰者其兄弟者以大夫之喪子及屬臣皆服斬衰今服齊衰唯兄弟耳故云其兄弟也 殷奠謂月朔之奠以其有牲牢黍稷用人多也殷盛也以月朔之奠盛於常奠非月半之殷奠也以士月半不暇殷奠故也以次差之天子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則應先取大功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爲奠大夫辟正君故遣兄弟奠士則位卑不嫌敵君故遣僚屬奠僚屬則朋友也按士虞禮祝免澡葛經帶鄭云怡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僚屬也加麻則朋友也 郝解饋奠謂柩在殯朝夕奠朔奠殷奠之類孝子哀毀昏迷不成禮必使人代之喪祭如三虞卒哭祔練祥之祭皆孝子自主而他人相之也曾子問意在饋奠他人夫子答卽饋奠其所爲有服者輕服謂輕已

之服重相爲謂急於爲人非此之謂言非謂他人謂於其所爲服者耳天子諸侯之喪羣臣皆斬衰雖有父喪斬衰亦與奠大夫之喪其家臣亦斬衰不敢同天子諸侯惟大夫死者之昆弟雖已有齊衰爲此大夫死者亦齊衰故得與奠士喪不敢同大夫惟朋友之無私服與奠若執事多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謂爲死者服大功以下者也又不足反取諸大功以上亦謂爲死者服大功以上者也彼自無私服故得取之皆未有在喪爲無服之人奠者矣

按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

子答云豈但大功可與卽斬衰齊衰皆可與孔子之意謂已有斬齊之服名分有關故可與曾子謂已有服而爲他人與已無服者是輕已之服而重於爲人孔子又謂非爲與已無服者如天子諸侯云云皆已身有服雖非主喪而身代其事故可與饋奠也上下只一意下所云斬衰齊衰正與上文斬齊應也 士取大功又是應曾子所問大功不重朋友上 豈大功耳耳字作乎或曰耳如是也豈但大功如是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

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陳注大旨與上章同但此問與於祭則是虞與卒哭之祭

鄭注祭謂虞卒哭時 怪使重者執事

孔疏以下文孔子答云諸侯之喪祭也故知此祭謂虞卒哭時也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嚴陵方氏曰與祭蓋喪祭爾非吉祭也故自斬衰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五

下皆與以服重者與祭乃所以重其祭也會子反以爲輕喪蓋失之矣

臨川吳氏曰斬衰之服重於虞卒哭之祭孔子云斬衰以下皆可與執祭事故曾子怪問不太輕其服之重者而重其祭之輕者乎

郝解祭謂喪祭虞祔之類天子諸侯之喪祭不斬衰者不與祭言君喪凡羣臣皆斬衰也大夫齊衰者與祭不盡皆斬也

按此與上節一例看斬齊應上斬衰以下大功以下應上小功亦是皆言有服者與祭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

陳注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己有喪服可以助爲之執事否夫子言己有總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尙不得自祭己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

鄭注問己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

孔疏此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助他人祭事 言身有總服尙不得自祭己家宗廟何得助於他人祭乎而能氏云謂身有總服則不得自爲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總則士爲妾有子及大夫爲貴妾是同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六

宮總者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總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兄弟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爲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張子曰總不祭禮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其己之私喪也此謂簠簋既陳籩豆既設而其喪也若未陳設亦未必祭也古總不祭而今在喪不欲廢祭人事之重莫甚於哀死故有喪者之毀如不欲生大功

之喪業猶可廢喪不二事如此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亡矣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後世哀死不如古之隆故多疑如此嚴陵方氏曰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總麻之輕亦不與

郝解相識以下兩問夫子乃直言有喪不可與奠祭之義總不祭謂已有總麻之喪不自舉吉祭

纂訂此所謂祭吉祭也喪不貳事故祭雖至重總雖至輕亦有所不可行

按總不祭己之家祭也與下句人字照看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七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

陳注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問吉祭而問喪奠曾子之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說衰卽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

鄭注謂新除喪服也 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疾也

孔疏此一節論大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言己新說喪服可以與他人在殯饋奠之事

乎不問可以與於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己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決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己又新始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

張子曰有喪而祭是不誠也脫衰著吉以臨祭事此心如何

嚴陵方氏曰饋奠雖凶事然非己喪也故說衰而與奠爲非禮若夫以擯相則非行事之正故於禮或可臨川吳氏曰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斬衰服重決不可爲人執事疑大功之服稍輕或可與人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八

饋奠而孔子答以有服之人但可爲所爲服者奠則知不可爲他人矣曾子乃疑小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與他人喪祭孔子又答以有服之人止可爲所爲服者祭則知小功亦不可爲他人執事矣曾子又疑總服尤輕於小功或可與所識者之吉祭而孔子又答以不可以上曾子三問於喪服則先大功次小功次總服由重以漸而輕也於爲人則先殯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以漸而吉也曾子既知此遂疑新除喪服之後或可與人饋奠孔子亦以爲不可而但許其可以擯相可也者略許之而不深許之則不若並

擯相亦不爲之爲得

郝解廢除也與饋奠與他人饋奠也饋奠非吉祭已廢服非在喪則可耳說脫同謂初脫衰服餘哀未平卽與他人饋奠非禮也擯相爲有喪者迎賓客相禮事可者僅許之辭 此明居喪奠祭之禮曾子始問本謂預他人奠饋而特舉大功者以斬齊服重知不可與吉祭大功稍輕或可與於喪奠之凶禮乎夫子告以身有喪服但可爲其所服者奠引天子以下奠饋之禮明之則其不當與他人無服者之奠可知而曾子未達又問小功輕於大功或可與於他人之喪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九

祭乎夫子告以身有喪服但可爲其所服者喪祭引天子以下喪祭之禮明之則其不當與於他人喪祭又可知而曾子又未達乃問有喪服可以與於相識者之祭乎夫子以吉凶不相瀆雖輕如緦麻在己亦不可吉祭則其不可助他人吉祭可知曾子三問於己喪先大功次小功次緦麻由重漸輕也於與祭先饋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漸吉也及聞聖言乃知有喪服者無輕重皆不可爲人奠祭因疑除喪與人饋奠或可夫子亦謂甫脫衰經卽與他人代奠忘哀太速亦不可則吉祭之不可又明矣惟爲有喪者擯相

則可亦不甚許之然則雖緦功之喪必除服乃可爲

人代奠齊斬之喪必待己吉祭後乃可爲人執事苟非君喪義重奪恩未有身居喪爲他人執事者矣故問大功以下饋奠答雖斬衰皆可問小功以下與祭答雖斬衰亦可者皆謂臣有父喪而外遇君喪以斬奠斬所奠之死者亦當以所服服之故爾不然總而祭說衰而與奠尙不可况居喪爲他人奠無服之死

者乎決不可矣總不祭謂士也後章云士所以異於大夫者總不祭

按陳注方說衰卽與奠方字卽字要看言其太速故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十

不可若泛說說衰後與奠便不醒豁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

陳注有吉日者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名弔之彼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名弔之父母或在他所則稱伯父伯母名如無伯父母則用叔父母名可知壻雖

已葬其親而喪期尙遠不欲使彼女失嘉禮之時故使人致命使之別嫁他人某之子此某字是伯父之名不得嗣爲兄弟者言繼此不得爲夫婦也夫婦同等兄弟之義亦親之辭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嫌也使某致命此某字是使者之名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於他人禮也及壻祥禮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禮也

鄭注吉日取女之吉日 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

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十一

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 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 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 請請成昏孔疏此一節論昏娶遭喪之事 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各宜以敵若彼家父死則此家遣使弔當稱此家父遣使弔也若彼家母死則此家亦稱母遣使弔也 某子謂此父姓位某之喪者謂名彼家死者之身某子使某如何不淑者某子還指此父姓位使某是使者之名淑善也致辭云如何不善云母則若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十二

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者鄭假說爲文故云若宋蕩伯姬據此壻家之母姜氏之喪據彼女家之母伯姬使某如何不淑者某謂使者之名按僖二十五年經云宋蕩伯姬來逆婦是宋國公子蕩之妻元是魯女既嫁與蕩氏爲妻故云宋蕩伯姬也今爲其子來迎魯公之女而爲婦魯之夫人多是齊女故稱姜氏姜氏若薨伯姬遣使來弔則云聞姜氏之喪云凡弔辭一耳者謂男弔女家女弔男家皆云使某如何不淑是弔辭一也 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此家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某子使某伯父某亦不在則稱叔父某子使某若此家母不在彼家母亡則稱伯母某氏叔母某氏使某直云父母不在不云沒亡則兼沒亡及餘不在也 必待已葬者葬後哀情稍殺始兼他事不待踰年者不可曠年廢人昏嫁也不得嗣爲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或據壻爲妻父母有緦麻之服故謂之兄弟 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免喪之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於己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 嚴陵方氏曰夫唱而婦和兄先而弟後則夫婦固有兄弟之義故此言不得嗣爲兄弟也詩不云乎宴爾

新昏如兄如弟以是而已

郝解昏禮既納幣請期遭大喪則止不親迎女父喪壻稱其父命使人弔女母喪壻稱其母命使人弔壻不自主也壻有喪女弔亦然致命謂壻家致還其許嫁之命不得嗣爲兄弟謂喪期尙遠恐女過時故云不得繼此爲兄弟也不言夫婦未成昏也言兄弟夫婦相敵有兄弟之誼也使某使者名也免喪弗取壻終守前言不欲變然後女父母以女嫁他族也夫婦人倫之始父母喪不嫁娶禮也然業已納幣請期盟約已成父母之命已定喪畢而親迎可也免喪不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圭

取於義何居盟成而背之必有他故無故不取記以爲禮是何禮與男女室家皆命自父母父母亡中道變更失信負義不可爲訓此類皆後人臆說非聖人之言讀者當察

纂訂此二節決非孔子之言夫有父母之喪而不娶不嫁孝也除喪而嫁娶禮也且議昏而至納幣請期則夫婦之倫定已久矣乃爲有喪而改易可乎壻除喪而別娶非義也女除喪而改適非貞也若謂恐其失時又何以弗敢嫁娶爲禮乎遲之三年而後嫁娶則既失時矣曷若尋舊議之爲便乎人情事理皆有

未安削之可也

按納幣有吉日則其婚無可改易壻遭喪而致其別嫁之命乃泛常儀文女家待至免喪壻無不取之禮弗取而后嫁言其變非正禮也 有未成婚而壻死女竟以身殉者世俗謂之貞女歸震川引此禮以論其不當死子謂女子在家從父雖知爲某家婦猶當漠不關情乃後世智慧勝而忠厚薄女子關情於壻失之太早而甘於隕身殉節終屬過禮朝制愛惜人命不加旌典宜也 本文但云使人弔而近日壻有父母之喪則女親赴弔亦覺多事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古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陳注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也鄭注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孔疏女之父母死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己故也

按正答曾子問也曾子本問女之父母死而孔子據禮先言男家後言女家詳而有序如此男家請娶女家亦無不許之禮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陳注嫁服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服更其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遽故曰深衣縞生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布為深衣縞為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也故服此以奔舅姑之喪女子在室為父三年父卒亦為母三年已嫁則期今既在塗非在室矣則止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五

用奔喪之禮而服期改服亦有深衣縞總也

鄭注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 奔喪服期

孔疏女改服者謂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衣服嫁服者士妻祿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祿衣也 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遽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在塗以其聞喪即改嫁服故云未成服之服也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纓將齊衰者去笄而纓至將斂齊衰婦人亦去笄纓而髻皆不云纓

總文不備也 經文女反故知奔喪喪服記云女子

子在室為父母箭笄髻衰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但在室之女父卒為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為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

嚴陵方氏曰喪者人之所自盡故不可以婚姻之禮廢

山陰陸氏曰女改服布深衣言布不言麻深衣之麤者也

郝解女改服改其來嫁之服衣裳相連曰深衣布麻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末

布縞生白絹總所以束髮男子曰免婦人曰總皆初喪未成服之服女聞舅姑之喪在塗即改服奔喪時未成昏而婦之分已定故聞喪即奔女父母死則女反不奪其喪也

按改服改其來時服也用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所若女之父母死則女還其家服期亦有深衣縞總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人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陳注此齊衰大功之喪謂壻家也改服改其親迎之服而服深衣於門外之次也女謂婦也入門內之次而以深衣更其嫁服也此特問齊衰大功之喪者以小功及緦輕不廢昏禮禮畢乃哭耳若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女亦不反歸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豈不復更為昏禮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乎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禘祫大祭過時猶追也

鄭注不問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 復猶

償也 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

孔疏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七

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門改其嫁服亦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家為位也皇氏以為就喪家為位哭也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於大功及期異也此文據壻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喪而改服奔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者崔氏云奔喪不見喪不改服謂不改

素冠而著免其改吉服著布深衣素冠問喪即改之

上文云女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女聞壻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故云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者按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內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此熊氏之說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 復是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八

後豈不酬償更為昏禮乎 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禘也又何反於初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於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顯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 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為重昏禮是生人燕飲故為輕喻明也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

郝解聞齊衰大功則至壻門男女就次改服而哭輕重之等也不言小功以下喪輕則俟昏畢而改服哭可也除喪不復昏不補行同牢饋舅姑醴婦之禮也祭重於昏祭過時不補昏可知也 齊衰大功之喪不重於舅姑宗廟親迎未至昏禮未成舅姑宗廟未見遂改服卽位而哭於義何居昏禮見舅姑奠饗饋父母存而以齊衰大功廢無乃重繼父從昆弟而輕父母乎似亦不待除喪而後行也

按齊衰大功男家之喪然乃旁服不當廢昏禮此言改服卽位而哭壻猶可新婦何遽如此 不復昏禮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九

謂不復補行昏禮孔子引祭禮之不補以證之又何反於初指昏禮言除喪不反於初而補行昏禮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廟成婦之義也

陳注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於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爲婦也蓋選擇吉日而行此禮廟見祭禰卽是一事非見廟之後更擇日而祭也

成婦之義者成饋之禮之義也

鄭注親骨肉也 重世變也 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饋饋特豚於室

孔疏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己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 此謂舅姑亡者婦入三月之後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也謂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廟廟以成就婦人饋饋之義 若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脯脩見於舅姑見訖舅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十

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三月廟見之事此是士昏禮之文若舅姑既沒雖昏夕同牢禮畢明日無見舅姑盥饋之事至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廟故昏禮云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昏禮奠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者正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

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若舅姑偏有沒者庾氏云昏夕厥明卽見其存者以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按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其養統於適也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此言之則庶婦不饋舅姑舅姑不饗也使人醮之以酒而已既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棗栗服脩見舅姑也三月廟見之禮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

張子曰古者婦三月而後廟見女家馬亦不去必三月而後反此則慎重服事祖考可以事宗廟不可以事宗廟於此時決之女家然後反馬

嚴陵方氏曰不息燭則不寢故也不舉樂則不樂故也夜而不寢則相離之思無時而懈日而不樂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散婦人謂嫁曰歸故於廟見稱來婦

士昏禮所謂某氏來婦是矣祭於禰以成婦之義言禰則皇姑從可知

郝解不息燭不寐也不舉樂感傷也思嗣親謂人子娶妻將嗣續其親有代謝之感也三月廟見謂舅姑已沒新婦俟三月廟祭乃見祖禰必三月者時祭三月一舉則婦薦豆此時始見於廟父廟曰禰既見祖廟更擇日見父廟也助祭從獻得與於宗廟之事始成其爲婦之義若舅姑存者成昏之明日卽見舅姑至見祖廟亦必以三月舊解未達

鄭訂此言娶婦之禮也因娶婦而先言嫁女耳不重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婦以供養舅姑爲義生既不獲奉養故必廟見以祭如生之盥饋然後爲婦其養之義完備而無虧欠也按陳注廟見祭禰是一事郝京山謂既見祖廟更擇日見父廟考之他篇無兩見之說當依陳注蓋三月其大率也而其祭必擇日非限定九十日便廟見也錯綜其文以見慎重三月擇日二句串說擇日句尤重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陳注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也不耐於皇姑以未廟見故主不得耐姑之廟也壻齊衰期但不杖不草屨不別處哀次耳女之父母自降服之功

鄭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

孔疏婦既死於已寢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言耐祭之時又不得耐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爲妻齊衰杖而菲屨今壻爲之不杖不菲不次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壻爲妻合服齊衰杖而菲屨反止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唯服齊衰而已其柩還歸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示若未成婦然其實已成婦但示之未成婦禮欲見其不敢自尊也 此經但云不杖不菲不云不服故知服齊衰其女之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爲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

郝解不遷於祖不遷柩朝於壻之祖廟也皇大也尊稱不耐不以神主耐於姑廟禮爲妻齊衰期杖菲屨居哀次今未成婦但齊衰期耳不杖不菲屨不居哀次從殺也

按三月廟見未廟見在夫家已久如何歸葬女氏此

禮不近情理不可行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陳注若夫死女亦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

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

孔疏所以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嚴陵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

故既葬而除之

郝解若親迎有期女死則壻以齊衰弔既葬即除未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成爲妻也如夫壻死女亦斬衰往弔亦既葬即除未成爲夫也

接有吉日而壻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未過門之婦不過如此僅一弔而歸不宿壻家壻葬而女除服計其葬日耳不必會葬除服之後但從父命女不宜自主也殉節之事誠爲過禮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

陳注二孤二主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問夫子言天猶不得有二日土猶不得有二王嘗禘郊社祭之重

者各有所尊不可混并而祭之喪可得有二孤廟可得有二主乎非禮明矣

鄭注怪時有之 尊喻卑也神雖多猶一一祭之

孔疏此一節論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之事

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天有二日則草木

枯養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 尊喻卑也者尊謂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卑謂喪有二

孤廟有二主喻明也尊者尚不可二明卑者不二可

知也舉尊以明卑故云尊喻卑也云神雖多猶一一

祭之者解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意以嘗禘之時雖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妻

眾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故云尊無二上也

嚴陵方氏曰所謂尊無二上者以其神有尊卑不可

同時而並祭故言無二上也

臨川吳氏曰上天之照萬物者唯一日下土之君萬

邦者唯一王祫嘗之所尊唯一太祖禘祭之所尊唯

一所自出之帝郊之所尊唯一上帝社之所尊唯一

后土所尊之神在上無或有與同者故曰無二上若

日若王若四祭之上神皆唯一而無二況主喪之

孤依神之主而可二乎

郝解一孤謂適庶同主喪則莫適為主二主謂一廟

奉二先則莫適為尊嘗禘郊社大祭也惟所尊之神

一位在上無有與之並者況主喪之孤在廟之主又

可二乎

纂訂此記統於尊之禮也喪有孤哀之所主也二孤

則莫適為主廟有主神之所依也二主則莫適為依

皆非禮也而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以為問孔

子答言上天之照萬物者唯一日下土之君萬邦者

惟一王嘗禘郊社之所尊未有與之同為上者二孤

二主亦未知其為禮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美

昔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陳注師行而載遷廟之主於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既作

偽主又藏於廟是二主矣

鄭注偽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

也

孔疏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者此說二主

之由桓公名小白作偽主亟數也偽假也言詐假主

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為南伐也凡

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數舉兵也

郝解出師必取遷廟之主載於齊車示尊奉也齊桓公無遷主作僞主行反以僞主藏於祖廟故廟有二主自齊桓公始

按桓公二主之意當謂廟主不可輕動另一行主也必是禘主非爲無遷主舊說未可信予謂載假主猶愈於載祧主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哭稽顙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陳注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衛君弔而哀公爲主禮也禮大夫既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既哀公爲主主則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遂至循襲爲常變禮之失由於康子上章言自桓公始此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先桓子卒經詔爲靈公實出公也

鄭注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

公也

孔疏上云自桓公始此不云自季康子始而云康子之過者以孔子答曾子之時上去桓公已遠二主行來又久故云自桓公始也康子之過者正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以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若康子者經云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季子之威不敢辯正故云若康子者若順也云君弔其臣之禮也者按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成踊喪大記云大夫既殯君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季康子與之同故云君弔其臣之禮也云鄰國之君弔君爲之主者以賓主尊卑宜敵故君爲主主則拜賓康子又拜故云非也當哭踊而已但唯君答拜耳出公來弔春秋不見經者蓋爲弔而來非有國之大事故略而不書於經也出公輒是靈公孫也曾子所問皆前孤後主今答前主後孤者謂齊桓公之時事在前衛君之事在後

嚴陵方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表有二孤則莫適爲主廟有二主則莫適爲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

之過也

山陰陸氏曰是其過爾非故造端也若朝服之以縞不可以言過

郝解喪服小記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衛靈公以諸侯弔魯季孫之喪康子以大夫不可主諸侯故魯哀公爲主卽位答拜而康子又拜稽顙於位若兩孤然此喪之二孤季康子之過非古禮也鄭謂君爲主則孝子當哭踊耳雖然孝子豈得終無一拜二主之非禮是古者廟制之數大夫士以上一廟奉一先非謂妣不得配考無廟者不得耐祭也庶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人無廟豈得盡五服之祀考乘之獨事一禰乎二孤之非禮是古人重宗之意後世宗法不行則是庶子終不得與嫡子同位哭亦非人情齊自太公至桓公十三世矣諸侯祀五世豈得無遷主且主不藏於廟而焉藏乎何得遂謂之二主也臣從君拜何得遂謂之二孤二主二孤何得遂謂之非禮按衛靈公以魯哀公二年先季桓子卒何由得弔桓子喪事本無稽鄭遂改爲衛出公好信牽強類此按此三節爲一章首節二孤二主下各引事以明而皆以見其不當有 衛君弔季氏之喪魯君爲主季

氏臣也不能於君行禮而但拜稽顙於其位似未爲失禮而注疏謂但當哭踊不當拜稽顙蓋以拜稽顙卽爲主爲孤也予謂喪主自是季氏魯君爲衛君作陪耳拜稽顙以明其爲孤似無害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陳注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也齊車金路也又名曰公禰

鄭注齊車金輅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孔疏此一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 按齊僕云掌馭金路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張子曰古者天子巡守載遷廟主而行必載遷廟主親之主也有廟卽當有主郝解遷廟主謂耐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如諸侯五廟太祖不遷則二昭二穆以上五世祖乃其新遷者也遷降放此出師巡守則奉此主行蓋遷主不在七廟內故可行齊車神明之車

纂訂遷廟主謂耐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
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君將出行時備告有廟
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齊車是
祭祀所乘金輅示有齊敬之心也

按載遷主以行禰廟主自寢而遷入較他主爲新

取七廟之主上加一全字謂只取遷廟之主若全取
七廟之主則廟虛而不可 舊說誤 主在寢是喪
未畢無遠出之理入主於廟而後遠出是爲新遷之
主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
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
其廟

陳注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
爲凶事而聚集也 馮氏曰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稱
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

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 藏諸主
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耐之祭名也
孔疏按下文助葬於巷黨老聃曰止柩又莊子稱
孔子與老聃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按史記云老聃

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爲周柱下史或爲守藏

史鄭注論語云老聃周之大史未知所出云象有凶
事者聚也者此實凶事而云象以凶事生人自聚今
主亦集聚似生人之聚故云象也云卒哭成事先耐
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謂漸成吉事檀弓
又曰明日耐于祖是卒哭之事在耐祭之前鄭必云
先耐之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謂明日耐時
須以新死者耐祭于祖故祖主先反廟也

郝解七廟之主謂見在奉祀未遷者天子七廟諸侯
五廟一主出則虛一廟非謂取五七廟之主以行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廟未有虛無主者虛無主其故有四天子崩則祝取
羣廟主藏於大祖廟若爲凶事聚會然也卒哭之事
成而后主各反廟一也本國之君薨亦然二也君有
大故去國大宰收羣廟主從行不忍國亡棄其祖考
三也諸侯祫祭則祝迎四廟之主合食於太祖廟四
也 非是四者廟不虛主豈可因出師而虛在廟之
主以行乎老聃即老子作道德五千言者
纂訂廟之有主猶國之有王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
國廟爲無主者示神人休戚之同也祫祭亦爲無主
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未

六世者未有當毀之廟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

按無虛主者謂廟中不可以空虛無主也統七廟五廟言非專指一廟謂之虛主 祝取羣廟之主是全取也必全取方可謂之虛

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

陳注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

鄭注鬼神依人者也

按去國謂失國遠去者太宰是大概言之列國未必皆有太宰 鬼神依人人去則無依當載以從所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取羣廟之主是全取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陳注諸侯五廟祫祭則迎高曾祖禰入太祖之廟主出入而蹕止行人不欲其瀆也

鄭注祝接神者也 蹕止行也

孔疏以其祫祭於祖是祝之所掌之事故祝迎四廟之主若去其國非祭祀之事故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鬼神依人故也祫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祝主接神故迎之也祫合祭祖太祖三年一祫謂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太祖廟祭之天子祫祭

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出廟

入廟必蹕主謂木主羣廟之主也主天子一尺二寸

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謂從

太祖廟而反還入已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

必須蹕止行人若王入太祖廟中則不可須蹕也

似屬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 老聃云

從上天子崩以下至出廟入廟必蹕以上皆是老聃

所云結上義也

嚴陵方氏曰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則以遷廟主行可

知矣然必以遷廟之主者以天子之七廟諸侯之五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五

廟無虛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王也天子崩諸

侯薨與去其國廟爲無主者示神人休戚之同也祫

祭亦爲無主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

其虛乎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按首節天子崩數句總提下引老子之言分應之而

又以老聃云結之 遷主之說可疑作祫主則遠在

數世之上既祫以從薄矣何爲師行載之以稟命乎

橫渠以爲親之主有理但橫渠言祫主卽有遷廟與

常說異予謂武王行師載文王之主以行可見當從

親主說親主較他廟爲新遷 此云迎四廟之主是

全迎以出也 老聃自是老子即注五千言者王氏謂其非亦無據此不過因舊有問禮於老聃之說而爲此附會當知引老聃爲不足信而不必辨老子爲二人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陳注旣以幣玉告於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璽 之不敢褻也

鄭注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孔疏孔子言天子諸侯將出旣無遷主乃以幣帛及皮圭告於祖禰之廟遂奉以出行載於齊車以象受命故云主命 以曾子不解主命之意故孔子答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於齊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

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旣卒斂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後而出蓋貴此主命故也 經云每舍奠焉以其在路不可恆設牲牢故知以脯醢也與殯奠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云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爲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以其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素

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臨川吳氏曰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未六世者未有當毀之廟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本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卽是主也貴猶重也貴命謂以神命爲重其重亦如神主也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太廟則告太廟而以其幣玉行三世則以禰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止一主而但以高祖之父新遷者行也 郝解無遷主謂始封之君或封未及五七世者無毀

廟故無遷主主命謂主不行但以幣帛皮圭請祖禰之命奉此幣帛皮圭以行每止舍設奠而後就舍反則告於其主設奠於其廟卒乃斂其所奉幣帛皮圭埋於其廟兩階閒然後出重祖考之命不必其主行也

按此主命之說卻有理其云告於祖禰則必重在禰而前云載遷主乃舍近取遠何也予意遷主即親主新遷入廟者或謂於無遷主有妨然細按文義無遷主只是師行不載遷主則無遷主可主孔子云主命即是主也蓋師行有載主者亦有不載主者而請命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以行作兩路看較明謂師行無遷主非廟中無遷主推及六世以上者皆泥或疑載禰主以行仍是取之七廟中與前節不合予謂廟不可無主者以前云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乃謂全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只當取新遷禰廟之主爲是觀下文所云虛主皆謂全取可據也若不取之七廟而取之祧廟終屬疑案然以情理論之斷當以載禰主請禰爲是而載祧廟遠祖之主於情理不愜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陳注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然天子諸侯不爲庶母服大夫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期是與已母同也何服之有謂天子諸侯也故下文舉國君之事證之

鄭注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

孔疏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慈母無服之事喪慈母者子游之意以喪服大夫以下父所使妾無子者養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三

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喪此慈母如已之母今國君喪其慈母還如已母是禮與如母謂父卒三年也知者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章中故云謂父卒三年若父在之時則期也鄭注喪服大夫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爲母期則父在爲慈母亦當與已母同也云子游意以爲國君亦當然者鄭知國君者以下孔子答云君命所使教子也又引魯昭公之事皆以國君答子游明子游本問國君也云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者禮所云謂喪服所云慈母如母也按喪服傳云慈母者何

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
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
喪之三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
故此云君命所使何服之有故知此慈母如母謂大
夫以下也天子諸侯則絕之也 鄭知經指國君之
子者以經云君命所使教子故知謂國君之子也國
君之子尙不服庶母則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云
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者按喪服小功
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
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云父卒乃不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五

服者按喪服云士爲庶母總則大夫之子父沒爲庶
母慈己亦總此云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
總耳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己者雖父在亦服總故
鄭注喪服云其不慈己則總可也喪服注又云士之
妻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慈己此云大夫士者因
大夫連言士耳其實士無庶母慈己者皇氏云有士
誤也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己亦爲之小
功知者以士爲庶母總明士子亦總以慈己加小功
故此連言大夫士也
郝解教子之慈母本外人婦君命爲保傅不與庶母

之國養者同猶男子之爲外傳者等耳

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
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
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
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
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陳注良善也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天子
諸侯者爲其母總春秋有以小君之禮服之者以子貴
而伸也然必適小君沒若適小君在則其母厭屈故練
冠也此言練冠以燕居謂庶子之爲王者爲其母耳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四

鄭注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爲其善國君之
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
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
公也 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
王爲其母

孔疏前經指國君之子此經引魯昭公故云據國君
也是國君與其子同也云爲之慈母固爲其善言內
則既云擇於諸母寬裕慈惠溫良者以爲子師其次
爲慈母此云慈母良固當是性行善者云國君之妾
子於禮不服也者以喪服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故

云於禮不服親母尚不服庶母不服可知若父卒得爲己母大功也云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者按襄三十一年襄公薨左傳云昭公十九猶有童心是卽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戚容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按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今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足故鄭不見也 公之言又非者以上云公弗忍欲喪慈母既爲非今公言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公言又非也云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爲其母者按鄭注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繼春秋有以小君服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聖

之者故春秋母以子貴其服皆伸而天子服練冠者皇氏云若適小君沒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歷屈故練冠也所以不同大夫士爲後者總服必練冠者以大夫士爲母本應三年以爲後歷屈故降服總麻王侯庶子爲母本練冠故今應練冠此乃異代之法按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繼鄭注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繼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凡言古者皆據今而道前代此經既云古者天子爲其母則是前代可知也以經無明文故鄭注云蓋謂庶子王爲其母蓋是疑辭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所記曾子問三十有七子游之問一子夏之問再著才有利鈍問有詳略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蓋如此練冠喪慈母此固昭公也昭公十九猶有童心則三十喪齊歸雖謂之少蓋可矣如此不愛其母而愛慈母又何足怪也

郝解古者天子蓋指殷世之王色尚白故燕居著白冠猶後世之練冠也昭公謂練冠可燕居以居慈母之喪不亦可乎 儀禮慈母如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期蓋妾子無母父命妾之無子者養爲子曰慈母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聖

故誼與親母同鄭氏以天子諸侯絕期不服庶母解據問未及天子諸侯也慈母與庶母異庶母繼麻可絕慈母如母者父亡亦如母不可絕絕則何取於如母所問即儀禮三年服之慈母答似君子子爲庶母之慈己者卽內則云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者也小功而已卽云慈母良欲爲服可以義起何至詆爲非禮使有司書之遺譏後世乎魯昭公不知禮詭譎有之豈喪慈母耳公喪親母無戚容况慈母能爲之服乎春秋傳昭公母齊歸之喪公年已三十未嘗少喪母焉得有慈母稱良鄭氏謂非昭公王肅補家語謂

爲孝公皆影響附合也古天子練冠燕居鄭謂爲王者爲其母總則是降服矣降服自周始檀弓縣子云古者不降上下以其親然則古庶子王練冠之說亦未然也

纂訂此子游所問而附於此篇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子游以喪慈如母援禮爲問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有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國君之子之慈母二者名同而實異大夫士之子之慈母有服國君之子之慈母無服子游所問蓋指禮經如母之慈母言夫子所答則以內則如傳之慈母言

禮記詳說

卷六十

曾子問

聖

此有服無服之別君命之君指天子諸侯言下文遂引魯昭公之事

按儀禮有云慈母如母齊衰三年子游據此以問或子游以爲通上下皆然故孔子以天子諸侯之禮言之以明慈母無服記禮者文不能盡意故可疑耳若泛論慈母如母孔子何故置儀禮之言不論也孔子所謂無服者當如是傳之慈母與如母不同上公弗忍也連欲喪之下公弗忍也連遂練冠以喪慈母也字非然語

禮記詳說卷六十終

禮記詳說卷六十一

曾子問

牟陽冉觀祖輯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霽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陳注旅眾也色衣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青南方諸侯衣赤餘倣此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日食是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救火不關此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一

義也

鄭注旅眾 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

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

孔疏此一節論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 公羊傳云

周公稱太廟魯之始祖也明諸國皆然餘廟有火亦廢朝故云宗廟皆然特云大廟火是主於始祖而言耳 示奉時事解各以其方色有所討解與其兵也

故諸侯皆在京師者則從天子救日爲陰侵陽是君弱臣強之象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

北方衣黑兵未聞者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所以有所討者以日食陰侵陽示欲助天子討陰也亦備非常以彼非正經故不取也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助其陽也范注云凡聲陽也擊鼓爲聲所以助陽壓陰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於朝退自責也夏書曰辰不集於房誓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孔傳曰辰日月所會集合也房日月所舍而不合其所舍食可知矣馳走者救者之備也秦猶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管子問

二

擊也周禮有救日之弓但不知兵之細別故云未聞以日食是陰之災故象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救火無此義故不用五方色及兵也

張子曰曾子問廢祭者之故非孔子經心烏能歷歷如此舉之如昔當所經慮義禮輕重蓋須如此

郝解大廟火天子祖廟火也后之喪天子后妃喪也日食陰侵陽也五方諸侯以兵助討執兵者各以其方色爲衣如東方衣青南方衣赤之類兵未詳或云東方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也救日之禮人事不可但已非真有物食日須人之救也故春

秋書鼓用牲于社以譏巫風說者反以爲禮非也此云各以方色與兵事尤不經兵陰象陰侵陽又可以陰助之乎

按廢禮者四下文從日食太廟火抽出言之不唯不能終禮而且有從救之義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霽服失容則廢

陳注大廟本國之大廟也夫人小君也

鄭注夫人君之夫人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管子問

三

孔疏此經曰后夫人之喪恐是天子之三夫人故云君之夫人此大廟火者亦謂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知非者既云揖讓入門無容天子大廟之火赴告卽至故知非王之大廟假令在後堂朝方聞火時過已久又不可廢朝故知非王之大廟也

嚴陵方氏曰旅見蓋君臣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少相見蓋敵國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多此重輕之別也郝解諸侯與諸侯相見遇變廢禮凡六其分較卑故其廢易於天子后夫人之喪謂王后與君夫人之喪接六者天子崩一也大廟火一也日食三也王后喪

四也君夫人喪五也雨六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饗如之何孔子曰廢

陳注嘗禘宗廟之祭郊社天地之祭此言五祀而祭法言七祀先儒已言祭法不足據矣

鄭注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

孔疏知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也既不當祭時明是祭前陳饌牲器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四

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文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其喪事重故也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者鄭此注以周禮言之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五居其中言是諸侯之法舉五而言則上兼七下通三欲見天子及大夫其祭皆然故云關中言之闕通也謂通取中央而言之經云嘗禘者謂宗廟之祭也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

却解嘗禘郊社皆天子大祭遇天子與后之喪雖當祭亦廢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陳注接捷也速疾之義此言宗廟之祭遇此變異則減略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於奧及迎尸入坐等禮矣坊本廢上有日字

鄭注接祭而已不迎尸也

孔疏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經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此云接祭則牲至已殺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五

之後也按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奧是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迎尸於尸外親割薦血而行朝踐之禮設腥爛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享及迎尸入坐於奧行饋熟之禮是二也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能氏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霑禮

皆爲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乃得爲祭初不迎尸也

廬陵胡氏曰接祭謂接續行事不徐徐也鄭云接祭不迎尸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在未殺牲之前此經已殺牲後乃云不迎尸非也宗廟之祭未有先殺牲後迎尸者若夫中霽禮爲俎奠於主乃迎尸蓋五祀之祭非宗廟也

嚴陵方氏曰凡祭之禮迎尸之時與未迎尸之時事異而禮不相接以其遇災而行之爲遽故言接祭而已不暇迎尸故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六

馬氏曰大廟者神之位也神道有不安人子之道虧矣古者宗廟火三日哭哭以謝其神則諸侯旅見與夫當祭之禮所以廢也於其廢也然後帥諸侯以救火曰者陽之位也陽主於明故大明以照四方者君道也其有不明則君德虧矣古者日有食之則警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所以助陽唯其以陽爲不充故諸侯之旅見與夫當祭之禮亦可以廢於其廢也然後帥諸侯以救日祭者吉事也朝者盛禮也祭有樂以侑神亦有以樂賓有爵以醕主人亦有以酬賓客其繁也至於十五飯其飲也至於無算爵故王制曰喪

三年不祭蓋爲是也天子廢朝蓋亦廢祭矣故大廟

火則哭之日食則救之后之喪則服之此可以廢祭矣雨霽服失容可以不旅見而不可以不祭蓋以祭而較之旅見則祭重故旅見可以易日而祭祀則不可以易日矣俎豆既陳賓客既入尸既迎樂已作則雖雨不可廢簠簋既陳鍾鼓既列諸侯相見揖讓而入其雨也可廢矣

郝解如遇日食大廟火當祭則不廢但接續完事耳接捷也其閒儀文不必從容整備也如祭而迎牲未殺亦廢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七

按此祭承上節營祫郊社五祀之祭陳注但言宗廟之祭用孔疏中熊氏說因鄭注有不迎尸之說多此區分而經文本無之 接當作捷講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陳注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不可聞其詳矣先儒以大夫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皆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行俟殯訖乃祭

然其禮則殺矣侑勸也尸入迎尸而入坐也三飯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數也酹食畢而以酒漱口也說見曲禮接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酹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今云酹不酢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又言自啓殯往葬及葬畢反哭其間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其禮又不同蓋葬後哀稍殺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酹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而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故云祝畢獻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八

而已已止也

鄭注既葬彌吉祝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惟嘗禘宗廟俟吉也

孔疏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惟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接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按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接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酹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

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 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 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酹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也又熊氏云三飯不侑酹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奧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酹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酹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九

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 謂

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酹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惟行此禮而已而是語辭也皇氏云已止也 經云祝畢獻止謂祝受獻祭禮遂畢止不獻佐食以下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十

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唯天地社稷爲越縵而行事如趙商之意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縵而行事鄭答越縵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縵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啓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啓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曰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啓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

時踰越此縵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爲越縵也云唯嘗禘宗廟侯吉也者謂爲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侯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因也人臣尙爾明天子得也

嚴陵方氏曰唯大喪之凶然後可以廢大禮之吉却解天子崩未殯則天子之五祀廢既殯而祭迎尸入三飯卽止不侑儀禮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天子諸侯又當加侑今三飯不侑殺禮也酌者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十一

食畢而饗以酒也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酹尸尸飲卒爵酹主人主人更酌獻祝與佐食今但酹尸無酹主人以下等事天子既殯而葬自啓殯至於反哭天子之五祀亦廢既葬而祭至主人酹尸尸酹主人主人卒爵獻祝卽止無獻佐食以下等事較前禮稍備者葬後哀漸殺也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縵行事今云天子崩既殯祭五祀則是五祀皆舉非獨天地社稷可越縵也不幾於以祭廢喪乎

按殯葬皆廢五祀殯後葬後祭之其禮從簡葬後較

殯後又稍增然猶未如常時之備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陳注比及也曾子所問如此孔子曰廢又言自薨至殯自啓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而祭社稷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鄭注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

孔疏帥循也此釋詁文以經云奉循天子按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如天子謂諸侯五祀亦如天子故云謂五祀之祭是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今此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按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者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略諸侯也大夫益略不得名祭

郝解諸侯祭社稷其神比五祀爲重而分比天子爲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主

卑故問天子崩天子后之喪與已夫人之喪則廢自薨至殯自啓殯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五祀之禮帥率同循也謂不侑不酢畢獻二段

按本帥天子條省文其禮如上文所云也謂不侑不

酢畢獻二段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盥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天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酢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主之所以異者總

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陳注此言大夫宗廟之祭外喪在大門之外也三飯不侑酢不酢說見上章大功酢而已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十一飯之後主人酌酒酹尸尸酢主人卽止也室中之事者凡尸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也若平常之祭十一飯畢主人酹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畢次賓長獻尸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蓋奠其爵於薦之左也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主

喪服殺禮故止於賓之獻也士卑於大夫雖總服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謂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已雖有服而已所祭者與之無服則可祭也 今按致爵之禮賓獻尸三爵而止尸止爵之後執事者爲主人設席於戶內主婦酌爵而致於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以酌而酢執爵拜主人答拜主人降洗爵以酌而致於主婦主婦之席在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而更爵自酌以酢此所謂致爵也祭統曰酢必易爵詳見特性饋食禮

鄭注齊衰異門則祭 室中之事謂賓長獻 然則

士不得成禮者十一 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

孔疏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歷序三年之喪齊衰大功者以曾子問廢者有幾孔子對云廢者有九遂歷序九種之事一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 今遭異門其齊衰之喪祭也 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耳則主人酌酒酹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 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獻尸尸酢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酢而已矣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十四

小功與緦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酹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大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 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與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尸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

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此小功緦麻兼內外知者以前

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則知內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按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爲貴妾緦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之屬皆不祭 孔子見曾子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爲九而士又加緦麻小功二等合爲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十五

內外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爲輕親伸情也 所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已雖爲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 此等於已雖服緦而於祖禰則無服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爲主母親於已服緦於祖禰無服然此皆母親以父爲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爲小功能氏云亦廢祭也皇氏云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按經云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緦爲文似不開小功故鄭以緦服解之皇氏橫加小功其義非也 嚴陵方氏曰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爲少位卑則以

事而廢禮者爲多此重輕之別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言鼎俎邊豆著陳設雖備猶廢士不言小功略士也

郝解大夫爵尤卑其祭蓋宗廟五祀耳雖俎豆陳列亦廢者有九分尤卑廢尤易故雖齊衰大功之喪亦廢惟齊衰大功在門外者不廢其祭亦尸三飯不侑醕尸不酢而止若大功酢而止若小功與緦麻祭雖不廢惟室中之事而止大夫祭無堂事尸祝佐食主人主婦賓獻酢皆在室至主人獻賓旅酬則於堂階小功緦不行故曰室中之事而止士之所以異者謂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六

士廢祭之禮與大夫異大夫總祭士雖總亦不祭總祭必其所祭之鬼與己所服者無服如妻父母及母之兄弟姊妹已有總服而所祭之祖禰於彼無服之類

按前節言天子言諸侯此節言大夫其序也不待問而帶言士禮必至士方全此節所言禮大抵倣上文而稍有加分不同也大夫廢祭自天子崩至大功爲九士加小功總爲十一是補出非本文所有士總不祭是正禮下補出所祭者一層見士總亦有所祭所祭二字斷以其人言於死者無服死者已爲之

服者所祭之人於己爲服之人無服則可祭若其有服則同哀可不祭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陳注練小祥也旅眾也羣立旅行言及他事則爲忘哀況於弔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禮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飾之苴衰絰杖爲至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矯僞矣非虛而何曾子既問夫子之言矣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七

鄭注爲其苟語忘哀也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安弔

孔疏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君子禮以飾情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外內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情故云衰以飾在內之情故冠冕文彩以飾至敬之情羣衰以飾哀痛之情所以三年問云衰服爲至痛飾也故云君子禮以飾情也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情所以爲虛也言虛者弔與服並虛也何者若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己本哀是已服爲虛也若心存於

已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爲虛也故注云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

嚴陵方氏曰羣於旅皆眾也傳言歎三爲羣禮言五卒爲旅則旅眾於羣行者必於道路而道路之人爲眾故以旅言之不羣立不旅行則以居喪宜與人辨故也

臨川吳氏曰羣立同羣而立也旅行與眾而行也重喪雖已期猶且不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相語而忘己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己親之哀而哭弔以哀他人之親乎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太

郝解練小祥也旅眾也大喪雖及期猶不與人羣立不與眾同行孝子哀慕專一之至豈可與於他人之喪而往弔乎且君子行禮有是情飾以是禮自哀其親而謂以哀他人之親則是弔也不幾於虛乎檀弓曾子以母喪之衰哭子張何也彼以同道之朋比於同氣哀由衷出非無情之禮不弔生而哭死何傷曾子所以爲善用禮也說者譏焉過矣

纂訂此言居喪無往弔之禮也三年之喪期小祥而練哀亦漸殺矣然猶不同羣而立不與眾而行懼及他事而忘哀也而况弔哭於人乎夫君子行禮於外

凡以文飾其情之存於中者而已當其吉也情主於敬則冠冕文彩以飾之當其凶也情主於哀則苴衰杖經以飾之皆非虛僞而無情實者是乃所謂禮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矯僞矣非虛而何

按曾子必不以哭友忘親而亦非以虛文哭友惟見禮之明者可以行權不得以常情議之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尤

陳注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若君服在身忽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初死向不得成服終可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不除也殷祭盛祭也君服除乃得爲親行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以其禮大故曰殷也假如此月除君服即次月行小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若親喪小祥後方遭君喪則他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

鄭注重踰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

治義斷恩 謂主人也支子則否

孔疏此一節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 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者答以重喻輕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也成喪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末在親始重之日尙不獲伸况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初乃爲身有君服不敢爲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爲親行私喪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故盧氏云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之禮康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已有君服之時已私服或未小祥是以總謂之殷祭而不得云再祭殷大也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故謂之殷祭也禘祫者祭之大故亦謂之殷祭但此論大夫士則不應有禘祫此殷是釋除之祭也有殷事則之君所鄭以爲朔月月半薦新之奠此又比朝夕爲大也各有所指不嫌殷名同也 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

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復追祭故云否也

嚴陵方氏曰有君之喪而不敢私服則以義斷恩故也

郝解私喪謂父母之喪對國喪則爲私君親分均在官則君重以親亦臣也除謂喪畢禘祭除服君喪不敢私服謂始喪不成服喪終又可行除服乎於是雖過時而不除除則必有祥禘之祭待君喪既除而后殷祭禮也殷盛也禮盛曰殷卽祥禘也

按不敢私服是深過一層說又何除焉方是正答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因除服而及殷祭是推言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陳注曾子之意以爲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追祭二祥庶子仕者雖除君服不復追祭是終身不除父母之喪矣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舉禮也今不追除服者不是不能除也患其踰越聖人之禮制也且如四時之祭當春祭時或以事故阻廢至夏則惟行夏時之祭不復追補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之

常也唯禘祫大事則不然

鄭注以其有終身之憂 言制禮以爲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

孔疏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受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爲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 據制以答此所以不除意也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若過則不追舉是禮之意也 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爲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 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以證之過時不祭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爲禮也若過時不祭如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行殷祭其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假令春夏祭本爲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夏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有春夏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祭祥非爲感時正是孝子爲存親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已仲孝

子也

郝解曾子疑父母之喪何必定除夫子謂禮惟其時弗可過也君子親喪終身弗除豈曰不能患其過於制也故四時吉祭過時則亦不祭况喪服豈可過時所以必除也

按陳注以庶子仕者爲問上節原未及庶子僅見注中曾子何得接庶子再問此孔疏之說而陳注用之也當非正解 予謂曾子所問承上不敢私服而言父母之喪遇君喪則不得爲父母服待君喪畢後爲父母追服而弗除可乎孔子答之謂過時不必追服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引過時不祭以明之 上節注云除君服次月小祥又次月大祥是相連補行殷祭非更照三年禮行也此節過時不祭以時祭言與上殷祭不同 以情理言之一面行君喪一面行親喪似無不可而古禮必不兼行何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陳注居盛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有此事則往適君所朝夕則不往哭

鄭注居家者因其哀後降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

新之奠也

孔疏殷大也孔子答云君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於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臣之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爲父母治喪故云朝夕否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恆在君處君薨既殯是君喪在前殯後親死是父母喪在後親喪痛甚恆居於家是隆於父母也

郝解殷事猶言盛事謂月朔及薦新之奠君有此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則往朝夕哭奠不必往也

按此亦是因上不敢私服而再問可見亦非全不照

管私喪只是身服君服不服私服耳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陳注啓啓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復往送君之葬也此二節皆對言君親之喪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來歸家朝夕亦恆在君所也若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之葬也下文君未殯而臣有父母

之喪亦與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互推之

鄭注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

孔疏曾子上問既殯今問既啓故云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答曰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知既葬而歸者以言送君則葬罷而歸則不待君之虞祭也其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云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服也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知不私服者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

郝解啓謂將葬啓殯歸哭哭親反反君所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陳注室室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恆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然奠不可廢也大夫尊故使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也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爲夫之君如爲舅姑

凡齊之故服事亦之君所

鄭注其哀雖主於君 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 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適妻也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

孔疏前問君既殯及既啓而有父母之喪今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答曰歸殯父母訖反於君所以未殯君恆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故云朝夕否盧氏云歸殯反於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殯之日盧云歸哭父母而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 以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雜君爲尊故主意於君故尋常恆在君所 以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之朝夕之奠有關若朝夕恆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闕奠不可廢其大夫尊故造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上文明大夫禮節此明婦人之進止君既殯而歸有舅姑之喪大

夫者卿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以前問君薨既殯

有父母之喪此明君既殯後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住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 按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叔隗爲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爲內子云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衰者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此喪服文也

郝解如君薨未殯則身先已在君所聞親喪歸殯親而復反於君所也家有朔奠薦新之事則歸朝夕哭奠則不歸大夫則其家老攝之士則子孫攝之大夫之適妻君有殷事亦往君所如婦事舅姑然也 君未殯而歸殯父母以臣眾子獨也如月朔殷事君親同日君既殯而有親喪者則之君所君未殯而有親喪者又歸何相違也大抵聖人言仁卽是義孝爲百行之本故曰孝者所以事君移孝作忠非謂先君遂可後親也記者欲明君親并重仁義不偏廢後儒乃

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

謂義可斷恩貪位之夫至親死不奔喪託言奪情以濟其私則不孝莫大乎是我國家制禮臣子親喪皆歸終三年此萬世不刊之典安在今禮不如古也按此節問君親兩重者歸殯之時短反君所之時長家有殷事暫歸朝夕哭奠則不歸室老子孫行事承朝夕句說 丙子是帶言兩殷事不同上有殷事以家言下有殷事以君所言兩朝夕亦不同上以家言下以君所言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天

陳注誅之爲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爲誅而定其諡以稱之也稱天以誅之者天子之尊無二惟天在其上故假天以稱之也人君之事多稱天不獨誅也

鄭注誅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證證當由尊者成 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誅制證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禮當言誅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證

孔疏此一節論證由尊者出之事賤不誅貴誅累也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爲證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證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證表其實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天

行當由尊者所爲若使幼賤者爲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爲也 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者諸侯及大夫其上猶有尊者爲之作證其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故唯爲天子作證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尊也 諸侯相誅非禮也者非但賤不誅貴平敵相誅亦爲不可故云諸侯相誅非禮也既賤不誅貴按襄十三年左傳云楚子囊爲其王作證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此不言君臣兄弟而言貴賤長幼者廣包餘人非唯君臣兄弟而已按白虎通云君薨請諡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唯

遣大夫會葬而證之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大夫當請諡於君則諸侯理當諡於天子云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證者按大史職云小喪賜諡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言賜之諡明諸侯之喪亦然郝解誅之言累累舉死者生平實行而爲之辭猶今行狀誌銘之類即其所據以爲證者以賤誅貴以幼誅長嫌於承奉而不公故天子崩羣臣稱天以誅之諸侯薨天子誅之公也 此節意主秉公不在辨分蓋以卑誅尊直則傷僭不直則不足信如今之行狀

誌銘雖出於尊貴者，浮夸無一字之情況，出於幼賤者乎？幽厲桀紂，苟非稱天，臣子何能及此？後世諡法壞於天子，不制諡，私議妄作，諛諛風行，所以濫耳以尊制卑，則禮嚴以卑奉尊，則義屈。故上得諡，下下不得諡，上解者專以下諡，上僭榮辱之柄，為非禮。此李斯所以欺秦皇者，豈先王作諡諡之意哉？

纂訂此言諡法，諡之為言，累也。累列平生實行以為諡。若今之誌狀，諡之將以作諡，故言諡則該諡矣。諡當由尊者成一則以分之所在，不可僭操榮辱之柄。一則以情之所在，恐其涉於虛美之私，故禮賤不得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辛

諡貴幼不得諡，長所以嚴其分而防其情也。唯天子至尊無二，故讀諡制論於南郊，若受之於天然，所謂合天下之公。太君父以天道者是也。自天子外，雖諸侯亦必請於天子。天子使大史賜之諡，無自相諡之禮。敵者且然，況於賤幼者乎？此禮行則名分正而美惡當矣。

按首二句重提下皆所以明之。天子稱天以諡，見臣下不敢諡諸侯，敵體猶不相諡，則賤者幼者無諡之理。諡與諡相連，故注及諡。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禭從君，幾其入如之何？

孔子曰：其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陳注：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為三年之戒，備恐未得即返也。於是以親身之棺，隨行，慮或死於外也。若死於外，則入之禮如何？孔子言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國有司供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也。此時主人從柩在路，未成服，惟著麻，弁絰，疏衰，而薦屨，且杖也。麻，弁布弁也。布弁之上，加環絰也。柩入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其處空缺，故謂之闕，非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辛

門闕之闕也，升自西階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客階而升也。如小斂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疏衰，惟首著免，布身著布深衣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以親未殯，猶以事生之禮事之也。凡君與大夫士之卒於外者，其禮皆一等，無異制，故云一節也。

鄭注：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親身棺曰禭，其餘可死乃具也。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直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其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布弁如爵弁

而用布杖者爲已病 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柩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 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 親未入棺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

孔疏此論諸侯出外死以喪歸之事 曾子問夫子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棨從戒備也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以棨棺而從出既有備今其人也如之何 按王制云絞紵衾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冒死而后制此云戒備謂衣衾者熊氏云此言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爲之 親身棺曰棨按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從外嚮內親身也檀弓注云棨堅著之言也謂棨雖親身天子棨內猶有水兕諸侯公棨內猶有兕諸侯以棨爲親身也云其條可死乃具也者謂除棨之外大棺與屬若在家年老亦死前爲之今出疆棨從年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 孔子曰其殯服者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家豫其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垂也於時主人從柩在路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棺柩未安未忍成服於外唯著麻弁麻布也謂布弁布弁之上而加環絰 知此謂大斂者以下文云如小斂故知此謂已大斂也云殯服謂深衣苴絰散帶垂者按士喪禮云小斂苴絰大帛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其服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苴絰散帶垂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云其餘殯事亦皆具焉以殯不可闕故知具焉經特云其殯服者舉主人服爲重 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也足著菲屨菲謂薦屨也其身已病者拄杖故云疏衰菲杖也 按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著麻弁疏衰故知不忍成服於外也云麻弁絰者布弁而加環絰也者布弁謂吉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絰者雜記云小斂環絰是也云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按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冏而葬冏是殷之祭冠明弁絰似周之祭冠故知爵弁也云杖者爲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已杖故云爲已病也 謂柩入宮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從柩而入其升堂之時自西階而升必西階者以柩從外來如似賓客故就西而升階就客

位也 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也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云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也於此之時服殯服也云既塗而成服者謂鼓塗既畢而成服也 云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者檀弓云毀宗躐行殷道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是先毀宗後躐行也是從內而出故云殷柩出毀宗上之所言謂大斂之後此所謂未大斂當小斂以後之節則子首不著麻升身不服疏衰唯首著免身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著布深衣而從柩也 按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深衣故知小斂主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今著免者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 其柩入之時入自門不自闕也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故注云親未入棺猶如生也 言上來從柩之儀更無尊卑之異非但君死於道路亦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也

郝解國君以事出疆必為三年之戒備恐未得速返也於是以前所為親身之棺隨行慮死亡也如死於外其入也如何禮既殯乃成服今葬於外大斂未殯孝

子遂成服從柩歸不待殯也其供同有司供也嗣君在喪稱子即孝子也麻弁喪冠經謂首腰經疏衰麻布為衣裳非草屨鄭謂不忍成服於外既疏衰非杖謂不成服非也入自闕毀垣而入示變也升自西階柩自外來客之即殯於西階也如尸但小斂則孝子未成服免而從柩歸小斂而曰柩以隨行之裨斂也入自門升自阼階猶生事之也此禮君與大夫士同一節猶言同等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按曾子問只重其入如之何下文入自闕入自門是正答也言其殯服則在大斂後可知自其殯服至升自西階是一個人入法如小斂至升自阼階又是一個入法分殯與小斂有此兩樣也 麻弁經疏衰非杖即所供之殯服在路草草還以未成服為是殯則用棺小斂未用棺故其禮不同君大夫士一節是推論及於下問所不及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闕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

陳注遂遂送君柩也既窆而歸下棺即歸也不俟子不待孝子返而已先返也

鄭注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

孔疏此一節論君葬在路遭父母喪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以經云遂既封而歸今君喪既引在塗而言遂故知遂送君也又云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墳既畢必待子還之後今經云既封而歸非封墳也故知封當爲窆下棺也

廬陵胡氏曰封墳卽歸不在子還之後鄭意謂子亦當速反而虞不俟封墳故讀封爲窆然長子歸虞餘子封墳乃歸也封如字

郝解既引爲柩行在塗柩行以往牽之曰引遂遂終事也掩棺曰封不俟子不俟嗣君而先歸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

陳注遂遂送親柩也既窆之後改服而往者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廬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

鄭注封亦當爲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

孔疏禮親始死并纓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卽括髮不并纓者若尋常是吉今忽聞君喪故去冠而并纓今臣有父母之喪外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喪

若著其并纓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知葬時著免者以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廬故知葬時著免也

郝解若送親葬聞君喪則既封改其葬之服往哭君如君初喪則袒免括髮徒跣以往如君既殯成服則斬衰裳且杖管屨以往也

按君親之葬皆重事既在塗皆宜畢其事也改服當是歸後改服在塗忽聞君薨原未備服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禮記詳說卷六十一終

曾子問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

陳注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少牢也庶子既爲大夫當用上牲然必往就宗子家而祭者以廟在宗子家也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子卑賤之稱介則副貳之義亦貴貴之道也薦其常事者薦其歲之常事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鄭注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 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孔疏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 上牲謂大夫少牢也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禴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也以廟在宗子家故也 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禴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禴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禴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二

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已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禴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爲祭若已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禴廟於己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爲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故少牢知此是諸侯大夫者以下文云宗子有罪居於他國言他國則是據諸侯也以文相連接故知此大夫是諸侯大夫也 宗子祭時祝告神辭云孝子某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某介子謂庶子爲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薦其歲之常事告時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必知庶子在者以經云祭於宗子之家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也 上云庶子爲大夫此亦當云爲庶子某今云介子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云使若可以祭然故稱介子

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者也祖考皆然故采蘋之序言大夫妻可以承

先祖其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惟爲士直爲庶人亦然

嚴陵方氏曰宗子爲之正庶子爲助故庶子謂之介子內則謂眾婦爲介婦亦此義大夫之牲以少牢爲上故曰上牲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以其用介子之牲而祭故言爲介子某以介子攝爲祭主故言使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彼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此言薦下言執互相備爾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

禮記詳說

卷六上

曾子問

三

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

陳注介子非常主祭者故謂之攝主其禮略於宗子者有五焉若以祭禮先後之次言之當云不配不綏祭不假不旅不厭祭今倒言之者舊說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亦或記者之誤與今依次釋之不配者祭禮初行尸未入之時祝告神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如姜氏子氏之類今攝主不敢備禮但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也不綏祭者綏字當從周禮作陷滅毀之名也尸與主人俱有隋祭主人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閒尸則取菹及

黍稷肺而祭於豆閒所謂隋祭也今尸自隋祭主人是攝主故不隋祭也不假者假字當作假福慶之辭也尸

十一飯訖主人酹尸尸酢主人畢命祝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今亦以避正主故不嘏也不旅不旅酬也詳見前章不厭祭者厭是饜飫之義謂神之歆享也厭有陰有陽陰厭者迎尸之前祝酌奠訖爲主人釋辭於神勉其歆享此時在室與陰靜之處故云陰厭也陽厭者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制禮之意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皆庶幾其享之而厭飫也此言不厭祭不爲陽厭也以先後之次知之

禮記詳說

卷六上

曾子問

四

鄭注此之謂宗子攝大夫 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

厭有陰有陽迎主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

孔疏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孔

子登畢更爲曾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爲大夫在家法其祭之禮按少牢饋食司宮筵於奧設饌畢祝酌奠於鉶南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此所謂配也今攝主則不配少牢又云祝出迎尸尸入卽席坐而執祝前之鬴而祝命尸綏尸取菹揆於醢祭於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綏祭也尸飯十一飯訖主人洗爵醕尸尸酢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所謂綏祭也今攝主不綏祭少牢又云主人左執爵祝與二佐食取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五

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於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所謂嘏也今攝主則不嘏也按特牲主人受嘏之後獻祝及佐食訖主婦獻尸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尸尸爵止未飲主人主婦交相致爵訖尸乃飲止爵以酢賓賓飲訖賓獻祝及佐食洗酌致於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眾賓訖尊兩壺於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奠爵於賓之薦北賓取爵東面奠於薦南所謂布奠於賓也今攝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於薦南而不舉也主人獻長

兄弟又獻眾兄弟訖長兄弟加爵於尸眾賓長又加爵於尸訖嗣子舉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眾賓眾賓酬眾兄弟所謂旅酬今攝主不旅酬也特牲云旅酬之後無算爵無算爵之後祝告利成尸起主人降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所謂陽厭今攝主不爲此陽厭也 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 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既爲攝主不敢備禮故於祭末不爲陽厭之祭也所以不爲陽厭者陽是神之厭飫所攝主謙退似若神厭飫然也 不旅者謂所將祭旅酬之時賓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六

奠不舉不爲旅酬也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 不嘏不綏祭者嘏是主人受福綏是將欲受福先爲綏祭今辟正主故不敢受嘏以其不嘏故不綏祭也 不配者以祭初尸未入之時祝告神辭曰以某妃配某氏備告考妣今攝主不敢備禮略言皇祖而已此經所陳從祭末然後以次至祭初逆陳之必逆陳之者皇氏云以其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 云迎尸至陰厭也約少牢特牲禮文祝酌奠者謂祝酌奠於鉶南且饗者祝奠訖且復以辭饗告神也是室與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設

之後在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謂尸明白之處故曰陽厭今攝主不厭謂不陽厭也所以然者厭是厭飫凡厭是神之歆饗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也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爲繹祭亦有陽厭也故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謂天子之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此謂下大夫攝也禮有陽厭以其攝主故闕陽厭若上大夫本無陽厭可闕知此不厭者不陽厭此皆逆陳於祭末者先言故知不陽厭也云假讀爲嘏至主人也以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少牢云嘏於主人嘏字古

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類也長樂陳氏曰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爲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爲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飫之也攝祭無陽厭不敢飫之也適殤有陰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介而已則陽厭之豎可知也攝主不假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樂鍾鼓贊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祧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則尸既舉奠而綴祭祭神食也主人受酢而綴祭祭尸食也少牢主婦受祭於佐食而祭之特牲主婦祭以佐食而撫之以土俎而禮簡故也攝子不綴土虞無尸不綴以攝與尸非備文故也周人所祭莫先於肺天子諸侯或隋於堂上或隋於室中罔不可考要之皆先祭肺而已山陰陸氏曰案祭之序配然後綴祭假次之旅之陽厭最其後也今其言如此著尤不得已然後不配假嘏也以假易之著嘏假也

郝解祭禮士以特性大夫以少牢上牲卽少牢凡廟皆在宗子家故祭必往祝祝辭孝子卽宗子介子猶副子介副也亦大也指庶子之爲大夫者攝主謂大夫庶子代宗子主祭者庶子雖代不備禮不厭祭祭有二厭無尸曰厭始尸未入祝酌奠神於室中西南牖下深與處謂之陰厭祭終尸出佐食徹尸俎設於室西北隅向明處謂之陽厭時無尸飲食神歆其氣故曰厭不厭祭不敢望神之必享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設通不假謂祝不以假辭致福於主人綏言墮也下累曰墮謂將食雜取俎豆之實墮之席閒祭始爲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九

飲食者尸於主人皆然介子攝主則不綏配謂主婦配獻攝主則無主婦 鄭解不配謂祝辭稱皇祖某不言以某妃配若是則但簡禮於神而非殺禮於主人甚無謂也

按攝祭不旅不假不綏祭可也而不厭不配則是簡於所祭取何義乎郝京山謂無主婦似有理 本文五不只是散說而注疏必欲明其序亦不必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陳注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

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於俎之南不舉之以酬兄弟此卽不旅之事若宗子主祭則凡助祭之賓各歸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於賓也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告賓之辭亦異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宗兄宗弟者於此攝主爲兄或爲弟也若尊卑不等或是祖父之列或是子孫之列則但謂之宗子矣

鄭注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解於薦北賓奠謂取解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其燕 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十

列則曰宗兄若子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孔疏按特牲禮云賓奠之後主人獻眾兄弟內兄弟訖乃行旅酬故云此酬之始也云奠之不舉止旅者謂止旅酬之事而不爲也 歸饋也謂不歸俎肉於賓也 賓客正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使歸俎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故注云謂與祭者留之其燕 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 云宿賓之辭按特牲云乃

宿尸注云宿讀爲肅肅進也進者使知祭日當來下
云宿賓故云宿賓之辭。若同列者云宗兄若宗弟
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
故云而已

却解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謂不旅酬也方主人酬
賓賓在西階前東面主人設奠爵於賓俎北賓坐取
爵奠於俎南不舉以酬長兄弟也不歸肉謂不徹賓
客之俎送之也辭于賓謂將祭肅賓辭稱宗兄或宗
弟或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使某告也攝主爲兄弟
輩稱宗兄宗弟或祖父子孫輩稱宗子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十一

按此承上文攝祭而言所以待賓之禮亦以攝從簡
也 辭賓在前此補言之故在後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
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
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
其義故誣於祭也

陳注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廟
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
望墓爲壇以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

其家亦不敢稱孝子某但稱子某而已又非有爵者稱
介子某之比也身沒而已者庶子身死其子則庶子之
適子祭禰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
用此禮是順古義也今世俗庶子之祭者不能先求古
人制禮之義而率意行之祇見其誣罔而已

鄭注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 不祭於廟無
爵者賤遠辟正主 言祭於家容無廟也 孝宗子
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 至子
可以稱孝 以用也用此禮祭也 若順也 首本
也誣猶妄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十二

孔疏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 論曾子以孔
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爲大夫得在本
國攝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以否故問之
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云祭哉或者疑
而量度之辭故注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
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者
宗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
廟而祭惟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爲壇以四時致祭
也 所以不祭於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遠辟
正主正主謂宗子也據鄭此言宗子去在他國謂有

爵者若其無爵在家本自無廟何須云不在廟辟正主也鄭必知是有爵者以經云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庶子云無爵明宗子是有爵此宗子去在他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注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

孔子上爲曾子說宗子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告於所祭之墓而後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從上以來雖據宗子有爵而言其廟在家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後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三

故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一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宗子既死庶子其祭之時告神但稱其名不得稱孝辟宗子也上文孝子某使介子某孝子是宗子之稱今直言名不言介若宗子在得言介子某今宗子既死身又無爵復稱名不得稱介故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者其不稱孝者惟己身終沒而已至其子則稱孝也以庶子合稱孝者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

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以其禮無正文故孔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而用此禮而祭若

義也者若順也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首本也誣猶妄也謂今日世俗庶子祭者不尋本義之道理爲此祭故云誣於祭謂妄爲祭之法不依典禮張子曰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祊稗也故生不野合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而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墳墓人爲墓祭之尸是以有時爲之非禮輕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曾子問

四

嚴陵方氏曰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爲之殺焉郝解此以上皆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者代之之禮雖殺而行於宗子家廟蓋宗子爲士有二廟也如無爵之庶子攝祭則并不得祭於宗子之廟但望祖禰墓爲壇以時奉祭耳若宗子死於他國庶子無爵不得主廟但告於所祭者之墓而歸祭於其家庶子告墓自稱名無爵不得言介子非宗不得言孝子然止於身沒至庶子之子則又有爲之嫡者祭禘時亦可稱孝矣子游之門人有庶子攝主祭者用此禮以順

古義今世俗庶子祭不先求古人制禮之義是妄而已古者封建世官重適以明統抑庶尊宗廟事不然至於祖考之祭用庶子代而貶其殷薦之禮遂宗子之尊則是子孫重於祖考矣無宗使庶代亦為殷事不可廢代之而又終其禮奚貴為代君有事不祭亦使臣攝庶代宗簡略如此臣代君宜如何宗子有爵廟建於宗子家宗子無爵庶子有爵庶子廟亦建於宗子家若族多宗庶皆貴則宗子家廟不勝重累若皆無爵則祭於宗家何所若有爵者忽存忽亡則廟乍興乍毀豈勝其煩古者世官故宗子勢重其法行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五

後世世官不行欲以宗法通諸天下後世難矣法非不善行之未必盡得也

按庶子無爵者望墓為壇以祭分明有祭墓之禮然則古不墓祭之說或為有爵有廟者言之歟祭於家舊說謂祭於庶子之家子謂當是宗子家宗子未死則望墓為壇而祭不敢擅入其家啓廟而祭若宗子既死則廟無主可以啟廟而祭矣故祭於其家必告墓者不敢擅行也若祭於庶子之家則宗子未死何不以其告墓而祭於其家作如此分別乎或曰庶子無爵不敢入廟子曰宗子祭時庶子亦得與其事豈

宗子死而神主無依不可以入廟致祭乎但祭禮循其分不如宗子之豐爾且謂自祭於家則必設主又有一主之嫌未見其可再云宗子死是更端之辭其祭時稱子某而不敢稱孝子辟宗子也身沒而已只是足上之辭無深意子游之徒舊說亦作孔子之言子游門人行禮孔子豈及見之當作記者補此數語為是孔子之言至身沒而已若字訓順覺強只是為門人言作不敢執定之辭言子游門人以孔子此言行之亦庶幾合於義也首字舊訓本陳注以不能先求為說先字訓首更明先儒謂檀弓乃子游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五

門人所記據此或近是歟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陳注曾子之意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時必合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而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所以祭成人之喪者必有尸也尸必以孫以昭穆之位同也取於同姓亦謂孫之等列也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

人之威儀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

鄭注言無益無用爲 厭時無尸 人以有子孫爲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 厭飫而已不成其爲人與不成人人同

孔疏此一節論祭有尸有陽厭陰厭之事 祭必有尸乎曾子之意以祭神神本虛無無形無象何須以生人象之故云祭必有尸乎 祭是祭神不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故云無益云無用爲者無用爲此尸一解云無用爲者無用此之爲爲是助語 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七

如厭祭之時亦應可乎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如此之時其禮亦爾注云厭時無尸 孔子答祭以成人之喪者必須有尸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爲人父之道不可無尸 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威儀簡略不足可象不須立尸故祭殤必厭蓋弗成也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飫而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八

山陰陸氏曰厭猶禮之有飫也灌猶禮之有祿也朝獻猶禮之有饗也饋厭猶禮之有食也燕私猶禮之有燕也自一日而言之朝事象朝時事親所進饋食象食時所進然則饗朝食也燕夕事故詩饗言朝而燕同姓成於夜燕私也飫亦私也其所從異者飫立燕坐飫以顯物燕以合好而已故祭飫私在親燕私在諸父兄弟 據此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鄭氏謂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設之後徹薦俎敦設西北隅是陽厭也非是案少牢祝酌奠下云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則祝酌奠所以告之耳非陰厭也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凡在南屏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則徹俎敦設於西北隅所以依神周官所謂藏其隋者此歟非陽厭也庶殤從祖耐食乃有陰厭陽厭即特祭不厭祭參是以云殤不耐祭蓋宗子之殤 郝解曾子疑神本虛無古者爲尸以象之此豈必不可無者若厭祭無尸不亦可乎凡祭始而陰厭尸未至也終而陽厭尸已出也故厭無尸孔子告以祭用尸以象死者之威儀故成人死者祭必用尸尸必以

孫孫幼使人抱之無孫取於同姓此祭成人之禮也祭未成人殤者無尸不飲食而但飲其氣曰厭生未成人死未成喪故祭不用尸祭成喪者無尸是以殤待之矣

按孔子以祭殤無尸明祭成喪不可無尸只是大概言之未深言立尸之義 孫幼使人抱之曲禮抱孫不抱子當以此爲證 厭不專爲殤設此但就殤言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立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九

陳注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陰者有厭於陽明者蓋適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不悟其指乃問云祭殤之禮略而不備可以始末一祭之間有此兩厭也孔子言雖是宗子死在殤之年無爲人父之道庶子不得代爲之後其族人中有與之爲兄弟者代之而主其祭之之禮其卒哭成事以後爲吉祭祭殤本用特豚今亦從成人之禮用特牲者以其爲宗子故也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無尸故不舉肺脊也凡尸食之餘歸之胙俎所敬也主人敬尸而設此俎今無胙俎以無尸故也立酒

水也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後王祭則設之重古道也今祭殤禮略故無立酒也不告利成者利猶養也謂其養之禮已成也常祭主人事尸禮畢出立尸外則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今亦以無尸廢此禮是謂陰厭云者以其在祖廟之與陰暗之處厭之也

鄭注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耐當謂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與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 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十

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 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胙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 是宗子而殤祭之於與之禮小宗爲殤其祭禮亦如之

孔疏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別端辯祭殤之禮其處有異故記者又言孔子曰其祭殤有於陰厭者謂適殤也有於陽厭者謂庶殤也 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二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耐祭

耐備也謂祭殯簡略何謂備有陰厭有陽厭也 知耐當爲備者按喪服小記云殯與無後者從祖耐食今云殯不耐祭與小記文乖故知耐當爲備耐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 言殯至陰厭約特牲少牢禮文當設饌於西南與尸未入之前也云尸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者當祭末饌起也謂尸起之後也 孔子更爲辯云若宗子爲殯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爲之後 以經云庶子既不爲後宗子理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爲殯而死庶子既不得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三

爲後不以父服服之鄭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殯大功衰九月中殯大功衰七月下殯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殯中殯大功衰五月下殯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殯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殯皆與絕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子孤爲殯而死者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據與宗子小功以下及無服者長中殯則大功下殯則小功又云親則月算如邦人則鄭注是也此是族人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

服服之 明不序昭穆立之廟以宗子殯死無爲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爲父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殯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殯死明代爲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兄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祭亦特牲故云尊宗子從成人之禮也云凡殯則特豚者以凡殯降宗子之殯故用特豚云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殯與無後者唯耐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耐與除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三

服也庚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庚言殯與無後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未有聞焉經云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未成人降用特豚也 謂祭此殯時不舉肺以其無尸故不舉肺脊 肺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以其無尸故無所俎 若祭成人則有立酒重古之義今祭殯既略故無立酒也不告利成者謂既畢今既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禮成也 以經云不舉肺無所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爲故云此其無尸也立酒之設本不爲尸所有祭殯略無立酒是降也故云及

所降也云舉肺脊所組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按特牲少牢尸將食舉肺脊又云上佐食設所組初載心舌所者敬也主人敬尸之組又云無算爵祝東面告利成舉肺脊所組利成之禮並施於尸也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與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鄭既云小宗爲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爲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是以小宗爲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爲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爲後若非殤

則得爲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爲後若立兄弟爲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者爲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云仲是也程子曰禮云宗子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禮耶

山陰陸氏曰此答曾子殤不附祭蓋如此故曰其吉祭特牲正言吉祭嫌吉時祭從祖耐食也鄭氏謂自卒哭成事之後爲吉祭非是祭殤舉於祭始不舉於祭終不告利成下成人也言不舉不言不舉肺容三

代祭殤皆如此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無所組敬不足也無立酒禮不備也是謂陰厭言若此殤然後有陰厭陽厭也雖曰從祖耐食其異者不舉無所組無立酒不告利成爾然則陰厭猶正祭也陽厭其猶繹敬

臨川吳氏曰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奧正當牖下不受牖明屋之隱奧處也以其幽暗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正與牖對受牖之明屋之漏光處也又爲室之白白光明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飫而已無尸以食其祭物也

郝解孔子又言厭殤有陰有陽謂厭適殤於陰厭辟殤於陽曾子疑謂一殤二厭故問殤子不得耐祭於祖惟祖廟正祭有始終二厭何有於殤故夫子分別示之陰厭者厭宗子之爲殤者宗子未成人死庶子弗爲之後但爲之主其祭既卒哭吉祭用特牲殤祭用特牲敬其爲宗子也祭有尸則佐食舉食侑之厭殤無尸故不舉所之言敬也主人敬尸別以組薦心舌近尸受所食品物之餘曰所組厭殤無尸故無所組水曰立酒祭用重木也祭殤禮輕故無立酒主人獻尸畢祝告利成於主人利養也言利養禮成無尸

故不告利成此禮皆行於宗子家廟室西南牖下幽
與處不見陽光亦如正祭之厭神於輿故亦謂之陰
厭此厭適殤之禮

按此承上祭殤而言將立尸意撇開 有陰厭二句
卽指祭殤說故曾子疑其兼用而孔子明其非兼用
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陳注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謂庶子之無子孫者
也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妻

必當室中西北隅得戶之明白處其尊則設於東房是
謂陽厭也

鄭注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
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
之內親其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
道也無廟者爲壇祭之親者其其牲物宗子皆主其
禮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爲殤當室之白
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
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爲凡殤過此以往則
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

二子以下祭子而止

孔疏凡殤謂非宗子之殤故云凡殤無後者謂庶子
之身無子孫爲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內親祭於宗
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
白顯露之處爲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爲陽
厭也 謂庶子之適子爲殤而死此庶子之適一句
與下文爲總卽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
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子是適其昆弟是
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適云或從父昆
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子之父身是適諸父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妻

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故云或從父
昆弟云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
弟謂宗子之親庶兄弟與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
當於宗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並是庶子與
宗子同此曾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
一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
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
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
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
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

按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
祔食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
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子昆
弟是庶不得自祭適子故云父之庶宗子之諸父自
是庶不得祭所生適子適子卽是宗子從父兄弟故
云父之庶不祭無後祖之庶者宗子昆弟無後而死
其餘兄弟應祭之以兄弟並是祖庶不合立廟故云
祖之庶宗子諸父無後其餘諸父親者亦應合祭之
以諸父並是庶子不合立祖廟故云祖之庶義與此
不異也 云此則今死至其祖廟者從父兄弟是宗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卷

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期親諸父及從兄弟其
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其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內親
其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
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
功之內親也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爲有異居之道
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
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爲禋祭之者士立二廟若然諸
父當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
故云無廟者爲禋祭之推此而言大夫立三廟無太
祖者其祭諸父得與曾祖廟也其立太祖廟者其祭

諸父當於曾祖廟曾祖無廟亦爲禋祭之云親者其
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大功雖有同財之義其經營
祭事牲牢之屬親者主爲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
故云親者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宗
子皆主其禮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以宗子之殤祭
於室與今祭凡殤乃於西北隅又特牲云尊於戶東
注云室戶東按上文宗子之殤但不舉肺無胙俎無
立酒不告利成其餘皆與祭成人同則其尊亦設於
室戶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尊於
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云宗子之適亦爲凡殤者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曾子問

夫

上經云宗子爲殤而死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
也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亦爲凡殤以
其更無別文故知與凡殤同云過此以往則不祭也
者此謂宗子身殤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
宗子適子等唯此等殤死祭之過此以往皆不祭也
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法文彼注云祭適
殤於廟之與謂之陰厭是天子諸侯祭適殤於其廟
與彼注又云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
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
陽厭是王子以下及大夫等祭其適殤皆爲凡殤也

彼注又云凡庶殤不祭以其身是庶若其成人無後則祭之則上文無後昆弟及諸父是也

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

馬氏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則以特性卽於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事略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爲成人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夫

者從祖耐祭而已於宗則明親疏於廟則明尊卑惟其辟所尊故雖宗子不得爲成人魯人欲勿殤重注踣者爲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然後勿殤也可矣郝解陽厭者凡殤也凡殤謂庶殤無後謂庶子無嗣者祭於宗子家廟室中向明之處不敢當與其酒尊設於東房不移尊入室古室戶在東南隅凡祭皆於西南牖下不受牖明曰與鬼神向幽故祭主與厭以陰爲尊陽厭不於與於見明處爲室之白禮殺也東爲陽酌酒於東房行禮於明室故曰陽厭此又厭庶殤之禮非始終一厭之謂也 陰陽之厭一而有適

庶之分何也厭適殤於陰反諸幽求神之道也鬼神

向幽盡其所以事之當室之白則從人之宜率略之義云爾室白無定處離與皆白鄭必謂西北隅拘也喪服小記云殤於無後者從祖耐食今云殤不耐祭記自不相戾鄭改耐作備非也蓋殤主固耐於廟祭實不得合於祖主耐廟喪服小記所謂耐食也祭不得合於祖曾子所謂不耐祭也不耐祭卽所謂不備禮也大抵祭必用尸古人過用之禮孫幼使太抱之是兩尸也厭殤不厭成人於義亦未允如以爲成人用尸天地神祇之祭何以皆用尸義未確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一

曾子問

三

纂訂室西南隅爲與與爲極尊之處故常祭皆於與室之西壁以南爲上與尊而屋漏卑凡殤及無後者禮殺故不敢在尊處由與而北當屋漏卑處也此是辨尊卑隆殺之禮非有取於陽明陰闇之義也按上節明陰厭此節明陽厭皆以祭殤說予謂陰厭陽厭正祭有之謂之推此禮以祭殤可也謂專爲殤說不可也 曾子疑祭可不用尸而孔子不深言尸之設於禮如何當亦非孔子之所取者而難於言去取也 竊疑設尸是古時俗禮制禮者不忍廢之相沿爲用其中大有不愜人意處以死者作生人酬酢

且眾尸雜沓扮演近戲自葬後先靈依主而主旁設尸與尸酬酢置主爲無用是謂輕重倒置且設尸取其形相似氣相通若天地山川之尸其形不似氣不通也明矣而無言者皆使之言豈非涉於矯誣乎後世去尸至簡至當不可謂今人不茹古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塋且有食之老聃曰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三

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其人之親病患吾聞諸老聃云

陳注塋道也有變變常禮乎且不乎不變常禮乎柩北

向而出道右則道之東也聽變聽日食之變動也明反

日光復常也舍奠晚止舍而設奠於行主也安知其不

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則昏暗中恐有姦慝也病病也

不以人之親病患謂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

鄭注塋道也變謂異禮 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

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 已止也數讀爲速 舍

奠每將舍奠行主 侵晨夜則近姦寇 爲無日而慝作豫止也 店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

孔疏此一節論葬在道逢日食之事 曾子至不乎曾子以葬引至途值日有食之則有變常禮而停住乎且不變常禮而遂行乎不審其事而問孔子也孔子答以已從老聃助葬於巷黨遭日食之事老聃令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日食變動既待日食光明反迥而後引柩行老聃稱曰禮也 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者就道右者以道東爲右也按儀禮云吉事交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三

相左凶事交相右此既柩行而交相左者以其遭日食之變止哭停柩而不行凶禮故從吉禮行相左或可行相左者云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南嚮行人爲交相左 丘反問老聃云夫柩務於速葬不可以迴反今日有食之令止柩就道右不行不知其日食休已之遲速既不知其遲速設若遲晚遂至於夜莫則豈如行哉言豈如早行爲勝哉言當疾行以至於墓赴其吉辰也 唯罪人及奔父母之喪見星而行今若令柩見星而行便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非但輕薄人親且君子行禮之時當尊人後已不可

以人之親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故注云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爲也意者言若日食而務速葬以赴吉辰卽應有患害而遽停柩待明反而行禮也

張子曰豫備深思之道也苟無虞也蓋幸而免也不知道當如是若老子送葬日食而止於塋似過也然蓋有是理

嚴陵方氏曰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者慮暗昧之中而有不測之患故也苟日食而行柩豈異夫蚤出莫宿者乎塋蓋恆行之塗也言恆行之塗防慎如此則非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三

恆之塗可知也

馬氏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爲愈於行也仲尼以爲禮何也夫以人之葬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則安行則危其行也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爲疑於疾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然則其止非必安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止哉此仲尼所以疑於非禮而終亦以爲禮也

郝解引牽柩行也塋道也有變且否者言變常禮平且不變乎道右路旁右也凶事尚右聽變俟日食之變也明反光復也送死漸遠之道故曰柩不可反者

也如可反則反既不可反不如速行聽變而遲恐不

達故曰豈如行哉逮及日未入舍奠止館舍設奠於行主也不蚤出謂晏乃出不暮宿謂未夕先宿見星而行則晨夜昏暗急遽危險不敬不慎也行禮謂助葬疾病也助葬使人暗行是以人之親病於危險也

此章之義言天變當敬大事宜謹非謂日食皆足以妨葬而葬皆有道路之憂也古者卜日而葬日食有常度豈待引就道而後議禮老聃之說後儒因問禮附會之也

按此節乃妄誕之說先儒無顯聞之者予謂此當與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三

主癰疽瘡環一類看蓋好事者爲之而記禮者無識誤引之入經也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不過偶爾問答而老聃遂名呼孔子若信此則孔子竟是老聃弟子矣豈不崇異端而褒至聖之甚乎孔子去周甚遠無至戚密友可爲助葬者老聃爲周柱下史年甚高亦豈能身出爲人助葬卽助葬不過旁觀何至名呼孔子令其止柩道右若孔子爲主喪者此按之事迹亦悠謬不足信也日食之變其日時皆可豫知如葬避日食則其日不當葬如不避而葬又何必止柩於道日食卽甚不過謂稍昏晦斷無遂同深夜森森竊

發者見星有何足患乎老聃云云質之於禮未見其合禮記雜出漢儒所以不純爲經者此類是也 諸侯朝大夫使皆吉禮未言喪而云設奠於行主竊謂未必載主以行當是主命節所謂舍奠之禮也又大亦云逮日而舍則諸侯逮而舍當爲句奠字另一義非舍奠連與前所云舍奠又不同疑此奠字似衍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三

陳注復死而招魂復魄也公館公家所造之館也與及也公所爲謂公所命停客之處卽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一說公所爲謂君所作離宮別館也

鄭注復始死招魂 善其問難明也 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

孔疏此一節論人臣死招魂復魄之事 孔子又爲

曾子釋私館公館之義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爲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

所命停客之處卽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爲君所命使舍己者注雜記云公所爲若今離宮別館也此一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爲也

嚴陵方氏曰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也

郝解復人初死升屋招魂也公館公家之館私館民間客舍使臣死於公館則復死於私館則不復因所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美

寓公私以爲隆殺也曾子謂凡使臣所館雖民舍亦公何謂之私孔子善之而言館之公私不繫於公家與民家舍於卿大夫之家無君命皆私館也公所造之館與雖非公館而君命爲使臣館卽公館矣聘禮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但問有君命否不問室宇之公私也 招魂禮近俗此節問答亦無深味夫子何爲善之

按公館謂設就館舍公所爲謂非公館而君命館某處亦公館 卿大夫士之家私主於其家卽是私館君命之館卽公館大抵爲君使無私館 公館空間

無忌諱故可復私館有主人當忌諱故不可復備一說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與機而往塗運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陳注八歲至十一爲下殤土周塋周也說見檀弓成人則葬於墓此葬於園園之中與猶抗也機者與尸之具木爲之狀如牀而無脚以繩橫直維繫之抗舉而往塋周之所棺斂而葬之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皆棺斂下殤於家而葬之於墓則塗遠矣其葬也如之何問既不用與機則當用人舉棺以往乎爲當用車載棺而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五

往乎然此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中下殤耳若大夫之適長殤中殤有遣車者亦不與機而葬也

鄭注土周塋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與尸之牀也以繩緼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鈎之禮以機舉尸與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與機或爲餘機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與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

孔疏此一節論葬下殤之事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園園也與猶抗也機者以木爲之狀如牀無脚及

執簣也先用一繩直於中央繫著兩頭之杓又別取

一繩繫一邊材橫鈎中央直繩報還鈎材往還取而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於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斂時當塋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鈎之繩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落人塋周中故云與機而往也若成人墓遠則以棺衣棺於宮中案檀弓云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下殤適者有遣車諸侯庶殤亦車一乘皆不用塋周與機也諸侯庶下殤則與機其大夫適長殤中殤亦車一乘下殤無車則與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五

車並不與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中下殤並皆與機故熊氏云若無遣車中從下殤其長殤既無遣車年又長大不可與下殤同蓋棺斂於宮中載棺而往之墓從成人也曾子見時世禮變問其葬儀如何郝解自八歲至十一歲死者爲下殤葬無棺以土周園槨垣封之檀弓曰周人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下殤此也園園近宅葬於園不遠送也機几屬木爲之不斂不棺以機與尸往不用車園近故也今世葬殤皆於墓地塗遠不可與機故當以衣棺斂於家以車遣送之可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陳注史佚周初良史也墓遠不葬於園也言於周公言猶問也周公曰豈不可者謂何爲不可也召公述周公之言告佚佚於是用棺衣而棺斂於宮中是此禮之變始於史佚也舊注以豈爲句者非

鄭注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舊猶有所不知 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 畏知禮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堯

也 爲史佚問 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 失指

以爲許也遂用召公之言 棺謂斂於棺

孔疏孔子舉史佚謂失禮所由之人召公名奭周公

云豈者怪拒之辭又云不可是不許之辭云棺衣棺

自史佚始明昔非唯於宮中不棺亦不衣也

張子曰墓以栽植草木處謂之園曾子問下殤葬於

園相去遠遂與機而往者以其墓園相去途邇若墓

園相去遠則如之何故孔子引史佚之殤史佚必是

墓遠故棺斂而往周公猶曰豈不可豈不可無乃不

可也言園者當是墓之園既曰族葬必不別之園

藍田呂氏曰園蓋郭內藝植桑麻蔬果之地周官所

謂園廛二十而一莊子引顏子之言回有郭內之田

足以供桑麻此乃園地古者葬殤之禮極略故無棺

在園以其地近故與機而葬及史佚欲葬其殤於墓

既遠不可與機遂用棺衣此禮所由失今日之事若

用禮則當如古或勢不能用則非所敢聞以禮許人

蓋古人之所戒

山陰陸氏曰豈不可言可也下殤雖不棺斂於宮中

卽塗遠而欲拘墓近之制是膠也故召公權之周公

與焉用棺衣棺謂宮中以棺草斂至墓又衣以棺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卑

廬陵胡氏曰言是豈於禮不可蓋恚言也先儒云豈者怪拒之辭恐非

臨川吳氏曰周人葬下殤之禮不用棺但以衣斂尸

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眾手舁之以往曾子問去墓

園塗近者可如此若去墓之塗遠則舁尸以往而不

用棺不用車似若不可故問當如之何孔子遂引老

聃所言史佚之事以答蓋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

墓遠方疑於舁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斂於宮中

則如成人而載以喪車不舁機也史佚以前未有此

禮故有所不敢於是召公爲史佚問之周公周公曰

豈不可蓋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昇機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以後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棺衣者謂斂以衣又斂於棺也下殤用棺而衣之棺之者蓋自史佚始前此則衣而已不棺之也

郝解史佚周良史將葬下殤於墓不敢用棺斂召公教以棺斂而周公可之者君子義以爲之質也下殤用棺木而衣棺之自史佚始矣此章事本附會然亦足以矯泥古者之非檀弓君適長殤用車三乘則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聖

是君下殤猶得車一乘如曾子問下殤裸葬耳豈其然乎說者以庶人之殤爲解庶人不得車且不得衣棺乎

按史佚無失禮處直作周公許之無妨棺衣謂棺與衣也下棺是活字謂棺斂之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陳注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服之喪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鄭注吉凶不可以同處

孔疏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爲尸之事曾子言卿大夫或爲尸而已受宿齊戒而門內有齊衰之喪其禮如何故云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者此答曾子云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所以出於公館者以祭是吉吉凶不可同處也郝解受宿猶受肅謂已受君命肅戒而忽遺門內齊衰之喪不敢以私服廢君事則宜出門舍於公館待祭事畢而後歸哭也

按玩受字當是宿尸之宿作肅字看爲是謂應其宿尸之命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聖

孔子曰尸升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陳注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爲君尸而升冕者并士之爵弁也以君之先世或有爲大夫士者故尸亦當弁或冕也出而卿大夫士遇之則下車尸式以答之必有前驅者尸出則先驅辟開行人也

鄭注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見而

下車小俊禮之爲辟道

孔疏此孔子因曾子上問爲尸之事遂爲曾子廣說事尸之法故此直言孔子曰無曾子問辭此篇之內時有如此皇氏以爲無曾子問者後竊脫漏非也

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爲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夫耳按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卿大夫士皆下之者謂尸或出於道路其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謂尸當馮式小俛以敬之必有前驅者謂尸出行則有前驅辟道之人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聖

却解尸弁冕以下又言爲尸之禮弁冕猶言冠冕弁冠通名冕則冠服之貴者下之謂遇尸於路必下車也尸亦必式以答之尸出必有前驅辟行人也 爲尸受病遭父母之喪必無出舍待事者父在母喪亦門內齊衰母死而出舍公館冠冕乘車前驅辟人禮乎

按此章齊衰不可指母喪言當以其餘齊衰爲說士弁大夫以上冕象其所爲尸者之冠 下與式二句相縮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

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陳注無辟謂君使則行無敢辭辟也此禮當然歟抑當初有司逼遣之歟夏之禮親喪既殯即致還其事於君殷禮則葬後乃致其事君子指人君也臣遭父母之喪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也雖君有命而不忍違離喪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孝也

鄭注疑有司初使之然 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 二者怨也孝也

孔疏此一節論君不奪孝子情之事 子夏以人道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愚

父母三年之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辟爲是禮當然與爲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 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 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己情恕彼也據君許於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人臣遭親之

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也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求利祿此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舊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故云此之謂乎二者恕也孝也者恕也解不奪人之親以己方人何可奪人之親是君忠恕也孝也解亦不可奪親是孝子思親今不致事不能念親今既致事是不奪思親之情是其孝也嚴陵方氏曰致事與大夫七十而致事之致事同義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故皆致之於君也凡事皆然又况金革之事而可以無辟乎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聖

山陰陸氏曰有司從事於法者也

郝解金革之事兵甲之事也無辟猶言不辭初有司謂失禮始於有司後遂襲用之有司既典職卒然不得避耳致事謂致還君事終親喪也必俟既殯既葬者初喪昏迷恩遠不遑也般人以既葬則周人以卒哭禮愈文則致事愈從容記古語臣有父母之喪而君許致事是不奪人之親也子遭親喪而不越喪從事是不自奪其親也况金革之事可以不避乎纂訂一直君子二字直貫下文兼君臣而言在君使之則為奪人喪親之心非所以教人孝也在臣從之

則為自奪其喪親之心非所以為孝也此二者皆君子之所不為也儘通

按此節以致事明不可奪情金革之事自不當與也

君子還以人君說為重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陳注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為為之也今人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為何禮也蓋甚非之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聖

薛一說利為例言無故而以三年之喪從伯禽之例以用兵者甚非也

鄭注疑禮當有然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

孔疏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子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豈非禮也與疑其於禮當然又意謂見魯君居喪有金革之事豈是禮也與疑其非禮也故問之孔子對云金革之事無辟

也者當亦有之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君伯禽卒哭而從金革時有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有爲爲之也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按史記魯世家文云徐戎作難尚書序又云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以此上經云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此云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故知征之然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卽位之時周公猶在以此云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更無所爲蓋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臨川吳氏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果

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蓋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辟也郝解昔者魯公伯禽當武王初崩三年之喪甫卒哭而出征淮徐書之費誓是也東郊不開不得已爲之今人無故奪親從戎好戰趨利以伯禽爲口實非禮也

纂訂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禮子夏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疑其於禮當然孔子謂魯公伯禽有爲爲之蓋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者

更何所爲蓋直貪利攻取言吾不知是非禮也按此見人臣亦有金革之時然非正禮當以致事不奪情爲是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二

曾子問

果

禮記詳說卷六十二終

禮記詳說卷六十三

牟陽冉觀祖輯

文王世子第八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爲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此篇之內凡有五節從文王之爲世子下終文王之爲世子也爲第一節論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從凡學世子至周公踐阼爲第二節論在上教下說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并明三王教世子又更論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自庶子之正於公族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一

至不翦其類爲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燕飲及刑罰之事殊於異姓又更覆說殊於異姓之義自天子視學至典於學爲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自世子之記以終篇末爲第五節以其文王爲世子聖人之法非凡人所行故更明尋常世子法各隨文解之

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故自諸侯以上之適子然後謂之世子以其得世國故也此篇所言主於世子之事而文王之爲世子可爲法於後世故冠之於首且以名篇

新安王氏曰此篇首言文王爲世子之事故以武王

成王爲世子之事繼之成王幼周公輔導有道故以教世子之法繼之爲世子者當貴親當尊老故以待宗族養老之事繼之而終以世子之記則言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皆當以爲法也

郝解文王世子因篇首語命篇世子即太子古字世太通篇內所言皆教太子不無駁雜煩複而禮樂名物之數孝弟仁讓之迹大略可觀非獨爲世子者所當知耳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二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

陳注內豎內庭之小臣御是直日者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日三聖人過人之行也

鄭注三皆曰朝以其禮同 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 孝子恆兢兢又復也 莫夕也

孔疏按緯候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諡之曰文則爲世子之時未得爲文王也記者於後追而書之下記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又內則云命士以

上昧爽而朝日入而夕者朝禮具夕禮簡故言夕今三皆曰朝者以其禮同故通言朝凡常世子朝父母每日唯二今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聖人之法也

山陰陸氏曰衣服不必言者言之示嚴也據使姆衣服而對

廬陵胡氏曰緯書皆言文王九十六始稱王及崩諡曰文此不經之說蓋記者於後追稱王耳

郝解朝事有二一問安一視膳雞初鳴以下問安之事食上以下視膳之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新裁兩亦如之亦如早朝時朝服之敬問安之誠也雞鳴下不但申釋三朝禮文中備三朝之目而貫以惟日不足之意方為得旨
纂訂世子朝親朝夕二次而已朝禮具夕禮簡文王以為不足以致事親之心故朝於王季日三不但備三朝之禮真有惟日不足之意早朝如此知安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此之謂三朝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而此雞初鳴衣服至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又有日中

之朝此聖人之行注云過人原非太過也常人之行未免不及聖人則有加於常耳此正行而得中者內豎即周官掌內外之通令者如今小史御則直日君所者與御妾之御同義方至寢門即問內豎非止於門外也觀曲禮晨省可見日中莫對上雞鳴二又至對上至寢門外含衣服意兩如之含問安否乃喜意非純孝不能

導歟文王二節首一句作頭本節即三朝之實下節亦三朝中事也蓋世子之道不過問安視膳而已復初以上問安也食上以下視膳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四

新旨雞初鳴句要見明發不寐意文王之為世子事其父王季也每日不止二朝也朝於王季日三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父寢門外問內豎小臣之御侍者曰今日吾親安否何如內豎應曰身體安康文王乃喜不自禁及日中又至而問安亦如早朝之禮也及莫又至而問安亦如早朝之禮也
按衣去聲是活字謂衣其所應用之服也問御者安否在先選須親省為是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

命膳宰曰未有原也曰諾然後退

陳注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時也食上進膳於親也在察也食下食畢而徹也問所膳問所食之多寡也亦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鄭注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 飲食安也 憂解

在察也 問所食者 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

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

孔疏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下文王問進

食之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答畢文王又命戒膳宰

禮記詳說

卷之三

文王世子

五

云末有原末無也原再也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再進膳宰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反其寢也 原再也釋言文云爲其失飪臭味惡也者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爲失飪臭味惡也言氣之與味皆惡也故云臭味惡云退反其寢者以來至王季寢門外今云退故知退反其寢謂文王私寢也

山陰陸氏曰言在不言察在而察之爲在察或使代焉

却解不安節謂有疾不安其起居之常度也行不能

正履謂隕越失錯也

說約復初截上謹問疾之禮下謹平日視膳之禮纂訂問安乃喜矣其有不安節至復初此每朝問安之禮食上至然後退此每朝視膳之禮此文王之性孝也 節起居之節也失常則疾生不能正履是記者形容孝心真切處在視言上膳時必身在其所親臨視之注在訓察與視復矣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宜溫飲齊視冬時宜熱之類恐失宜生疾也問所膳恐其不多也末有原恐失飪而臭味變也待諾而退不急於就安也

禮記詳說

卷之三

文王世子

六

新旨其有不安之時節內豎以告文王文王憂形諸色急侍親疾行步而不能正履待王季復其所膳之常然後文王亦復初食上而進膳於親必察視寒煖之節食下而徹則問所膳之多寡命膳宰曰所食母以原物進膳宰應曰諾然後退此見文王問安視膳有惟日不足之心也

按節乃節度之節只是有疾不安其常度意或作時節非也行不能正履履字乃足之所履非鞵履也不能正履只是行步忙亂之意在訓察與視無別然古人常有疊用字無妨文理原再也猶俗云原舊用過

之物故以原爲再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閒

陳注不敢有加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也 疏曰病重之時病恆在身無少閒空隙病今既損不恆在身其閒有空隙故謂病瘳爲閒也

鄭注庶幾程式之帥循也 言常在側 欲知氣力

箴藥所勝 閒猶瘳也

孔疏按爾雅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庶幾爲慕尚之義程式之者程是程限也式是法式言武王慕尚文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七

以爲程限法式帥循也釋詁文經云不敢有加焉者以武王伐紂功業既成恐有踰越文王之嫌故記者云不敢有加焉

長樂劉氏曰周公作無逸乃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則王季之爲西伯也文王五十以前猶爲世子故自成童至於知命克盡其性以極事親之道始於爲士而終於爲聖人皆由孝於其親雖舜有所弗及焉何哉孝於親者誠篤爲本則與舜同焉以備物爲實則舜有所弗逮也以親悅爲致則舜有所弗逮也故曰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無愛者其惟文王乎堯舜三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八

代皆所弗及此史氏所以序其事親始末垂之萬世俾夫爲君之子者有所法效則國之豈弟求配於天有根本焉文王之於王季夜不遑寐故其旦旦雞鳴而衣冠已具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以其達旦懷憂則其喜形於色也色憂行不能正履心有所懼則色形其憂急侍其親則履不能正文王所行世子事王季之禮武王之爲太子也循而行之不敢有加焉蓋聖人之所行莫非盡其性也盡其性以事其親無所入而不爲極也前聖後聖雖歷百世其致同焉矧在父子之間又何加焉孟子所謂文王與舜地之相去千

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及其得志行乎中國有若符節之合盡性之事同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文王減膳武王亦減膳文王加飯武王亦加飯以已程其親之食力也
長樂陳氏曰始之以文武之爲世子聖人之行也終之以世子之記中人之行也聖人之行朝親至於日三其行不安節則行不能正履以至於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中人之行朝親止於日二其行不安節則止於不滿容於其管饌善則能食嘗饌寡則不能飽而已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

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未有原則與曾元復進者異矣漢文帝之侍親疾不交目不解衣三年湯藥非所嘗則不進而衰益以爲高世之行蓋文武以來如漢文者亦鮮儼矣

嚴陵方氏曰日出爲朝陽之始也日入爲莫陰之始也日中爲晝陰陽之始也陰陽之氣至於三時不能無變焉而人之氣血與天地陰陽相爲流通故人子之事親每於是時必問其安否然內則言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又曰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至於大寢門之外而此言雞初鳴而衣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九

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矣又有日中之朝此蓋聖人之制故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內豎卽周官掌內外之通令者御則御於君所者也與御妻之御同義節謂起居之節也不安節則以失常而疾生文王乃喜則親喜而已亦喜也文王色憂則親憂而已亦憂也復初則親復常故也夫人之安否尤見於飲食之際故其復常也必以膳爲言焉視寒煖之節若食齊視春時飲齊視冬時之類在有察意在之爲察猶存之爲省也問所膳則欲知親之好葢也膳宰卽膳夫也原與原膳之

原同夫文王之事親如此則不可以有加也故武王帥而行之而已不說冠帶而養則以親有疾故不拘常朝之日三也一飯再飯則飢飽常視親而不敢私自適故也

莊氏曰中庸謂舜其大孝也與其稱文王則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蓋父子之間舜處其不幸而文王處其幸也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文王何憂焉人見其無憂也而不知文王事親之心日以兢兢與舜之夔夔齊栗曷嘗少異且自莫而旦自旦而日中歷時未久也文王唯恐不知其親之安否其心兢兢然不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十

啻三月三秋如也朝服而三至寢門子之於親猶不敢以自致乃至寢門之外首致問於內侍焉內侍者掌內外之通命立侍而致養者也內侍不止一人故卽其當御者而問之內侍以爲安文王乃有喜色詳味乃喜之一辭文王愛敬之心可知矣想其盛服假寐於雞鳴之初采聲下氣於內侍之間延頸聳耳於曰安之對此時此心忡忡然若不能自釋幸其曰安則油然而喜欣然慰其喜爲何如以今者之喜而知向者之憂也然則文王之憂其親如此而謂之無憂可乎曰文王之於親惟憂其有不安節爾若舜之於親

則無時而不憂也。載見而憂，憂往田而號泣如窮人之無所歸，故富有四海貴爲天子，皆不足以解憂。想其心常如文王，不能正履時也。常如武王，不說冠帶而養之時也。故觀舜之憂而後可以知文王之無憂，觀文王之無憂而後知舜之爲大孝。雖然，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又曰：天下之理惟極其至則不可以復加。文王之事親，豈一毫之不至哉？武王而復求加焉，則非可傳也，非可繼也。故武王之事文王，盡循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不敢復加焉。茲武王之所以爲達孝者歟！人心有所憂慮，則衣服飲食不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七

能如常時子之於親日而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說，今爲親疾，跣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以自適人之飲食，或疏或數，時其飢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常私適其欲，此足以見武王事親之無疏節。然則武王之孝有加於文王者歟？曰：即文王之色愛行，不能正履，可以想見其不說冠帶而養也。即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可以想見其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也。故曰：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旬有二日，記其瘵疾之日，疾既損，則藥餌食飲皆宜，進故以瘵爲減損也。

講義曰：不說冠帶而養，以見武王事親之誠，其敬之之禮可謂至矣。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武王之用心，期以安其親之爲至也。

新裁此武王爲世子之禮，帥行兼上問安視膳二遵。帥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行之，不敢有加，不敢踰越父之行也。須知文王事親之禮止於孝而不可加，故武王帥而行之，不敢加也。帥字與不敢字要看得活，蓋情之同不能不帥，禮已盡不容有加，不然違行故事聖人之意荒矣。此正武王之善繼善述也。看武王帥行不敢加，便著許多反之的工夫了，只是他反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來與聖人止孝的道理一般

纂訂文王事親之禮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及武王爲世子，於是問安視膳一如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以下舉養疾之一端以例其餘，不說冠帶旬應上，色愛二句意一飯二句應上復膳意。此武王之性孝也。導養首二句分帥而行之兼問安視膳講，不說冠帶居不求安也。一飯再飯四句食不求飽也。此卽色憂不能正履復膳，然後復初之意。下舉侍疾以例其餘也。

新旨武王之爲不敢有加便有許多繼述在內文王有疾以下特舉養疾一端以驗其不敢有加之意文王之事親可謂止於孝矣後武王之事文王帥循此禮而行之非可加而不敢加乃不可加而不敢加也試觀文王有疾病時武王不說冠帶而養與行不能正履者帥而行之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與復膳亦復初者帥而行之至旬有二日乃稍瘥然後可以舒其憂矣

按上文不安節小疾也文王色憂而旋解憂以復其初此疾經旬有二日重疾也故武王侍疾較上文加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詳 旬有二日是有此實事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陳注文王疾瘳之後武王乃得安寢故問其何夢武王對云夢天帝言與我九齡齡字從齒齒之異名也故言年齡又言年齒其義一也大戴禮云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齟齬是人壽之數也然數之脩短稟氣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己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爲之

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

鄭注閒後容臥 帝天也 撫猶有也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 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於女女受而成之 君子曰終終其成功

孔疏文王疾瘳武王得安睡文王問爾其何夢武王對曰夢見天帝與我九齡之言而與我也文王語武王云天既與女九齡之言女以九齡爲何事也武王曰齡善也是福善之事西方有九國未賓既夢得九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古

種齡善君王其終撫諸撫有也諸之也言王終久有之文王曰女之所言非也古者謂年齡謂稱年爲齡古者稱齒亦爲齡天既與女九齡女得九十年之祥是我爲百歲爾爲九十吾與爾三焉言我於百年中與爾以三年焉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謂天以九箇鈴鐸而與武王備驗書本齡皆從齒解爲鈴鐸於理有疑亦得爲一義今謂天直以九齡之言而與武王不知齡是何事故文王不審云女以爲何 撫爲存撫故爲有也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者文王繼王季爲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今武王謂之君王故

知受命之後也按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書序云殷始咎周鄭注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囚於羑里三伐者謂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則被囚在四年之末五年之初於時必未稱王若其稱王反叛已露紂何肯囚復釋之是知於時必未稱王也書傳云五年伐耆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黎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論伐崇是類是禡行天子禮此云稱王在受命之後者謂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五

受命六年之後也受命者謂受赤雀丹書之命故中候我應云赤雀入醴止於昌戶受命之時已三分有二今云西方有九國於時未賓則非有二分諸侯也或以爲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徒未知定是何國也爾雅釋天云周曰年年稔也稔熟謂歲穀一熟是年爲天氣也大戴禮云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是人壽之數也又年穀一熟而零落人之年老齒亦零落是年之與齒俱有零落之義云文王以勤憂損壽者以文王當紂暴虐之時故知勤憂損壽也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是勤憂也云武王

以安樂延年者以武王承文王之業故安樂延年詩魚麗美萬物盛多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也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天定之數今文王云吾與文三者示其傳基業於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此乃教戒之義訓非自然之理

廬陵胡氏曰武王意以齡爲善故當撫有九國也言君王者鄭云此受命之後非也先儒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始畏惡之囚於羑里三伐謂自伐鬼方至犬夷則被囚在四年也於時若稱王則反狀暴白紂肯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六

釋其囚邪書傳又云五年伐耆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獻寶而釋文王先儒因謂是年克黎至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伐崇類禡行天子禮若然文王與紂爲二王矣安得云以服事殷乎且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祚享國五十年是受命以後五十年乃崩今云受命七年而崩已自謬矣又云受命稱王妄可知也然則受命云者止謂諸侯獲天助爾非稱王也詩書云王者皆追稱爾案文王三分有二今云九國未賓明此稱君王者不足信也人之考折天定其數今日吾與爾三是不知命非文王之言也文王受

命惟中身謂五十也享國五十年則百矣云九十七非也

長樂劉氏曰文王受命之後疾病旬有二日而愈故武王呼曰君王也聖人生而知之自誠而明者罔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焉是以寤寐所萌與天地合與鬼神契則其脩短得以自知武王豈不識其爲年齡哉不忍形於文王之所止也史氏欲顯文王之前知乃追而記之曰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中庸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信矣

嚴陵方氏曰黃帝有華胥之遊高宗有傳說之養文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七

王則見丈人孔子則見周公莊周則化爲蝴蝶聲伯則泣爲瓊瑰故周官有占六夢吉凶之法夢能罪者知其爲男子之祥夢能蛇者知其爲女子之祥眾維魚則知其實爲豐年旌維旗則知其室家潦潦或夢爲鳥而戾於天或夢爲魚而反於淵或夢哭泣且而田獵蓋天地之會陰陽之氣而人之魂交焉固有如此者則武王九齡之夢豈足怪哉然而文王之疾聞必知武王有夢者以其愛親之心篤而思念之情深故也壽數在天而文王得以及子孫者聖人先天而天弗違撫者安撫而有之也

山陰陸氏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此著文王所謂我然而天亦然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言動與天合如此而緩辭也乃者難辭也

石林葉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其夢亦與應焉古者有占夢之官獻吉夢贈惡夢參考日月星辰陰陽天地之變則夫夢者先王所同以爲信也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果以爲夢邪是壽命不屬之天而損益者人也由是觀之我百爾九十非夢也其傳之妄歟

莊氏曰古之聖人未嘗無夢若黃帝夢遊華胥高宗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六

夢得傳說夫子夢見周公皆是也武王於親疾未閒之前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安得有夢及夫既閒而後寢遽遽栩栩與神明交故文王有何夢之問武王有帝與九齡之對然其夢則一其見則殊武王則以享國之數推之文王則以享年之數推之雖我百爾九十卒如文王之言要知文王之言武王之心也蓋心有所思則夜有所夢武王無是心帝豈答以是夢哉方文王寢疾之時武王切切於心思者不過欲其親享國之多與夫享年之永而已今得帝與九齡之夢遂謂終撫九國者豈謂文王他日享國之多可以卜

其享年之永也文王則直以年齡爲告欲使武王知我之享年如此女之享年又如此天命未艾適有寢疾庸何憂乎蓋文王又因是以釋武王之憂也然則帝與九齡非武王愛親之切不足以召上帝之夢非文王與天爲一不足以知上帝之誠不然則降年有永有不永實繫乎天文王安得而私與之亦足以見聖人之心與天相爲流通而天命之脩短皆有以逆知之不如是何以謂之先天而天弗違何以謂之自作元命又何以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哉若夫古者謂年齡則九齡乃九年爾文王何取以爲九十注家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九

遂謂九齡爲九十年之祥已爲牽合况文王百年之數又何所取於此哉意者天命之脩短文王固已洞然於胷中特假夢以及之初不區區專訊於一夢也學者不可不知

眉山孫氏曰案大戴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有四歲也禮記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文王之崩年武王已八十三矣明年即君位又明年文王服畢觀兵孟津於時年八十有五又二年克殷有天下即王位於時年八十有七明年有疾殆豫周公作書藏於金縢於時年八十有八

又五年王崩壽九十有三自克殷之年而至崩年計七年所謂在位也

郝解文王病息武王始脫冠帶寢故夢也帝上帝西方九國近西周之國齡字從齒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齟齬者壽之數草木年終零落人老齒零落故謂年爲齡武王夢帝與己九齡蓋壽止九十而文王壽百年割三年與武王故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也說約此節不重夢是以夢說起文武之終而成王繼統周公豫教使成王知世子之禮也此疑出於周末雜書記者類附此宜刪去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二十

新旨父子雖至親而年壽自有天數惡得自相授受乎此不經之甚窺豹云聖人幾先自知天數又未可指之爲誣文王疾瘳之時武王乃得安寢文王謂武王曰文何夢矣武王對曰夢上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解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而有諸文王曰此解非也古者謂年曰齡謂齒亦曰齡也我得壽算百爾得壽算九十今我與爾以三齡焉其後文王九十七乃終其天年武王九十三乃終其天年而其言若左券矣

按因九齡之夢知武王年九十然九齡是大槩不及

零數故文王謂吾百不足爾九十有餘更與爾三是九十三也與字當活看文王生知之聖能知壽數有之分己與子則無是理

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陳注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爲世子也一句衍文 劉氏

曰成王幼弱雖已蒞阼爲天子而未能行蒞阼之事書曰小子同未任位亦言其雖已在位與未任位同也故周公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踐履其臨阼之事而治天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下以幼年卽尊位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何以治天下哉故周公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日夕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視效也其或成王出入起居之間有愆於禮法者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所以警戒成王而示之以爲世子之道也然伯禽所行卽文王所行世子之道文王所行乃諸侯世子之禮故曰文王之爲世子也言伯禽所行非王世子之禮也

鄭注蒞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 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 抗猶舉也謂舉以

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 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 題上事

孔疏武王既終成王幼弱不能蒞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乃輔相成王令成王且在學學世子之道周公代成王踐履阼階攝王位而臨天下乃興舉世子之法於伯禽伯禽舉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若成王法效伯禽不能備具而有過失周公則撻撻伯禽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也必如此者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 文王之爲世子也者從篇首以至於此是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文王之爲世子及武王成王之法其武王成王爲世子之禮皆上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爲世子總結之也 按鄭注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大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

明年成王卽政年二十二也此是鄭義推成王幼不能踐阼之事也 經云周公相踐阼而治知非周公輔相成王今云踐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阼階者以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代居位也

嚴陵方氏曰蒞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則繼體之臨朝行事謂之蒞阼亦宜矣蒞言以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成王主也故於阼曰蒞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世子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於齒則幼也知爲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子然後能爲父知爲臣然後能爲君知爲幼然後能爲長故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然其序則先父子而後君臣者內外之序也先君臣而後長幼者上下之序也於伯禽言法於成王言道者蓋法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揆馬氏曰成王幼不能行人君之事則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者禮之常也故周公相成王踐阼而治伯禽者周公之子也成王之爲世子雖有君之道不能踐阼則猶未離乎世子也故抗世子法於伯禽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故欲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

道也

新裁欲令成王知重知一邊知之當行之矣成王有道不能行示世子之道示之行也此是周公要成王真實有體道工夫蓋倫理日夕慣習自然純熟真到所以教伯禽與遊處若止以道教之不便伯禽夾持之使必行是教誨虛文不足周公待成王之心 昔者成王以冲年卽位未能行蒞阼之事周公踐履其臨阼之位而治天下焉然以幼冲在位未必知人倫之道既以爲君又不可加以世子之法故周公委曲處之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之日久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觀法而知爲子事父爲臣事君爲幼事長之道而長善之意寓於此也其或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俾其有所懲創以盡其爲世子之道而救失之意寓於此也然周公所行以示成王者乃文王所行世子之道而爲諸侯世子之禮乎

說約此周公教成王以世子之禮而治分上攝政以相其治下豫教以善其身但善其身正是使能踐阼宜上下相關看

纂訂成王幼不能蒞阼行事蒞阼者成王周公特相

之而已斯時也幼冲在位未必知人倫之道既以爲君又不可加以世子之法故周公委曲處之抗舉世子事君事父事長之法以教伯禽非教伯禽也欲令成王與之游處有所視效而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長之道也成王出入起居未免有過則以不能輔道捷伯禽非捷伯禽也所以警戒成王而示之以世子事父事君事長之道也 世子之道非他文王之爲世子也蓋文王爲世子之道正當日諸侯之禮而家法之相成抗之伯禽不爲過修之成王亦易入矣此成王世子之教正萬世教世子者所當知也父子君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五

臣長幼不可平說重在子臣幼一邊 文王之爲世子句注意亦不可少但不主爲周公辨白也不僭意輕一說文王所行世子之禮終止於中而爲孝道之極故以之教伯禽欲法祖也亦捷便

郝解滅論益齒事涉不經周公踐阼尤罔先聖成王十三歲非其童蒙何謂不能蒞阼周頌載見之詩成王始卽位朝諸侯而作辭云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言諸侯來朝稟命法度也又云率見昭考以孝以享言王率諸侯祭於廟也其蒞阼甚明說者誤解洛誥復子明辟及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語謂周公踐阼七

年始復政成王以十三歲天子尸位七年則二十矣而始復辟然則周公貪叨何異莽操金縢武王崩管叔流言成王疑公避居東作詩遺王王猶不釋發金縢而後信此其幼冲無知不親政事者所爲乎考之詩書成王立三監啓蒙公避居東者二年還卽奉王東征者三年匆匆無一日之間武王大封同姓公旦得魯成王命伯禽歸魯在東征前故奄徐作亂東郊不開伯禽在魯矣何嘗得與成王從容同學周公亦安敢以危疑之身撻其子抗其君乎其謬甚明讀者宜超然朗鑑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五

按成王云蒞阼周公云踐阼語有分別踐阼非真同君道注疏所考據皆不足信抗舉也孔疏謂周公舉以教伯禽伯禽舉以示成王作兩層說陳注只作周公舉以教伯禽一層說是伯禽世子也故周公舉世子之法以教之成王非世子然年幼與世子之道相宜故伯禽習於世子之法因之可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在世子法中教伯禽以示成王提伯禽以儆成王總是周公委曲成就成王處 文王之爲世子也是開端語氣非結語當作衍文爲是

序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

陳注學教也士即王制所謂司徒論俊選而升於學之士也必時四時各有所教也干盾也捍兵難之器戈句子戟也羽翟雉之羽也籥笛之屬也四物皆舞者所執干戈爲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羽籥爲文舞故於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示安靜也東序大學也

鄭注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干盾也戈句子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之時學之羽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孔疏此一節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時節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者學謂教也言三王教世子及學士等必各隨四時所宜則下文之類是也四時各有所宜學者即下云春夏學干戈及春誦夏弦之類是也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則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後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云於東序是大學也干盾也春時萬物有孚甲故象干也盾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捍也盾所以捍難故以干爲盾也云戈句子戟也者夏氣茂盛萬物體壯枝葉似戟有句子也按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子刃鄭云若今雞鳴戟也云干戈萬舞象武也者宣八年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配戚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若其小舞則以干配戈則周禮樂師教小舞干舞是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用動作之時學之秋冬學羽籥羽翟羽也秋則體成文章也籥笛也籥聲出於中冬則萬物藏於中云羽籥舞象文也者宣八年

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引詩者邶風簡兮之篇也證羽籥之義以秋冬凝寒漸靜故云用安靜之時學之盧植以爲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但干與戈羽與籥舞時相對之物皇氏云引鄭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秋冬羽籥同教春夏亦同教干戈義或然也皆據年二十升大學者也

說約首句分上先王施教因其時下詳請教之事教亦多衛而先樂舞古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以和神人樂與舞存焉耳

纂訂世子有繼世之責士有輔世之責皆不可不豫
教者故先王教之必以時焉當春夏則教以干戈蓋
干戈爲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當
秋冬則教以羽籥蓋羽籥爲文舞故於陰氣凝寂之
時教之示安靜也然皆於東序之中焉庶居業有常
而用志不分矣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承贊之胥鼓南

陳注四人皆樂官之屬贊相助之也胥卽大胥也南南
夷之樂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
朱離北夷之樂曰禁明堂位又云任南蠻之樂也周禮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其音曲故
云胥鼓南也先王作樂至矣聖矣而猶以遠方蠻夷之
樂教人者所以示興圖之無外異類之咸賓奏之宗廟
之中修其盛也獨舉南樂則餘三方皆教習可知

鄭注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
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
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業合舞秋頒
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南南夷之樂也
胥掌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
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孔疏此籥師云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
是籥師既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干周禮樂師教
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
也云小樂正樂師也者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
樂師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
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
謂之大樂正也小樂正也云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
教國子小舞者證樂師有教舞之事小舞者謂年幼
小時教之舞其舞卽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
也云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業合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舞秋頒學合聲者證大胥有教樂之事大胥掌教學
士版籍以待聚致諸子諸子則學士也春時入學釋
蘋藻之菜禮先聖先師合六舞節奏令之得所秋時
頒布學者才藝和合音聲使應曲折云籥師掌教國
子舞羽吹籥者證籥師有教樂之事周禮惟有籥師
此云籥師承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 胥謂大
胥南謂南夷之樂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
擊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 鈞命決云東夷之樂
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
禁南一名任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云胥掌以六

樂之入曾正舞位者證大胥所以鼓節南由正舞位故
鼓之也云旄人教夷樂者證教南樂之人是旄人也
引詩以雅以南者是小雅鼓樂之詩刺幽王用樂不
與德比故陳先王正樂以刺之教夷蠻者明王德化
率來四夷言先王以萬舞之雅樂以四夷之南樂以
籥舞之文樂進旅退旅則知三舞各得其所不有僭
差引之者證此經之南舉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
也

天台陳氏曰南亦雅樂名猶九夏樂章名之曰夏南
與夏皆屬文明之方先王之樂以中聲爲節則溫和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而明達故明曰南案家語子路鼓瑟孔子聞之曰先
王之制音也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
北者殺伐之地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
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南之義
當在於此詩曰以雅以南南與雅合而言之亦此南
可知若如鄭說以南爲夷樂安得如詩所謂不僭者
哉近世沈括鄭樵說周南召南亦云南是樂名其說
頗近

郝解于學於小樂正而大胥贊之戈學於籥師而其
丞贊之南南音卽周南召南也詩云以雅以南鼓南

謂以鼓奏二南舞干戈也

說約此承上文言授教之官二字學字是示其進退俯
仰綴兆舒疾之義二贊之皆匡主教之不逮也言干
戈則羽籥可知胥鼓南句帶言之言旄人教夷樂時
亦大胥贊之因大胥句帶言也

纂訂時乎教干戈也主之者小樂正籥師而贊其不
逮者則大胥籥師丞焉夫干戈有官則羽籥可知已
時乎教南夷之樂也主之者旄人而節其音曲者則
大胥焉夫南樂既教則餘三方可知已 近說二南
者脩身正家之要教舞之時大胥歌二南之詩而擊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鼓以節則風化遠矣有理可從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
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陳注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
節也皆大師詔教之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有天
下兼立虞夏殷周之學也

鄭注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
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
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
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

治定與已同也

孔疏誦謂歌樂者謂口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也云弦謂以絲播詩者謂以琴瑟播被詩之音節詩音則樂章也若學舞之時春夏學干戈而用動秋冬學羽籥而用靜皆據年二十升於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云陽用事則學之以聲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聲亦清輕云陰用事則學之以事秋冬屬陰陰主體質故學事事亦體質因四時所宜順動靜之氣於學功業易成也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爲言耳故於此注不同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卽周之大學爲夏之制也云學書於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者虞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中而教之則周之小學也云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者夏后氏上受舜禪是文下有湯伐是武以此二者之間故云文武中以兼有文舞武舞故也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者以湯放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故云功成治定與已同也先師以爲三代學

皆立大學小學今按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爲虞庠也又此學虞學也學舞於夏學學禮於殷學若周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從也

長樂劉氏曰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磬大鼗大夏大濩大武而舉二者之教各有其時則所習之業與陰陽合德內足以正國子之性情外足以養國子之形氣藝順於天性與時偕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四

行則罔有志於學而弗成就者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學謂教之也周官樂師掌國樂之政掌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旌舞有干舞有人舞而內則稱國子生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然則舞干戈者武舞也其樂以勺爲節焉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然則舞羽籥者文舞也其樂以象爲節焉皆小舞也故成童習之若大司樂所教六舞則大舞用之以薦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之祭祀者也六代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

參天地載其地德以威神祇者樂與舞存焉故使國子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於誠明而志氣趨於聖智矣故孝友形於中而舞蹈應於外此三代遜於五品無所入而弗自得者教國子以樂舞行於人倫也東序大學也是以小樂正教干大胥贊之籥師教戈籥師丞贊之各用其職以時舉焉胥鼓南者舞以樂爲節者也樂以舞爲成者也故奏六代之舞則合六代之樂先王用之致中和位天地澤四海來百蠻焉乃用四夷之樂以彰德化春誦謂教國子以樂語與道誦誦言語者也夏弦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謂教國子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合樂而以弦爲首也春者陽氣宣吐以生萬物也故宜誦以宣其中和之聲焉夏者陽氣盛大以壯萬物也故宜弦以極其純粹之致焉皆大師之職以教國子者也長樂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弦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孟子言仁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言詩言志歌詠聲而終於舞動容此舞之所以爲樂之成也由小學之

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又曰學以樂所以和其心誦以聲所以調其氣動之舞所以治其形而詔之書禮所以正其行也樂書曰干戈羽籥樂之器而樂豈器哉凡學世子及學士必以是者欲其因器以達意故也王制之教造士春秋以禮樂冬夏以詩書文王世子之學世子春夏以干戈秋冬以羽籥者升於學之造士則其才嚮於有成其教之也易故先其難者而以詩書後於禮樂賁驕之世子則其性誘於外物其教之也難故先其易者而以干戈羽籥先於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禮樂詩書周官師氏教國子在司徒教民之後記言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之難易蓋可見矣雖然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特其所主者異教之所施有先後爾書云比雨干櫜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句兵而其形欲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學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贊之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

黷之意損矣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之用樂者以瞽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胥以鼓徵學士而令之者不過六代之樂所謂象箭南籥而已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鞀鞀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夷樂則夷樂固鞀鞀氏所掌旄人所教非大胥小胥之職也上言小樂正學于大胥贊之則所謂胥鼓南之胥豈小胥哉周之化自北而南則象箭所奏亦不是過也樂語有六誦居一焉樂音有八弦居一焉誦則詩頌八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溫柔敦厚詩教也以春誦之春溫故也鼓鞀北方革音而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其聲謹主陽生而言也琴瑟南方絲音而其聲哀主陰生而言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般人尚聲名學以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眾瞽之所宗也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爲難知非大師詔之瞽宗孰知其所以然哉周官大司樂死以爲樂祖而祭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大學之教非小學之教也詔樂於瞽宗又言禮在瞽宗者古之教人典於詩者必使之立於禮立於禮者必使之成於樂故周之辟廱亦不過辟之以禮廱之以樂使之樂且有儀而瞽宗雖主以樂教禮在其中矣周官禮樂同掌於春官禮記禮樂同詔

之瞽宗其義一也學舞於東序而別之以射學禮樂於瞽宗而詔之以儀君子之深教也此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禮書則知誦之爲詩弦之爲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爲行書之爲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學記曰大學之教也時以此

嚴陵方氏曰學與書所謂惟教學半之教同敦教也春夏者文之時秋冬者武之時於文之時而忘武則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三

廢功故春夏學干戈之武舞於武之時而忘文則失德故秋冬學羽樂之文舞大樂正卽大司樂也月令有樂正又有樂師者彼非周制故耳春官樂師之職則繼之以大胥固知大胥者小樂正之副也教樂至於夷則教樂之道於是乎盡矣誦者人也弦者絲也人之事始於東絲之音屬於南故誦以春而弦以夏禮者體也書者事也體之文成於西事之質辨於北故禮以秋而書以冬此又其別也大師則樂工之所師而爲大者也而樂以陽爲主故以之詔弦誦焉執禮者詔禮典書者詔書亦各以其類也於禮言學於

書言讀者皆學而讀之

清江劉氏曰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人辟廱則辟廱最居中其北爲有虞氏之學其東爲夏后氏之學其西爲殷人之學當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上庠辟廱唯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於辟廱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周人又以有虞氏之庠建之於鄉故鄉有庠以夏后氏之序建之於州故州有序以殷人之校建之於黨故黨有校自黨以下皆爲小學而非四代之制以教童子而已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无

擇小學之秀者移之校擇校之秀者移之序擇序之秀者移之庠擇庠之秀者移之大學大學在郊以其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虞庠名之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馬氏曰士者德之已成然後入大學而世子者不必其德之成也此貴賤之別也自春夏學干戈以至於胥鼓南皆大學之法也自春誦夏弦以至於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皆小學之法也禮由陰作而秋者萬物之所斂而亦陰也故秋學禮書以道事而冬者萬物之所藏而亦事也故冬讀書說者以謂士之德成則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士之德未成則夏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其說蓋非是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者在於大學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亦在大學也故教之以詩書禮樂則未嘗不教之以干戈羽籥也此所以互見之也

石林葉氏曰春釋菜合舞故學干戈秋頒學合聲故學羽籥言樂正大胥學干則知必學羽矣言籥師丞學戈則知必學籥矣蓋春夏陽也陽主乎動秋冬陰也陰主乎靜以聲對舞舞爲動而聲爲靜故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以事對聲聲爲動而事爲靜故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卑

夏教以詩樂秋冬教以禮書詩樂所以和於道而性命之理具於其中書禮則止動於經而已矣經能達其所有而不能予其所無故干戈以動其容羽籥以和其心周旋進退而自得其性命之理此所以散在四時之間以先乎四教者也然則干戈羽籥小學之教所以成始則獨主於樂詩書禮樂大學之教所以成終則備習以經唯其習經也故樂嫌於舞無聲則言弦禮以道行則言學書以道政則言讀弦在東序東膠亦順乎陽也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亦順乎陰也蓋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而周人養於東膠皆以陽

爲主虞氏養國老於上庠而殷人養於右學皆以陰爲主故周兼四代而其用亦如之其東立序則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所謂大夏大武是也故樂正大胥籥師皆學於夏之學既立夏學於東矣故周之東膠必與之其立而大胥致東夷之樂所謂其德一天下也故茲誦之以大師如其西而立庠則典謨所終止於虞氏所謂外史御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是也故典書必詔於虞氏之學既立虞學於西矣則殷之瞽宗必與之並立而其功成治定與己爲一皆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故獨詔之以典禮庠也辟廋也序也瞽宗也皆其學名而所詔不同位所以順地春夏也秋冬也皆其時序而所教不同術所以順天獨於東而不言者以其舉三代則周之制可見也然則王制所謂東膠者非謂辟廋歟詩禮傳記於辟廋嘗言之矣於東膠則未之聞也

郝解春誦誦詩也夏弦鼓琴瑟以詩被之也大師樂官之長瞽宗殷學名禮謂禮義執禮者典禮之官書謂文籍典書者掌書之官詔告也禮始於質故禮在殷學典謨始於虞故書在虞庠庠虞學名上庠庠在國者春夏爲陽故誦誦弦歌宣暢之象秋冬爲陰故

學禮讀書蓄聚之象皆所謂時也 鄭解南爲南夷之樂據周禮旋人舞夷樂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緯書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侏離北夷曰禁夫先王教世子學士豈其舍華音雅樂而習四夷之聲乎隨時造就使勿曠業學干戈羽籥者有時不廢詩書學詩書者有時不廢禮樂非局定四時之謂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不盡同也又云虞有上庠下庠夏有東序西序殷有左學右學周有東膠虞庠鄭注儀禮遂謂周立四代之學此云學舞於東序夏學也禮在瞽宗殷學也書在上庠虞學也其東膠周自立之學也詩又有辟雍泮宮亦周學也夫王者同民一德立教齊俗豈其造士之地而無定在泮雜若此乎記者說承舊聞影響重複惟孟子近古其言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而朱注因以庠序核爲鄉學學爲國學豈養老習射教士皆於鄉而國學將焉用之豈夏獨教而不射殷獨射而不養周獨養而不教不射乎蓋三代隨義立名養賢教士習射皆所以明倫云爾在國皆曰國學在鄉皆曰鄉學雖有

多名實非四學蓋凡學宮必有精宇因牆名庠因樹名射因牆棚順直名序以其作樂有瞽工又曰瞽宗以其有泮水曰類宮以其水環壅如壁曰辟雍以其均造天下士曰成均以其爲天子之學曰大學以其糾集多士曰膠卽校字之轉也非一名一學之謂此章所言皆教世子其庠序瞽宗皆國學耳牆樹之說杜撰新裁此大學教世子及民俊之法重世子說民俊帶言之觀及字可見舞則春夏千戈秋冬羽籥業則春誦夏弦秋禮冬書這都是必時處舞之以時也必有其地而又各有其官業之以時也必有其官而又各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星

有其地皆因時施教之法官與地帶言不重中間閒贅南一句宜輕因論贊助之事並及之教千戈者示其進退俯仰綴兆舒疾之儀也春誦夏弦有春夏不但習千戈意禮書有不但秋冬學習籥意說約此時教之事當與上二節合看誦有高下清濁並有輕重抑揚禮有威儀容止周旋揖遜書有典謨訓誥皇帝王伯是也誦者人也弦者絲也人事始於東絲音屬於南故誦以春而弦以夏禮由陰作而秋者萬物之所敘故秋學禮書以道事而冬者萬物之所成故冬讀書上庠虞學書始於唐虞也

導窾凡學世子三節首句截上言教國子必以時下皆詳其時教之法也只重時說春夏秋冬時也小樂正太師之類時教之官也東序上庠之類時教之地也千戈弦誦之類時教之業也小樂正節當屬上節看上言教千戈羽籥之時與地此則言其所以教之官也不言教羽籥之官例見也又加胥鼓南一事雜陳也末節春誦一段是弦誦教於春夏同官而同地秋學禮一段是禮書教於秋冬異官而異地兩段對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星

新旨看時字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當其可之謂時曰時雨曰時習時之爲義大矣哉次節單言教千戈而羽籥自在不必另補胥鼓南直作歌二南以節舞似與注不合春誦節都是時弦誦雖異業而理實相維故教之官同而地亦同書禮不同科而教必因類故教之官異而地亦異世子國之本也不可教凡教世子及夫學士有輔世之責者教之必以其時焉當春夏則教以千戈蓋千戈爲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當秋冬則教以羽籥蓋羽籥爲文舞故於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然皆在東序之中庶乎居業有常而用志不分也小樂正教千大胥以贊助

其不及箭師教戈箭師承以贊相其不遠時乎教南夷之樂旋人主之大胥則擊鼓以節其音曲不特此也以誦則教之於春以弦則教之於夏其序不容紊也然而掌教之人則詔於太師施教之地則同在瞽宗豈非以誦樂之章弦樂之節不容析而使異乎以禮則詔之於秋以書則詔之於冬其官異也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其地異也豈非以禮謹節文書道政事不容強而使同乎

按此三節總言大學教世子及學士之法必時二字重下文教之業教之地教之人皆包在時字內 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吳

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箭其時與業不同而皆在東序其地同 小樂正教干六胥贊之緊承上春夏教干而言其教之之人也教干兼之教羽箭師教戈箭師承贊之緊承上春夏教戈而言其教之之人也教戈兼之教箭箭鼓南四言大胥而及之此又總承上文在東序而言二節可合一節 春誦夏弦節皆大學之法春夏教干戈而兼詔之誦弦其官則太師其地則瞽宗也秋冬教羽箭而兼詔之禮書執禮典書其教之之官而瞽宗上庠其教之之地也猶云執禮者詔之瞽宗典書者詔之上庠執禮典書者想皆有目

之人合誦與弦須太師詔之若禮書之詔不待瞽者此節大意主誦讀豈有學舞者不誦讀誦讀者不學舞偏廢而不舉迥承教世子及教士說爲是 注疏分上二節爲二十以上升大學者此節爲二十以下未升大學者陳注不用之是也 學制之說不一錄以備考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三

文王世子

吳

禮記詳說卷六十三終

禮記詳說卷六十四

牟陽再觀祖輯撰

文王世子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陳注祭是一事養老乞言是一事合語是一事故以凡言之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於此老人也合語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詔教之於東序之中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一

鄭注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孔疏此一節還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祭與養老合語之威儀又教世子等祭與養老合語之義理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又明司成之官考課才藝深淺也此之一凡總包三事也一是祭二是養老乞言三是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謂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之禮皆小樂正之官詔告世子及學士於東序之中謂小樂正以此祭及養老合語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二

三者之威儀以教世子及學士等學以三者學教也教以三者威儀容貌言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行禮之時皆有容貌故小樂正教之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者此經先云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之等指儀禮成文而言之以其此等至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實祭未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也引鄉射記者證旅酬之時得言說先王之法故云古者於旅也語言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長樂劉氏曰祭謂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之禮凡九獻自始及終其意百出禮意深遠非學弗通而臣子之義致敬以事其君者也苟不素習祭儀諱講厭義則與祭執事違誤必多非以致敬也養老者有國之大教也王者必齋戒盡敬致養乎三老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孝於其父爲人弟者敬於其兄也既教世子以養老之道俾知所以憲也而後教之以乞言之義謂虛己以納其言也不能憲又不能納民不效之矣合語者謂鄉飲酒也鄉射也大射也燕射

也祭饗也燕賓也凡是數禮下自鄉黨上自朝廷莫不行之者有貴賤之禮所以明君臣之道也有尊卑之禮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有長幼之禮所以明兄弟之道也有陰陽之禮所以明夫婦之道也有賓主之禮所以明朋友之道也唯是五者謂之人倫聖人用之以齊一天下致之中和而正是性命所以育萬物贊天地永國命於無疆者莫不以人倫爲本焉故終日行禮酒盈人渴而不敢飲穀乾人飢而不敢食者以其有合語之禮在其後焉人倫之道因此禮而既明乃於旅酬之時歡樂之情通而語言之義合焉此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君臣所以和同而誠意所以浹洽也夫是三者爲君之大禮有國之大幹故立四代之學以明乎舜也禹也湯也文王也所以配天之德使世子學士入其學盡禮致敬悚惕以慕其人然後因其心以教之祭祀之儀也養老乞言之禮也合語人倫之義也所謂反諸其身求所以爲舜禹湯文之道者焉馬氏曰古者旅酬之際必合之以語而道其禮樂之意以示其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也嚴陵方氏曰於東序則以先老之所在而教有所本故也後言饋於東序又言適東序與此同意

郝解上節言教世子所學之事此節爲講說其義祭祀養老乞言合語皆禮樂之事祭凡郊社禘嘗皆是養老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世子孝弟也乞言謂求三老五更教言合語謂祭祀養老乞言與凡燕畢皆於旅酬時相語禮不止此四者首言祭禮莫詳於祭也終言合語禮終於合語也養老乞言國學之事數者皆用禮樂故小樂正以詔世子與學士習禮樂者於東序之中也

按此承教世子及士說來禮字通承上四項小樂正詔於東序使之習此禮也合語作一事可疑竊謂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四

乞言合語是一事乞言合當語者下節謂教以合語之說以命之乞言亦似順

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陳注戚斧也大樂正教世子及士以舞于戚之容節及合語之說與乞言之禮此三者皆大樂正授之以篇章之數於是大司成之官於東序而論說此授教者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也

鄭注學以三者之舞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章數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卽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師氏掌以
徽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

孔疏前文小樂正既教三者之威儀今大樂正又教
三者之義理故大樂正學舞干戚干戚則前經祭祀
也祭祀之時舞其干戚之樂不云祭祀而云舞干戚
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語說謂合語之說則
前經合語也亦大樂正教以語說義理命乞言者大
樂正命此世子及學士於老者而乞言則前經養老
乞言但前經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故尊之序
在合語之上此經不云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五

皆大樂正授數者謂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
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爲之講說使知義
理 此經與前經重序其事文勢相似前經小樂正
乃教威儀事淺故云詔之東序此大樂正所教義理
既深故大樂正授數知者交承東序之下大樂正授
數之時亦在東序 小樂正既詔以三者威儀大樂
正又教以三者義理於是大司成之官論量課說此
世子學士等義理之深淺才能之優劣於東序之中
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
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則大司成也

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
國子故知當師氏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司樂教國子始之以樂德中之
以樂語卒之以樂舞故凡祭與養老之禮乞言語說
古之樂語也學舞干戚古之樂舞也蓋德爲樂之實
樂爲德之華則樂語德言也樂舞德容也凡祭與養
老乞言合語之禮其命之在大樂正而小樂正特以
儀詔之東序而已數舞授數不與焉大樂正學舞干
戚語說命乞言以數授之而已論其道而說之不與
焉此論說在東序所以責之大司成也經曰天子視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六

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
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及登歌清廟既
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
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由是觀
之凡祭豈釋奠之禮歟凡養老豈老更羣老歟合語
之禮豈德音之致歟學舞干戚豈舞大武之舞歟言
舞則歌可知矣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
老於西序然此下管象舞大武周樂而已以東序言
之豈周人兼用之邪

嚴陵方氏曰小樂正學止於干大樂正則兼於戚者

分職於小合於大也言干戚而不及羽籥者學武以見文也前言干戈此言干戚相備也

石林葉氏曰三者小樂正詔其威儀而至於度數則大樂正授干戚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則有升降其於東序者數之始也

山陰陸氏曰乞言云命者乞言王事也說猶言也直言曰言答述曰語說若後世問難乞言亦授數者以少爲節爾 論說卽上所謂語說凡語於郊亦是也

然東序稱論說於郊稱語亦爲郊人宜有未喻者非郊獨語而已說若後世講說語若後世問答其異於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七

後世者特有時焉一發其端爾大樂正授數亦以此蓋君子之深造於道者欲其自得之若專論說則此口耳之學也說有知焉纔足以知道之筌蹄而已馬氏曰小樂正詔之以三者之儀大樂正授之以三者之數義則深而難知故司成教之於其後數與儀則淺而易見故小樂正大樂正教之於其先蓋學者由淺而至於深也

新安王氏曰下文所謂樂正司業卽此大樂正授數是也所謂父師司成乃下文所謂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而鄭氏

以爲司徒之屬師氏誤矣大司成卽大司樂也不謂

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其所論說者卽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爲講論而詳說之也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弦誦之歌禮書之文無一不盡而非教者爲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爲之論說也

臨川吳氏曰既言大樂正授數而又特言大司成論說蓋授數猶未離乎業於論說始可言成也成猶成於樂之成謂教之之至使其德周全完備無虧欠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八

郝解干戚成人者之舞故大樂正教之說猶論語禘之說禮樂之義也語說以禮樂之義教之命猶教也養老乞言國學之禮大樂正與大司成主其事故大樂正授以升降陳設之數大司成教以行禮之說皆於東序大樂正卽今司業大司成卽今祭酒 禮樂數多端而義深遠樂正師胥授之以數所職者小大司成論說則義精矣

新裁祭以報本一事也養老乞言因養老而乞善言於老人也一事也合語謂祭養及鄉射諸禮至旅酬時人人得言說先王之法合義理相告也一事也

其間威儀容節祭有灌獻之儀節養老乞言有法德納言之儀節合語有旅酬言說之儀節皆小樂正開導而曉示於東序中篇章數卽書也授謂作爲幾篇幾章而爲之講明其義也學舞千戚謂祭也祭則舞之語說謂合語也命乞言連讀乃大樂正命此世子及士於老者而乞言也大抵篇章是先王成法布在方冊的惟授其數者大樂正而考其成者大司成耳先王之於國子以報本反始有祭焉尊年尙德有養老乞言焉綴淫維情有合語焉皆有關於世教而不可不學者也故小樂正詔之於東序而指示其儀節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九

使能其事也以至大樂正之所教者有千戚之舞有合語之說有乞言之禮焉皆有補於身心而不可不學者故大樂正授之以篇章爲之講究其義使明其理也使徒教之而不考之何以責其成乎故大司成於東序而論說之究其義理之得於心者果孰淺而孰深辨其才能之見於事者果孰優而孰劣庶乎深而優者知所勸淺而劣者知所勉矣世子學士之德焉有不成者哉
導窾凡祭二節在授數截首節是小樂正詔其威儀容節大樂正至授數是大樂正授其篇章之數詔禮

所以習其儀也授數所以明其理也如是而所知義理所行才能可考其成矣故大司成論說焉

心典舞千戚卽上祭禮語說卽合語之禮乞言卽養老之禮授以千戚之數則有俯仰授以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以乞言之數則有升降大樂正既學之命之而又授之欲學者緣數而會理也過到大司成當云小樂正教威儀以習其事則學者之才能未必無優劣之異大樂正教篇章以明其理則學者之義理未必無淺深之殊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致其誘掖獎勸使之相觀而善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十

纂訂舞千戚語說命乞言三者各有篇章之數先王成法布在方策皆大樂正授學者使退而肄習之而大司成之官於東序而論說其義理焉講解開論使他口誦心維實有心得方可陶成而爲有用之才能也舊注大司成句作考校國子說與小樂正大樂正三人平看論說受教者之孰淺而孰深孰優而孰劣如此作考校說則下文可以問便說不去舉千戚以該樂舞上言祭此不言祭樂舞爲祭而設也語說卽上合語之說乞言卽上養老乞言也此三者禮樂二字該之皆有補於身心皆有關於倫理故先王倦

倦以此爲教義理在禮樂內才能是禮樂養成的
按大樂正教舞于戚非初教之舞照下授數看教以
舞于戚之容節並講明其理也語說謂合語之說其
理當如何又命以乞言之理當如何大樂正皆授以
篇章之數想當時有冊籍可爲指授者篇章之數當
謂篇章中所載的有箇度數非以幾篇幾章爲數也
然只大概淺淺說留箇論說之地大司成尤尊於大
樂正或以爲一人非也方言大樂正卽言大司成如
何合看大司成論說兼承小樂正大樂正所教說義
禮之淺深才能之優劣注本合言而時講或以才能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士

照小樂正習其事說以義理照上大樂正明其理說
亦通 大司成論說固是教然兼有考校意在卽以
論說爲考校也 竊疑作樂之事樂正主之乞言合
語何干樂事而必樂正教之豈以乞言合語時亦用
樂故連類及之歟或謂樂正非無目者如夔之典樂
如此又與大司成有妨俟考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
未盡不問

陳注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所謂函丈也相
對遠近如此取其便於咨問問終則卻就後席背負牆

壁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人其問事之時尊者有教而
己猶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更問若陳列未竟則不
敢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也

鄭注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
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卻就後席相陪
錯尊者之語不敬也

孔疏此一節論國子侍坐於大司成之儀故云侍坐
於大司成 去大司成遠近中間可容三席之地席
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可以指
畫而問也 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牆而坐辟後來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士

問者 其問事之時必待尊者言終如有不曉然後
更問若尊者序列其事未得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
之語而輒有咨問則爲不敬也

嚴陵方氏曰可以問者以其聲足以相聞又不至於
太過也曲禮曰先生問焉終則對亦此之意

山陰陸氏曰負牆致悚敬也據子夏蹶然而起負牆
而立傳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循牆而走蓋古
之人有所受皆如此

新旨首句分以問字作主可以問以上是一事終則
負牆是一事列事句是一事總是適所問之宜或云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雖分三項下二句俱承可以問來一則不可妨人之問一則不可恣已之問也妙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考德問業不無問也必遠近聞三席取其便已之問也問終而負牆以立不欲妨人之問也尊者列事未盡而已不問不敢參其言也蓋有安意承教之美無肆已病人之嫌請問之儀宜如此

按此因上文大司成論說而及之 此大司成自是

大學主教者與大樂正主樂者有別郝京山借今官

明古官以大司成為祭酒大樂正為司業其說近理

陳注官掌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教干戈則小樂正及樂師釋奠也秋學禮冬讀書則其官亦如之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先師謂前代明習此事之師也

鄭注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四

孔疏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者謂禮樂詩書之學於春夏之時所教之官各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之時所教之官亦各釋奠於其先師故云秋冬亦如之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四時皆然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釋奠於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 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者謂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

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者此周禮大司樂文引之者證樂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之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有德者亦使教焉死則以為書禮之祖後世則亦各祭於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也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其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者皆漢書儒林傳文按書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時博士孝文帝時以書教於齊魯之閒詩有毛公者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高堂生者魯人漢興為博士傳禮十七篇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

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是其事也其儒林傳詩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俊異也又有傳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經唯有詩書禮樂故不引易與春秋云億可以爲之也者億是發語之聲言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爲先師也疑而不定故發聲爲億以三時釋奠獨不言夏故言夏從春可知也以其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故云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

長樂陳氏曰奠者陳而奠之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五

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大會同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則舍奠甸祝社奠於祖廟禘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經及下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此施於學者也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

臨卽魏氏日記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曰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釋者曰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各自奠之不合也至於祀先賢於西學祭樂祖於瞽宗傳者亦謂各於所習之學祭先師夫周公孔子非周魯之所得而專也而經各立師則周典安有是哉古者民以君爲師仁鄙壽夭君實司之而臣則輔相人君以師保萬民者也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則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六

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爲士者斷不若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爲之師故所在郡國尚存先師之號奠祠於學故記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卽其所聞見以明之也

嚴陵方氏曰釋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茲誦一師夏則因春故也

新安王氏曰先師蓋有所指習樂有樂之先師習禮有禮之先師讀書有書之先師鄭云禮有高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此皆漢人引以爲比則可古所謂先師其人不可知矣

郝解春謂世子學士當春入學所謂春誦也官謂大師之屬釋置也奠安也安置品物於地無尸無飲食獻酬故不云祭云釋奠也先師謂古先賢傳禮樂者四時小禮故不及先聖言春則夏可知秋冬亦如之所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其官皆以時釋奠也新裁此學字諸說有以地者言有以學業肄者言紛無定論因無明注故也不知前章春夏教干戈三節已有教之地與業但未說教之時先行釋奠之禮故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七

於此補出則此學字當與凡學世子及學士學字一樣看道自先聖先師而來釋奠者欲學者探道脈之原於所自出也必有合者以樂模寫前聖之德合作於釋奠時使學者聞聲觀容宛然神會帝王之德於一堂則精神鼓舞其尊敬道藝之心不振而自起也學有先師道藝之宗也使釋奠不行何以示敬道哉故春教以弦誦則太師奠於弦誦之先師教以干戈則小樂正籥師奠於干戈之先師蘋藻之潔足以達其尊敬之心矣至於秋學禮則執禮之官釋奠焉冬讀書則典樂之官釋奠焉國子之觀斯禮也其

敬道之心寧不油然而興哉

纂訂此亦教世子及士之法也春兼夏在內謂官爲夏字之誤者非言春官不言夏官者誦弦同官也禮莫厚於釋奠莫薄於釋菜釋奠有迎牲有酌獻有授舞者器之禮所以致恭於先聖釋菜不舞不授器不殺牲但以蘋藻行禮非報功故略也

按學字照下立學學字如字讀不必作教據下節

釋奠用幣此不用幣有不同不得槩以釋奠爲厚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陳注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大

也立學事重故釋奠於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惟釋奠於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爲禮也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不用幣也

鄭注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

孔疏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之時必用幣而行禮諸侯言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於先聖先師也天子云四時釋奠於先師不及於先聖者

則諸侯四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始立學云必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按釁器用幣下別具其文此行事必用幣繫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析句其義非也此謂諸侯新建國天子命之始立學也故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是也知非天子始立學者以此下文云有國故則否是廣記諸侯之國故知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於時王學中其鄉學爲庠故鄉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九

飲酒義曰迎迎於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若州黨與鄉同處其在鄉學故學記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也州及遂以下皆謂之庠故州長春秋射於序學記云衛有庠鄭云衛當爲遂是州遂爲庠也云先聖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爲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辭立學爲重故及先聖當奠爲輕故唯祭先師此經始立學故奠先聖先師

新安王氏曰鄭云先聖若周公孔子然周之學制備於周公而孔子生於春秋之末先王立學未必以周

孔爲先聖云無先聖先師則釋奠當與鄰國合然唐虞非諸侯之國周公未沒孔子未生學校之祭必有先聖鄭以此爲例則可以此爲先王之禮則非也長樂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爲先聖夏學則以禹爲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爲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饗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欲使國之胄子學士及其學則景仰先聖先師之道以爲模範焉是以四時釋奠率國子舞而奠幣所以致誠而效法之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嚴陵方氏曰師不必聖聖則師可知必始立學然後及於先聖者重其始故也

講義釋奠於先師示有所尊也示有所尊則人知信其道而敬其業矣幣者儀物也所以將敬誠者也無儀物何以示敬誠之道焉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謂雖有恭敬而非幣帛以將之不可也如詩鹿鳴燕羣臣嘉賓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凡接人交神之禮雖有幽明之異其於將誠之意則一而已故行事必以幣也

馬氏曰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也

新裁此諸侯始封天子命之教而立學者蓋四時常教惟先師也而此則及於先聖四時常奠惟釋菜也而此則用幣非諸侯之隆於天子乃始教之重於時教也

新旨二必字要看見立學之初重其事而隆其禮意諸侯始受封天子命之教然後立學必行釋奠之禮於先聖先師焉及行釋奠之事必奠幣以爲禮蓋四時常奠惟釋菜而此則用幣豈非以諸侯始教而隆其禮乎

按此因上釋奠而言始立學釋奠之禮較上加隆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主

據下節合樂兼承上兩釋奠則四時常奠不得僅謂釋菜是釋奠又有厚薄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陳注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大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也舊說合者謂若本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本國故有先聖先師如魯有孔顏之類則不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也未知是否

鄭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

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 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

孔疏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己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其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遙合祭耳若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己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於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主

是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國故有此人則不與鄰國合祭也 此明合樂之時天子視學於其明日必遂養老 經云凡大合樂者凡者非一之辭鄭以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者其月令季春大合樂則亦在其中以季春大合樂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耳 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又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明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云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者按鄉飲酒鄉射禮明日乃息司正云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先生

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是養老之象類

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學釋奠則及於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宗廟天地之祭其疏數不同如此意也釋奠必以幣所以禮神必合樂所以樂神國有故則否與曲禮歲凶祭事不縣同意然釋奠及於先聖然後以幣則釋奠於其先師非必以幣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則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 禮書曰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春官釋奠於先聖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先師秋冬亦如之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詛誡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於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此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釋奠有牲幣之證也釋奠者必有合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觴酒陳席於昨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酬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廟社不必有合

也聘實釋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爲釋菜奠幣以文

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爲與鄰國合孔穎達以學記之釋菜爲釋奠其說誤也 樂書曰必有合者合舞與聲而已有國故則否與大司樂國有大故去樂弛縣曲禮凶年祭事不縣同意釋奠於先聖先師所以致敬也必遂養老所以教孝也一釋奠合樂而孝敬之教行焉如此則禮樂豈不爲天下之大教歟凡釋奠必有合者主行禮以合樂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主合樂以行禮也 後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五

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

朱子曰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從陳說國故當爲喪紀凶札之類

嚴陵方氏曰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大合樂謂天子視學之時也故言必遂養老後言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者以此

清江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者謂凶札師旅也唯是不合

石林葉氏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重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秉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內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郝解眾音集曰合國故國有凶喪之故否謂不合樂大合無一音不備也惟天子視學養老大合樂尋常釋奠合之而已 鄭解必有合謂本國無先聖則合鄰國先聖先師釋奠非也千里一賢猶謂比肩五百一聖是且莫遇矣先師國皆有之顧安得先聖比鄰可謂合者聖人天下師何必鄰國若是則惟齊滕然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五

鄭詳得祀孔子而他國非鄰與其國自有先聖者即不得合祀耶鄭之迂鑿類此本文合與大合義自了新裁必歸重於養老天子以孝治天下之意教世子學士也 夫時教之釋奠與始立學之釋奠其禮雖有隆殺而合樂則無不同聲容迭奏而歌舞具舉也至於國有凶喪之故雖釋奠而不合樂矣然此非大合樂也故不行養老之禮至於大事合樂之時乃天子視學之日則因而遂行養老之禮焉總之釋奠所以教重道也重道必先崇德所以定合樂崇德必先

致孝所以必養老可見先王重道之教也 大合樂與上文有合專指釋奠者不同即月令季春之合樂也言凡大事合樂之時乃天子視學之日故因而遂行養老之政蓋天子視學於合樂之時而養老於視學之後也大合者聲容兼舉之謂養老即親視肅入適饌省具是也

纂訂有國故句言雖釋奠而不合樂反言以見必有合焉

導獻凡學春官三節在二節截首節天子之祭殺其禮以爲四時之常事也大節諸侯之祭隆其禮以爲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美

立學之重事也凡釋奠總上兩邊樂兼聲容故曰合說約首二句總上釋奠不同而皆合樂也末二句又因合樂而推及之 釋奠而合樂兼天子諸侯特常事耳非大合也故不行養老之禮惟大事偏合六代之樂乃天子視學之日故必行養老之禮 按此節是兩截意因上兩節言釋奠而言釋奠必合樂有國故則不合樂無故則必合也下文因合樂而言大合樂必行養老之禮 大合樂只是聲容具備不必兼六代之樂說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

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
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取爵於上尊也

陳注語於郊者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有賢德者則錄取之有才能者則收斂之道德爲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曲藝一曲之藝小小技能若醫卜之屬誓戒謹也學士中或無德無事無言之可取而有此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者皆卻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待後次再語之時乃考評之也三而一有者謂此曲藝之人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善者乃進其等即於其同等之中拔而升進之也然猶必使之於同輩中以所能高下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毛

爲次序使不混其優劣也如此之人但止目之曰郊人非俊選之比也以非士類故疏遠之成均五帝大學之名天子設四代之學上尊堂上之酒尊也若天子飲酒於成均之學宮此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勸焉所以榮之也人字之字均字皆句絕

鄭注語謂論說於郊學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爲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又語爲後復論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進於眾學者又以其藝爲次俟事官之缺者以待之遠之者

不日俊選曰郊人賤技藝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

孔疏此以下明官爵於學士已成者語謂論課學士才能也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今天子親視學於其西郊考課論說於西郊之學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或徧在四郊必取賢敏才焉者謂在於西郊學之中論說取賢敏其才能者以爵之也謂人能不同各隨才用也德謂有道德者進謂用爵之也德最爲上故進之宜先也事次德者雖無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毛

德而解世事或吏治之屬亦舉用之也次事也揚亦進舉之類互言之雖無德無事而能言語應對堪爲使命亦舉用之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也誓謹也若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小小技術欲授試考課皆且卻之令謹習又語謂後復論說之日令待後時若春待秋時也三而一有焉者謂小技藝者所說三事之中而一事有善者乃進其等者等輩類也若說三事有一善者則進於大眾輩中也以其序者序次也雖得進眾而不得與眾爲一猶使與其輩中自爲高下之次序也謂之郊人者雖

有次序而待賤缺當擬補之若國子學士未官之前俱爲俊選而以小才技藝者未官之前而不得同爲俊選但名曰郊人言其猶在郊學也遠之者所以謂爲郊人者是疏遠之故也成均則虞庠也上尊堂上之酒尊天子於成均之內飲酒以恩澤被及於此郊人其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也所以榮之董仲舒爲春秋繁露云成均爲五帝之學虞庠是舜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也言虞庠近是成均凡飲酒之禮尊者酌於堂上之尊卑者酌於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獻眾賓及長兄弟等及次賓及次兄弟等皆酌於堂下之尊以相旅是也今郊人雖賤亦得酌於堂上尊故云取爵於上尊

長樂陳氏曰小學在國大學在郊不語於國而語於郊語其成材者而已或以德或以言所以取賢也或以事或以曲藝所以敏才也取賢則出以長而使之服休敏才則入以治而使之服采然賢者常少而才者常多故於賢言取於才言敏也又曰或以德進則不必事也或以事舉則不必言也語曰德行言語政事德進所謂德行也事舉所謂政事也言揚所謂

言語也聖人不求全不責備意與此同然鄉大夫所取如彼其詳而郊之所取如此其略蓋貴者容以恕賤者必以詳也曲藝皆誓者法也三而有一乃進恩也謂之郊人法也於成均以取爵亦恩也恩與法並行而不偏所以取之雖略無害於賢而用之也嚴陵方氏曰必取賢敏才於郊學如此則國學可知矣夫自外入內謂之進自下上升上謂之舉自隱之顯謂之揚德成而上事成而下故先德而後事事者言之實言者事之文故先事而後言藝謂之曲則以在道之一曲故也自此語以至於三其中有一善可取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也乃辨其上下之等循其先後之序而進之也謂之郊人以其非有長民之美猶近乎鄙故也藝成而下非君上之所宜近故曰遠之也周官所謂興賢以六德爲主爾六藝不與焉則曲藝之於道固有所及也故養之於成均以及之且成均之名學也成其虧均其過與不及爲義養六藝如此宜矣成均蓋五帝之學名周曰辟廱而此又曰成均者以其行成均之法於此故亦得謂之成均也

馬氏曰大學亦在東郊取賢敏才蓋視其賢之大小才之長短也德與事與言賢才之別也有德者必

有事與言而有言與事者不必有德也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有以見其立賢無方也曲藝皆有以誓之則又有以見其待人之恕也

山陰陸氏曰誓司徒摯卦北面誓之之誓謂之曲藝在物一曲大學五帝謂之成均三王爲辟廡蓋人均有是性也吾成之而已此五帝之事也若禮以辟之樂以應之則致詳焉尊以酌者之左爲上所謂取爵於上尊者此歟曲藝雖賤其貴者均也故亦酌上尊焉凡學用禮未有於成均者今於成均以此

石林葉氏曰六鄉有庠六遂有序郊則在鄉遂之間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也自鄉而進者移於此則漸遠國中之教而有所改自遠而升者由於此則未見國中之教而有所慕是故取賢而以德進言揚敏才而以事舉藝誓命合而旅語以先王之道則鄉遂之士有所勸也言德者實則爲取賢事藝者多則爲敏才而藝者又君子之餘事也或薄於德或失於言或謬於事雖並誓之必待又語於斯三者苟得一焉乃進以其等而謂之郊人者所以明貴賤之義也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者等也言成而先事成而後者序也既合曲藝而教於成均天子飲饗以行禮亦得取爵於上尊也明上之取

人不以一道盡也

郝解語論才也郊卽王制所云鄉簡不帥教者不變移之郊郊亦有學養不帥之士材品最下然亦論之就不賢不才中量收賢者才者不甚責備之也上則以德行進次則以能事舉又次則以言語起下至一曲之藝皆戒誓使勉力向學以待再論儻其德事言三者有一必進其等於同類中仍以優劣爲次序用之若此者謂之郊人成均天子之學選進之士所自立也名爲郊人者所以遠之於成均成均皆俊髦士司馬所論官爵之上位尊顯之者此郊人因材節取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王制所謂執技藝事上不貳事不移官不與士齒者不得取爵於上尊也 注疏以論於郊爲論才於小學非也鄭解取爵上尊謂郊人亦得酌酒於上尊以相旅甚迂

新裁此待民俊之法亦列於世子篇欲世子取服善以成德也自首句至言揚取士之法曲藝至末考藝之法先王所重在士曲藝因論士并及之郊鄉學也語者論辨學士才能於此學中也要玩三或字見德可也事可也言亦可也非重德而輕事與言也正立賢無方不拘一途意但知此處進舉揚只各因所

長漸用之非便使之仕也考藝在取斂之外如注云
學士中或無德無事等語須分四段看待又語抑之
以法也以其序待之以禮也遠之疏之以分也取爵
上尊榮之以恩也總是法與恩二字此皆因其有一
善而斟酌待之如此但知誓之一事在先下三件皆
是又語時事夫充取斂之心又下逮曲藝之人其無
遺善可知人於世子孰不樂告以善哉 此節重曲
藝上說見先王作興人才凡可收者悉陶鑄之使得
爲有用之材而後已上三者乃立德立功立言之品
毋論已曲藝亦道德之緒餘正是國家有用之器只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恐他局於小技而不歸於大道之塗其才亦可惜冉
求之藝在從政之科成人之列者文之以禮樂也要
之遠之者激勵之也取爵於成均者使他觀天子飲
酒於學之禮樂恍然悟道於藝而成爲有用之材也
此是陶鑄深意 且如學養士及其成也而語之何
如有賢德者則錄取之有才能者則收斂之彼道德
爲先也或以此進之自外以至內焉事功爲次也或
以此舉之自下以升上焉言語又次也或以此揚之
自隱以至顯也德事言均謂之賢才進舉揚均謂之
敏取先王取士之廣如此然人不皆士也其有曲藝

而投之者又何以待之哉皆誓之使退而謹習其所
能以俟考之於再也及夫再語之時舉說三事而一
有可取者則進其等以其序揚之而復別之也然但
目之曰如人以其爲小道而遠之耳若天子飲酒於
成均亦得取堂上之尊相爲旅勸以其非無能之比
而榮之也夫賢才與藝而不遺則寸長必錄矣
新旨此以端士習立意郊人束於藝故不令與士並
進隱然要正他趨向意蓋薄收乎方術正以專注於
賢才使人因誓戒之施而競還正業無非成就吾取
賢斂才之心耳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纂訂郊學在鄉學之外遂學之內 進舉揚以升之
鄉學焉後用爲鄉遂之吏考藝在取斂之外曲藝小
小技能若射御書數之屬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取
者只就曲藝上看一說三卽上文德與事言也考察
三者之中或有其一卽進其品等於曲學之上亦好
心典此先王盡選士之法而亦不遺於曲藝也此選
民俊之法亦列於世子篇欲世子取眾善以成德耳
言揚載上是取士之法下是考藝之法郊學乃國之
小學賢才亦勿太誇張進舉揚只是用未便使之仕
也曰或以見立賢之無方曰皆誓見詩非之不遺待

又語是抑之以法以其序是待之以禮遠之是疏之以分取爵上尊是榮之以恩總見待俊士則賢與才兼收待藝士則法與恩並用而激勸交至之意按此節諸說不一劉郝二說與注異不錄郝謂郊卽不變移之郊蓋郊必先有學而後以不變者移之其地非專爲不變者設也大抵郊學在鄉學之外德屬賢事言屬才或不分亦可至言場是一截言教士下言曲藝或有重士帶言曲藝者或有側重教曲藝者或上下兩截平重者平重覺不偏誓戒也戒之以不當專習曲藝亦當勉進於德事言也以待又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語於德事言者有一焉乃優待之進其等然猶是其序中之等非卽入俊進之等也其名謂之郊人所以遠之謂猶在疏遠之數非故爲之加遠也於成均似平截句劉郝皆以遠之於成均爲句今從陳注作語氣趕下可也言郊人雖遠而於成均亦及取爵上尊也及謂與其數內也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償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陳注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成塗鸞旣畢卽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

此器之將用也凡祭祀用樂舞者則授舞者以所執之器如干戈羽籥之類今此釋菜禮輕旣不用舞故不授舞器也諸侯有功德者亦得立異代之學東序夏制也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乃退償於東序者謂釋菜在虞庠之中禮畢乃從虞庠而退償禮其賓於東序之中其禮旣殺惟行一獻無介無語於禮亦可也此以上雖不專是教世子之事然以教世子爲主故以此句總結上文石梁王氏曰三字亦衍文

鄭注興當爲鸞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鸞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將用也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於虞庠則償賓於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啓宗也

孔疏此一節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乃退償之事也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教學又造禮樂之器新成鸞之旣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旣以幣告後又更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故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不舞不授器凡釋

奠禮重故作樂時須舞乃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今其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爲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乃退償於東序釋菜虞庠既畢乃從虞庠而退乃償禮其賓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 前用幣直云告器成此釋菜云告器成將用則兩告不同也熊氏云用幣則無燕用菜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祇是一告其義恐非也按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及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此文亦云始立學既釁器用幣釋菜亦及先聖也以其始立學及器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圭

新成事重於四時常奠也故學記云皮弁祭菜鄭注禮先聖先師知及先聖者以彼云未卜禘不視學則祭菜與視學爲一也此文云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故知學記祭菜及先聖也熊氏云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於學注以爲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於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

釋菜一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卽此釁器用幣是也以前皆熊氏之說義或當然也 從釁器以來皆據諸侯之禮故云始立學若其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償於東序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之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比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償於東序明釋菜在於虞庠云魯之學有米虞東序祭宗也者明堂位文也

朱子曰語卽前經合語之等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圭

語禮尙嚴也

山陰陸氏曰始立學必制器言興非因舊之辭釋菜釋菜而已釋奠則有牲焉亦或用幣用幣則有加焉經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者所以釋始立學釋奠兼有幣也肆師大祀用牲幣小祀用牲鄭氏謂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償於東序據此諸侯亦有東序蓋在類宮長樂陳氏曰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國亦如之諸侯之國命之教而始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爲先則興器者造祭器之謂也授數則天子八佾諸侯六佾

之類也授器則文以羽籥武以干戚之類也數則可陳義爲難知因可用之器得難求之義則禮豈淺識之士所能豫哉 禮書曰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棗栗脯脩若沒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者以釋奠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舍萌釋菜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弟子之見先師婦之廟見而已哉昏禮婦奠菜菜盛以筭筭飾以緇被纁裏加之於橋椅設於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三

門外婦盥執筭以入坐奠於東几上然則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謂昏禮奠菜蓋用葦葢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泮宮有芹葦子事父母有葦葢故有是說菜之爲摯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毛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舞者所樂之極而樂之盛者也以其爲樂之極故樂成而後詔舞以其爲樂之盛故小祭祀不與焉舞師凡小祭祀不興舞此既饗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

嚴陵方氏曰有言釋奠有言釋菜何也釋謂釋其所

執之物而祭之也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薦矣升而奠之菜則特用菜而已其輕重詳略固可知矣亦見月令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解脩謂事畢而以賓禮接賓一獻則無酬酢之煩無介則無傳命之助無語則無合語之禮凡此又以始立學而事未暇備故也然非以之爲常特可一時而已

廬陵胡氏曰儀禮其賓於東序唯一獻無介但語可也 郝解始立學謂新國初立學也祭器未備必先興器或曰興饗同殺牲以血塗其器祭之奠用幣既饗器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四

然後以其器告成於先聖先師釋菜謂不用牲用蔬菜比釋奠尤簡爲告器而已不舞故不授樂工舞器如羽籥干戚之器禮畢退東序行一獻之禮無副賓之介無旅酬之語蓋學制草創多士未集禮樂未興從簡也 鄭謂釋菜於虞庠賓賓於東序據王制虞庠在西郊東序在東郊兩學相對附會周兼四代學之說夫西郊東郊相距非邇西郊祭祀東郊飲酒無謂又以成均爲五帝學名皆附會之說

新裁此古人建學制器有告成告用之禮始立學作冒是諸侯承天子之命而始立者既興器言制作樂

之器既成而塗墍畢也用幣一事舉告成之禮嘉其事
事故用幣是用幣以告成其禮隆然後釋菜至可也
一事舉告用之禮不舞一獻無介無語於義可也是
釋菜以告用其禮殺退儻以下因釋菜而禮助祭之
賓如駮奔吉士類卽釋菜中事非以釋菜禮賓平說
夫始立學者器成則告其成器用則告其用古人重
道敬學之意如此

說約此節諸侯立學而制器簡其禮也既與器句提
起用幣句與釋菜句對不舞不授器與退儻以下作
三段相承大意以告成告用該之蓋禮賓卽釋菜中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聖

事也必禮賓者釋菜時有吉士以駮奔其間也始立
學而事未備故禮從其簡

新旨諸侯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成
塗墍既畢卽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然後
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然此釋菜禮輕既不用舞
不授舞者以所執之器事神之禮既殺則禮賓之禮
亦簡乃從虞庠而退儻禮其賓於東序之中飲惟一
獻無酬酢之繁不必介紹傳命不必合聚而語此三
者皆協諸義而協故曰可也教世子之道類如此
按用幣是祭以告器成然後釋菜以告此器之用此

說是因前節立學必釋奠先聖先師必用幣合樂此
節禮輕故謂告用器不云告學成也退儻東序只是
新立學之東房耳未必卽備虞庠東序數學教世
子當作衍文胡氏語可也爲句似是不用介道意
但自相語可也亦一說

禮記詳說

卷六十四

文王世子

聖

禮記詳說卷六十四終

禮記詳說卷六十五

牟陽再覲祖輯撰

文王世子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陳注脩內者消融其邪慝之蘊脩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禮之修達於中樂之修達於外所謂交錯於中也有諸中必形諸外故其成也懌此懌字與魯論不亦說乎之說相似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教大矣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一

鄭注中心中也懌說懌

孔疏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論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師傅教以道德既成則教尊官正國治之事樂所以脩內也者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內而生和諧性情故云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者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容體在表故所以脩外也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是中之與外皆有禮樂故云禮樂交錯於中謂交閒錯雜於其性情之中發形於外謂宣發形見於身外也謂威儀和美也是故其成也懌者謂內外有樂心既

喜悅外貌和美故其成也懌懌說懌也恭敬而溫文者謂內外有禮貌恭心敬而溫潤文章故云恭敬而溫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雖脩內未嘗不發形於外禮雖脩外未嘗不交錯於中易曰蒙雜而著交錯於中所以為雜發形於外所以為著教世子以禮樂至於雜而著則其德成矣故樂之成也心術形而悅懌禮之成也恭敬而溫文三王之於世子必始終於此而已不易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凡學之道立於禮成於樂樂由中出故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二

以之脩內禮自外作故以之脩外然禮樂蓋人之所固有也先王之教人豈能責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脩之俾勿壞而已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溫則不暴文則不野懌言樂之成如此恭敬而溫文言禮之成如此

馬氏曰禮樂者所以治其內外之道也治內莫若樂治外莫若禮故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而教之所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樂之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禮不止於脩外樂不止於脩內而教之成也此禮樂之合也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其成也懌有

以見其內和也恭敬而溫文有以見其外和也溫者以言其有容也文者以言其有別也

講義禮樂之教成則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禮則動容而皆中樂則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蓋其自得之者如此

建安真氏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脩內由內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醺醺涵暢相與無閒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三

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此皆教以禮樂之功也

新裁此先王訓儲之道必以字重見法律刑名一切屏去而專以此意禮樂不單泥器數在和序上看故下文有此成功樂脩內以下泛言禮樂爲教之大不著世子脩內脩外分治之功此始而分言功之用也交錯於中重交錯發形於外重發形不可泥中外字以交錯則曰於中實兼外以發形則曰於外外實兼中此終而交言功之合也是故下三項皆教成之驗也曰懌曰恭曰敬曰溫文皆有禮樂合一意趣不

可分屬工夫全在一脩字脩有許多和節細膩的

道理交錯發形俱從脩中得來唯脩纔能得成脩者切磋琢磨去疵完純無所不用其力也看消銘陶成俱是著實有工夫字眼先王以世子爲天下之大本不可以不教也而教之必以禮樂焉蓋樂由中出有以消融其邪慝之蘊樂之脩乎其內也禮自外作有以陶成其恭肅之儀禮之脩乎其外也禮雖脩外然自外以達於內而嚴敬有以制其心樂雖脩內然自內以達於外而順有以充其體中和兼濟而表裏渾融其交錯於中也何如由是英華發外而動罔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四

不敬光輝宣著而用罔不和不亦發形於外乎則禮樂之教成矣而果何以驗之吾見此心此理流通淡治益覺旨趣之深長而欲罷不能矣其悅爲何如哉由是和平之中恭敬之實德寓焉恭肅之中溫文之氣象昭焉和之中有敬敬之中又有和此正所謂交錯發形成德之事也禮樂之妙如此此三王必以之教世子矣

心典凡三王教二句提起兩所以直是透發必以之意兩脩字最重脩內二句禮樂分治之功交錯二句是分治之久而有合一之妙內外屬身心看中外只

分體用言然俱是泛論其理是故下方著世子身上成直是禮樂之教成惲則心理浹洽雖欲不服習禮樂而不能已惲從成來恭敬溫文又從惲生二句只形容交錯發形之妙可分內外不可分禮樂以交錯內禮樂亦合一了 惲以心言恭敬溫文分德容看溫者和順可掬文者文采可觀 禮樂原不相離倚內脩外總欲涵養此中和之妙原非兩項工夫故緊接交錯云云成字要體貼渾身心內純是一箇中和鎔鑄

纂訂恭敬而溫文而字勿忽過和之中有敬敬之中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五

又有和正所謂交錯發形也恭是齊莊不怠情敬是謹恪不放肆溫則不暴文則不野俱就自然看按此節舊講本明而時講多求巧求深反生葛藤如擇貼樂恭敬溫文貼禮確切可從 脩內脩外分言交錯於中合言因交錯而發形其成正是發形處一貫說下注意是如此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養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

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陳注養者長而成之之謂審喻詳審言之使通曉也前後以行步言出入以居處言慎其身使之謹守其身也師保疑丞四輔也一說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爲四輔四輔與三公不必其全備惟擇其可稱職者惟其人以上皆記文語言也語使能也一句是記者釋之之辭 朱子曰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止是有疑即問他之意鄭注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 謂爲之行其禮 爲說其義 謂其在學時 謂燕居出入時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六

以有四人維持之 慎其身者謹安護之 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 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孔疏上云在前在後謂行步動止之節此文言入言出故以爲燕居出入也 以世子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 作記者更明師保之德故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謂教世子以所行之事喻曉也諸於也而每事之上使世子曉喻於德義也 保是護也輔相也翼助也謂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而歸於道 此作

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者引之耳注記所云據天子也必知據天子者以有師保疑丞下則云四輔三公故知天子也後人作記者取此古記天子之事以成世子之記耳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此皆古記之文語使能一句是後作記者解前記之人所言以四輔三公不必須備惟擇好人者語使能也語言也言古記如此言四輔三公必使能也其四輔者按尙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七

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嚴陵方氏曰禮樂者教之道也有教之道苟非教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之將以成其才故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教養之道欲其知此而已保則親也故入則有保師則正也故出則有師然分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則左右前後出入起居師也傳也保也未嘗不在焉馬氏曰莫非道也而父子君臣者道之要也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由淺而至深也保者所以護之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道也者言其所由也

廬陵胡氏曰養長養也猶易蒙以養正

石林葉氏曰家則父子國則君臣世子所學治國齊家以及平天下然其道不可不先有所養太傅少傅養世子之官也太傅在前審其道以示之使視而見也少傅在後奉世子以觀之使觀而化也

長樂陳氏曰師則帥以善而使之知保則保其善而使之勿失傳則輔其善而使之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太傅少傅出入皆預矣出入前後莫非正人則目不闕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而所見者正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八

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此所以教喻而德成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是也虞夏殷周之有師保所謂設三公也有疑丞所謂設四輔也師保謂之三公充其數則有傳疑丞謂之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有賢者之能有能者之能也所謂使能者兼聖賢而言之也舜教冑子以夔周教國子以司樂則教之以樂而已記言教之以禮樂者樂非禮不節禮非樂不和教之以樂則禮存乎其中矣

山陰陸氏曰示之以象喻喻之以言保者母道也師者父道也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保護其身以輔之歸諸道如此何事而非德執身而無道記曰有師保有疑丞而已言不具也官不必備此官率六卿有道者兼之書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左右蓋輔弼之任也三公言及者尤難其人也虞夏殷周有師保有疑丞疑擬其前丞承其後比我而相之謂之輔拂我而相之謂之弼以擬吾前故有問無以對責之疑以承吾後故可志而不志責之丞以比我嫌於不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九

能正故可正而不正責之輔以拂我嫌於不能揚故可揚而不揚責之弼

建安眞氏曰前言禮樂者教世子之具此言師傅者教世子之人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脩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聞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

不達德安得不成哉 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蓋如此

長樂劉氏曰師教之敬其五事俾德有地以生焉保護之正其百行俾道有方以達焉記曰者古之三王既稽乎古以成世子之教又從而記之以遺後人脩是經者引以爲證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十

郝解此節傳保之官卽孔書周官所謂三公三孤變理陰陽寅亮天地者而周禮六卿無此職惟大司徒之屬有師氏掌以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有保氏掌諫王惡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未知孰是而周官云惟其人不惟其官亦曰官不必備惟其人二語大足補周禮之缺此節亦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先儒謂保傅爲兼官無專職本此今用之

新裁歸諸道也分審喻之以上言太傅少傅之教以人倫也德成也以上言設官備而人倫之教成也歸諸道也以上補言師保之職亦不外教以人倫也記

曰以下則言師保傅之在於得人也事卽事父事君之事德卽忠孝之德身是世子之身蓋世子在內不無食色臭味之欲故保慎其身以輔翼焉歸諸道是保之慎於輔翼中來的天下無事外之德事盡則德明無身外之道身慎則道合 全看一養字身教養也言教養也教以事而養不閒於動慎其身而養不閒於靜其養始全也 先王以世子之德不易成也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薰陶漸染以俟其成也而所以養之者欲其知爲人子而可以爲人父之道知爲人臣而可以爲人君之道而已是故太傅則以君臣父子之道審行於身以端吾立教之本焉少傅則奉世子以觀太傅之行而詳審其言以盡吾開導之詳焉夫太傅以身教故在世子之前少傅以言教故在世子之後而行步則非正人之養矣不特此也入則有保於以衛之於靜出則有師於以防之於動而居處又皆正人之養焉由是世子於父子君臣之教無不喻而忠孝之德無不成矣夫出則有師而師之職何在也教之以事父事君之事而喻之以忠孝之德者也入則有保而保之職何在也慎世子之身於君臣父子之間以輔翼之焉歸之忠孝之道者也夫世

子之德成於官備如此使不得其人雖備無益也記曰虞夏殷周有師保有疑丞於四輔而設焉有太傅有太師有太保於三公而設焉然不必備三四之數也惟其人而已古記之言如此蓋言設官之意惟在於能爲三公者使之爲三公能爲四輔者使之爲四輔耳否則官職雖備具員而已其何能盡輔翼之道而使之教喻德成也哉 新旨此節雖教以人倫卻以教得其人爲主二審字不同上是行之審慎下是言之詳審下二喻字不同教喻之喻就世子說喻諸德喻字就師說上文禮樂脩內脩外以至於成須由此輩輔導得人蚤諭教而豫養之也 心典立字欲字指三王說首知字兼行在內父子君臣重在于臣一邊欲其知何是養之之意太傅二句方見養之事前後出入只要見無往而不得其養之不必拘定方所急要引出教喻德成意教喻屬知德成屬行玩是以字見非是不能喻成意教喻之喻就世子說與上下兩喻字不同 纂訂此世子倫常之教也德成以上言設官之教以人倫也歸諸道也以上補言師保之職亦不外教以

人倫也。記人只要意明，不必文法之整齊。讀者須善會之。後段末句就記文說三王補在言外。周之時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虞之時前疑後丞左輔右弼曰四輔。周之師即虞之疑，周之傅即虞之輔。夏商或與虞同，或與周同，不可考。記者總虞夏商周言之，故曰設四輔及三公。言虞之設四輔及周之設三公，皆不必備言人難得也。及者非謂既設四輔又設三公也。師保之閒不言傳疑承之閒不言輔弼者，從省以便文也。此節教喻德成字正應上其成也，懌成字見禮樂脩內外全須有人輔導下文德成而教尊。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圭

父師司成統應此成字

按此節文法錯綜首言立太傅少傅下接言太傅少傅是矣，而忽兼言師保下遂申明師保而引記言以四輔三公結之。四輔結師保三公結太傅少傅，此是大臣專教世子之官不在學中教士或曰即大司成未必然也。審君臣父子之道以示之，使世子行此道奉世子觀太傅之德行謂太傅所示世子之德行非太傅自己德行也。事不慎則損德，每事教之而曉喻以脩德身不慎則悖道，教之慎其舉動而自歸於道。道與德無大分見於行謂之道體於身謂之

德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陳注君子曰德此德是指世子之德，世子之德有成則教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故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官正而國治，世子為君之謂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成德之名

嚴陵方氏曰言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也。蓋教世子必使為君子，故以是言之。德成而教尊者為其能重道故也。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學至於此然後能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齒

為君故曰君之謂也

馬氏曰官正以言其近國治以言其遠。董仲舒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則遠近內外莫不一於正，與此同意也。夫德之所以成者眾矣，而獨言君者蓋有德而無位則教未必尊，官未必正，國未必治也。有君德而又有君位然後可以及此也。

新裁君子曰德當作德曰君子教尊官正國治是虛論其理末句言君德已具也。德成還重人倫說和序是虛道理，若不是倫理上見他秩然有序，雍然不

乖何處見得他德成要把禮樂合到人上方是時說
平重者非

心典德字承上禮樂人倫來人倫是實理就其中之
有和有序處便是禮樂不可平對况通章即尊重人
倫上亦未始不可觀上節設立許多官無非爲人倫
計自知以身作則曰教尊臣工視效曰官正黎庶則
象曰國治然俱是泛論其理末句緊承上文言今雖
未爲君而君道已備異日出震繼離不過舉此措之
耳

纂訂一說君子曰德頗難看以君子曰爲記者之辭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五

則一德字何以爲句如小注教世子使爲君子則是
世子之所以爲君子者曰德也太費周折如摘訓卽
以君子爲君之子亦覺無味疑問云君子曰德言君
國子民必由於成德也語氣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相
似有來與君之謂也句恰相照應甚妙君子既在有
德則世子有其德自有其理教尊官正國治豈可誣
乎是三者皆君之道而實本君之德故曰君子曰德
今世子以君之德備君之理故曰君之謂也與大人
之事備矣語氣同

導窾凡三王三節首節教以禮樂也次節教以人倫

也末節禮樂人倫之德成而君道備也

新旨教尊二句雖遞相承要跟德成說來纔是正脈
此節合上二節爲一章 夫世子教以禮樂而恭敬
溫文養以人倫而教喻德成則其德可稱曰君子矣
世子之德既成則以身作則以道建極其教不肅而
尊矣教尊則正朝廷以正百官大臣法小臣廉也官
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爲平章爲於變也夫爲君之
道不過教尊官正國治而已世子雖未爲君而君道
已備於此故曰君之謂也

按此三節爲一章一節教世子以禮樂二節教世子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六

以人倫三節世子德成而君道備以見所關之重不
可不詳教 教禮樂前已有樂正等官故不待言教
人倫須專設師傅師保等官以司其事非樂正等所能
兼故特言之也教尊不承上禮樂人倫之教作師嚴
道尊說只以世子能化人謂爲是 君子曰德語氣
當云君子所以爲君子者唯曰有德而已下接德成
亦順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
善其子也問之曰爲人臣者其有益於君則爲之况
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傳爲之

陳注前言周公踐阼而治此缺相字而下文又有周公踐阼之言皆記者之失也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是迂曲其事也人臣殺身為國猶尚為之今周公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善宜乎優為之也 劉氏曰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此言攝政踐阼而治是以冢宰攝行踐阼之政非謂攝居天子之位也孔子言周公舉世子法於伯禽者非自教其子蓋示法以善成王也吾聞古人言為人臣者殺身而有益於君猶且為之況止迂其身以善其君乎此大人正己而物正之事周公大聖人也故優為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七

鄭注問之者問之於古也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孔疏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覆說周公教成王為世子之事及在學行一物而有三善之事故云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 仲尼問古之言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不辟殺害猶尚為之况周公于其身于廣大也今乃廣大其身謂其身得廣大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其周公比殺身之人則優饒為之言周公自優饒光益也所以光益者古人益君則身處危亡周公益君身居尊顯又古人益君則勤苦周

公益君則逸樂是於身有優饒於德又廣大也 于是語辭迂為迴達故讀于為迂從廣大之義也 黃氏曰蓋迂者迂迴委曲之義也優者優勝之義也謂周公迂迴委曲設教如成王有過撻伯禽之類皆委曲其身以正其君為聖人優勝之道也故能成其大功其先引殺身益君者教後世弱輔王室者如周公盡心以成其太平之功仁聖之德皆可則效為人臣者殺身益君猶可豈不可繼立周公之道哉則立教勸善之旨正在於斯矣

長樂陳氏曰迂身非直躬者也殺身非迂身者也迂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六

身以善其君者易殺身以有益於君者難為人臣者於其難者猶且為之况其易者乎此周公所以優為之也蓋周公以臣而攝君之政成王以君而學世子之事此所以為迂也然不爾不足令成王知君臣長幼之義先儒嘗謂周公之道曲而當者此也於周公言踐阼於成王言蒞阼踐以位蒞以政言 嚴陵方氏曰于者曲也與于則于同解已見彼周公居人臣之位而攝天子之政抗世子法於伯禽以善成王皆所以致曲也優言為之有餘而不迫也 馬氏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己殺身以成其仁者有矣

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然而殺身而益其君則非君子之所欲也若夫有以益於君又有以存其身則君子之所欲也周公所以優爲之

建安真氏曰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己爲君矣不可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纂訂于曲也一說與于則于之于同廣也大也謂周公善君而尊顯廣大其身者也不可從新旨優爲固見得公的力量全要發贊美意 仲尼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九

有言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代治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道以教伯禽其意則在於善成王也夫周公迂其身以善君如此我聞之曰人臣之義苟有益於君雖至於殺身猶爲之况迂曲其身未至殺身而可以善其君乎宜乎周公優爲之蓋於委曲迂折之中行其忠焉勿誨之術人臣殺身而不足者周公于身而有餘此周公爲開國之元勳也夫子贊而美之有以也

按殺身可爲是其言之以見迂身善君爲周公所樂爲優是爲之有餘力意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蒞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陳注武王既崩則成王無父雖年幼未知君道若以之爲世子則無爲子之處矣故云以爲世子則無爲也君於世子以親言則是父以尊言則是君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有天下之大不然則他日爲子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辛

者不克負荷矣可不慎乎

鄭注以爲世子若爲世子時 亦學此禮於成王側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

孔疏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既幼未能蒞阼爲人君應須教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爲人君成王既無父今若以成王爲世子時則無爲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 武王既崩則成王非復是世子今經云以爲世子則是周公全用世子禮教之故云若

爲世子時言雖爲君未能沒昨與世子時無異故云以爲世子則無爲也以實則不爲世子也

嚴陵方氏曰盡人之道無他在乎參彼己之情而已然則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權其可以不知臣子事入之道哉既居天子矣又不可以世子之法加之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其相觀而善故也此文繼言長幼而上則不言者以事人使人兼之故也

石林葉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於爲子而教則易以恩廢於爲臣而教則易以義奪此世子所以養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三

道教之德使自得於己而不以義傷恩也

講義夫教養世子而不能使之知父子君臣之道非惟不能以善世子亦非所以兼濟天下之道也何者兼濟天下之道始於父子君臣之義也能善養世子者使知是道然後可以兼天下而有之矣故曰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得其教養世子之術則與夫兼天下而有之者兩得之矣不得夫教養世子之術則與夫兼天下而有之者兩失之矣此所以不可不慎也易曰慎斯術以往其無所失矣亦是意也

臨川吳氏曰凡天下之爲人父者於其子雖有父之

親而無君之尊也凡天下之爲人君者於其臣雖有君之尊而無父之親也唯君之於世子其親則父其尊則君既爲之父又爲之君然後能兼天下尊親二者而有之有之謂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也彼但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者猶不可不知教其子况兼親尊二者而有之者其於教世子而可以不慎乎慎謂盡其心盡其道而不敢忽慢簡略也

新裁首節渾言周公善成王次節方言善之事而因論人君儲養之當謹也是故六句泛說治人之道本於身必先有諸己後可求諸人此世子常理中引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三

周公教成王事爲證非偏重周公與上節縮也君於世子以下因周公迂身之事推言君之所以教世子而未句申重之也見得周公非成王父也君也尙委曲以教成王况爲君父者乎以公爲訓無非要君養世子也此章要看善成王與養世子的善養二字大凡教的工夫直致養的工夫便委曲深婉了白文云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之義這義字要玩乃明忠孝所以然之故而使之性焉安焉與之俱化也這纔善成王處此段工夫豈不是養中得來時說把教字代養字者非慎內單舉君父倫理入輔導意

不用禮樂

新旨之義也以上明周公所以善成王之意下推言養之當慎也首六句且虛知字可字能字當玩君之於世子以下開說親則父二句言其責重下二有字全在教世子知爲子知爲臣上兼天下要看得好蓋世子之天下卽君之天下君教世子而使之保有天下是君不惟有己之天下而且兼有世子之天下也未句正應有父二句夫子身以善君者何亦以世子之法不可不知耳是故先知爲人子之孝然後可以爲人父孝慈一道也先知爲人臣之忠然後可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三

爲人君仁忠一理也先知幼以事人之弟然後能爲長以使人弟順一理也周公之意謂成王幼不能踐阼而盡君父使人之道然武王既沒以爲世子則無爲子之慮也故舉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見伯禽之所爲常省於心知子事父臣事君幼事長之義當如此也此周公迂身善君意也大凡君之於世子也以情言則親而爲之父以分言則尊而爲之君夫以親爲父則必篤之以恩盡父之道以教之以尊爲君則必正之以義盡君之道以教之斯則君父之道不愧而世子之德有成他日蒞阼而治

不過卽其所得於君父者而以君父天下耳豈不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當盡君父之道以教之不可不慎也不慎則何以保天下之重哉

纂訂事使專主事長使幼說父子君臣長幼之義卽所謂世子法也上文言道此文義其實一也親則二句言君責之重有父二句言君父盡其責兩有字著力此處二君父字屬在君上與前君父字屬在世子上絕不同兼天下而有之常說就世子說玩一兼字蓋世子之天下卽君之天下君教世子而使之保天下是君不惟有己之天下而且兼有世子之天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四

則養世子可不慎哉以兼有句屬君身上更有理心典此言人君當慎儲養之意親則二句言責之重有父二句言盡其責君於世子以親言之則父也父不可以不教子以尊言之則君也尊不可以不教卑必能以義方垂訓而克盡君父之尊親然後世子之德成他日卽位方能保有天下則君之預教已舉世子他日之天下兼而有之耳若不能教則君父失其尊親而何以兼有世子之天下哉是故君之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按此節承上周公善成王而推言之首六句論理成

王幼方入事至義也斷下又是推開說 長幼與事
便照 兼天下而有之就世子說爲順而時講以君
父言謂君父能教世子則可兼後世之天下而有之
似多一折予意兩有字即著世子說有父之親有君
之尊以教之則後日爲君可以保天下而不失如此
覺捷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
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有
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我
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五

其三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
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于與臣之節
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
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
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陳注一物一事也與國人齒讓之一事也三善謂眾人
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君我君臨乎我也世子與同
學之人讓齒其不知禮者見之而疑其知禮者從而曉
之曰父在之時常執謙卑不敢居人之前其禮當如此
也如此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其三皆此意學之教

之也語古語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於成就
其德行一有書作一人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萬邦
皆正矣

鄭注物猶事也 學教 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
良善也貞正也

孔疏物猶事也謂與國人齒讓之一事而三善者謂
眾知父子眾知君臣眾知長幼是其三善則下經所
云者是也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著字
義亦通云父在則禮然君在則禮然直云長長不云
兄在則禮然者於世子無兄故不云兄在也故世子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五

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我齒讓何也者國
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 曰有父在則禮然者是
知禮曉其意而答之言父在則禮然者父在之時恆
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 然
而眾知父子之道矣者國人見世子雖貴尚屈降於
人則知父尊彌甚故云眾知父子之道父子天性自
然故云道君臣以義相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
故云節以幼時事父成人人事君故先父子後君臣長
幼輕於君臣故在下父子長幼親屬易明故云知君
臣以義和合於後始顯故云著也此世子齒於學者

唯在學受業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云辨其等正其位注云位朝位是也國人聞世子爲君父之在而居臣子之禮不敢自尊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君在爲臣禮也斯語辭也然父子天性故云爲子也君臣以義相合不云爲臣而云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故云謂之臣也司是職司故爲主謂樂正主太子詩書之業父師主太子成就其德行也云一一人也一人謂世子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言世子有大善則萬國以正此經所謂世子也何

臣長幼則內外之所兼有也內外治則國其有不治者乎書言父師少師則此言父師蓋太師也以其尊故以父稱之山陰陸氏曰眾著於君臣之義辭閒容於緩辭也父子在我長幼在我而君在彼其言也亦以此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變爲稱謂者言忠孝一致也爲子孝臣斯忠矣故曰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學之爲父子學之爲君臣學之爲長幼於此有學焉蓋樂正司成之事周公踐阼亦目下事不言而治至是天下定矣不嫌不治亦治在成王者也此篇始曰周公相踐阼而治次曰周公攝政踐阼而治卒曰周公踐阼則周公踐位久天下愈益不疑馬氏曰凡入學以齒父在則居子之節知所以親親也君在則居臣之節知所以尊君也其父子君臣長幼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故曰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也臨川吳氏曰得者謂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無所失也新安王氏曰樂正司業前章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父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

者也

石林葉氏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

郝解齒讓謂以年齒相遜讓眾者謂眾人著明著新裁長幼之節矣分上言世子行齒讓而眾因之化下申言所以齒讓成化而引古語證之也首二句作冒齒於學是一物故世子至知長幼之節矣是得三善便包下國治意玩數國人自見故父在四句明世子當齒於學意故學之爲父子至國治推世子所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三

成治化意須知通節只齒讓二字盡之子與臣之節卽齒讓也學爲父子三句卽教以齒讓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卽能齒讓也國治卽知君臣父子之道等句知其齒讓也看得一貫方識書意二斯字見當然意節卽齒讓禮節也齒讓於學正執爲臣爲子的節教之爲父子之教便是教他齒於學非平時預設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卽能齒讓於學也而國治卽上知父子之道三段也自父在至此總謂齒讓於學乃爲臣爲子爲幼的當然故先王教世子齒讓以盡爲臣爲子爲幼之道及世子齒讓於學而父子君

臣長幼之道得則國皆知齒讓之節而君臣父子長

幼之治成也引古語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以明善屬知父師主於成就世子之德行以成德屬行元大也良善也卽知行各造其極之謂一有二句言知行並進世子一人之善大矣萬國臣民從其知行皆歸於正也父在至親親也或以爲承上或以爲起下牽合爲說而不知其爲正解惟世子而已之意蓋他人全於子者不全於臣則雖親親而尊君之道不在也全於臣者不全於子則雖尊尊而親親之道不在也惟彼世子於臣子之職備於一身尊親之道得以兩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三

盡此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所以惟世子而已此正是明世子當齒讓之意惟其當齒讓夫是以教之道得而國治則教成之驗也學之是教此齒讓得之是得此齒讓國治是眾著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要看三善得之道德的兩箇得字齒讓於學如何便說道得可見世子在學中序齒真真見得君父在我與人臣人子的分一般此禮是我性分職分內實落該行的略無一毫以勢位自居念頭中有心解力行的意思所以謂之道得若是止於習其虛文便說不得道得了

纂訂世子句要。看箇惟字。蓋平等齒讓是自然道理。惟世子齒讓去其挾貴之心。乃能得此三善。國人觀之三段。總只發明三善之意。注不知禮者疑知禮者。曉亦要活看。尊君親親正齒讓真心也。學之爲父子三句。實指齒讓於學說。樂正司業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指在學時說。屬知父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是也。指不在學時說。屬行新旨。今天一事之行而得三善之集者。唯世子而已。所謂一物者。何其齒讓於學之謂也。何以言之。夫世子齒學之時。正國人屬目之地。疑於禮者將曰。世子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三

將君我何其於我齒也。於是。有知禮者曉之曰。有父在斯禮。然嫌於自尊以並父也。則國人之觀感者。固已喻於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知禮者曉之曰。有君在則禮。然嫌於自尊以抗君也。則國人之觀感者。自著明夫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其知禮者曉之曰。有長在則宜盡事長之禮。然而國人之眾。知長幼之節矣。此一物行而三善皆得也。然而世子必齒讓者。何也。蓋世子君之繼體。有子道焉。而子爲父屈。子之節也。世子君之儲貳。有臣道焉。而臣爲君屈。臣之節也。居子

與臣之節。是引分自安。有見於今日之爲子也。無見於他日之爲宗子也。小心畏義。有見於今日之爲臣也。無見於他日之爲人君也。若是者。所以尊君而欽承厥辟。示朝廷無兩大之勢。親親而愛隆一本示家庭無二上之嫌也。此世子之所以必齒讓也。故教之爲子事父焉。教之爲臣事君焉。教之爲幼事長焉。君臣父子長幼之道。世子得之於身。而國人知不忘親不二君不陵長。而人皆從治矣。此齒讓之化也。古語有云。樂正司世子誦詩讀書之業。父師司成就世子之德行。世子一人有大善。萬國遷善。而以之貞正。成

禮記詳說

卷六十五

文王世子

三

俗矣。卽此世子行齒讓而成大化之謂也。心典此言教世子齒讓之美。以齒讓爲主節矣。以上是得三善下。則原其三善之德。由於預教也。樂正二句證學之爲父三句。元良句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以貞句證國治。一說國人觀之。指百姓言。若因兩我字作同學之人看。便狹了與國治不相應。按此節首三句。提起下世子齒於學行一物也。國人觀之。眾知眾著三善備也。父在斯爲子云云。所以申上有父在有君在而行齒讓。所以尊君親親也。以君臣父子略長幼文義有礙。故只言其二節是禮節之

牟陽冉觀祖輯撰

文王世子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陳注庶子司馬之屬官正於公族為正於公族也周禮庶子掌國子之倅倅副貳也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子則貳其父者也

鄭注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者

文王世子

一

周公踐阼

司成似照教人倫節 父師疑作傳師

陳注石梁王氏曰此當為衍文 劉氏曰此四字說者以下文更端故著此以結上文周公相踐阼之事然因其缺一相字遂啟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其後馴致新莽居攝篡漢之禍實此語基之

文王世子

一

孔疏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也論庶子之官治理公族朝祭燕食吉凶刑罰之事 以經之正字乃是正定之正今按在下皆論公之接待族人及犯罪公之赦宥刑殺皆君之所為非庶子所正故知庶子唯主其政令而已故禮為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者按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故周禮序官鄭注云或曰庶子掌國子之倅者倅副也鄭注諸子云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也言副貳於父也 長樂劉氏曰正政也諸侯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則

曰庶子天子立官掌其宗族之政治則曰諸子周禮未成之前尚仍文王舊法故此經曰庶子之正於公族正者所以正人之性俾安於中則情偽雖生不敢越於禮義然後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弟恭夫正婦順朋友信義五品不違於中而人倫之道明乎宗族矣聖人將化天下也齊其國也正其宗族以爲之本將正其宗族也正身以爲之本必擇賢才盛德之士以掌其政令則庶子之官非其人不可得以正其宗族矣是以庶子之政必以六德六行爲本

禮記詳說

卷本六

文王世子

二

自貴者始故也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教之交乎旁則以睦友教之恤乎下則以子愛
山陰陸氏曰周官所謂諸子卽此庶子燕禮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倅先儒謂庶子諸侯之官誤矣

廬陵胡氏曰正謂公族之所取正

新裁此舉庶子官爲政公族之道公族卽諸侯卿大夫士之子言教世子而繼之以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也教之事乎上則以孝弟交乎旁則以睦友恤乎下則以子愛父子長幼盡乎公族之人教之孝與子

愛所以明父子昭穆之義教之弟與睦友所以明長幼先後之序大意以人道明人倫也明者使公族人曉然知意要旨重孝弟二字子愛孝之推睦友弟之推看來甚是可從 看箇正字與下義序二字相照應不曰明父子之親而曰明義不曰明長幼之情而曰明序可見族人不患情之不通而患分之不肅庶子官大約以正名定分爲主
纂訂王道親親世子固有教矣至若公族人眾諸侯卿大夫士之子是法行自貴不可無所以教之也於是設庶子官以正公族焉止之如何教之以孝弟爲

禮記詳說

卷本六

文王世子

三

上治睦友爲旁治子愛爲下治而已教之以孝與子愛所以明父子之義也教之以弟與睦友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教世子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正公族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道之大綱原不出此弟與悌同子讀曰慈

按孝弟事父兄也睦友當是睦族交友子作慈慈愛施於下自子孫以及其餘也下文又言父子長幼故講家以分配爲說然渾言其理亦可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陳注內朝路寢之庭也言公族之人若朝見於公之內

朝則立於西方而面向東尊者在北以次而南然既均爲同姓之臣則一以昭穆之長幼爲序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也

鄭注內朝路寢庭

孔疏此公族之等若朝於公之內朝內朝謂路寢庭朝也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 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爲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 知路寢庭者以下云其在外朝司士爲之接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則知此內朝是路寢庭朝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四

長樂陳氏曰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陳注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朝見於外朝與異

說約數其字皆指公族言

同燕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太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文王世子曰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五

姓之臣雜列則以官之高卑爲次序不序年齒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主爲朝見之位次者

鄭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

孔疏外朝謂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在於外朝與異姓同處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不復以年齒也 謂司士之官主爲朝位之次外朝位既司士主之則內朝庶子主之也上文內朝不云庶子爲之者以文承庶子之下主之可知故不言也 言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按周禮司士

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上在路門之右南面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爲內朝也故王藻云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是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按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周禮司士屬司馬故云亦司馬之屬司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皆司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六

士職文

嚴陵方氏曰北上則所尊在內也臣有貴者以齒則賤者可知矣自三公而下皆在所司而以士名官者司至於士則朝之所司悉矣且古之名官多以小該大故守廟祫而名之曰守祫典律同而名之曰典同也

馬氏曰內朝以齒則公族有所伸外朝以官則公族有所屈有所伸有所屈皆先王治宗族之道

新裁其朝於公此句統管兩節上是內朝主於親親下是外朝主於貴貴添出庶子所掌對司士爲之蓋

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外朝乃其職掌庶子則總攝之者也首節使之知一體之誼聯其心也次節使之知官守之嚴抑其志也夫公族朝於路寢之庭均爲同姓之臣也使不以齒爲序何以篤親親之仁乎故立定東面之位列昭穆之倫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惟庶子職之也豈以義掩恩哉若公族朝於路寢門之外雜於異姓之臣也使不以官爲序何以明貴貴之義乎故必辨官守之等定位序之宜貴者必居上賤者必處下又司士爲之也豈以恩掩義哉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七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陳注宗人之官掌禮及宗廟中授百官以職事者以爵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後也以官隨其官之職掌使各供其事也

鄭注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

孔疏此論同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也言立位所在如外朝之位也

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

別言及宗廟則掌禮謂宗廟之外諸禮皆掌也云
皆司其事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者以經云以官謂
祭配之時官各司其事更無正文故引司徒奉牛
以下證之按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
奉豕無文此云知奉豕者按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
屬司馬故此云司馬奉羊犬人屬司寇按五行傳云
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其
位當水故鄭注周禮司空奉豕與按五行傳馬屬火
而周禮司馬蓋馬牲者以其主馬故特使供之此注
直云奉牛奉羊奉豕者據諸侯三卿以言之故不云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九

雞犬及馬

長樂劉氏曰宗人者諸侯掌禮之官也天子則曰大
宗伯

長樂陳氏曰外朝主敬宗廟之中亦主敬故在宗廟
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孔子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
爾是宗廟朝祭之儀一也
嚴陵方氏曰凡有族則有祀祀則有宗宗人蓋典祀
者也禮曰秩宗殷曰太宗周曰宗伯其義一也然屬
於禮者皆宗之所與其名止以祀為義者五禮以祀
為先故也

新裁此公族與祭宗廟其列位任事各隨分與守意
首句提起則如二句虛說位以對越祖考等之外朝
蓋此時公族與異姓同列外朝乃辨分之地而宗廟
朝廷所不殊也事以駿奔有廟授之宗人蓋宗人乃
典禮之官而百司職事其所司也位如外朝者何如
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在前賤者在後也事授宗人者
何如隨其官之職掌禮官典禮樂官典樂也蓋爵以
定位者故以爵屬位官以治事者故以官屬事耳使
之以有事為榮寓激勸之意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九

定位以官屬授事此指公族之卿大夫助祭君廟者
說

按此節文法頗拗言在宗廟之中其位則如外朝也
其事則宗人授之也位則以爵事則以官也

其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

陳注登自堂下而升堂上也饌食尸之餘也尸出宗人
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饌也以特牲禮次序言
之先時祝酌爵饌奠於銅南俟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
弟及眾賓長為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飲銅南之爵
嗣子盥而人拜尸執此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

拜嗣子飲畢拜尸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
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
也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乃餞此三事者受爵爲先獻
次之餞最在後今言餞獻受爵以重在餞故逆言之歟
上嗣適子之長者爲最上也此謂士禮大夫之嗣無此
禮者避君也故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

鄭注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性饋食禮言之受爵謂
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餞謂宗人遣舉
奠盥祝命之餞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

孔疏此亦公族廟中之禮論貴適子之事按特性禮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十

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
賓及獻眾賓畢主人酌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
及獻眾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觶酌尸爲加爵
眾賓長又爲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
前祝酌奠於銅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
必嗣子舉奠者鄭注特性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
夫之嗣子不舉奠則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士之子
禮特性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
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解拜尸尸答拜
則此經所謂受爵也特性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拜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士

受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特性又云無算爵之
後禮畢尸饗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餞
所謂餞也以特性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餞
今此經先云餞者以餞爲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
言之故云其登餞獻受爵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
子在堂下餞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
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以經文連於上宗廟之中宗
人授事以爵以官謂眾官皆爲其事其登餞獻不
用眾官唯用上嗣故云則以上嗣接特性餞時雖有
長兄弟以上嗣爲主言適長子者是適子之中長
也凡適皆可以嗣今云上嗣是嗣中最上云受爵謂
上嗣舉奠者以特性無受爵之文唯有嗣子舉尸之
奠爵受而飲之故此經謂之受爵也云獻謂舉奠洗
爵酌入也者亦特性無嗣獻之文故將此爲獻也舉
奠謂嗣子也名此嗣子爲舉奠嗣子既飲尸前爵畢
乃更洗爵酌入以進尸此謂士禮若天子諸侯除此
酌入之數外子孫別有獻尸故鄭注小雅云天子則
有子孫獻尸之禮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者按
少牢饋食無嗣子舉奠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故知
辟正君也

長樂陳氏曰特牲之禮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餞此餞而後獻獻而後受爵者特牲言行禮之序此言其尊祖而已故有所先後

山陰陸氏曰內朝親親外朝貴貴在宗廟之中則二者並隆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貴也其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親親也以官若君執圭鬯祿尸大宗執璋瓚亞獻之類以爵若迎牲君執引大夫從士執芻之類也獻者謂上嗣嘗受爵於尸矣已而復酌獻尸也新裁此論祭禮之行皆統於大宗也上嗣指公族適子爲之士者前分三事虛講末方露出嗣子字面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七

使之知統有所屬不負付託之意也 宗廟之祭有餞焉皇尸載起而登堂餞餘禮之行於終者也有獻焉奠爵既受而洗爵酌獻禮之先於餞者也有受爵焉加爵之既舉飲釂南之奠爵禮之先於獻者也是皆廟中之重事也宗人則以適士行之其餞也惟嗣子及兄弟之長而升堂以食其獻也惟嗣子洗奠爵以酌而與尸交拜其受爵也惟嗣子飲釂南之奠爵尊祖故敬宗敬宗故重嫡也

遵竅據注云此謂士禮大夫無此禮者避君也則知上嗣是公族適子之爲士者此餞獻受爵是禮之行

於士家廟之中者與上節宗廟之廟不同蓋上是君之宗廟此是士之家廟也

按此分明承上公族言注疏謂此士禮大夫無此禮陳注因之當再考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陳注庶子治公族朝內朝之禮雖有三命之貴而其位次不敢踰越無爵之父兄而居其上卽上章所言臣有貴者以齒也 疏曰若非內朝其餘會聚則一命齒於鄉里謂一命尙卑若無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再命齒於父族謂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官高在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七

上但父族爲重猶計年爲列也三命不齒謂三命大貴則亦不復與父族計年燕會則別居獨坐在賓之東矣鄭注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爲位不在父兄行列中

孔疏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於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爲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故在此也鄭不

言者略耳 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者
雖外朝亦爾故云唯於內朝則然云其餘聚會之
事則與庶姓同者其餘謂非內朝則皆並計官也見餘注

嚴陵方氏曰前言司士爲之此言庶子治之者治上
道也爲下道也

纂訂此言庶子治內朝之禮如此內朝以齒前已言
之此只要說出庶子治之與前司士爲之相對以足
前意耳

新旨三命不論父兄篤同姓之義也 先王立庶子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丙

之官治公族朝內朝之儀子弟雖有三命之貴不敢
踰越無爵之父兄而居其上蓋序其齒而不序其
爵論其親而不論其位蓋不以義而掩恩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
之以次主人**

陳注此謂君喪而庶子治其禮事大事喪事也臣爲君
皆斬衰然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庶子
序列位次則辨其本服之精麤使衰麤者在後衰精者
在前非但公喪如此公族之內有相爲服者亦然蓋亦
是庶子序其精麤先後之次也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

長父兄尊於主人亦必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爲
喪主也

鄭注大事謂死喪也其爲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
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恆在上主人雖有
父兄猶不得下齒

孔疏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大事謂君喪其
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事則以其本服之精麤
爲序衰麤者在後衰精者在後 言非但公喪如此
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爲亦如之爲死者服
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故云亦如之 以次主人者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戊

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
人在上居喪主也 以其經云則以其喪服之精麤
故知大事謂死喪也云序之必以本親也者按喪服
臣爲君斬衰今言服之精麤爲序故知必以本親服
之精麤謂衰服縗布精麤也皇氏云以爲喪服以麤
爲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
麤是知斬爲精齊爲麤若如皇氏說總麻小功爲極
麤斬齊爲極精也書傳何處謂斬衰爲精乎但斬衰
於麤之外別更稱斬見其哀痛之甚故於斬衰而稱
麤也云微細焉則屬於麤者謂得入齊衰之下不復

稱斬耳豈謂斬衰細乎皇氏之說非也云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者言主喪之人當在於上以爲喪主雖族人父兄尊則主人猶不得在父兄之下而齒列焉

嚴陵方氏曰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之大事服輕則於喪者爲疏服重則於喪者爲親以精麤爲序也

新旨精麤爲序與亦如之者皆無主人在內以次主人另說 此謂君喪庶子治其禮事也其君有死喪大事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公族中本服之精麤爲序繼者在精者在後也至於公族之相爲服者亦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七

如其精麤前後之序也雖有庶長兄弟尊於主亦必次於主人使主人在上爲喪主也

纂訂以次句但蒙公族而言若嗣君則又不待言矣

按臣皆斬無精麤之分本服精麤以公族言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陳注公與族人燕食亦庶子掌其禮族人雖眾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可以賓客之道外之故異姓一人爲賓而使膳宰爲主與之抗禮酬酢君尊而賓不敢敵也君雖尊而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者篤親親之道也族食

與族人燕食也世降一等謂族人既有親疏則燕食亦隨世降殺也 疏曰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再會食總麻則一年一會食是降一等也

鄭注同宗無相賓客之道 君尊不獻酒 親親也

親者稠疏者希

孔疏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則異姓爲賓燕飲必須禮儀獻酬交酢故宜立賓以行禮也但公欲與族人相親若是族人爲賓賓禮疏隔故用異姓爲賓也膳宰爲主人者既有其賓賓必對主人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七

而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爲主人對於賓使得抗禮酬酢也若與異姓燕飲則燕禮云宰夫爲獻主故注云君尊不獻酒 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 族食世降一等者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也

嚴陵方氏曰凡燕之禮必立賓以備酬酢之儀若鄉飲酒言立賓以象天是也然主人者尊賓既謂之賓則尊之而已非親之也親莫親於同姓則君於同姓固無賓之之禮也故燕族之賓不以同姓而以異姓

爲之也膳宰解見篇首主人卽周官所謂獻主也謂之燕則君於羣臣亦有賓主之道焉故不可以無獻主雖然君臣之義又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宰爲主人而已蓋燕飲以食飲養賓而膳宰以食飲養君之官也使所以養君者養賓焉則君子之厚意公與父兄齒則以門內之治而長幼之節不可廢故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與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六

之服皮弁服卽於路寢宰夫爲主異姓爲賓主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饋蒸所以合食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屣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歡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於西序下鄭氏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

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宗主婦以燕飲於房由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侯而已

郝解公與族人燕飲同姓一本不可以賓禮疏之必使異姓一人爲賓君尊不可陪賓使膳宰爲主人若公與父兄燕公執弟子禮不以貴先父兄也如族人會食品物之隆殺會遇之疏密視世次之親疏如從兄弟比兄弟降一等之類

新裁此言公與族人燕食之禮亦庶子掌其事也首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九

句作冒庶子使異姓一人爲賓示不以賓禮外其族也膳宰一人爲主示不與君抗禮也夫如是則公與族人不在賓主之列而亦不復拘上下之分故與父兄齒示親親之恩也族食世降一等又有親親之殺也總之曲盡己情而使族人得伸其情推恩之極隆者

新旨異姓二句輕歸重在與父兄齒一句族食句更端說不與上接若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其事焉蓋燕必有賓主然族人爲賓則以客待之嫌於不親矣故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所以別族人也其

於族人則公雖至尊亦與父兄之人序齒至於合族以食族人則親疏而燕食亦隨世降殺也

按此節燕族食若作一事看則下族食當在與父兄齒之外言其父兄則公與之齒若其餘族人共食則論其世數尊卑各降一等猶言爲一行也陳注再云與族人燕食似另是一事但謂燕食有降殺似不甚雅講家有從孔疏分年說者亦是作另一截看或云上云燕其禮隆故有賓而與父兄齒下云族食非燕也無賓亦不與父兄齒但序其世數各降一等以爲坐位耳備之 孔疏云列位在父兄之坐上此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二十

其軍則於公禩

坐上猶言云席上既云齒則非謂坐在上也

陳注禩當讀作祧

公禩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

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衛此齊車之行主也

鄭注謂從軍者公禩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禩在外親也

孔疏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則守於公禩者公禩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爲禩者既在外國欲依親親之辭

說約此在軍之禮庶子官因從行而有以自守於外

一云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則禩字亦不必作禩字看

纂訂庶子在軍則守衛此齊車之行主焉此庶子從行事

新旨此言有司從王師之行爲行主之衛須知此守是庶子官守之 此言公族之軍禮也君行則奉遷主載於齊車謂之公禩庶子官既從在軍則守衛此齊車之禩主爲意外之防也

按此正可證遷主之爲禩而注猶欲改禩爲禩誤而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三十

又該矣禩主於七廟是新遷入者故出軍載之禩主之說甚無理 禩主因在外而稱禩以見親名不正言不順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陳注上章專言出軍則此出疆之政蓋朝覲會同之事也無事者謂不從行及無職守之人也公宮總言公之宗廟宮室也正室公族之爲卿大夫士者之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也諸父公之伯父叔父也宮以廟言室以居言貴宮尊廟也貴室路寢也下宮下室則是親廟與

燕寢也

鄭注謂朝觀會同也 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

謂守路寢 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

廟通異語

孔疏上云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此云公若出
疆庶子不從公行在國掌其留守對上在軍故知此
出疆是朝觀會同非出軍也其庶子之官公有朝觀
會同不從公行既掌留守公宮若征伐出軍庶子不
從公行亦是所掌留守之事 經云庶子以公族之
無事者守於公宮者與下文爲總正室守大廟以下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三

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適子
也者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按公羊傳云周公稱大
廟周公是魯之始祖故知其餘諸侯大廟皆大祖之
廟也 以下云下宮上云大廟此貴宮貴室既非大
廟又非下宮下室唯當路寢也指其院宇謂之宮指
其所居之處謂之室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此
貴宮貴室總據路寢自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
有貴宮 上云大廟此云下宮除大廟之外唯有親
廟高祖以下故云下宮親廟也上云貴室此又云下
室故知燕寢也云或言宮則下宮也或言廟則大廟

也故春秋云立武宮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是通異語也此云諸父及諸子諸孫者未審爲是君

之諸父及諸子孫之行爲當是見任卿大夫者之諸

父子孫也然鄭解正室適子不云世子則卿大夫之

適子則諸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

諸兄諸弟者蓋諸兄從諸父諸弟從子孫也

長樂陳氏曰古之教國子者以什五之法寓於道藝

之間以養卒之法行於游倅之列及其有事則用之

故在軍則守公廟在國則守公宮繫於庶子則守公

廟者公命之也周官小宗伯曰正室謂之門子則正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三

室適子也戰則守公廟此以死守公廟者也故謂之
孝愛之深正室守大廟此以承重者守所重也故謂
之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諸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
下室此尊不偏下下不陵上者也故謂之讓道達先
王之於國子教之未嘗不用用之未嘗不教此所以
無不成之材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軍行必載遷主解見曾子問守公

廟必以其族而異姓不得與焉則不以疏開親故也

族之無事謂無吉凶之事者正室守大廟則以將爲

祭主故也以其當室故謂之正室以其當門故小宗

伯謂之門子其實一也貴宮貴室謂昭廟也下宮下室謂穆廟也父為昭故諸父諸兄守昭廟子為穆故諸子諸孫守穆廟既言宮又言室者以理推之則伯父守貴宮叔父守貴室諸子守下宮諸孫守下室可知孫非穆行而守下室者以其卑而已其日諸則所守者非一人矣分昭穆不可從

說約此出疆之禮因君行而擇人以守於內無事者守於公宮句冒下三段

纂訂庶子不從行而守此留守事也 正室即嗣君

居嫡室者舊說謂公族為卿大夫士者之適子與後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五

言君臣之道不合大廟貴宮貴室下宮下室皆公宮也正室諸父諸子諸孫皆守公宮者也大廟太祖廟貴宮高曾祖廟貴室路寢之室下宮祔廟下室燕寢新旨公宮二字括下貴宮等須認得貴宮下宮是神所居貴室下室是人所居測云公族守公宮篤同姓之道也 公若為朝覲會同而出而有出疆之政庶子於公族之中非從行無職守者使之守於公宮焉何則公族之為卿大夫士者之適子皆正體也則守太祖之廟焉公之伯父叔父於公為尊則使之守貴宮尊廟也守貴室路寢也公之諸子諸孫於公為卑

則使之守下宮親廟也守下室燕寢也此皆以公族之適子守之

按公族守公宮總提一句下分列之 正室作嗣君說似有理謂公族卿大夫士之適子恐與諸父諸子諸孫難於區分 宮室分說不一大抵宮言廟室言居稍明從陳注可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

陳注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世不遷此下親盡則遞遷此言五廟之孫是始封之君即五世祖故云祖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五

廟未毀未毀未遞遷也此孫雖無祿仕然冠昏必告於君死必赴練祥之祭必告者以其親未盡也

鄭注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

孔疏此論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贈含贈皆當有正體庶子掌其正焉 經云祖廟未毀謂同高祖若高祖以下唯有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顯考為始封子是高祖為四世也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為五廟也 長樂陳氏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雖不為庶人吉凶

嚴陵方氏曰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云五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其親屬未絕不以貴賤之閒而亡吉凶之問也故後以不忘親言之赴亦告也以其事急而疾趨以告故謂之赴則告亦必告也以承必告之下故以則言之

禮記詳說

卷六

文王世子

辛六

祥之祭必告君休戚相逼不以貴賤閒也
纂訂此言冠昏喪禮亦庶子治之也

新旨吉凶必告者所以親親也親未盡也 諸侯立五廟自始封以至五世而爲之孫者祖廟未遷毀時此孫雖未祿仕而爲庶人然冠與娶妻必告於君死必赴聞練祥之祭必告者謂其親未盡也

按此爲尊祖睦族之道後世如立宗法當倣此行之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賄賂承含皆有正焉

陳注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親盡袒免而已袒免說

見前篇六世以往弔而已矣當弔而不弔當免而不免皆爲廢禮故有司者罰之所以肅禮教也賄以車馬賄以貨財舍以珠玉襪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賄隨其親疏各有正禮庶子官治之有司卽庶子也

鄭注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承讀爲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

孔疏正謂正禮庶子之官治之使賄賂贈含隨其親疏各有正禮六世以往者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故言以往四世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袒免故云免謂五世也承文在賄含之間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三

則贈含之類故以承爲贈云正正禮也者謂庶子之官正之以禮非訓正爲禮也庶子之官治之使賄賄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賄賄含襚皆贈喪之物賄車馬賄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

長樂陳氏曰五世而親屬盡故爲之免六世而親屬竭故弔之而已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總麻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也實於口者謂之含承於身者謂之承凡玉可以爲渠眉疏璧者皆承也

郝解族相爲謂公族與公族自相爲禮

纂訂一說承當作襪不必另添襪字

新旨有司即是庶子官之明教也有正所以定禮也族人相爲也五世則有袒免之服六世則有弔臨之禮宜弔而不弔宜免而不免則廢禮矣於是有司罰之至於賄賂承合各隨其親疏皆有正禮亦庶子治之也

按弔免是一意賄賂承合是一意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剕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

陳注磬懸縊殺之也左傳室如縣磬皇氏曰如縣樂器之磬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爲之隱故不於市朝其刑罪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五

之當纖刺剕刑之時亦鞠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漢書每云鞠獄鞠盡也推審罪狀令無餘蘊然後讀其所犯罪狀之書而刑之無宮刑者不絕其類也

鄭注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纖讀爲殲殲刺也剕割也宮割臍墨剕刑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

宮割淫刑

孔疏此一節論公之同族有死刑之罪有司刑法之事及公爲之貶降之禮甸人掌郊野之官又云磬盡也磬謂縣縊殺於甸人之官令其性命磬盡也

謂族人犯刑罪者欲纖刺剕刑之時亦鞠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雖犯宮刑不得行官刑按魯語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按墨刑刻其面是用鑽鑿也其宮剕之屬則剕割也故云宮割臍墨剕刑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云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者以刑之殺人皆於甸師氏何得唯告而已故以爲鞠漢書每云鞠獄是也讀書讀囚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其法律平斷其罪鞠盡也謂推審其罪狀令盡也今言公族雖無宮刑但髡去其髮也

廬陵胡氏曰告如字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五

長樂陳氏曰公之於族示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廟朝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喪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教其親示之以宮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弔免所以教其義示之以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也其死罪則縊之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刺剕刑者亦告於甸人不忍與眾棄之也不忍與眾棄之而必於甸人亦以甸人俱祭薦之物故也蓋不以親廢法不以私滅公然後宗廟可得而事然則以親而體百姓乃所以事宗廟也雖然不以公盡法故無宮刑不以

義掩恩故三有而又追之至於無及然後素服不舉

嚴陵方氏曰若謂縗殺之嫌之如縗縗於甸人則甸師所謂王之同姓有皇則死刑焉是也彼言天子故謂之師此言諸侯故止謂之人而已亦告於甸人謂有司告之使致其刑也公放於五刑之中獨無宮刑下文所謂不剪其類是也

山陰陸氏曰甸師與王共宗廟之事者也周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其齋盛喪事代王受省裁據此於王可謂親矣甸王所自有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三

纂訂凡罪以大辟為死罪以墨劓腓宮小辟為刑罪惟公族則犯死罪者縣繫縗之謂之繫其犯小辟者縗刺刺之謂之縗刺凡罪之刑皆於市惟公族縗之告之皆於甸人蓋甸人郊野之官不於市也縗縗殺之如縗縗不加刀也縗者以鍼刺之墨刑也劓者以刃割之則刑也告也即漢書言鞠獄推審罪狀令無餘疑然後讀其犯罪之書而刑之也

按死罪刑罪輕重之分縗縗等字俱奇

獄成有司獄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陳注獄成謂所犯之事訊問已得情實也獄議刑也殺牲盛饌曰舉素服不舉為之變其常禮是憫惻也如其親疏之倫而不為弔服者以不親往故也但居外不聽樂及賻贈之類仍依親疏之等耳親哭之者為位於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也天子諸侯絕旁親故知此言無服是不為弔服

鄭注成平也獄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三

其罪出於刑也又復也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於三罪定不復答走往刑之為君之恩無已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白已刑殺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不往弔為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孔疏獄成有司獄於公者成平也獄言白也為獄斷既平定其罪狀有司以此成辭言白於公若其所犯

死罪自公之時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犯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 公曰宥之公既得有司之白此公族之親則公更言曰寬宥之以法商量使從其寬也 有司又曰在辟有司既得公言更往平審理無可出也有司又更白公言罪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白在大辟 及三宥有司執法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凡三宥也初有司白公公令寬宥則答公將更寬宥及公遣三宥之後爲公意無已有司不復對公則走出致此刑死之事於甸人也 公又使人追之謂止行刑殺之人 云雖然必赦之然猶如是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三

雖罪重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殺也 有司對曰無及也言其追之不可及也 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者謂公身著素服衣裳皆素不舉饌食爲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疏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乃親自哭之於異姓之廟 公不遣刑而云反命於公者祇謂行刑者反迴而來告已刑殺之命言於公

程子曰如其倫之喪無服明無罪者有服也

朱子曰此素服下脫居外不聽樂五字親哭之下亦脫於異姓之廟五字當補之

長樂劉氏曰聖人之於萬物莫不以道化遂其性也成其形也終其命也而況於其有服之親哉然而代天子立人道百王授受者禮樂政刑而已也故惇於中者禮樂之必棄刑政之必加又敢私於其宗族哉不幸而惇於中者出於公族聖人猶有三宥之心而有司之正不可奪也於是素服不舉樂不御正寢不常膳哭之如其倫之喪責其化之不逮於宗族也而無服者罪其忝祖而絕之也

長樂陳氏曰三宥而又追之與舜欲竊嘗醢而逃同意素服不舉爲之變與屏不帥者三日不舉同意無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三

服與屏不帥者終身不齒同意 廬陵胡氏曰有司又曰在辟以示後世臣執法宜堅其君用刑宜寬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春秋傳曰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

郝解獄成謂訊問得情罪不可解也獄獄辭於上也作樂盛饌曰舉宴謂變其飲食衣服居處之常如其倫之喪謂如親疏之倫贈賻禮奠之也但以其爲罪人雖當服亦不爲之服猶親哭者不忘親親也蓋王者奉天行政雖有親親之心不能枉天下之公雖有公室之法終不忍忘同本之愛至於罪大惡極猶

思三宥至有司之正不可奪人主之權不能庇其族然後見大公之心真有不得已焉耳殺之而又素服哭之如禮喪之仁至義盡豈哀矜之虛文也哉

說約以上十二節正宗族之禮所以教之也此二節施刑之禮蓋刑以弼教也細分之二節三節與六節朝廷之禮四節五節祭祀之禮七節喪服之禮八節燕會之禮九節軍旅之禮十節出疆之禮十一節訃告之禮十二節承問之禮十三十四節施刑之禮總皆正於公族者

纂訂公曰宥之下脫有司曰在辟公又曰宥之十字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重

新旨上節言致公族之刑此節追言將刑之事必盡赦宥之仁既刑之後不廢親喪之禮公族之人若犯於死罪則不殺於市朝而磔殺於甸人蓋甸人主郊野之官爲之隱其罪也其刑罪當纖刺剗割者亦鞠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但公族不加以官刑惡絕其類也獄既成矣有司則獻議於公其犯大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謂其不識也有司又曰在辟無赦公又曰宥之謂其過誤也有司又曰在辟無赦及三宥曰遺忘有司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念族屬之親又使人追

之曰雖然犯罪必於而赦之有司對曰獄已成無及也追者反而報命於公公衣素服不舉盛饌爲之變其常禮仍依其親疏倫類之喪有贈賻之禮而不爲弔服但爲位於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也

按前大辟小辟並言而未但言哭之只承大辟一邊則在小辟一句只帶言孔疏於在辟云云皆云在大辟是也古人爲之皆非虛爲套數有實心實事行乎其間有司與上有司罰之皆謂庶子恐不然此當作刑官說蓋庶子雖管公族之事而治獄當有專官反命使者反命當即行刑故接素服不舉云云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重

倫卽人倫之倫親疏遠近各有倫次也無服親哭之相形說言雖無服而猶必親哭之也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饌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廟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陳注此以下覆解前章庶子正公族以下諸事內親謂

親之故進之於內也明父子昭穆不可紊也體異姓體
說異姓之臣也崇德德之尊者爵必尊也尊賢惟賢者
能任事也上嗣繼祖者也故為尊祖之道服之輕重本
於嫡之親疏親疏之倫不可易奪也燕食主於親親以
齒相序所以達孝弟之道也親親施於生者宜有降殺
之等孝愛施於死者宜有深遠之思君臣之道以輕重
言議道則以貴賤言也

鄭注謂以宗族事會 體猶連結也 崇高也 官
各有能 上嗣祖之正統 紀猶事也 以至尊不
自異於親之列 殺差也 行主君父之象 以其

禮記詳說

卷六

文王世子

三

不敢以庶守君所重 以其貴者守貴賤者守賤上
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

孔疏此謂第三節中之下節賈明在上公族九條之
義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此覆釋前第一條言公
族所以朝於內朝者其內親也欲使親在其內故於
內朝也 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者此覆釋在上
第二條言宗族在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年以為齒
列者欲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 外朝以官體異
姓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三條也若族人在外朝則不
復計年各隨官為次者外朝主尊列不得以私恩為

異故雖族人悉以計爵為位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
為體也 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者覆釋上第

四條也所以在廟中行禮時不計年而以官爵列位
者爵以德序而廟中行禮時是先祖尊嚴之所主
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為位是崇高於有德也 宗
人授事以官為賢也者此覆釋廟中所以授事必隨
官序司徒奉牛之屬者官由賢能而興今欲尊崇此
賢故授事以表之也 登饌受爵則以上嗣尊祖之
道也者此覆釋所以登饌受爵用適子者大祭祀是
尊嚴於祖也適子是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

禮記詳說

卷六

文王世子

三

升饌尸饌是尊祖之道理也 喪紀以服之輕重為
序不奪人親也者此覆釋前第五條臣服君皆斬而
已又以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不計爵尊卑為次
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為序也 公與族
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於此者此覆釋前第六條公
所以降已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孝弟之道
通達於下也君尚有親而與族人燕則民有親屬者
豈得相背棄此孝弟之道達於下也 其次至殺也
者此覆釋族食之事近者食稠遠者食希每世降一
等是親親之殺也 戰則守於公廟孝愛之深也者

此覆釋前第七條公在軍戰伐之事而載遷主將行又使諸子官主守之者是爲孝愛情深故也載主將行示不自專是孝也使守而尊之是愛也乃是孝愛之深也 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者此覆釋所以遣適子守太廟適子是宗室之正太廟是祖之正用適子守太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 而君臣之道若矣者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若明也 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者此覆釋前諸父諸子諸孫守貴宮下室之事而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於貴貴者不相陵犯是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美

讓道達也

長樂劉氏曰自此至不剪其類也者皆作記者既載文王周公所行之法於前又以其意解釋厥義於後所以教後世之爲國嗣者必聽於庶子之治而服行其政令不敢挾貴而踰於禮不敢恃親而慢於德則文王之範不獨成於其身而又足以成其子孫於萬世繼繼承承而不泯也

嚴陵方氏曰體謂與之爲一體也與後言體百姓之體同 宗廟之中序爵以辨貴賤爵不踰德故謂之崇德序事以辨賢否故宗人授事以官謂之尊賢於

上文言獻受爵此止言爵以上見之也此篇解上文或此略而彼詳或此詳而彼略其義皆倣此 喪在彼也而我以禮數紀之謂之喪紀奪者對予之名不奪則予之使無失其爲親故也君與族燕以齒則不敢以君之位而加於父兄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 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爲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爲難故戰守於公禍所以爲孝愛之深凡君之宗皆謂之宗室則親親之意也正室又其正者也正室守太廟所以尊宗室而庶子之與異姓莫敢介焉且不疑於無君故曰君臣之道著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美

山陰陸氏曰辨此外朝公族蓋不與故周官內朝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 貴室徧護蓋多下室蓋寡故曰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鄭氏謂貴者守貴賤者守賤非

郝解此覆解上節之義明父子者齒莫先於父子舉其最重以明貴之不敵也體異姓者異姓一體不以公族分同異也崇德者爵尊則德盛也尊賢者序事

以辨賢也上嗣繼祖故爲尊祖服重者居前使主人自盡故爲不奪人親正室宗子爲族人所尊有君道焉庶文皆臣屬也故正室守太廟所以尊宗子明君臣也

心典此覆解前章正公族之禮各有其義也首三段解禮之行於朝者宗廟之中三段解禮之行於廟者喪紀一段解喪禮公與族燕二段解燕禮戰則一段解軍禮末二段解朝覲會同之禮內親謂進之於內而不疏也父子序昭穆要活看有父昭子穆亦有子昭而父穆者體異姓謂於異姓雜列時若論齒則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卑

異姓或列於後故於官者隆尊貴之體也須知此是倒裝句朝廷莫如爵全在以辨分爲主崇德只著尊位一邊勿泛以序爵混講尊賢只重任能一邊勿泛以辨賢混講尊祖之道尊先祖故重正嫡也不奪不可易奪也孝弟之道達與諸父齒而孝達與諸兄齒而弟達是推而達之之意親親之殺會數會疏因親疏也孝愛之極其致故曰深見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爲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爲難所以爲孝愛之深也尊宗室是申解正室就生者說自不必言君臣道著是申解守太廟兼生死爲是守太廟而族人不

與非若中臣輕之道著乎君臣勿作輕重當貼輕重字講守貴守下以賤讓貴不可以讓字作貴賤看

纂訂公族朝於內朝三節覆解前庶子正公族諸事而總結之於以見制禮之善內親句言公族有服屬之親與異姓不同故進之於內以親之此公族所以有內朝也明父子句蓋古制父爲昭則子爲穆父爲穆則子爲昭論爵則昭穆紊而父子不明惟論齒則昭與昭齒諸子不得進而與諸父齊班穆與穆齒諸父不得退而與諸子並列此所以明父子此內朝所以序齒也體異姓句朝廷莫如爵以辨分爲體貌若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卑

以族人咸在而序齒則賢者不尊故惟序官則族人

不以親近而常伸異姓不以疏遠而見屈是所以體貌異姓之臣也此外朝所以序官也崇德句德之尊者其爵必尊故以爵爲位有德者上所以崇之也此宗廟所以如外朝之位尊賢句宗廟之中有事爲祭惟賢者能任事故授事以官所以尊賢也口象祖者也上嗣繼祖者也舉重大之禮與尸獻酬屬繼體之人所以尊祖也不奪人親句以服之輕重爲序則重者得致情於所親不奪人之親也孝弟之道達句君臣而與父兄齒句序齒則上不敢並於諸父而孝道

達大不收先於諸兄而弟道達矣此皆所以親親也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孝愛之深句行主在軍而庶子守之者或慮損壞或防傾跌點污乃孝愛之深不以數遠哀也君臣之道著句嗣君為公族所宗故又曰宗室獨守太廟不與臣同所以尊君而君臣之道著矣諫道達句貴室貴以父兄守之下室賤以子弟守之則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讓之道達矣

按此節諸說皆大同小異然以與前文貼合為是內字有力內其親也明父子以昭穆看固通然恐其中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聖

實有父子同入者不可不知不奪人親依陳注以倫言謂不改易其親疏之倫不必作親愛之情孝弟達孝字貼父弟字貼兄守於公廟直是父主故見孝愛之深正室作世子講世子有君道於君臣之道著不費解若以卿大夫士之適子為正室君臣字終難貼不可夾太廟兼生死說讓道達謂子弟讓父兄以守貴故讓道得達也其無異說者略之

五廟之孫祖廟本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本絕而外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贈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

矣

陳注人君任官本無親疏之閒顧賢否何如耳親盡而賢亦必任之今親未盡而已在庶人之列是以其無能故賤之也族人喪君必敬謹其弔臨賻贈之禮者是皆和厝友愛族人之道也鄉方所向之方謂皆知趨禮教也

鄭注鄉方言知所鄉

孔疏此覆釋前第八條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之事所以必告必赴者君不以貴仍統於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聖

於庶人賤無能也此解既庶君有親何得為庶人者賤其無能也敬弔臨賻贈睦友之道也者此覆釋前宜弔不弔宜免不免及賻贈必有正焉之事言君敬重弔臨賻贈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者此合結須庶子官義也不待於第九條覆而先在第八結者第九是罪惡之事今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此結也偏理也言庶子官治則邦國治理也若邦國治理則天下之人皆知其所為之方矣嚴陵方氏曰知上所言皆庶子之官所治也庶子之

官以治內爲事凡治之序自內以及外而已故曰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也周官凡一邦國者諸侯之國也邦國有倫而眾不惑於道之所在故曰眾鄉方官方者道之方也

導衆官治且說庶子盡職邦國只指公族言鄉方方指百姓言庶子之官治則不惟公族之人人倫明於上而一國之眾亦趨禮教於下也通章治字內還主嚴一邊蓋公族易以恩勝故庶子宜以嚴治之耳纂司不忘親句言親屬未絕雖庶人而必告必赴不敬忘也幾無能句以其無能故仍賤在庶人之列不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四

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若其人賢則雖親盡亦必貴之睦友之道向族人有喪而君敬諸弔臨賻贈之禮乃和睦支愛族人之道也庶子之官治如前章宗廟朝廷及喪紀燕食諸禮一一條明使諸父諸子諸兄諸弟皆從嚴以治而無違此是官治邦國有倫只說人倫明於上意倫與方俱不離了父子之義長幼之序以次序言則曰倫以人所歸言則曰方一說邦國有倫尚未在人上說眾指公族言似狹俱推開去說爲是也

說約古者庶子之官至鄉方總結上數節之意言惟

庶子職治故教立而化行也治以職修言大意總上不過孝弟睦友子愛便了邦國是宗族之地有倫就官職上見即父子之義明長幼之序辨也眾以國人言鄉方歸化也通以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貫

新旨官治謂公族聽其治邦國以地言有倫指禮教明眾以人言鄉方指禮教行五廟之孫自始封以至五代之孫祖廟未毀雖位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以其無能故賤之也然有敬弔賻贈之禮者乃睦族友愛之道也凡此者皆庶子事也古者庶子之官設而公族聽其治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望

庶子得其職而邦國開各有倫紀而不亂邦國有倫而天下之眾皆嚮道矣有一不趨禮教者乎

按不忘親不忘其所親者也賤無能賤其無能也敬字有力弔臨賻前弔免賻賻照前賻贈加一敬字以見睦友之道友字作愛字看庶子之官治官字稍斷言有庶子之官以治公族或謂庶子之官得其理爲治亦通邦國有倫眾鄉方孔疏推開說或只以公族說公族即眾也眾不出邦國之中備之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庶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

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
也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必無宮刑之例而不赦者是不以私親而干犯有司
之正法也所以然者以立法無二制當與百姓一體斷
決也與猶前也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是不許國人見
而謀度言兄弟之過惡也刑已當罪而猶私喪之者以
骨肉之親雖陷刑戮無斷絕之理也受宮刑者絕生理
故謂之刑如木之朽腐無發生也此刑不及公族不
忍翦其生生之類耳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哭

鄭注犯猶干也術法也 翦割截也

孔疏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者此覆釋
前第九條也犯干也有司獄官也術法也公族之親
有罪公應宜放赦之而猶在五刑者國立有司之官
以法齊治一切今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干壞有司之
正法也 所以體百姓也者此解公所以不干有司
正法義也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
為一體不得獨有私也 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
弟也者此覆釋上致刑於甸人之事若異姓則刑之
於市此同姓刑於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哭

兄弟也 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
也者此覆釋上無服及公親哭之事所以不弔無服
哭於異姓之廟者為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
遠之也 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
絕也者覆釋上君為之素服為之變之事所以素服
居在外寢不在內又不聽樂為之變常者以其實是
已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私喪之者骨肉之親雖犯刑
戮無斷絕之理故也 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者
覆釋上公族無宮刑所以無宮刑者不可翦其同類
也上公族無宮刑在哭與素服之前此在哭與素服
之後此覆說刑殺之後君則哭之及素服支相連接
待其事終然後別釋公族無宮刑故在後也 公族
既無宮刑當髡去其髮故掌戮云髡者使守積鄭康
成注法云謂同族不宮者是也
嚴陵方氏曰有司以正行法故無貴賤親疏之間苟
以公族之故乃欲奸有司使獲免焉則法失其正矣
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刑於隱則
非與羣棄之矣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公族不止
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素服居外不聽樂則以
哀未忘也遠之者公義也哀未忘則有私愛存焉故

曰私喪之也夫有生所以傳類也而宮刑則無生之道焉故公族無宮刑

野江李氏曰掌囚王之同族者羣有爵者枉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由此觀之先王之制雖同族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為君者私其親也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殺是為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特為民也賞慶則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哭

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媿於下下不平於上豈適洽之道邪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以致於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為其有恥毋使人之見也

郝解公族有罪不得以親干有司之法正道也術道也所以一體庶姓無偏黨也刑於隱謂刑同族於甸師隱僻處古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刑於隱者不與國人謀其所親也

纂訂體百姓句言不因親而縱法以立法無二制當與百姓一體決斷也慮兄弟句謂不刑於市朝而誅

甸師屋舍之中周禮謂之屋誅恐國人謀度吾兄弟

之過惡故不令眾庶見也遠之句雖親哭而於異姓之廟為玷辱其祖故遠之也無絕也句言骨肉之親雖陷刑戮無斷絕之理也受宮刑則無生理故不以及公族不忍翦絕其生生之類也不以犯有司正術句常說作一句看一說公族之罪聽有司治而不敢犯蓋正法術也截開看亦通與百姓一體決斷不令百姓受公族之侵害也宮刑男子去勢去其陽也為奄女陶閉去其陰也為奚幽者陰也閉者塞也女子去其生本則幽閉矣一云腐刑如木之腐朽也開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哭

如禮疏之法俗謂去其子腸也

新旨此合上共十七節是一章覆解以前不盡相貼如內親賤無能則所重原不在此異姓膳宰又略而不及且公族之罪一條又補於結句之後此古人文字也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是則正其法術也所以體百姓謂法無二制當與百姓一體決斷也刑於甸人隱處者不許國人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者為有忝於祖故疏遠之也公素服居外耳不聽樂者私致其喪也所以然者以骨肉之親雖犯刑戮無絕之理故私喪之也公

族無宮刑示不忍窮其類也

導款庶子至類也十七節是一章首節是一章大旨
自其朝於公內至哭之是詳其事自公族至睦友之
道是覆解其義古者庶子四句是總結其意公族之
罪節又補上文解之所未盡者

按犯有司犯謂干犯是阻撓之意不是不令有司訊
問雖親所以相呼應謂雖親而不以阻撓有司之正
法乃所以與百姓一體斷之也正術也先著解則所
以字不緊隱即謂甸人不刑於市朝在隱僻處慮字
是謀度只是議論之意 素服居外云云 前經脫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六

文王世子

五

漏私喪之謂私爲之喪此句不著讀下文無絕正明
其義 庶子之職至此方完竊疑其太煩此或即今
宗人府之職而非今之所謂庶子也

禮記詳說卷六十六終

禮記詳說卷六十七

牟陽再觀祖輯撰

文王世子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
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陳注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
蓋警動眾聽使早至也凡物以初爲大末爲小故以大
昕爲初明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興舉秩常節禮
也卒事反命謂釋奠事畢復命於天子也

鄭注早昧爽擊鼓以召眾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一

大胥以鼓徵學士 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
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
觀禮耳非爲彼報也 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
孔疏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論天子視學必遂
養老之法則養老既畢乃命諸侯羣吏令養老之事
天子視學者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
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也 大昕鼓徵者謂視學之
晨大猶初也昕猶明也徵猶召也謂初始昕明擊鼓
以召學士所以警眾者初昕擊鼓警動眾人令早起
也 眾人既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

始至尊者體盤故也 天子既至乃命遣有司行此釋奠之事與舉也秩常也節禮也謂與舉尋常舊禮以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也 卒事謂終卒釋奠之事行事畢而反命於天子於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於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 經云大昕昕明也恐是盛明之時故云早昧爽之前凡物以初爲大以末爲小必知早昧爽者以云鼓徵眾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召學士則晚矣 秩常也釋詁文也云舉常禮祭先師先聖者此謂因大合樂之時在虞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二

庠之中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於其學之中又不祭先聖也云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者解天子不親釋奠之意所以視學者觀看有司行禮耳非是爲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於仲春季春仲秋而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者無常時雖無常時其大學也亦必養老焉文王世子天子視學以鼓徵眾序立以齒及天子至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於西學有司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此視學之大略也

長樂劉氏曰天子元子諸臣適子鄉遂賢能在王之大學修德習樂學舞其必於仲春合樂舞仲秋合樂聲者教之致其敬蓋有三義焉一爲元子將承祖考之祭祀必明於禮樂二爲將傳道於聖師必先竭其恭敬三爲天子視學必釋奠養老學士合舞以成其禮也聖人之政先齊其家既正后妃之德於內又正元子之德於外是故天子之大教以視學爲先務也嚴陵方氏曰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蓋教養之久然後可以視之故也天子視學必警眾所以奉至尊不可以不各致其敬故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講義學者養育人才之地也雖天子之尊必視學者所以教養人才不可不身親之也天子而身親之則勤知勤怠知懲業之精繇有所區別此視學之意也新裁首句提起視學爲始立教時天子至截行事虛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即所行之事 此節要得警眾意蓋人心不靜動雖以天子躬親化導之人未必以爲觀法之準必先鼓舞其精神使之勃勃向教方有益始立教也 反命有意在內先了天子視學重道之念而後可養老以化天下也 說約學指虞庠視學指始立學時說非卜禘視學之

謂觀祭先聖及始之養可見

新官行事卽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之事一說與秩節謂舉用幣合樂之常節亦通 古者天子卽羣天下之士而教之於學於是有視學之禮焉天子親臨視學士於虞庠之中未至時方大昕而擊鼓以徵召學士使早至也眾至然後天子乃至以至卑而奉至尊禮固如此天子乃命有司之官行釋奠之事而興常行之禮節以祭先師先聖焉有司於所行之事畢而復命於天子以禮節之行出於君命故也 心典未至則使學士豫待尊天子也既至則命有司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四

行事敬道藝也與秩節卽所謂行事祭先聖先師卽所謂興秩節共一事末句帶言

按行事與秩節祭先聖先師一串說是當未祭先聖先師未可便行他事也 下云東序講家以此學爲虞庠分說可從反命天子歸而明日乃適東序養老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陳注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始謂始初立學之時也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先老先世之爲三老五更者也三老五更各

一人羣老無定數蔡邕曰更當爲叟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未知是否然皆年老更事致仕者舊說取象三辰五星

鄭注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 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 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帝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賓必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五

孔疏若其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既視學畢則適之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於先世之老祀先老既畢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禮先老畢遂之於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 言始始立學也者以上文稱云始立學故以此始爲始立學若然始立學則之養老而尋常視學則不養老何得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然此云始之養也爲下釋奠於先老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於先老也

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於東序以爲周立三代之學又立周之大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故以東膠別也
三老五更各一人蔡邕以爲更字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非鄭義也今所不取云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稱但尊此老名特屬三老耳以其天子父兄所事故知致仕者知天子以父兄養之者以天子冕而總干而舞執醬而饋是父兄事也云取象三辰五星者三辰謂日月星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六

方辰星中央鎮星其三辰之星二十八宿及諸星也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按鄉飲酒注敷席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云羣老如眾賓必也者三老既如賓五更既如介故羣老如眾賓以其無文故云必也按鄉飲酒注席眾賓於賓之西南面各特焉是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視學至此言適東序則知所謂學者辟廡也辟廡時王之學也於時王之學祭先師先聖於先王之學習奠於先老隆殺之別也以其隆故曰視以其殺故曰適適則自此適彼而已設其席位

則老者欲安之故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而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

廬陵胡氏曰之往也往養老之處始初也鄭謂始立學非

郝解天子始往故曰始之養也養養老東序卽國學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七

東廡古三老之神主在焉先適東序釋奠於古之三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

新裁首句作頭釋奠句享先世之老也遂設句養當世之老也重養當世之老奠先老但因此而不忘古耳適東序重其事故於大學也釋奠欲令老法悖史之德行也是重德意且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亦以德爲上下初立虞庠天子既視學矣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然禮雖行於今而制實肇於古故以蘋藻之禮而釋奠於先世之老更焉釋奠既畢而養老之禮將行於是遂設三老之席於牖前南面

而爲賓五更之席於西階上東面而爲介設羣老之席於西階下南面而爲眾賓或尊或卑秩然有序禮於是乎可行矣

纂訂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三老爲賓五更爲介羣老爲眾賓設爲席位亦各以德爲上下三老席設於牖前南面五更席設於西階上東面羣老席設於西階下南面席以親設爲敬也老人者君之所取法先師先聖者又老人之所取法愛其道故敬其人也注中蔡邕云及舊說俱非 天子視學始之養也二節諸家皆謂始立學者蓋祖注疏而不加考究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八

也天子視學鄭無注孔疏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原無始立學之文也謂始立學者爲祭先聖也前章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孔疏甚明而此則天子不親有是禮乎視學既無始立學之文則養老之謂始立學及事畢反歸明日養老又何所典據乎鄭注凡大合樂必遂養老云養老者謂用其明日而引鄉飲酒鄉射之禮謂是養老之象類象類者非正文也世遠籍亡無微不信卽此一節消訛正繁今只該言凡天子視學養老之禮依文解之不必用始立學及明日等說然

始之養也四字終是不成文理疑有脫誤一云始初養老之時對下退字反字閱字看且於慎其終始始字相應覺大費力鄭注曰又之養老之處謂反命之後又往養老之地也差爲明順

按陳注用鄭說乃之東序云云則之當訓往然渾說作虛字看似亦可 三老五更席位乃是養老正意三辰五星之說不足信三辰中已有星而又云五星豈分經星緯星爲二而以三辰中之星專指緯星乎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九

陳注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省具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其歌詠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卽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是脩行孝養之道也

鄭注親視其所有 發詠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闌

孔疏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省視養老之珍具 省具既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聲發其歌詠以樂納之也 謂三老五更入而卽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脩行

孝養之道也 云發詠以大射之禮約之當納賓之節按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敵禮入門即奏肆夏故仲尼燕居云入門而縣興是也云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者謂迎老更就位主人乃退酌醴獻之也

嚴陵方氏曰饌者食也醴者酒也適饌省醴蓋互言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珍若八珍之屬凡可以養者莫不具焉故謂之珍具若王制以珍從是矣修之以孝養者謂執醬而饋執爵而醴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莫重於視學亦莫重於養老故老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十

更者爲其血氣既衰而養以佚之仁也飲食之珍具親執而奉之禮也憲行以善吾之行乞言以廣吾之聞智也父事之不疑其所謂父兄事之不疑其所謂兄義也有親者視之而興孝有兄者視之而興悌信也夫一舉養老之事眾皆知其德之備者以此而已蓋釋奠於先老所以明其不忘本也適饌省醴所以明其不敢慢也樂則清廟象武之頌所以示德與事也語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辨君與親也然詠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養老之樂始而發詠中而管舞卒而樂闋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

而不流也其所以命羣后羣吏反養老幼於東序者不過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以養之終之以仁而已古之君子必謹其終始如此而眾安得不喻之哉

馬氏曰三老五更者以其深知三德五事之意也亦不必數之三五也羣老者庶子之老也王制所謂庶老是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上貴老而民興孝故天子之於五更則以兄事之至於庶人之老其禮宜殺焉退脩之以孝養釋其適饌省醴之意也說者以爲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其說非也蓋設三老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十一

五更羣老之席位退而適饌省醴則所謂退脩之以孝養

金華應氏曰東序夏后氏之學名也此所云序則未必自爲一學也卽學宮之東序焉爾始立學者既釋菜而退償於東序諸侯學校之東序也天子亦始立學視學興秩節而始適東序天子學校之東序也鄭氏於此二者皆以爲自上庠而適東序夫東序在郊而東膠在國若自郊反國則驅馳甚矣以此約度之則東序亦在學中而已樂記祭義皆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則天子之所視者卽太學也大學之有東序

者蓋地道尊右神祀尚陰故宗廟之位皆以西爲上竊意夫西者廟宮之所存所以尊先聖先師也東者黃舍之所寓所以處國子俊造也今學宮亦然故立學釋菜則退儋於此而行一獻之禮視學釋菜則退儋於此而行一獻之儀視學卒事則設位於此而脩孝養之禮兩者皆曰退儋曰退脩蓋以廟宮爲尊故以黃舍爲退猶朝廷之進見而曰退也不特此爾春夏干戈秋冬羽籥於此而學焉凡祭與養老乞言之禮亦於此而學焉大司成之論說亦在是蓋東序之所容者廣不必若上庠瞽宗之各異其學也諸侯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士

學皆退儋於此則知東序不獨魯有之明堂位之言欲明魯禮之盛耳然則天子立四學者何歟曰大學卽辟雍也東序亦在其中推本而言之則序之名蓋實因乎夏兼虞商則爲三代之學矣又以周言則爲四學祭義云食老更於大學卽東序之養老也祀先賢於西學卽視學釋奠也月令之釋奠不曰先聖而專曰先師者先聖少而先賢多也此月令釋奠專曰先師也東序西學皆在大學而獨以大學爲三老五更之地者重其禮也亦恐黃舍廣而廟祀之未必及之東序釋奠先老猶今時祀於學之東偏蓋聖師在

西而先老在東也

新裁此王者一養老而見禮意之備意依後文作三事平看適饌總醴酒與珍具對此是一事蓋設席既畢天子親至陳饌之所省視養老醴酒及養老珍脩之具是下愛之以敬處發詠延進是一事遂字下補出作樂聲與發詠歌對講言天子省具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歌詠延進之是下行之以禮處退脩一句是一事老更入位西階下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蓋推吾孝親之心而致其養之道也是下脩之以孝養處俱在儀文上看出天子真心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士

來愛敬者實以愛心敬之也行禮者實以禮意行之也孝養者實以孝養之心爲脩飾也
心典孝養不在退字上在酌禮以獻上 孝養二字纏綿說不平

新旨設席既畢天子親至陳饌之所省視養老醴酒及珍羞之具焉省視既畢老更將入門天子出而迎之遂作樂聲發歌詠以延進之老更入在西階下天子乃退而酌酒以獻是行之以孝養之道也
按饌謂其所下醴珍皆是饌內事珍具現成說發詠以作樂言上節設位而未就位此處作樂以延進之

方行養老之禮退是行禮進退之退非退去之退脩孝養之道而養老之禮乃備獻醴則奉珍可知金華應氏所論東序與予見合此因下有愛之以敬云云故分三事其實只是一串意養父母方名爲孝此謂之孝養猶言以孝道養之也脩字直作行字看之以口氣方順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陳注反反席也老更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歌畢至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古

旅酬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也其所言說者皆是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集合清廟詩中所詠文王道德之音聲皆德之極致禮之大者也

鄭注反謂獻羶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

孔疏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羶老初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也云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者

謂既歌清廟之後則至旅酬之節語謂談說善道以

成就天子養老之義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者

所談說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尊卑上下之道理也

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致謂致極也

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合會清廟文王道德音

聲理之至極也禮之大者也言登歌清廟語說父

子君臣之道是禮之大者也知反就席乃席工於

西階上者約鄉飲酒禮文知之也鄉飲酒登歌之

後乃下管閒歌合樂之後樂正告云正歌備定本云

正歌云工歌備謨也工當爲正也云歌備而旅者按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古

鄉飲酒之禮告正歌備後作相爲司正賓取解酬主人主人酬眾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合於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解經合德音之致樂之所美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今於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歌清廟之意

新裁此言養老禮樂爲禮之大意成之也截登歌是天子事而語是老更事二項平看以成之只帶語一邊成者談說善道使養老之禮和樂不流燕安不亂也但此登歌合語處宜虛說些下二句方發明所歌

所語之義禮之大總頂 二項道莫大於人倫道德是禮之大大於人倫道德也 歌語二者有互發意老更之談說人倫都是天子以道德之音啟發他必他說得倫中一番意義出纔不負天子歌清廟的盛心上下以德倫相成就豈不是極大禮節 夫當老更反席天子命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老者之心歌既畢矣老更乃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所語者何言父子慈孝君臣仁忠長幼惠順之道理所歌者何皆集合清廟所詠文王肅雍道德極致之聲音是其語也關於人倫其歌也繫乎道德此二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七

事在養老中乃禮之至大者豈設席省醴發詠酌獻之末節可比哉

說約此與下節養老以義爲紀也作四截反字提起成之也分上是養老備歌語之禮下申其爲禮之大言倫禮之明有關於綱常德音之妙有補於身心非禮之末可比

心典言父子句應語以成合德音句應登歌末句總承道卽慈孝仁忠惠順是也致極致也蓋清廟乃詠文王肅雍雍雍之德是德音之極致而無以加者合則昭昭合矣

新旨歌清廟暢之以聲音也語道德申之以養禮也聲音以養耳義理以養心彼此交養養之至矣一說以父子等語合此德音之致作申看存之

纂訂致字指德音言文王之音皆爲德音而此詠文王之盛德極致而不可加合集合也一說合字不宜作集合之合解登歌清廟肅雍雍美文王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旅酬時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與此德音之致相合而無閒所謂以成也此說合字又一見解

按合德音之致當以所言之道與文王德音相合爲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七

有味若但說集合德音覺虛 語謂談說善道作文王世子所云合語解予謂養老卽乞言此所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正是乞言之禮益見乞言合語是一事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陳注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舞大武者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武頌言勝殷過劉維清不言征伐則象舞決非武舞矣注疏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

爲象維清象舞爲文王下管象爲武王其意蓋謂清廟與管象若皆爲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殊不知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此嚴氏之說足以正舊說之非故今從之大合眾以事謂大會眾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而樂之所感足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一說周道之四達以有神明相之周家之興起以世世修德皆可於樂中見之上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此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太

言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則先王養老之禮豈苟爲虛文而已哉

鄭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眾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爲用前歌後舞由清廟與武也

孔疏下管象舞大武者謂登歌之後笙入立於堂下象謂象武王代紂之樂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卽象也變文耳大合眾以事者眾謂大會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達有神

者謂歌舞其樂明達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者興謂發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眾前歌後舞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者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而上下之義行矣者既以此教上下眾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眾庶也按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故左傳云見舞象箛南箛必知此是武王伐紂樂者以上文云登歌清廟此云下管象下云正君臣之位上下之義故知此象爲武王樂在堂下也云師樂爲用前歌後舞者今文是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九

秦誓之文也登歌清廟下管象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得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

長樂陳氏曰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登歌清廟所以著其德下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其功而又大合學士以預其事則幽足以達有神明足以興有德也古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以禮樂相示而已以明非有德與事功者不可以當此然則養老而歌舞是者以其足以當之也樂所以達有神興有德則老者之道亦足以感神而作人矣養老必歌清廟下管象者以文王善養老

故也舞大武者以武王善繼志述事故也

嚴陵方氏曰匏竹在下管象以其示事故繼言大合眾以事神之爲道疑其難通故以達言之德之在人則愚其不作而已故以聖言之書言神人以和則樂之效固有如此者

馬氏曰文德之盛莫盛於文王而登歌清廟者所以發明賓主之德也象與大武皆武王代紂之樂也下管象所以詠其聲大武所以動其容而大合眾學士以行管象武舞之事所以達有神興有德也神者藏於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管象舞武以達之德者藏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壬

於人情之間而不可見則管象舞武以興之

郝解凡歌在堂上樂在堂下舞在堂前之庭下管堂下之音竹爲主象謂以管吹象舞之曲而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文王舞大武武王舞舞皆有歌周頌維清之詩象舞之歌也武詩武舞之歌也歌爲聲舞爲容詠文德而舞武功大合在學之眾人示以先王功德之事通達神明之情興揚祖宗之德君臣會於斯因行禮以正君臣之位貴賤合於斯因序立以辨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亦於養老行矣

新旨達興二字是作樂之義正字行字是行禮之義

清廟所以養其德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其功大合眾以興其事其感動如此一說貴賤指三

老五更羣老爲的夫樂不止升歌也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此象舞之曲文王文治之樂章也奏之備其聲也庭中舞大武之舞此大武之舞乃武王成功之樂也舞之備其容也聲容兼備大合眾學士以行養老之事則樂之所感足通達其本來清明之神氣而因以興起仁義禮智之德性也禮亦不止合語也天子南面老更北面正其君臣之位天子升自阼階老更降自西階正其貴賤之等夫君貴在上臣賤在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壬

下而上下之義不於此而行乎

新裁此先王養老樂之作也感人心禮之行也辨名分如此管象一句比升歌句進一步正君臣二句比既歌句進一步一是行禮一是作樂達神興德上下之義行正是作樂行禮之義也按神明屬知德性屬能達興字宜明俱以文音武舞貫不但感學士凡在其中者皆然達神興德不對達神是通徹其本來清明之氣而因以興起其仁義禮智之德性蓋德性原常呈躍於人心但爲私欲習染所錮蔽所以遏抑不興了今去其障礙而發達其虛靈則虛靈之中時

時是此仁義禮智之發端遞換交暢於胸中豈不是與有德曰有者以神與德皆吾心所固有也達與二字是樂中之義正字行字是禮中之義紀之以義者言樂之旨趣悠然深遠禮之天理截然嚴肅也搜義云二者皆紀之以義之事得旨但把達神與德與上下義行做禮樂之效便不是了此正是義如何是效心曲管舞在登歌後因歌不足以盡樂故及之而併言樂之感正位等在台語後因台語尚非躬行故及之而併言分之敘也

纂訂二有字作固有看一說神謂周家受命有神德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謂美文武有德不可從正君臣二句只就天子老更見

按達有神與有德俱照人說為切從文武說求深反晦正君臣二句亦只照天子老更說可也達是宣暢意興是鼓動意樂之所感足以宣暢人固有之精神鼓動人固有之德行也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

陳注闋終也此時畿內之諸侯及鄉遂之吏皆與禮席天子使其反國各行養老之禮是天子之仁恩始於一

處而終皆徧及也 馮氏曰石梁先生於此經塗去幼字今按疏有其義而鄭注無養幼之文疑是訛本攬入一字

鄭注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算樂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驪於邑是也孔疏闋終也謂養老之末無算樂之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於時諸侯及鄉遂之吏在此席王燕末乃告之令其養老幼也曰反養老幼於東序者此則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王所告諸侯之辭也令其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我於東序之禮也終之以仁也者謂仁恩王家恆自養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之以仁謂仁恩之心也此所告者謂無算樂以上云登歌清廟次下管象此云告以樂闋下即云王乃命諸侯反養老是燕末之事故知樂闋者謂無算樂也經云乃命公侯伯子男又云及羣吏諸侯既為畿外故知羣吏為畿內鄉遂之官也云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者此是王命諸侯羣吏使之養老如此禮謂如王家於東序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云孝經說

以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云諸侯歸各帥於國者諸侯還歸帥行於國云大夫勤於朝者大夫勤力行之於朝云州里驩於邑者州長里宰之官希驪慕仰行之於邑是也謂此在下奉行在上之事也

長樂陳氏曰言養老而不及幼及命諸侯羣吏則兼幼言之者耆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然其所重特老者而已

新裁舉樂闋是養老之禮畢也王命圻內諸侯及鄉遂之吏反國行養老之禮於各東序之中是天子仁恩始於一處東序之中而終則遍及於畿內鄉遂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地矣故曰終之以仁也幼字宜作衍文天子養老之襟懷至此大暢故曰仁幼字不作衍文亦可蓋因養老而及撫恤孤幼之恩見孝悌慈之政一舉俱舉也

新旨終之以仁有廣愛意在恩惠遍及上說須知告樂闋即是告禮終處有司告天子以樂終王乃命圻內之公侯伯子男及鄉遂之羣吏曰爾等反國當養老於東序之中是天子既仁其養之所及又仁其養之所不及終之以仁恩也

纂訂諸侯固有東序而羣吏樂以東序言者鄉遂各

家塾黨序而言東序以該之也

郝解三老五更之名不見於詩書鄭謂爲老人之更事者也三象三辰五象五星蓋後世緯緯之說孟子云所謂善養老者制民田里教民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今之諸侯有善養老者仁人以爲己歸矣然則養老之事當世已有行之孟氏弗善也東漢行之而仁讓之效終不復覩師古不以迹好禮不以文也此節所述文義闕略亦非古人之舊章矣

按帶幼字亦說得通然玩上文畢竟不添幼字爲是只作衍文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兗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陳注虞夏商周皆有養老之禮後王養老亦皆記序前代之事也人道莫大於孝弟慮之以大者謂謀慮此孝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愛敬省具之事行禮親迎肅之也孝養獻醴也紀義既歌而語也終仁令侯國行之也一事之中人皆知其眾德之全備者以其慎終如始也如此則眾安得不喻曉乎養老之禮行於學又因終始

之義故引說命以結之也

鄭注謂先本於孝弟之道 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

謂親迎之如見父兄 謂親獻之薦之 謂既歌

而語之 謂又以命諸侯歸於國復自行之 言其

爲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 兌當爲

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之所作典常也念

事之終始常於學禮義之府

孔疏此亦是第四節中之下節覆說養老而在下眾

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

備者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眾皆知其在上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道德備具其備具者則上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

以禮之屬是也 大事謂養老初則慮之以大是慎

其始末則終之以仁是慎其終也而眾安得不喻焉

聖人養老既慎其本末始終一一露見盡以示眾庶

而眾何得不曉喻焉言眾皆曉喻養老之德也 兌

命尚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傳說所作錄記者既美養

老終始而眾得曉喻是由學而來故引兌命學爲可

重之事以結之云念終始者言人君念錄事之終始

常在於學中念之以學爲禮義之府故聖人於中而

行養老之禮是念終始常於學也

嚴陵方氏曰養老之禮所以廣孝也而人之行莫大

於孝此慮之以大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此愛

之以敬也發詠登歌合語下管此行之以禮也適饌

省醴珍具此脩之以孝養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

此紀之以義也命公侯而下各歸而有所養焉此終

之以仁也 德之備則以能謹其終始故也說命而

名曰兌命者猶小雅謂之宵雅歟

馬氏曰慮者慮於中而行於外書曰弗慮胡獲莫非

慮也而慮有大小慮之以大者孝悌仁之本也孝悌

所以示其愛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故愛之以敬所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行敬之情而曲致者存乎禮行之不以禮則直情徑

行戎狄之道也行之以禮則無所不盡而養之不可

以無其具故脩之以孝養自慮之以大推而至於脩

之以孝養則君臣又嫌於不分故紀之以義紀者眾

目之總也紀散則眾亂故以義定上下之分紀之以

義所以致其尊而亦不可以不致其親故又終之以

仁慮之以大者仁之本終之以仁者仁之成君子始

終之所依者仁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此篇皆聖人所記故纂者其言如此紀

之以義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蓋方父事三老兄事

五更祖而制牲總干而立雖曰以教諸侯之弟然非所以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是故至是而燕更紀之以義經曰道並行而不相悖此之謂也夫紀之以義矣猶不敢違仁且命之曰反養老於東序纂禮者所以贊明之也揚子曰聖人得書之體若是者近之矣夫禮非聖人制之不能盡非聖人記之不能悉前有聖人作焉後有聖人述焉此道之所以明而不闇發而不鬱也

石林葉氏曰先賢有道德而釋奠以祭之所以致愛於死者也其行可憲其言可飭則設其席位以尊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无

所以致諒於生者也皆敬之至也此所以愛之以敬也三老則三公致仕者其爵位尊矣故以父事之則不疑於父五更卿大夫致仕者其爵位差矣故以兄事之則不疑於兄此所謂行之以禮也飲以養賜食以養陰饌則食也醴則飲也適饌省醴其珍具矣故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以樂侑食此所謂脩之以孝養也文王功成於清廟而爲受命之始則歌於堂上武王功成於大武而爲受命之終則舞於堂下此所謂紀之以義也自大昕鼓以警衆而至於舞大武則禮終而樂闋國子俊造得以觀於中侯伯子

男得以帥於外而猶以爲未喻也故命百官反養老幼於東序此所謂終之以仁也義也孝也禮也敬也皆出於禮樂一視學而盡舉之則所謂慮之以大也郝解記事謂記其事以爲法慮之以大欲以孝弟達之天下愛之以敬謂愛不忘敬釋奠設席是也行之以禮登歌合語之禮也脩之以孝養適饌省具也紀之以義正位辨等也終之以仁樂闋命諸侯也始謂孝弟發於慮終謂教化行於天下慎謂愛敬禮養仁義皆本諸孝弟之心謹而行之眾莫不喻曉矣新裁首二句作頭爲愛之以敬五句之總以仁裁上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无

是德之備也古之人一舉事二句言人之知也古之君子以下言其慎終如始而原人之所以知也引兌命只證終始之義全重一慎字古之人古之君子卽經之聖人注之後王也此章專重慮之以大一言先王以此事謀之心曰非此無以教天下之孝弟非身體諸德之實無以行此大道慮所以慎也蓋慎不過慎此禮節慮則思及所以當慎的源頭此是人性中第一件道理發他此一段真性起來則孝弟之教自人人行之而不覺矣要人行先要人知聖人行此禮正要使人人知得此爲大道而聖人慮之極周所

以一事而諸善悉備到眾喻的地步聖人養老之心始快足 彼養老之禮始於前王聖人記其事而脩舉之也以人道莫大於孝弟故謀慮之於心而推廣此大道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也其行之也省具而愛之以敬也肅入而行之以禮也獻醴而脩之以孝養也既歌而語而義爲之維也侯國通行而仁恩之遍及也若此者古之人亦自舉其養老之禮耳而眾皆知爲愛敬爲行禮爲孝養爲仁義焉此豈無其故哉蓋養老之禮至大事也古之君子舉之也不惟省具親迎獻醴合語而慎於其始又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且命及羣臣養於東序而慎於其終故眾人之得於觀感者咸知其爲敬爲禮爲孝爲義爲仁也安得有不能喻者乎夫眾知其德之備皆由古人之始終如此則養老之行於學有以致其慎矣聖之克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即養老於學慎其終之謂乎心典慮字重暗與慎字相照映聖人古之人古之君子只一人記事與舉事與大事只養老一事特變文耳慮大是方行之時其意如此至行是禮也則愛之云云總是孝弟之道愛以敬謂以敬行其愛也行以禮謂親迎以肅之也脩以孝養謂酌獻醴而脩養老

之孝也紀以義謂以義網維之而防其流也終以仁謂以仁徧及之而終其養老之事也德備即慮大六句慎比德備進一步

按此節分繳上文諸說不一今只依陳注爲說以歸畫一 記事謂脩舉養老之事慮之以大句虛愛之以敬五句方於上文分貼德之備可不兼慮之以大只以五句爲說喻只是曉然於養老之事而心悅誠服不必說開 引兗命借義學字作學宮看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

陳注世子之記古者教世子之禮篇也不滿容不能充其儀觀之美也此節約言以見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異於常人也文王朝王季日三此朝夕而已文王行不能正履此色憂而已 石梁王氏曰古世子之禮亡此餘其記之一節小戴以附篇末

鄭注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爲世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 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 孔疏此第五節也以文王爲世子是聖人之法也不

可以爲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也

郝解世子之記重述所聞也禮書篇終多繫以記蓋記前文所未備申明凡爲世子者之禮或謂古有是禮文王行之然聖人亦章句之儒邪不滿容者憂之貌滿充也面色喜則充滿憂則消削

新旨到末又記此一篇見此爲世子問安視膳養疾之常儀而文武所行發於天性本於至德自有超出尋常萬萬者世子之記曰爲世子之禮朝夕至於親大寢之門外問於小臣內豎曰今日親身之安否何如內豎應曰身體安康世子乃有喜心見於顏色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其親有不安之時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則憂心見於顏色不能充滿其容觀之美迨內豎言復初然後世子亦復初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之而養

陳注羞品味也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命膳宰卽篇首所命之言也養疾者衣齊玄之服卽齊時所著玄冠緇布衣裳則貴賤異制謂之玄端服也

鄭注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親猶自己也養疾者玄玄冠玄端也

孔疏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者內豎旣言有疾則世子親自齊戒衣玄冠玄端而養也

郝解問所膳羞問宰人所進之品味必知所進謂知親所嗜也命膳宰卽篇首命末有原也齊玄齊則衣玄卽夏后氏之燕衣也君有疾世子齊而玄端親供養也

新旨世子朝夕之進膳於親也必察視寒煖之節欲其適宜也食下而退則問所膳之多寡如有品味之差也必知親之所食命膳宰勿以所食之餘再進然後退此視膳之禮也若內豎言其親有疾則世子衣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齊衣之服著玄冠之冠而侍養焉此養疾之禮也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

陳注善猶多也不能飽以視武王之亦一亦再又異矣此篇首言文王武王爲世子之事故篇終舉記之言以終之云

嚴陵方氏曰文武之所爲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則中人之行而已聖人之制行不以己豈一以文武之道責於人哉故錄世子之記於篇末從使後人可跂而及也所謂色憂不滿容者蓋見乎色者旣作則動

乎容者亦隨之矣喜之類爲陽憂之類爲陰陽饒而陰乏故憂則容不滿也玉藻所謂親瘠色容不盛是矣齊玄而養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致齊不齊故也服玄則以陰幽思故也然則言不說冠帶而養則齊玄可知言一飯再飯則藥必親嘗可知

山陰陸氏曰朝夕至於大寢門外不言又愈難矣內豎曰今日安據今而已乃有喜色薄乎云爾據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安通於後乃喜深矣復初變膳言初亦言之法羞必知所進羞始而已文王顧末精矣諸然後退爾亦以此不言醫師之藥而言疾之藥著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其疾之藥也

郝解嘗饌善謂加餐也復初謂疾愈復常也

新旨大抵世子之爲人子於膳宰所進之饌必敬以視之親有疾飲藥必親以嘗之見親嘗饌之品物多則世子亦能食嘗饌之品味寡則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親能復其初時所饌之物然後世子亦復初

按此三節與首相應非重出也此世子之常禮錄於篇末以見文武之聖有過於常人處而世子但依此行未爲失禮 嘗饌善實謂親之食物多少上親嘗自嘗也嘗饌親之食也 此篇文法頗錯雜兼有脫

簡疑傳者有誤

禮記詳說

卷六十七

文王世子

三

禮記詳說卷六十七終

禮記詳說卷六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禮運第九

陳注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間有格言而篇首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

孔疏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不以子游爲篇目者以曾子問篇之類既煩雜不可以一理目篇子游所問唯論禮之運轉之事故以禮運爲標目耳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一

張子曰禮運本是一片段文字混混然一大意須是據大體而觀之乃能見若字字句句細碎求之必不能得嘗觀禮運有時混混然若身在太虛中意思弘大然不能得久不惟禮運要作一大意觀之如中庸儒行亦當如是或謂間有害處據大體觀之自是大片段文字以己心難包管盡他意如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卽堯舜之世實求此物則安得也但言其志和可致不必須有此

長樂陳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禮器言禮之器則

禮運言禮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行於萬物者道也載道而行者禮也帝王盛時以義起禮驅騁而轉徙未嘗息故其經世之迹不能無異其軌轍焉於是則有大小之別同異之名矣此篇所言乃其義也

郝解禮數升降有古今聖人制作有妙用之謂運運者言乎其不可見者也自文王世子前諸篇多載古禮此與下篇極言因應變通自然無文之旨有精義有名言其出入之過或浸淫於老莊而文辭浩瀚不似聖人典要之言讀者不可不辨也通篇皆爲夫子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二

與子游語篇首至小康夫子爲道不行發歎言偃復問至天下國家可得而正明禮之用急又言偃復問至禮之大成明禮所由起孔子曰嗚呼哀哉至末明所以歎息之意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水之逮也而有志焉

陳注蜡禮詳見郊特牲篇孔子在魯與爲魯國蜡祭之官畢事而遊息於觀上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也喟然歎聲也所以歎魯

者或祭事之失禮或因暗舊章而思古也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問所以歎之故夫子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之盛我今雖未得及見此世之盛而有志於三代英賢之所爲也此亦夢見周公之意 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小康有老氏意而注又引以實之且謂禮爲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所謂孔子曰記者爲之辭也

鄭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 觀闕也孔子見魯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三

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睹象魏舊章之處感而歎之言偃孔子弟子子游 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爲其大切廣言之

孔疏皇氏云從昔者仲尼以下至於篇末此爲四段自初至是謂小康爲第一明孔子爲禮不行而致發歎發歎所以最初者凡說事必須因漸故先發歎後使弟子因而怪問則因問以答也又自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至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爲第二明須禮之急前所歎之意正在禮急故以禮急次之也

又自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此禮之大成也爲第三明禮之所起前既言禮急急則宜知所起之義也又自孔子曰嗚呼哀哉訖篇末爲第四更正明孔子歎意也以前始發未得自歎意而言偃有問卽隨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備述所懷也今此第一段明孔子發歎遂論五帝三王道德優劣之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者謂仲尼與於蜡祭之賓也事畢者謂蜡祭畢了 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皇氏云登遊於觀之上熊氏云謂遊目看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者喟是歎之形貌言口輔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四

喟然而爲歎也 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郊特牲文十二月者據周言之若以夏正言之則十月以殷言之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云亦祭宗廟者以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以臘先祖故云亦祭宗廟總而言之謂之爲蜡若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故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總而言之故祭宗廟而云與於蜡賓也廣雅云夏曰清祀以清絜祭祀殷曰嘉平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善成就而報功其蜡與臘名已

具於上知此蜡是祭宗廟者以下云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者以其與蜡祭故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爲榮故雖臣亦稱賓也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縣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爲雙熊氏得焉按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按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五

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縣法象魏魏巍也其處魏巍高大云感而歎之者一感魯君之失禮二感舊章廢棄故爲歎也作記者言其所歎之由又言其所歎之事故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蓋者謙爲疑辭不即指正也於時言假在側而問之曰君子何歎言歎恨何事不云孔子而云君子者以論語云君子坦蕩蕩不應有歎也故云君子何歎孔子既見子游所問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太切故廣言五帝以下及三王盛衰之事此一經孔子自序雖不及見前代而有志記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六

之書披覽可知自大道之行至是謂大同論五帝之善自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論三王之後今此經云大道之行也謂廣言大道之行五帝時也與三代之英者英謂英異并與夏商周三代英異之主若禹湯文武等三代之事而有志記之書焉披覽此書向可知嚴陵方氏曰助祭者必有飲食以勞之故謂之賓焉文王世子於釋菜言退饋者以此蔣氏君實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蜡故記禮之君

子首以夫子蜡賓之歎而發諸禮運之篇考之於經蜡之始末郊特牲論之詳矣夫子又嘗與子貢言蜡則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賜之所知何哉其可知者蜡之祭也其不可知者古先聖王之遺風餘澤也古者上下之間勢位未隔文法未備而歲時蜡禮之講終以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示情之意見於祈祝禱禮之閒勞來觀象之際仁之至義之盡粵自王政而不修而典禮在魯者望魯之意謂其一變而至於道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賓畢事之後出爲觀上之遊

喟然爲之太息記者紀其所歎在魯不知魯之爲蜡其能盡存於古否乎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發蜡之旨微矣聖人傷古治之不復因蜡禮而有見不有假也爲之發問則何以窮夫子感歎之機夫既以常者之事爲大同而指三代爲小康矣而均曰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何哉此有以見聖人思欲還上古之風而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故其下歷歷言之

講義夫蜡之祭爲仁之至義之盡先王報祭之禮爲重且有休老勞農之事孔子既與蜡賓而觀之以知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七

當時雖足以得古之禮而末足以得古人爲禮之意此大道所以未行也故孔子喟然而歎魯焉

道寡首節魯也截注中歎魯二句總是傷今思古之意大道句以君言三代句以臣言臣未逮兼上二句

有志只指三代之英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之意

新裁此夫子因寓發歎無非爲天下之心蓋傷今思古也大道以下示儆以發歎之故此孔子實以周公自任了見當時周家事體如此欲爲周公以回西周之盛而工夫自謹禮上做起蓋周公制禮作樂以維持周家數百年之運孔子不敢以制作自住而思

謹禮以續姬公之制作一謹禮則治道都完了未逮有志謂氣化出於天不可強必人事出於人或可挽回也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上古君道無爲之盛也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者中古臣道有爲之盛也言帝者世遠王者迹熄帝世王臣皆未得及見其盛矣而竊有志於三代英賢之爲也以大道之行未可遽復而三代之英猶有可爲故耳然亦以臣道自居也欲以是興魯而不遂所以歎也新旨歸重在三代上正是答所以發歎之故昔者仲尼與爲魯國蜡祭之賓事畢而遊息於觀上不覺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八

形於慨歎或因祭祀之失禮或因睹舊章而思古蓋歎魯也時言偃在側而問所歎之故夫子有難於言者故但告之曰昔者大道之行垂拱無爲而運於穆之化與夫三代之英制作悉備而著不世之功此皆得時行道之盛也我生也晚大道之行固不得一經於目與夫三代之英又未嘗親接其人然而志之所存猶欲媲美於英賢之所爲則雖不得復興乎大道庶幾挽東周而爲夏商之治挽春秋而爲文武之世可也今魯事日非有志莫遂吾安得無歎哉請太煩無含著姑備之

按歎魯因蜡祭失禮意淺當從睹舊章而思古以與

下文三代章縮合 舊說大道以五帝言三代以三

王言志爲記志之書陳注已屏之不用不必復論

石梁王氏說好當細玩方不昧於所從

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陳注天下爲公言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孫而與天下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九

之賢聖公共之如堯舜禹授禹但有賢能可選即授之矣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修爲者和睦是以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得歸于良奧之家貨財民生所資以爲用者若棄捐於地而不以時收貯則廢壞而無用所以惡其棄於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貯以資世用者足矣不必其擅利而私藏於己也世間之事未有不勞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詐共事則欲逸己而勞人不肯盡力此所以惡其不出於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

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力而獨營己事也風俗如此是以姦邪之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滅而不起暮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豈非公道大同之世乎一說外戶者戶設於外而閉之向內也

鄭注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 孝慈之道廣也 無匱乏也 分猶職也 皆得良奧之家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之教也 尙辭讓之故也 禦風氣而已 同猶和也平也

孔疏既云見其遺記此以下說記中之事故此先明五帝時也 天下爲公謂天子位也爲公謂揖讓而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十

授聖而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 選賢與能者舉明不私傳天位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 鄭注卿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十六相八元謂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攄八愷謂蒼舒隤敫檇賊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也 講信脩睦者講談說也信不欺也脩習睦親也世消無欺談說輒有信也故哀公問周禮云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也又凡所行習皆親睦也 君既無私言信行睦故人法

之而不獨親已親不獨子已子 既四海如一無所
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瞻養終其餘年也 壯謂
年齒盛壯者也所用謂不愛其力以奉老幼也亦重
任分輕任并斑白者不提挈是也 無所獨子故天
下之幼皆獲養長以成人也 矜寡孤獨廢疾者皆
有所養者壯不愛力故四者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
養也 分職也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
分也 女謂嫁爲歸君上有道不爲失時故有歸也
若失時者則詩衛女淫奔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是失時也故注云皆得良與之家 貨謂財貨也既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十一

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若人不收錄棄擲山林則
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各收寶而藏之是惡棄地耳
非是藏之爲己有乏者便與也 力謂爲事用力言
凡所事不憚劬勞而各竭筋力者正是惡於相欺惜
力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瞻故云不必爲己也
興起也夫謀之所起本爲鄙詐今既天下一心如親
如子故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起也 有乏輒與則盜
竊焉施有能必位則亂賊何起作也 扉從外聞也
不閉者不用闔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
竊亂賊則戶無俟於閉也但爲風塵入寢故設扉耳

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 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禪位授聖是堯授舜也不家之者謂不以天位爲己
家之有授子也天位尙不爲己有諸侯公卿大夫之
位灼然與天下共之故選賢與能也已子不才可舍
子立他人之子則廢朱均而禪舜禹是也 以經云
力惡其不出於身欲得身出氣力是勞事無憚也憚
難也謂不難勞事云施無吝心者經云不必藏於己
財貨欲得施散是無吝惜之心先釋力然後釋財便
文無義例也

嚴陵方氏曰選言擇之而進與言待之而舉有諸己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十二

之謂信交相親之謂睦信與睦人皆有之然有諸己
者患其隱而已故講之使明交相親者患其壞而已
故脩之使著廢疾瘖聵跛躄之類所謂皆有常餘各
以其器食之是也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以入逆天
也故貨棄於地爲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效是因入
成事也故力不出於身爲可惡取非其有謂之盜伺
閒而發謂之竊絕理謂之亂毀則謂之賊
馬氏曰信者在中之誠講之者使之以信相考也睦
者在內之和脩之者使之以睦相守也男有分女有
歸言使之各得其所也有所厚有所薄有所貧有所

各則機心作於內而盜竊亂賊興於外無所厚無所薄無所貪無所吝則機心盜賊兩皆泯矣如此然後外戶可以不閉而天下如是一也

蔣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居上者恬於勢位而不以爲樂在下者安於困貧而不以爲尤是以德化自行而防範不立情意易通而機巧不生故位以賢能而任非有所私而立之也人以信睦爲交非制之使從也推而至於耆老幼壯鰥寡孤獨之人交相養於天地之間而不見其病男自然而有分女自然而有歸貨惡其棄於地而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而已是豈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三

有一毫相攘相軋之習哉凡若此者非聖人用力而致之也故揚而舉之於大同之時惟帝者之事足以當之

延平周氏曰以大道既隱爲三代則大道之行爲堯舜然大道之行以天下爲公亦非不以天下爲家大道之隱以天下爲家亦非不以天下爲公故孟子以爲其義一也又豈足爲時之厚薄哉蓋各親其親不獨親其親各子其子不獨子其子者二帝三王之所同也

新裁選賢與能卽是天下爲公故人不獨自爲己皆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古

是講信脩睦總是風俗之厚處大同同字正大道之行的行字中間使字非著力字乃下之人自相使也大道之行何如天下者賢能之天下也則選天下之賢能以授之惟其公而已上之人既公故在下者亦公所講習者誠信而狡詐不生所脩爲者和睦而乖爭不作故當時信睦之人親吾親以及人之親而孝達焉子吾子以及人之子而慈達焉使老者得養而有所終壯者才德見庸而有所用幼者天性生全而有所長至於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各有土農工商之職女各歸於良與之家貨所以資用彼時

特惡其棄於地耳不必私藏於己公其利而與天下共之也力所以任事彼時特惡其不出於身耳不必獨營己事公其力而與天下共之也風俗之厚如此是以邪謀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不閉此之謂大同之世也此吾所以不能忘情也

纂訂大道之行道之自行卽禮也天下爲公二句須一申看如廢家均而用舜禹是也與能與字猶及也一說選賢與兩字平看講脩睦注作當時之人說一說俱是在上者事至下露出箇人字來方說到眾人上去但通老有終至不必爲己皆從講脩睦來君既無私故

人法之中間使字乃下之人自相使也壯有所用謂無所以鑿亂其情性而才充德立人人得盡其用也有分如男子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分也有歸如女子嫁不失時各得其所也惡字不必字要活看蓋不獨親不獨子則有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象凡財力皆吾一家一人也即推以與人且不知爲我之惠舍以從人且不知爲我之勞而烏知自私也乎是故謀閉三句承風俗來上恬下熙庶土皆然故曰大同總結一句正與首句相呼應

說約謂信脩睦乃不獨親其親二句之本老有所終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五

至有歸又是不獨親親二句之推貨力二句又是一事總講信脩睦所致者

心典此節毫無安排維持禮字總入不上

按此大道之行指五帝言據本文只是堯舜如此若羲農黃帝未必然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是一事只是傳賢意舊說天子天下爲公而於諸侯選賢與能今不用講信脩睦自是承上意而天下之人皆講之脩之惟其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不獨子惟不獨親不獨子因之能使老有終云云使字直趕至女有歸方住貨力亦承不獨親不獨子來另是一意然皆講

信脩睦之所致也是故總承謀謂邪謀盜竊輕亂賊重上言風俗淳厚末言天下太平而以大同二字結之大同是大公無我意時講此節入不上禮字爲避下謹於禮也予謂講信脩睦而獨不知禮字乎况堯舜之世禮樂刑政無一不備而何得五帝之世用不著禮也堯舜之世禮字易從至三代之時人多背禮非大加防維不可當作如此分別耳

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入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六

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爲殛是爲小康

陳注天下爲家以天下爲私家之物而傳子孫也大人天子諸侯也父子相傳爲世兄弟相傳爲及紀綱紀也賢勇知以勇知爲賢也涿鹿之戰有苗之征兵非由後王起也謂兵由此起舉湯武之事言之耳著明也考成也刑仁謂法則仁愛之道講讓講說遜讓之道示民有常言六君子謹禮而行著義以下五事示民爲常法也

在執居王者之勢位也言爲天下之君而不以禮行此五事則天下之人以爲殃民之主而其廢黜之也此謂小小安康之世不如大道大同之世也 陳氏曰禮家謂太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故言大道爲公之世不規規於禮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大約出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

鄭注隱猶去也 傳位於子 俗狹嗇 亂賊繁多爲此以服之也大人諸侯也 以其違大道敦樸之本也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 考成也刑猶則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七

黷執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 康安也大遭之人以禮於忠信爲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

孔疏前明五帝已竟此明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隱去也干戈攻伐各私其親是大道去也 天下爲家者父傳天位與子是用天下爲家也禹爲其始也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君以天位爲家故四海各親親而子子也 貨力爲己者藏貨爲身出力贍己 大人謂諸侯也世及諸侯傳位自與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

則兄傳與弟也以此爲禮也然五帝猶行德不以爲禮三王行爲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爲禮也城郭溝池以爲固者城內城郭外城也溝池城之塹既私位獨傳則更相爭奪所以爲此城郭溝池以自衛固也 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爲紀而三王則用禮義爲紀也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者緣此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爲此以下諸事之紀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云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言睦夫婦異姓故言和謂親迎合卷之事 以設制度者又用禮義設爲宮室衣服車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大

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也 以立田里者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 以賢勇知者賢猶崇重也既盜賊並作故須勇也更相欺妄故須知也所以勇知之士皆被崇重也 以功爲己者立功起事不爲他人也 故姦詐之謀用是貨力爲己而興作而戰爭之兵由此貨力爲己而發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者以其時謀作兵起遞相爭戰禹湯等能以禮義成治故云由此其選由用也此謂禮義也用此禮義教化其爲三王中之英選也 言此聖賢六人皆謹慎於禮以行下五事

也 以著其義者此以下皆謹禮之事也著明也義宜也民有失所則用禮義裁斷之使得其宜也 考成也民有相欺則用禮成之使信也 著亦明也過罪也民有罪則用禮以昭明之也 刑仁者刑則也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爲則也 講讓者民有爭奪者用禮與民講說之使推讓也 示民有常者以禮行上五德是示見民下爲常法也然此五德卽仁義禮知信也能明有罪是知也能講推讓卽是禮也 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爲殃者由用也去罪退之殃禍惡也若爲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九

者雖在貴執位而眾人必以爲禍惡其以罪黜退之 康安也行禮自衛乃得不去執位及不爲眾所殃而比大道爲劣故曰小康也 以三王之時教令稠數徵責繁多在下不堪其弊則致如此然謂謀作兵起也按史記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尙書舜征有苗則五帝有兵今此三王之時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設久矣但上代之時用之希少時有所用故雖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時每事須兵兵起煩數故云兵由此起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大道之行則知大道隱之爲廢此

言大道既隱則知大道行之爲明矣前言天下爲公則以興賢故也故繼言選賢與能此言天下爲家則以興子故也故繼言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焉大人世以爲禮則各子其子故也及以爲禮則各親其親故也大人止謂有位者與說大人則藐之之言同道大而有變則爲之綱者道也禮義小而有常故以爲紀焉道之綱則君臣固有義矣父子固有親矣兄弟固有序矣夫婦固有別矣及以禮義爲紀則因其義而正之因其親而篤之因其序而睦之因其別而和之故曰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功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十

爲己則致力以興事者各自營故也禮義之紀如此所以治人之道悉矣則機心不能無作爭端不能不起故曰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馬氏曰以大道之行而方之大道之隱固甚於天地之殊也竊嘗言之天下爲公天下爲家傳於賢傳於子皆天之所與非人力之所能爲也五帝三王何與焉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則近於墨矣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近於楊矣聖人豈楊墨之道乎老有所終至廢疾有所養三王未始不同也以正君臣至以功爲己五帝之時莫不行也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

而不作三王之盛時莫不胥然謀用是作則兵由此起五帝以來亦未始不如此也由是而考之則記者之言妄歟嘗聞之師曰方周之衰文之滅質也久矣天下之人溺於人偽喪其天真孔子傷時之弊故推隆於五帝而以三代爲劣過其實以矯之欲使復歸於至德之盛裁歸於文質之中而已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夫孔子非必以先進爲可尙以時之弊必過其中以矯之使質過於文然後樸可得而復也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大同小康之意概可見矣廬陵胡氏曰鄭云大人諸侯也案下云禹湯由此則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三

大人謂天子禮以明義禮以成信禮以明過禮以刑仁刑猶型也禮以明讓禮以體常

延平周氏曰禮義以爲紀以下至於賢勇知此謀用不作而兵所以不起者也以爲謀用是作兵由此起非也

郝解此節原禮所由起而其辭則近詖謂聖由亂興禮因亂謹禹湯文武成周由此選儻六君子生於平世不得爲聖人乎禮在無事時可以不謹乎君臣父子可以不正乎兄弟夫婦可以不睦乎在執者去謂爲小康則大同之世殃民者眾不去乎大抵生人之

初禮制未興隆古風醇禮所由始謂後世行禮不如古則可謂聖人制禮之後不如無禮之先則不可古未有禮人類無異禽獸非古獨治也禮教興風氣日新人文日著非今獨亂也老莊之徒以禮爲衰世之具無禮爲上皇之風豈其然乎聖人立教詩書執禮斷自唐虞洪荒以上存而弗論蓋道自堯舜湯武而大行人倫明禮樂興風俗齊非大同之世而何也滅倫理毀冠裳如所謂野鹿標梅無心思知覺而後爲極治此矯世憤俗之過而不知其不可行也世運由古而今如江河東逝而日西靡聖人裁成輔相以節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五

其過文其不及而止必使江河西流日常在中雖天地不能且夫人倫日用古猶今也飲食男女古猶今也高下散殊無之非禮苟有忠信之意卽是上皇之風故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厭尋常日用而遠希洪荒爲太古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烏足與達禮之運哉

新裁此原王者謹禮治天下而寓不足之意兵由此起截俱見當時風俗不足之意下言聖人得時行道之盛正見治止小康之不如大同也全重禮義爲紀一句韓倫政事皆此爲之紀也由此此字指見在不

古時說選常用字非人君選舉也謹在六君子心上
看著義五件總不外上彝倫政事由此是得時謹禮
是行道聖人濟世之功全在於此注所謂處世而無
不盡之心者也 三代作爲緊要在謹禮謹從數聖
人心上說到制作上來上酌一代之氣運下酌民俗
之便宜兢兢於忠實交損益之間確當不易所以此
禮之義可爲倫理之紀謹得停當所以紀得事理下
著義五件正是以禮之義爲紀處義信過仁讓俱是
彝倫政事內的儀則條件行倫政的情誼體統所以
有此五者 今大道既隱上之人以天下爲私家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三

物下之人亦各親各子而貨力惟知爲己風俗已不
如隆古矣惟其家天下則天子諸侯世及相傳以爲
常禮因起爭而恃城郭溝池以爲固於此不由禮義
以紀之何所維持以回古風故禮必有義也用禮以
品節義以裁制以是爲紀使之有條不亂也以禮義
紀彝倫則以正君臣而君仁臣忠以親父子而父慈
子孝以睦兄弟而兄友弟恭以和夫婦而夫義婦聽
以禮義紀政事則以設制度而立綱陳紀以立田里
而體國經野勇足犯難智足治煩而後以爲賢也保
我子孫保我黎民而後以爲功也人心不古綱維太

密機變之謀作而征討之兵起斯時也不有君子出
焉世道何所賴乎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道隱
時衰之時選用於世而爲君爲相此六君子者皆慎
行夫禮以爲治焉蓋其心憂世不古故兢兢業業持
此禮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令氣化自我挽回耳謹
禮之實何如義爲人心之裁制而禮者義之制制度
一定而義自昭故謹禮以著明之如親疏貴賤中其
節大小輕重合其倫使義於此明也信爲人心之實
德惟禮所以著誠禮文既著而信自成故謹禮以考
成之交接往來用其情號令約束稽其實使信於此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四

成也過者人所難免謹禮以著其過則背禮爲非而
越禮犯分者無所容矣愛人者仁之施謹禮以爲仁
之法則使推恩有序而不流於兼愛也遜讓者禮之
實謹禮以講說乎讓使卑遜當可不至踰節而招辱
也凡此五事皆所以示民爲常法使民由於信義之
中服於仁讓之化而得以寡過於身也此六君子謹
禮之意皆以禮義爲紀者蓋處小康之世而無不盡
之心當大道之隱而復冀大道之行也夫子之有志
焉者也
說約此節言謹禮之治只禮義以爲紀一句爲主大

道既隱反上貨力句看亦勿太說壞若說世道不古
綱維愈密於是謀作兵起不有謹禮之君何以撥亂
反正如此說則前禮義爲紀何物反召亂後謹禮之
治禮字又何物能撥亂也只言自大道隱大人世及
雖有城池等然非禮義以爲紀決不可久正君臣以
下皆禮義爲紀之事大人卽下六君子也賢賢之也
功功之也猶封賞也謀凡規爲商度是也亦禮義中
不可少之謀也兵亦除殘征暴之兵禮義中不可少
之兵也然其任非易勝也必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
乃堪此選著義數句不外前彝倫政事但前泛言此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五

著六君子耳總見不可一日無禮言禮而義在其中
矣此總見禮義之可常守而不變處正夫子所志者
也
纂訂天下爲家言不傳賢而傳子也君以天位爲家
故人化之亦各親各子各私貨力也大人注兼天子
諸侯一說專指諸侯惟天下爲家故諸侯亦皆世及
有子則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以此爲禮也城
郭二句俱根世及來城郭溝池私力獨財不免爭奪
故設險以自衛固也紀如絲之有紀 人有爭奪須
勇以勝人有欺詐須智以察皆有高下以禮義賢之

立功封賞不爲他人禹湯六君子能用此禮義以爲
治故爲三代之英選猶用也此謂禮義也

心典此節正夫子之所志者乃三代之治也切不可
貶壞首尾亦相應通節以禮義爲紀句作主大道隱
只於貨力爲己上見之惟大道隱此禮之不可以已
也故大人之相傳以世及爲禮雖有城郭溝池之固
不有禮義以綱維之何以成治哉正君臣以下皆禮
義爲紀之事大人卽後六君子這樣人賢賢之也功
功之也禮義以爲紀雖不能謀閉而不興然規爲制
作俱關世教則謀因禮義而作何可無謀當大道隱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五

既不能盜竊亂賊而不作則不用吾禮義者兵之可
也兵因肅禮義而起何可無兵然其任非易勝也必
如禹湯文武成周乃堪此選也選英選也乃傑出之
意未有不三字乃見成語正見禮義爲紀不可少耳
苟棄禮不由雖在執位爲大人者亦必去而不得
享則以爲殃民故也若此雖非復大同之舊亦可爲
小康之世夫子之所有志者正欲如此
合參言謹禮之治重禮義以爲紀句兵由此起以上
言世道之變以下言三代之謹禮也如有不由三句
反言以見必謹禮之意末句總繳

按此節難講諸說不一予謂孔子言今大概言後世非指定孔子之時大道既隱至貨力爲己數句是言後世風俗至於如此有大人出而治之亦只得隨俗爲治世及城郭二句引起下文只重禮義爲紀句以正君臣至兵由此起語氣方住以賢勇知二句似相連賢其勇知使爲己立功也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不可作姦謀亂兵說是誅討之事觀陳注舉湯武之事言之可見謀兵不是不好一邊話 上言因俗爲治大勢如此不得不然而未指其人下舉禹湯文武成周以實之自禹湯至示民有常爲一截選字不作眼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毛

英字或作選用禮義語氣亦不甚合予謂六君子皆由此道而其人可於三代中選擇而稱數之也謹於禮與上禮義爲紀相應但前是泛說此實指六君子說以著其義至講讓分五項而示民有常一句總之皆跟謹禮來此皆宜說向好邊如有三句是反言見得不如此便行不得在執者去予謂去即去此禮義言其徒在勢位上作爲而去此禮義則必殃民而不能入於其位也 是謂小康與殃民不聯截斷以繳通節之意以見世俗雖降而禮義爲紀亦可小康小康因世俗不好說來非禮義僅可小康之治也 大

人注兼天子諸侯可從世及二字分父子兄弟似未確只言世世相及 上節三代之英既以臣言則此節惟周公爲合時講概以六君子爲三代之英則上節不宜作臣道看當相照看 予謂孔子意在周公自是以周公爲三代之英所謂未逮而有志者也禹湯文武成王只陪說 道是統名禮義即道之實凡高視道卑視禮者皆異端之說蓋異端以清淨虛無爲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吾所謂道豈能舍禮義而求之虛無之際哉

言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生以承天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天

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窮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陳注禮本於天理之節文也殺效也效於地者效山澤高卑之勢爲上下之等也後章殺以降命以下乃詳言之列於鬼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喪祭以下八事人事之儀則也

鄭注相視也遺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 聖人則

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
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
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 民知嚴上
則此禮達於下也 民知禮則易教

孔疏言偃既見夫子所云三王得禮則興失禮則亡
故云禮之急也故孔子乃答以禮所用既上以承天
之道下以治民之情不云承地者承天則承地可知
故失之者死者言失禮則死若桀紂也 得之者
生者若禹湯也引詩鄰風者證人無禮不如速死此
詩衛文公以禮化其臣子臣子無禮之人相視也視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无

鼠有其形體人亦有其形體鼠無禮故賤人有禮故
貴若人而無禮何異於鼠鼠之無禮不能損害人之
無禮傷害更多故云胡不過死胡何也過疾也何不
疾死無所侵害既言無禮則死又言禮之所起其本
尊大故云夫禮必本於天言聖人制禮必則於天禮
從天出故云必本於天非但本於天又殺於地殺效
也言聖人制禮又效於地天遠故言本地近故言效
列於鬼神者言聖王制禮布列效法於鬼神謂法
鬼神以制禮聖王既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本謂制禮
以教民故祀天神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

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嚴上之義 達於喪祭射御冠
昏朝聘者民既知嚴上之義曉達於喪喪有君親知
嚴上則哀其君親是曉達喪禮也祭是享祀君親既
知嚴上則達於祭也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人知嚴
上則達於射御冠有著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人知
嚴上則達冠昏矣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民
知嚴上則達於朝聘在下既曉於此入者之禮無教
不從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者
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教不復
爲邪故得而正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三

張子曰禮必本於天殺於地列於鬼神此屬自然而
言也天自然有禮如天尊地卑是也殺於地明於地
也如山川有小大草木有長短皆天生而見於地也
列於鬼神徧於鬼神也如社有土功履之必報稷有
養人之功五嶽各爲一方之鎮人就而禮之至於羣
祀百神莫不有自然之禮使之必報之功有大小者
天也報且禮之者人也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
則屬人道而言亦莫非天理也 禮本於天天無形
固有無體之禮禮有形則明於地明於地則有山川
宗廟五祀百神以至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見

於迹也蓋禮無不在天所自有人以節文之耳本於天殺於地猶是總言之鬼神則布列於地上也然則禮非自人而出至於鳥獸莫不有父子配偶長幼朋友螻蟻之君臣鴻雁之兄弟但不能推類而有別此亦皆天性也至聖人則能粹美之

長樂陳氏曰言偃問去取爲殃之說復以禮之急爲問孔子謂禮出於天而成體則於天之道爲本故以承天之道出於人而成法則於人之情爲本故以治人之情夫出於天而承天出於人而治人則禮不爲不重其有不由而失之則不止於去取爲殃而必至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三

於死由而得之則不止於存取爲祥而必至於生也喪祭內也射御外也冠昏內也朝聘外也君子行其在己而不忘其在人者爲其在人而不忽其在己者然後爲能盡己而盡人此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先後之意本於天者禮之道殺於地者禮之體列於鬼神者禮之情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禮之度數禮之爲道則尊而其體則卑其情則幽而其度數則顯聖人以此示人則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嚴陵方氏曰上言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則禮之於人不可緩矣故言偃復問以爲如此乎禮之急也

禮本乎天之道故先王制禮所以承天之道禮出乎

人之情故先王制禮還以治人之情禮於天人之際如此則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未足怪也然失之者未必死以其有死之道而已得之者未必生以其有生之道而已故引詩胡不遄死之說以明之也夫苟失於禮雖或幸而生於義可誅則無以異乎死苟得於禮雖或不幸而死其名不忘則無以異乎生此所以有死生之道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生死之道也此其所以爲急歟於天曰本於地曰殺於鬼神曰列皆言禮之所以立也至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三

於禮之所以行則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禮達於下矣故以達言之喪則凶禮也祭則吉禮也射御則軍禮也冠昏則嘉禮也朝聘則賓禮也禮雖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其大體不過是五者而已馬氏曰天降衷於民而先王之爲禮所以繼天之衷也故曰以承天之道夫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人情之所同也人情之所同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故先王制爲禮以節之也故曰以治人之情胡不遄死者未至乎死而

人欲其死也

延平周氏曰深於禮者可以言易深於易者可以言禮故言其成象則本於天言其效法則轍於地言其幽則列於鬼神所謂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乃其度數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鬼神若禋祀實柴槁燎血祭狸沈福辜酌祠烝嘗之類亦一隅爾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八者自天子下達凡所謂示象數之事也

蔣氏曰聖人傷世遠道散發明禮之爲功學者因言深意切申問禮之所以急聖人豈能忘言於此思昔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三

先王之制爲禮也非以強世拂情也蓋自有天地萬物而禮與之俱立羣而爲之辨也合而爲之防也出入飲食而爲之會節疏數也施報酬酢而爲之等級隆殺也是豈天之所能隨而付諸其人乎蓋必有制而命之者矣故曰承天之道又豈人之所能始而具之於天者乎蓋必有制而命之者矣故曰治人之情天道以成而能立人情以治而能定此禮所以不可一日無而得失死生所由分不然則天人之理窮矣相鼠之刺所關甚大託詩以明禮豈不信然禮之爲說虛爲之機而實爲之用理爲之初而形爲之顯

自其本於天者而承之彼其理混然未分吾孰得其洪纖大小而爲之乎易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方其爲崇有不可得而擬議者聖人本天道之自然卽地形而有辨故凡禮之所以爲是因人之情順物之稱制爲高下廣狹者皆其所效而立之者也由是而築爲宮室設爲宗祧郊社以崇報山川以闡幽是列鬼神而禮有所寓矣喪祭有常射御有數冠昏以嚴其序朝聘以謹其儀是達於制作而禮有所行矣此三代聖人所以損益不同而制治之異至衰世之君子則未嘗不以禮之興脩廢弛而視人之理亂安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三

危者有由也

金華應氏曰上數語明禮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所由繫下四語總禮之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所由別也大原出乎天故推其所自出而本之效法之爲地故因其成法而效之轍效也列於鬼神者充塞乾坤之間昭布森列而不可紊也達於喪祭至朝聘者人道交際之用周流上下而無不通也法於天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也達於天下國家者事也所以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示之以禮而人得禮以生則謀之作者弭兵之起者

消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不然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說約鼠見人拱手狀若知禮然

新裁承天以制禮言治人以用禮言二句須重治人
邊承不可作本散列字蓋承在本散列之後也本於
天三句以體言見承天之道達於喪祭等以用言見
治人之情二段皆是說理達以本散列者達之乃由
體以達用也禮即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實本天地鬼
神來示之是本之造化顯之制度示民有常法也正
即父子親長幼序男女別君臣正天下可平國可治
家可齊也 禮非先王意之也天道有自然之理而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美

聖人盡效法之能有以承天之道矣夫是承天之道
者非無益於世教者也一以在人有不一之情而聖
人以此爲之法制蓋有以治人之情矣禮之爲道如
此可失而不得使我雖生猶死哉何以見其承天道
而治人情也天有禮聖人法天以立典禮五典五禮
本於天敘天秩是也地有勢聖人效地以定尊卑位
之崇卑象山澤之形勢是也鬼神有屈伸往來之理
則列其禮而爲報本反始之祭如布列而依循行之
不失也此禮之體聖人所以承天道者此也由此而
達於用則有喪祭以明臣子之恩射御以正長幼之

序冠昏以別男女之分朝聘以正君臣之義此禮之

用聖人所以治人情者此也故聖人以此禮爲教而
示天下知所服行則民皆由焉安焉久而愈不厭焉
天下國家之正也得天下之本然即人心之當然也
纂訂此承上章謹禮則興廢禮則亡故子游聞而復
問禮之若是急也夫子則以死生爲言則不止於勢
之存亡益以見禮之急也承天治人須相趕說承天
二段皆是論理尚未著在人上是故聖人二句方著
在人上說故聖人以禮禮字指冠昏諸禮正即是父
子親長幼序男女別君臣正 列於鬼神常說因屈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美

伸往來之情而制爲報本反始之祭是郊社禘者所
以表列鬼神不一之情狀也蓋依注莫重於祭作解
不如只就法其屈伸往來之理言若依注便說到祭
上不消又達於喪祭了

按此節是兩截意上虛下實承天治人語平意串蓋
治人之情於人最有關繫故失死得生也生死實以
生死言謂以心言者鑒引詩言以證失之者死夫禮
必本於天以下伸明上意時講以本於天三句屬承
天之道以制禮言達於喪祭屬治人之情以用禮言
可從列於鬼神非言祭陳注莫重於祭言當照祭祀

之鬼神上看耳喪祭等八者皆是人情所必用達之
乃以治之以禮示只就用禮說承喪祭句爲是若本
天云云非所以示民也未句推開說就一人言之則
爲生死就天下國家言則無不得其正而生不待言
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
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
吾以是觀之

陳注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孔子言我欲觀考夏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三

殷之道故適二國而求之意其先代舊典故家遺俗猶
有存者乃皆無可徵驗者僅於杞得夏時之書於宋得
坤乾之易耳夏時或謂卽今夏小正坤乾爲歸藏商易
首坤次乾也所謂坤乾之義理夏時之等列吾但以此
二書觀之而已二代治天下之道豈可悉得而問乎論
語曰文獻不足故也 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
歸藏且有魯論所不言者恐漢儒依倣爲之誠如其說
則夏小正之書與坤乾何足以證禮注訓徵爲成允非
近儒有反引此以解魯論者謬甚中庸亦無是說大概
此段倣魯論爲之者

鄭注欲知禮終始所成 欲行其禮觀其所成 杞
夏后氏之後也 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 得
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 宋殷人之後也
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 觀於二書
之意

孔疏言偃既見孔子極言禮故問其禮之終始可得
聞乎孔子曰我欲觀夏道以下至禮之大成答以所
成之事但語意既廣非一言可了所答之辭凡有數
節今略言之前云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
而有志焉此我欲觀夏道至以是觀之論披檢二記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三

之書乃知上代之禮運轉之事自夫禮之初至皆從
其初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法於前
取以行者自昔者先王至皆從其朔論昔者未有宮
室火化後聖有作始制宮室炮燔醴醑之事今世取
而行之故云皆從其朔但今世一祭之中凡有兩節
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自玄酒在
室至承天之祐總論今世祭祀饌具所因於古及其
事義總論兩節祭祀獲福之義自作其祝號至是謂
合莫別論祭之上節薦上古中古之食併所用之物
自然後退而合亨至是謂大祥論祭之下節薦今世

之食此禮之大成一句總結上所陳之言也 我欲行夏禮故觀其夏道可成與不是故適於杞欲觀夏禮而與之成 謂杞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夏禮然因往適杞而得夏家四時之書焉夏禮既不可成我又欲觀殷道可成與不是故適宋亦以宋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禮吾得殷之坤乾之書謂得殷家陰陽之書也其殷之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吾以二書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禮之變通孔子以大聖之姿無所不覽故脩春秋贊易道定禮樂明舊章今古墳典無所不載而獨觀此二書始知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堯

禮之運轉者以詩書禮樂多是周代之書皇帝墳典又不論陰陽轉運之事而夏之四時之書殷之坤乾之說並載前王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以知其上代也

張子曰坤乾之義先曰坤者殷之質以所先見者則先言之坤乾書名也不曰乾坤而曰坤乾者乾則無以見必因坤而著故先曰坤推本而言也猶言形神人必因形而乃見神若不因形則神何附著長樂陳氏曰夏時坤乾之書固不可得而見之然沿其名以推其義則夏時者言夏時之所紀而坤乾有

交泰之意也夫得其書則樂其所得之先後故先夏時而後坤乾觀其書則考近以及遠故先坤乾而後夏時 其言夏時之等則其所得者不止於此其言吾以是觀之則繼之以夫禮之初以下蓋觀是書而知其然

嚴陵方氏曰極之為言至也如上所言皆禮之至矣子游故復問之也坤乾夏時之書所謂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是也論語兼言書之文不足徵此特言人之獻不足徵者言其略則文獻皆不足徵言其詳則書之文猶有得焉耳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卑

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是連山則首乎艮其卦具內外而一體其位居東北之兩閒則向乎人之時焉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夏時稱之者以帝降而王人時得其正故也歸藏則首乎坤各歸其根密藏其用皆陰之所為則合乎地之時焉殷用地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坤乾稱之者以資生於丑地為主於上故也周易則首乎乾周而復始剛柔相摩皆陽之所為則合乎天之時焉周用天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乾坤序之者以資始於子天為主於上故也然孔子以夏殷之易而觀夏殷之禮者何也蓋易之所見

者象禮之所形者器繫辭云以制器者尙其象則觀易固可以知禮矣且乾坤者天地也夏時者四時也天地有上下之位四時有先後之序禮之道如斯而已至周則監於二代脩而兼用之故六官則備天地四時之名焉坤乾不謂之書而謂之義夏時不謂之書而謂之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等於外者也天地之理爲妙故以義言內四時之迹爲顯故以等言外或言其義或言其等蓋本諸此

馬氏曰創於始者必有以繼於終作於先者必有以述於後故孔子欲觀夏殷之道以成一代之禮杞者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聖

夏之後宋者殷之後謂其世守而知其事之詳且悉也然而杞宋皆無賢人載籍俱亡文獻兩泯焉此其不足與成也可知夏時坤乾皆不行於世闕而勿論可也

講義孔子嘗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以爲不足證而不言者蓋所語僂者必欲有所稽考而言之故也若夫子之於禮雖百世其可知況於夏殷乎故曰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所以語僂者如此也

蔣氏曰禮在聖人言之爲無盡禮在學者問之惟恐其不及此言僂所以得聞其概而猶有以究其極也夫聖人既以杞宋爲不足證而不能觀夏商之禮矣而猶有得於書者何哉此蓋聖人觀禮之妙旨三代聖人損益不同而制作殊事蓋本自其陰陽之義而發之夏時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其存者有小正夏之所建以寅爲正則其尙忠尙黑之制皆由此出也坤乾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其存者有歸藏商之序易以坤爲首則其尙質尙白之制皆自此出也聖人不能考杞宋之餘備見夏商之盛制而能因陰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聖

陽之書詳議夏商之本旨此聖人之觀禮所以異乎人之觀之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以爲周禮盡在魯其觀周其亦聖人之觀夏商也夫

金華應氏曰觀其義與等者聖人之觀異乎他人之觀也夫上天下澤所以爲禮而坤乾之書顧以坤爲首者有其義也陰陽循環更相爲始而夏時必以寅爲首者有其等也玩乾坤之自下而上則知禮之交際者無不通且又有卑法地之意焉玩四時之自始而終則知禮之秩序者不可紊且又有無窮之象焉山陰陸氏曰雖曰吾以是觀之蓋亦略矣據論語所

言可知

臨川吳氏曰杞宋爲二主之後其國得用夏殷之禮以祀其先夫子欲觀夏殷之禮意謂杞宋二國必猶有其先世之禮存焉故往二國求之及至其國乃知二國無復能存其禮故皆不足徵但於杞得夏時一書於宋得坤乾一書坤乾之事其義略可推夏時之書其等略可見夏禮殷禮其他既無可證驗吾姑以是二書觀之而已吾以是觀之蓋不滿意之辭按論語所記與此章大同小異彼謂文獻不足徵者文是記禮之書獻是習禮之人此言之杞之宋而不足徵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聖

蓋亦謂無其人而文則猶有夏時坤乾二書然亦非足徵者也此其所以不滿夫子之意乎
新裁極言欲盡前代之禮而悉言之也夫子止舉夏商而言謂二代之禮且不能盡況其他乎 夫子隱然有從周禮之意見可盡言者唯當代之禮
纂訂此是子游究禮之極而聖人歎其不能盡也言偃復問曰禮之體大而用甚廣夫子此言特禮之大略乎不知夫子之極言之也可得而聞乎蓋欲盡聞前代之蘊也夫子曰我欲觀夏殷之禮故之杞宋而求之意其能守二代之舊典也而文獻不足無可徵

驗於杞僅得夏時之書於宋僅得坤乾之易耳是易

書也首坤次乾藏陰陽之妙理所謂義也是夏書也歲月日時有先後之差所謂等也吾但以二書之等義觀二代之遺禮耳若夫經制紀綱之全非二書所得盡載可得而極言乎蓋不滿意之辭不煩說到意寓從周 極言謂盡言前代之禮近云承天治人禮之極也古帝王制作皆立禮之極者不如前說夏道殷道即禮禮人所共由故曰道

按極言是求其再言非以上文爲極言 夏道殷道道字指禮說不足徵驗不可以徵爲成僅得夏時坤

禮記詳說

卷六十八

禮運

聖

乾聊以觀之而夏殷之禮究歸無徵注疏以下文皆從此觀之說非也時講有以觀卽是極言尤說不去
夏小正歸藏易未嘗言禮如何牽扭得來

禮記詳說卷六十八終

禮記詳說卷六十九

禮運

牟陽冉觀祖輯撰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黃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陳注燔黍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之使熟也捭豚擘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也汙尊掘地爲汙坎以盛水也抔飲以手掬而飲之也黃桴搏土塊爲擊鼓之椎也土鼓築土爲鼓也上古人心無偽雖簡陋如此亦自可以致敬於鬼神也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一

鄭注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餽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黃讀爲山聲之誤也山坳也謂搏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
孔疏此一節論上代物雖質略以其齊敬可以致祭神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者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是二書所見之事夫者發語之端禮謂吉禮此吉禮元初始諸飲食諸於也始於飲食者欲行吉禮先以飲食爲本但中古之時飲食質略雖有火化其時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二

未有釜餽也其燔黍捭豚者燔黍者以水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故云捭豚 汙尊而抔飲者謂鑿池汙下而盛酒故云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云抔飲 黃桴者又搏土由爲桴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故云黃桴土鼓築土爲鼓故云土鼓 言上來之物非但可以事生若如也言猶如此亦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伏犧爲上古神農爲中古五帝爲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犧爲上古文王爲中古孔子爲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運
孔演命明道經蒼牙則伏犧也昌則文王也孔則孔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爲上古故土冠禮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其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不同意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知者以明堂位云土鼓鞀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是報田之祭伊耆氏始爲蜡則於時始爲田也今此云黃桴土鼓故知此謂神農也黃讀爲由者以經中黃字乃是草名不可爲桴桴與土鼓相連由是土之流類故讀爲

出出瑁也廣雅文士鼓築土爲鼓者以與汙尊杯飲相連實尙質素鼓知築土爲鼓周代極文而不爾也故杜注周禮籥章云以瓦爲匡不須築土或以爲桴則搏拊也謂搏土爲搏拊以手擊之而爲樂其築土爲鼓先儒未詳蓋築地以當鼓節不云築地鼓者以經稱土鼓故言築土順經文也

張子曰今享土功不知報日食五穀又不報義非所安古之飲食之際其始造飲食如燔黍捭豚汙尊杯飲之人也夫禮之初始諸飲食飲食固不足以爲禮然言語有從本說出者則必至微有從末說出者則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三

必自近示人之不得已處其始必甚質而漸至於文如言禮之初始於拜起亦此類也人之始相見則須如此

延平周氏曰上古之世未始知有禮而有禮乃所以強世故聖人因其有飲食之大欲而少寓之以節文此天下惟知飲食之充欲而不知漸入於節文之中也所謂飲食者止於燔黍捭豚汙尊杯飲與夫簠樽土鼓凡此不惟可施於人之所交際而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蓋亦趨時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食之禮始於燔黍捭豚飲之禮始於汙

尊杯飲簠簠而土鼓其樂之始歟明堂位曰土鼓簠簠伊耆氏之樂也然樂以中聲爲本土於位爲中央於氣爲中氣而籥之爲氣又所以通中聲者也伊耆氏之樂始於土鼓中聲作焉中於簠樽中聲發焉終於簠籥中聲通焉樂之所始本於中聲如此豈不爲中和之紀乎周官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飲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祔年於田祖飲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飲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其意以爲王業之起本於幽樂之中本於籥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祔年祭蜡皆本始民事而息老物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四

故所擊者土鼓所飲所歌者豳詩有報本反始之義焉豈在大聲音節奏之末節哉此所以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也

嚴陵方氏曰觀一書足以知夏殷之禮觀夏殷足以知上古之禮故此言禮之初焉自燔黍而下皆始諸飲食之事也方是時地產之穀不過有黍然未有釜飯也故燔之天產之物不過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捭之尊未能鑿木也故汙尊飲未知用爵也故杯飲鬼神之道幽而難格菲薄之禮疑若不足以致其敬也故以猶若言之可疑之辭也

廬陵胡氏曰蕡草也以草爲桴鄭以蕡爲由非也若云誤聲不應明堂位又誤也土鼓廣雅文云築土爲鼓蓋築地以當鼓節籥章注以瓦爲匡不必築土也汙尊鑿地汙下以盛酒挾若張釋之云一挾土以草爲桴草中有硬幹可擊似有理

蔣氏曰生養之道本於飲食聖人以報本反始之義教天下欲其事死如事生此酌獻饋食之事所以交於鬼神而不以爲煩也降及後世人之所以從事乎此者一切以文物爲先而不以誠敬爲本生或怠於養死或忽於報聖人言禮所以必欲反之於其初上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五

古鼎飪未具而桴以爲食壘酌未設而汙挾以爲飲聲樂未備而蕡土以爲歡彼其所交際應酬者簡素質實而巧僞不形則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誠而施之有餘也

新裁此禮起於質也人生未有禮先有飲食之性飲食之始人心之最質者而禮始於此豈有不是禮本於質燔黍三句指上古飲食正禮之初此中有少寓以節文意猶字不可忽重上古人心無僞說必曰猶若者鬼神難格菲薄太樸之禮宜若不足致敬故爲是可疑之辭云看此節要得與奢寧儉意

說約此言禮之所由起也初與始不同始字作先字看言制禮之初先自飲食之大欲而寓其節文也夫禮莫大於格鬼神而以飲食行之可見禮始之飲食也致敬鬼神只論禮如此非定以祭祀言也總重一敬字禮何以始諸飲食始諸敬也惟敬至雖簡陋可以交神也

纂訂聖人制禮有鼎飪以爲食有桴壘以爲飲有聲樂以爲侑其備如此然其初始於上古飲食之時而所謂飲食者燔黍挾豚而已汙尊挾飲而已蕡土鼓而已雖簡陋如此然其真實無僞之心猶可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六

交於神明矣而況於人乎

新旨夫禮制之初何所始也其始於飲食乎就飲食中漸引而入於節文之內所謂世變綱維人道防範於是乎託始也何則上古之初鼎飪未具而燔黍挾豚以爲食壘酌未設而汙尊挾以爲飲聲樂未備而蕡土鼓以爲歡簡陋如此然而一念誠敬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是雖無禮之文有禮之意後聖從而文之耳故曰禮始諸飲食 舊說首二句見禮制始於飲食下三句見飲食足以成禮似兩開了按此節不必承上觀夏商來只是因子游極言之問

而言將以是觀之已撤卻夏商了 此節直以飲食言致敬鬼神因飲食帶言之或以此節言祭非也時講或謂始字寓節文只致敬鬼神爲說似不甚直捷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陳注所以升屋者以魂氣之在上也皋者引聲之言某死者之名也欲招此魂令其復合體魄如是而不生乃行死事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以生稻米爲含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七

也苴孰者用中古火化之利包裏熟肉爲遺送之奠也天望地藏謂始死望天而招魂體魄則葬藏於地也所以然者以體魄則降而下知氣則升而上也死者之頭向北生者之居向南及以上送死諸事非後世創爲之皆是從古初所有之禮也

鄭注招之於天 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孰取遺奠有火利也苴或爲俎 地藏爲葬 首陰也 鄉陽也 謂今行之然也

孔疏上言古代質素此言後代漸文謂五帝以下至於三王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告曰皋某復

者謂北面告天曰皋皋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

反復魄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苴孰者至欲葬設遺奠之時而用苞裏孰肉以遺送尸法中古修火化之利也熊氏云升屋而號爲五帝時或爲三王時皇氏云中古也中古未有宮室皇說非也天望謂始死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者覆釋所以天望地藏之義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故也故以天望招之於天由知氣在上故也 體魄降入於地爲陰故死者北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八

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 皆從其初者謂今世飯腥苴孰與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之等非是今時始爲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初

延平周氏曰皋某復皋者始事之辭而有緩意故五門之始謂之皋既復矣然後祭之則飯以腥苴以孰也死者以北首爲主入爲陰也而又有答陽之意生者以南鄉爲主出爲陽也而又有答陰之意自黃梓土鼓而上後世有以備於此者故不從其初自升屋而復而下後世無以過於此者故皆從其初

嚴陵方氏曰復者招魂之名飯必以腥慮致生之不知故也且必以孰又慮致死之不仁故也後世於喪有奠始於飯腥而已於葬有遣始於宜孰而已體有所附魄有所營皆重濁焉則陰之類也故降而在下知無不周氣無不之皆輕清焉則陽之類也故升而在上郊特牲不言體魄而言形魄不言知氣而言魂氣者亦互相備也死者仆故言首生者興故言鄉凡是禮也後世雖或增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或異其迹而不能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九

蔣氏曰死生異域疑若恩義絕而不相求矣乃若升屋之號皋復之告飯腥其孰以繼其孝養之事天望地藏以發其懷愴之思蓋雖禮教未備而天理之發露於人心者自然如此至於後世棺槨衣衾之備美賄賂贈舍之畢陳而一念不居事亦未矣記曰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若是則形魄歸地知氣歸天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以生求死安得不盡其心而後知求加乎物哉故曰皆從其初

郝解知氣猶言靈氣氣虛含靈

導歛夫禮一節言養生送死之禮皆倣於古也上節

是養生下節是送死及其字乃有著落

纂訂惟上古有禮故後聖制禮及其死也三句此復禮也如是而不生然後能死事飯腥含而宜孰遣奠故天望而地藏斯禮也蓋以體魄則降而下知氣則升而上以至死者之首向北異於生者之居南鄉以上送死諸事非後世創爲之皆從古初自然哀戚之情而文飾也故曰皆從其初

新旨上節是養生之禮下節是送死之禮從其初言後世增禮之文終不能損禮之實意也夫飲食以養其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魂復合其體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十

魄如是而不生乃行死事用上古禮而飯用生稻米以含葬時又用中古禮用魚肉之熟者爲菹以遣奠夫復也者望天而招魂而藏體魄於地也以體魄則降而下知氣則升於上故死者之首向北從陰與生者之南向陽不同耳若此者非後世創爲之皆是從古初所有之禮也

按此節承上飲食說來飲食所以養生而及其死如下文所云也含腥其孰後便當葬故總言天望地藏以包上意體魄二句申天望地藏之意言體魄則降所以藏於地知氣則上所以望於天死者北首又

是一意因體魄則降所以從陰死者北首亦以從陰與生者南鄉不同也南鄉帶言非此節正意皆從其初者謂此爲古初之禮而今人猶皆從之也若上節則後人皆變而不從之矣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陳注營窟者營累其土以爲窟穴也地高則穴於地中地卑則於地上累土爲窟也橧巢者橧聚薪柴以爲巢居也茹其毛者以未有火化故去毛不能盡而并食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十一

也

鄭注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食腥也此上古之時也

孔疏此一節更論上古之事未有宮室則是五帝以前未有火化則惟伏犧以前以中古神農有火故也營窟者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營累其土而爲窟橧巢者橧聚其薪以爲巢雖食鳥獸之肉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漢蘇武以雪雜羊毛食之是其類也長樂陳氏曰人之生也雖稟於陰陽而其體則陽屬以其陽屬則必順陽而居之故冬則陽煖於下則順

之而居窟夏則陽煖於上則順之而居巢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所謂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是矣前既言燔黍矣此乃未有火化者先儒謂加黍於燒石之上非火化故也

按此先王爲上古三未有分三段居也食也衣也

營窟橧巢作現成名目食字貫草木之實鳥獸之肉二句飲血茹毛是足鳥獸之肉句羽屬鳥皮屬獸草木之實其時不分五穀想見可食者食之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十一

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陳注范字當從竹韻注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鑄以木曰模以竹曰範皆鑄器之式也范金爲形范以鑄金器也合土和合泥土爲陶器也裹而燒之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鑊曰亨貫串而置之火上曰炙醴酪也治陳梁之類也此以上諸事皆火之利今世承用而爲之皆是取法往聖故云皆從其朔朔亦初也

鄭注作起執治萬物鑄作器用瓦甒甒及甒大榘器之所藏也裏燒之也加於火上煮之饑也貫之火上蒸釀之也醴酢載朔亦初

也亦謂今行之然

孔疏此一節論中古神農及五帝三王之事世本云燧人出火在伏羲之前但用之簡少至神農更脩益使多故云脩孰爲烹煮治謂陶鑄爲形范以鑄金器和合其土燒作器物以爲臺榭宮室牖戶及炮燔醢醢等皆五帝也此皆倣法上古以來故云皆從其朔長樂劉氏曰火無形也而潛於木中不可得以知之燧人氏鑽木以出火然後木也火也爲民之利矣金得火則鑄又從而範之以爲器用則金也始爲吾民之利矣土也和之以水鈎之以木化之以火合五材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三

以爲器則利於吾民與稼穡均矣五行之利養於民而禮因五物以興焉生則養之死則祭之報本反始之心生而禮由之弗敢忘乎其本初也

長樂陳氏曰范金合土固不止於爲宮室之具而爲宮室則必在於范金合土之後以其斤斧瓦甃之所當先也夫營窟櫛巢而易之以宮室飲血茹毛而易之以烹炙衣羽而易之以治麻之布衣皮而易之以治絲之帛此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夫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故天地之始亦可以言初一月之始則特謂之朔是以言禮之初則繼之

以皆從其初言後聖有作則繼之以皆從其朔也

江陵項氏曰前言皆從其初後言皆從其朔注皆以爲初蓋初者天地形氣之始也朔者隨時制作之始也如麻家太初及中朔之類詳本章事理可見臨川王氏曰皆從其初皆從其朔或言初或言朔何也初者一始而不可變朔則終而復始故於始諸飲食則言初於後聖有作則言朔蓋先王爲後世所因乃其所以爲朔也

嚴陵方氏曰上世未有火化非無火之性也特未能脩之以利人爾范即荀況所謂形范之范范金而鑄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古

之合土而陶之而器用出焉則以爲臺榭宮室牖戶故也臺榭宮室已見月令解醴醢則下文所言者是矣治麻所以爲布治絲所以爲帛夫爲宮室之類然後足以代巢窟爲醴醢之類然後足以代血毛爲布帛之類然後足以代羽皮是道也不特可以養生於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送死於其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於其幽言神則百神上帝則天也

蔣氏曰聖人論禮蓋本於中古之世器用漸設文物漸備幸其有加於前而慮其或窮於後也夫營窟櫛

巢而必至於臺榭宮室也草實獸肉而必至於烹燂炮炙也飲血茹毛而必至於醴酪以供其味也衣羽服皮而必至於布帛以充其美也亦天下之勢也夫是數者中古聖人實爲之中古聖人亦豈能計其事之止於此而已哉器利用便而文曰加焉而又爲之黼黻文繡之美三牲九鼎之盛堂上堂下之陳自是文曰生而無有窮已雖聖人亦末如之何此所以禮至於後世而老氏之徒指爲忠信之薄欲與天下相從於淡泊之地也雖然事之已備聖人不能計其後事之未備聖人不能祕其智自范金合土以下皆聖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五

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而使之相安相養於利用出入之間者也使稍變其燔黍捭豚以爲邊豆簠簋之實汙尊抔飲以爲犧象山罍之具簠桴土鼓以爲笙鏞管簫控楬璫箴之聲何病於聖故聖人觀夏商以前爲禮之大意知其養生送死事鬼敬神而次第可以章明顯設民猶未厭道猶未潰也故曰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朔亦初義過此以往不復言初而禮備矣
說約上古居食衣之未備皆因火利之未脩至後聖脩火之利以開物成務也利乃火之利也句虛下正

詳火之利下分居食衣三段皆從其朔指後世說言今世承用火利皆是取法往古也

新裁上節乃大古之陋俗下節乃中古可從之禮見後王因前聖之未備而開物成務爲法可傳也後王對今言則爲往聖火利自然之利也脩者裁成輔相補造化之不及以全民用也 昔上世未有宮室而巢窟是居未有火化而血毛是食未有絲麻而羽皮是衣此非智之未及也時使然也及夫燧人氏作知空中有火麗木則明然後脩火利以利民焉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戶牖足以代巢窟之居矣以炮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六

燔以烹以炙以爲醴酪足以代血毛之食矣治其麻絲以爲布帛足以代羽皮之衣矣以此養生送死事鬼神上帝皆賴火之利也今世承而用之皆從後聖之初也其利亦溥矣

新旨上節言火政未脩此節脩火之利一句作主下皆脩火之利以養生二句承火之利來屬在後王說至從朔方以今世承用言 此著聖人開物成務之始也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以避寒夏則居橧巢以避暑未有火化所食者草木之實與夫鳥獸之肉所飲者鳥獸之血而茹其毛未有麻絲所衣

者羽與皮而已此皆依於本質也後聖燧人氏有作起於世知空中有火麗木則明爲之脩火正以利天下爲型范以鑄金器和合泥土爲陶器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代營窟櫓巢之居矣裹而燒之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煮於鑊曰亨貫串而炙於火上曰炙且以爲醴酒醕酪足代飲血茹毛之食矣治其麻以爲布治其絲以爲帛足代羽皮之衣矣此皆火利之脩後土用之養生送死於明事鬼神上帝於幽莫不由之今世承用而爲之皆是取法往聖之初故也火之有益於人大矣哉按講中云後王用之下卽云取法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七

往聖語氣有微詳見後

纂訂脩火之利一句爲總下文正是脩火之利以養以事兩以字皆從三箇以爲來一說以養生三句照注今世承用皆從後聖說卽燧人氏蓋對先王言則燧人氏爲後聖以今世承用言則燧人氏又爲往聖矣卽爲朔也此說近多從之以燧人爲後聖未妥當渾之

按後聖對先王稍後耳非眞爲後世脩火之利講家皆以燧人氏爲說而陳注不用豈以不見於經不便執言歟范金而鑄合土而陶皆用火爲之是兩事

皆臺榭宮室戶牖所需炮燔亨炙似專言肉食恐不全當兼穀食說以爲醴酪與上下兩以爲不同言炮燔亨炙以爲食且以爲醴酪而飲也麻以爲布絲以爲帛皆須用火而成自節首語氣至布帛截養生二句時講指後王言後王二字經文所無不如直指後人說謂後人以養以事皆從後聖所脩火利而爲之也注中今世承用云云原包以養二句言之講家多誤看作單屬末句非也對先聖則爲後聖對今世則爲往聖只是脩火利之一人注所云往聖意蓋如此朔卽初字指後聖不指先王或謂節首至上帝語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六

氣方住謂後王所脩從先王所未有之初生來將後聖說輕了不可從

故玄酒在室醴醕在戶桑醕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牷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陳注大古無酒用水行禮後王重古故尊之名爲玄酒祭則設於室內而近北也醴猶體也酒之一宿者周禮謂之醴齊醕卽周禮盞齊盞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也此二者以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而稍南

近戶故云醴醢在戶也。桑醴卽周禮醴齊酒成而紅赤色也。又卑之列於堂，澄酒卽周禮沈齊成而滓沈也。又在堂之下矣。此五者各以等降設之，祝爲主人告神之辭，故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說見曾子問：上神在天之神也。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是正君臣之義。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是篤父子也。睦兄弟者，主人獻長兄弟及眾兄弟之禮。齊上下者，獻與餼各有次序無遺缺也。夫婦有所者，君在阼，夫人在房，及致爵之類也。行禮如此，神格鬼享，豈不承上天之福祐乎？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九

鄭注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桑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醢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爲主人饗神辭也。故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祔福也。福之言備也。

孔疏此二節明祭祀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之所陳之處。立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立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北，醴醢在戶。

醴謂醴齊，醢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故云醴醢在戶。皇氏云：醴在戶內，醢在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立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之可知也。以熊氏、崔氏並云：此據廟祭用四齊不用泛齊也。桑醴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按特牲禮，陳鼎於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三

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煮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云備其鼎俎，按少牢陳鼎於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於東方，當序西面北上，皆設於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鐘鼓者，堂下之樂，則書云下管發鼓，笙鏞以閒是也。其歌鐘歌磬亦在堂下。脩其祝嘏者，祝謂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也。以降上神

與其先祖者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卽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協句而言之分而爲二耳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也以正君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以篤父子者祭統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以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眾兄弟是以睦兄弟也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夫婦有所者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

致爵是也 是謂承天之祜者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祜福也

張子曰承天之祜順理則是承天祜順也

長樂陳氏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醢所以在戶桑所以以在堂澄所以在下也蓋玄酒則水也而陳之在室則室者幽之所而且尊也醴醢漸至於致味故用之於朝踐陳之於戶則戶者幽明之中而尊卑之際也桑醢則醴齊是也用之於饋食

而陳之於堂堂者明之所而漸卑也澄酒則清酒是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下者明之尤著而且卑也昔先王之於鬼神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致其養琴瑟鐘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祐之承在我在彼者以禮物之所備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 樂書曰先王作樂莫不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故列琴瑟於南列管於東列磬於西北列鐘於西

列鼓於北所以正其位也然琴瑟絲音也與瓦同於尚宮管竹音也與匏同於利制鼓革音也與木同於一聲磬石音也鐘金音也故舉絲以見瓦舉竹以見匏舉革以見木而五聲八音具矣

嚴陵方氏曰以室對尸室者戶之內戶者室之外也以堂對下則堂者階之上階者堂之下也禮器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又曰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坊記曰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則四者之內外上下蓋可見矣致於味者於道爲遠寡於味者於道爲近醴醢雖有味其味寡矣則在戶者以由戶而內爲

近故也柔醒其味淺致矣則在室者以自堂而下爲遠故也禮器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蓋遠人者於道爲近也先王所貴者在道而已故言於初朔之後以明後世之禮雖漸致其文亦未嘗不貴其本焉於立於澄皆曰酒者以見始終之所言皆酒而已故坊記則通謂之酒也別而言之則有齊酒之名合而言之齊亦酒而已故周官以掌之於酒正焉犧牲必割而昇之故曰陳鼎有牛羊之異用俎有梡巖之異名然不一也故曰備琴瑟管磬鐘鼓陳之各有序故曰列以降上神大司樂所謂天神皆降是矣先祖人鬼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三

亦得名曰降者則與詩言三后在天同意

延平周氏曰立爲道之本而水爲齊酒之本故玄酒在室貴本也醴醢醴言其齊醢言其器郊特牲曰醢酒浣于清是盎齊亦用醢也齊有五而所陳之處止於三者蓋言醴以見盎澄卽沈齊也蓋沈者在下則澄者在上言澄酒則知清酒在下昔酒在堂事酒在戶此言醴醢在戶坊記言醴酒在室何也在戶非戶外也乃在室之戶也有齊酒犧牲鐘鼓視嘏則固足以降上神之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後可以承天之祐者以備物盡

禮爲不足以承天而所可承天者先脩人事而已矣馬氏曰犧牲者鼎俎之實鼎俎者犧牲之寓犧牲之未殺故言陳鼎俎之未實故言備祭祀之樂其類非一故言列祝者代子之辭以告孝於其父嘏者代父之辭以告慈於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脩自玄酒在室推而詳之至於脩其祝嘏所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其禮備矣備禮然後能承祭之本亦敬之本也故十倫之義見於其間祭祀不祈者言承天之祐也海陵查氏曰陳其犧牲至承天之祐於時未祭也知其必受福爾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蓋當朝踐之節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三

退而合亨以下蓋當饋食之節

郝解酒貴淡玄酒爲上故設於室醴酒一宿成次之設於戶醢蓋通爵名柔齊通周禮五齊皆酒也醢齊色紅又次之故設於室澄酒清久而後成味厚又次之故設於堂下蓋每古卑今貴澹泊賤醢厚也鼎烹肉俎載肉熟於鼎升於俎也琴瑟在堂上管磬鐘鼓在堂下主人告神曰祝神告主人曰嘏上神神氣在上謂天神也先祖人鬼也君主臣助正君臣也以穆承昭篤父子也子姓皆在睦兄弟也獻饌以厚齊上下也君在阼夫人在房夫婦有所也惟禮可恪天故

曰承天之祜

新裁此當泛言不專主廟祭以有上神與承天之祜也祝嘏以上祭備儀物也君臣五句祭肅彝倫也皆是祭盡其禮降上神先祖意要重恐儀物不足以降之故又肅人倫以人之精神降之也神祖降則福祜自承福祜不可知而承受之本已得即福者備也之意要看一承字此言先王祭得其道也玄酒水也則陳之在室尊古尚質之禮也醴齊盎齊則降而在戶醴齊則卑而在堂澄酒又降而在下崇淡黜澶之意也其設尊有如此者陳其犧牲使鼎俎有所實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奎

備其鼎俎使犧牲有所盛其備物有如此者列其琴瑟於堂上管磬鐘鼓於堂下其備樂有如此者脩主人告孝之祝辭併尸告慈之嘏辭其行祭之文有如此者無非欲天神而使之居歆先祖而使之陟降也然猶謂精神之在儀物者淺而在倫理者深也當此時正君臣焉迎牲不迎尸是也篤父子焉北面事子行是也睦兄弟焉主人獻長兄弟及眾兄弟者是也齊上下焉獻與餼有次序而無遺缺者是也夫婦有所焉在阼在房西酌東酌者是也如是則儀物既足以稱外心倫序又足以表內志天神先祖縱不格於

我之脩儀獨不格於我之明倫乎祿位名壽有必得之理安富尊榮有凝聚之機上天福祜默承之矣說約立酒至先祖一段以備儀物言立酒四句尊古賤今也陳犧牲二句備物也列琴瑟句備樂也脩祝嘏備文辭也只說其欲降未至神格鬼享也以正君臣五句一段以盡人道言承上言禮物雖備而人道未盡亦不足以交神於是因祭行禮而人倫亦無不備也未句總承既備外心之極又表內志之脩則上神格先祖享而錫之以福矣承字可味天錫我而我實能受之之謂承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美

纂訂此承上章事鬼神上帝而言祭之盡禮也兼郊廟不專主廟祭以有上神與承天之祜也以降上神二句作兩事看并以降字冠一說上神即先祖指其精氣謂之上神終於本文與字意不協正君臣五句一說就平日倫理言注引祭統似泥儘有理兄弟同姓之臣上下異姓之臣君與臣爲上下而臣之中亦各自有上下也承天句總上上言降上神先祖是我去降之承天之祜方是來降天字兼祖必曰天者以凡福祜皆出於天也降就是祜不可涉效上云按此因上文事鬼神上帝而言祭神與祖之禮先祖

句分上陳儀物下脩彝倫末句總承兩段 以正君
臣數句其說不一就平日說失之泛却京山之說頗
直捷然與陳注背今姑依陳注爲說尸本臣也當其
爲尸則不臣而其先迎牲不迎尸是猶有君臣之分
故爲正君臣父北面事子所以尊尸尊尸卽是尊父
故爲篤父子餘注說已明

作其祝號立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
疏布以釋衣其滌帛醴醑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
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
簠簋豆鉶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毛

成也

陳注周禮祝號有六一神號二鬼號三祗號四牲號五
齋號六幣號作其祝號者造爲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
神號如昊天上帝鬼號如皇祖伯某祗號若后土地祗
牲號若一元大武齋號若稷曰明柔幣號若幣曰量幣
祝史稱之以告鬼神也每祭必設立酒其實不用之以
酌薦其血毛謂殺牲之時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也
腥其俎謂牲既殺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祭立酒薦血
毛腥俎此三者是法上古之禮孰其殽以下是中古之
禮殽骨體也以湯爛爲熟越席蒲席也疏布麤布也霏

覆尊也周禮越席疏布祭天用之此以爲宗廟之用記
者雜陳之也滌帛謂祭服以凍染之帛制之也醴醑以
獻者朝踐薦血腥時用醴饋食薦熟時用醑也薦其燔
炙者燔肉炙肝也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
獻尸賓長以燔從也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
第四夫人獻故云君與夫人交獻也此以上至熟其殽
是法中古之禮皆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而求以契
合於冥漠之中也然後退而合亨謂先薦燔炙是熟物
今乃退取向爛肉更合而烹煮之使熟而可食也又尸
俎惟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簠中烹煮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毛

故云合亨也體其犬豕牛羊者隨其牲之大小烹熟乃
體別骨之賁賤以爲眾俎用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也
此是祭末饗燕之眾俎非尸前之正俎也簠內圓而外
方盛稻粱之器簋外圓而內方盛黍稷之器邊豆形制
同竹曰籩木曰豆鉶如鼎而小盛和羹之器也祝嘏說
見前孝事祖宗之道也慈愛子孫之道也合亨以下當
世之禮也祥猶善也

鄭注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
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祗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
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

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殺謂體解而爛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幕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爲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眾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解子游以禮所成也

孔疏此一節明祭祀用上古中古之法也立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殺以下用中古也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祝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无

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立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立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孰其殺者殺骨體也孰謂以湯爛之以其所爛骨體進於尸前也與其越席至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布也衣其澣帛者謂祭

服練帛染而爲之醴醴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

食之時用醴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按特牲禮

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

君薦之用炙也夫人薦用燔是也皇氏云燔謂薦熟

之時炳蕭合馨馨知不然者按詩楚茨云或燔或炙

鄭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則知此燔炙亦然皇說非

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

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以嘉魂魄

者謂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

是謂合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三

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爲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概正其先後若審此禮則無所疑惑按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若皇天上帝二曰鬼號注若皇祖伯某三曰祇號注若后土地祇四曰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曰齋號若稷曰明粢六曰幣號若幣曰量幣是也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物者其神號鬼號祇號是尊神也牲號齋號幣號是顯物也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

者按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肱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按特牲少牢以薦孰爲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爲豚解云孰其殺謂體解而燔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按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肱三脛四胛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脊八短脊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脛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孰其殺謂體解訖以湯燔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季

曰燔祭祭腥而退是也此則腥以法上古燔法中古也云滌帛練染以爲祭服者此亦異代禮也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而爲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云孝經說曰上通無莫者孝經緯文古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爲虛無正本元字作無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然後至大祥此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獻賓并祭竟燕飲饗食賓客兄弟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燭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爓燭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饌中亨煮之故云合

亨 體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眾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之貴賤以爲眾俎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爲祭末饗燕之眾俎也 實其簠簋邊豆銅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邊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少牢賓及眾賓兄弟之等皆有邊豆及俎是也 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此論祭祀祝嘏之辭按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季

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言祝嘏於時以神之恩慈而告主人 祥善也謂饋食之時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故爲大祥 首猶本也孝子告神以孝爲首神告孝子以慈爲首各本祝嘏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脩其祝嘏未見其所以爲號故此言作其祝號上言立酒在室醴醢在戶未見其所以爲用故此言立酒以祭醴醢以獻上言陳其犧牲備

其鼎俎故此又言腥其俎孰其醢薦其血毛燔炙焉非特此而已而又廣及於所設之越席所罍之疏布所衣之黼黻焉蓋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以神道孰其醢則事之以人道越席則郊特牲所謂蒲越橐鞬之尚是矣疏布禮器所謂犧尊疏布罍是矣黼黻則祭統所謂以其純服是矣凡此所言則合古今之異質文之變也君自阼而西酌犧尊夫人自房而東酌鬱尊故曰君與夫人交獻魂陽也魄陰也而其祭或以酒之陽或以食之陰或以腥之陽或以孰之陰或以氣之陽或以味之陰且又言與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三

夫人交獻焉則陰陽之義備矣故足以合禮於魂魄合亨則合衆物而亨之犬豕牛羊骨有貴賤各異體焉故曰體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以水土之品而實邊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銅鼎故曰實祖禰所以望子孫者莫大乎孝故祝以孝告子孫所以賴祖禰者莫過乎慈故嘏以慈告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文矣故曰大成也延平周氏曰立酒以祭醴醢以獻何也立酒陳之而已非獻也君陽也所以嘉魂夫人陰也所以嘉魄合二者以定之故曰合莫莫定也所羞者以上世之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五

禮物爲主而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者合莫而已所羞者以後世之禮物爲主而祝以人之孝而告於神嘏以神之慈而告於人是爲大祥祥者言福之兆朕見於此也嘏亦祝也而謂之嘏者以其傳尸之言而所告者皆福也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蔣氏曰此章盛言禮之備矣而猶首以立酒血毛之薦此足以見聖人言禮之要旨祝號之名載於周禮蓋神祇之位與夫牲幣之陳各有名稱若夫祭祀則

有朝踐有饋食至今世猶髣髴而行之未泯也自是謂合莫以上先儒以爲朝踐之節自是謂大祥以上先儒指爲饋食之節夫朝踐爲禮之始饋食爲禮之終始貴乎嚴終極其備故血毛俎腥醢孰越席疏布之事猶有貴乎古先也乃曰合莫謂其本是精誠以求神於冥漠之間也合亨體薦邊豆簠簋銅羹辭說之詳是後世之所備也乃曰大祥謂其舉是備禮而極其祥善之義也蓋聖人制禮豈容一毫之僞方其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精神通至於成禮而致祥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散而辭

說行學者苟能究觀聖人終始考禮之意而得之於想像形容之妙則凡器物之陳節文之變皆有深長之義存乎其間以牲牲肥腍祝史矯舉足以要神而致福烏足言禮之本始哉

邦解作其祝號以下敘祭祀始終之節以明禮之全所謂大成也周禮祝號有六作其祝號造爲鬼神及品物之美號如皇尸旨酒之類卽祝辭也玄酒血毛腥俎皆大古之禮始祭之事孰穀以下至合莫中古之禮祭時之事合亨以下後世之禮祭終之事穀骨體也孰以湯燭之未全孰也越草名疏布縻布縻以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美

覆尊越席疏布貴其質也滌帛凍染之帛嘉魂魄使神靈歆悅也合莫猶言潛通血毛腥俎孰穀越席疏布猶古初之意貴以真誠冥合故曰合莫然後乃取其薦燭烹熟以食尸俎唯右體今取左體及餘未載者同烹故曰合也體其犬豕牛羊謂隨其所用之牲別其貴賤之體以供尸賓客兄弟眾俎及祭畢燕飲也簠內圓外方以盛稻粱簠外圓內方以盛黍稷竹曰籩木曰豆其形同邊盛果脯豆盛俎醢釀如鼎而小以盛和羹祝以孝子之意告神嘏以祖考之意告主人故曰孝慈大祥積慶也大成禮備也夫三才五

教莫非禮獨言祭祀者幽明之故生死之說神鬼之情狀莫備於祭也 古天子之祭不可詳考據疏義

聖其概大禘之且主袞冕入尸袞冕後入王不迎尸尸入室樂作降神王乃灌時眾尸皆在大廟依次灌用鬱鬯尸皆祭啐之奠之是爲一獻王乃出迎牲后從灌是爲二獻牲入至庭王親殺其毛血告於室於是行朝踐之事延尸入室坐於堂太祖之尸坐尸西南面其主在右昭東穆西相對主各在其右后薦豆邊乃薦腥於尸坐前謂之朝踐卽此篇內所謂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酌獻尸是爲三獻后酌是爲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美

四獻此禮器所云設饌於堂也乃延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南面穆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拜受尸遂薦熟王酌獻尸是爲五獻后酌獻尸是爲六獻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酌酌尸是爲七獻后乃薦加邊豆尸酢主人主人受嘏獻諸侯后酌酌尸是爲八獻王酌獻卿大夫諸侯酌獻尸是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以尊卑爲次據諸禮文社稷其略如此 新裁祝號告神之辭立酒三句是上古之禮孰穀至交獻是中古之禮嘉魂二句承上古中古言血腥醢酒之類嘉魂也孰醢燔炙嘉魄也以物之全乎氣者

與魂相善近乎味者與魄相善也嘉善魂魄是即能
契合神明於冥漠之中也蓋我之志意方向乎神神
亦歆享於我便是契合然後至慈告是當世之禮大
祥承當世言大成通緣上文二是謂對 宗廟之祭
有祝以告於祭祀之始而立號以昭夫神物之名矣
又必立酒之是尙而陳列之有方焉牲之始殺取血
及毛以告於室牲之既殺俎盛肉以薦於堂其法上
古之禮有如此其般也以熟其席也以蒲覆尊之某
則惟疏布之爲尙也其服也以絺帛其獻也以醴醑
而燔炙之薦則君夫人之文獻也其法中古之禮有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三

如此是蓋嘉善事乎祖考之魂魄昭格以在我之精
神而求以契合於冥漠也不謂之合莫乎退而合亨
者取腥爛之肉與其左體烹之也體其犬豕牛羊者
別其貴賤以爲俎用或以供尸或以待賓客兄弟
也此祭末燕享之俎俎也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
實簋以水土之品而實邊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羹
此正祭尸前之禮器也祭之始祝以孝而告於上也
祭之終嘏以慈而告於下也斯則禮意周備於神人
而有以善事其先矣是爲禮之大善者與凡此數者
不爲當世之禮乎夫禮不備舉於廟中則古成其古

今成其今且古之成也質而不文今之成也文而少
質非大成矣乃今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
文古今文質皆備非禮之集大成者乎

合參此舉廟祭之全體合三古而大成也首句提起
在末祭之先立酒三句法上古之禮孰後至文獻法
中古之禮嘉善魂魄二句承上古中古言然後至慈告
是當世之禮大祥句承當世言兩是謂相對末句總
承

新旨以嘉句總承立酒以下是謂合莫乃就嘉善魂
上斷之之辭嘉字中便有合字意了然後二字從文

禮記詳說

卷六十九

禮運

三

獻來然只管至牛羊止曰退者以文獻以前皆是進
而有事於神也亨者卽是犬豕牛羊然合與體又是
兩意體之在祭未之時實之在正祭之時告孝在正
祭之時告慈在醑尸之時是謂大祥是就然後以下
斷之之辭

纂訂看來此節意不過說祭盡其禮凡可以歆享鬼
神者無所不至祝號以下至文獻皆所以嘉善魂魄而
合莫也又言其合亨云云如此禮文極備精氣冥合
豈不是大善故曰禮之大成陳注依注疏分上古中
古當世硬生分別殊爲蛇足

按此節合莫截上是法上古中古之禮下是行常世

之禮禮節煩碎不得不依此爲段落作其句斷立酒

以祭三句連孰其殺至交獻一氣下以嘉魂魄二句

承上上古中古之禮而斷之越席是鋪設之物不與

疏布簞器連嘉魂魄以氣味分貼爲是或云君陽嘉

魂夫人陰嘉魄說不去嘉只是安慰歡悅之意退

而合亨與體其犬豕牛羊二句連實其簠簋句卻在

先參錯言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亦分先後告是大

意如是非諄諄言孝言慈也大祥猶言至善以綴合

亨以下一截大成總收兩節方全或嫌頭緒太

禮記詳說卷六十九

禮運

无

多只作兩截上截是陳設祭獻之禮下截是燕賓待

尸之禮從上截抽出言之似亦簡便

禮記詳說卷六十九終

禮記詳說卷七十

禮運

牟陽再觀祖輯撰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陳注幽厲之前周道已微其大壞則在幽厲也魯周公之國夫子嘗言其可一變至道則舍魯何往哉然魯之郊禘則非禮矣禹爲三代之盛王故杞得以郊契爲殷之始祖故宋得以郊惟此二國可世守天子之事以事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一

其祖周公雖聖人臣也成王之賜固非伯禽之受尤非周公制禮作樂爲萬世不易之典而子孫若此是周公之教因子孫之僭禮而衰矣天地社稷之祭君臣之分懷不可踰曾謂人臣而可僭天子之禮哉石梁王氏曰此一章真孔子之言注不能明其旨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可祭社稷杞宋之郊是王者之後天子之事守禮之所許者魯而有郊是背周公所制之禮與杞宋不同也

鄭注政亂禮失以爲魯尙愈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

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 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
孔疏此明孔子歎意前始發歎末言自歎之意子游
有問即隨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述其所懷嗚呼哀
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
傷此禮儀法則無可觀瞻唯魯國稍可吾捨此魯國
更何之適而觀禮乎言魯國尙愈優勝也言尙勝於
餘國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 魯合郊禘
也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
郊牛口傷宣三年經文鷩食其角成七年經文四
卜郊不從僖三十一年經文言子孫不能承奉興行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二

周公之道故致使郊牛有害卜郊不從 杞郊禹宋
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
勿使有失按祭法云夏郊鯀殷郊冥今杞郊禹宋郊
契者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
張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夫子固已明言之杞宋則
爲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
敢臣周公即以二王之後待魯然而非周公之本意
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善矣伯禽不當受故曰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者謂周公必不饗其祀
周公用天子禮樂或以爲有人臣不可爲之功則當

用不可用之禮夫有權有位則人臣所遇當如此至
用天子之禮樂則非也故魯之郊禘非禮也家臣僭
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推其原皆在成王成王賜
伯禽天子禮樂自其時已啓下僭上之階矣
嚴陵方氏曰序加幽於厲上者則以幽之爲惡大故
也周公之澤百世而不斬而以爲衰者特其制作傳
世之迹爾

馬氏曰夫郊者天子外祭之重者也禘者天子內祭
之重者也郊禘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也成王
非所宜賜也成王非所賜而賜之魯君非所受而受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三

之此魯之郊禘所以爲非禮故曰周公其衰矣所謂
衰者非周公之衰也言後世僭用天子之禮此周公
之道所以爲衰矣杞宋皆天子之事守魯之郊禘非
天子之事守故曰非禮有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
殷人禘嚳而郊冥而此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言之異者何也蓋郊鯀與冥者以其始而言之
也郊禹與契者以其終而言之也夫湯革夏則命杞
以郊禹武王勝商則命宋以郊契此禮運之言亦既
終而言之也天有覆物之功地有載物之功故天子
祭天於地上之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諸侯者守

天子之士而養一國之民故祭社稷者土神稷者穀神天子有祭社稷者蓋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

山陰陸氏曰嗚呼哀哉非直歎而已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此孔子所以歎也杞宋既不足徵周又如此而魯亦不能以有爲也凡言禘郊禘嘗在上郊郊稷禘禘魯故也祭法所謂禘郊國語所謂禘郊之牛角繭栗之類是也爾雅曰禘大祭也亦以此今此言郊更在其上則魯郊郊稷禘禘周公而已言周公其衰矣以愛之深故望之至所謂責備賢者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四

蓋如此杞之郊禹也言以禹故故郊與魯不同宋之郊契也言以契故故郊亦與魯不同三山林氏曰春秋郊望之旨三傳諸儒之說無得之者無他知求小禮而昧於大禮故也經書郊者九皆爲有故而書非因卜不吉而廢郊則因牲死傷而廢郊又有不待卜之吉而特郊雖牛之死傷而必郊者先儒之說不過罪其屢下與其養牲不謹爾不知聖人書郊乃惡其非禮之大者至屢下之瀆養牲之慢非春秋所責也學者欲究聖人之旨先當斷其魯郊之當否未暇及其瑣瑣也夫子傷周之衰禮樂自諸

侯出其魯之郊禘則有周公其衰之歎豈有天子郊天諸侯亦郊天子望祀山川諸侯亦望天子禘祖之所出諸侯亦禘使諸侯亦可行則聖人不以禮樂自諸侯出爲傷自夫子沒漢儒不知道者但見春秋書魯祭祀多天子之禮始妄設周賜禮樂之說所以諸儒不以魯郊爲非雖周郊以冬至而魯用之於啓蟄天子四望而魯三之名爲後時降殺但竊郊望之名已有罪矣譬如商賈冠師儒之冠庶人服卿相之服望其容飾已知其非分越制也予謂春秋所書之旨正以有故而不郊者爲幸無故而郊者爲大罪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五

季氏旅於泰山夫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泰山有知必不享季氏之祭矧上帝而可諂乎宜乎至於三卜四卜五卜不從饕餮屢食其牛可見天心之不享也魯人曾不知得罪於天雖屢卜不從而猶三望雖牛死而改卜牛甚者至於用郊可知僭擬之心不能自己下破王制上拂天心其罪爲大也深味春秋之旨曰猶三望曰乃免牲其深矣乎其微矣乎臨川吳氏曰言杞宋二國所以得郊者蓋以二王之後修其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若魯則非有天子之事可守豈可僭郊也哉因言周公所

制正禮唯天子得於圓丘祭天方澤祭地諸侯則但於社祭地及祭稷神而已不得如天子之祭天祭地也

新裁此見夫子歎魯僭郊禘之禮意一原杞宋大祭之由見魯非王者之後不當郊一舉先王制祭之法見魯爲諸侯之國不得郊蓋郊當行之杞宋矣以杞之先曰禹爲天子來之先曰契爲天子始祖是乃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行之故郊得推祖以配天也魯非王者之後可以郊乎且以周公所制祭禮言之唯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得祭社稷耳魯侯國也可援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六

杞宋例乎言郊而禘可知重諸侯不可僭天子說夫例之以事守則非其比律之以禮制則非其分此魯之郊禘周公其衰矣夫子傷古禮不復而重有望於魯乃魯之僭復然則古禮終不可復是以有哀哉之歎

新旨杞之郊也以下正明非禮之故蓋魯之祖非天子則不宜僭杞宋之禮魯之分爲諸侯則不得僭天子之禮祭天地二句重社稷邊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實大壞之欲行周道舍魯其何適矣是幸魯之猶能秉周禮也然魯之郊禘是以諸侯而

僭天子之祀非禮也周公方制禮作樂以教天下萬世至於子孫僭而壞之禮其衰而不振矣豈不重可哀耶魯之所以敢於僭者意者以杞宋爲例乎不知杞之得以郊者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故杞之郊推禹以配之也宋之得以郊者契敬敷五典化民成俗故宋之郊推契以配之也惟此二國得世守天子之事以事其祖非僭也魯非天子之後何以得郊哉且以周公所制之禮言之天子得祭天地若諸侯不過祭社稷耳今魯之郊是以祭社稷者僭祭天地矣故曰非禮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七

纂訂首句作頭下正見可哀之實也 厲王是夷王子遭奔免之亂周禮廢墜宣王中興雖復之而未盡復也繼以幽王爲犬戎所殺而廢墜益甚幽王是宣王子厲王孫天子之事守事字處微讀天子之事指郊禘之禮言此禮乃先世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 周公之盛盛於制禮以開百世之治周公之衰衰於子孫僭禮以踰萬世之防外記路史平王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往止之魯之郊始此非成王賜也陳氏辨之極詳禮家不知何據而程子亦有皆非之斷遂令讀者詳沿莫止

按篇首云歎魯至此方見歎魯處幽厲只是引起魯之失禮見得周禮被幽厲傷之含魯莫適而魯又行非禮之郊禘所以可歎下引杞宋二王之後用郊非魯可比下又言天子祭天地則非天子不當郊諸侯祭社稷則魯諸侯只當祭社稷不當郊天言郊則禘可知魯之僭郊禘路史以爲惠公請用郝京山以爲僖公僭用皆不能考其原委仍從成王賜伯禽受說爲有據郝京山又謂杞宋不當用天子禮樂則又節外生枝未免多事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八

陳注祭禮祝於始嘏於終禮之成也常古常事古法也
不敢變易謂貴賤行禮一依古制也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禮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
鄭注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將言今不然

孔疏言天子諸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是謂大假假大也既不敢易法是於禮法大中之大謂大大之極也假大也釋詁文以經既有大字故云假亦大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爲善

故上云承天之祐次云是謂合莫又次云是謂大祥又次云是謂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欲論其惡故也鄭云將言今不然今謂孔子之時也禮廢政壞不知大祥大假之等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故下云是謂幽國是謂僭君是也
嚴陵方氏曰祝則君假之以告神者也嘏則尸假之以告人者也而祝嘏辭說古常有訓不可易焉故曰莫敢易其常古也

馬氏曰祝嘏之情非聖人不能知非天子不敢作非聖人不能知則在上者率由舊章而莫敢易非天子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九

不敢作則在下者謹守其法而已

山陰陸氏曰所謂常古蓋自古以來所不變

延平周氏曰君有假於祝尸有假於嘏而祝嘏莫敢

易其常古之辭說則謂之大假者蓋唯大者爲可假

假與豐亨主假之假同意

蔣氏曰君臣天下之大分也禮不王不禘故郊禘爲

王者盛事經典所載傳注所釋有曰祭上帝於南郊

有曰祭昊天於圓丘有曰祀五方感生帝均爲郊禘

之事也配天以祖其義甚重魯諸侯國也安得有郊

明堂所記以爲周公有大動勞成王賜以重祭說者

遂以爲據如春秋書郊之類皆以爲時與事之失非其僭也夫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者有以兼乎小小者不得以僭乎大亦截乎甚嚴矣魯之用郊春秋固許之乎前輩爲之說曰魯不得用天子禮樂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夫以伯禽受之爲非而成王之時禮典未壞固應有用之之事乎識者又從而爲之說曰賜非成王是周之末王賜之也昔者魯惠公使宰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止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殆由平王以下也是說然矣自今言之聖人觀周道而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十

傷幽厲論郊禘而衰周公則重祭賜魯豈盛時賢君事其出於衰世天子諸侯無疑也故聖人恥魯之事而因及宋杞之郊杞之郊也存禹後也宋之郊也存商後也是宜以禹契而配天周祀后稷魯以周公配天於周公能無愧於后稷大王王季文王乎是周公之所弗居故曰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亦大也祭之始也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祭之終也嘏以神之辭而致福於主人今以諸侯僭天子之祭事不因其常古則孝忠報反之意名稱位號之別將有所紊亂變更而失其宜矣聖人於春秋之郊不予而

非魯之僭竊其說甚明設從傳注烏足以發明聖人立言之本旨

臨川吳氏曰假與嘏字通用嘏尊祝卑以尊統卑故但言假

新裁以事言謂之常事以法言謂之古法祝嘏字只作始終字看 祭禮始於祝終於嘏自始至終乃禮之成也正常事古法而不可變者也誠使行禮者一尊古制而不敢更改則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志行可通於神明誠意可孚於冥漠自然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矣豈非莫大之福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十一

新旨此爲僭禮而發莫敢易正忠臣孝子之心所謂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非大假而何注當然自然甚精

纂訂此章承魯僭禮而言祝嘏只當始終二字非謂止此二事也常古注兩平看謂常事古法作常用之古法串看亦通莫敢易舊說有諸侯不敢僭天子大夫不敢僭諸侯甚確一說吉祥善事天所假以綏有道者不必作嘏字亦有見

按此節舊說多聯上文今按下文皆說失禮而此節正言以起之當作起下爲是然因魯失禮而乃有下

祝嘏辭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文失禮之說 祝嘏謂自祝至嘏也常古常用之古法也大概作大嘏嘏福也注疏作大大可笑

陳注祝嘏辭說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周禮大宗伯掌詔六張重其事耳表世君臣慢禮惟宗祝巫史習而記之故謂幽昏之國言其昧於禮無以昭明政治也

鄭注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禮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

孔疏祝謂主人之辭告神嘏謂尸之辭致福告於主人皆從古法依舊禮辭說當須以法用之於國今乃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主

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爲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祇聞今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舊說當是君臣俱闇故云是謂幽國
長樂劉氏曰周官大祝掌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摯之辭與法皆繫諸六典之籍而藏於太史屬諸春官上下相維不可少廢也今仲尼之時遭幽厲之君傷春秋之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之家遂使國之禮典幽闇不明故曰幽國也
嚴陵方氏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故有辭說而辭說自有常古焉天下之所共知也若夫藏於宗祝巫史

之家則是非孝慈之言且不欲人之知爾豈所以爲神明之道哉故曰是謂幽國

金華應氏曰祝嘏辭說藏於公而不藏於私若金縢納於匱中是也周公不欲宣其事而揚己之功故命祝史勿敢言若夫常時祭祀之辭說未嘗不使人知之也故曰宣祝嘏辭說荷欲聽宗祝巫史爲之而又俾私其藏不爲隨之矯舉則爲漢之祕祝矣

纂訂祝嘏辭說明其義者君也詔其事者大宗伯也若惟宗祝巫史習而記藏之則君於人臣皆昧於禮是幽國也何以昭明政治也哉 藏者習而記之非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主

藏於其家也周禮宗有都宗人家宗人祝有大祝小祝巫有司巫男巫女巫史有大史小史皆掌祝嘏之辭說者 按習而記之未明當依疏改易古禮自爲辭說

醯醢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陳注醯醢之爵卑般之爵尸君君之尸也杞宋二王之後得用以獻尸其餘列國惟用時王之器今國君皆用醯醢以及於尸君非禮也是僭上之君耳

鄭注僭禮之君也醯醢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

孔疏醢是夏爵畢是殷爵若是夏殷之後祭祀之時得以醢畢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今者諸侯等祭祀之時乃以醢畢及於尸君非禮也此諸侯乃是僭禮之君按明堂位云夏曰醢殷曰畢是先王之爵也天子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天子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此醢畢謂祭祀尸未入之時祝酌奠於銅南者也故郊特牲云舉畢角是也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耳長樂劉氏曰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獻酢君尸則用醢畢今也諸侯亦用之不曰僭君乎始僭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古

於禮樂終僭其政刑然後篡弑之心生焉故巡守四方必考其禮樂制度防僭亂也

延平周氏曰夏曰醢殷曰畢醢畢非時王之爵而諸侯有用之及尸君者非禮也所謂及尸君者君以獻尸而尸以酢君者也

郝解醢畢皆爵名祭饗之器夏曰醢殷曰畢惟二王後得用之諸侯遵時制耳及猶獻也以醢畢祭是及尸也以饗是及君也僭君僭天子也

按陳注尸君是一樣講家多分言尸與君亦通及字虛謂醢畢之用及於尸君及字不可直作獻字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僭君

陳注冕祭服之冠弁皮弁也大夫稱家大夫以朝廷之尊服國家之武衛而藏於私家可見其強橫則此國君者乃見習於強臣之君也

鄭注劫脅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

孔疏私家大夫以下稱家冕是衮冕弁是皮弁冕弁是朝廷之尊服兵革是國家防衛之器而大夫私家藏之故云非禮也 脅劫脅也私藏公物則見此君恆被臣之劫脅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主

延平周氏曰私家卿大夫之家也先王以仁義善天下之俗而兵器常藏於民至於私家藏之則為非禮者豈非以私家之貴且尊為有嫌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陳注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具官是僭擬也祭器惟公孤以上得全備大夫無田祿者不設祭器以其可假也有田祿者祭器亦不得全具須有所假不假亦僭擬也周禮大夫有判縣之樂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是大夫祭不用樂也或君賜乃有之耳聲樂皆具亦僭擬也尊卑無等非亂國而何

鄭注臣之奢富擬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魯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孔疏大夫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末

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非禮也者若大夫並爲上事則爲非禮也大夫爲此上諸事與君相敵乃是敗亂之國也

延平周氏曰以官事不攝於聲樂皆具爲非禮則然矣以祭器不假爲非禮則誤矣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蓋未嘗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義也

山陰陸氏曰春秋傳曰晉侯以歌鐘二肆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杜氏謂大夫有功則賜然則大夫未賜樂假於大夫

纂訂大夫不能具官而具官祭器可假而不假不得用樂而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蓋僭亂而尊卑無等故耳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陳注臣者對君之稱僕者服役之名仕於大夫者自稱曰僕則益賤矣人臣有三年之喪或新昏則一期之內君不使之所以體人情也就二者而論喪尤重於昏也今乃不居喪於家而以衰裳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己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七

家矣是君與其臣共此國也就卿大夫而言僕又其臣也今卿大夫乃與其家之僕雜居齊列無貴賤之分亦是君與臣共此國也

鄭注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

孔疏公是諸侯之號臣是至賤之稱今若仕於諸侯其自稱以至賤之辭而曰臣自貶退也卿大夫之僕又賤於臣若仕於大夫之家則自稱曰僕彌更卑

賤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者若君有喪昏則恆在於國不歸臣有喪昏則歸嚮家一期之閒不復使役也故云期不使 今臣之有喪乃不致事身著衰裳而入君朝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是爲非禮也 君之喪昏而在國臣有喪昏而不歸家亦在國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卿大夫與僕雜居且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尊卑無別亦是君臣其國也

張子曰與家僕雜居齊齒蓋謂仕於家者不可與仕於公者齊齒如此則亂矣若季氏之臣陽虎者其於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六

朝廷豈特齊齒而已仍有畏偏之勢

馬氏曰凡仕於公者皆曰臣非一諸侯之國也凡仕於家者皆曰僕非一大夫之家也說者以謂諸侯之國大夫之家蓋非是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所以別君臣之禮也以衰裳入朝是君臣無別也嚴陵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者以此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者以此然通而言之臣亦可謂之僕若周官所謂戎僕齊僕之類是矣僕亦可謂之臣若左氏所謂卑臣與臣之類是矣名雖可通而位不可不辨故與

家僕雜居齊齒爲非禮也曲禮曰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王制曰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則此所言非禮宜矣齊齒者與之等夷而序齒也

延平周氏曰均仕也一爲僕則其臣不得與之雜居齊齒先王之正名其詳至於如此新有昏期不使則然也三年之喪止於期不使非也

蔣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於內心則交神之道虧用器或忘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聖人所甚懼也祝嘏辭說此豈交神明之虛語聖人舉孝慈相感之義以發之於禮經而詩有之曰令中有假公尸嘉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九

告蓋致祭受福之義盡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於精神必通之時誠非具文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襲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焉自謂神明之及交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醴粢夏商所制也禮天子奠粢諸侯奠角郊特牲言舉粢角詔受尸禮器宗廟之制卑者舉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醴粢以及尸君安得不謂之僭君噫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不得已矣若是則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縷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俟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六命賜官限制甚嚴

而大夫具官不由於所賜四命受器自有彝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此所以官事不攝反坫爲禮八佾舞庭三分公室獨據僭僭之事莫之禦歟甚而至於君臣同國此聖人所以傷今思古固有望於隆禮之君也

臨川吳氏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與僕同居處者之爲非禮先言喪與昏者之不役使以見臣服衰裳入君朝者之爲非禮

纂訂君與臣同國蓋混亂無朝家貴賤之分故耳罪在君也昏因喪並及之耳以衰裳入朝是一事與家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三

僕類居齊齒是一事玩注自明

新旨幽國僭君魯君亂國同國雖不同總根非禮得來一一摘出見防微杜漸之意五箇非禮也有不勝感慨咨嗟之意 祝嘏之辭說大宗伯掌之重其事也今則藏於宗祝巫史之家非禮也是之謂幽昏之國味於禮無以昭明政治也夏魯曰醴殷魯曰皐杞宋二王之後得用之以獻其尸其餘列國惟用時王之器今國君皆用醴皐以及乎君尸非禮也是謂僭天子君上之禮冕弁尊服也兵革大事也今大夫以尊服武衛而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強臣脅制其君

家臣不能具官祭器亦須假借大夫而設官全具祭

器而不假於人且饋食不得作樂今大夫而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紊亂尊卑之國故凡仕於公侯之家曰家臣仕於大夫之家曰僕役皆自稱之辭也人臣有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年之內君不使之體人情也就二者而論喪猶重於昏今乃不居於家而以衰裳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己之家矣就卿大夫而言僕乃其臣也今乃與僕雜居齊齒非辨貴賤之禮也是謂君與臣共此國無上下之別也

按此節分兩截上一截言正禮如此下一截言與禮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三

反衰裳入朝跟喪說與家僕跟臣僕說君與臣同國

注自明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陳注王之子弟有功德者封爲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之田諸侯子孫命爲卿大夫其有功德者亦賜采地所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也大夫位卑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之以采地之祿耳此先王之制度也

鄭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

孔疏按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是也以處其子孫者謂子孫若有功德者封爲諸侯無功德直食邑於畿內也 謂諸侯子孫封爲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臣亦如之是處其子孫 大夫位卑不合割其采地以處子孫但大夫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故云以處其子孫然從是謂幽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爲今惡起文故云是謂制度非論今日之好故注云言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三

今不然也

長樂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上以承先祖之祀下以綿本支之世莫不思有以處之然其處之則有所裁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尊卑隆殺之別也天子不曰天下而曰田所以明其止於千里以與天下共之也諸侯不曰田而曰國所以明其專於百里而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於食舊而

已

延平周氏曰人莫不有子孫之愛故先王有法以節之也自天子而下雖莫不有以處之而處之者則異矣是以謂之制度大夫則眾矣果子孫皆世有采邑則王畿之內所不能容豈非量功德之大小而限世數之久近乎

嚴陵方氏曰夫天下之大天子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爲泰國家之小諸侯大夫以之處子孫而不以爲儉豈非以制度之所寓乎於天子言田則知諸侯之國大夫之采亦田而已於諸侯言國則知天子之爲天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三

下大夫之爲家也

蔣氏曰天下爲公祿位不私而與賢天下爲家始有世及以爲禮夫公固賢於家也與賢固大於相及也而事變之推移則定制之攸設聖人所以立與子不易之論以爲天下常行之法以銷天下相攘之心故方千里者天子之田也而爲天子子孫之定守方百里或七十里或五十里者諸侯之國也而爲諸侯子孫之定守或倍上士或四大夫祿或三大夫祿或二大夫祿者卿大夫之采也而爲卿大夫子孫之定守是以封建旣行分守一定上下相安僭僭不形謂之

制度迫其衰也天子不能有其天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朝聘不脩而會合無度交際不明而出入墮禮

金華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大者謹其禮而無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歉志以制度不可踰也制度一定則人欲偏厚其子孫者固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剝枝葉兼并同姓者亦不容薄於所厚矣春秋之時請京之不度封沃之盛強皆私暱爲患也至晉無畜羣公子秦不能容一弟甚矣

新安王氏曰一日幽國二曰僭君三曰魯君四曰亂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孟

國五曰君與臣同國此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壞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不得僭也諸侯地方百里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卿大夫各有食邑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僭也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卿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新裁此原上文來見得上下之失禮者由於制度之壞故先王必立此制度以正之天子子孫就無功德者言諸侯子孫以有功德者言大夫子孫兼有功德

無功德者言制度就田國采上發揮 制度在處字

上看出處之得其法是制度也雖欲厚薄其閒而不可得天子諸侯大夫之心亦安而爲之子孫者亦多享其分以自守見制度之得體處 先王以人之子孫不可無以處之也故天子之子孫有功德者封爲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之田是有田以處其子孫矣諸侯子孫命爲卿大夫其有功德者亦賜采地是有國以處其子孫矣大夫位卑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之以采地之祿耳是有采以處其子孫也是田也國也祿也制爲之裁度爲之限上焉謹禮而無濫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孟

恩下焉安分而無過望若繩尺之不夾者然纂訂三子孫照注都指支庶說一說子孫各包正嫡支庶功德在內 自祝嘏辭說至天子有田是言君臣之僭起於制度之不立故遂言先王之制度不可踰故天子適諸侯至瓶國見制度之壞起於上人之失禮故遂言人君之大柄不可失魯之僭禮非人君自失其柄乎

按上下文皆言失禮而此節以制度言承上亦以起下文勢大概如此然於上下亦不甚貼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人是謂天子壞

法亂紀

陳注廟尊於朝故天子舍之然必太史執簡記奉諱惡者不敢以天子之尊而慢人之宗廟也不如此則是壞法度亂紀綱矣

鄭注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救也

長樂劉氏曰諸侯敬於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私有乃以舍至尊上下之分此亦至矣然而天子必以大史所掌之禮籍入處其廟言動之際必據乎禮示不敢慢於所明也苟違於禮無以明人非天子壞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主

法亂紀耶

嚴陵方氏曰舍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爲之主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今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

纂訂諸侯敬天子故以宗廟舍之廟尊於朝不敢爲主也天子不敢慢人之先故使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各盡其禮而已若天子不以禮籍入則是壞法度亂紀綱而禍自上作已則諸侯僭差起於此

按禮籍該得廣大史執簡記云云其一端也入謂入

處其廟 廟制富有公所在其前非微主而居其廟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讒

陳注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非此而往是戲讒也敗禮之禍恆必由之

鄭注無故而相之是戲讒也陳靈公與孔宣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弑焉

孔疏此宣十年左傳文陳靈公謂孔宣儀行父曰微舒似女行父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後楚殺微舒立成公是取弑也

延平周氏曰天子適諸侯必以禮籍舍於宗廟諸侯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主

唯問疾弔喪則入諸臣之家先王制禮之意可謂微矣而後世猶不免有株林之誚者非禮之罪也

蔣氏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因以考制度於四方諸侯皆得朝於方嶽之下所以巡省風俗而混一軌轍也晉文召天子事已非矣猶作王宮於踐土豈有躬

造諸侯之國都舍臣下之祖廟而不由禮籍之所當行者乎故曰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有一國因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憫難恤患見厚下之禮乃若出入無名率意以行此固馳驅而往之事所由萌

乎君臣無私交聖人嚴之故曰是謂君臣爲讒推原

其事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在易之履所以制禮方其上天下澤邈然其不相接也而上下以辨民志以定聖人觀會通以有行使其事必出於名義之所宜有而後交際酬酢之道興焉不然則妄動而兆亂事出於微而禍成於著也

新旨上節爲天子立防下節爲諸侯立防只是起下節意 天子巡狩而適諸侯之國必舍其祖廟廟尊於朝也然必大史執簡記奉諱惡而以禮籍入不如是則壞法度亂紀綱自天子始矣此見天子不可先自廢禮也諸侯又爲臣下之主非問疾弔喪而入諸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天

臣之家是之謂君與臣爲戲誑敗禮之禍恆必由之此見諸侯不可自廢禮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陳注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能執此柄則國可治矣接賓以禮曰儆接鬼神亦然故曰儆制度如禮樂衣服度量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不使有異仁主於愛義主於斷別而用之必當其宜

鄭注疾今失禮如此爲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

孔疏此一節疾時失禮致此在上禍敗之事故言禮之大義 言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 所以別嫌明微者此以下亦并明用禮爲柄之事使寡婦不夜哭是別嫌君子表微是明微也 接賓以禮曰儆以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儆鬼神也 考成也制度謂廣狹丈尺以禮成之也 仁生義

殺各使中禮有分別也 用禮爲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故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長樂陳氏曰禮之有體可執以治國猶器之有柄可執以治事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惟其爲大柄則能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天

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儆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

馬氏曰禮者政刑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操持悖謬而失其所要故曰大柄柄言其所執之要也嫌者人之所難別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禮有以明之鬼神在其幽而人不可測度者也而禮有以使鬼神之格故曰儆以禮賓之也制所以裁度所以節皆禮有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皆禮有以別之 觀其禮所以知其政禮之所興則政之所治禮之所變則政之所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所以治政安

君也

嚴陵方氏曰稽考制度而用其中故曰考節文仁義而致其辨故曰別

新裁大柄截下言禮之功用見其爲大柄也嫌微鬼神制度仁義政也別之明之等則政治矣政治則君安何以政治君便安設使萬幾中有一事不理即無大害君心便局蹙不安了此雖只說禮之功用卻是言禮爲君所用有這些好處而君能用之則政治君安選要在禮是可用之物君能用禮上著精神方說得大柄意出 夫處國之有禮猶執器之有柄人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三

君執禮猶柄之運器執其柄則器可舉庸其禮則國可治禮也者豈非人君之大柄乎何以見之似而不回者爲嫌禮以剖析於毫釐無有惑而不決者隱而難見者爲微禮以顯設於章程無有晦而不明者鬼神至幽也禮以儀接之而致其格制度不一也禮以考正之而歸於一仁之愛義之斷禮則別而用之各當其宜也凡此皆政之所在而君之所繫以爲安危者也禮以治之則庶事由之以禮而一人無叢脞之憂可享有道之長矣不謂治政而妄君乎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罰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陳注倍達上行私也或亦倍而未之之謂小臣竊所謂盜臣也肅峻急也俗敝人無廉恥風俗敝敗也治國無禮故至於刑肅而俗敝爲君者但恣己用刑遂廢常法法廢而禮無上下之列矣宜乎士不倍驕民心離叛也豈非疵病之國乎

鄭注又爲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峻也疵病也

孔疏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也或有屢諫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至

不聽皆越關倍君而去 小臣士以下竊者盜也嗾閭位卑但爲竊盜府庫之事 肅峻急也敝彫殘也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奈此何唯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俗敝刑肅故法教無常 釋詁文云肅峻俱訓爲疾是肅爲峻也釋詁文又云疵病也疵國者君既危於上臣又叛於下刑肅嚴重風俗彫敝皆國之病故云疵國長樂陳氏曰政不正則君位危所謂上無道揆也則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所謂下無法守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刑肅而不中俗敝而不美法亂

而無常禮紊而無別所謂士者亦不事其事也士不事其事則民亦不歸之矣然重言刑肅而俗敝者蓋以亂之所致多在刑肅以其刻核太至故也夫治之爲道由內以及外故禮出而後有法出而後有刑及其亂也由外以及內故刑肅而後法無常法無常而後禮無列矣

馬氏曰禮者政之本政者禮之用政不正則無以安其上故曰君位危君位危則上下之分失矣上下之分失則大臣倍小臣竊大臣勢足以有爲故言倍小臣勢不足以有爲故言竊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三

嚴陵方氏曰大臣倍非所謂大臣法也小臣竊非所謂小臣廉也國有常法制民於刑之中而已苟刑肅而至於俗敝則法失其常矣故言法無常法以禮爲體禮以法爲用用既無常則體亦無列故言禮無列無列者失其序之謂也是則人不安其職矣故言士不事蓋士以事事爲正故也刑肅而俗敝民將畏罪而誰散矣故言則民弗歸也俗敝民散又何以致國之肥乎故以疵言之

山陰陸氏曰大臣倍如三家是也小臣竊如陽虎竊寶玉大弓是也

長樂劉氏曰刑加以肅本以削亂也亂不可削而反以殘民焉教民爲亂者無刑而受教從亂者得罪此俗所以敝而民逃於他邦而弗歸之適足以疵病其國而已矣

蔣氏曰禮足以爲政而刑則以輔禮教所不及自昔伯夷降典皋陶作士雖有虞盛時不能主一而廢一後世遂有禮刑表裏之論然自古聖人於斯民出禮入法之際懷乎甚畏之也故於刑政之弛張足以見禮教之盛衰方其禮盛於天下尊卑有守而大柄不移是以嫌微明鬼神序制度設仁義行民有尊君親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三

上之風而無勢力相軋之習經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於未形是非有以驅之使正也蓋其節文顯設之閒所以潛銷天下之血氣忿戾而爲中正無邪之歸者多矣若是則政安得而不治君安得而不安及夫禮衰而俗敝則肅刑以防姦舉天下不齊之情欲一以納於從善之地彼其有力者攘有智者謀有勇者偏有巧者詐君臣及戾乎其上也鯁然唯恐天下之軋已而亦卒無以制其未矣是之謂無以移其平日之素而一旦以臨之者也故曰是謂疵國聖人議禮自是謂幽國以下詳言後世廢失之序而終之以

刑肅俗敬其所以示戒嚴哉

新旨此是倒持其柄倍竊承君位危來刑肅承倍竊來法無常禮無列又承刑肅來士不事民弗歸又承以上來末句總承

纂訂首節承上言天子壞法亂紀諸侯君臣爲誅皆君之失禮者也抑知禮者君之大柄乎器無柄用器者何所運量國無禮君國者何所操持且執簡可以御煩守約而能該博誠柄之大者人君不可不謹操之也何也君出政者也政之治否君之安危繫焉故政有二異而相似者爲嫌禮能別是非而剖析於毫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書

釐政有幾隱而未著者爲微禮能定邪正而顯設於章程有鬼神之政焉幽不可測而禮所以儀之如接賓然則難格者格矣有制度之政焉紛而無紀而禮所以考之如畫一然則不齊者齊矣有仁義之政焉仁主於愛義主於斷最難當者而禮所以別之用思用威各得其當則難正者正矣禮之用關於政也如此用禮而極禮之用政之所以治也而君有不妥也乎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次節若無禮則有害矣政治則君安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違倍小臣貪竊刑罰峻急而風俗敝壞甚至法非常法下

止刑肅也始焉由禮不用而至法無常究則法無常而禮愈無列禮者士之所有事也禮無列則士不能脩職矣民之所歸者德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心離叛矣上自大臣下至庶民無一可者是謂疵病之國禮其可以已也哉

按此節反言失柄接上文治政安君說來大臣倍小臣竊則刑峻急而俗敝壞刑肅而俗敝二句一邊說士弗事一邊說民弗歸於士較詳故又推出法無常禮無列若民則直言弗歸此士民語意有分庶然民弗歸亦包得法無常禮無列意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書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截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敝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陳注藏猶安也君者政之所自出故政不正則君位危昔言天工人其代之典曰天敘禮曰天秩是人君之政必本於天而效法之以布命於下也社祭后土也因祭社而出命是效地之政有事於祖廟而出命是仁義之政有事於山川而出命是興作之政有事於五祀而出命是制度之政效地者效其高下之勢以定尊卑之位也仁義者仁以思慕言義以親疏言思慕之心無窮而

親疏之殺有定又親親仁也尊尊義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而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禘而親親之仁篤也興作之事非材不成故於山川制度之興始於宮室故本五祀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聖人庸禮之政知此故身安而國可保也

鄭注於此又遂爲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 降下也殺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 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祖率而上至于祖達者

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禘高者重義也 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雷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爲宮室制度 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爲

孔疏此一節以上文云政之不正則國亂君危此則廣言政之大理本於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而來所來既重故君用之得藏身安固也 故因上起下之辭人君身在於中施政於外人但見其政不見其身若政之美盛則君身安靜故云政者所以藏身也鄭

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是也 是故謂政是藏身之固其事既重所施教令必本於天而來天有運移若星辰圍繞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 殺效也言人君法效天氣以降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爲昏構罔亞效天之陰陽寒暑爲刑獄賞罰是殺以降命 上云政本於天此論政降於地上既云必本於天殺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於地殺以降命但上文既具故此略而變文直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命者政令之命降下於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卽地也指其神謂之

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謂殺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 降于祖廟者此亦政教之命降下於民由祖廟而來謂法祖廟以下政令之謂仁義者父親仁也祖尊義也言法此父祖施仁義於民也上云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此亦當云命降于祖之謂殺廟以上文既具故此又略而變文於上不同自下皆然也 降於山川者謂所施政令之命下於民者從山川而來謂法效山川以爲教令也之謂興作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 降於五祀者所施政

令降於民者從五祀而來謂法此五祀之神以施政令也之謂制度者初造五祀之人既立中霤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以取爲制度等級也政既法天地法祖廟山川五祀所重若此謹慎行之所以藏其身而堅固言政之行若能如此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之祖廟而行仁義法之山川五祀而爲興作制度若能如此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故云何用城郭溝池之爲言不用城郭溝池也

張子曰殺以降命令也如般人貴命令之令文之

類也今之令書古之教命也

馬氏曰殺地而言命降于社則知殺以降命令地命降于社之謂殺地則知殺以降命令言天

嚴陵方氏曰於祖廟言仁義則知本於天者爲陰陽之道降于社者爲剛柔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固知興作之爲事功矣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政之所存者而聖人特寓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焉然未嘗有迹也此所以爲藏身歟前言君此言聖人何也以位言則曰君以德言則曰聖人也其序先天而後地者上下之序也次之以祖廟者算

卑之序也又次之以山川者內外之序也又次之以五祀者大小之序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教命將欲使天下之人享受於己則己必先有所享受而其所享受必以天地鬼神者以其人莫不有敬畏天地鬼神之心則命之所以行也命之大者則必降於天地祖廟而其小者則必曰降于山川五祀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

長樂陳氏曰地道敏樹人道敏政敏樹則地之體有所安敏政則君之身有所藏蓋政隆於外而君安於內患害之所不能侵陷危之所不能及此之謂藏身也

新裁首句言君身由政而安中六句推庸禮之政末句申言政善則民安而國可保此政所以爲藏身之固也在殺字上見天在命字上見政此只要知庸禮便是政非用政行禮把禮與政作兩事說祭義因祭大廟而施爵賞嘗之曰發公室則因祭社等禮而各以類降政事之命可例知政治則君安政不正則君位危是政者君之所以藏身而身由以安者也政何以藏身乎蓋天理有自然之節文人君之政不過效法乎此以降下其命耳降命令何如因祭社而降命

曰殺地之政是效高卑之位而定貴賤也因祭祖廟而降命曰仁義之政是效思慕之心親疏之殺而行仁義也因祭山川而降命曰興作之政是殺山川出財而備物立品以資民用也因祭五祀而降命曰制度之政是殺宮室之制而考正制度以爲民防也夫政之本天而殺以降命如此則命之所出莫非天之所爲而政無不善矣由是萬事得宜萬物得序民安國安而人君亦得享太平之利其藏身有不固乎苟非本之於天吾未見藏身若此之固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卑

也命降于社四句正本天殺命之實社祖廟山川五祀以理言皆出於自然之禮故曰天也降命非降祭命亦非實有號令及人只因此等祭祀寓意示教於人耳上云藏身下言藏身之固必固乃爲善藏其身也殺命之政是謂治政藏身之固是謂安君

纂訂此見君身由政而安也首句作頭只說箇政中六句推庸禮之政末句申言聖人能如此行行政則政無不善而身安以終首句之意 近云此明君身藏於天道也蓋身欲其藏藏欲其固不善藏者藏身於人善藏者藏身於天命作天命之命社祖廟山川五

祀俱不專認作祭祀只是天有自然之命默寓於數者之中而非聖人不能效之以出政耳政字都作禮字看社字作地字看即前效于地也天道有藏而後有發聖人有發而必有藏聖人直探其原本以爲效法則萬物盡得其理而君身亦爲萬理營衛之身聖人之身與天道合聖人之政與天之降命令知天道之藏則知聖人之藏矣豈不甚固此說甚精舊說作降祭命者又說因祭祀寓意示教者俱淺

禮記詳說

卷七十

禮運

卑

之事須知降命都是降典禮之命

按此節講有求深妙者反不明白只照注發揮爲近實藏字只作安字看首尾照應末言藏身之固言不惟安而且安之固也固仍以身言國可保是補出中間只重必本於天殺以降命一句凡出政皆能因時變化合於天理之當然便是本天以降命令謂命令即政也命降于社之命冠下四句亦皆政之所在也有稱天以出令者斷未有稱社祖廟山川五祀以出令者故以祭時說爲有據凡效地之政仁義之政興作之政制度之政皆是本天以降命也 就祭祀

時定位言便是效地之政就祭祖廟時尊尊親親便
非仁義便是仁義之政有事于山川原爲材用便是
興作之政有事于五祀門戶中當窺行各有創造便
是制度之政 因言禮而及於政接上言政不言禮
而禮自寓於政中

禮記詳說卷七十一

禮運

牟陽冉觀祖輯撰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
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
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陳注此承上章言政之事謂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
擬並鬼神之事凡以治政而已故處天地鬼神之所存
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之此禮之所以序也玩
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聖人法之此

民之所以治也四時本於天百貨產於地人生於父而
德成於師此四者君以正用之謂人君正身修德順天
之時因地之利而裁成其道輔相其宜以左右民使之
養生喪死無憾然後設爲庠序學校之教申之以孝弟
焉則有以富之教之而治道得矣然其要在君之自正
其身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不能正其身如正久何
鄭注並并也謂比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
也 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
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
孔疏此一節結上政令之命降於天地宗廟之等使

禮儀有序民得治理 政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聖人參擬於天地則法於天地是也 並謂比方鬼神則祖廟山川五祀也言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爲事治謂修治也言參擬天地比並鬼神以修治政教也 存謂觀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言聖王能處其所觀察之事以爲政則禮得次序也 謂興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玩民之所樂以教於民則民得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 若天不生時地不生財父不生子師不教訓直欲令人君教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二

不可教誨則君多有過今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傅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人君得立於無過之地言其功易成無過差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祖廟山川五祀皆禮之妙理所存者聖人則因其所存者而處之以定體且不違其先後焉故曰處其所存禮之序也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民之良心所樂者惟聖人則因其所樂而玩之且不索其條理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時以氣運故天生時財以形成故地生財父以傳類故人其父生師以傳道故師教之爲之君者位天地之中居父師

之上夫何爲哉以正用之而已

長樂陳氏曰夫知天地鬼神之稟則有所存明天地鬼神之利用則有所樂處其所存乃禮之先後之序玩其所樂此民之所以治也易曰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父之辭也是易以所處者爲體所玩者爲用耳

馬氏曰處其所存以其在上者言之也玩其所樂以其在下者言之也蓋在上者識其禮之所起故處其所存得其處存之要則禮之序在其中矣在下者知其禮之所行故玩其所樂得其玩樂之道則民之治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三

在其中矣變通莫大於四時而有天以生之聚人莫若財而有地以生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而有父以生之人非教則無以別於禽獸而有師以教之四者皆出於自然而無俟於君可也而曰正用之何也蓋天雖生於時而茂對育物者非君不能育也地雖生乎財而理財正辭者非君明其義則不能理也人生雖自乎父而非君則罔克胥匡以生教雖自乎師而非君則不能安其教正用之者順其自然之理而不敢逆然後立於無過之地也夫有天以生時有地以生財有父以生之有師以教之則富庶教之具備可

以參天地之化育而成位乎其中矣

講義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爲政也非作聰明矜智慮私好惡也凡以明參於天地之理幽並於鬼神之故以治政也所謂政者正己以正人者也處其所存如君臣父子尊卑貴賤凡處其所必加察焉則不紊亂而得其所矣所以爲禮之序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義禮有所錯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凡此者皆處

其所存之謂要在察之各得其所此乃禮之序也夫人之生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好善而惡惡好吉而惡凶此人情之大可見者所樂在此而已君人者玩人之所樂而樂之所以爲民之治也如所玩習者非其所樂民得而治之乎故曰玩其所樂民之治也處存玩樂不承天地鬼神說與注異却解安天理之本然而行不過則是處其所存也順人情之自然而政必宜民是玩其所樂也天時地利父生師教四者皆所存所樂之事君能序而治之用之以正則因應無爲所以藏身固而立於無過之地

者也與注異

說約此承上政以藏身而因推其本也在民之治也分上是法造化以治民下推其本於正身參並以效法言俱著力字治政緊帶說非參並後方去治政也處存四句正參並之實處玩二字有參並意序治二字有治政意所存即高下散殊之質以理言聖人量度區處得其所存者以制禮則禮序所樂即合同周流之化以情言聖人沈潛玩味得其所樂者以治民則民治天生時二句輕只詳教養之列於三才以起君以正用句正用以見成者言非聖人於此始去正

身也君一正身修德而天地父師之道兼備於一身而唯吾所用矣用字含有治政意末句緊承正指正身說新裁此論治政而歸重於君身也民之治也以上贊化成治是見成語下歸本正身是實工夫君與聖人作一人看首三句作冒參並以效法言參並之者凡以治政而已處存以制禮玩樂以治民即參並以治政也玩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也禮序民治則政治矣然政之所以治在君身天地父師四者無非天地鬼神之所存所樂皆政也用之即處之玩之即治政

也 君之所爲君者以能用天地父師之道也用不用之於他卽用之以處以玩是一用而參並之禮無遺矣然其本在君身無過過豈能保其無唯立於無過者而已立字最緊要反之心而無愧便是先立於無過就是處存玩樂的根本無過在君心上看

纂訂此論治政而歸重於君身也參並以效法言以治政說聖人意思欲如此處存玩樂就是參並之事比參並實一步禮序民治在治政之後又是治政之符驗處處存玩樂不過教養天時地財此五句雖不必正貼天地鬼神之所存所樂亦不外教養二事用

四者比處玩實一步正用在用之時無過在平日之修前後非有兩意 參並是工夫字或有就見成說者亦通政治虛虛說存卽序也高下散殊之迹易見故曰處處有謀畫酌量意樂卽和也周流合同之運無形故曰玩玩有探賸索隱意正用如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有父之親有師之尊也

心典存屬理樂屬情言會造化之理則有以獨得無體之禮禮之所以序也而探造化之情則有以均調萬民之情民之所以治也 此承上文謂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擬並鬼神之事凡以治政也治政何

如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天地鬼神之所存體也聖人區畫品列法其體之異者以制禮禮之所以序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鬼神之所樂情也聖人優游歷飫法其情之同者以愛民民之所以治也禮序民治則政治矣而其本又在君身故天生時以作事地生財以養人父生以傳類師教以成德四者各不相兼惟君能正身修德裁成天地之道兼總父師之責而正用之故君者必先自治其身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

按參天地三句承上節說來下文又推論其實是所

以能參並處處其所存玩其所樂其字固指天地鬼神然太黏滯亦難講時講有云會造化之理探造化之情甚渾雅可用理之所在是爲存有以區處之而禮得其序情之順處是爲樂有以調劑之而民得以治但不可以樂卽爲民樂此是一截下文歸本君身不必黏滯天地鬼神直到立於無過方纔可以參並意便完 天地人字重提謂天則生時地則生財而人則父生而師教人字稍頓其字口氣方順四者相須父生師教固屬人而天時地財亦爲人設故合言之君以正用只是用之各得其道而陳注以正身爲

言以與下立於無過相結合也 以正用可攝入處
有玩樂二句天時地財父生師教皆禮之所存也以
正用之則有以區處之矣因時用財父生師教皆禮
之所樂也以正用之則有以玩索之矣如此看則處
有四句只可作引下之語備一說郝解似合此意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
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
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
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陳注此承上章君立於無過之地而言舊說明猶尊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八

故讀則君爲明君今定此章三明字皆讀爲則字則上
下文義坦然相應矣不必迂其說也君者正身修德而
爲臣民之所則倣者也非則倣人者也臣民之所奉養
也非奉養人者也臣民之所服事也非服事人者也君
而則人則是身不足以爲人所取則而反取則於人非
立於無過之地者矣君而養人則一人之身豈能供億
兆人之食必不足矣君而事人則降尊以事卑爲失位
矣惟百姓者則君以自治其身所謂文武興則民好善
也養君以自安謂竭力供賦稅則有錫爵之榮也禮教通達
事君以自顯謂竭忠盡職則有錫爵之榮也禮教通達

而名分不踰故人皆慕守義而死恥不義而生也 石
梁王氏曰此處皆非夫子之言

鄭注明猶尊也 則當爲明人之道身治居安名顯
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
孔疏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
也上下分定人皆以死事上 明猶尊也謂在下百
姓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人君非明人者也者非
謂遣君尊明在下之人下云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
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並與此義同以所明與
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爲尊也 君位既尊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九

乃自下嚮尊人於理不順故云則有過養人則不足
者君唯一身若養百姓力不能周贈故云養人則不
足也事人則失位者君尊在上而屈事於在下之人
是失位也 達謂曉達分謂尊卑之分以下之事上
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尊者居上卑者處
下是上下分定也 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
上下分定君有危難皆欲救之故人皆貪愛其以義
而死競欲致死救之恥患其不義而生不欲苟且生
也

張子曰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蓋以

上下之分皆定各得其道故樂其生而愛其死其生也樂其死也哀是也樂其生卽愛其死惡不義故患其生正爲禮達分定故以不義而得生爲患無求生以害仁也如堯舜之世在上者覆露含育如此則其苟生也是足患於其時爲不善不知何所容其身致民若是治道可愛

朱子曰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

長樂陳氏曰君之德人所明辨而觀法之而非明人者也君之尊人所出財以養之非養人者也君之貴人所出力以事之非事人者也然而有所謂明在於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十

稽眾有所謂養在於養實有所謂事在於得師惟其要之以上下尊卑之分則明之所以爲有過養之所以爲不足事之所以爲失位也至於百姓則君以自治而善有以還養君以自安而分有以處事君以自顯而忠有以盡如是則禮達於上下之間而分定於尊卑之際故人於其義之可死則不苟避於其不義之生則不苟存此所謂修禮以達義而不愛其情也嚴陵方氏曰君人在上則人當拭目以觀化故君者人所明非明人者也人當樂業以殖財故君者人所養非養人者也人當竭力以效功故君者人所事非

事人者也夫上之所爲下之所取正也故君明人則爲過以天下而贈一人則有餘以一人而贈天下則不足故君養人則爲不足上者宜無爲而逸下者宜有爲而勞故君事人則失位禮達而分定則人莫不知分焉與其犯分而生不若安分而死爾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也夫人之所愛莫如生所惡莫如死而其言乃如此者則孟子所謂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是也

蔣氏曰上章論君人之道至此別君臣之體夫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十一

人孟軻以爲天下之通義也久矣民治立則君道顯人君不可與民爭能以處也是足以見所明非明人之理身愈逸而責愈重人君不可與民並耕而食也是足以見所養非養人之說民甚卑而君甚尊人君不可與民無分以居也是足以見所事非事人之義天下之勢固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別而分守無以相安也古之聖人常使其心無負於天下而不容使其身一日不足以自異於天下在易卑高以陳而貴賤以位故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蓋禮義之錯生於君臣上下之有辨也然其在

我不盡其所以無負於天下之實固不足以居自異天下之名不有以立其自異於天下之勢則亦不足以行其無負天下之心此固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聖賢憊憊焉而爲之戒辭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既孚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爲自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欺背僭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則其功用固不容以小言也

新裁承上君立於無過而言上下有一定之禮欲人君正己以御物也君者所則六句言君道之當然則人有過三句言不可不盡之意故百姓三句言民職之當然故禮達二句極言盡職之效故百姓三句明百姓當則君養君事君之意禮達即則君養君事君之禮通達於天下分定民皆知所則所養所事矣要旨云首一故字以下言人君之分如此二故字以下言人君所以當如此末二故字以下言其能如此則其效如此甚明徹 要重君之身足以爲臣民之則足以爲臣民之養足以爲臣民之事而言不然身不

足當此徒以禮法束民民豈便守著虛名分來則之養之事之上以則君養君事君教下則爲禮下以此自守而安之則爲分 夫人君當立於無過之地則知君也者正身修德爲人所則效者也豈則人者乎惟正有供爲人所奉養者也豈養人者乎臣民承順爲人所服事者也豈事人者乎故君而則人則其身不正而非立於無過之地者矣君而養人則其勢不足而難供億兆之欲矣君而事人則降尊以事卑而失其居上之體矣此君之所以非則人養人事人者也唯君爲所則故百姓從上所好以自治其身也唯

君爲所養故百姓各供賦役以自安其身也唯君爲所事故百姓竭忠盡職以自榮其身也此正禮之所在而分之所宜也今唯君盡其事民盡其職焉則禮教自上而達於下矣夫禮所以辨分也禮教既達則天下之民莫不相安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事養之際名分不由之而定耶彼好生惡死固常情哉聖人有禮以率天下則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分之所在雖死而不敢犯矣人君可不求立於無過之地哉

說約故君則人三句輕是反言以見道之當盡意故

百姓至自顯言民職之當然正禮之所在也百姓兼臣民言禮達分定兼君與百姓末句愛其死只指百姓亦極言禮達之效耳然下之盡道總本於上之盡道即禮達亦必自上而達下也總以君為主

纂訂正身與本章禮字不作兩事看失位非真失位只失居尊臨卑之體統耳百姓則君三句根君正身修德來愛死惡生言君有難危競欲致死救之意

按明字諸說不一然經文有則君以自治則字宜從上來故以明為則者有據不必別求其解 君者所則六句言其禮當如是下明人有過乃為一正一反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西

之辭以見則人即非禮下言百姓則君養君事君又可見君宜為人則為人養為人事之意亦是禮當如此以禮達分定總收之謂禮自上達於下而上下之分皆定故人皆親上死長重義輕生矣 自顯以錫爵言則百姓宜兼臣民 君為人所則所養所事便是立身無過處有過不足失位總屬有過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陳注言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蓋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猶棄也有知謀者易流於欺詐故用人之知當棄其詐而不責也有剛勇者易至於猛

暴故用人之勇當棄其猛暴之過也 朱子曰仁止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也故用人之仁當棄其貪之失也

鄭注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孔疏上既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 知謂謀計曉達前事詐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詐 勇謂果敢決斷能除惡人凶暴怒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怒也 仁者好施不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圭

苟求其財貪者見之心慚止息也故云去其貪也言用此三者足以成治矣何須用詐怒貪者乎故云去者如者則足以成治矣何須用詐怒貪者乎故云去者如鄭此言則解之當云選用知者退去其姦詐者不須用之為其害民信也用人之勇者去其忿怒不須用之為其害民命也用人之仁者去其貪殘不須用之為其害民財也如注之意指當如此先師既為前解故備載之任後哲擇焉 張子曰用人者言在上也去其私者人於禮達分定不敢存其私意也不愛其情是也仁知勇之士皆

盡誠於上而不過其分用知而知者去其詐用勇而勇者去其怒用仁而仁者去其貪怒如子胥卻克以公戰報私怒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於己也

朱子曰人之性易得偏人既仁如何貪蓋仁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便多是那剛硬底人長樂陳氏曰用人之知去其詐則人尚真而不僞用人之勇去其怒則人循禮而不亂用人之仁去其貪則人樂施而不奪

嚴陵方氏曰詐者巧言似知而非知怒者敢爲似勇而非勇貪者多愛似仁而非仁則人君所去其可以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夫

不察此哉

山陰陸氏曰若荆軻聶政侯贏田光之徒雖知愛死患生然死非禮義則以無聖人在上去其詐去其怒去其貪故也

蔣氏曰君子道者三知仁勇是也然世之人或狃於性質之所趨而不知反於義理之所止則其善端之所形見未有不爲終身之累者也此章言用人之道而繼之於禮達分定之後其說蓋有所主夫知固可尚也而不能行其所無事則將變詐以壞禮聖人本禮以用知則止邪於未形而詐去矣勇固可尚也而

不能以禮爲主則將肆怒以爲亂聖人本禮以用勇

則動容貌遠暴慢而怒去矣至於仁之爲道尤宜致辨於設心之初中庸曰力行近乎仁表記曰知者利仁蓋仁主於有己自其盡己而至於盡物者仁之推也語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貪心一形則博施濟眾之事誰其廣之聖人本禮以用仁而曰去其貪者無他蓋將使人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及人之幼辨親親之殺明尊賢之等仁有所廣而道有所推也龜山論舜跖利善之分其義近之蓋利己者狹推己者大所謂貪者蓋亦不必貨財是殖然後爲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七

貪也

郝解是以藏身無過之主用人之知而能去其知之詐用人之勇而能去其勇之怒用人之仁而能去其仁之貪凡知多詐勇多怒愛多貪去猶舍也非人盡無詐與怒與貪也用不求備所以處存玩樂藏身無過禮達分定而民愛其死患其生也

纂訂此言用人之道也人以中材言若大知大勇至仁則自無詐怒貪矣中人之材有所長必有所短修己者貴補其所短用人者當取其所長用是臨時任使若不居任官則不然去者棄而不責論也不然中

材而不遇賢能之君欲自見片長豈不難哉 一說
用人當實收知仁勇之用有詐之知其巧纔能應卒
吾以誠心禦之消其詐而善用其知有怒之勇其強
纔能勝事吾以平心馴之和其怒而善用其勇多貪
之仁其惠方能及人吾以公心化之滅其貪而善用
其仁蓋天下無全人豈有不詐不怒不貪之知仁勇
哉惟能去取用人方謂之善用人

心典此使人以器之意中人之材有所長必有所短
人君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新義謂真知仁勇者必
不詐不怒不貪而怒者往往似勇詐者往往似知貪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六

者往往似仁故一用必有一去 如者易流於詐勇
者易流於怒仁者易失於貪人君用人當去其美中
之疵使天下蒙其美之利而不受其疵之害此惟立
於無過之地者能之

按此當以取長去短爲正說兼取詐怒貪不可用

去短恕之也非棄之也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陳注大夫死宗廟言衛君之宗廟而致死也然已之宗
廟亦在本國不棄君之宗廟即是不棄已之宗廟也舊
說變讀爲辨辨猶正也一說其死有分辨非可以無死

而死也

鄭注變當爲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
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

孔疏變與義相對是正禮明變是惡事故讀爲辯辯
卽正也以聲相近故致字誤云臣衛君宗廟者恐是
臣之宗廟故云衛君宗廟致死按孝經云守其宗廟
謂大夫家之宗廟此所以爲君宗廟者以人臣義則
進不則退不可致死於己宗廟故爲君宗廟也孝經
謂不被黜削恆得守之故爲己宗廟所據意異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爲守土之臣故死於社稷則爲義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九

義之爲言宜也大夫有可去之道故死於宗廟則爲
變變之爲言權也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則
以義望之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則以變責之也
纂訂此明致死之道也與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
眾同義謂之義者得世守之正也大夫衛君宗廟而
死難謂之變得守道之正也分辨之說勿用
新旨今之大夫處變而不死偷生苟免則直謂之常
耳 故夫國家當患難之際君有國爲社稷亡則死
之此謂之義合如此也大夫有家爲宗廟亡則死之
此之謂處變當如此也

按變字不作辨亦自明變對義言義之正爲義義之權爲變變亦義也宗廟以君之宗廟言方見變之意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子孝兄弟長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士者謂之人義講信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陳注非意之謂非以私意臆度而爲之也必是知其有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三

此七情也故開辟其十義之途而使之由之明達其利與患之所在而使之知所趨知所避然後能使之爲一家爲一人也七情弗學而能有禮以治之則人義人利由此而生禮廢則人患由此而起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奪將來鄭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意心所無慮也辟開也極言人事惟禮可耳

孔疏此承上君死社稷以統於下然後能治其國因上生下故云故也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

一人者此孔子說聖人所以能治天下和合共爲一家能以中國共爲一人者問其所能致之意非意之也者釋其能致之理所以能致者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須知其諸事謂以下之事必知其情者謂必知民之情也則下文七情是也辟於其義者謂開闢其義以教之則下文父慈子孝十者之類是也明於其利者謂顯明利事以安之則下文講信睦是也達於其患者謂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則下文爭奪相殺是也然後能爲之者聖人必知此情義利患然後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皆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三

義懷德而歸之古之能字爲此耐字取堪能之義故古之能字皆作耐字後來能字乃假借能三足爲能是後世傳書世人殊異耐字悉作能也長樂陳氏曰風俗同故天下爲一家心德同故中國爲一人其能至於如此者非吾之意有以結之必先知乎其情而致之辟於其義而教之明於其利而興之達於其患而去之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凡此皆出於天然故言弗學而能也父慈子孝兄長弟夫義婦聽者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鄉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凡此皆出於人爲

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此皆足以和義故謂之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足以招禍故謂之人患也

馬氏曰言天下則兼於四海也言中國則異乎夷狄也蓋聖人治近者詳治遠者略以中國比天下則天下爲遠而中國爲近以一人比一家則一人爲寡一家爲眾略於遠而能使之如一家者言其俗不殊而若父子之親上下有以相使也詳於近而能使之如一人者言其道之同而若手足之用左右有以相衛也凡此者非用知之鑒而以私情巧結之也皆順其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三

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而已矣然則天下風俗之宜異中國貴賤之勢殊而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何也蓋風俗雖異而其趨向則一也貴賤雖殊而趨於善則同也凡此自非順性命之理而明利達患者不能爲也

延平周氏曰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爲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爲一人者非特在吾身者有以結之必先知人情而無害其所惡無欲其所惡然後開於人義使之知父子君臣之大倫明於人利使之講信修睦達於人患使之無爭奪以相賊如此則天下所以爲

一家中國所以爲一人也

蔣氏曰自古安危理亂之機非有深遠而難見者蓋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而眾寡遠近不與焉方有道之世上下相親小大相安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迨其衰也貴賤相偏強弱相乘則不免人自爲政家自爲俗無它情之所合則措天下之異而歸於同情之所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得而強一矣今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臆度料想姑爲是言哉古之聖人總攝人心維持世故所以起天下聯絡親比之義而革其乖戾違背之習者蓋亦灼見是理而爲之紂有臣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三

億萬惟億萬心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商之天下則周之天下也其民則亦周之民也紂惟不知天下之情是以狎侮五常作威殺戮屏棄典刑囚奴正士至於失天下之義背利縱患而人心離也武王惟知天下之情是以重民五教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天下之大義開闢充塞興利銷患而人心一也噫人情之繫於天下如此哉漢之興也以其知秦民之情唐之興也以其知隋民之情漢唐而下中智之主開國成務裂天下之大勢就一時之小康區宇不一軌轍有聞蓋未識古聖人所以爲天下之大意也 人之生也

七情之真具於賦形之初聖人整世教而立人極大要在於不奪其天而已然義利之辨不明向背之情遂異此聖賢所深憂也夫子對兵食之問孟子陳利國之說源委可觀取舍甚明彼固知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遂形焉方其動與義俱天理日見聚廬相依報施相使上下翕然誠居處之道而歸於性命之常至於徇利而行人欲日長貪嗜無厭淫涵無恥上下紛然失交際之道吞齧搏噬之患所由作也由是言之生天地之間者皆人耳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臭味肢體之於安佚隨所感動而有喜怒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語

愛惡是不可得而泯遏者也故歸之弗學而能而謂之人情父子兄弟之聚夫婦男女之合君臣上下之交報施酬酢各有攸當人道所不得而踰越者也故謂之人義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修睦而人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所固有也義我所固有也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惟其含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君子論人道之大揭此情此義於利害之間區別而備言之復究制情立義興利去患之說欲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禮之外無

餘說也

臨川王氏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此之謂七情中庸止言喜怒哀樂喜樂一也何以所言不同曰皆情也喜可以兼愛欲怒可以兼惡懼中庸言中和則兼性言之故止言喜怒哀樂此言七情之實故詳言之郝解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私意也由於知民之情曉譬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之四者皆天理民彝處存玩樂之道所謂藏身無過因民之自然者也

新裁此節以情字為主大意言必治情而後天下中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語

國可一必辟義明利達患而後情可治必由禮而後義利興人患去而人情方可治曰辟曰明曰達自聖人去治情說曰修曰講曰尚曰去自百姓自治其情說治情以辟義為主義之途闊得開則人人由義自然有信睦無爭殺了蓋義者人性中的實理啓其真性所以發其本然之真情而情合於義喜怒哀七者自然中節到中節地步何利之不趨患之不避乎於此見治情以辟義為主玩者不可以明利達患與辟義並重天下非一家也聖人能治之為一家中國非一人也聖人能治之為一人非以私意億度為

之也蓋天下中國非一而人情一其義之當盡者一也其欲趨利而避患一也聖人於其情灼然洞徹其故而開闢其義之所當盡者以教民由之明於義之利而使之知所趨達於不義之患而使之知所避然後情一則治一能爲一家爲一人也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隨感而應出於天然天下中國所固有之本情也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長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因其自然之倫而盡其當然之理天下中國所共由之達道也講習誠信修爲和睦則有生人之樂天下中國之所同利也爭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美

奪相殺則有死亡之苦天下中國之所同患也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而使之修其十義講信修睦以趨利尙慈讓去爭奪以避患者又豈無其要哉禮者人情之防範治情之先務有禮則人義人利由此而生禮廢則人患由此而起何以治情乎可以見聖人所以家天下人中國者矣

纂訂耐字著力與必字相照應爲之與前兩爲字相照應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情之合則天下之異歸於同情之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合知得十分透徹則知義之當盡一也其欲趨利而避害一也而辟

之明之達之治情自不能已矣知情要看得鄭重父慈子孝不可說父盡其慈子盡其孝只言父有慈之道子有孝之道餘倣此故聖人之所以至末是言治情必本於禮宜緊緊一氣說下左傳云人有六情喜怒哀樂好惡此云欲彼云樂此云愛彼云好六情之外又增一懼爲七以其有益於人故曰利以其有害於人故曰患

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此是舉天下大規模言之非意之也句輕只是引起下文之意知其情稍頓辟於其義三句並言而辟於其義句又稍重能爲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毛

謂爲一家爲一人也此是一截虛說下文分列情義利害而總歸於禮方是此篇大指所在情有七皆弗學而能然亦須治故下云治七情義有十其實只是五倫皆義之當然故曰義此當修明故下云脩講信修睦爲利是有益事須講之脩之爭奪相殺爲患是有禍患故須尙慈讓以去之然惟禮可以治情脩義有利而無患也情義利害皆言人以其切於人也卽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人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端 陳注人心雖有七情總而言之止是欲惡二者故曰大

孔疏欲惡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謂頭緒飲食男女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緒也死亡貧苦是人心所惡之大端緒也

馬氏曰莫非欲也而飲食男女欲之甚也故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死亡貧苦惡之甚也故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尤在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

按此承上七情而舉其大者爲欲惡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天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陳注欲惡之心藏於內他人豈能測度之所欲之善惡所惡之善惡豈可以顏色覘之若要一一窮究而察識非求之於禮不可蓋七情中節十義純熟則舉動自然合禮若七情乖僻人倫有虧則言動之間皆失常度矣有諸內必形諸外也若不知禮則無以察其情義之得失於動作威儀之間矣

鄭注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

孔疏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者言人深心厚貌內外垂

違包藏欲惡之心既無形體不可測度而知故美惡皆在其心外邊不見其色欲一窮之舍禮何以哉者一謂專一窮謂窮盡言人君欲誠懇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哉禮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中心貌必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馬氏曰夫心隱於內而不可見色形於外而可以察蓋心者色之蘊由色以觀之則心可以測度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天

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其色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者有之矣然則色固不可以得心乎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人之可以忖度者以其有道也所謂道者禮而已惟其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嚴陵方氏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欲其所欲惡其所可惡則爲美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爲惡然皆由心生者一也故曰皆在其心心無形無形則無色故曰不見其色上文

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禮器曰欲察物而不
由禮弗之得矣正謂是也

延平周氏曰大欲大惡藏於心而不可測者也果欲
其可欲惡其可惡則爲美欲非其可欲惡非其可惡
則爲惡又皆在其心而不見其色有欲一以窮之者
禮而已蓋先王制禮其大倫大要莫非法人心以爲
之方苟非以禮則心焉度哉

山陰陸氏曰言揆之以禮無所不察

蔣氏曰人各有心自天命於天而謂之性感於物而
謂之情制於禮而謂之義因其所適而後利害之名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三

立原其治人之要必先有以正欲惡之大端粵自文
籍既生典謨訓誥之作所以講切是理者首見於舜
禹相傳之際方其天君湛然外物未接道心惟微未
易驟形也有如欲惡相長事物益至人心惟危豈易
禦哉惟其精一執中之功致力於此心惟微之際能
固其所以爲道心者則此心始合而不離矣禮記論
心何以異此飲食男女誰獨無之死亡貧苦誰願爲
之藏其心於不可測度之際宜甚危矣吾將卽心以
求真因色以知變運是禮於可觀可覩之際驗其功
於內外不分之初飲食我所欲也醵酒豆肉遜而受

惡男女我所欲也無媒不交無幣不見死亡貧苦我
所惡也而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君子仕而不稼
田而不漁食時不力珍凡以使其內之所存不爲外
之所奪一隱顯而見定形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
何以哉究觀聖人以禮治情之意然後知舜禹精一
執中之論至於伯夷降典而後治心之要孚於天下
此上下之所當講明者也

說約上言情此言心心者情之所由生也

新裁窮得人情到方治得人情此窮字直到觀田察
安田地了窮全在倫義純熟有虧上窮出來所以要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三

禮蓋禮能觀倫義之得失也 彼人之所欲莫大於
飲食男女人之所惡莫大於死亡貧苦故情雖有七
而七者之中所謂欲惡者則此心之大端也蓋言欲
則喜與愛在其中言惡則怒與哀懼在其中矣夫此
欲惡之心人自藏之人自知之他人豈能測度之也
如其欲所當欲而美或不然而惡皆在於心豈可覩
之於顏色哉不可於顏色覩之此所以不可測度也
然欲一窮究而察議其善惡則必以禮矣舉動合
禮則知其十義純熟而欲惡之情皆善舉動失禮則
知其八倫有虧而欲惡之情皆惡蓋已知禮然後

能以禮觀人也若不知禮何以察其情義之得失於動作威儀之間哉

纂訂此承上章明欲惡之情見治情必由於禮也要知此察情卽是前知情惟知情然後能治情意本一貫非前說治情由於禮此說察情由於禮分作兩事但前禮字屬之天下此禮字歸之君身所謂我先知禮而後能以禮治人也

新旨前四句由虛入實相趕說下正見心之難測也但心能藏之入禮能肖之出蓋禮居形情之間其大可以治身微之可以發覆所以窮情莫過於禮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聖

按上節以禮治情中有修義一層故此節察情亦須情義並言方合 一以窮之注言一一甚明而或以爲專一精一皆非正說 此二節相聯乃結上節以禮治情之意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陳注天地鬼神五行皆陰陽也德指實理而言交指變合而言會者妙合而凝也形生神發皆其秀而最靈者故曰五行之秀氣也 石梁王氏曰此語最粹

鄭注言人兼此氣性純也

孔疏上既言禮知人情從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

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 天以覆爲德地以載爲德人感覆

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 陰陽則天地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 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體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 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其氣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氣性純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聖

張子曰天地之德謂人之德性也所造深則所見厚又如天地之性人爲貴亦是德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伸也鬼之言歸也凡生卽伸也要終卽歸也神之盛極於氣故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之盛極於魄故曰魄也者鬼之盛也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備焉

馬氏曰鬼者魄也神者魂也魂魄合然後謂之人故曰鬼神之會也凡盈天地之間者莫不稟五行之氣也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靈者也然

則記者之言及此何也蓋將以明其制作之本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而人者天地之德也必以陰陽爲端而人者陰陽之交也必以鬼神爲徒而人者鬼神之會也必以五行爲質而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凡此者亦所以明其制作之本意也

四明沈氏曰人者其天地之德言人與天地無間易說與天地合其德又說與天地相似中庸說博厚高明配天地又說博淵泉如天地人與天地猶爲二物不若此言人者天地之德更不須合配如相似也北溪陳氏曰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焉

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皆有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具鬼神 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

只是一氣耳 大概陰陽二氣會在吾身之中爲鬼神以寤寐言則寤屬陽寐屬陰以語默言則語屬陽默屬陰及動靜進退行止皆有陰陽凡屬陽者皆爲魂爲神凡屬陰者皆爲魄爲鬼

王氏曰聖人欲使天下知其生之所宜尊故必曉以生之所從受人之有是生也蓋有重之於其初而非苟然而得之者也天下之人惟不能明其所從受徒以其身爲苟然而得之而自棄之心生自棄之心生而吾之所宜尊者始舉而棄之矣聖人憂焉故告之以其端而動其自尊之心曰人之所以爲人者蓋天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三

地陰陽鬼神五行交相參而與我以是生也則人之爲人不既尊矣乎其生也有其形則必求其形之所自生其賦形也有其質則必求其質之所自得何謂形之所自生天以覆物爲德地以載物爲德人生於覆載中則其形之所自生固天地之大德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人因其交會而生始具則其形所自生者固陰陽之交也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氣與魄聚則生散則死人因其會聚而生始全則其形所自生者固鬼神之會也何謂質之所自得夫天地陰陽鬼神既成之以其形矣而形之生也又有所謂質與

之俱生焉五行之氣散布以命萬物而所謂氣之秀者人獨得之以爲其性之質則其質之所自得者固五行之秀氣也夫既有是形則可以共立斯世矣既有是質則天下眾善無不具矣人知眾善無不具所以自待者不敢輕自期者不敢卑廣而充之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之美大而化之之聖不可知之神則吾之一身固自有聖人之地天下之人何爲而不知生之所宜尊卽人之不敢慢天地陰陽而藝鬼神五行此天下所共知也然則移其不敢慢且藝者於吾身雖至於聖賢可也學者可不謹諸

新裁此原人之所由生得造化理氣之全意須以天地二字貫下天地之氣分爲陰陽變爲鬼神列爲五行德交會秀俱屬人說人就是天地之德非云人具天地之德也合造化之理氣以爲形性此天地之閒人爲貴而盡性踐形人之貴矣彼人之生也以性言之健而爲仁禮乃天地元亨之實理順而爲義智乃天地利貞之實理非天地之德乎人之生此其本矣夫既得是理以爲性必得是氣以成形方其形之將成也陽變生陰而成形陰合生陽而成色非陰陽之交運乎及其形之既成也魄者鬼之盛而必附乎

魂氣者神之盛而必依乎魄非鬼神之妙合乎至於五行之運其氣雜而不齊惟人則形生而四肢百體無有偏塞是五行之質之秀也神發而聰明睿智無有駁雜是五行之氣之秀也蓋誠得其最靈而異於萬物者矣合而觀之人非天地之德乎纂訂言人生得造化理氣之全也玩故人者三字只就當人一身而言須以天地二字貫下只得一箇天地之德便合交會秀俱全乃完成箇德不然德從何處來亦從何物附著舊說於首句謂生人之本次句謂生人之機鬼神句方謂人於是乎生夫論人而指

未生之前爲說吾不知其解也心典首句作頭天地之德所謂得天地之理以成性也下三句所謂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也按注疏以天地陰陽屬氣鬼神五行屬性固欠分曉而時講以天地之德爲性下三句爲氣亦未的確予謂人其天地之德非謂人具天地之德故德字當以覆載生成之德亦只屬氣注中實理不必深看若云天地之德是元亨利貞在人卽仁義禮智之性語氣不甚合大抵氣以成形理亦附焉四句皆氣而理在其中若必分析言之終涉疑似也時講重天地與

下文意合可從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
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陳注竅於山川山澤通氣也五行一陰陽也質具於地
氣行於天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主其事以成四時月
之盈虧由於日之近遠四序順和日行循軌而後月之
生明如期望而盈晦而死無腠腧之失也

鄭注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 竅孔
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
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天

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
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爲十五之成數也
孔疏此一節以上經人秉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
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
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但陳天地與五行耳 故天秉
陽垂日星此論天德言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
生照臨於下也 地秉陰竅於山川此一經總論地
之德也謂地秉持於陰氣竅孔也爲孔於山川以出
納其氣也 播五行於四時者播爲播散五行金木
水火土之氣於春夏秋冬之四時也 和而后月生

也者若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依

時而生若五行四時調和道度不失而后月依時而
生也 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者以其依時得節

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
也日無虧闕之理故前經天德直言垂日星地既播
五行之氣月有虧盈之理故須備言之故略於天德
而詳於地德也 地持陰氣出納於山川氣有陰氣
陽氣皆出於地地體秉陰故雖陽氣亦總謂之陰氣
也云以舒五行於四時者謂氣在地中含藏聚斂出
於地則舒散故云舒五行於四時也定本無於字直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天

云播五行四時謂宣播五行及四時也五行四時者
以金木水火各爲一行土無正位分寄四時故云播
五行於四時也云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
功成進爵位也者此氣謂此五行之氣凡月體之生
稟於日光若氣之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
月生不依其時若其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上
配日也猶若治理得所臣之功成進受爵位上配君
也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者盈謂月光圓滿若臣
之進受高位是其伸也闕謂月光虧損若臣之退就
下位是其屈也云一曰水二曰火以下是尙書洪範

文也積一二三四五總爲十五也

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於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知其數蓋三五者數之所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積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聖

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觀月之生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陰陽合而爲道道則天地共由之而已陰陽離而爲德德則天地各有所秉焉幽顯者天地之道上下者天地之位天地既位於上下則五行播於其中播者分布之稱也自天一至於天五奇偶合而成十五則可否相濟而和矣乖則塞而生暗和則通而生明故月如其數而生焉自生而進進極而盈爲望既望而虧虧極而闕爲晦朔後則明生而魄死

望後則明死而魄生以麗於數故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言月而不言日者蓋月受日而明迺日而行言月如此則日之長短出沒其能逃是數哉

王氏曰和而后月生也政和則人的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充乎天地之間而與之俱和矣夫是以禍患不作和氣流通密移於造化之妙則月所以由和而生也且天一生水播和氣而爲冬則月會日於析木星紀立枵之次地二生火播和氣而爲夏則月會日於實沈鶉首鶉火之次天三生木播之於春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極管降婁大梁之辰矣地四生金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聖

播之於秋二氣致和月之會日又見於鶉尾壽星大火之辰矣乃若中央之土播於四時分旺四季四序協紀五行不相陵而和又可見矣若然則載魄於東晦朔弦望無毫釐之差絲忽之謬者實由聖人調胸中之誠應乎天地則所以播於五行者已極其和而五行所以播於四時者又極其和此其效所以致然也易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者蓋謂是歟

郝解天統元氣陽爲氣主日爲陽精星爲日之餘地承天陰承陽故氣通於山川天地陰陽交而播五氣

於四時氣候調和成十二月蓋月以日爲主陽倡陰隨日行不失度而後十二月之會以時成也三十五也月十五日前盈十五日後缺陰遯陽近則漸縮遠則漸盈

新裁此承上文專說五行之和爲下文聲色味張本在四時分全重播五行於四時句五行之運天地播之也故卽陰陽之交通以敘其始五行之和於月驗之也故舉月之生明以驗其和兩箇三五皆以朔弦望晦順逆數之盈闕在日與月光遠近上見盈者五行生數之極闕者五行成數之極三五舉常期也盈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聖

者闕之漸闕者盈之始 夫人既得理氣以有生必資物用以爲養而天下之物皆本之五行也五行果何所始哉天秉陽位乎上矣然成象爲日星而其光下垂地秉陰位乎下矣然成形爲山川而其竅上通天地相盪如此由是生水火木金土之五行焉五氣順布而成春夏秋冬之四時焉然必木火順春夏之常金水循秋冬之則四序順和而後日行循軌日有常度而後月生如期故自朔而弦自弦而望蓋三五也月則應期以生朔後尤生復積之至於三五而光滿也由望而弦由弦而晦亦三五也月則循時而滅

望後光虧復積之至於三五而光隱也是則由二氣之通而五行之交運由四時之和而月生之有常此可以見五行流行之妙矣

新旨從天地說到五行上還以天地作主至下文則承五行言不必再言天地矣四序順和如何便日行循軌日行有九道軌者道之迹也自冬至陽生日漸行北陸極於仲夏自夏至陰生日漸行南陸極於仲冬這陰陽之消長卽五行之循序故日之順軌亦因之

纂訂和以氣行不乖言月生承和字來卽月以該日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聖

也兩箇三五皆以朔弦望晦順逆數之盈缺在日與月光遠近上見如朔與日相合無光也越三日而明始生八日而光始半至於十五方與日遠而全受其光故盈望與日相遠無虧也越三日而明漸虧八日而晦始半至於三十又與日近而不受其光故闕播五行於四時以一年論月生以一月論欲觀一年當於一月也

心與月生前須補出日子以月生驗和以盈闕驗月闕亦謂之生者盈者闕之全闕者盈之漸也 人備理氣以有生必資物用以爲養故此又言生物之本

禮記詳說卷七十二

牟陽冉觀祖輯撰

禮運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

陳注動運也竭盡也終也本者始也五行之運於四時迭相終而還相始終則有始如環無端也冬終竭而春始來則春爲夏之本春竭而夏來則夏又爲秋之本已往者爲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爲方來者所本五行四時十二月莫不皆然也

鄭注竭猶負戴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爲始也不明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一

孔疏前經論天地既畢故此更論五行之動動謂運轉竭謂負戴言五行運轉迭相負竭猶若春時水王則水爲終謝迭往王者爲負竭夏火王則負竭於水也

長樂陳氏曰五行之動迭相竭者言竭猶所謂休也休則有王故竭則有盈也五行四時言十二月還相爲本者一行直於一時之月則四者皆爲末也五聲言其氣之所在故言本五味五色言其形之所尚故言質而已

分休王處可用如春木王則水休是謂木王則火相是木爲火本

郝解五行之動謂五氣之運迭相竭謂終復始也還

天者陽氣之積日星下垂則陽降於下地者陰氣之積山澤通氣則陰騰於上由是相摩相盪播五行於春夏秋冬而爲四時四序和順則日循軌而行而後月之應日者生明生魄如常期由朔而望而晦三其五五日則月與日遠而明盈由望而弦而晦三其五日則月與日近而明闕

按天垂日星地竅山川是天地平列播五行於四時合天地言一年四時十二月以五行分布其中故謂之播必四序順和而後月之生明應之講家多以和字承五行說與注稍異然四時和卽五行和也亦不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畧

大分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皆和之所致也蓋四序和則盈闕應期不和則盈闕失度月生謂生明若生魄只是明減而見魄不可以生明生魄並言或又謂生出十二月盈闕似指月體說不甚合然謂一盈一闕爲一月亦通此節言天地日月與常說不同大抵意重在五行播於四時又分爲十二月切於人用也

禮記詳說卷七十一終

相爲本如木盡火生木爲火本之類

心典承上播五行於四時剔出言之又實證其和以起下文五行四時十二月非三平乃五行運於四時而爲十二月也重五行上

纂訂此節常說作兩平看一說迭相竭曰動動變動也以相克之理言所謂土克水木又克土金克木火又克金水克火土又克水是也此自其變動者言也蓋竭者竭其過也過盛則必衰竭之乃所以保其盛爲生生之本則相克正所以相生此五行之所以妙也若四時十二月有常之運則全是相生無相克矣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二

注已往爲見在所竭恐非動字之義且以子竭母亦無此理照下三節此節首二句只作起下語言五行固有相克之理而至其運行則相生而不窮勿兩平此大有理解

新旨上二句言五行之運互爲其終下二句言五行之配互爲其始迭還二字全見五行之和運無窮而生不息此五行之妙所以爲物用之本也五行之運動不有所竭則混而無統必迭相竭也已往者爲見在所竭也五行之布於四時十二月不有所本則斷而不續必還相爲本焉見在者爲方來者所本也

夫終以基始始必有終五行在天地間何嘗有窮時乎

按竭與本相因俱以生言不用相克意陳注已往見在二句極明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陳注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黃鍾子大族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也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律法也又云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總而言之皆可稱律故月令十二月皆稱律也長短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三

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黃鍾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長六寸上生大族長八寸也上下之生五下六上蓋自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屬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大族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大族夷則生夾鍾之類也各依此推之可見還相爲宮者宮爲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

當其爲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族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大族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此非十二月之次序乃律呂相生之次序也

鄭注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呂更相爲宮凡六十也

孔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十一月黃鍾爲宮十二

月大呂爲宮是還迴迭相爲宮也 云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皆律麻志文

朱子曰案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聲增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長樂陳氏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

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統之以三故黃鍾統天林鍾統地大族統人所以象三才生之以八故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大族大族生南呂之類所以象八風律左旋而生呂則爲同位所以象夫婦呂右轉而生律則爲異位所以象子母六上所以象天之六氣五下所以象地之五行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其損益有宜始於黃鍾終於仲呂黃鍾大族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仲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大族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

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爲下生以蕤賓三律爲上生其說是也班固則類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誤矣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則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外有所謂二變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大族爲商南呂

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宮則大族爲徵南呂爲商姑洗爲羽應鍾爲角蕤賓爲變宮黃鍾爲變徵以至十律之爲宮餘律之爲商角徵羽爲二變旋之爲十二宮析之爲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爲五音第之至六爲變宮又第之至七爲變徵及八然後宮復旋矣此六律之大致也京房之徒推而蔓之至於三百六十以直三百六十日不可考也然陽盡變以造始故每律異名陰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則鍾者物所聚也呂者物所正也夾鍾亦謂之圓鍾函鍾亦謂之林鍾南呂亦謂之南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六

事仲呂亦謂之小呂不特此也六律亦謂之六始六呂亦謂之六間亦謂之六同蓋圓鍾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以夏主物言之也南事則陰之所成者事而已小呂則陰之所萌者小而己律所以述陰陽也始所以始六陰也呂其體也間其位也同其情也然皆述陰陽而已故皆謂之十二律也 又禮書曰大司樂所以序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族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次者也函鍾爲宮大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律之相生者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族爲徵應鍾爲羽此律之相合者也先儒謂夾鍾生於

房心之氣房心天帝之明堂故爲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故爲地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故爲人宮此說是也蓋天帝之明堂東南方也帝與萬物相見於是出焉坤之位西南方也物於是致養焉宗廟北方也物於是藏焉其爲三宮宜矣然言天宮不用仲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賓不用者卑之也避之者尊之也以爲天宮不用地宮之律人宮避天宮之律然則人宮用黃鍾孰謂避天宮之律耶 又樂書曰周官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族爲徵姑洗爲羽凡樂函鍾爲宮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七

大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族爲徵應鍾爲羽蓋天五地六天地之中合也故律不過六而聲亦不過五其旋相爲宮又不過三以備中聲而已樂以中聲爲本而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以仲春之管爲天宮仲冬之管爲人宮中央長夏之管爲地宮國語有四宮之說不亦妄乎今天旋宮之樂十二律以主之五聲以文之故圓鍾爲宮而無射爲之合黃鍾爲角而大呂爲之合大族爲徵而應鍾爲之合姑洗爲羽而南呂爲之合凡此宮之旋而在天者也函鍾爲宮大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

爲羽而交相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地者也故其合降而爲三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族爲徵應鍾爲羽而兩兩合焉凡此宮之旋而在人者也故其合又降而爲二在易上經言天地之道下經言人道而元亨利貞之德乾別爲四坤降爲二咸又降爲一亦此意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法道其數參而奇雖主乎一陽未嘗不以一陰成之故其律先陰而後陽地法天其數兩而偶雖主乎二陰未嘗不以二陽配之故其律或上同於天而以陰先陽或下同於人而以陽先陰人法地則以同而異此其律所以一於陽先乎

陰獸大抵旋宮之制與著卦六爻之數常相爲表裏著之數分而爲二以象兩儀掛一以象三才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而六爻之用抑又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知陰陽之律分而爲二亦象兩儀之意也其宮則三亦象三才之意也其聲則四亦象四時之意也餘律歸奇亦象閏之意也分樂之序則奏律歌呂亦分陰分陽之意也三宮之用則三才迭旋亦迭用柔剛之意也十有二律之管禮天神以圓鍾爲首禮地元以兩鍾爲首禮人鬼以黃鍾爲首三者旋相爲宮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隨而運焉則尊

卑有常而不亂猶十二辰之位取三統三正之義亦不過子丑寅而止耳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如此而已先儒以十有二律均旋爲宮又附益之以變宮變徵而爲六十律之準不亦失聖人取中聲寓尊卑之意耶

秦溪楊氏曰陳氏禮書所謂天宮取律之相次者圓鍾爲宮圓鍾爲陰聲之第五陰將極而陽生矣故取黃鍾爲角黃鍾陽聲之首也大族爲徵大族陽聲之第二也姑洗爲羽姑洗陽聲之第三也此律之相次也地宮取律之相生者函鍾爲宮函鍾上生大族故

大族爲角大族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爲徵姑洗爲羽此律之相生也人宮取律之相合者黃鍾子大呂丑故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子與丑合也大族寅應鍾亥故大族爲徵應鍾爲羽寅與亥合也此律之相合也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律之相次者以爲音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律之相生者以爲音人道相合而相親故取律之相合者以爲義以此觀之則鄭氏謂天宮不用仲呂林鍾南呂無射人宮避林鍾南呂姑洗變賓其說鑿矣

郝解宮聲於五音爲君其管爲黃鍾起子值十一月

損益以生眾音然各月有所值之律各自爲君相生如正月律中大族亦自生十二律又如八音獨奏一音各自有五音樂記云倡和清濁迭相爲經也

心典五行宣爲五聲寓於陰陽六律而爲十二月之管還相爲宮也如調樂於春以角爲主律中大族夾鍾姑洗五聲俱備而所主則在角夏徵秋商冬羽倣此宮猶主也

纂訂常說調樂於春以角爲宮而律中大族夾鍾姑洗焉近云此只當重五聲不必重律管如云調樂於春而聲之寓於律管者以角爲主也有理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十

新旨五聲處一讀律管是候氣之用然律以諧聲管以協律原以五聲而調於六律十二管者還相爲宮是以律管循環爲五聲之君主五行之運無窮故其感之爲五聲也通貫於律呂之間分而言之爲六律合而言之爲十二管還相爲作樂之主焉夫音有主則不亂迭主則不偏五音之所以和者此也按宮聲爲君還相爲宮卽旋相爲君非謂皆成宮音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

陳注酸苦辛鹹加滑與甘是五味六和也十二食十二

月之所食也還相爲質者如春三月以酸爲質夏三月以苦爲質而六和皆相爲用也

鄭注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

孔疏五味謂酸苦辛鹹加之以滑與甘爲六和也每月之首各以其物爲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爲質也云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周禮食醫之文以四時有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爲六也是爲六和也

和解五味酸苦甘辛鹹也六和春酸夏苦秋辛冬鹹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十一

四時各有滑有甘以和之也十二食謂一歲十二月之時質主也如春三月食酸爲主餘味相閒之類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陳注五色青赤黃白黑也並天玄爲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令春衣青夏衣朱之類還相爲質謂畫繪之事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閒雜也

鄭注五色六章畫繪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圖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

孔疏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

也以玄黑爲同色則五中通玄續以對五方則爲六色爲六章也爲十二月之衣各以色爲質故云還相爲質也 云五色六章畫續事也者續猶畫也然初畫曰畫成文曰續鄭注司服云畫以爲續是也云周禮考工記曰至謂之巧也證續畫有五色六章也土以黃其象方者言若畫作土必黃而四方之象地之黃而方鄭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爲此記者見時有之耳云天時變者畫作天則無定色是隨四時色而爲之也鄭司農云畫天隨四時色云火以圖者鄭司農云爲圖形似火鄭康成云形如半環然云山以章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土

者鄭康成云獐山物也云水以龍者鄭云龍水物云鳥獸蛇者鄭康成云所謂華蟲也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者鄭康成云章明也續續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爲巧庾云鄭注考工記以六章爲當時行非古人之象而引之以會此者明亦周制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得有還相爲宮其事可明其食與衣服唯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謂月令食麥與羊春三月其食皆同夏秋冬亦然無月別之異故月令云春衣青衣夏衣赤衣三月俱同亦無每月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似月各別衣

食者熊氏云此是異代之法故與周禮月令不同或則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總考之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之異故總云十二也

長樂劉氏曰冬水盛也而生木春木盛也而生火夏火盛也而生土長夏土盛也而生金秋金盛也而生水五行相生終而又始天地之常理也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相克以成其性以竭其才故靜則相生天之道也動則相竭地之道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者根本也君也言其相生皆以氣之盛者爲本雖然盛過於中則陰陽之氣不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三

和是以相克之義生焉然後還相不失其和而日月五星四時五行山川萬物罔不順其序而遂其性也故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以聲測陰陽之和否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此以味調陰陽之逆順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此以服配陰陽之盛衰也

嚴陵方氏曰交相爲用故曰迭相竭言相竭如此則相生相克亦若是而已以至所別之聲所食之味所被之色皆出於此故總言五聲五味五色焉五行播而爲四時四時合而爲十二月積陽成暑積陰成寒

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各以所生之氣爲本故曰還相爲本五聲比而爲六律六律偶而爲十二管陽旋而左陰旋而右益陰生律損陽生同各以所生之音爲宮故曰還相爲宮五味調而爲六和衍而爲十二食十二食則六穀六牲是也若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粱之類則各以所宜者爲質故也十二衣則六冕六服是也若祀昊天上帝服裘冕饗先王服衮冕之類則各以所服者爲質故曰還相爲質質猶射之有質而以取正爲義五味五色各有正也故以質言之凡此皆周而復始故以還言之猶於五行之動言迭者主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西

動而言故也

馬氏曰四時者五行之運十二月者四時之積故還相爲本還相爲本者若盛德在水以水爲主盛德在金以金爲主此所謂相爲本也律者所以律宣陽氣也呂者所以呂宣陰氣也十二月之食若春食麥羊則以麥羊爲質夏食菽雞則以菽雞爲質此所謂相爲質也六章者言燦然有文章也故還相爲質若春衣青則以青爲質夏衣赤則以赤爲質也
延平周氏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如水竭則火盈火竭則金盈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爲本也者如

木行爲本於春之月則水火土金皆水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者十二律各具五聲而還相爲宮也五行者四時十二月之所自出五聲者六律十二管之所自出五味之於六和十二食五色之於六章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四時者開於十二月者也六律者開於十二管者也六和之於十二食六章之於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十二食即周官所謂鼎十有二十二衣即舜之十二章

山陰陸氏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文公曰此立而彼竭也六和五味中六和也六章五色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圭

中六章也言五味五色矣又言六和六章蓋文章經緯之體春秋傳曰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於六畜中又數五牲五牲中又數三犧蓋亦如此
郝解五色青赤黃白黑如春三月衣青爲主餘色相間之類

新裁承上播五行於四時來首節言五行相爲終始之妙下三條言五行無物不在而天下之事皆取正於五行也蓋五行之運和而不乖故庶物之生順而有常由是感而爲五聲其還相爲宮者五行之序爲之也滋而爲五味其還相爲質者五行之氣爲之也

形而爲五色其還相爲質者五行之色爲之也造化之所以養人者寧有窮乎要見庶物之成於人爲者俱取正於五行然皆是五行所自有故謂五行爲物用之本 迭還二字全見五行之和處五行四時十二月此須以見在者立說 且以其播於四時者言之彼五行之動也木火居於先金水繼於後而土無不在然春木爲夏火所竭夏火爲秋金所竭秋金爲冬水所竭此盛而彼衰是迭相竭也此五行之各循其序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若夫五行之播也以時計之惟土寄旺而餘各專乎一時則爲四時焉以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夫

月計之土居中央而餘各主乎三月則爲十二月焉然春木之王乃夏火之本夏火之王乃秋金之本秋金之王乃冬水之本此衰則彼盛是還相爲本也此五行之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夫五行終而始始而終如此則氣機之和固有以爲生物之本矣由是五行宣而爲五聲聲寓於陰陽之六律而爲十二月之管必還相爲宮焉如調樂於春以角爲主而律中大簇夾鍾姑洗五聲皆備而所主則在角也夏徵秋商冬羽皆然蓋五行還相爲本故五聲之還相爲宮五行爲之也五行滋而爲五味加滑甘則

曰六和因之以爲十二月之食必還相爲質如春以酸爲主而和之以餘味也夏秋冬皆然蓋五行還相爲本故五味之還相爲質五行爲之也五行章而爲五色並天玄則曰六章因之以爲十二月之衣必還相爲質如春以青爲主而開之以餘色夏秋冬皆然蓋五行還相爲本故五色之還相爲質五行爲之也此以五聲五味五色作主而律管和章帶言之不可平重內講五行相竭相爲本略去夏季土一層似不合當爲補出新自上節調之而爲味相和相濟而不窮此節賁之而爲色亦相雜相比而不亂還字內一如其還相爲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七

本者而已 由五行滋之爲五味加滑與甘爲六和是乃十二月之所食還相爲調味之質也由五行章之爲五色加天玄爲六章是乃十二月之所衣還相爲繪畫之質也何莫非順五行之運而爲之哉按五聲五味五色俱重講稍斷五字皆從五行來五行宣爲五聲而六律十二管以之還相爲宮也五行滋爲五味而六和十二食以之還相爲質也五行章爲五色而六章十二衣以之還相爲質也質作主字看爲是 六章與虞書十二章不同彼以繪繡言此但以色言

也故入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

陳注天地之心以理言五行之端以氣言食五味別五聲被五色其間皆有五行之配而性情所不能無者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

鄭注此言兼氣性之效也

孔疏此一節以前文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 天地高遠在上臨下四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夫

方人居其中中央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動靜應人也故云天地之心也王肅云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 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為五行之首也王云端始用五行者也 食味者人既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故有此下之事也五行各有味人則並食之 別聲者五行各有聲人則合之皆有分別也 被色者五行各有色人則被之以生也被色謂人含帶五色而生者也五行有此三種最為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

為五行之端者也然味言食聲言別色言被各別隨義為言也 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故云兼氣性之效也然前注五行秀氣亦言兼此氣性純而此云氣性效者前明之始此明之末以未故云效效猶驗實也即五味五聲五色是其效也

江陵項氏曰何謂天地之心曰仁而已矣天地之至仁寓之於人纔有人形即有仁心故曰仁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復所以能見天地之心者以其有生意也凡果實之心皆名曰人字亦作仁故天地之心亦名曰人人名蓋出於此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九

長樂陳氏曰物之體常在外而心常在中天地者人之體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人非五行不生而五行非人不成故人者五行之端始也所食者五味所別者五聲所被者五色此人之所以生也上言聲與色自然之序故先聲而後味而後色以明有氣而後有形也此言人之所用聲味與色之序故食味而後別聲別聲而後被色以明由內以及外也

馬氏曰天高地下而人位乎兩間以生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散殊而在天地之間莫不鍾五行之氣而人則受其氣之秀者也故曰五行之端五行莫

不有其味先王因之以爲五味六和十二食所以順其味五行莫不有其聲先王因之以爲五聲六律十二管所以順其聲五行莫不有其色先王因之以爲五色六章十二衣所以順其色有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有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何也蓋言天地之德者以其性之所受之中也言天地之心者以其爲人所處之中也秀者言其精而不粗端者言其本而非末也

嚴陵方氏曰天地散而爲五行故仁之端則木之性所立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立也以至火之於禮水

之於知土之於信亦若是而已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爲五味人以養其口感而爲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目然後人得而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食之於口別之於耳被之於身莫不有所別焉獨於聲言別者則以微妙尤宜致別故也然其序前以聲爲首此以味爲首蓋探其本則聲爲妙要其用則味爲急

四明沈氏曰易言裁成輔相中庸言知天地之化育贊天地之化育究竟天地是天地大人但可知贊裁成輔相謂俱不若禮運言人者天地之心也耳目視

聽若無心何以運用天地若無人如何全得廣大直是倚人爲心豈特知贊裁成輔相而止耶

蔣氏曰上章既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至此復言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蓋德言其自得心言其能運氣證其所自稟端究其所從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至於食味別聲被色則人所以爲萬物之靈者昭然有可考之實矣且鳥悅而啄仰而四顧味有所不辨也五味六和惟人能辨而食之彘巴鼓琴流魚出聽物有萬一而然耳聲有所不別也五聲六律惟人能別而聽之生而羽毛以禦寒暑物莫不皆然

耳色不能自擇也五色六章惟人能擇而被之蓋圓形而供人者爲物任智以役物者爲人由是觀之人具耳目備口體視明而聽聰飲食有具而服用有適蓋其得於天者本如是而已情欲一恣性天牴牾或至於養一指而失肩背是自失其所以食味者也好鄭聲而厭雅樂是自失其所以別聲者也忘正色而好奸色是自失其所以被色者也然則食味別聲被色夫人同此生生之具其或流而不知止徇而不知反聖人何以約而歸之於中曰因天理之自然制人情之或過自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下無非立

治人之要道以制事物之命使天下通性情之正者也

新裁理隱於無形猶心之內蘊故曰心氣顯於有象猶端之外見故曰端食別被指人說而生只頂此三者首一句欲人盡性踐形意末一段欲人以道御情之意此章說人的妙處全在心端二字前言德會交氣只說得人的稟受如造化是匠人人是匠人雕塑的木偶人造化是活的人是死的到此處說出箇心端二字則世間靈妙變化出有入無的機關天地做不成的事人去倣五行造不就的物人去造人是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圭

活的造化是呆的方見得天地之間人為貴然皆是實理所為總來只完得箇德字故曰天地之德盡之說約此總結人之所賦所養皆取足於造化天地句結天地之德句五行之端結陰陽之交三句末一句結中五節也

新旨前言德此言心前言氣此言端俱進一步意心在主宰上論又從德字生發出來卻似天地不能懸空主張而得人以效靈是人便代天地為主宰一般端在顯露處論又從氣字尋出端緒來恰似五行不能憑空附麗而得人以寄形人便為五行露端一般

食味句見人資以為養意分明要人踐形盡性上做工夫

由此觀之人居天地中具天地之德是天地無心而人為之心也五行有氣無形人稟五行之秀而生有以形五行之無形者是五行無端而人為之端也人之一身固具造化之全不可無以養之則食五味以養口別五聲以養耳被五色以養目而後人得以遂其生者也人可不知所以自貴哉

纂訂不言陰陽鬼神五行可該之也食別被指人所不能免說而生只須此三者味中間一別字則食字與被字皆可並參或有歎於此者或有溺於此者則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圭

在聖人制禮以裁成之故緊承曰聖人作則云云按前人者以生初言此節稍後以人之作用言天地之心二句猶云天地憑人以為心五行託人以見端人做事全憑心天地之事皆由人做是人為天地之心也五行無可見而人之一身舉動皆五行形見處故為端也然必能食味能別聲能被色而乃有以養其生此分應上三節然亦未必皆食六和之味別六律之聲被六章之色而後乃生大槩言人不能離味聲色耳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

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與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陳注此章凡十條自天地至人情九條皆是覆說前章諸事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乎天地之間聖人作爲典則而以天地爲本則事物之理皆可舉行 情之善者屬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五

陽惡者屬陰求其端於陰陽則善惡可得而見 柄猶權也四時各有當爲之事執當時之權柄以教民立事則事可勸勉而成 日星爲紀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所以紀時之早晚列者以十二月之事詳列以示民而使之作爲也 量限量也謂十二月之分限分限不踰則所爲皆得其時故事功滋長如樹藝然也 徒如徒侶之相依郊社宗廟山川五祀之禮皆與政事相依即前章殺地以下諸事如此行政則凡事可悠久不失也 五行之氣周而復始猶猶正也國家歲有常事必取正於五行之時令則其事亦今歲周而來歲復始

也 器必成而後適於用今用禮義如成器則事之所行豈有不成者乎考成也 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僻害正性如不使穉穉害嘉穀則人皆有宿道向方之所如室之有與也 六畜人家所養四靈本非可以養養致者今皆爲聖世而出如馴畜然皆聖人道化所感耳飲食有由者由用也謂四靈爲鳥獸魚鼈之長長至則其屬皆至有可用之以供庖廚者矣

鄭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量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五

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持治也禮之位賓主象天地介俛象陰陽四面之位象四時三賓象三光夫婦象日月亦是也 物天地所養生 情以陰陽通也 事以四時成 事以日與星爲候興作有次第 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爲倪山川守職不移 事下竟復由上始也 考成也器利則事成 與猶主也田無主則荒 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爲羣

孔疏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是天地之心又帶五色

五行五味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爲根本也祭帝於郊祭社於國是用天地爲本也然則自此至四靈以爲畜凡十句分爲三重此至五行以爲質七句明聖人制教所法象也又自禮義人情二句明聖人爲治政之時事也又四靈一句明徵報之功也 端猶首也用天地爲根本又用陰陽爲端首也猶如劍戟以近柄處爲根本以鋒杪爲端首也聖人制法左右法陰陽及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法陰陽爲端首也以四時爲柄者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爲柄也劍戟須柄而用之聖人爲教象須法四時而通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天

以日星爲紀者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部皆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爲綱紀也 月以爲量者量猶分限也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爲一月而聖人制教亦隨人之才分是法月爲教之限量也鬼神以爲徒者鬼神謂山川鬼神助地以通氣是以爲地之徒屬聖王象之樹立羣臣助己以施教爲己徒屬也 五行以爲質者質體也五行循環不停周而復始聖人爲教亦循環復始是法五行爲體也禮義以爲器者此以下二句明聖人爲治政時事也上既有法象爲先故可執禮義爲器用如農夫之

執耒耜也 人情以爲田者禮義以爲器可耕於人情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 四靈以爲畜者此一句明徵報也聖人既法象天地用禮義以耕人情故獲天地應以徵報也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牛馬爲畜然自天地爲本至此凡十句上四句皆以以字在於事上從月以爲量以下六句以字置於事下者上明天道事遠故以字在事上連於天也後明地道事近故以字居下欲連於人按前經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備論四者此經云天秉陽覆說天有日星次經云地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地

秉陰地有四時並有月也次經云五行之動覆說五行也於前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之中唯說天地與五行舉其大者此經總覆前事故云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皆覆說前事禮義以爲器覆說上舍禮何以哉人情以爲田覆說上人情也四靈以爲畜一句論若行以前諸事施之得所則四靈報應也此一節覆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事得成也以天地爲本故萬物可舉也天地生養萬物今本天地而爲政教故萬物可舉而興也人情與

陰陽相通今法陰陽爲教故人情無隱所以可睹見也 生長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 列猶次第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無失早晚故民事有次第也 藝猶才也十二月限分猶人才各有所長聖人隨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而爲功故云功有藝也 山川鬼神各有分職不移今爲教引鬼神爲徒屬則事無失業故云事可守也 五行周而復始運週無窮爲教法則此則事必不絕故云可復復反也 考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爲器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天

行必有成也 上人是民人下人是聖人與主也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爲主今以人情爲田用聖人以爲田主則人情不荒廢也 由用也靈是衆物之長長既至爲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得以充庖廚是飲食有用也

張子曰情可親也情謂理循是以窮其理鬼神以爲徒故事有守也因其自然而任之役鬼神之義順其自然則人鬼協濟人鬼協濟則豈非以爲徒歟今山川百物生焉養成其材以時取之得非協歟先天而天弗違五行之氣運而爲四時質據也順五行之氣

用五行之材莫不以爲質也至如東作西成舍五行之序何以行五行相代不窮故事可復也四靈以爲畜能擾四靈則鳥獸之類繁養不失其情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此數句必出於古語亦非傳者所能道也 長樂陳氏曰以天地爲本至於五行以爲質以言其所法者也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以言其所用者也四靈以爲畜以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法以適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天

山陰陸氏曰自月以爲量變以在下是月以爲量非以月爲量也蓋聖人作則能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於是月以我而後得爲量鬼神以我而後得爲徒他倣此 陰陽爲端若觀其所聚觀其所感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也四時爲柄若春誦夏弦春率民耕作秋率民收斂之類日星爲紀若日在北陸而藏冰龍見而雩之類月以爲量成虧相備故功有藝極也人情得聖人以爲田故人以聖人爲與無田則孰爲養也無與則孰與居焉四靈以爲畜聖人致治以是爲終及其

亂也亦以是爲終若西狩獲麟則是獸也非畜也且麟信而應禮不妄出者也春秋哀公十四年胡爲子來哉飲食有由言四靈以爲畜故聖人飲食有由也如是而後享天下之大奉無愧矣是之謂有由

嚴陵方氏曰操此而彼爲之用者柄也日星繫乎天之大而各有常度焉故以日星爲紀大小之所容多少之所繫有數而可量者量也月受明於日而朔望盈虧以三五之數可推焉故月以爲量聖人作則以天地爲之始以人物爲之終固其理也其序所以如此以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末焉本既得則末斯從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辛

焉故物可舉也舉言持之在我也陰陽者萬物之情以陰陽爲端則其情可探而見故情可觀也以四時爲柄則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辭焉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焉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重則應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焉故功有藝也五行以爲質則代廢代興皆周而復始焉故事可復也四靈以爲畜則人之日用者皆易致焉故飲食有由也由言人因之致用也廬陵胡氏曰聖人父天母地是本也本猶原也端始也柄所以斟酌言以四時斟酌和氣也紀次序也量

限也月滿必虧持滿者取法焉鬼神天帝言與天爲徒也質實也五行萬物之所終始也器如農夫治田器也人情有治亂猶田之有荒墾也四靈治則見故可畜亂則隱豈可畜哉功猶藝也藝極也春秋傳貢賦無藝鬼神以爲徒鬼神不欺人以爲與人謂民與主也民以爲主也左氏昭十三年傳云國有與主馬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爲本而陰陽日月鬼神皆天地之別也聖人作則莫不取象於此雖然聖人作則仰有法於天俯有察於地而近取於人情者禮義也禮義出於人情先王因之以爲治情之具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壬

自天地爲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爲田其爲法備其爲治詳宜有休徵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爲畜然四靈以爲畜聖人無意於是蓋在己有以立之在物者亦順之而不敢逆也以天地爲本而曰物可舉者蓋萬物生於天地之間皆可舉而用之也天地之大端在陰陽而人情之大端亦在於陰陽喜爲陽怒爲陰以陰陽爲端則人之情可觀而見也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敬授之而勿失則事有所成故以爲柄則事可勸也日星者示其東作西成之候而使民之興作不失其先後之序也故以爲紀月者三五而盈闕其盈不

至於有餘其闕不至於不足故以爲量量者言多寡之均而無過不及之患先王之制禮必協於分藝使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藝者言各當其材也鬼神在於幽其類非一而祖廟山川五祀各有守也先王因以立官設其參傳其伍使之各司其局而不敢失也五行者天地之閒往來不窮終而復始故以爲質則事可復而不窮也四靈者猶爲聖人而見畜則天地之閒飛潛陸走之類莫不甚多無非飲食之用也

講義夫萬物生息於天地之閒以天地爲本則萬物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三

雖多而無所逃故物可舉也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故凡爲善者陽之類也爲惡者陰之類也以陰陽爲端則物情大見而可觀也時以作事以厚生無先時而起無後時而縮故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以四時爲柄而執守之故天下之事可勸而成也

新裁作則總以天地爲本九句作則之事四靈句作則之應下覆說其理之必然有這許多善處要一看一則字則者萬事萬物之定準必出於天地者始爲不易之理故非天地聖人雖欲以身作則而無本下

見以天地爲本有許多好處此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也要知作則與行政不同政行去未必皆善曰作則所作者件件皆法式了

說約此皆覆說前章之意也聖人作則句總起自天地至人情皆作之實四靈乃效也以天地爲本本天殺地陰陽爲端本窮人情四時爲柄三句本播五行於四時與五行四時十二月等鬼神爲徒本殺地仁義等五行爲質本食味別聲等禮義爲器本禮義爲紀人情爲田本知情辟義等四靈總言其效驗是聖人立極備造化之理而獲靈物之應也下以天地爲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三

本至末又言著作之各有其益以見其義也通節反覆見聖人作則之善十事惟禮義二句爲體要天地七者其取象也四靈者其徵驗也

心典可舉以事之體言不著在人身上說陰陽就人之動作威儀見出四時就一季論日星就一日論月就一月論事可勸事可列是民之事事可守事可復是君之政事事行有考是兼君民之事飲食亦兼君民說聖人之創爲典則非臆爲也前言天地矣必以天地自然之理爲根本前言陰陽矣以陰陽晦明之理爲端緒前言四時矣以四時爲當執之權柄前

言日星矣以日星爲測時之綱紀前言十二月矣以月爲分量之限前言鬼神矣以鬼神爲徒侶之依前言五行矣以五行周復爲質正前言禮義君之大柄矣必禮義適用以爲器前言必知其情矣必人情禮耕義種以爲田作則之善如此故禎祥至而四靈畜矣且以作則之善覆言之事不出天地閒以天地爲本如法天立典禮效地定尊卑則事物之理可舉而行也情之美者屬陽惡者屬陰以陰陽爲觀人之端緒則人情之善惡可悉睹也執四時以爲教如春夏當耕耘秋冬當收斂故民事可勸勉而成也驗日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言

以測天如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其時爲東作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其時爲南說之類故歲事可詳列示民也以十二月爲分限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之類故事功滋長如樹藝然也以鬼神之理爲依據如依社廟有穀地仁義之政依山川五祀有興作制度之政故事一立可守之悠久而不失也五行之氣周而復始以五行爲質正如五聲五味五色還相爲主故事今歲終而來歲可復始也禮必有義以禮義當器物如大而倫紀小而日用皆禮義防範而利用故事行有成功之可考也以人情當田而治之治情不

使邪僻害正性如治田不使莠稗害五穀故人有宿道向方之所如室之有與也以休徵言之四靈以爲馴畜則其屬皆至故飲食之需有由來矣

纂訂以天地爲本九句俱有工夫此主上之人制作者言故物可舉也九句俱見成無工夫根本上制作之善來一云萬物生成皆在天地以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未本既得則未從之故曰物可舉也舉有物物就裁之意注訓事便與下數事字混凡人一動一靜無非陰陽聖人教人作內作外用動用靜亦無非陰陽曰爲端者事事由此拈起若其端緒云爾也易曰觀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言

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所感所恆無非陰陽也而其情可見是情可觀之說也不專主善惡說可勸可列有藝只教人趨事赴功亦不專指農事鬼神體物不遺人亦體事而無不在若一出入一動靜悉與俱翕俱闢而不相離便是爲徒了與之爲徒則凡事之屈伸往來可據守爲常矣注以祭祀鬼神配到政事未妥貌言祖聽思五事亦五行也天與我五事我還他五事與我五常我還他五常這是事可復國家歲有常事云云似未得旨且數箇事字功字俱一樣訓話家將來東

解西解未見其合也畜字活四靈治則見故可畜亂則隱豈可畜哉若當馴畜則與田器等字非例矣以上皆不與注合而多可從故備錄之

按上虛下實一句一解則講上句只得合下文方見其義以天地為本注疏謂郊社而陳注以理言是矣舉謂舉行予謂只是包裹之舉以陰陽為端注疏謂刑賞而陳注以情為善惡勝舊說矣然善惡字亦覺添設或以情為萬物之情狀非陰則陽以陰陽為其端倪則萬物之情狀可見此說似明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二句易明月以為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美

量故功有藝注疏以藝為才陳注謂滋長如樹藝時講或以藝為程或以藝為極似亦可用鬼神以為徒注疏謂鬼神為地之徒陳注謂如徒侶之相依予謂照前般地以下數事則徒字只作徒類之徒政從其類而可守似較徒侶為明五行以為質注疏謂體質陳注以質為正予謂此五行不屬氣實以其材質言用之不窮故事可復反覆取用也此說出予臆見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二句相須謂以禮義治人情猶以器治田也有器故事行可成與字注疏作主字看陳注謂如室之與差勝予謂與有尊服之意四靈

以為畜恐未必真能畜舉四靈而鳥獸魚鼈之屬皆至故飲食有由也此參新舊之說以俟再考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鼈不塗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陳注鱗魚之大者故特言之塗羣隊驚散之貌獮驚飛也狘驚走也三靈物既馴擾如畜則其類皆隨從之雖見人亦不為之驚而飛走矣龜能前知人有所決以知可否故不失其情之正也上三物皆因飲食有由而言龜獨不言介蟲之類應者以其為決疑之寶非可以飲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考

食之物例之也石梁王氏曰四靈以為畜衍至此無義味太迂疏何所無龜

鄭注淦之言閃也獮驚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

孔疏此一經以上有四靈之文更復解四靈之事故記人假問答以明四靈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者問答四靈名也謂之靈者謂神靈以此四獸皆有神靈異於他物故謂之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鼈不塗解飲食有由之義也淦水中驚走也魚鼈從龍者龍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淦然驚走也

鳳以爲畜故鳥不獮獮驚飛也鳥從鳳來鳳既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獮然驚飛也 麟以爲畜故獸不獮獮驚走也獸從麟者麟既來爲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獮然驚走也 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以龜知人情龜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然上三靈皆言其長來而族至則此應云龜以爲畜而甲族馴狎今獨云其感信而至者與上三族相互也此言感信則上亦感仁義禮而至也但因龜是知人情之易見者故就龜而言耳又初陳四靈麟在初者孔子獲麟記者隨時所見爲先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三

後列以龍爲首依四方之舊次也 大戴禮及樂緯云介蟲三百六十龜爲長鱗蟲三百六十龍爲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爲長按月令春其蟲鱗則龍屬東方木也夏其蟲羽則鳳屬南方火也秋其蟲毛則麟屬西方金也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修母致子之說

嚴陵方氏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淦謂水動不淦以見魚之不驚躍也文王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故謂其囿曰靈囿謂其

沼曰靈沼至於麋鹿濯濯白鳥鵲鵲於初魚躍鼉鼓逢逢豈非能以之爲畜故然耶

馬氏曰於龜又言人情不失何也蓋龜者能逆知人之情狀而善惡吉凶皆不能逃之也

長樂陳氏曰魚龍鳥獸至於不淦不獮不獮者蓋亦不必實然所以誘君人者修德而已矣

新裁秉仁厚而識治亂麟鳳之靈也知吉凶而神變化龜龍之靈也此靈字以德言故龍以爲畜以下承上飲食有由言較輕蓋三靈物既感道化而至馴擾如畜則其類皆隨之雖見人亦不爲之驚而飛走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二

禮運

三

能前知既感道化而至則人情之疑有所決可否從違不失其正總見和氣致祥道化之感也

新旨此節又解飲食有由之故而要其四靈何以爲之畜則亦太和所徵至順之感召也魚不淦鳥不獮獸不獮是形容四靈畢至一段光景不專爲飲食有由而言 然何以謂之四靈麟性仁厚鳳知治亂龜知吉凶龍能變化四者不恆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謂之四靈昭昭也故龍以爲畜故魚之鮪大者不驚散而淦鳳以爲畜故鳥不驚飛而獮麟以爲畜故獸不驚走而獮龜以爲畜故人情卜之以知可否不失

其情之正也非作則之善何以有此

接人情不失句則非專申飲食意可知 不失以人言信龜而不敢苟也

故先王秉耒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陳注瘞埋也繒幣帛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繒之言贈埋幣告神者亦以贈神也宣揚也先王重祭事故定期日於耒耜而陳列祭祀之禮設為制度如此其詳制度一定國家有典禮可守官有所治事有其職禮得其序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卑

鄭注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贈宣猶揚也繒或作贈

孔疏此一節論上既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所造置之事故先王有事秉耒耜龜既知人情因美龜德也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耒耜而問吉凶言耒耜者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也 列祭祀自此至禮有序皆秉耒耜事也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 瘞埋也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幣帛曰贈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 宣場也祝嘏有舊辭更宜揚告神也 設制度謂造宮

室城墜車旗之屬也 故國有禮上諸事既並用卜筮故國家必有其禮也 國既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也 官既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也 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延平周氏曰耒耜者數也數故為筮龜者象也象故為卜以先王之誠心敬德固足以感天下然猶秉於耒耜列於祭祀蓋以為吾之有為有行莫非稟受於神明而無非事者此國之所以有禮官之所以有御事之所以有職而禮之所以有序者也

嚴陵方氏曰秉耒耜所以決禮之疑列祭祀所以致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卑

禮之敬瘞繒所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所以通禮之情設制度所以修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繒帛藏之於幽故言瘞辭說揚之於明故言宣建國必設官設官必治事治事所以行禮故其序如此然上言國有禮則禮之體也下言禮有序則禮之用也

山陰陸氏曰幽言瘞繒顯言宣祝嘏辭說不責不備也鄭氏謂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失之矣

新裁設制度截上是祭盡其道下是眾善所由備重設制度句是上下文大旨設字尤重制度在禮而設

立區畫在先王之心所詳列出來所以能使國有定禮可守而下三件又皆國有禮中之事也 先王所重在祭事故先秉著龜以定期日擇之善矣然後陳列祭祀之禮設之當矣埋幣贈神表其敬也宣祝嘏辭說致其文也合此四者而不遺見制度之設焉立此四者而不變見制度之定焉故國家典禮有常可世守不失蓋此祭祀之禮爲立國常經也由是祭祀之官駿奔在位之人各有所司之分而無曠官官有御矣禮樂器幣之類各有職掌之人而無廢事事有職矣典禮之行一循先後之序而不錯亂禮有序矣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聖

國一有禮而事事皆善如此向非設制度者之如此詳也胡以致是可見祭祀之制度乃國之所以爲禮而官之所以爲御事之所以爲職禮之所以爲序者可不先定哉

心典制度分國有禮頂制度來官有二句平末總承玩設制度三字則秉著四項乃制爲祭禮如此非實以行祭言故但承云國有禮至官有御事有職則行之各有條達而駿奔職守各得其分矣故接云禮有序細玩數句宜就祀典推開寬說

按上文言龜下文言祭此節是承上起下之辭然起

下意爲多 設制度句承上轉下非煞語時講以制度合上四者言予謂上分四者未確秉著龜列祭祀如何可云制度如瘞繒宣祝嘏方是制度設制度或是因瘞繒宣祝嘏而統舉其餘下文只就祭禮說不必廣推 國有禮四句疊下以見祭禮之重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一

禮運

聖

禮記詳說卷七十一終